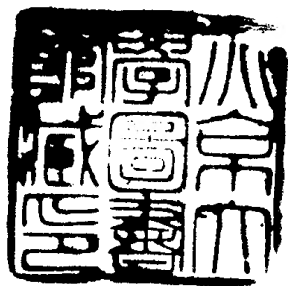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一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51/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一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一一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文體明辯六十一卷首一卷目錄六卷附錄十四卷附錄目錄二卷(二)

〔明〕徐師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建陽游榕銅活字印本

文體明辯六十一卷首一卷
目錄六卷附錄十四卷附
錄目錄二卷(二)

〔明〕徐師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建陽游榕

銅活字印本

文體明辯卷之十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五言古詩下

投贈

贈徐幹二十

魏曹植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山猶圓景也月未滿衆

星繁以繁叶紛志上榮世業小人亦不閒叶夷聊

月夜行遊遊彼雙闕間叶天反文昌雲興迎風

繼高中天在鳩鳴飛棟流焱激櫺軒顧念蓬室士

此指幹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慷慨

文休明辭

有憂心文發焉文自成篇寶棄怨何人和代和

有其怨冠侯知已知已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

澤多豐年亮懷與美清久德愈宣親交義在

敦申章復何言比中自與也大劉道曰北植因

勉之以

贈丁儀叶六

魏曹植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五余也清風

飄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叶達黍稷矣時

隴農夫安所獲叶黃正貴多忘賤爲恩誰能憐孤

白足禦冬安念無衣客叶亮思慕延陵子

劍非所惜叶息約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此也大明劉毅曰此詩大意和贈徐幹詩略同

贈王粲

魏曹植

端坐苦愁志去聲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鶩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忘故道願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兼和卿逝不甯重平聲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自仲懷百憂此也大明劉毅曰繁西不憂此乃之荆州朱劉表及表卒劉琦子琮琮思劉琦之志矣表積寄贈劉琦詩其意依歸而無甘也

又贈丁儀王粲

魏曹植

文木明題 云卷之二

從軍夢函谷關驅馬過西京長山岑高無極涇渭二水揚濁涇渭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自城員闕揚天惠四海經交兵權家兵家惟愛勝合國為令名君子借二在末位在末位丞相不能歌生怨在朝王子歡自嘗歡自嘗怨非貞則也怨非貞則也正法中和可經也大明劉毅曰建安二十一年曹植西征可經魯而林之魯而林之歷覽西師歷覽西師其父用兵之神速乎其父用兵之神速乎子俱在末位不能樂其父用兵之神速乎子俱在末位不能樂於其職而頌聖德是詩以規勉之也

贈從弟三首

魏劉楨

弟名康字孟建守志剛操不苟進故贈是詩以嘉勉之也

汎汎不流東流水磷磷水清見水山石嶺藻生其涯華如葉紛擾溺叶乃紛擾溺乃乃乃乃水水采之薦宗廟可以羞也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此

亭亭高山上松瑟瑟風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水霜正慘悽終崱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栢有本性此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快足奮翅凌紫氛天氣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何時當來儀將須待聖明君也

贈張華

晉何劭

四時更代謝懸象用迭卷舒出沒暮春忽復和風與節俱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也無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基在昔同班司司馬太子太師華為太傅今者並園墟私願偕黃髮道遠綜理琴書舉爵酒杯茂陰下携手共躊躇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明也

贈張華

晉何劭

文木明題 云卷之二

三

劉毅曰史言何曾將嘗極侈日食萬錢而助亦有父風然能後游自足不負都勢故此詩能解其私願者如此

贈山濤

晉司馬彪

若若喬桐桐樹寄生於南嶽上凌青雲覽下

臨千仞谷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昔也植朝陽
山之傾埃侯鸞驚食角反時今者絕世用空音悠
窮見迫束班如公匠不我顧牙牙曠曠不我
錄承記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冉冉三光馳逝
者一向速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蹣躑蹣感彼孔聖歎
哀此年命促言二句意氣衰又非知道者之下
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木質冀顧神龍來揚光以
見燭謂燭龍○此比大男多發白如燭亦什異止
清居謂自薦達也

贈從兄車騎名士元

晉陸機

天卷之二

四

孤獸思故跡離鳥思舊林翩翩遊宦下辛苦誰為
去心髮鬢谷木陽嬌變昆山陰營鬼營景日營也
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寤寐靡安豫也顧言思所欽
九思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奈安得忘歸草言樹
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思鳥有悲音對僕日此
在京都時
寄贈之時

贈尚書郎顧彦先

晉陸機

大火星貞也朱光明積陽日熙自南金天望舒
離離金虎宿名屏二音音聲吐重陰淒風迂
時序苦雨日苦遂成霖朝遊忘輕羽夕息憶重

衾感物百憂生纏絲自相尋與子隔蕭牆蕭牆阻
且深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聞何用
慰吾心時時向書郎因雨久不得相見故爾是詩
月以寓大別廷方當隆德而陰邪擅權事平緒感物懷憂以和怨而不德之意云

贈羊長史并序

晉陶潛

左軍羊長史史街使秦川中關作此與之

安帝

十三年太尉劉裕伐秦破長安遷秦十建
泓清建康交許時左將軍朱齡石遣長史
羊松齡各關中解賀
面書作此詩贈之

愚生三季之末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
古人書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

天卷之十二

五

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作一逝將理丹輿聞君當
牛邁負病不獲俱路若經商山四結為我少躊躇
多謝綺綺里與角音六里精爽今何如紫芝誰
復採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賞音世患貧賤有交娛
清謠紫芝結也心曲人乘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
盡意不舒去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中唐柳宗元

稍稍雨浸竹翻翻鵲驚叢美人清武湘浦一夕
生秋風積露香難極滄波浩渺窮相豈云遠即
席莫與同若人抱奇音朱絃絕音豆急枯桐也清

酬答

雜詩十六

魏王粲

日暮遊西園寫我一作冀憂思情而池揚素波列樹

敷州榮上有特栖鳥林翰曹懷春向我鳴衣襟寒徭也

欲從之路險不得征有徘徊不能去佇立望鄉形

風颭揚塵起白日忽已冥迴身入空勞託夢通精

滅人欲天不違何懼不令并照而七也大明劉復曰此蓋繁在荆湘時

各殫厥植之誠念明皇魏之心已決然矣

式体国舞 八卷之十 六

答問劭二十

晉張華

吏追何其迫窘然囚拘坐自拘纓綬冠系之垂者爲徽

文憲法也焉可踰恬曠苦不足煩促

每有餘良朋
贈新詩示我
以遊娛穆如
灑清風與

繁爛作煥若昏此音敷自昔同寮同地寮日寮今

比至及園也廬廬衰疾近尋殆幾並懸明散上髮

重陰下抱杖
端清渠
鴈耳聽
鵲鳴流目
翫
鯨直由

魚從七喜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說以大明前唐

居鄰並乃贈以詩願道還共適以偕黃髮故

答張士然名悛

晉陸雲

行邁越長川
飄颻冒風塵
通也直波激枉曲
渚悲風

薄丘榛脩路無窮跡井邑九夫爲井自相循沿也百

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隣歡舊難假台風土豈虛覯

感念桑梓域髮鬚中人然指士靡靡行日夜遼眷

眷懷苦辛然也大羽劉復曰止蓋雲入洛時答士

鄉親舊之遠是以行
愈遠而情愈苦

安城郡名今答靈蓮本丘亮令可

未謝瞻

跬犬彘反行安步武足發所介反謂周數因豈不

識遠方生有各歲寒雪嚴過半俗愈峻量

方衣別錄 卷之二 七

已畏友朋畏其勇退不敢進行矣勵令韋韋誠誠州

來訊也

酬從弟惠連本五章八句

分離別西川積浦迴景影歸東山叶寺悲

甚別後青更延思而不損思羣去嘉新果旺見

齊力篇辛勤風波事次州者言賦也大明

沈汝名曰重加汾三矣山汾言曰按宋書惠連父方以爲會稽太守靈運造馬惠連自幼寄才不

烈父所知者運一見嘉賞遂與爲刎頸交其後忠

康樂第一篇故有是答

君也。內海齋坐答呂汝璧字伯珍。

十四

齊謝朓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窓中列遠岫山前庭際
俯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
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惠而能好我
問以瑤華音贈之詩見若遺金門步身就玉一作山
岑大判劉復日肥理郡多暇因呂法曹有贈各是詩

酬王晉安王德元安即守 序謝朓

梢梢葉落枝早勁塗塗厚露晚晞南中榮楠柚
寧知鴻鴈飛拂霧朝青閣日軒晚坐形勝開懷望
一途阻參差百慮依春草秋更綠公子指王未西
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賦也大明劉景日此
文休明辨天卷之十一 人

簡寄
安之詩所謂參差百慮依者不特爲此也晉安既開而蓋其居中也必有幽歸而以袖外爲樂焉

贈崔名溫名溫十六 晉盧誌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遊豫北眺沙漠南望舊京
駟路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颺山阿
起雲霧遊子恒悲懷舉目增求慕良儔指崔不獲
借野情將焉訴遠念賢士指下文風道存察往古
務中朔郡也多俠氣豈唯地所固也李牧鎮邊城
荒夷懷南懼趙奢正疆場音素人折北北伐時
旅及寬政即晉仲所云寬政者也委質如字與時

遇北言段匹碑能容任恨以矯蹇姿徒煩非子善
馬御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黜庶苟云免罪矣何暇
收嫌民譽倪寬以毀丁傳黜終乃最上功曰衆
賦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古人非所希短弱自
賦自有素言素不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溫崔故
州賦也大明劉復日北詩蓋當洛陽焚毀之後爲湘
實所以寄贈崔溫二子云前然其委實所事錄已極其下此亦可見矣

暨使下從當都夜發新枝補至京邑贈西
府于荆州隨王同僚也 齊謝朓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
長秋河曙耿耿耿耿清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

章京城正相望金波月光麗鵲觀觀玉繩名低建
章名驅車鼎門名定鼎外思見昭丘楚昭陽馳

暉不可接何况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
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
翔賦而此也大明劉復日鵬鳥隨王文學在西府
都都及至京邑而舊之情不能已已改作是詩以
寄同馬會原謂此詩寄與崔亦未折而氣

在郡財病呈沈尚書沈約也○二千

齊謝朓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謂漢文况後南山

山在曲何與幽棲特連陰謂漢文况後南山

東窗田一歲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珍簾清夏

室輕扇動涼颼嘉鮪謂漢文可為綠蟻謂漢文

持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謂漢文况後南山

良辰朋友歡竟何許以昔夢佳期

坐嘯徒可積為邦歲已暮絃歌終莫取撫枕令自

嘆謂漢文况後南山

之政化謂漢文况後南山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中唐常應物

文休出舞謂漢文况後南山

直方難為進謂漢文况後南山

牘間兵凶又互謂漢文况後南山

寬政身致患謂漢文况後南山

儼如此攜手相與還謂漢文况後南山

寄盧庾一作庾中唐常應物

悠悠遠離別分謂漢文况後南山

不安亂髮思一櫛垢衣思一浣謂漢文况後南山

對酒起長嘆謂漢文况後南山

馬日夕自遊盤獨我何耿耿謂漢文况後南山

劉履曰此篇客

寄大梁諸友十四

分竹守南譙謂漢文况後南山

河渭燕譙始云洽方舟已解維一為風水便但見

山川馳昨日次睢陽今夕宿符離雲樹愴重疊煙

波渺謂漢文况後南山

冠賊起東山英俊方未閑聞君新應募籍籍動京

關出身文翰場高步不可攀青袍未及解白羽插

文休明辨謂漢文况後南山

腰間昔為瓊樹姿一作今有風霜頽秋郊細柳道

走馬一日還丈夫當為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

府坐使鬚毛斑謂漢文况後南山

京師叛亂寄諸弟十六

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謂漢文况後南山

滿西京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

涕忽霑纓愛來上北樓左右但軍營函谷行人絕

淮南春草生鳥鳴田野間思憶故園行何當四海

晏甘與齊民耕謂漢文况後南山

冬至夜寄京師諸弟十六

冬主夜寄京師諸弟十六

中府府應物

理郡無異一作政所憂在素餐徒令去京國歸旅
當歲寒子一作月生一氣陽景極南端已懷時節
感更抱別離酸私燕席一作云罷齋夜方闌遠
暮沈空宇一作孤燭照牀單應同茲夜念寧忘故
歲歡川塗恍悠遯涕下一闌干賦
懷思

贈白馬王彪七首

魏曹植

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植入朝其時王俱會
于洛陽時任城威王彰舉義既懷友于之
痛七月即與白馬王遠國而監國使者
均等又不許同路止宿遂憤然賦此而別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一

十一

謁帝承明廬近將歸舊疆維丘也清晨發皇邑日
夕過首陽非夷齊所居之首陽也伊洛二水廣且
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
城闕引領情內傷十句○賦

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用三日以泥去我
塗而潦浩縱橫十句中達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
坂賦造雲日言其馬玄以黃馬病而變色也○
劉履曰章首疑脫二句
如下章承上起下之詞

玄黃猶能進我思去聲以紆轡紆將何念一作親
愛結兄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平聲不允俱

鷗巢鳴銜鴈豺狼當路衢蒼蠅間駐白黑繞巧令
親踈欲還絕無蹤徑攬轡也上踟躕賦又其也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
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翻翩
厲羽翼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
心常太息賦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同母兄一
往形不歸孤寬翔故域任城也或王靈柩寄京而
存者忽已過亡歿身自衰存者已歿四人生處一
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之景開影響不能追自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一

十三

顧非金石咄咄咄咄丁反又咄子夜令心悲叶四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
鄰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去聲薄之等也日親何必
同衾衾當作然後展殷勤愛思成疾疢丑月反無
乃兒女仁倉卒蒼反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疑無求列仙松子赤於
父吾欺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持也能言離別永無
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上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
長路援筆從此辭賦王其愛上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
韓偓有不可勝言之悲詩中所謂者皆為滿均
韓偓終無一毫怨兄之意處人倫之變者當以焉

法

南樓中望所遲去聲客十八 宋謝靈運

杳杳日西頽漫漫長路迫登樓爲誰思臨江逢水
客與我別所期明在三五夕圓景早已滿佳人猶
未適適即事怨睽擢擢華感物方懷感孟夏非長
夜晦明旦昏至如歲隔華明花也未堪折蘭若已
嬰摘路阻莫贈問云何怨離折搔首訪行人引領
黃良覲也

路境山中中 宋謝靈運

采菱楚歌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之風心背絕

文休明辨天卷之十二 十四

越客道通腸今斷斷絕殊念俱爲歸慮歎也

也鄉爾若思積憶山我憤懣追尋栖息時也

任縱誕得性非外求由我爲誰他慕不怨

秋夕長常一作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

竿列竹半懷故回不可新權含悲忘昏暖懷明

月吹上聲測測廣散早勤訴危持柱

慷慨命促急管臨川道中憶始山中而作

報謝

園葵什六

晉陸機

北園中葵生鬱萋萋叶朝榮北頃夕

穎芳望西南晴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桑

和風戢壯歲暮商飈飛會歸雲無溫液微霜有疑

威幸蒙尚墉德玄景陰素終豐條並春經落葉後

秋秋寒慶似晚凋福忘此脈生悲賦也人明對

詩以之金由吳人涉以種夢北因自况而未

澤月輝以君之龍祿特道曉暮以喻昔之衰未

而高城比成都也

送別

與蘇武三首 漢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昇管安之不衡路側執

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

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旦

風發送子以駟軀也

攜手上河梁遊子慕何之徘徊蹊路側恨恨作

恨不能一作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

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此

其辭也然思陵之不宜其在手爲問恨恨而不

建擇云耳此答武黃鶴遠亦自

嘉會難兩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作

別彼美丘園道喟傷薄劣賦也大明劉駿曰宋

令辭位歸鄉因九日出遊戰馬臺以發之自察成賦詩以述其美靈運時為相國從事故亦賦焉

應詔樂遊苑在月 饒呂僧珍二十 梁沈約

丹浦非樂戰竟興有苗戰 負重切君臨我皇乘至

德忘已用堯心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沈推世實

轍二嶠道揚旆九河陸超乘既離蓋三 岳甲有選

士皆百金戎車出細柳制亞夫餞席博也酒上林

花命師誅後服授律緩前禽樂易王川三聖函西

輟觀方鮮帶峽武 二開 前披襟辭帶披襟皆棄

伐罪平山曲弔民伊水潯 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

齊僧珍也八月劉駿曰武王天監四年大舉北伐時

遣之少命官察賦送馬詩以記一區宇期武

索人臣之心當如此止以非僧珍及伐必克之志

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十六 中唐韋應物

特訓齊司 徒鎮幽州

二十揮篇翰三十窮典墳辟書五府至名為四海

開始從車騎幕今赴嫖姚軍契闊晚相得草感遽

離群悠悠行子遠眇眇川塗分登高望燕代日夕

生夏雲司徒擁精甲誓將除國氛儒生幸持斧可

以佐功勳無言羽書急坐關相思文賦也

留別

漢四首

詩蘇武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

人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鴦今為參

與辰二星東昔者常相近去邈若胡與秦惟念當

離別思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

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番斟酌叙此平生親入十

句此別見爭之詩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嬋婉及良

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言天參辰皆已沒言天

文休明辨 不卷之十二

十八

也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

長歎淚為聲去去別也努力愛春華字莫忘歡樂

時事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十六句此賦也

時別妻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叶胡馬失其羣思心

常依依何况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叶公公有秋歌

曲可以喻中懷叶胡請為遊子吟冷冷一河

悲絲竹厲清音一作慷慨有餘哀希及良歌正

激烈中心愴以摧叶但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能

歸俛仰內傷心淚下言多不可揮言多為雙黃

鵲送子俱遠飛賦中有此句大明劉復曰此在

燭燭晨明月魏初秋書作乃蘭芳芬馨良一作

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之路游子戀故鄉寒冬

十二月晨起踐歲一作霍然觀江漢流仰視浮雲

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一作相

去悠且長嘉會難再一作歡樂殊未央也書頌言

一作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日此因遠遊能國將

為朋友詩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侯作

晉孫楚

宋司馬 卷之十一 十九

晨旦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道送餞我千

里道三命上中下皆有極嗟安可保吳大於殤

子未成人彭聃李猶為天吉凶如糾纏續索憂喜

相紛擾互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小達人垂大

觀誠此苦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懷抱孰能察

其心鑒之以益吳齊契死生而在今朝守之

僧老賦大判劉陽曰楚自征西幕下遠赴馬

末初武帝年號時武帝已崩少帝三年七

十六日之郡嘉初發都宋謝靈運

述職期關發昇理悼變金素秋岸澄夕陰火火

吳天團清月露朝露辛苦誰為去情遊子值頽暮

私愛似莊念昔莊子年見何人而事久敬也

絕日友交而中如何懷土心持此謝也

度李牧愧長袖短臂卻克慚躍音足克良持不

見遺醜狀不成惡擊余亦支離形體不依方道

早有慕生辛休明世親蒙英達結顧空班領趙

氏上壁徒乖魏王郗中可容從來初仕漸二紀

年也如得傍歸路求嘉路次將窮山海迹末絕

賞心晤亦指虛凌王○賦也大明劉復曰唐詩王

客靈運性清傲自謂才能元參排要常懷憤慨可

生徐美之等惡具與義良游因少帝即位出為永

嘉太守此詩謂之郡作大樂與盧

隣里相送至方山在江○十四句 宋謝靈運

祇役出皇邑指期懸旆越指承解纜及流潮懷舊

不能發析析沈夜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也

物難可歇積病謝生慮浮生之寡欲平所關失資

此求幽棲豈伊年歲別各勉日新志音韻言慰

寂茂賦也大明劉復曰靈運自京師之承岳而

登臨海嶠名嶠而高者初發疆中名作與從弟

惠連可見羊名籍何名長共和之四章並人

宋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遂行不近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

眇也天用中流袂就判分欲去情不忍頓望脰音豆

未悄酸也汀曲舟已隱也大明劉勰曰言

臨海北計蓋初發山時作以寄思遠而於首章

隱汀絕望舟驚棹逐一作驚流欲抑也一生歡

并奔千里遊日落當樓薄繫縱臨江樓豈惟夕

情欽憶爾共淹留也

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歡茲情已分慮况乃協

悲端秋泉鳴北澗哀後響南嶺日密戚戚新別

文休明辭天卷之十二

心悽悽舊父念攢聚也

攢念攻別心且發清溪陰暝投剡古縣中宿明登

天姥山岑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復僕儻遇浮

丘公古人長絕子微美音抱山水之癖津意遊

無也係各於別後弟則合懷願望網

移懷戀如此亦可見其友愛之篤也

別范安成范安成內梁沈約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去聲前期及爾同衰暮非

復別難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去聲持夢中不識

路六詩特張敬與高惠為友每目思不得見故何

以慰相思別後其感念願遠之情自有不吝已者

然非交誼之深亦未必能乎此也

危從

從游京口江口也在丹徒縣縣隸初北固山

應詔凡和天詩曰亦應制之二十二句宋謝靈運

玉璽印戒誠信也屋天舒示崇高事為名牧用道

以神理超昔聞汾水游竟洽天十在水見今見廳外

鑪鳴笳發春渚稅舊鑪在谷山椒頂張組

眺倒京山臨水而列筵獨歸湖遠嚴快蕭瑟也

白日麗光明江皋原隰萋萋綠柳墟園散紅

桃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顧已枉維繫撫志慚

場苗工拙各所宜以及林巢曾是是

想覽物長謠歌也位之後靈運時為散騎常侍

題詠

詠史七首

晉左思

弱冠弄柔翰筆卓犖音觀厚書著論准過秦平賦

擬子虛司馬相如相邊城苦鳴鏑材微脆京都雖甲

胃士疇昔覽樓瓦壯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鉞

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明澄江湘右吟定差胡

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謝靈運詩

時蜀既亡而吳未平故特氣吞東吳而併及西羌
至於功成不伐其節榮如此可謂矣夫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

條世胄躋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

非一朝金_{名曰}張_{名籍}舊業七葉_{自武帝至平}

珥_{仍使反}漢貂馮公_{名豈}不偉白首不見招_{此下}

首_{十二年}不得其常豈亦傷已之不見用歟

吾希_{同段干木}偃息藩魏_名吾慕魯仲連

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_結遭難_能辭紛功成

耻受賞高節卓不群_{臨紐}印綬不肯綵_{私列}對

珪_{寧一作}肯分連_重所佩_非耀前庭比之猶浮雲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二 廿三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_道朱輪竟

擊鍾磬比里吹笙竽寂寂揚子_名宅門無卿相與

寥寥空_{宇內}一作_所請在玄_虛言_論也_在

宣尼_{仲尼}詞賦擬_{相如}悠悠自世後英名_擅八區

人方_{口賦也}大明劉_後曰此言_子窮_苦以_賢皆

代_推貴_然以_雄之失身王莽_貽後世而思_猶所

誤之甚矣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_{星垣名}

裏飛宇若雲萍_最高門內藹藹皆王侯_{自非}

非_榮

龍客何為歟_{讀如}來遊被褐出閭闔_門高步追_追

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_{下二首}劉_後曰思

具_{不肯}事_王同_出之則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發_{一作}哀歌和_去漸離

謂若傍_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吟邈

四海豪右何足陳_{貴者}雖自貴_{倪之}若埃塵賤者

雖自賤_{重之}若千鈞_{之勇}本無_足特_以其能_遠

習_{習也}龍中鳥_舉翮_翮四隅落_落不相_窮巷士

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_塞中_金計_策棄不

收_塊困_若枯池魚外_望無_寸祿_內顧_無斗_諸親

戚還相_蔑輕_視朋友日夜踈_蘇秦_比遊_說李_斯

西上書_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_見飲_河期_滿

腹_貴足不顧_餘巢_林栖_一枝可_為達_士模_模然_飲

河_不過_而腹_鵲巢_林不_過一_枝此_詩蓋_木於_此

合_與而_此也_{大明}劉_後曰左_思有_志之_士與_世不

妄_求以_求居_以自_守故_以鳥_起與_然終_安素_分不_肯

以_自勉_云

宋鮑照

詠史_{千六}

五都_{洛陽}郭_郭臨_矜財_雄以_多財_三川_有其_地

細_養聲_{名利}百_金一_金不_市死_于市_明經_有

位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影華纓遊客疎
振輕轡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城峯
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若平
宇獨寂寞身世兩相棄即李白詩所謂君平既棄
世世亦棄君平也○
大明劉復曰此篇本指時事而託以
詠史照應遠處既久而因以自況歟

三良詩十首

魏曹植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
虎爲殉皆秦之良也他人哀之爲賦黃鳥
之詩故後人
以而詩之

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叶於秦穆先下世沒
也三臣皆自殘叶財先反生時等叶同榮樂旣沒同憂患

秦國葬

二五

臨穴仰天歎叶他長夜何其冥一往不復還叶資
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叶經天○誠也夫
如王祭陶潛皆盛解之是許士死之當矣然復
顯東寧已之事皆以不從亂命見稱則三良之向
未爲當也獨此詩持論公正有補世教可爲詩史
之法或曰穆公遺命於前康公驅迫於後爲三良
者若何其履之曰不即死則死矣與不即
亂命而身於非禮之地若力陳大義授命於康
公之謂豈爲
不得其所哉

詠史

良也○二十句

魏王粲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
爲結髮事明哲受恩良不訾叶同臨沒要遺日之

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
呼赴蒼天涕下叶去如綆縈言若并縈也人生各有志
終不爲叶去此後同叶同知埋身劇此心亦有所施
生爲百夫雄死爲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
虧叶也○賦也唐呂向曰魏太極好誅殺賢良故
秦穆託此以諷之太極曰此詩抑揚太極有
可讀者然其言四句自是止論今姑錄之○秦穆公
然曰柏詩諷言婉婉存幾諫也秦詩正言其過作
直諫也二詩體格才藻目都至如臨穴呼蒼天疾
下如縈縈斯人迴出情表未知陳王將何以敬

詠荆軻

晉陶潛

燕丹太子善養士志在報強秦秦招集百夫良歲
暮得荆卿子死知已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

文庫因集

二六

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
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
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聲流涕羽奏壯士驚
心知去不歸日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
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十城圖窮事自至豪
主正怔忡營安之叶同不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
人雖已沒于載有餘情叶同武大則劉復曰此情宋
得如荆軻者生報馬故爲是詩其言甚奇
見宋朱熹曰人言謂淵明詩平淡不覺其豪放唯
詠荆軻一篇如見本
相非平淡人所能道

張子房貽詩八句

宋謝瞻

王風哀以思下周道蕩無章卜洛易陸隆替與
亂罔不亡力收秦命吞九鼎苛慝暴三殤易夫于
號荷政息肩纏民思靈鑒朱光德火伊人
藉子感代工代人代聿來扶興王尚婉婉幕中畫
輝輝下業昌鴻門銷事飲羽使迫也項城下順
挽槍項羽至將仇封建蕭宰以相國定都長安
護儲皇定太肇允始信契幽更黃石翻飛指帝鄉
遊于仙都子惠心奮千祀清埃塵播無測神武指
帝睦敬三正裁成被八荒明兩兩半之意燭河
陰翳慶霄雲薄汾陽鑾旌歷頽寢庭房飾像薦嘉
文休明辨八卷之十一二七

詠史詩二二十句

晉張協

皆在西京西時刺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草公也
儀行二疎其受也朱軒金城供去帳臨長衢
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
海隅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作夫揮金樂當
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愚之累也
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曜晃見上客君紳
宜見書賦也大明劉後曰協特託疾屏居故詠二
西漢劉野歡之盛矣
見今不之然其意微矣
萬庚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
文休明辨八卷之十一二八

晉陶潛

詩二

宋謝瞻

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俱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
一作復來歸量力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
存已矣何所悲比也大明劉後曰北晉更世受
衛紀北斗第五星以定日無淹度晷運修如催會
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叶凋肅肅動沙維
絡羽烈烈切及寒澹惜將啼叶杜夕陰結空幕宵
月皓中閨叶消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見叶懷下
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叶反攔簾高砧響發楹也
長杆聲哀糾及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叶杜長

純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箚中刀縫為萬里
衣盈篋自余手幽密緘俟候一作昔開叶腰帶準
疇昔不知今是非此詩美人憐衣之詩○大
而相惠連事靈運玄暉合為三韻鍾嶸評惠連十
思富健飲懷挾衣如雲連無加而文平○宗亦
傳一詩尤無足取其意觀之惠連才氣不逮惠休
以爲人至如險韻預設向伏味前算未知古人
心且從性所玩則其智識淺狹自來可知且謂
顧謂不再圖便曉無兩止其失理人如九竊思學
者尊所聞而忽所見猶未免於顧情故附著其說
焉

界圍嚴水簾州在永 中唐柳宗元

界圍匯也州曲青壁瑤澄流懸泉聚成簾羅注無
文休明辨不卷之十

時休韻聲叩冰若銷鋒徹嚴幽丹霞冠其巔想像
凌虛遊靈境不可狀生工諒難求忽如胡王皇天
冕垂前旒此言上簾之狀楚臣昔南逐有意仍
丹丘人於月今我始比旋新詔釋縲囚和十年
詔進公等采真誠眷戀許幽無淹留再來寄幽夢
遺貯當作催行舟公自永州召

閒情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計 晉陸機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悲素衣化爲
緇謂脩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謂隆意思去

亂心曲沈沈歎滯不起歡沈沈每當難克興心亂誰
爲去理顧假歸鴻翼翔飛浙江汜此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清幽闥門內借問歎何爲去
佳人眇天末書遊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關形影
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管音
箭本願保金石驅慰妻長飢渴此詩也大月劉俊日
婦贈答若近於然其詞義敦慎殊不失倫理之
正且言顧保金石驅慰妻長飢渴又見其愛愈
篤望愈深元無無傷之心焉其得夫婦之道者矣

爲顧彥先贈婦二 晉陸雲

大明劉俊日文選本有二篇皆婦答之詞
舊註並計贈婦各各爲二篇云贈婦

文休明辨 卷之十二 三十

題也按陸機亦爲彥先答各各一篇而題
題之曰贈婦者彥先之名是當不異此但
昭明止錄其答詞

悠悠若行邁勞勞安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
里京室多妖冶繁榮都人子雅步權動之復纖腰
巧笑發皓齒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遠蒙眷顧
言街恩非望始其大明劉俊日此篇詞若謙恭
亦有爲而言歟

情詩 晉張華

遊目四野外逍遙步闕延佇久立蘭蕙綠清渠
繁華蔭茲渚佳人不在此欲誰與巢居知風

寒穴處識陰雨不會遠別離安知蒸傳侶明到履

哀挽

廬陵王墓下作六十一

宋謝靈運

王名義貞宋武帝第二子也與司空徐美之等有隙少時美之奏廢王為庶人遣人殺之時年十八墓在丹徒縣

曉月發雲陽名落日次朱方門徒含悽泛廣川

灑淚連岡墓春言望子沈痛切中腸道消

心帝結憤懣願免連開中悲涼徐美之等復謀

王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栢森

文休明辨天卷之十二

卅一

已行尸耶延州吳季札初封延協心許季札心許

徐君辭劍楚老彭城之惜蘭芳漢魏諸君多嘆

而死者父老來弔哭曰萬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

傷平生疑若人指廬通蔽明於好賢而互相妨理

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定其非識其所脆促良

可哀天枉特蕪倍常一隨性化滅安用空名謂之

位揚舉聲泣也己瀝長歎不成章顯也大明劉駿

永初三年以廢帝之故被召至文帝元嘉三年給

徵書秘書監此詩因赴召所次廬陵墓下痛悼而

作此篇為對其情之不能已者又可見矣

冬節日也後至丞相贈官第詣世子襲長

車中作

梁沈約

廉公名顯失權勢門館有虛盈客有貴賤猶如此

况乃曲池平此詩門館說孟嘗君高車駟馬未滅

珠履客故餘聲有階綠錢也蕭蕭客位紫苔生誰

當力原上鬱鬱望佳城賦也大明劉駿之曰史稱

賈至諡文誠可謂賢矣宜乎在劉諸臣所尊崇敬

者也及亮未幾而門館傾虛約獨至其弟盛古為

今不復見已遷還車中而作是詩末意謂今已若

此則自爾矣久已遷還車中而作是詩末意謂今已若

雜詩

撰人闕

古詩十九首

撰人闕

文休明辨天卷之十二

卅三

大明劉駿曰詩以名不知作者為誰或云枚乘而宋玉明文選說以編者蘇李之

原李詩謂其詞慷慨東都非盡為乘詩故言

蘇李之說自唐人始然陳徐陵集玉堂新

詠分西北有高樓以上至生年不無有凡

九首為乘作而上東門宛洛等篇皆不在

其中仍以作詩孤生竹及前後諸篇別自

為古詩蓋十九首本非一人之詞後或得

其實者而蔡邕夫亦嘗辨之今姑依昭明

編次

行行行而不重行行行與若生別離相去萬餘

里各在天一涯音直道也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

緩反遊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

月忽已晚棄捐勿復休矣道去努力加餐飯如字
連文。十六句。試中有此。也。大明劉勰曰。賢者不得於君。退處遐思。而不忍忘故。作是詩。然觀其見素如北。而但歸答於誦。故曾無一語怨及。其若忠厚之至也。

青青河畔草此詩辭園中柳盈盈。滿院。樓上女皎皎。當窓牖。娥娥也。美好。紅粉粧。纖纖出素手。皆

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十句。轉而北也。大明劉勰曰。此詩刺。輕於。進而不。能守。節。者。然。不。斥。言。之。而。婉。其。詞。以。倡。女。爲。比。其。深。得。詩。人。託。諷。之。義。者。歟。哉。

青青陵上栢此詩。磊。澗。中。石。實。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各各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

文林明辨 天卷之十二

三四

驅車策駑馬。游戲宛縣名與洛洛中。可鬱鬱貌冠帶自相索。音色叶。昔長衢羅火巷。王侯多第宅。各各兩官宮。南北遙相望。雙闕門百餘尺。各各極

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筆奮逸響。新辭妙入

神。令德唱高言。猶云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

意俱未申。舒人牛寄一世。奄忽若飈塵。同不策高

足。傳馬之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軼一作軻長

苦辛十四句。賦也。大明劉勰曰。篇末設爲反。詩以寓憤激之情。

西北有高楼。上與浮雲齊。朝交疏結綺。窓阿閣

三重階叶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叶對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胡一彈。冉三歎。慷慨有餘哀。新於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鴻鵠。一作奮超起。高飛大列。

到復日。九詩。傷賢者忠言之不用。而將聽也。故王。劉復曰。此詩。爲。拔。乘。作。豈。乘。焉。吳。王。即。中。時。以。王。謀。逆。止。其。諫。諍。不。納。遂。去。之。梁。故。託。此。以。寓。已。志。歟。篇。末。有。雙。鴻。鵠。俱。奮。之。願。意。亦。可。見。

涉江采芙蓉。荷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後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漫。浩浩同心。而離若

憂傷。以終老。入句。賦也。大明劉勰曰。此詩。豈。及。幸。王。亮。而。乘。歸。則。老。矣。未。幾。武。帝。以。安。車。流。輪。徵。之。竟。死。于。道。

文林明辨 天卷之十二

十五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秋。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扶又易秋蟬

鳴。樹間玄鳥。遶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

不念揚手好。去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

不負輶。良曉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此二語。前。而。與。也。大明劉勰曰。此詩。悲。朋友。之。不。我。別。也。不。言。其。所以。怨。望。而。責。其。不。使。引。之。意。亦。可。見。矣。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

女蘿。免絲生有特。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姻悠悠

隔山陂。水澤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涉彼蕙蘭

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

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

高節賤妾亦何為與而此也大明劉劭曰賢者既
反行道以揚名後世將與碌碌庸人俱老死而
無聞是以不忍斥言其君乃託折婚夫婦為喻而
詩是

庭中一作有奇樹綠葉發華滋光澤攀條折其榮
花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送諸之此
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賦也大明劉劭曰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纖織擢引素手札札
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
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相視不得

語善於治機而君不信用不得以盡忠也
文公明辨 云卷之十二 三六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
草所遇無故物焉於度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

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悲隨物化
也榮名以為寶十二句。賦也大明劉劭曰此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

綠四野更一作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
哀鳴詩篇名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燕平
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

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沈吟聊
躑躅欲行不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賦而此也

大明劉劭曰不得
志而思仕進者之詩
驅車上東門漢東都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

栢夾廣路下有陳故死入杳杳即長暮長清寐黃
泉下千載來不寐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
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

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衣之統
與素生也曰徒白陳口素○賦也大明
去也者日以一作已古踈來也生者日以親出郭門

直視但見丘與墳詩古墓犁為田松栢摧為薪
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間欲歸道無

文公明辨 云卷之十二 卅七
因賦也大明劉劭曰此詩大槩語與前篇相類亦
在枚乘九辯之列昔與憂陽終老一篇合而為
之信不

生年不滿百常憂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
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也愚者愛惜費但為
後人一作嗤笑仙人王子喬周靈王太子難可與等

期賦也大明劉劭曰此詩人及時為樂且謂仙人
亦善風山有振之遺意
凜凜歲云暮蟋蟀夕多一作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

寒無衣錦衾遺詩洛浦妃同袍與我遠宿累
積上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思舊枉駕惠

一山抄庶務下山邊故云士路月未并新ノ節

廿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

誰遙望是君家松栢冢鼎鑪免從狗寶入雉從梁
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采葵
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
落沾我衣十六句大明詩曰吳兢云北詩
梁鼓角橫吹曲亦載之然自
上上句單征以下實古詩也

歲山五首

中唐甯應物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道里遠如何中險
艱流水赴大壑孤雲還孤山無情尚有歸行子何
獨難驅車背鄉園朔風一作捲行跡嚴冬霜斷肌
日入不遑息憂懼一作客髮變寒暑人事易

文休明辨 卷之十二

十九

中心君詎知冰玉徒貞白此北齊行

酒星非所酌月桂不為食此北齊行清空有名為君長歎

息蘭蕙雖可懷芳香與待息豈如凌霜葉歲暮藹

顏色折柔將有贈延意此北齊行且客草木知賤微所貴

寒不易此北齊行

春至林木變洞房夕含清車誰能裁好鳥對茂

鳴良人又燕趙新愛移平生別時雙鴛綺留此十

恨情碧草生舊迹綠琴歇芳思一作將魂夢歡

反側寐不成攬衣迷所次一作起望空

庭孤影中自側不知雙涕零此北齊行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情託此傳幽
音冰霜中自結龍鳳相與吟絃以明直道一作明
漆以固形一作交深此北齊行從遠方來此古詩二句
然即止此

白日洪上沒空閨生遠愁寸心不可恨淇水長悠
悠芳樹正妍鬱春禽自相求徘徊東西廂派委誰
與儔年華逐絲淚一客傷不收此北齊行月何皎
家語陶靖節之亞也但格韻高下不同則係乎此
近耳

遊仙詩五首

晉郭璞

文休明辨 卷之十二

四十

而制也大明劉勰曰樂自謂才志足以有為

而制也大明劉勰曰樂自謂才志足以有為

而制也大明劉勰曰樂自謂才志足以有為

而制也大明劉勰曰樂自謂才志足以有為

而制也大明劉勰曰樂自謂才志足以有為

而制也大明劉勰曰樂自謂才志足以有為

而制也大明劉勰曰樂自謂才志足以有為

而制也大明劉勰曰樂自謂才志足以有為

而制也大明劉勰曰樂自謂才志足以有為

而制也大明劉勰曰樂自謂才志足以有為

長煙青封于積火，自風飄戲九垓。
九天之上此生，海士蒼龍散之。

皇山晉遼陽九節天丁松壽雲春血滿博食幽

術陳平六策與張良韓信遇審戚扣角歌桓公遭
乃舉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空令日月逝愧無
古人度欣駭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于生河蕭條
白日思與樹投袂既情懣懣懷百慮功名惜未
立玄髮口政素時政苟有會治亂惟其救明也
日校昔懷帝初即位以劉琨為并州刺史是時寇
賊侵橫道路斷塞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關而
前又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而民之志未
振此篇正述其事且謂劉琨平之志未嘗成之
加以荀息死雖有忠良惜乎功名未立而有
古人也然則來有幾治亂有幾皆不可以逆料但
當竭心以待一聽於天而已其真得越石之心者
陶徵君潛田五十四

文休明詩 卷之十二 四三

種苗在東阜苗生滿阡陌維有荷耒鋤倦濁酒聊
自適日暮巾履之柴車路開光已夕歸人望
煙火稚子候檐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之明必自役
但願桑麻成歲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謂望三
益三益之文曰時也大明劉琨曰此篇詞情平淡
近似淵明故人多和之至或竄入時事而不
知然論者謂淵明望三益一語不類又似率淡且
有苗與桑麻兩語意雖終非自然讀者不可不察
休上人惠怨別句 四

西北自桂水望巫山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月桂碧雲
合佳人殊未來露彩方泛艷月華始徘徊寶書為
君掩瑤琴詎能開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

絕沈燦年經綺席生浮埃佳水日千里因託之
平生懷怨朋友久別觀景物而興感念之詞也
大明皇帝南游日李白詩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
之誰短長此篇正述劉琨詩欲問江流淺處如速別情今
以此篇短深淺邪

感遇詩 本三十八首 初唐陳子昂

蘭若生春夏芳華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
紫莖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
竟何成此也

翡翠巢南海雌雄珠樹林何知美人意驕愛比黃
金殺身炎火裏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威蕤爛

錦衾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一作為累
歎息此珍禽此也宋劉義慶曰多材多累世

玄蟬號暎白露茲歲忽一作蹉跎年物從大化孤
英將奈何瑤臺有青鳥遠食玉山禾崑崙見玄以

豈復憂虞雲羅裁而此也。大明劉琨曰以上
於未仕之時恐歲月之遲暮而後也今篇作於

既仕之後則武后愛其才而擢用之終身自惜
之意至此篇又言不覺已而隨年流轉歎不如青
鳥之見玄鳳也朕後勸武后與明堂大學及后解
帝項竟何以哉

吾愛鬼谷子青溪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化白
雲七雄方龍關天下久無君浮榮不足貴遵養晦

時文舒可一作彌六合一作卷之不盈分豈同山

木壽山木以不空與鹿鹿群此下二首皆十

竭去來豪遊子勢同禍之門如何蘭膏歎自燒膏

自以明感激自生冤衆趨明者所避時棄道猶存雲

泉既已失羅網與誰論箕山有高節湘水有清源

唯應白鷗鳥可爲去洗心言篇首既力其才求

又似誤其不足以此幾也○劉琨

樂羊爲魏將食子殉軍切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

忠樂羊攻中山中山其子而遺之美羊啖之

其既中其心又賞吾聞中山相孫傳孟乃爲放麕

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孟孫獵野使奏西

之使帝西也弗志與之孟孫大怒逐之三月後召

昔日章華楚臺宴荆王楚靈樂荒淫覓旌翠羽蓋

射兕雲夢林竭來高堂唐作觀上悵望雲陽岑雄

圖今何在靈王既死于黃雀空哀吟黃雀其何與

人無爭不知王孫公子扶彈其下○張也大明詩

論楚王之荒淫歟○劉琨又曰以

上二首似皆在而○未詳所托

古風本下十首

大雅久不作音哀竟誰陳此二句乃王風委蔓草

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

茫哀怨起騷人平揚雄馬相如激頽波開流蕩無

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辭帝來

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也衣貴清真羣才獨休

明承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維欣受我志在

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後麟

○賦也大明劉琨曰按此篇自從建安以來十

其所論全特以居古風之首有志德古始序之且

萬象昏陰霏蕭蕭長門官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

實天霜下嚴威沈沈數終末夕感我涕落衣此也

不平數語之又以服膺求千事覺帝自臨初廢后

此篇人連野武妃爲惠妃欲立爲后時爲廢后

以下論武妃得幸而玄宗幸焉爲所感曰古樂月

宮樂武帝東皇后事二言更以無子坐廢勝妾

然推原其由實兩子夫武惠妃爭寵以激之也司

馬相如作之門試王鍾亦作舉引援賦以取帝引

此以證其切焉桂花不實唐承慶王后制中草

威謂帝自臨初廢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風土固其然昔別鴈門關今成龍庭單于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蟻生虎鴉虎鴉青鴉心魂逐旌旆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李飛將白首沒三邊此而賦也大明劉劭曰此言塞下事必有感於時而作此詩所信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事因守喧呼救邊急群鳥皆夜鳴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問此何為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聲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

李商隱 卷之十二 四七

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子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前平仁十訓曰○賦也大明作也玄宗則南詔皮邏則為雲南上至其子問羅風久揚固忠為解于仲通討之大敗因忠臣之吏人協送軍所哭聲震野此詩深歎當國大臣不能如益之善馬為之佐而教文德以不遠人致有覆敗之辱云秦皇按寶劍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驅吞架一作駕滄津治皇作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橋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豈思農飽九龍鳥食農應九候人春力盡功不贍下載為悲辛此下二首皆好神仙之事故託言以諷之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土神蒲中時某施草草盈高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嬖女類屈平空嫖媛眷戀彭咸彭咸不墮投水而死久淪沒此意與誰論此則也大明劉劭曰此詩所信又曰自始時太清至此咸陽二三月官柳青金枝綠幘誰家子貴珠輕薄兒館陶公主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冶遊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歎但為北堂瑱瑱也下條故自所感賦而作大序詞多後遠真似鮑參

李商隱 卷之十二 四八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奈何青雲上無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鶴一作舉千里獨徘徊賦也豈出素之發不為時相所禮有郭客吟白雪名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傳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歎自空淒然此二首皆八句○北也大明劉劭曰越客採明珠提携出南隅越在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西十

心增煩紆此篇自

綠羅紛葳蕤繚繞松柏枝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

移奈何天桃色坐歎葑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

素絲君子恩已畢賤妾何為此下二首皆十句

曰此篇亦似被黜而作意謂下願未改

世道日交喪即莊子世喪道澆風散淳源不采芳

桂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

有與沒羣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古有道之人去

入無窮門故託言之飛鳥有道者之知也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群鷄刺楚爭一

本明辨 天卷之十二 四九

餐朝鳴崑丘崑崙山樹夕飲砥柱河神湍蹄飛海路

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書王子猷結交青雲端

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此下七首皆在朝廷

不得意將放歸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即行書忠於燕惠王信

霜賈女號蒼天震風雷擊齊堂齊公歸燕

不曉女殺母以誣寡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於

景公之臺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而我竟何

辜遠羣身金段傍浮雲蔽紫閣白日難回光羣沙

藏明珠衆草凌孤芳古來共歎息流淚空

賦也大明劉履曰此篇治放黜以後所作故有

青春流鶯湍朱明驟回薄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

託光風滅蘭蕙白露洒蔡蘂美人不我期草木日

零落此下二首皆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鳥名首重屈將

而飛亦何辜六翮掩不揮願銜衆禽翼一向黃河

飛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歸此上二首亦放黜已

後流寓既久有

莊周夢蝴蝶蝴蝶爲莊周一體更變化一作萬事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二 五一

良悠悠乃知蓬來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

日東陵侯富貴如此營營何所求賦也大明

貴世事之難保而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大易探元化

羣生寂寞綬道論空帶幽情若下下除錢則

而後老子馬虞不虛來鸞鷟有時鳴安知天壤上

白日懸萬名天河與海通有人鸞鷟一丈夫

牛清飲之問此是何處牽牛人曰某年月日

訪嚴君平見知之及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

正其至天河時也海客去已久誰能測沈冥此

此也大明劉履曰此篇治放黜以後所作故有

而牛女皆知之然海客之去已久又誰能測其
源之道哉末二句亦借以自寓之意也○劉履
又曰以上二首亦放縱後所作蓋亦
賦至此不復感歎而有棄世之心矣

遣興集前集卷九首

盛唐杜甫

朔風飄胡馬慘澹帶砂礫長林何蕭蕭秋草更
碧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鄰客九月猶
絺絺北里下四首首

長陵銳頭兒素將出獵待明發啼弓金灰鎬以金
矢鋒白馬蹴微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
懸兩狼門戶有旌節賦

漆以川而割膏以明日剪蘭摧白露下佳折秋風

上四首

卷之十二

五二

前府中羅舊尹沙道故事七屏相府舊尹沙道填尚

依然赫蕭京兆今為特所憐此而賦也大明劉

忠託而作言蕭蕭京兆今為特所憐此而賦也大明劉

傳至忠而在朝有風望卒為外雄方直自

內無守現時輕重而去就之卒坐參公主逆謀故

朝逢富家罕前後皆輝光共指相戚大總麻百夫

行戶部送皆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東縛去亦

得歸山岡吳縣峻峻蕭葛格以衆席裏其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

叢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

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騎旅中此下三首首

我各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

長避寇一分散飢寒求相望豈無柴門結欲出

畏虎狼仰視雲中鴈禽鳥亦有行戶部又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

山煙塵阻長河樹羽成林開迴首載酒地豈無一

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賦

下馬占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梁墜我

前朽骨穴蟻蟻又為蔓草纏攪攪老行數息今人尚

開邊漢唐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

同晏眠此下二首首十

高秋發塞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時四

收京師壯健不寄寄虜虜形華牢落

上有行雲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中父

覆時雨京師收復而保山子慶死八積如丘諸

將已茅土受封載驅誰與謀賦也之助次公曰

力哉宣公之愛也

述古三首並什

赤驥頓長轡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

者誰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

恐朝飢古來君臣何以物理排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此篇詩賢者不得志也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鋒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

熬漫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殺為本邪此明時

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此明時

元愷之務本此明時

漢光武得天下祚永固有關此明時

自蕭何曹參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

恂此明時

休運終四百圖書在雲臺此明時

潼關吏此明時

盛唐杜甫

潼關在華州平陰縣安祿山反時守之

士卒何草草此明時

小城萬丈餘此明時

我下馬行爲我指山腰連雲列戰格此明時

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此明時

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此明時

哥舒翰敗賊於山嶺署焉

石壕吏此明時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此明時

出門看復吏呼此明時

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唯有乳下

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噓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哥舒翰敗賊於山嶺署焉

石壕吏此明時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此明時

出門看復吏呼此明時

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唯有乳下

孫綸又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

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

丈夫用辨此明時

如聞立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此明時

天地無情一節去古

感舊詩此明時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此明時

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家群士皆一作昔

風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賓有客舉觴

詩靈斯有客露斯臨樂如何所歎素絲與路岐此明時

之易受者賦也大明劉履曰此蓋德克

作家將尉威爾里之人不忘故舊而作

集 311-27

讀山海經此詩本讀穆天子傳及山海經而

一首今依晉陶潛

孟夏草木長上遠屋樹扶疎眾鳥欣有託吾亦愛
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塵埃頗迴
也故人車歡然言一作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
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一
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也

移居二首計晉陶潛

昔欲居南村即柴桑也非爲卜其宅間多素之談
心人樂與數音長夕之類也懷此頗有年今日從
大休明辨入卷之十二五六

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隣曲時時來抗言
談在一作昔奇文共欣賞義相與析一作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
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

也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平聲言樂也無爲忽
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吾不歎也

渭水田家詩盛唐王維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僮僕一作倚杖
候荆扉雄雉鳴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
立相見語依依卽此羨閒逸悵然歌式微賦也

日維以詩至於當世或者謂其雅而蕭散之趣
今考其集中大抵造語清厲殊非古調其現景真
度亦無過人者獨此篇稍有世之之趣
故結語之以見古作者之難得也

田家雜興二首

楚山有高士采園有遺老築室既相隣同田復同
道糗糧常共飯一作兒孫日更抱忘此耕耨勞媿彼
風雨好蟬鳴空澤鳴鳩傷秋草日夕寒風來衣
裳苦不早或曰大明劉勰曰楚山高士蓋必月所
指桑園遺老則自謂也末四句蓋悲時
傷已之詞也

渾上平韻上坏謂杯反蒲本無象末路多是非遠上志寥
廓所在能忘機耕鑿時未至還山聊采薇虎豹對

文卷月苑入卷之十二五二

我躡鸞鶴傍我飛仙人空中來謂我勿復歸格澤
予即白澤爲君駕虹蜺爲君衣西遊昆崙墟可
與世人違十四句或爲大明劉勰曰此篇蓋世道
與世人違之不古託爲仙人相勸之辭以爲宜尚
道也

文體明辯卷之十二

文體明辯卷之十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七言古詩

按本朝徐禎卿云七言沿起咸曰栢梁然竊戚叩牛已肇南山之篇矣其為則也肇長字縱易以成又故蘊氣凋辭與五言略異漢魏諸作既多樂府唐代名家又多歌行故此類所錄無幾然樂府歌行貴抑揚頓挫古詩則優柔和平循守法度其體自不同也學者熟復而涵泳之庶乎其有得矣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三

述懷

四愁詩

漢張衡

衡不樂久處懷客願帝賜嘉禾出為河間相時惠王政驕奢不遵法度又多疑左右并兼之家衡下車政治嚴明中大治時天下漸弊衡鬱不得志乃為四愁詩

我所思兮在太山叶翰欲往從之梁父音甫小山名在太山

下艱難叶居側身東望涕零兮木美人贈我金錯刀

以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赤白二玉名皆瑤也上之月英華華名皆瑤也路遠莫

致倚叶意望遙何為懷憂心煩勞而此也大明

而詩云思者思出於思也此篇以泰山比君

我所思兮在桂林在湘水之南入欲往從之湘水

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琅玕叶何以報之雙玉盤叶路遠莫知倚惆悵叶何為懷憂心煩傷叶

我所思兮在漢陽叶秦欲往從之隴阪音反後同阪九長側身西望涕霑襟美人贈我貂襜褕也蔽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曲而亂也

我所思兮在鴈門叶代音代欲往從之雪紛紛叶約叶一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叶何以之報青玉案名器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三

煩惋鳥玩反又及於桂林漢陽門者以見思之不一也四方各有叶所叶亦叶人叶國叶之叶忠叶誠叶而叶吳叶之叶臥叶卒乃付之叶無可奈何叶但自遣叶馬耳叶劉叶復叶又日叶世謂七言叶起於漢武叶帝叶相叶榮叶詩叶蓋如叶今之叶聯句叶在叶傳至叶于今者叶故對此以備一叶體叶云

擬四愁詩

其一

晉傅玄

我所思兮在瀛洲願為雙鵲戲中流牽牛織女期

在秋山高水深路無由慙余不遘娶殷愛佳人胎

我明月珠何以要之比目魚海廣無舟悵勞劬寄

言飛龍天馬駒風起雲披飛龍逝波滔天兮馬不

儼何其多念心憂世賦而

其二

我所思兮在珠崖願爲比翼浮清池剛柔合德配
二儀形影一絕長別離慙余不違情如携佳人貽
我蘭蕙草何以要之同心鳥火熱水深憂盈抱申
以琬琰夜光寶卞和旣沒玉不察音哲存若流光
忽電滅何爲多念獨鬱結賦而

其三

我所思兮在崑山願爲鹿豕闕虞淵日月迴曜照
景天參辰曠幽會無緣慙余不遵罹百艱佳人遺
文休明辨天卷之十三

三

我蘇合香何以要之翠鴛鴦懸度弱水川無梁申
以錦衣文繡裳三光勢邁景不留鮮似民生忽苦
浮何爲多念祇自愁賦而

其四

我所思兮在朔方願爲飛燕俱南翔煥乎人道著
三光胡越殊心生異鄉慙余不遵罹百殃佳人遺
我葆羽纓何以要之影與形未增憂結繁華零申
以日月指明星星辰有翳日月移驚馬哀鳴慙不
馳何爲多念心自虧賦而

鳴鳳

中唐韓愈

嗷嗷鳴一作鴈鳴且悲時秋南去春北歸去寒就

暖識所依天長地闊棲息稀風霜酸苦稻梁微毛

羽一作摧落身不肥徘徊反顧群侶遠哀鳴欲下

洲渚非江南水闊朝雲多草長沙軟無網羅開飛

靜集鳴相和違憂懷惠性非他湯河凌風一舉君

謂何賦而此也德宗貞元十五年董晉公去許

是詩蓋許其以自喻也

閒適

寒食陸渾別業

初唐宋之間

洛陽城裏花如雪陸渾山中今始發旦別河橋楊

衣休明辨天卷之十三

四

柳風夕卧伊川桃李月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

中酒復春野老不知堯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賦

湖中對酒作

盛唐張謂

夜坐不厭湖上月晝行不厭湖上山眼前一尊又

長滿心中萬事如等閑主人有黍萬餘石濁醪數

斗應不惜卽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茱

萸灣頭歸路賒願告且宿黃公家風光若此人不

醉參差辜負東園花賦

遊宴

同張侍御燕北樓

盛唐儲光義

今之太守古諸侯出入雖旌垂七旒朝覽干戈時
聽訟暮延賓客復登樓西山漠漠岷嶓色北渚沈
沈江漢流良宵清淨方高會繡服光輝連皂蓋魚
龍恍惚墜犀下雲霧杳冥隄戶外水靈慷慨行泣
珠游女飄飄思解佩蒼蒼低月半瑤城落跡星
滿太清不忍開襟悲楚奏願言吹笛退胡兵軒后
青丘埋僕猶周王白羽掃欃槍期君武節朝龍闕
余亦翺翔歸玉京賦也

懷古

滕王閣

初唐王勃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五

滕王高閣臨江渚珮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
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
移度幾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賦也

酬答

同崔傅答賢弟

盛唐王維

洛陽才子姑蘇客桂花苑殊非故鄉陌九江楓樹幾
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揚州時有下江兵蘭陵鎮
前吹笛聲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
郎陸弟爲傳侶對舞前溪歌白紵曲机書留小
家草堂基賭山陰野衣冠若話外臺臣先教夫

席上珍更聞臺閣求三語遙想風流第一人賦也
簡寄

早春寄王漢陽

盛唐李白

聞道春還未相識走傍寒梅訪消息昨夜東風入
武陽陌頭楊柳黃金色碧水浩浩雲茫茫美人不
來空斷腸預拂青山一片石與君連日醉壺觴賦也

贈漢陽輔錄事

本二首今一首

盛唐李白

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煙沒江樹南浦登樓不
見君君今能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
素報情人其中字數何多少祇是相思秋復春賦也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六

送別

送崔五太守

盛唐王維

長安旆吏來到門朱文露網動行軒黃花縣西九
折坂玉樹宮南五丈原褒斜谷中不容幘唯有白
雲當露冕子午山裏杜鵑啼嘉陵水頭行客飯
門忽斷蜀川關萬井雙流滿眼來霧中遠樹刀州
出天際澄江巴字回使君年紀三十餘少年白晢
專城名欲待畫省郎官筆回與臨邛父老書賦也

送陳章甫

盛唐李頎

四月陣風大麥黃棗花未客桐葉長青山朝別暮

還見嘶馬出門思舊鄉陳侯立身何坦蕩虬鬚虎
眉仍大顙腹中貯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草莽東
門酤酒飲我曹心輕萬事如鴻毛醉卧不知白日
暮有時空望孤雲高長河浪頭連天黑津吏停舟
渡不得鄭國遊人未及家洛陽行子空嘆息聞道
故林相識多能官昨日今如何

送劉十

盛唐李頎

三十不官亦不娶時人焉識道高下房中唯有老
氏經櫪上空餘少游馬往來嵩華與函秦放歌一
曲前山春西林獨鶴引開步南澗飛泉清角巾前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

七

年上書不得意歸卧東山几然醉諸兄相繼掌肯
史第五之名齊驃騎烹葵摘果告我行落日夏雲
縱復橫聞道謝安掩口笑知君不免爲蒼生

晉別

金陵酒肆晉別

盛唐李白

風吹一作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子
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
意與之誰短長

盧氏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

百轉歌

盛唐李白

東風已綠瀛州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
青青紫煙裊娜拂綺城垂絲百尺挂雕楹上有好
鳥相和鳴開關早得春風情春風卷入白雲去千
門萬戶皆春聲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乘輝耀紫
清仗出金官隨日轉天回玉輦繞花行始向蓬萊
看舞鶴還過萑石聽新鶯新鶯飛繞上林苑願入
簫韶雜鳳笙

題詠

觀于舍人壁畫山水

盛唐王季友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

八

野人宿在山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栖嶺
上雲開簾欲放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
手起來遲于公大咲向余說小弟丹青能爾爲

唐殷璠曰此
詩甚有清趣

閨情

代閨人答輕薄少年

盛唐崔顥

妾家近隔鳳凰池粉壁紗窓楊柳垂本期漢代金
吾嬌誤嫁長安遊俠兒兒家夫婿多輕薄借客探
丸重然諾平明挾彈入新豐日晚揮鞭出長樂青
絲白馬冶遊園能使行人駐馬看自矜陌上繁華

盛不念閨中花鳥闌。花間陌上春將晚。走馬關鷄
猶未返。三時出望無消息。一去他知行近遠。桃李
花開覆井欄。朱樓落日捲簾看。愁來欲奏相思曲。
抱得秦箏不忍彈。賦

雜詩

崑崙使者

中唐李賀

崑崙使者無消息。茂陵煙樹生愁色。金盤玉露自
淋漓。元氣茫茫收不得。麒麟背上石文裂。虬龍鱗
下紅髯折。何處偏傷萬國心。中天夜久高明月。賦

代北州老翁答

盛唐張謂

文休明辨 元卷之十三

九

負薪老翁住北州。北望鄉關生客愁。自言老翁有
三子。兩人已向黃沙死。如今小兒新長成。明年用
道又徵兵。定知此別必零落。不及相隨同死生。盡
將田宅借隣伍。且復伶俜去鄉土。在生本求多子
孫。及有誰知更辛苦。近傳天子尊武臣。強兵直欲
靜胡塵。安邊自合有長策。何必流離中國人。賦

雜言古詩

按古詩自四五七言之外。又有雜言大畧與樂
府歌行相似。而其名不同。故別列爲一類。以繼
七言古詩之後。庶學者知所辨焉。

述懷

古風

中唐韓愈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日旣感矣。乃尚可以
生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一邑
之水可走而達。天下湯湯。曷其而歸。好我衣服。
甘我飲食。賦 叶音 無念百年聊樂一日。賦 也。宋朱熹
德宗之世。蓋自安中亂後。方鎮相望。於內地兵驛
則逐帥。則強則上不足。不貢。故託古風以寓意。
賡和

和高平朱叅軍思歸

中唐韓翃

韓叅軍髯叅軍身爲北州吏。心寄東山雲。坐見萋

萋芳草綠。遙思往日晴江曲。刺船頻向剡中回。捧

十

被曾過越人宿。花裏鶯啼白日高。春樓把酒送車
螯。狂歌好愛陶彭澤。佳句唯稱謝法曹。平生樂事
多如此。忍爲浮名隔千里。一鴈南飛斷客心。思歸
可待秋風起。賦

簡寄

河之水寄子姪老成二首

中唐韓愈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
三年不見兮。使我生心。一作 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
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賦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如字一云東與我
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薇于山
也也 蘇及縉鱗于淵我徂京師不遠其一作還此賦賦

送別

送郝判官

盛唐李頎

楚城木葉落夏口青山轉鴻鴈向南時君乘使者
傳楓林帶水驛夜火明山縣千里送行人蔡州如
眼見江連清漢東逶迤遙望荆雲相蔽虧若問襄
陽舊風俗爲余騎馬習家池也

宋明辨 卷之十三

十一

送魏升卿擢第歸東都因憶魏校書陸渾裔

渾

盛唐岑參

井上梧桐雨漸亭卷秋風故人適戰勝匹馬歸山
泉問君今年三十幾能使香名滿人耳君不見三
峯直上五千仞見君文章亦如此如君兄弟天下
稀雄詞健筆皆若飛將軍金印紫綬御史鐵冠
重繡衣喬生作尉別來久因君爲問平安否魏侯
校理復何如前日人來不得書陸渾山水佳可賞
蓬閣閑時日應往自料青雲未有期誰知白髮偏
能長墟頭青絲白玉瓶別時相顧酒如傾搖鞭舉

袂忽不見千樹萬樹空蟬鳴賦也

扈從

龍門應制

初唐宋之問

宿雨霽氛埃流雲度城闕河堤柳新翠花樹花先
發洛陽花柳此時濃山水樓臺映幾重群公拂霧
朝翔鳳天子乘春幸鑿龍鑿龍近出王城外羽從
淋漓擁軒蓋仙蹤纔臨御水橋天衣已入香山會
山壁嶄巖斷復連清流澄澈俯伊川塔影遙遙綠
波上星龕奕奕翠微邊層巒傳長千尋木遠壑初
飛萬丈泉綵仗紅旌遶香閣下輦登高望河洛東

宋明辨 卷之十三

十二

城宮闕擬昭回南陌溝塍殊綺錯林下天香七寶
臺山中御酒萬年杯微風一起祥花落仙樂初鳴
瑞鳥來鳥來花落紛無已併觴獻壽香霞裏歌舞
淹留景欲斜石間猶駐五雲車鳥旗翼翼留芳草
龍騎駸駸映落花千乘萬騎鑾輿出水靜山空嚴
警蹕郊外喧喧引看人傾都南望屬車塵囂聲引
颺聞黃道王氣周回入紫宸先王定鼎山河固實
命求周萬物新吾君不事理池樂時雨來觀農息

春賦

題詠

望夫石

中唐王建

望夫處江悠悠化為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
行人歸來石應語

薔薇

盛唐儲光義

最裊長數尋青青不作林一莖長秀當庭心數枝
分作滿庭陰春日遲遲欲將半庭影離離正堪玩
枝上嬌鶯不畏人葉底飛蛾自相亂秦家女兒愛
芳菲畫眉眉相伴采葳蕤高處紅鬚欲就手低
邊絲刺已牽衣滿桃架上朝光滿楊柳園中暝鳥
飛連袂踏歌從此去風吹香氣逐人歸

天卷之十三

十三

閨情

秋夜長

初唐王勃

秋夜長殊未央月明白露澄清光層城綺閣遙相
望川無梁北風受節南鴈翔崇蘭委質時菊芳鳴
環曳屣出長廊為君秋夜擣衣裳織羅對鳳凰文
綺雙鴛鴦調砧亂杵思悲傷征夫萬里戍他鄉鶴
關音信斷龍門道路長君在天一方寒衣徒自香

雜詩

馬厭穀

中唐韓愈

劉向新序燕相得罪將出召門下諸大夫
曰有能從我出者曰大夫自進者曰凶年
饑歲士猶相不賦而君之犬馬有穀穀
隆冬烈寒士知褐不全而君之臺榭簾
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
君不能施所輕而求所得所重不亦難乎
篇意出此

馬厭穀

今士不賦糠粃又音綴胡國土被文繡兮

士無祖

音暨一褐彼其得志今不我虞一朝失志

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

賦也大明劉琨曰

遠將歸

中唐王建

遠將歸

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去

願車轉遲迴思馬啼速但願在家相對貧不願天

涯金繞身

近體歌行

按歌行有有聲有詞者樂府所載諸歌是也有

有詞無聲者後人所作諸歌是也其名多與樂

府同而曰詠曰謠曰哀曰別則樂府所未有蓋

即事命篇既不沿襲古題而聲調亦復相遠乃

詩之三變也故今不入樂府而以近體歌行括

之使學者知其源之有自而流之有別云

扶風歌

晉劉琨

扶風歌

扶風歌

扶風歌

扶風歌

扶風歌

扶風歌

扶風歌

扶風歌

扶風歌

扶風歌

扶風歌

扶風地名古無此曲豈現胡為之歟
故文選補于續錄之中今附于此

朝發廣莫門北門暮宿升水山左手攀繁

弱右手揮龍淵劍顧瞻望宮闕仰御飛軒據

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

烈烈恐風起冷冷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

言浮雲爲我結飛一作鳥爲我旂夫家日已遠安

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摧麋鹿游

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薇安足一作食

攬轡命徒侶吟嘯絕極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

有窮惟昔李騫一作期二字無謂書寄在匈奴

又休用辨天卷之十三十五

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

且長棄置勿重去陳重陳令心傷大判到蓬日現

建康依依匹匹碑碑開元市市渡渡江江道道右右司司馬馬溫溫嶠嶠奉奉表表建

乾元初初與與匹匹碑碑約約爲爲兄兄弟弟今今以以

乾元年年終終爲爲所所害害也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盛唐杜甫

所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

手脚凍皸皸起起也也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

悲風爲我從天來

長鏡長鏡也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精無

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

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爲我色

惆悵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公舊舊四四第第

各在他他郡郡生別展轉不相見胡慙暗天道路長

東飛駕後鵠鵠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

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鐘離縣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

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

又休用辨天卷之十三十六

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爲我

啼清晝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黃蒿古城皆

銅雲不開白狐跳采黃狐立我生胡爲在窮谷中

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竟招不來歸

故鄉

南有龍兮在山湫龍潭潭古木龍龍提提音音體體枝相相慘慘木

葉黃落龍正蟄蟄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惟此安敢

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爲

我迴春姿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
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
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情終曲仰視皇天白
日速

越王樓歌

盛唐杜甫

按宋王洙注云越王太子子貞也中宗時
為綿州刺史嘗創樓於江濱今考此詩顯
慶乃高宗年號而唐書亦不
言貞嘗刺綿州殊不可掩也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
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
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

十七

夜歸鹿門歌

盛唐孟浩然

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
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麗
公樓隱處巖扉松逕長寂寥唯有幽人自來去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

盛唐岑參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
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
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
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澹萬里凝中軍置酒飲
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

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山路山廻
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賦得青城山歌送楊杜二郎中赴蜀軍

中唐錢起

蜀山西南千萬重仙經最說青城峯青城峯嶽倚
空碧遠壓岷峨背吞劍壁錦屏雲起易成霞玉洞花
明不知夕星臺二妙逐王師阮瑀軍書王粲詩日
落後聲連玉笛晴來山翠傍旂旗綠蘿春月營門
近知君對酒遙相思

聽笛歌別鄭協律

中唐劉長卿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三

十八

舊游憐我長沙謫載酒沙頭送遷客天涯望月自
沾衣江上何人復吹笛橫笛能令孤客愁綠波淡
淡如不流商聲寥亮羽聲苦江天寂歷江楓秋靜
聽關山聞一叫三湘月色悲猿嘯又吹楊柳激繁
音千里春色傷人心隨風飄向何處落唯見曲盡
平湖深明發與君離別後馬上一聲堪白首

夷門歌

盛唐王維

七雄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闔邯
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為嬴停駟馬執轡愈
恭意愈下亥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非

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列頸送公
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王昭君歌

中唐劉長卿

自矜嬌艷色不顧丹青人誰知粉繪能相負却使
容華翻恨身上馬辭君嫁驕虜玉顏對人愁不語
北風馬急浮雲秋萬里獨見黃河流纖腰不復漢
宮寵雙蛾長向胡天愁琵琶絃中苦調多蕭蕭羌
笛聲相和誰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羅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盛唐杜甫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三

十九

始肯當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
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紉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
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淑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
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
剪取吳松吳地之半江水

漢美 岐在陝西行

盛唐杜甫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漢陂天地黯慘忽
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
極憂思集羈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
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是驚散亂

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沈竿續蔓深莫測芙蓉
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潏潏東海清下歸無極終
南山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宛冲螭間船舫
暝憂雲際寺寺大定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
亦吐珠馮夷倒擊鼓羣龍趨相妃漢女神水出歌
舞金支翠旌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
神靈意少壯幾時余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之間
氣致可以天地壯乃向來所求之多也此一句以終
一篇之事有少不忘
危樂不忘哀之意

灞陵行送別

盛唐李白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三

二十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
傷心之春草我向秦人問路岐云是王粲南登之
古道古道連綿走西京紫閣落日浮雲生正當今
夕斷腸處黃鸝愁絕不忍聽

老將行

盛唐杜甫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取胡馬騎射殺山中白
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
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崩騰畏疾風
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自從棄置便衰
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

生左肘路傍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茫茫
古木連窮巷遶落寒山對虛牖誓令疎勒出飛泉
不似潁川空使酒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
夕聞節使三河募年少詔書五道出將軍試拂鐵
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願得無弓射天將耻
令越甲鳴吳軍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立功
勳與後世支行是也

古栢行

盛唐杜甫

孔明廟前此指夔前有古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
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
文亦月辨 天卷之十三 廿一

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
山白此二句疑詩簡在上下文意相貫憶昨路繞錦亭東
先主武侯同閔宮此追言成都先主廟西孔明祠附焉中有孔明手植古栢
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
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
因造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
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逃苦心豈免空螻
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林大
艱爲用

觀公孫大娘弟子臨穎李十舞劍器行

盛唐杜甫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
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燿燿如羿射九日落南
子光時十日一出羿射之矯如羣帝驂龍翔來
中九日日月皆死墜其羽翼矯如羣帝驂龍翔來
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脣珠袖兩寂
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穎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
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
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
風塵頃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
寒日金粟山名玄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
文亦月辨 天卷之十三 二二

燕支行

盛唐王維

漢家天將才且雄來時謁帝明光宮萬乘親推雙
闕下千官出餞五陵東誓辭甲第金門裏身作長
城玉塞中衛霍才堪一騎將朝廷數不貳師功越
魏燕韓多勁卒關西俠少何咆勃報讎只是聞嘗
膽飲酒不曾妨刮骨畫戟誰戈白日寒連旗大旆
黃塵沒疊鼓遙翻瀚海波鳴笳亂動天山月麒麟
錦帶佩吳鉤颯踏青驪躍紫駟拔劍已斷天驕臂

歸鞍共飲月支頭漢兵大呼一當百虜騎相看哭
且愁教戰雖令赴湯火終知上將先伐謀此言對
與前老將
行同體

北印行

中唐張籍

洛陽北門北印道喪車轆轤入秋草車前齊唱薤
露歌高墳新起白峩峩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
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誰家柱下石山
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
錢烏鵲作窠啣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
北印游

對酒吟

盛唐崔國輔

行行日將夕荒村古冢無人跡蒙籠荆棘一鳥吟
屢唱提壺沽酒喫古人不達酒不足遺恨清夜傳
此曲寄言世上許少年平生且盡杯中醪

月下吟

金裝城
西樓作

盛唐李白

金陵夜寂涼風發獨上高樓望吳越白雲映水搖
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月下沈吟久不歸古來相
接眼中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

鄧州西樓吟

中唐郎士元

連山盡處水縈迴山上城門臨水開朱闌直下一

百丈日暖遊鱗自相向昔人愛險閉層城今人愛
閑江復清沙洲楓岸無來客草綠花紅山鳥鳴

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

盛唐高適

還山吟大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人生
老大須任意山閒偃仰無不至石泉淙淙苦風雨
松子桂花常滿地賣藥囊中應有錢還山服食又
長年白雲勸盡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眠時憶
問醒時事夢竟可以相周旋

歸去來兮辭

晉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
久休明辨 卷之十三 二四

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
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
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尤之熹微乃瞻衡
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
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時日
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
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
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
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
世與我而相遠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責話樂

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
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
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
心任去晉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
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
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
復奚疑宋賦易簡曰晉無文章唯尋去來今辭一
復奚疑而巳朱熹曰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附
仰時俗故作此辭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職事
二姓自當移將移晉祚遂不任其責亦不為
不悲矣然其辭甚略略散雖阮
楚齊而無其意尤切處之病云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三

七夕詞

盛唐崔顥

長安城中月如練家家此夜持針線仙裙玉佩空
自知天上人間不相見長信綰深除夜轉幽玉階
金閣數螢流班姬此夕愁無限河漢三更看斗牛
築城詞 晚唐陸龜蒙
城上一指土手中千萬杵築城畏不堅堅城在何
處莫嘆將軍逼將軍要却敵城高功亦高爾命何
足惜

實叙曲 一作古

中唐張籍

實叙墮井無顏色百尺泥中今復得鳳凰宛轉有

古儀欲為首飾不稱時女伴傳看不知主羅袖拂
拭生光輝蘭膏已盡股半折雕文刻樣無年月雖
離井底入匣中不用還與墮時同

聽鶯曲

中唐韋應物

東方欲曙花冥冥啼鶯相喚亦可聽乍去乍來持
近遠纔聞南陌又東城忽往上林翻下苑綿綿蠻
蠻如有情欲轉不轉意自嬌羌兒弄笛曲未調前
聲後聲不相及秦女學箏指猶澁須臾風煖朝日
暝流音變作百鳥喧誰家懶婦驚殘夢何處愁人
憶故園伯勞飛過聲局促戴勝下時桑田綠不及

天卷之十三

十六

流鶯日日啼花間能使萬家春意開有時斷續聽
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江頭碧樹鎖千門春漏方
殘一聲曉

江上曲

中唐李鼎祐

江心澹澹芙蓉江口蛾眉獨浣紗可憐應是陽
臺女坐對鸞鴛嬌不語掩面羞看北地人回身忽
作空山雨暮春梧柳秋色不堪論千歲依依帝子魂
二君看峯上斑斑竹盡是湘妃泣淚痕

古劍篇

初唐郭景

及據實部中口武后召欲詰既與語奇之

索其文章振上以篇
后覽嘉歎遂得解用

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
鍛鍊凡幾年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
良工咨嗟嘆奇絕琉璃王匣吐蓮花錯鏤金銀生
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
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
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
邊雖復沈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杜南八哀詩云高
其漢即枯此詩也

霍將軍篇

盛唐崔顥

文庫用詩 卷之十三

十七

長安甲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日晚朝回擁
賓從路傍拜揖何紛紛莫言炙手可熱須臾火
盡灰亦滅莫言貧賤即可欺人生富貴自有時一
朝天子賜顏色世事悠悠應始知

明河篇

初唐宋之問

武后朝之問求為比門學
士小許乃作此篇以見意

八月涼風天氣清萬里無雲河漢明昏見南樓清
且淺曉落西山縱復橫洛陽城關天中起長河夜
夜千門裏複道連甍共蔽虧畫堂瑋戶持相宜雲
母帳前初泛濫水晶簾外轉逶迤倬彼昭回如練

白復出東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歸誰家今夜
擣寒衣鴛鴦機上踈螢度烏鵲橋邊一鴈飛鴈飛
螢度愁難歇坐見明河漸微沒已能舒卷任浮雲
不惜光輝讓流月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
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七夕曝衣篇

初唐沈佺期

君不見昔日宜春太液邊披香殿閣與天連燈火
灼爍九衢映香氣氤氳百和然此夜星繁河正白
人傳織女牽牛客官中擾擾曝衣樓天上娥娥紅
粉席舒羅散綵雲霧開綴玉垂珠星漢迴朝霞散

文庫用詩 卷之十三

廿八

彩羞衣架晚月分芳劣鏡臺上有僊人長命絳中
看寶媛迎歡細瑋瑋庭中別作春琅玕牕裏翻成
畫椒房金屋寵新流意氣驕奢不自由漢文須惜
露臺費曾武須焚前殿裘大明楊慎曰此詩以
辭終歸誠深可欽

西施詠

盛唐王維

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為越溪女暮作吳王
姬幾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傳脂粉不自着
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紗伴莫得
同車歸持謝鄰家子效一作顰安可希

五盾並晉詠五首

宋頴廷之

按宋書廷之既入中書復領步兵校尉好
酒詩賦每犯權要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
由為永嘉太守廷之憤怨乃述竹林七賢
作五盾詠以自況而山海王戎以貴顯顯
焉

阮步兵名籍身步

阮公雖淪跡識密也精鑒亦洞也沈醉似埋照也

寓辭類託諷諒諒長嘯若懷人隱者談太古無為

之道及論五帝三王蘇門生著越禮自驚眾喪無

禮又嘗與嫂相見與外人或以物故猶言不可論

途窮能無慟事述所窮轉慟哭而返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廿九

嵇中散名康為中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然徐字

夜間有太守親室中琴瑟月惟問多誰親日

指示而吐論養生知疑神立也俗近流議之議

康非湯武薄周華山治隱淪八歲康數與入山遊

孔所涉江俗驚翻有時鍛羽傷龍性誰能馴

劉參軍名參為建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鐘不足歡榮色豈能

眩也顧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德雖短章

深衷自此見

阮始平名成為始

仲容咸青雲器實樂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

金奏咸音唱議謂荀易所造樂聲高則悲乃云國

今尺長短所致後世也郭非已醉服山公

駭非虛觀見屢薦不入官武帝不龍川一麾

乃出守

向常侍名秀為散

向秀其淡薄深心託毫筆素也探平道謂老莊好

淵玄觀書鄙章句交呂名既鴻軒飛泉榮嵇康亦

鳳舉流連河裏內游惻愴山陽名儒賦思書賦也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卅

履門子作平首自才放誕輕視禮法縱酒昏酣道

落世事當時士大夫莫不以目賢謂之曠達足之

蓋亦有取焉此五詠者其實不叙大聚為一處出

守而發此無復不免以詞旨不遜得非於然就

致殆不出此矣

春曉謠

晚唐張泌

雨微微煙霏小庭半折紅薔薇細筆斜倚甚弄

曲零落幾行金鴈飛蕭關夢斷無尋處萬疊春波

起南浦凌亂楊花撲繡簾曉曉時有流鶯語

夏日歎

盛唐杜甫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黃道朱光散厚地鬱蒸

荷由開上蒼又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

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萬人尚流冗
也眼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想
幽薊幽州薊門皆安祿山為王師安在哉對食不
能損我心殊未諳矜然貞觀年太子初難與數子王
之弱借

夏夜歎

盛唐杜甫

未日不可其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
裳吳天出華月茂林延詠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
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目適
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

秋夜明燭

十一

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銅器名以吹喧聲連萬
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是時府庫無儲蓄事
云北城悲笳發鶴鶴號且翔況復煩促倦激烈思
時康大明劉勰曰二秋亦必一時所作唯上卷文
不於此下
不可與也

哀江頭

盛唐杜甫

曲江曲江乃京都勝賞之地又遭安祿山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
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在曲江
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虢國

同輩隨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
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錦雲箭正墮雙飛
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此言貴妃
清渭東流劍閣東去住彼此無消息渭水在京
幸向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

相如怨

中唐孟郊

南巡竟不返二妃怨逾積萬里喪蛾眉瀟湘水空
碧冥冥荒山下古廟收貞魄喬木深青春青光滿
瑤席寒芳徒自薦靈意殊脉脉玉佩不可親徘徊
休用辨天卷之十二廿二

煙波夕

去婦怨

中唐戴叔倫

出婦不敢啼風悲日悽悽心知恩義絕誰忍分
別下坂車轉轉良逢鄉里親空持牀前幔即寄家
中人忽辭王吉去為是秋胡死欲比今日情煩冤
不相似

新婚別

盛唐杜甫

免絲附蓬麻免不當附於今附引蔓故不長嫁
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妻子當作不悵
君壯暮婚晨告別無乃太怒行雖不遠守邊

赴河陽名安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姑之夫父母
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婦人謂雞狗亦
得將時時物也君今死生作地沈痛
迫中腸誓金隨君往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
力事戎行戶部婦人在軍中兵氣惡不揚自嗟貧
家女父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
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求相望望
宋王回曰先王政新好者暮不
後世不然此詩之所為作也

垂老別

盛唐杜甫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

文體明辨卷之十三

卅二

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
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川路啼歲暮
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
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肅宗乾元中
史思明陷土門
乾元初命郭子
儀守土門
慶緒自立為帝土門勢異鄴城下乾元初命郭子
儀守土門
計安慶緒於鄴城三年王師縱死時猶寬人生有
離合宜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國
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
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無家別

盛唐杜甫

寂寞天寶玄宗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
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生為塵泥賤子因陣敗諸
貴之歸來尋舊蹊久行身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
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
鳥戀木枝安辭不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
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鞀雖從本州役內顧
無所携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盡遠
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肅宗乾元二年委
溝隤生我不得力終身陷囹圄人生無家別何以
為蒸黎大明劉琨曰三朝既一之筆若前蜀
牙齒在骨乾兩語亦如眼枯
都便遣使安樂府中客或有之終非惟願特以
其今篇中亦有之故不以此大抵此意人迫
切而之謂遠之度其情詞則至謂之終焉不服
警若其典訓之義而有嚴盤局語蓋至此時風氣
不能不如此耳

文體明辨卷之十三

文體明辯卷之十四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近體律詩上

按律詩者梁陳以下聲律對偶之詩也蓋自邨風有觀閔既多受侮不少之句其屬對已工堯典有聲依永律和聲之語其為律已甚梁陳諸家漸多儼句雖名古詩實墮律體唐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號為律詩其後寢盛雖不及古詩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章之不可缺者攷今採梁陳以下訖于晚唐諸家律

文體明辯 卷之十四

詩之工者而以五七言列之中間又以類從使學者取法焉其詩一二名起聯又名發句三四名領聯五六名頸聯七八名尾聯又名落句間有變體各附注之其三韻則五言中之別也體故列于五言之後嘗試論之梁陳至隋是為律祖至唐而有四等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開元初為初唐由開元至代宗大曆初為盛唐由大曆至憲宗元和末為中唐自文宗開成初至五季為晚唐然盛唐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槩耳

宋詩尚理主於議論而病於意興於三百篇之

義為甚逮故今所錄斷自唐止不使氣格凡下者雜焉至論其體則一篇之中抒情寫景或因情以寓景或因景以見情大抵以格調為主意興經之詞句緯之以渾厚為上雅淡次之穠豔又次之若論其難易則對句易工結句難工發句尤難工七言視五言為難五言不可加七言不可減為尤難學者以此而各充其才則盛唐可復見於今矣

五言

文體明辯 卷之十四

述懷

歲盡

梁庾肩吾

歲序已云殫春心不自安聊開栢葉酒試與五辛盤金薄圓神驚朱泥印鬼九梅花應可折倩為雪中看

按此詩以五辛對栢葉此借對體也

秋思

北齊蕭慤

清波收潦日華林鳴籟初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燕幃相綺被趙帶流黃裾相思阻音息結夢感離居

詠懷

周庾信

蕭條亭障遠悵風塵多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
河秋風別蘇武寒水送荆柯誰言氣蓋世晨起帳
中歌此詩後六句均

歸終南山

盛唐孟浩然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
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
窓虛浩然與王維善詩書私邀入中署俄聞其人而末見此詩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謂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放逐因

秋夜獨坐

盛唐王維

文休明辨 卷之十四

三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
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學
無生

京京 本三首今

盛唐杜甫

生意甘衰白積恨成衰得白從天涯正寂寥
公時在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唐肅宗未年
下哀痛之羽羽翼懷商老借南山四皓以文思憶
帝堯以堯禪舜此玄宗傳位干肅宗叨逢罪已日霜灑望青霄

閒適

歸嵩山作

盛唐王維

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閑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
還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高下歸來且
閉關元方曰閑適之趣淡薄之味不求工而自工者此詩是已

山居即事

盛唐王維

寂寞掩柴扉蒼苔對落夕一作暉鶴巢松樹遍人訪
華門稀綠竹含新粉紅蓮落故衣渡頭燈火起遞
處採菱歸

昇跡

盛唐杜甫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含影漾江
流失學從兒懶長負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
不不天卷之十

四

梳頭大明單曰此詩首二句起下六句末二句少陵多此類如此詩之類是也

遊宴

遊春

隋邢巨

海嶽山峯古春臯二月還綠潭漁子釣紅樹美人
攀弱蔓環沙嶼飛花點石闌溪山遊未厭琴酌弄
晴灣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初唐杜審言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度江
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

落巾大明揚慎曰此詩妙在獨有忽開四虛字微
何也詩家言子美無一字
然來處蓋其祖家法也

泛鏡湖南溪

初唐宋之間

乘興入幽棲舟行日向低岩花候冬發谷鳥作春
啼皆嶂開天小散篁夾路迷猶聞可憐處更在若
耶溪

臨洞庭

盛唐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
城宋蔡絛曰洞庭天下壯觀人墨欲濟無舟楫
客題青象矣終未若此一語氣象
端居耻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宋劉辰翁

天卷之十四

五

題目

漢江臨泛

盛唐王維

楚塞三湘接荆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
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

山翁

汎前陂

盛唐王維

秋空自明迴况復遠人間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
山澄波淡將夕清月皓方閒此夜任孤棹夷猶殊
未還

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 盛唐王維

楊子談經所淮王載酒過興闌啼鳥暖一作坐久
落花多逕轉迴銀燭林開散玉珂巖城時未啓前
路擁笙歌

陪鄭廣文名遊何將軍名朱山林本十首

盛唐杜甫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在長安南平縣名園依
綠水野竹上青霄谷口舊相得漢高士鄭谷口下真
將軍有舊也濠梁同見招莊子知惠子引遊濠梁
於何也平生爲幽興未惜馬啼遙言已之未遠以
無交者之招也

天休明辨 天卷之一四

六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言客懷所以忽不歸
動出門流水住言其景回首白雲多言歸自笑燈
前舞誰憐醉後歌言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莫我
知是以合終
山水之遊也

重過何氏本五首今

盛唐杜甫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言兩遊中言夏月則石
欄斜照筆桐葉坐題詩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
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頗惟朝參懶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鑲甲苔卧綠沈
鎗鎗以綠沈色也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梁看君用幽

意白日到羲皇言何氏與於時流也

樂城白鶴寺

初唐沈佺期

碧海開龍藏青雲起鳳堂潮聲迎法鼓雨氣濕天香樹接前山暗溪承瀑水涼無言誦居遠清靜得空王

聖果寺

晚唐僧處默

路自中峯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遙江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

遊少林寺在河南嵩山

初唐沈佺期

不在此詩

七

長歌遊寶地徙倚遷後倚對珠林佛以黃金七寶林鴈塔西域有此丘見羣鴈飛乃曰可充我食焉風霜古龍池歲月深紺園澄夕霽碧殿下秋陰歸路烟霞晚山蟬處處吟

又

中唐戴叔倫

步入招提路因之訪道林晉僧支石龕苔蘚積香徑白雲深雙樹含秋色孤峯起夕陰禪廊行欲遍白首一長吟

後遊脩覺寺

盛唐杜甫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

私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為減捨此復何之

過香積寺

盛唐王維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峯古木無人逕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破山寺後禪院

盛唐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唯聞鐘磬音唐詩集卷之十四

竟不可得始知造意者難為工也

靈隱寺山頂院

盛唐綦毋潛

招提此山頂下界不相聞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觀空靜室掩行道衆香焚且駐西來駕人天日未曛

同王維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勝行在人之

山院

盛唐裴迪

不遠瀟湘遠安居向十年入門穿竹逕留客聽山泉鳥轉深林裏心閒落照前浮名竟何益從此願棲禪

宿雲門寺閣

初唐孫邀

香閣東山下烟花象外幽懸燈千嶂夕卷幔五湖
秋畫壁餘鴻鴈紗窓宿斗牛更疑天路近夢與白
雲遊

金山寺

在揚子江中聚
開山僧名

中唐張祐

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
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
醺醺

宿立公房

盛唐孟浩然

支遁初求道深公笑買山如何石巖趣自入戶庭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九

聞苦澗春身滿蘊軒夜月開能令許文度吟卧不
知還

柳道士水亭

盛唐孟浩然

傲吏非凡吏名流卽首流隱告不可見高論莫能
酬水接仙源近山藏鬼谷幽冉來迷處所花下問
漁舟

宿洞靈觀

中唐皇甫冉

孤烟嘒洞遠積雪滿山寒松栢凌高殿莓苔封古
壇客來清夜久仙去白雲殘明日開金籙焚香更
沐蘭

上巳禊

音徐除惡名三月上巳飲
臨水祓除不祥謂之後禊

隋盧思道

山泉好風景城市厭塵塵聊持一樽酒共尋千里
春餘光下幽桂夕吹舞青蘋何言出關後重有入
林人

此詩韻尾
二聯

山亭夜宴

初唐王勃

桂宇幽襟積山亭涼夜末森沈野逕寒蕭微岩奔
靜竹晦南河色荷翻北潭影清興殊未歸林端照
初景

此詩尾聯
及韻者如此篇是也

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

初唐杜審言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

十

行止皆無地招尋獨有君酒中堪累月身外卽浮
雲露白宵鐘徹風清曉漏聞坐攜餘興往還似未
離群

奉和梁王宴龍泓應教得微字

初唐宋之問

水府淪丹壑星輅下紫微鳥驚司僕馭花洛侍臣
衣芳樹搖春晚晴雲繞座飛淮王正留客不醉莫
言歸

此詩第五六句以飛對曉是以
言歸處對實以清對死亦一格也

夜宴左氏莊

盛唐杜甫

風林纖月落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逕春星帶草

堂檢書燒燭短看一作鈎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

舟意不忘必未解貢之前遊吳越下第之後遊齊趙此詩所云謂因吳音而思其地也

華州夜宴庾侍御宅

中唐韓翃

世故他年別心期此夜同千峯孤竹外片雨一更中酒客逢山簡詩人得謝公自憐驅匹馬拂曙向關東

登覽

與諸子登峴山

盛唐孟浩然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

文休明辨云卷之十四

十一

淚沾襟

登襄陽城

初唐杜審言

旅客三秋至層城四望開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冠蓋非新里章華即舊臺習池風景異歸路滿塵埃

登兗州城樓

盛唐杜甫

東郡之東郡漢魏庭日甫父開為南樓縱目初浮雲此州司馬連海海岱山平野入青徐仁州孤嶂秦碑在嶧山石荒城魯殿餘漢魯共王嘗從來多占意臨眺獨好治宮室躊躇大明趙汝曰此言從末則平昔懷抱可見言獨見登樓者未必同知之

登岳陽樓

盛唐杜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

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言無戎馬關山北

京邑憑軒涕泗流宋唐庚曰子美岳陽樓詩不通

路出雙林上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

登牛頭山亭子

盛唐杜甫

風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恐對百

花叢此詩亦微首尾對與前屏跡詩同

江樓夕望

初唐崔湜

試陟江樓望悠悠去國情楚山霞外斷漢水月中

平公子晉遺邑夫人有舊城蒼蒼烟霧裏何處是

咸京

春望

盛唐杜甫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

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

勝簪宋司馬先古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

無辭物矣草木深明無人之體如北詩言山河生明

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

野望

盛唐杜甫

野望

盛唐杜甫

納納無所不納者大而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
嶺公自注服虔曰嶺有五因以爲各交趾合浦果嶺有北嶺今按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
嶺是五風壤帶三苗野樹侵江闊春蒲長雪消眺望
所見但三山言其大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望秦川

在長安

盛唐李頎

秦川朝望迥日出正東峯遠近山河淨遙迤城關
重秋聲萬戶竹史記渭川千畝竹寒色五陵松客
有歸歎嘆淒其霜露濃

登少室山寺

初唐褚朝陽

飛閣青雲裏先秋獨早凉天花臨戶近月挂拂簷
不依明辨 一卷之十四

香草嶽三峯小黃河一帶長空聞指歸路煙處有
垂楊

和裴迪登新津寺

在蜀

寄王侍郎

時爲蜀牧

盛唐杜甫

何恨倚山木問裴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
度寒塘詩言吟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此言吟
起句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言已無思憶之苦所以開讀之也

同羣公登濮陽聖佛寺閣

盛唐高適

落日登臨處悠然意不窮佛因初地識人覺四天
空來鴈清霜後孤帆遠樹中徘徊傷寓目蕭索對

寒風

登總持閣

盛唐岑參

高閣逼諸天登臨近日邊晴開萬井樹愁看五陵
烟檻外低奉嶺窓中小渭川早知清淨理常願奉
金仙

春日登金臺

一作觀

初唐陳子昂

白玉仙臺古丹丘別望遙山川亂雲日樓榭入烟
霄鶴舞千年樹虹飛百尺橋還逢赤松子天路坐
相邀

尋訪

文休明辨 一卷之十四

十四

過故人莊

盛唐孟浩然

故人具鷄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
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
菊花

晚秋宿李軍道所居

盛唐僧皎然

清溪路不遠都尉每相招落日休戎馬秋風罷射
鵬木花生野徑相實滿寒條未夜依山府禪心共
寂寥

秋夜宿嚴維宅

中唐皇甫冉

昔聞玄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

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

尋南溪常道士

中唐劉長卿

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屐痕白雲依靜渚青草閉閑門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

晚春嚴少尹與諸公見

過盛唐王維

松菊荒三逕圖書共五車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貧家鵲乳先春草鶯啼過落花自憐黃髮暮一倍惜年華

文休明辨 卷十四

十五

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

中唐劉長卿

荒村帶晚照落葉亂紛紛古路無行客空山獨見君野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不爲憐同病何人到白雲

行旅

經豐城劍池

梁陰鏗

清池自湛澹神劒久遷移無復連星氣空餘似月池夾篠淦深綠含風細結漪唯有蓮花萼還想匣中雌

此詩類

入若耶溪

梁王籍

餘糧何汎汎空水共悠悠陰霞生遠岫陽景逐迴流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此地動歸念長年悲倦遊

此詩中四句撈

度荆門望楚

初唐陳子昂

遙遙去巫峽望望下章臺巴國山川盡荆門烟霧開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今日狂歌客誰知入楚來

晚入沐水

盛唐崔顥

昨晚南行楚今朝北汴河客愁能幾日鄉路漸無多

文休明辨 卷十四

十六

多晴景擢津樹春風起棹歌長淮亦一作已盡寧復畏潮波

江南旅情

盛唐祖詠

楚山不可極歸路但蕭條海色晴看雨江聲夜聽潮劍留南斗近書寄北風遙爲報空潭橘無媒寄洛橋

茂陵山行陪韋金部

中唐李端

宿雨朝來歇空山秋氣清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古道黃花落平蕪赤燒生茂陵雖有病猶得伴君行

雲安

晚唐李羣玉

難惡黃牛吼城孤白帝秋水寒巴字急歌迴竹枝
愁樹倚荆王館雲昏蜀客舟瑤姬不可見行兩在
高丘

荆溪館呈丘義興

中唐嚴維

失路荆溪上依仁忽暝投長橋今夜月陽羨古時
州野燒明山郭寒更出縣樓先生能館我無事五
湖遊

入關

梁吳鈞

羽檄起邊庭烽火亂如螢是時張博望夜赴交河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四 十七

城馬頭要落日劍尾掣流星君恩未得報何論身
命傾此詩全篇皆悲

塞上

隋明餘慶

三邊烽亂驚十萬且橫行風捲常山陣笳喧細柳
營劍花寒不落弓月曉還明會取河西地持作別
方城此詩本句

晚行口號

盛唐杜甫

至德二載五月公謁肅宗于鳳翔拜左拾遺入月有墨制放還鄭州省觀此詩在途

三川縣名屬鄠州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鴈浮寒

水飢鳥集成樓此所見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
之慚感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江總自梁入陳歸老江南此必當時士類有諷之也
客如江老者故友言遠愧以諷之也

晚發五溪在今湖南辰州界

盛唐岑參

客厭巴南地鄉隣劍北天江村片雨外野寺夕陽
邊芊蕪藏山徑蘆花間渚田舟行未可住乘月且
須牽

晚泊五洲

梁陰鏗

客行逢日暮結纜晚舟中戍樓因堪險村路入江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四 十八

窮水隨雲度當山帶日歸紅遙憐一柱觀欲輕千
里風此詩後六句皆

舟中晚望

盛唐孟浩然

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舳舻爭利涉長往任風
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赤
城標宋嚴羽曰此詩有微字尾不對者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而已浩然李白有此

晚至鄉亭

盛唐鄭渙玄

長亭日已暮駐馬暫盤桓山川杳不極徒侶默相
看雲夕荆臺暗風秋郢路寒客心一如此誰復采
芳蘭

泊楊子岸

盛唐祖詠

纔入維揚郡鄉關此路迷林藏初過雨風退欲歸
潮江火明沙岸雲帆礙浦橋客衣今日薄寒氣近
來饒

泊舟盱眙

盛唐常建

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
城平沙依鴈宿候館聽鷄鳴鄉國雲霄外誰堪羈
旅情

次北固山下

河嶽英靈集
作江南意

盛唐王灣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英靈集作南國多湖平
新意東行向早天

文休明辨 天卷十四

十九

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
書何處達歸馬洛陽邊

晚次樂鄉縣

初唐陳子昂

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川原迷舊國道路入邊
城野戍荒烟斷深山古木平如何此時恨嗷嗷夜
猿鳴

晚行次苦竹館却憶千巖舊遊

中唐劉長卿

疋馬風塵色千峯且暮時遙看落日盡獨向遠山
遲故驛花臨道芳村竹映籬誰憐却迴首步步迴

南枝

晚次宿預館

中唐錢起

鄉心不可問秋氣又相逢飄泊方千里離悲復幾
重迴雲隨去鴈寒露滴鳴蛩延頸遙天末如聞故
國鐘

夜宿七盤嶺

初唐沈佺期

獨遊千里外高卧七盤西山月臨牕近天河入戶
低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浮客空晉聽襄城聞
曙雞

旅宿淮陽亭口號

初唐張九齡

文休明辨 天卷十四

二十

日暮荒亭上悠悠旅思多故鄉臨桂水今夜眇星
河暗草霜華發空亭鴈影過興來誰與語勞者自
爲歌

宿廬江寄廣陵舊遊

盛唐孟浩然

山暝聽猿愁滄江急夜流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
舟建德非吾土維揚憶舊遊還將兩行淚逕寄海
西頭

晚宿江戍

中唐楊憑

旅棹依遙戍清湘急晚暮當作流若爲南浦宿逢此
北風秋雲月孤鴻晚關山幾路愁年年不得意零

落對滄洲

洛陽早春

中唐顧況

何地避春愁終年憶舊遊一家千里外百舌五更

頭客路偏逢雨鄉山不入樓故園桃李月伊水向

東流此詩以百舌對一家亦借對也

途中寒食

初唐宋之間

馬上逢寒食愁中獨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陽

人北極懷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園腸斷處日夜柳

條新

太原早秋

盛唐李白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四

二一

歲落衆芳歇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時當大火流七月

月火大星也霜威出塞早雲色渡河秋亭繞邊城月

心飛故國樓思歸若汾水無日不悠悠

婺州水館重陽日作

晚唐常莊

異國逢佳節憑高獨苦吟一杯今日酒萬里故鄉

心水館紅蘭合山城紫菊深白衣雖不至鷗鳥自

相尋

除夜宿石頭驛

中唐戴叔倫

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

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

一作逢春

懷古

銅雀臺

初唐沈佺期

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

開曹操臨終囑使好故人日汝等時時登銅綺羅

君不見歌舞安重來恩共漳河水東流無重回

緱山廟

初唐宋之間

王子賓仙去飄飄筆鶴飛徒聞滄海變不見白雲

歸天路何其遠人間此會稀空歌日云暮霜月漸

微微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四

二二

禹廟

盛唐杜甫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

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水乘舟

泥乘舟插疏鑿控三巴東巴西巴三巴

玉臺觀唐高祖第二十二子周

盛唐杜甫

浩劫古書以性因王即信造平臺訪古遊漢梁

臺平綵雲蕭史也仙人駐文字魯恭留觀中必有文墨

王王也比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

時過北山頭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

時過北山頭後仙去乘白鶴駐緱山頭

滕王亭子在王臺觀內

盛唐杜甫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時滕王不在古牆猶竹是以寂寞

色虛閣自松聲鳥鵲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

吹入千騎把旄旌追想滕王在時部曲從遊之盛傷今懷古曲盡變遷

夜泊牛渚懷古此地即謝尚聞袁宏誦史處

盛唐李白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

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處一作別

楓葉落一作紛紛北詩皆無對偶與孟正紛紛浩然舟中晚望同體

秦州雜詩今本二十首

盛唐杜甫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四

廿二

秦州城北寺寺枕秦山下接渭水東流長安傳是隗囂宮苦薛山

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清渭

無情極愁時獨向東數已不能如渭水之東流也

開道尋源使張壽使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

許宛馬至今來一望幽燕隔時有安慶緒何時郡

國開謂不得東征健兒盡是時九節度之兵二羌

笛暮吹哀大明趙訪曰此因秦州為西域之驛道夫漢以一使通西域直窮河源且使

放不能定幽燕至今壯士與盡一何其難邪是也

也

投贈

贈周處士名弘

梁蕭統一云庾肩吾

九丹開石室三徑沒荒林僊人翻可見隱士更難

尋繼下黃花菊丘中白雪琴方欣松葉酒自和遊

山吟此詩頌

口號贈徵君盧鴻公時徵召

盛唐李白

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

齊雲卧晉丹壑天書降紫泥漢詔書皆封以武都紫泥不知楊

伯起名且晚向關西

贈梁州張都督

盛唐崔顥

聞君為漢將虜騎不能一作南侵出塞虜一作清沙漠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四

二四

還家拜羽林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為語西河

使知余報國心

南州有贈二首

盛唐賈至

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山晴靄碧湘水暮流

深忽與朝中舊同為澤畔吟停杯試地望還欲淚

沾襟

越井人南去湘川水北流江邊數杯酒海內一孤

舟嶺嶠同仙客京華即舊遊秦心將別恨萬里共

悠悠

贈行脚僧

中唐戴叔倫

補衲隨緣住難維塵外蹤木杯能渡水鐵鉢肯降
龍到處棲雲榻何年卧雪峯知師歸日近應偃舊
房松

酬答

訓比部楊員外某宿琴臺朝躋書閣率爾

見贈之作

盛唐王維

舊簡拂塵看鳴琴候月彈桃源迷漢姓松徑有秦
官空谷歸人少青天背日寒羨君棲隱處遙望白
雲端

酬皇甫冉西陵見寄

中唐僧靈一

文休明辨 天卷二十四

二五

西陵潮信滿島嶼沒中流越客依風水相思南渡
頭寒光生極浦落日映滄洲何事楊帆去空驚海
上鷗此詩對聯不領

酬暉上人獨坐山亭有贈

初唐陳子昂

鐘梵經行處香林坐入禪巖庭交雜樹石瀨瀉鳴
泉水月心方寂雲霞思獨玄寧知人代裏疲病得
攀緣

同辛簿簡仰酬思玄上人林泉本四首今取一首

初唐駱賓王

俗遠風塵隔春還初服遲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

時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山中有春草長以作
寄相思

簡寄

詒袁常侍

梁江淹

昔我別楚水秋月麗秋天今君客吳坂春日媚春
泉幽冀生碧草沅湘含翠煙涉江竟何望留滯空
採蓮此詩首四句乃隔對體又為拗體

奉簡尚三十五使君蜀通時局刺史

盛唐杜甫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驛船開道路鷹隼出風
塵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
吾真

文休明辨 天卷二十四

二六

寄淮南友人

盛唐李白

紅顏悲舊國青歲猶言青春歇芳洲不待金門詔空持
寶劍遊海雲迷驛道江月隱鄉樓復作淮南客因
逢桂樹留

寄鏡湖朱處士

盛唐李頎

澄霽晚流開微風吹綠蘋鱗鱗遠峯貌淡淡平湖
春芳草日堪把白雲心所親何時可為樂夢裏東
山人此詩字拗

寄左省杜拾遺

盛唐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
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
書稀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

見便寄此

盛唐杜甫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

此是疑詞言不在風塵
杭州必在越州也

淹別日江漢失清秋

公寓江漢因怨別故影著
不覺秋之為清也

啼猿樹窺飄結屋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

定在黃蓋歷海濱
諸寺之寺以求之

文休明辨 卷之十四

十七

寄淨虛上人初至雲門

中唐皇甫曾

寒蹤白雲裏法侶自提攜竹逕通城下松門隔水
西方同沃州去不似武陵迷髮鬢心知處高峯是

會稽

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

中唐李嘉祐

萬室遶江次孤城對海安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

寒苔色侵衣桁潮痕上井欄題詩招茂宰

此借漢
密令中

我以此思爾欲辭官

夏日寄東溪隱者

中唐耿湋

日華泛野水草色合遙空處處山依舊年年事不

同閑田孤壘外暑雨片雲中惆悵多塵累無由訪
釣翁

相次尋舉客寄佳人

中唐周賀

停橈因舊識白髮向波濤以我往來倦知君耕稼
勞渚田臨舍盡坂路出簷高遊者還南去終期伴
爾曹

寄校書七兄

中唐女冠李冶

無事烏程縣嗟跼歲月餘不知芸閣吏寂寞竟何
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

唐高仲武曰此因過
五言之佳境也

大雷澤莫忘幾行書

此詩領
不學

寄襄陽王公子

晚唐馬戴

君馬勒金羈君家貯玉筓白雲登峴首碧樹醉銅
鞮澤廣荊州北山多漢水西鹿門知不隱芳草自
萋萋

懷思

迎柳吳興道中

梁吳均

團團日西靡客念已蹉跎長風倒危葉輕練網寒
波白雲光采麗青山意氣多所言飽恩德忘我北

山蘿

此詩中
句

望遠

陳後主

佳人在北牕相望滑橋邊團團落日樹耿耿曙河
天愁多明月下淚盡鴈行前別心不可寄唯餘琴
上絃此詩後
太夕謝

春日懷李白

盛唐杜甫

時公在朝而白客
江東故作此懷之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周東信事
車騎將軍
開俊逸鮑參軍宋鮑照為臨渭北
居公所春天樹江

東白所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宋王安
石月子

美詩白詩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嘗云李侯
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則又在庾鮑下矣

冬日有懷李白

盛唐杜甫

文奉明辨 卷之十四

廿九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去角
聲
兮詩此二句與出處別謂白種樹為隱者桓反布
之計我之不忘如角弓以其詩也長篇長篇
也揭風霜入還丹九轉丹也月遲未因乘興去王
事空有鹿門期後漢龐
德公事

早寒有懷

盛唐孟浩然

木落鴈南渡北風江上寒我家裏水曲遙隔楚雲
端鄉淚客中盡孤帆天際看迷津欲有問平海夕
漫漫

所思

盛唐杜甫

公自注得台州鄭司戶消息
即鄭虔也以并安祿山僞命聚

鄭老身仍窶言窶之台州信始傳為農山澗曲卧
病海雲過世已踈儒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牛斗
無計斷株玉
天龍泉龍泉晉張華傳吳末時斗牛之
星常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到縣掘獄
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劍刻題一日龍泉一曰
大阿此言虔之取台州如劍之埋於土中徒望其
有衛斗之分野此於用事尤切○此詩亦散首尾對
山亭子二詩同

月夜

盛唐杜甫

今夜鄜州西在陝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
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惟

文奉明辨 卷之十四

三十

雙照淚痕乾大明單復曰此公陷賊中月夜憶妻
之在鄜州而作也因言兒女年少
未知君臣之義則憶長安唯妻知之
耳然何時得歸照我二人而收淚邪

送別

渡荆門送別

盛唐李白

渡遠荆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至荆門山
則蜀中諸
山皆不
復見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

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

送豐城王少府

初唐楊炯

愁結亂如麻長天照落霞離亭隱喬樹野水浸平
沙左尉才何屈東關望漸賒行看轉牛斗持此報

張華

送友人

盛唐李白

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爲別孤蓬無限

隨風飄轉也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

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送孫二

盛唐王維

郊外誰相送夫君道術親書生鄒魯客才子洛陽

人祖席依寒草行車起暮塵山川何寂寞長望淚

沾巾

送魏八

盛唐高適

大休明辨 天卷之十四

三一

更沽淇上酒還泛驛前舟爲惜故人夫復憐嘶馬

愁雲山行處合風雨興中秋此路無知己明珠莫

暗投

送韋湛判官

中唐郎士元

高閣晴江上重陽古戍閑聊因送歸客更此望鄉

山惜別心能醉經秋鬢自斑臨流興不盡惆

悵水雲間

送夔州班使君

中唐司空曙

魚國巴庸路塵幢漢守過曉櫓爭市隘夜鼓祭神

多雲白當山雨風清滿峽波夷陵舊吏猶誦雨

岐歌

送賀知章

初唐玄宗

遺榮初入道離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

心衷中得祕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錢羣僚悵

別深

送元二結適江左

盛唐杜甫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幸其再見而惜其再別也風塵爲客

日江海送君情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此結以

公孫述比者經過自愛惜取次其論兵其不可

受之至也豈非藩鎮

大休明辨 天卷之十四

三二

送楊長史赴果州今四川順慶府盛唐王維

褒斜谷名南北口不容憶鄉之子去何之鳥道一

千里猿聲十二時官橋祭酒客漢法上客山木女

郎神效也謝祠別後同明月君應聽子規

送裴都護赴西河

盛唐崔顥

征馬去翩翩城秋月正圓單于莫近塞都護欲臨

邊漢驛通煙火胡沙之井泉功成須獻捷未必去

經年

送張舍人名未詳之江東 盛唐李白

張翰江東去正值秋風時飲人天清一鴈遠

海闊孤帆遲白日行欲暮滄波杳難期吳洲如見月千里幸相思

送李彭一作將軍赴定州 中唐郎士元

雙旌漢飛將萬里獨一作橫戈春色臨關 黃雲出塞多鼓聲悲絕漠烽火一作隔長河莫斷

想一作到陰山路一作天驕已請和

送陸明府之盱眙 中唐崔峒

陶令之官去離愁慘別冤白烟連海戍紅葉近淮村遠浪搖山郭平燕到縣門政成一作堪吏隱免

負府公恩

文休明辨 卷之四 三二

送闕二十六赴剡縣 中唐女冠李冶

流水閨門外孤舟日復西離情遍芳草無處不萋萋妾夢經吳苑君行到剡溪歸來重相訪莫學阮郎迷此詩領不

郎迷

送子尉南海 盛唐岑參

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樓臺重蜃氣邑里雜鮫人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嶺春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

清貧

送友人丹陽採訪 初唐徐安貞

列郡分南國皇華出聖朝為憐鄉國便不憚使車

遙問俗吳三讓觀風漢六條願言除疾苦天子聽謳誼

送翰林張司馬多未詳 南海勒碑

冠冕情張通南極 文章落上台碑云相 詔

從三殿名或曰蓬萊拾翠紫微也 去碑到百蠻開勒碑也 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

上天遣幾時迴度海以風為主非人力可為故歸

送楊中丞和著 中唐郎士元

錦車登隴日邊草正萋萋舊好尋君長新愁聽鼓

文休明辨 卷之四 三四

輦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漢壘今猶在遙知路

不迷

送蹇秀才赴臨洮 盛唐高適

悵望日千里如何今二毛猶思陽谷去莫厭隴山高倚馬見雄筆隨身唯寶刀料君終自至勲業在臨洮

臨洮

送人之軍中 初唐賀知章

曾經絕脉塞復見斷腸流送子成今別令人感昔遊隴雲晴半雨邊草夏先秋萬里長城寄無貽漢國憂

國憂

送魏大從軍

初唐陳子昂

匈奴猶未滅魏絳復從戎
悵別三河道言追六郡
雄馬山橫代北孤塞接雲中
勿使燕然上唯留漢
將功

送鄭侍御謫閩中

盛唐高適

謫去君無恨閩中我舊過
大都_{一作大}秋鴈少只是
夜後多東路雲山合南天瘴癘和
自當逢雨露行
矣慎風波

送少微上人東南遊

中唐皇甫曾

石梁人不到獨往更迢迢
乞食山家少尋鐘野寺
_{一作休}云卷之十四 三五

遷松門風自掃瀑布空難消
秋夜聞清梵餘音逐
海潮

送韓司直路出延陵

中唐郎士元_{一作云}

遊吳還適越來往任風波
復送王孫去其如春草
何岸明殘雪在潮滿夕陽多
季子留遺廟停舟試
一過

送裴侍御歸上都

盛唐張謂

楚地勞行役秦城罷鼓聲
舟移洞庭岸路入武陵
溪江月隨人影山花趁馬蹄
離魂將別夢先已到

關西

送李中丞歸本道

中唐皇甫曾

上將宜分閭雙旌復去秦
關河三晉路賓從玉原
人碣石山通_{一作戎}海_{一作孤}漳_{一作平}沱_{一作沙}
雪度春酬恩看
玉劍何處有煙塵

送張五諶歸宣城

盛唐王維

五湖千萬里況復五湖西
漁浦南陵郭人家春穀
溪欲歸江淼淼未到草萋萋
憶想蘭陵鎮可宜依
更啼

送趙六司兵歸使幕

中唐韓翃

客路青燕遍關城白日低
身趨雙節近名共五龍

三六

齊遠水公田上春山郡舍西
無因得携手東望轉
悽悽

送友人東歸

中唐戴叔倫

萬里楊柳色出關逢故人
輕煙拂流水落日照紅
塵積夢江湖闊憶家兄弟貧
徘徊灞亭上不語自
傷春_{此詩開}

送郭贊府歸淮南

中唐韓翃

駿馬淮南客歸時引望新江聲
六合暮楚色萬家
春白紵歌西曲黃苞寄北人
不知心賞後早晚從

行塵

送張儋水路歸北海

中唐韓翃

千里東歸客，孤心憶舊游。
片帆依白水，高枕卧青州。
宿寒蕪變，悟臺宿水收。
知君心興遠，每上海邊樓。

送丘為落第歸江東

盛唐王維

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
爲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
五湖三畷宅，萬里一歸人。
知爾不能薦，羞爾獻納臣。

送何兆下第還蜀

中唐李端

文休明辨 元卷之十四

三七

重江不可涉，孤客莫晨裝。
高木莎城小，殘星棧道長。
褭褭依楓子，落過雨荔枝香。
勸爾成都住，文翁有學堂。

送盧山人歸林慮山

中唐皇甫冉

無論行遠近，歸向舊烟林。
寥落人家少，青冥鳥道深。
白雲長滿目，芳草自知心。
山色連東海，相思何處尋。

賊平後送人北歸

中唐司空曙

世亂同南去，時清獨北還。
他鄉生白髮，舊國見青山。
曉月過殘壘，繁星宿故關。
寒禽與衰草，處處伴山間。

愁顏

送僧南歸

中唐戴叔倫

兵塵猶瀕洞，僧舍亦徵求。
師向江南去，予方轍下州。
霜兩足白，宇宙一身浮。
歸及梅花發，題詩寄壠頭。

送崔三往密州觀省

盛唐王維

南陌去悠悠，東郊不少留。
同懷扇枕戀，獨念倚門愁。
路遶天山雪，家臨海樹秋。
魯連功未報，且莫蹈滄州。

送李給事歸徐州觀省

初唐孫逖

文休明辨 元卷之十四

三八

位列登青鎖，還鄉復彩衣。
共言晨省日，便是書遊歸。
春水經梁宋，晴山入海沂。
莫愁東路遠，四牡正騑騑。

揚州送人

初唐劉綺莊

桂楫水蘭舟，楓江竹箭流。
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
落日低帆影，歸風引棹謳。
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

號州送天平何丞入京市馬

盛唐岑參

關樹晚蒼蒼，長安近夕陽。
回風醒別酒，細雨濕行裝。

裝習戰邊塵黑防秋塞草黃知君市駿馬不是學燕王

洛下送吳三還揚州

盛唐孟浩然

水國無邊際舟行共使風羨君從此去朝夕見鄉中
余亦離家入南歸恨不同音書若有問江上會相逢
北詩皆無對偶前舟中覽望及字白夜泊牛渚懷古二詩月

澹水東店送唐子歸嵩陽

盛唐岑參

野店臨官路重城壓御堤山開灞水北雨過杜陵西
歸夢愁能作鄉書醉懶題橋回忽不見征馬尚聞嘶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四

三九

秋日送尹大赴京

初唐駱賓王

挂瓢余隱舜負鼎爾干湯竹葉離尊蒲桃花別路
長低河耿秋色落月抱寒光素書如可嗣幽谷竚賓行

賦得征馬嘶送劉評事允朔方判官

盛唐高適

征馬向邊州蕭蕭嘶未休思深應帶別聲斷為燕
秋岐路風將遠關山月共愁贈君從此去何日大刀頭

送康判官往新安賦得江路西向水

不向新安去那知江路長猿聲近廬霍水色勝瀟
相驛路收殘雨漁家帶夕陽何須愁旅泊使有輝光

與胡興安夜別

梁何遜

居人行轉軾客子暫維舟念此一筵笑分爲兩地
愁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方抱新離恨獨守故園秋
此詩後四句排

新亭渚別范零陵

齊謝朓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四 四十

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此下依嚴羽即去廣平聽乃寂茂陵將見求二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此詩首尾

岳州燕別潭州王熊

初唐張說

青雲通省閣瀟水處西東然諾心猶在容華歲不
同孤城臨楚塞遠樹入秦宮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中唐司空曙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
年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離杯惜共傳

秋日別庾正員

陳徐陵

征途愁轉旆連騎慘停鑣朔氣凌疎木江風送落潮
青雀離帆遠朱鷺別路遙唯有當秋月夜夜上河橋

秋日別侯四

初唐駱賓王

我留安豹隱君去學鵬搏岐路分襟易風雲促膝
難夕漲流波急秋山落日寒唯有思歸引悽斷爲
君彈以上二首後四句換

晉別

別袁昌州

隋江總

文選明辨 天卷之十四

四一

河梁望隴頭分手路悠悠徂年驚若電別日欲成
秋黃鵠飛飛遠青山去去愁不言雲雨散更似東
西流此詩領聯換

別友人

中唐戴叔倫

擾擾倦行役相逢陳蔡間如何百年內不見一人
閒對酒惜餘景問程愁亂山秋風萬里道又出棧
陵關

京還別新豐友

盛唐孟浩然

吾道昧所適驅車還向東主人開舊館留客醉新
豐樹繞溫泉綠塵遮晚日紅拂衣從此去高步躡

華嵩此詩以舊詩對新詩亦借對也

江上別張歡

中唐戴叔倫

年年五湖上厭見五湖春長醉非關酒多愁不爲
貧山川迷道路伊洛困風塵今日扁舟別俱爲滄
海人

秋日別王長史

初唐王勃

別路餘千里深恩重百年正悲西候日更動北梁
篇野色籠寒霧山光歛暮煙終知難再奉懷德自
潛然

會遇

文選明辨 天卷之十四

四二

若耶溪逢孔九

盛唐綦毋潛

相逢此溪曲託勝在煙霞潭影竹間動峯陰簷外
斜人言上皇代犬吠武陵家借問淹留日春風滿
若耶

長安逢故人

中唐郎士元

數年音信斷不意在長安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
難一官今懶道雙鬢竟蒼看莫問生涯事只應持
釣竿

扈從

奉和聖製途次陝州作

初唐張九齡

馳道當河陝陳詩問國風川源三晉別襟帶兩京
同後殷函關盡前旌關塞通行看洛陽陌光景麗
天中

奉和春日遊苑喜雨應制 初唐李嶠

仙蹕九成臺香筵萬壽杯一句初降雨二月早開
雷葉向朝隋密花含宿潤開幸承天澤豫無使日
光催

奉和登驪山高頂應制 初唐蘇頌

仙蹕御層芬高高積翠分岩聲中谷應天語半空
聞豐樹連黃葉函關入紫雲聖圖恢寓縣歌賦陋
休明辨 天卷之十四 四三

橫汾

奉和聖製登鵞鵝樓卽目 初唐孫逖

玉輦下離宮瓊樓上半空方巡五年狩更開四門
聰井邑觀秦野山河念禹功停鑾晉睿作軒檻起
南風

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初唐宋之問

鳳刹侵雲半虹旌倚日邊散花多寶塔張樂布金
出時菊芳仙醞秋蘭動廣篇香街稍欲晚清蹕
歸天

奉和聖製賜史供奉曲江宴應制

盛唐王維

侍從有鄒枚瓊筵就水開言陪栢梁宴新下建章
來封酒山河滿移舟草樹迴天文同麗日駐景惜
行杯

梨園亭子侍宴 初唐喬知之

年光陌上發香輦禁中遊草綠鶯鶯毀花紅翡翠
樓天杯承露酌仙管雜風流今日陪歡豫皇恩不
可酬

宿羽亭侍宴應制 初唐杜審言

步輦千門出離宮二月開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
女休明辨 天卷之十四 四四

催碧水搖空閣青山繞吹臺聖情留晚興歌管送
餘杯

長寧公主東莊侍宴應制 初唐李嶠

別業臨青甸鳴鑾降紫霄御筵鵝鶩集仙管鳳凰
調樹接南山近煙含北渚遙侍臣承恩既一作
醉戀賞未還鑣

省直

晚出左掖 門下省在宣政殿左掖日左掖公時爲左拾遺爲門下

盛唐杜甫

畫堂傳呼淺 此夜而起宮衛傳呼以爲備今向
在畫堂傳呼淺不若夜之達也 春

旗簇伏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蟬城濕

官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日夕之候

春宿左省即左掖也

盛唐杜甫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漢武帝起建章宮有

千門月傍九宵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馬勒也

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有急於正君之意

同崔員外秋宵寓直

盛唐王維

建禮門高秋夜承明承明廬在候曉過九門之門

寒漏徹萬井曙鐘多月迴藏珠斗雲消出絳河一作

更一作慙衰朽質南陌共鳴珂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四

四五

題詠

和尹諫議史館山池

盛唐王維

雲館接天居霓裳侍玉除春池百子外芳樹萬年

餘洞有僊人錄山藏太史書君恩深漢帝且莫上

空虛

游李山人所居因題屋壁

盛唐王維

世上皆如夢狂來或自歌問年松樹老有地竹林

多藥倩韓康賣門容尚子名過翻嫌枕席上無那

白雲何

題李凝幽居

中唐賈島

閑居少隣竝草徑入荒村一作鳥宿池中一作樹

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五嶽之雲

之根也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名無本來浮屠

練之未定引手得句云僧敲月下門有欲作僧字

京兆尹左右雖至馬前島具告所以愈立馬良久

層泉進士至今請家以

題金山寺

唐韓偓世次

靈山一峯秀岌然殊眾山盤根大江底一作影

浮雲間雷霆常間作風雨時往還象外懸清景千

載長躋攀此詩全篇皆勸大明楊慎曰此篇當

之休明辨 天卷之十四

四六

實類

題薦福寺衡嶽陳師房

中唐韓翃

春城乞食還高論此中閑僧臘堦前樹禪心江上

山疎簾看雲捲深戶映花關晚送門人出去一作鍾

聲香獨聞

詠春近餘雪應詔

後周庾信

送寒開小苑迎春入上林絲條變柳色香氣動蘭

心待花思對酒番雪擬彈琴陪遊愧竝作空見奉

恩深此詩首題

山二首

陳僧惠標

雲山蘊麗名秀出寫蓬瀛香鑪帶煙上紫蓋入霄
生霧卷蓮峯出崑開石鏡明定知丘壑裏併佇白

雲情此詩頭

峨眉信重險天目本仙居紫華抱丹竈玉笥蘊神
書幽人披薜荔怨妾採靡蕪紫崑無暮雨何時送
故夫此詩後

奉和周趙王詠石

後周崔仲方

玉繩隨月落金碑映日鮮入江疑濯錦出峽似開
蓮父馬河西瑞兵符濟北篇會逐靈槎上遠歸天

漢逸此詩首尾

文作明辨天卷之十四

四七

賦得方塘含白水

隋李巨仁

白水溢方塘森森素波揚疊浪搖鳬影連漪寫鴈
行長堤柳色翠夾岸荇花黃觀魚自有樂何必在
濠梁此詩尾

賦得巖穴無結構

隋王由禮

巖間無結構谷處極幽尋葉落秋巢迫雲生石路
深早梅香野徑清澗響丘岑獨有樓遲客留連芳
杜心

賦得日中朝市滿

陳張正見

雲閣綺霞生旗亭麗日月塵飛三市路蓋入九重

城竹華當鑪滿桃花帶綬輕唯見爭名利安知大
隱情此詩尾

梅花

後周蘇子卿

中庭一樹梅寒多葉未開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
來上郡春恒晚高樓年易催織書偏有意教逐錦
文回

詠竹

梁劉孝先

竹生空野外稍雲聳百尋無人賞高節徒自抱貞
心耻染湘妃淚羞入上官琴誰能製長苗當爲吐
龍吟此詩後

文作明辨天卷之十四

四八

房兵曹胡馬

盛唐杜甫

胡馬大宛名宛於愛及漢代大宛獲汗血馬銜
瘦骨成竹批雙耳峻削筒如風入四蹄輕相馬二句合所
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言其可驍騰有如此萬里

可橫行大明趙訪言前輩言詠物詩或枯皮著骨
無比而詞語奇健豪縱飛行萬里之勢如在目中
所讀索之於驍黃化壯之夕老區區樓寫臨貼以
爲詠物言
何足語此

寶釵

梁具均

我有一寶釵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
泥鏘過霜凜凜匣上氣淒淒寄與張公子何當來

見携此詩鎖

閨情

綵毫怨

梁沈氏

葉下洞庭初。思君萬里餘。
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屏孤。
欲奏江南曲。貪封北書中。
無別意。唯恨久離居。

長門怨

初唐沈佺期

月皎風冷冷。長門次掖庭。
玉階聞葉落。羅幌見飛螢。
清露凝珠綴。流塵下翠屏。
妾心君未察。愁歎劇繁星。

文休明辭天卷之十四

四九

哀挽

哭長孫侍御

中唐杜誦

道為詩書重。名因雅頌雄。
禮闈曾擢桂。憲府舊乘騶。
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
唯餘舊臺柏。蕭瑟九原中。

唐書仲武曰杜君詩調不失如流水浮雲一聯深得生人始終之理

哭栢巖禪師

中唐李益

遍與傍人別。臨終書不愁。
影堂誰為掃。坐塔自看脩。
白日鐘邊晚。青苔鉢上秋。
天涯禪弟子。空到栢巖遊。

代宗挽歌

中唐李端

祖庭三獻罷嚴衛。百靈朝警蹕移前。
殿官車上渭橋寒。霜凝羽葆野吹咽。
笳簫已向新涼北。誰云天路遙。

章懷太子名賢宗第六子靖妃輓詞

彤史佳聲載。青宮懿範垂。
形將鸞鏡隱。魂伴鳳笙遊。
送馬嘶殘日。新螢落晚秋。
不知蒿里曙。空見隴雲愁。

魯忠王挽詞本三首今取一首

初唐宋之問

同盟會五月。歸葬出三條。
日慘咸陽樹。天寒渭水橋。
稍看朱轡轉。尚識紫駟驕。
寂寂泉臺恨。從茲罷玉簫。

文休明辭天卷之十四

五十

玉簫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本三首今取一首

中唐羊士諤

湯沐成陳跡。山林遂寂寥。
鵲飛應織素。風起獨吹簫。
玉殿中。參罷雲輦上。
漢廷皇情非不極。空輟未央朝。

崔司業挽歌二首

初唐張說

海岱英靈氣。膠庠禮樂風。
沅湘天下。人物擅京師。
疾起揚雄賦。竟遊謝客詩。
從今好文主。遺恨不

同特

象設存華館威儀下墓田鳳池傷舊草麟史泣遺
編帷蓋墟煙沒干旌壠日懸古來埋玉樹流恨滿
山川

故太子太師徐公挽歌本四首今取一首

盛唐王維

父踐中台座終登上將壇誰言斷車騎空憶盛衣
冠風日咸陽慘笳簫渭水寒無人當便闕應罷太
師官

雜詩

文林明辨 天卷之十四

五一

反照

盛唐杜甫

反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總上意已低魚復將時暗不
盡白鹽山孤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三五言半無之景四

梅雨

中唐柳宗元

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雖
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
京塵此詩杜

秦行

中唐李益

侍臣朝謁罷咸里自相過落日青絲騎春風白紵

歌恩從三殿近獵向五陵多歸路南橋望垂楊拂
細波

正月十五夜

初唐蘇味道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
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
相催元方回曰古今元宵詩五言之妙無出此者

七夕

隋王胄

天河橫欲曉鳳駕儼應飛落月移裝鏡浮雲動別
衣權逐今宵盡愁隨還路歸猶將宿昔淚更上去
年機此詩類

文林明辨 天卷之十四

五二

示姪佐

公自注左草堂在東柯谷

盛唐杜甫

多病秋風落七月秋風也八月風落茅屋起想竹林眠滿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
宗阮籍諸子姪早覺仲容子成賢

遊子

盛唐杜甫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
前厭就成都卜嚴君平實休爲吏部卑眠蓬萊如
可到衰白問羣仙公欲南下遊吳而南浦巴蜀故
之地末言蓬萊已到亦猶
往焉不特遊吳而已也

聞苗

中唐戎昱

入夜思歸切苗聲寒更哀愁人不願聽自到枕邊
來風起塞雲斷夜深關月開平明獨惆悵落盡一
庭梅

此詩頗
不對

盛唐王維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
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迴看射鵰處千里暮
雲平

步虛詞

中唐道士韋渠牟

鸞鶴共徘徊仙宮使者催香花三洞啓風雨百神
來鳳篆文初定龍泥印已開何須生羽翼始得上
玉臺

玉臺

有所思

此下十一首題用樂府
而辭用律體故繫於此

齊王嶠

如何有所思而無相見期宿昔夢顏色階庭尋履
綦高張更何已引滿終自歆欲知憂衰老爲視鏡
中絲

又

梁吳均

丹墀生細草紫殿納輕陰暖曖巫山遠悠悠相水
深徒歌鹿盧劍空胎玳瑁簪望君終不見胥淚且
長吟

此詩第六
七入句

折楊柳

梁元帝

山高巫峽長垂柳復垂楊同心且同折故人懷故
鄉山似蓮花艷流如明月光寒夜猿聲徹遊子淚
沾裳

此詩全
篇皆切

關山月

陳陸瓊

邊城與明月俱在關山頭焚烽望別壘擊斗宿危
樓團團婕妤扇纖纖秦女鉤鄉國誰共此愁人髮
益愁

又

初唐盧照隣

塞垣通碣石虜陣抵祁連相思在萬里明月不長
圓

懸影揮金岫北光斷玉門前寄言閨中婦愁看鴻
鴈天

以上二首
後六句拂

梅花落

中唐劉方平

新歲芳梅樹繁花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幾枝
空少婦今如此長城恨不窮莫將遼海雪來比後
庭中

劉生

初唐楊炯

卿家本六郡年長入三秦白璧酬知己黃金謝主
人劍鋒生赤霄馬足起紅塵日暮歌鍾發喧喧動
四隣

從軍行

初唐楊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
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
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京洛行

隋越王

青春上陽月，結伴戲京華。
龍媒玉珂馬，鳳軫繡香車。
水映臨橋樹，風吹夾路花。
日昏歡宴罷，罷相將歸。

蜀道難

梁陰鏗

王粲奉漢制，靈關不憚遙。
高眠長有雪，陟棧屢經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四

燒 九折路騎阻，七星橋蜀道難。
如此功名誰可要？

少年行

盛唐王昌齡

走馬遠相尋，西樓下夕陰。
結交期一劒，晉意贈千金。
高閣歌聲遠，重門柳色深。
夜閑須盡飲，莫負百年心。

五言三韻

遊宴

褚主簿宅會畢庶子餞員外郎使君

中唐韓翃

開鑿臘酒熟，主人心賞同。
斜陽疎竹上，殘雪亂天中。
更喜宣城印，朝廷與謝公。

登覽

登長城

中唐李益

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城。
有日雲長慘，無風沙自驚。
當今聖天子，不戰四夷平。

酬答

酬許五康佐

中唐元稹

猿啼三峽雨，蟬報兩京秋。
珠玉慙新贈，芝蘭忝舊遊。
他年問狂客，須向老農求。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四

五六

簡寄

旅次岐山得山友書却寄鳳翔張尹

中唐李端

本與戴徵君，同師竺土上。
坐偶爲名利，引久廢論真。
果昨日山信，迴寄書來責我。

下第寄友人

晚唐馬戴

金門君待問，石室我思歸。
聖主尊黃屋，何人薦白衣。
年來御溝柳，贈別雨霏霏。

送別

送唐次

中唐武元衡

都門去馬嘶灞水春流淺青槐驛路長白日離尊
晚望望煙景微草色行人遠此詩中尾二聯

題詠

屏風上各賦一物得攜琴客

中唐皇甫冉

不是向空林應當就磐石白雲知隱處芳草迷行
迹如何祇役心見爾攜琴客

崔十四宅各賦一物得簷柳

中唐皇甫冉

官渡老風煙尋陽媚雲日漢將營前見胡笳曲中

文體明辨 天卷之十四

四七

出復在此簷端垂陰仲長室此詩中尾二聯

李兵曹壁畫山水各賦得桂水帆

盛唐李頎

片帆浮桂水落日天涯時飛鴈看共度閑雲相與
遲長波無曉夜泛泛欲何之此詩中尾二聯

白鷺詠

中唐李端

迴起來應近高飛去自遙映林同落雪拂水狀翻
潮猶有幽人興相逢到碧霄

閨情

寒閨

梁孝元帝

烏鵲夜南飛良人行未歸池水浮明月寒風送楊
衣願織迴文錦因君寄武威此詩中尾二聯

雜詩

寒食賜恩火

中唐竇叔向

恩光及小臣華燭忽驚春電影隨中使星輝拂路
人幸因榆柳暖一照草茅貧

端午日恩賜百索

中唐竇叔向

仙官長命縷端午降殊私事盛蛟龍見恩深犬馬
知餘生儻可續終冀答明時

66

文體明辨 天卷之十四

三八

文體明辨卷之十四

文體明辭卷之十五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近體律詩下

七言

求懷

曲江本二首今

盛唐杜甫

曲江在陝西西安府漢武帝所繫其水曲折如嘉陵江故名唐都西安玄宗開元中號鑿為勝境上巳中和節都人赴賞最盛或賜宴臣僚於此此詩公為拾遺作也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

文休明辨 云卷之十五

經眼始言一片次言萬點終言欲莫厭傷多酒入

胥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芙蓉苑也在邊高塚卧麒麟

麟石獸也翡翠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

此身大明張平敬以此公志有不行故託於傷春

風景佳麗陳山亂後無復向時之勝故老無人而

水鳥來巢塚無主而石獸野卧盛衰不常如此詳推此理則人生須行樂耳

曲江對酒

盛唐杜甫

苑外江頭曲江在芙蓉苑北坐不歸無意水晶宮一作致

宮殿臨水故以轉霏微煙香桃花細逐楊花落黃

鳥特兼白鳥飛縱飲又判本一作人共乘傾朝真

與世相遠吏情官况更覺滄洲滄浪之洲遠情思也老大徒悲一作未拂衣應去後○大明過陳曰作花落鳥飛物態自若愈添人之無緒也末言我之宦情更覺隱居之悠遠徒自悲其不能去耳王維補日酒酒欄初即所謂吏情也○此詩頗顯揚白對扶白自對黃謂之就句對格

秋興八首

盛唐杜甫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在氣蕭森蕭條江

間峽波浪兼天湧塞上指巫山變為楚之風雲

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也○前日淚公居夔舟一紫

故園心故園指襄陽洛陽而言言寒衣處處催刀

尺白帝城蜀蜀白帝在夔州公係述謫高急暮砧刀尺以

文休明辨 云卷之十五

砧杵以搗舊衣○時公繫舟以淚出峽言秋感興而作是詩末言人家感此秋氣處處備衣以禦寒

白帝城邊亦有秋者我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南一作斗望京華北下

而望之也○北斗聽猿實下三聲淚猿鳴三聲淚盡悲

昔嘗聞之今實奉使虛隨八月槎漢張騫八月來

下浹細古語也○奉使虛隨八月槎漢張騫八月來

時而返今我亦不能放口虛隨古事也○畫省香爐

畫省無幾事公亦承襲用之耳○畫省香爐

遠伏枕尚書郎粉署又入直給女侍史二人執

以今典之遠遠青山樓粉堞隱悲笳粉堞上女

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言適見日斜思看月

後時而光陰彈代亦可傷矣。此因憂府晚景思望長安而作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光也此句曰日江樓坐翠微

山氣青綠也此信宿再宿漁人還泛泛止無所清

秋燕子故飛飛所見以此已之客也臣衡抗

疏功名薄衡在漢元帝特賞上疏言日食地震之

功名爲薄耳劉向傳經心事達五經於石渠閣言

事今不能然是有此心而不遂也同學少年多

不賤五陵長陵霸陵陽陵衣馬自輕肥曰未聯含饒

年何處意虞註以公日傷命薄而深美少

聞道長安似奕棋變動不百年世事不勝悲

又休用辨天卷之一五

保山之亂至於代宗朱此王侯第宅皆新主此指

亂之吐蕃陷之其久也避亂奔竄第宅委棄

向時朝廷悉以官爵賞功故文武多監進非直北

右開輔間也關山金鼓振防河北軍盜征西車馬

羽書遲代宗廣德初吐蕃入寇盡取河隴之地退

謂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發帝方發詔敵魚龍寂

寞秋江冷以秋日爲夜故故國安平居時

有所思元虞集曰此詩專爲長安

蓬萊即大明宮也高宗龍官闕對南山終南承露

金莖漢武帝作承露銅柱於南山下柱高二十丈

柱也即通天臺以招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周

王升龍翁之丘蓋實于西王母相與宴於東來紫

氣滿函關在雲霄縣關今尹周大夫也名善善天

遇老子明呈曉好神仙故公借此二事爲喻言西

則望王母自瑤池而歸東則望老子入函關而來

也雲移雉尾開官扇服高宗有雉尾之祥章服多

出皆兩兩相日繞龍鱗衣上龍識聖顏一卧滄江

驚殿晚幾回猶言青鎖戶錦綉省門點綴朝班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瞿塘峽在夔

故曰素手此詩故曲江之廢而作故下六句皆言

又休用辨天卷之十五

曲江尊夾城通御氣玄宗友愛兄弟建花萼相輝

行於夾城之中也芙蓉小苑苑近入邊愁

珠簾繡柱圍黃鸝樓中織珠爲簾刺繡蔽縹牙

牆師帆橋起白鷗龍飛遊曲江即錦纜回首可憐

歌舞地則曲江也今皆焚毀是可秦中即長自古

帝王州此言秦中乃周秦漢隋帝王建都之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漢使通身毒

所載武帝欲伐之爲其地有真池方三百里以發

可想見也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

池左右有石二人作牛機女以象天可又刻石

隋任希古有月明池應制詩曰回光牽牛渚
則流煙野草之波漂振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
紅一西京雜記云十液池中有聯華紫綉綠節危
人懼歌便見人物遊嬉宮沼富貴今茲米不收而
則其尤麗之狀具見矣 關塞出蜀入極天唯
鳥道 山前徑窄唯鳥可過故江湖所寓之地
地到處一漁翁任我漂泊而已 此詩思昆明池
作而

昆吾 山名御宿 漢名並長安至自逶迤 回達 紫閣峯
終南山之陰入漢陂水名以上並在長安此句即
別峯也

文休明辨 云卷之十五

五

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此言陂上佳
人拾翠春相問 折花草以僊侶同舟晚更移 後漢
郭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爲神仙公借此 綵筆
事以言遊之盛晚更移日而忘歸也 綵筆
昔曾干氣象 梁江淹竟人授五色筆自是文藻日
千之干氣象漢陂華麗之景衆也故公集有漢白
陂行漢陂西南事城西陂泛舟宴漢陂詩
頭吟望 正漢吟詩而 苦低垂 白頭低垂不得意之
鳳凰一鳴乃倒用字法也 鸚鵡

夜 大明王維 舊是代 盛唐杜甫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寬驚 驚秋 疎燈自
照孤帆宿水 新月猶懸雙杵鳴 應空 南菊雨逢

人卧病公以去年秋至北書不至焉無情使何奴
向奴說言武已死後昭帝議和或教使省言天子
射上林中得鹿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句奴
以爲神遂放還馬本無傳書 步蟾月倚杖看牛斗
之事特沿襲以爲故事耳 銀漢河遙應接鳳城也

長安卧病秋夜言懷 中唐陳羽

九重門子之門鎖禁城秋月過南宮新映樓紫陌
上應紫微垣之義 夜深槐露滴碧空雲靜火星
派大火流星也 清風刻漏傳三殿甲第 第一歌鍾
樂五侯 漢王氏五侯 楚客病來鄉思苦寂寥燈下
不勝愁

文休明辨 云卷之一五

六

曲江對值 一作兩

盛唐杜甫

城長安 上春雲覆苑芙蓉牆江亭晚色靜年芳
芳靜年芳在春故曰年林花著雨雨脂膩水芹
牽風翠帶長 此二句乃寥落之龍武新軍深駐軍
玄宗開元中置左右龍武軍本名龍虎以避太祖
諱改爲武也肅宗至德二載賜名天驕故曰新軍
軍出遊則軍從行今芙蓉別殿謾焚香 曲江連笑
則深駐而不出也 芙蓉別殿謾焚香 曲江連笑
別殿謾請如焚香以望幸也 何時詔此金錢會
暫醉佳人錦瑟傍 開元中中和節賜百官宴於
時京師初復庶事草草無復開元遊宴之盛故公
託言對雨以傷之虞註謂公已罷拾遺不與此宴
而作 誤矣

遊宴

和太常寺主簿五郎溫泉寓目

盛唐王維

漢主離宮接露臺

臨潼縣驪山東南三十里秦川有秦始皇墓露臺祠在焉

一半夕陽開翠樓

山上有青山畫是朱旗繞一作碧

澗翻從玉殿來

新豐驛山下故曰新豐樹裏行人

度小苑

安東城邊微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

獨有子雲

揚雄才

九日藍田

縣名在長安東南崔氏名未詳莊

盛唐杜甫

又依明辨 云卷之十五

七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

既落而吹帽晉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月從溫宴龍

笑倩傍人爲正冠

二句一事而細案用之與其藍

水遠從千澗落

藍田有澗方三十里北玉山藍田出

美玉因高並兩峯寒

秦山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

把茱萸

漢武帝宮人賁佩仔細看

陸勝宅秋雨中探韻

中唐張南史

同人未日自相將深竹閑園偶辟疆

已被秋風教憶嶮更聞寒雨動飛觴歸心莫問三江水旅服從

沾九日霜醉裏欲尋騎馬路蕭條是處有垂楊

涪州城縣唐在梓州西北香積寺官閣迎官員

盛唐杜甫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迴添愁

寺在香積山官閣在山腰愁義未詳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

楓萬木稠小院迴廊閣中春寂寂浴鳬飛鷺江中

晚悠悠自適諸天俗稱佛像合酒只在藤蘿外頂山

也昏黑應須到上頭此句全用常景對蜀帝一

對格也

同陳晉崔司戶早春宴蓬池

盛唐高適

又依明辨 云卷之十五

八

同官載酒出郊圻晴日東馳馬北飛隔岸春雲邀

翰墨傍簷垂柳報芳菲池邊轉覺虛無盡臺上偏

宜酩酊歸州縣徒勞那可度後時連騎莫相違

登覽

野望一作望野非○肅宗盛唐杜甫

西山白雪雪山在成都西故解西山此云西三城

維州城守備吐蕃也南浦清江元花萬里橋

此言野望之際遠則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

淚一身遙唯將遲暮供多病謂以衰老之身未有

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特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長安春望

中庸盧綸

東風吹雨過青山却望千門草色開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川原繚繞浮雲外官闕參差落照間誰念為儒逢世難獨將衰鬢客秦關

樂遊原晴望上中書李侍郎

中唐錢起

爽氣朝來萬里清憑高一望九愁輕不知鳳沼霖初霽但覺堯天日轉明四野山河通遠色千家砧杵動秋聲遙想青雲丞相府何時開閣引書生

此詩

文体明辨 卷之十五

九

望蘭門

盛唐祖詠

燕臺一去客心驚笙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

登餘干饒州古城

中唐劉長卿

孤城上與白雲齊萬古蕭條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沒女牆猶在夜烏啼平沙渺渺迷來人遠落日亭亭向客低飛鳥不知陵谷變朝來暮去弋陽溪

咸陽城東樓

晚唐許渾

獨上高城萬里愁兼葭楊柳似汀洲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行人莫問當年事故國東來渭水流

萬歲樓

盛唐王昌齡

江上巍巍萬歲樓不知經歷幾千秋年年喜見山長在日日悲看水獨流狷狃何曾離暮嶺鸛鷺空自泛寒洲誰堪登望雲煙裏向晚茫茫發旅愁

登金陵鳳凰臺

盛唐李白

宋文帝元嘉中王頴之與鳥集于山時謂鳳凰因建鳳凰臺臺上有樓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

文体明辨 卷之十五

十

幽徑天孫傳昔代衣冠成古丘是為東晉半落青天外三山相接即名三山江有一二作水中分曰鷺洲在金陵城下秦淮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此詩中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盛唐崔曙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嶺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有可南水寧縣北有山以避風關門令尹誰能識老子去開河上仙翁去不回帝就見之投素書一卷遂夫所生且欲近尋彭澤宰似陶然共一作醉菊花杯

尋訪

赴嘉州過城固縣尋宋安超禪師房

盛唐岑參

滿寺枇杷冬著花老僧相見具袈裟漢王城北雪
初霽韓信壇西日欲斜門外不須催五馬林中且
聽演三車豈料巴川多勝事為君書此報京華

尾聯

張芬見訪郊居作

中唐皇甫曾

林中雨散早凉生已有迎秋促織聲三徑荒蕪羞
對客十年衰老愧解兄愁心自惜江蘿晚一作世

文休明辨 云卷之十五

十一

事方看木槿榮君若罷官攜手去尋山莫計白雲

程

行旅

同杜員外寄言過嶺

初唐沈佺期

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洛浦風光何
所似青山瘴癘不堪聞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
陽鴈幾群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

行經華陰一作

盛唐崔顥

峯曉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峯削不成武帝祠前雲
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險驛路西

連漢時平借問路傍名利客無如此處學長生

晚泊松江驛

晚唐李鄣

片帆孤客晚夷猶紅蓼花前水驛秋歲月方驚離
別盡煙波仍駐古今愁雲陰故國山川暮潮落空
江網罟收還有吳娃舊歌曲棹聲遙散采菱舟

長安晚秋

晚唐趙嘏

雲物凄涼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殘星幾點鴈
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紫艷半開籬菊靜紅衣落

盡渚蓮愁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楚囚

讀此詩至第二聯賞歎不已因和為詩

文休明辨 云卷之十五

十二

晚秋過洞庭

晚唐張泌

征帆高掛酒初酣暮景離情兩不堪千里晚霞雲

夢北一州霜橘洞庭南溪風送雨過秋寺磻石驚

泉一作落夜潭莫把羈羈弔湘魄一作情九疑山愁

絕鎖煙嵐

懷古

詠懷古跡

本五首今

盛唐杜甫

羣山萬壑赴會合順荆門生長明妃一作王昭君
崇作昭君祠一作昭君廟謝文帝尚有村一作昭君村在歸一一作紫
臺一作漢宮名川江連朔漠一作胡地獨留青冢一作胡地

類外栢森森古栢孔映堦碧草自春色開瑯黃

窮途恨霄漢常懸捧日心獻賦借漢司馬相如事十年猶

未遇羞將白髮對一作華簪此詩頗

酬岩

酬郭給事名承

盛唐王維

洞門高閣靄餘暉桃李陰陰柳絮飛禁裏疎鍾官

舍晚省中本朝禁中漢元帝后啼鳥吏人稀晨

搖玉佩趨金殿夕奉天書拜瓊閣莫制給事黃門

青瑣門拜強欲從君無那讀曰奈老將因卧病鮮

朝衣

廣和

和裴迪登蜀州屬成都府東亭送客逢

文休明辨天卷之十五

十五

早梅相憶見寄

盛唐杜甫

東閣即東官梅官驛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武

帝天監中選作揚州去曹廳舍有梅吟咏其此時

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雪與春皆指梅而

能免相憶況於送客之際既有別懷又逢梅花豈

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詩小寄梅化

以傷我歲暮之情如使至蜀州同看則我思鄉

之愁矣迪詩今不傳意其中必有欲折來及不肖

故和之語江邊一樹垂垂雪發朝夕催人自白

頭且我今在江邊見梅亦足傷感况又至蜀

贈錢起秋夜宿靈臺寺見寄

中唐郎士元

石林精舍武溪東夜扣禪扉謁遠公月在上方諸

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蒼苔古道行應遍落木寒

泉聽不窮更憶雙峯最高頂此心期與故人間

簡寄

寄綦毋三名潛

盛唐李願

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去洛陽顧盼一過丞

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鄉南川梗稻花侵縣西嶺雲

霞色滿堂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臺郎

將赴荆南寄別李鈞州今保躬也

文休明辨天卷之十五

十六

盛唐杜甫

使君漢刺史糾察郡邑與繡衣直指同故綱使君

見文翁能化俗漢蜀郡守文翁以詩書教人風俗

何焉知李廣未封侯漢李廣守上平匈奴畏避者

之州同姓李以借路經灤潁雙蓬鬢天

入滄浪一釣舟東水至荆山東爲滄浪馬相逢更

何日春風回首仲宣字粲樓在荆南梁避亂

奉寄章十侍御名綽揚

盛唐杜甫

公自注時初能梓州判

淮海維揚禹貢淮海維揚州今去州一俊人過人
日金章銅印紫綬印者也照青春少年也指揮指示
使日揮能事所能回天地乾坤訓練強兵動鬼
神神子子平平湘西不得歸關羽後督荆州事此
後也以晉晉河內猶宜借寇恂恂為河內太守移守鎮
冠冠居居一年此借以比刺史言梓朝觀也若從容問
君問幽幽幽側側勿云江漢有一作垂綸荆南故云
江漢後以嚴武重鎮成都遂不果行綸約綸人
所就垂綸公自謂此及詞以激其薦也○大明杜
啓曰按唐書武再鎮蜀因小忿召再殺
之今公詩如此乃知史傳之不可信也

人

盛唐杜甫

文休明辨 云卷之十五

十七

不見晏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潸潸淚流舊來好
去事今能否老去新詩公自誰與傳誰為傳誰為傳
也此三十年幕局動隨幽一作潤竹架裝借憶上泛
湖船此三十年前聞君話我為官任謂頭白昏
昏只醉眠此因晏念我而自道近况見

使次安陸寄友人

中唐劉長卿

新年草色遠萋萋又客將歸問路蹊暮雨不知預

日處春風只到嶺陵西孤城書日空花落三戶無
人自鳥啼君在江南相憶否門前五柳幾枝低

自夏口至鸚鵡洲望岳陽寄阮中丞

中唐劉長卿

汀洲無浪復無烟楚客相思亦眇然漢口夕陽斜
度鳥洞庭秋水遠連天孤城背嶺寒吹角獨樹臨
江夜泊船賈誼上書憂漢室長沙謫去古今憐

奉寄中書王舍人

中唐皇甫曾

腰金載筆謁承明至道安禪得此生西掖幾年綸
綍貴來山遙夜薜蘿情風傳漏刻星河曙月上梧
文休明辨 云卷之十五 十八

桐雨露清聖主好文誰為薦閉門空賦子虛成

寄孟東野

中唐戴叔倫

亂餘城郭怕經過到處閒門長薜蘿用世空悲潤
道淺入山偏喜識僧多醉歸花徑雲生屐樵罷松
巖雪滿簑石上幽明春又暮何時載酒聽高歌

寄清凉寺僧

晚唐溫庭筠

石路無塵竹徑開昔年曾伴戴顓來窓間半偈聞
鐘後松下殘棋送客回簾向玉峯藏夜雪砌因藍
水長秋苔白蓮社裏如相問為說遊人是姓雷

白蓮社中
第二人也

之黃牛峽今在夷靜灘聲轉。白馬江在今崇寒樹影稀。二句乃出峽所經亦此別應須各努力求免故鄉指洛陽猶恐未同歸與公同歸也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盛唐李白

賀知章為秘書監玄宗天寶中疾還鄉里許之帝賜詩呈太子百官送故公應制而作此詩

又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真訣自從茅氏道引得恩波應許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雲島嶼微借問欲栖珠樹有珠樹玉樹中鶴何年却向帝城飛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五

廿一

夜別常司士得成字

盛唐高適

高館張燈酒復清夜鐘殘月鴈歸聲只言啼鳥堪求侶無那讀曰春風欲送行黃河曲裏沙為岸白馬津邊柳向城莫怨他鄉暫離別知君到處有逢迎此詩題

番別

別中都縣名屬明府兄

盛唐李白

吾兄詩酒繼陶君名試宰中都天下聞東樓喜奉連枝會南陌愁為落葉分城隅綠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雲取醉不歸留夜月鴈行中斷惜離群

此詩中四句別

朝會

早朝大明宮

即建業宮其殿為含元元日冬至受朝之處即古之外朝

也呈兩省中書省下書僚友

盛唐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白轉流鶯遶建章漢官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中書省書奏遠比天上鳳凰上朝朝染翰侍君王此詩尾

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盛唐王維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五

十二

此下三詩皆和朝作而題略不同今並書之以見唐人詩題如此故嚴羽曰唐人命題詩外自不同如人之舉如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為書人矣

絳幘朱冠雞人報一作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

天閭闔天門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一作

乍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衮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

詔書用珮聲歸向一作鳳池頭

奉和中書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盛唐岑參

鷄鳴紫陌曙光寒鶯轉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

稀

近臣知故云唯近臣知也

省在會送夔龍舜二臣名集鳳池唐制尚書中書後分數此詩前六句言在朝之末二句

言退朝之事

卷從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初唐蘇頌

東望望春春可憐更逢晴日柳含煙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細草偏承迴簾處飛花故落舞鴈前宸遊對此歡無極鳥弄歌聲雜管絃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五

二五

中春望之作

盛唐王維

渭水自縈秦塞曲一作黃山遙遶漢宮斜鑒輿迴

出仙一作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裏帝城雙鳳

闕雨中春樹草人家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

重一作物華

又

盛唐李愔

別館春還淑氣催三宮路轉鳳凰臺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御柳遙隨天仗發林花不待曉風開一作知聖澤深無限更真年芳入睿才

上陽宮望幸

中唐劉長卿

玉輦西巡久未還春光又入上陽間萬木長承新雨露千門空對舊河山深花寂寂宮城閉細草青青御路閑獨見彩雲飛不盡只應來去候龍顏此詩

題詠

題陳上人院

中唐司空曙

閉門不出自焚香擁褐看山歲月長雨後綠苔生石井秋來黃葉偏繩牀身閑何處無真性年名曾言隱故鄉更說本師同學在幾時攜手見衡陽

題璩一作公山池

盛唐李頎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五

十六

遠公一作僧遁跡廬山峯開山幽居祇樹林片石孤

峯窺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

卧閑房春草深此外俗塵都不染唯餘玄度詩詢

道遊得相尋此詩前

同題仙遊觀

中唐韓翃

仙臺任長安西山初見五城樓崑崙山有五城物

淒淒宿雨收山色遙連秦樹晚砥礪聲近報漢官

秋疎松影落空壇靜細草香開小洞幽何用別尋

方外去人間亦自有丹丘明之處

雜詩

古意呈喬補闕知之

初唐沈佺期

盧家少婦鬱金香
海燕雙棲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葉
十年征戍憶遼陽
白狼河北音書斷
丹鳳城南秋夜長
誰爲含愁獨不見
更教明月照流

南
大
二
此
也
被

閣西
在夔州也

盛唐杜甫

歲暮陰陽月
催短景
短晷
天涯霜雪霽寒宵

五更鼓角聲悲壯
壯
其事
又音
又音

元卷之十五

二七

長木三峽巴陵有平陸
月映影動搖星
星影動搖星

民勞之應
野哭千家聞戰伐
夷歌
夷歌

漁樵聞者聞野哭也
起者
夷歌
夷歌

家之野哭而夷歌也
起者
夷歌
夷歌

也公孫述躍馬而舞
帝北
因
因

土墓
人事音書漫寂寥
承上言人生須有一死
而

亦徒寂寞而已
豈能爲我之困邪
此代宗也
此詩

宿瑩公禪房聞梵

盛唐李頎

花宮仙梵遠徵徵
月隱高城鐘漏稀
夜動霜林驚

落葉曉聞天籟發
清機蕭條已入寒
空靜颺香仍
隨秋雨飛始覺
浮生無住著
頓令心地欲歸依
排律詩

按排律原於顏延之謝靈運諸人梁陳以還
儷句尤切唐興始專此體而有排律之名
今自南宋訖于中唐擇其詩之工者而以五七言列之
亦以類從大抵排律之體不以鍛鍊爲工而以布置
有序首尾通貫爲尚學者詳之

五言

述懷

元卷之十五

二八

經廬嶽迴望江州想洛陽有作

初唐劉允濟

龜山帝始營龍門
禹初鑿出入經變化
俯仰馮家廓未若茲山
功連延並巫霍東北
流良象西南距坤絡
宏阜自鬱盤高堦復
迴薄勢入柴桑渚陰
開彭蠡壑九江杳無
際七澤紛相錯雲霞
散吳會風波騰鄒郡
跡隨造化久利與乾
坤博勝積氣通紛綸
潛恠作石渠忽見踐
金房安可托地入天
子都巖有僊人藥二
門幾迢遞三官何儵
煥咫尺窮杳冥跬步
皆恬漠才驚羽翰幽
居靜龍蛇變明牧

振雄詞棟華殊灼爍盛業匡西夏深謀贊禹毫黃
雲覆鼎飛絳氣橫川躍佐歷符賢運人期夢天爵
禮樂富垂著詩書成舞勺清輝靖崑電利器騰霜
鐸遊聖挹衡樽隣畿恭木鐸墻仞包武侯波瀾控
文若旋聞刈翹薪遽覩折葵藿稷卨序揆圖良平
公輔畧重臣資出守英藩諒求瘼豫章觀偉材江
州訪靈嶠陽岫曉氛氤陰崖暮蕭索雌伏屢鯨奔
雄飛更驚搏驚壘透煙霞騰袞亂枝格斷詞故園
有歸夢他山非行樂他鄉徒可遊湟澗終旋泊景
物觀淮海雲霄望河洛城闕紫微星圖書玄扈閑

文休明詩

天卷之十五

二九

神功多粉繪元氣循斟酌丞相下南宮將軍趨比
洛橫簪並附蟬別鼎俱調鶴四野時迷路五月先
投命池榭宣瓊管風花亂珠箔舊遊勞寤寐新知
無悅樂難天寒欲贈言歲暮期交約夜琴清玉柱
秋灰變緹幙風雲動翰林官徵調文籥言泉激爲
浪思緒飛成繳千里揮珠璣五采含丹矚鐘鼓旋
驚顛瑾瑜俄抵鵲竊價慙庸急叨聲逾寂寞長望
恨南濱居然對東郭大明楊慎曰此詩詩餘錄未錄
也先

太歲日

代宗大曆三年戊申
正月三日亦戊申也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
人閨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子出
金銀愁寂驚行斷參差虎穴鄰西江元下蜀北斗
故臨秦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梅柳樹相
見幾回新

春日卽事

中唐耿滯

芳菲那變易年鬢自蹉跎室與千峯對門唯二仲
適宜情知已少生事託人多草色微風長鶯聲細
雨和幾時猶滯拙終日望恩波縱欲論相報無如

文休明詩

天卷之十五

卅

漂母何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
百韻 盛唐杜甫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
年雄劍鳴開匣羣書滿繁船亂離心不展衰謝日
蕭然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
賴詩篇峽東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羅楚氣潮
海蹴吳天黃井爲鹽速燒畝度地偏有時驚疊嶂
何處見平川鷗鷺雙雙舞獼猴壘壘懸碧蘿長似
帶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吹

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搔頭急扶行幾段穿西京
猶薄產四海絕隨肩言無故幕府初交辟郎官幸
備員瓜時猶放寓萍泛若貴綠藥餌虛狼藉秋風
洒淨便開襟驅瘴癘明目掃雲煙高宴諸侯禮佳
人上客前哀箏傷老大華屋艷神仙南內開元曲
常時第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坐涕潸潸弔影夔州
僻回腸杜曲剪卽今龍脰水莫帶犬戎羶耿賈扶
王室蕭曹拱御筵乘威滅蜂蜚勦力効鷹鷂舊物
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鏹奴
僕何知禮恩榮錯處權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攣

卷之十五

廿一

哀痛絲綸切煩苛法今蠲業成陳始王兆喜出于
政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鴈美
周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柱數江陵
觀道里下牢千峽州有下牢關公自注鄭李光時
論文章並我先陰名何遜尚清省沈名佺宋名之
欸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愜
當久忘筌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隔禮數
不敢墮周旋高視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
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
帽淨寧著江令名錦袍鮮東郡江時題壁南湖

日扣舷遠遊臨絕境佳句染華牋每欲孤飛去徒
爲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迤邐衾枕成蕪沒
池塘作棄捐別離憂恒恒伏臘涕漣漣露菊班豐
鎬秋蔬影澗渾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
回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局促
看秋燕蕭疎踈聽晚蟬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沈綿卜
羨君平姓杖倫存子敬王鍾囊虛把釵釧米盡
圻花鈿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圓沙北岸市
暨變人呼市井灤西嶽獨絆心嘗折棲遲病即
痊紫岷岷嶺芋白種陸池蓮色好梨華頰穠多栗

卷之十五

三二

過拳勑厨唯一味求飽或三鱸兒去看魚笥人來
坐馬韉貧無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慙抵公畦
稜林依野廟墻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頻
朝謁何如穩晝眠誰云行不逮自覺坐能堅霧雨
銀章澁馨香粉署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跹困
學遠從衆明公各勉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
懇諫留匡鼎諸儒引服虔不過輪鯁直會是正陶
甄宵旰憂虞軫軫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爲
誰編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由來其飛機暫擬
控鳴弦身許雙峯寺門求求祖禪落帆追宿昔衣

禍向真詮安石謝安名高晉昭王客赴燕途中非

阮籍查上似張騫披拂雲寧在淹留景不延風

期終破浪水惟莫飛涎他日辭神女傷春杜鵑

淡交隨聚散澤國遠迴旋本自依迦葉何

曾藉僞仙人鐘峯生轉吟橋井尚高寒東走窮

歸鶴南征盡點點晚聞多妙教卒踐寒前顧愷

丹青列頭陀琬琰鑄衆香深點點幾地釋氏脩行

肅芊芊勇猛爲心極清羸任體尋金匱空刮眼鏡

象未離銓

遊宴

文休明詩 天卷之十五

卅三

遊邸園

齊王融

道勝業茲遠心閑地能隙隙挂崦鬱初裁蘭墀坦

將闢虛檐對長嶼高軒臨廣液液池芳草列成行

嘉樹紛如積流風轉還逕逕清煙泛喬石日汨

山照紅松映水華碧暢哉人外賞遲遲眷西夕

靈隱寺

初唐駱賓王

驚嶺鬱岩堯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

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遠塔剝木取

泉遙霜薄花更發氷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搜對

滌煩翫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

遊悟真寺

盛唐王維

聞道黃金地仍開白玉田擲山後巨石呪嶺出飛

泉猛虎同三逕愁依學四禪買香燃綠桂乞火踏

紅蓮草色遙霞上松聲汎月邊山河窮百二世界

滿三千梵宇聊憑視王城遂渺然瀾陵繞出樹涓

水欲連天遠縣分諸郭孤村起白烟望雲思聖主

披霧憶羣賢薄宦懸尸素終身擬尚玄誰伊草菴

客曾和栢梁篇

和劉侍郎入隆唐觀

初唐楊炯

禪地陰陽合仙都日月開山川凌四險城樹隱三

臺伏檻排雲出飛軒遙澗回參差陵倒影瀟灑快

浮埃百果珠爲寶群峯錦作苔懸蘿暗疑霧濕布

響成雷方士燒丹液真人泛玉杯還如問桃水更

似得蓬萊漢帝求仙日相如作賦才自然金石奏

何必上天台

陪徐僕射晚宴於兒宅

梁劉孝綽

夫君追宴意十日遞來過築室華池上開軒臨芰

荷方塘交密篠對需接繁柯景移林改色風去水

餘波洛城雖半日愛客待驪歌

登覽

登石門最高頂

宋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開鑿峯抗高巖高館

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庭積石擁基階野墅連巖

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

活活枯水聲夕流駛疾嗽嗽夜援啼沈冥豈別理

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九秋之幹幹木目玩三春三月

莫與居常貧者子以待終死者人處順故安排排

溪反則西射詩中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雲梯

北兩居往來棲息此詩因是早秋與諸子登號州西亭觀跳得低字

文休明辨 卷之十五

卅五

盛唐岑參

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圍萬嶺

低殘虹掛陝北急雨過關西酒榼綠青壁瓜田傍

綠溪微官何足道愛客且相攜唯有鄉園處依依

望不迷

行旅

出新林

梁劉孝威

芒山抵洛邑函谷望秦京遙分承露掌遠見長安

城故鄉已可識游子必勞情霧罷前村見風息浦

川平坐觀暮潮落漸見夕烟生無由一羽化徒想

御風輕

早度蒲關

盛唐玄宗

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坂飛旆入秦

中地險關逾壯天平鎮尚雄春來津樹合月落成

樓空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所希常道泰非復

俟繻同

晚度天山有懷京色

初唐駱賓王

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華雲疑上死葉雪似御溝

花行歎戍塵遠坐今衣帶餘欠河浮絕塞窮水浸

流沙旅思徒漂梗歸期未及瓜寧知心斷絕夜夜

文休明辨 卷之十五

二六

泣胡笳

晚泊蒲類津

初唐駱賓王

二庭歸望斷山客心愁山路猶南獨河源自北

沅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電火通軍壁烽烟上

戍樓龍庭但苦戰燕領會封侯莫作蘭山下空令

漢國羞

晚憩南陽旅館

初唐王勃

旅館何年廢征夫此日過途窮人自哭春至鳥還

歌行路新知少荒田古逕多池篁漫丹谷墳樹連

清波日照蓬陰轉風微野氣傷心不可去回首

怨如何、

懷古

白帝懷古

初唐陳子昂

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城隔巴子國臺沒漢王
宮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岩懸青壁斷地險崇
流通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川途去無限客思
生小窮

峴山懷古

初唐陳子昂

秣馬臨荒甸登高覽舊都
悲墮淚碣尚想卧龍
圖城邑遙分楚山川半入吳
丘陵徒自出賢聖幾
文休明辨 未卷之十五 十七

獨枯野樹蒼烟斷津樓晚氣孤誰知萬里客懷古

正踟躕

投贈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盛唐杜甫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
雄開府常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
隅空北征交厥青海無傳箭天山和建早桂寧麻
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我每惜河湟棄新燕節制通
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紀業
官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受命邊沙遠歸來和

席同軒墀軒車也此云曾寵鶴峻獵舊非熊茅土
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
業青冥上交親氣堅中未為珠履客已見白頭翁
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
窮軍事晉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
崆峒

奉贈太常張卿均二十韻

盛唐杜甫

方丈三韓外馬韓辰韓弁韓崑崙萬國西建標天
地闊詣絕古今迷氣得神仙迴恩承雨露低相門
清議衆儒術大名齊軒冕羅天閣琳瑯識介

文休明辨 未卷之十五 十八

珪伶官詩必誦藥典典循稽健筆凌鸞鳴鸞鳴
賦銛鋒銛鋒鑿鵠水鳥青友干皆挺攸公望各端端
倪倪通籍踰青瑣享衢熙紫泥紫泥傳夕箭歸馬
散霜蹄能事聞重譯嘉謨及遠黎彌諧方一展班
序更何躋適越空顛躑游梁竟慘悽謬知終畫虎
微分是醯雞萍泛無休日桃陰想舊蹊吹噓人所
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顧深懸
鍛鍊才小辱提攜樞東哀猿叫枝驚夜鵲棲發時
陪羽獵應指鈞潢溪

贈蘇味道

初唐杜審言

北地寒應苦南庭戍不歸邊聲亂羌笛朔氣卷戎衣
雨雪關山暗風霜草木稀胡兵戰欲盡漢卒尚重圍
雲淨妖星落秋深塞馬肥據鞍雄劍動揮筆羽書飛
與駕還京邑朋游滿帝畿方期來獻凱歌舞共春輝

贈饒陽張司戶燧

盛唐李白

朝飲蒼梧泉夕棲碧海煙寧知鸞鳳意遠託椅桐
前暮蘭豈曩古攀嵇是當年愧此黃石老安識子房
賢功業嗟落日容華棄徂川一語已道意三山期著
鞭蹉跎人間世寥落壺中天獨見遊物祖

大李詩集

卷之十五

三九

探元窮化先何常共攜手相與排冥筌

贈司馬幻之南聘

隋盧思道

故交忽千里輜車蒞遠盟幽人重離別慘手送行
行晚霞浮極浦落影照長亭拂霧揚龍節乘風遡
鳥旗楚山白重映吳江萬仞清夏雲樓閣起秋濤
帷蓋生陸侯持寶劍終子繁長纓前脩亦何遠君
其最令名

在軍贈先還知己

初唐駱賓王

蓬轡俱行役瓜時獨未還竟迷金關路望斷玉門
關獻凱多慚霍論功幾謝班風塵催白首歲月損

紅顏落鴈低秋塞驚鳥起溟濤胡霜如劍鐔漢月
似刀環別後庭邊樹相思幾度攀

上韋左相

二十韻

盛唐杜甫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
鈞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
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常賢初相漢范叔
雖已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章深出地
滄海闊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指紳持衡留滌
鑒聽履上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鄰聰明過
管輅尺牘倒陳遵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五 四十

上劉侍中

中唐楊巨源

命代生申甫承家翊禹湯廟謨膺開氣師律動清
霜鍾鼎勲庸大山河誠誓長英姿凌虎視逸步壓
龍驤道協陶鈞力恩廻日月光一言弘社稷九命
備珪璋政洽軍逾肅仁敷物已康朱門重紫戟丹
詔半纓綈位總典龍野師臨承鹿鄉射鵬天更碧

吹角塞仍黃深入平夷落橫行關漢疆功垂貞石
迷名映色絲香斷磧瞻龍武臨池識鳳凰舞腰凝
綺樹歌響拂雕梁杯淨傳鸚鵡裘鮮照鸛鶴吟詩
白羽扇校獵絲沈槍風景佳入地煙沙壯士場
中邀謝鑒塵下得周郎珠影含空散瓊枝映座芳
王渾知武子陳寔獎元方富貴春無限歡娛夜未
央管絃隨玉帳樽俎奉金章俗理寧因勸邊戒詎
假防軍容雄朔漠公望冠岩廊分野隣孤島京坻
溢萬箱曙華分碣石秋色入漁陽城遠迷玄免川
明辨白狼忠賢多感激今古共蒼茫堤擁紅蕖艷

文林明堂

卷之十一

四一

橋分翠柳行軒車紛自至亭館鬱用當玆簾迴煩
暑曾軒引早涼聽琴知思靜說劍覺神揚佳景
燕臺上清輝鄭驛傍鼓鼙喧北里王映身壯敢
微由之瑟甘循場也墻官徵恩假路戰勝忝升堂
欲奮三年翼頻迴一夕腸消憂期酒聖乘興任詩
狂海內栽桃李天涯荷稻梁升沈門下意誰道在
蒼蒼

家兄自山南罷歸獻詩敘事

中唐韓翃

時輩已爭先吾君未肯輟空嗟鐫鬚日濁是屈腰

年不以殊方遠仍論賞地偏襄橙隨客路漢竹引
歸船雲末巴東峽林中峴北川池餘騎馬處宅似
卧龍邊夜簾千峯月朝窻萬井煙朱荷江女院青
稻楚人田縣舍多瀟灑城樓入醉眠黃苞棹正熟
紅纓餽仍鮮坐厭牽絲倦因從解綬旋初辭五斗
米唯奉一囊錢室好生虛白書耽守太玄櫪中嘶
款段階下引潺湲落照淵明柳春風叔夜絃絳紗
儒客帳丹訣羽人篇雅論承安石新詩與惠連興
清湖見底襟豁露開天魏開心猶繫周才道豈捐
一立自無逸三府會招賢

文林明堂

卷之十五

四二

酬答

春日奉酬聖壽無疆詞本十首今取一首

中唐楊巨源

文物京華盛謳歌國步康瓊池供壽酒銀漢麗宸
章雨露含雙闕雷霆肅萬方代推仙祚遠春共聖
恩長鳳宸臨花暖龍墀傍日香遙知千萬歲天意
牽君王

酬張二仲彝

中唐皇甫冉

吳洲見芳草楚客動歸心屈宋鄉山古荆衡烟雨
深艱難十載別羈旅四愁侵澧月通沅水相雲人

桂林已看生白髮當爲之黃金江海時相見唯聞
梁甫吟

酬婁秀才名圖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

中見寄 中唐柳宗元

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
丘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
蟲秋謬委雙金重難徵雜珮酬碧霄無枉路徒此
助離憂

庚和

奉和同太子監守遠戀 初唐薛元超

文休用辨 天卷之十五

四三

儲禁銅扉啓宸行玉輅遙空懷壽街吏尚隔寢門
朝地首瞻龍戟空中想鳳鏤飛文映仙榜瀝思叶
神威帝念紆蒼璧乾文煥紫霄歸塘橫筆海平圃
振詞條欲應重輪曲緒洋韻九韶

和陸明府贈將軍重出塞 初唐陳子昂

忽聞天上將闕塞重橫行始返樓蘭國還向朔方
城黃金裝戰馬白羽集神兵星月開天陣山川列
地營晚風吹畫角春色耀飛旌寧知班定遠猶是
一書生

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

初唐杜審言

六位乾坤動三微曆數遷謳歌移火德圖讖在金
天子月開階統房是受命年禎符龍馬出寶籙鳳
皇傳地卽交風雨都仍卜潤澤明堂唯御極清廟
乃尊先不宰神功運無爲大衆懸八荒平物土四
海接人煙已屬羣思恭猶言至道偏重書傍問俗
旌節近推賢秩比司空位官臨御史員推辭執刀
筆直諫罷樓船國有大臣器朝加小會筵將行備
禮樂送別仰神仙城闕周京轉關河陝服地稍觀
汾水曲俄指絳臺前姑射聊長望平陽遂宛然舜
文休用辨 天卷之十五 四四

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昔出諸美爭無何霸業全
中軍歸戰敵外府絕兵權隱隱帝鄉遠瞻七廟命
虔西河偃風俗東壁掛星躔井邑粉榆社陵園公
栢田榮光晴掩代佳氣晚侵蕪兩霽鴻私滌風行
睿旨宣悼釐訪疾苦屠釣採貞堅人樂逢刑措時
康洽賞延賜踰秦氏級恩倍漢家錢擁傳咸報首
稱觴競比肩拜迎彌道路詠舞溢郊鄺殺氣西衝
白窮陰北暝玄飛霜遶渡海殘月迴臨邊緬邇朝
廷問周流朔寒旋興來探馬策俊發抱龍泉學總
八千卷文傾三百篇澄清得使者作頌有人馬

以崇班閔一作而云勝托捐偉材何磊落陋質幾
翻翹江海寧為讓巴渝轉自牽一閑歌聖道助曲
荷陶甄

奉和常閣老晚秋集賢院即事寄贈徐薛

二侍郎

中唐包佶

秘殿掖垣西書樓苑樹齊秋煙凝縹帙曉色上璇
題門接承明近池連太液低踈鐘文馬駐繁葉綵
禽棲職美綸將綺榮添組及珪九霄偏眷顧三事
早提攜對案臨青玉窺書捧紫泥始歡新遇重還
惜舊遊睽左宦登吳岫分家渡越溪賦中類

文休刊

卷之十五

四十五

歎鵬卜處幾聽鷄望闕應多戀臨津不用迷栢梁
思和曲朝夕候金闈

簡寄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弼巴州嚴八使君

十韻

兩閣老至為中書舍人貳為給事中五

十韻

盛唐杜甫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油
然胡關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韻釣瀨
客星懸嚴憶昨趨行殿公謂肅宗殷憂捧御筵討
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伏虛脩水戰船

蒼茫城七十流落劍名三千畫角吹秦晉旄頭俯

潤澤小儒輕董卓有識笑符堅以二人比史浪作

禽填海赤帝之女溺海化為鳥名曰那將血射

天乙酉武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陰散陳倉北晴

真太白巖亂麻屍積衛河破竹勢臨燕范法駕還

雙關王師下八川此時霽奉引佳氣拂周旋貌虎

閒金甲麒麟受王鞭侍臣諳入伏既馬解登僊花

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老淚潸潸

哭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月分梁漢米春給水衡

錢內藥花繁於纈宮花軟勝綿恩榮同拜手出

文休刊辨 卷之十五

四十六

入最隨肩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燕秉燭

書枉蕭懷牋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

尺鍛翮再聯翮禁掖朋從改微班性命全青蒲耳

受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師資

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翠

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

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

絃浦鵠防碎首霜鵲不空拳地僻昏炎瘴山稠隘

石泉且將俱度日應用酒為年典郡終微眇治作

中實棄捐安排求數吏比興展歸田去去才雄

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隴外翻
投迹漁陽復控弦思明笑爲妻子累甘與歲時遷
親故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迤
連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蓋雄俊志在必
騰鶩

寄李十三白二十韻

盛唐杜甫

昔年有狂客實如號爾謫僊人筆落驚風雨詩成
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
傳必絕倫龍舟修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
青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
志金明辨天卷之十五 四二

志蕙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
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侶善無鄰處士
彌衡俊諸生原憲貧稻梁求未足意欲何誇頻事
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鵬鳥賈誼傷
泣向麒麟孔子蘇武先還漢黃公四皓豈事秦楚
筵辭醴日申公梁獄上書侯勝已用當時法誰
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恠恩波闊
乘槎與問津

江津寄劉之遴

梁劉孝綽

與子如黃鶴將別復徘徊經過一江見出入三休

臺共攜雲氣影同霽霞文杯佳人愛曉遊禁門恒
晚開欲寄一言別高駕何由來

懷思

江陵望幸

盛唐杜甫

雄都元壯麗望幸欽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
秦風烟含越鳥舟楫控吳人未枉周王駕終期漢
武巡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
起涸鱗

秦州月夜除一作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

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還官兼述索

文休明辨天卷之十五

四八

居二十韻

盛唐杜甫

大雅何寥闕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情
靈二子陞同日諸生公自困一經文章開突興遷
摧潤朝廷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併白
相見眼終青伊昔貧甚同憂歲不寧棲遑分半
菽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忌妖氛逐香正闕慚漢
閭揚雄俱議哭秦庭仲卿還蜀祇無補囚梁亦
固局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帝力收三統天威
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惟馨雜種雖高強
驅甚建瓴焚杏淑景殷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

羣公若會星官臣謂薛仍點染為文柱史監罪正

零丁介官亦趨棲鳳公嘗為朝回歎聚為日

勳之喚人看驛裏不嫁惜娉婷佳掘鈎知埋獄

提刀見發劓休儒應共飽朝事漁父忌偏醒事平

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急烽火未全

停師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垓忠臣辭憤激烈士涕

飄零上將盈邊鄙元勲溢鼎銘仰思調玉燭誰定

握青萍龍俗輕鷗鵲原情類鵲鵲秋風動關塞高

卧想儀刑

送別

文休明辨天卷之十五

四九

奉送蔣尚書燕御史大夫東都留守

中唐耿湓

副相威名重春卿禮樂崇錫珪仍拜下分命遂居

東高旆翻秋日清鏡引細風蟬稀金谷樹草徧德

陽官教用儒門儉兵依武庫雄誰云千載後周召

獨為公

奉送王相公赴幽州

中唐韓翃

黃閣開帷幄丹墀侍冕旒位高湯左相權總漢諸

侯不改周南化仍分趙北憂雙旌過易水千騎入

幽州塞草連天暮邊聲動地秋無因隨遠道結束

佩吳鉤

送王使君赴太原行營中唐錢起

太白明無象皇威未戢戈諸侯持節鉞千里控山

河漢驛雙旌度胡沙七騎過驚蓬連鴈起牧馬入

雲多不賣盧龍塞能消瀚海波須傳出師頌莫奏

式微歌

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盛唐張繼

崢嶸丞相府清切鳳皇池羨爾理臺鶴高棲瓊樹

枝歸飛晴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當學

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遊絲願托周周之鳥羽

文休明辨天卷之十五

五十一

相銜漢水湄宋嚴羽曰七或李白逸詩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盛唐李白

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誰人今繼作夫子世稱

賢再動遊吳棹還浮入海船春光白門柳變色赤

城天去國難為別思歸各未旋空餘賈生淚相顧

共悽然

無錫東郭送友人遊越中唐劉長卿

客路風霜曉郊原春興餘平蕪不可望遊子去何

如烟水乘湖闊雲山逼越初蒨都懷作賦占穴

藏書碑缺曹娥宅林荒逸少居江湖無限意非獨

夢樵漁

聖善閣送裴迪入京

盛唐李頎

雪華滿巖閣苔色上
構蘭藥草空堦靜
梧桐返照寒清吟可愈
疾攜手誓同歡
墜葉和金磬飢鳥鳴
露盤伊流惜東別
灞水向西看舊託含香署雲霄何足難

西使燕送孟學士南遊

初唐盧照隣

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
相看萬餘里共倚一征篷
零雨悲王粲清樽別孔融
徘徊聞夜鶴悵望待秋鴻
骨肉胡秦外風塵關塞中
唯餘劍鋒在耿耿

氣成虹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

盛唐王維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
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
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
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
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
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留別

王撫軍
撫軍將軍江東西陽侯王弘
宋謝瞻

時登之被召還京弘送至滄口適瞻先將是豫車三人於此集別

祇召旋北京守官及南服
南方五方舟折簿知
之對筵曠明牧
王舉觴矜喜飲餞指途念出宿
來晨無定端別畧有成
紀定速頴陽照通津夕陰
暇平陸榜人理行轡
轡軒命歸僕分手東城闌
門發櫂西江澳離會雖相親
逝川豈往復誰謂情
可書盡言非尺牘
此篇特叙離會之情

扈從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初唐宋之間

春豫靈池會滄波
帳殿開丹凌石鯨度
槎拂斗牛迴節晦
冀全落春遲柳暗催
象演看浴景燒劫辨

天卷之十五

五二

沈灰餉飲周文樂
汾歌漢武才不愁
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奉和聖製幸玉霄公主山莊因題石壁上

韻之作應制

盛唐王維

碧落風烟外瑤臺道路賒
如何連帝苑別自有仙家
比地迴鑾駕綠溪轉翠華
洞中開日月遂度發雲霞
庭養冲天鶴溪留上漢查
種田生白土泥甕化丹砂
谷靜泉逾響山深日易斜
斜御羹和石髓香飯進胡麻
大道今無外長生詎有涯
還瞻九霄上來往五雲車

奉和聖製上巳於學春亭觀祓飲應制

盛唐王維

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開萬戶上驚過百花
中畫鷁移仙妓金貂列上公清歌邀落日妙舞向
春風渭水明秦甸黃山入漢宮君王來後襍灞漣
亦朝宗

題詠

題裴式微餘干東齋亭 中唐劉長卿

世事終成夢生涯半欲過白雲心已矣滄海意如
何藜杖全吾道榴花養太和春風騎馬醉江月釣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五

五三

漁歌散帙看蟲蠹開門見雀羅遠山終日任芳草
傍人多吏體莊生傲方言楚俗訛屈平君莫弔腸
斷洞庭波

雜詩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卜韻

盛唐杜甫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
逃帳斂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
旌旄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丘丈空壁壘
八水涇渭洛澠散風濤今日看天意遊竟貸爾曹

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怪豹

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晉人李嗣業為左兵氣

回飛鳥威聲沒巨鼇戈鋌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

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遺毒螫已是沃腥臊

本想丹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諱回騰絕漠拓羯

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

突劒吹毛利言其利也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

釵釧準擬獻香醪

途次近蜀驛蒙恩賜寶刀及飛龍腕馬使

還因寄李鄴二中書 中唐武元衡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五

五四

草草事行役遲遲入一作出故關碧幢遙隱霧紅旆

漸依山威激酬一作恩恩淚風霜去國顏捧刀金錫

宇歸馬玉連環威鳳翔雙闕征夫護百蠻應憐宜

室召溫樹不同攀

七言

懷思

月夜有懷王端公兼簡朱係二判官

中唐僧清江

月照疎林驚鵲飛驛人此夜共無依青門旅寓身
空老白首頭陀力漸微屢向曲池陪逸少幾廻戎

幕接玄暉四科弟子稱文學五馬諸侯是繡衣江
屬往來曾不定野雲搖曳本無機脩行未盡身將
數欲向東山掩舊扉

題詠

題鄭十八著作丈

盛唐杜甫

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
別淚春添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挽詩罷能
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賈
生對鵬傷王傳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公懷直
道也需新國用輕刑爾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

又係明辨 天卷之十五

五五

是歲星窮巷悄然車馬絕索頭乾死讀書螢

雜詩

洗兵馬

盛唐杜甫

中興諸將收山東唐之山東即今又河北也玄宗
天寶末安祿山反先陷河北諸
郡至肅宗復兩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篇
過胡兒一作生命在破竹中祗殘也鄴城州不日得
將祿山子肅宗復兩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篇
獨任朔方肅宗復兩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篇
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餒肉蒲萄官肅宗復兩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篇
蜀宮宴勞之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
洞喜肅宗復兩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篇
三年肅宗復兩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篇
至德丁酉乙未平于苗

裏關山月古樂府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即唐平
元帥功大心轉小郭相即子謀深古來少司徒光
東節度使河清鑒懸明鏡尚書王恩禮
與秋天香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

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後隨冠冕
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策備雞鳴問寢
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富天下畫化為侯王汝等
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留蕭丞相
幕下復用張子房京師說平以蕭華留守故比之
此之張公即張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

又係明辨 天卷之十五

五六

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
有言後漢武光今周宣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
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西上母恭舜
復道諸山得銀甕此山出焉隱士休歌紫芝曲漢
芝歌詞人解撰河清頌宋鮑照有河清頌至德
里田家望望惜雨乾乾元二年七月黃河清至德
淇上健兒歸莫懶特史思明餘黨未殄城南長
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取
此詩對律甚嚴
而春容醒藉

清明二首

盛唐杜甫

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衝花他
自倚紅顏騎竹馬計我無緣胡竟結束還難有楚女
腰肢亦可憐不見定王臺長沙王城跡處長陵買傅
井依然賈誼廟虛靈焦本作舉為寒食太原郭晉
井依然自井虛靈焦本作舉為寒食太原郭晉
為損焚骸至其亡月不敢舉火人多死者後漢何
實藉君平賣卜錢鍾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麤飯任
吾年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繁舟雙
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踴將雛遠萬里鞦
韆習俗同旅鴈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
女休明辨天卷之十五五七

城樓閣煙中裏漢主山河錦繡中風水春來洞庭
濶白蘋愁殺白頭翁

東兵長句十韻

晚唐杜牧

上黨爭為天下脊邯鄲四十萬秦坑任意何者欲
專地聖主無私豈詭兵玄象森羅隱比落詩人章
句誅東征雄如馬武皆彈劍少似終軍亦請纓屈
指廟堂無失策垂衣竟舜待昇平羽林東下雷雲
怒楚甲南來組練明即墨隴文光照耀常山蛇陣
勢縱橫落鵬都尉萬人敵黑稍將軍一鳥輕漸見
長圍雲欲合可憐窮壘帶猶縈凱歌應是新平唱

便逐春風浩浩聲

文休明辨天卷之十五

五八

文體明辯卷之十五

文體明辨卷之十六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

絕句詩

按絕句詩原於樂府五言如白頭吟出塞曲府
下桃葉歌府見樂歡聞歌樂府長千曲府見樂團
扇郎不歸等篇七言則如揆瑟歌烏栖曲怨詩
行等篇不歸並下及六代述作漸繁唐初穩順
聲勢定為絕句絕之為言截也即律詩而截之
也故凡後兩句對者是截前四句前兩句對者
是截後四句全篇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
文亦明辨 卷之十六 一

者是截首尾四句故唐人絕句皆稱律詩觀李
漢編昌黎集絕句皆入律詩蓋可見矣大抵絕
句詩以第三句為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
力旨趣深長雖以杜少陵之聖於詩而於此尚
有遺憾則此體豈可易而為之哉今採晉宋以
下訖于晚唐諸家詩而以五七言列之仍各以
類相從使學者有所取法焉
五言

述懷

長安九日

梁江總

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鴈來故園籬下菊今日為誰
開

閒適

陵峯採藥

晉僧道猷

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
人此詩全篇皆對○大明陽侯曰接弘明集載此
自刪之邪抑別有高人定之邪

遊宴

秋日湖上

晚唐薛瑩

落日五湖遊煙波處處愁浮沈千古事誰與問東
流
文亦明辨 卷之十六 二

登覽

登柳州峨嵋一作山

中唐柳宗元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
州在柳州北三十里

登鶴雀樓

盛唐王之渙一作朱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
樓

行旅

途中口號

初唐盧僊

抱玉三朝楚懷書十上秦年年洛陽陌花弄鳥歸人

臨江

初唐王勃

去騶嘶別路歸棹隱寒洲江皋木葉下應想故城

秋此詩後
二句揚

江行夜詠

中唐權德輿

猿聲到枕上愁夢紛難理寂寂深夜寒清霜落秋水

宿建德江

盛唐孟浩然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

人
文休明辨 元卷二十六

三

懷古

春草宮懷古

中唐劉長卿

君王不可見芳草舊宮春猶帶羅裙色青青向楚

人

投贈

寄贈

宋陶弘景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

君

正朝上左丞相張燕公

初唐楊重玄

歲去愁終在春還命不來長吁問丞相東閣幾時

開此詩風致高遠惜
長吁二字太露胸

贈韋諷十八

盛唐王維

與君青眼客共有白雲心不向東山去日令春草

深

贈李山人

中唐戴叔倫

此意無所欲開門風景遲柳條將白髮相對共垂

絲

懷思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盛唐李白

文休明辨 元卷二十六

四

昨夜孤園雪第寒兄不知庭前看玉樹腸斷憶連

枝

寒夜思友

初唐王勃

朝朝翠山下夜夜蒼江曲復此遙相思清尊湛芳

綠

憶番陽舊遊

中唐顧況

悠悠南國思夜向江南泊楚客斷腸時月明楓子

落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

盛唐岑參

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

開

雜詩本三首今

盛唐王維

家住孟津河門對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書家中否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窓前寒梅着花

未此詩後

送別

送別

盛唐王維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六

送胡大

盛唐王昌齡

荆門不堪別況乃洞庭秋何處遙望君江邊明月

樓此詩第三句不用

送方外上人

中唐劉長卿

孤雲將野鶴豈向人間住莫買沃州山時人已知處

送人往宣城

唐潘佐

江畔送行人千山生暮氣謝安圖扇上為畫敬亭雲

臨高臺送黎拾遺

盛唐王維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

息此詩用樂府舊題又從二句切

聽江笛送陸侍御

中唐常應物

遠聽江上笛臨觴一送君還愁獨宿夜更向郡齋

聞

留別

別輞川別業

盛唐王維

依運動車馬惆悵出松蘿忍別青山去其如綠水何

題詠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六

天台山

中唐僧靈徹

天台眾山外歲晚當寒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雲

中此詩後

題慈恩塔

唐荆叔

漢國山河在秦陵草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

崔興宗寫真詠

盛唐王維

豈君年少時如今君已老今時新識人知君舊時好此詩全

題畫帳遠帆

中唐皇甫冉

朝見巴江客暮見巴江客雲帆儻覺停中路陽臺夕

新嫁娘

中唐王建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

嘗此二詩皆古樂府體○以

詠聲

中唐韋應物

萬物自生聽太空恒寂寥還從靜中起却向靜中

消

詠硯

中唐劉禹錫

烟嵐餘斐亹水墨兩氤氲好與陶貞白松窓寫紫

文休明集卷之十六

七

文

詠梅花

初唐王適

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

人

詠楓葉

梁簡文帝

萎綠映葭青疏紅分浪白落葉洒行舟仍持送遠

客此詩後二句均

斑竹

中唐劉長卿

蒼梧千載後班竹對湘沅欲識湘妃怨枝枝滿淚

痕

詠鳥

初唐李義府

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少樹不借

一枝棲義府初召見太宗令詠鳥詩成帝

閨情

怨詩二首

唐李暇

羅敷初總髻蕙芳正嬌小月落始歸船春眠恒著

青曉此詩第

別前花照露別後露垂葉歌舞須及時如何坐悲

妾

春曉

盛唐孟浩然

文休明集卷之十六

八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

少此詩後

拜新月

中唐李端

開簾見新月便即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

帶

長信宮

中唐劉方平

夢裏君王近宮中河漢高秋風能再熱團扇不辭

勞

息夫人

盛唐王維

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

言玄宗時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有賣餅之妻
白明媚王一見氣謝厚其夫來之寵愛
遺等歲餘因問曰汝復憶餅師否使見之其妻主
視雙淚垂煩若不勝情時于坐客十餘人皆富貴
文士無不羨異王命詩維先成坐客無敢繼者
乃歸餅師以終其志今題F思夫人蓋託前也

雜詩

孟城幼

盛唐王維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

華子岡

盛唐王維

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上下華子岡惆悵情何

極此詩後

人本明辨卷十六

七

鹿柴

盛唐王維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

上此詩全

南垞

盛唐王維

輕舟南垞去北垞祿難即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

識

歌湖

盛唐王維

吹簫凌極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迴首山青卷白

雲

白石灘

盛唐王維

清淺白石灘綠蒲尚堪把家住水東西浣紗明月

下此詩後

竹里館

盛唐王維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

照

盛唐王維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

落此詩後

漆園

盛唐王維

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枝

文休明辨卷十六

樹

湖南蘭若

盛唐僧皎然

未到無爲岸空憐不繫舟東山白雲意歲晚向悠

悠

中唐柳宗元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

雪此詩後

對殘燈

中唐韋應物

獨照碧窓一作又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

翻成結

絕句

晚唐僧貫休

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管催。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

梅。大明楊慎曰：此詩雖非僧家本色，實自樂府聲調。

清溪半夜聞笛

盛唐李白

羌笛梅花引，曲中吳溪隴。水情清，一作寒山秋浦月，腸

斷玉關聲。一作情。

玉臺體

中唐權德輿

秋風一夜至，吹盡後庭花。莫作經時別，西隣是宋家。

七言

文休明辨 卷之十六

十一

迷懷

山房春事

盛唐岑參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

秋懷

晚唐雍陶

古槐烟薄晚鴉愁，獨向黃昏正御溝。南國望中生遠思，一行新鴈過汀洲。

閒適

春日偶作

中唐武元衡

飛花寂寂燕雙雙，南客衙門對楚江。惆悵管絃何

處發，春風吹到讀書窓。

郭杜郊居

晚唐溫庭筠

槿籬芳樹近樵家，麥隴青青一徑斜。寂寞遊人寒食後，夜來風雨送梨花。

遊宴

東魯門泛舟 本二首 今一首

盛唐李白

日落沙明天倒開，波搖石動水縈迴。輕舟泛月尋溪轉，疑是山陰雪後來。

與賈島閑遊

中唐張籍

水北原南草色新，雪消風暖不生塵。城中車馬塵

無數，能解閑行有幾人。

宿剎上人房

中唐徐凝

浮生不定若蓬飄，林下真僧偶見招。覺後始知身是夢，更聞寒雨滴芭蕉。

李舍曹宅夜飲

盛唐王昌齡

霜天晉飲故情歡，銀燭金爐夜不寒。欲問吳江別來意，青山明月夢中看。

宴詞

盛唐王之渙

長堤春水綠悠悠，散入漳河一道流。莫聽聲聲催去棹，桃花淺處不勝舟。

登覽

西亭春望

盛唐賈至

日長風暖柳青青北馬歸飛入窅冥
岳陽城上聞吹笛一夜春心滿洞庭

此詩後二句
拗名折腰體

上汝州郡樓

中唐李益

黃昏鼓角似邊州三十年前上此樓
今日山川對垂淚傷心不獨爲悲秋

尋訪

尋鄭山人所居

中唐劉長卿

寂寂孤鶯啼杏園寥寥一犬吠桃源
落花芳草無

休明辨
元卷之十六

十三

尋處萬壑千峯獨閉門

尋山家

中唐長孫佐輔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
主人聞語不

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
新詩全

城西訪友人別墅

晚唐雍陶

澧水南山橋邊小路斜日高猶未到
君家村原門巷多相似處處春風枳殼花

行旅

渡湘江

初唐杜審言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
獨憐京國人

南窗不似湘江水北流

渡桑乾

中唐賈島

客舍并州已三作十霜歸心日夜憶
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南行

晚唐羅鄴

臘晴江暖鵝鵝飛梅雪香沾越女衣
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醉方歸

山行赴官宜城

晚唐杜牧

遠上寒山石逕斜白雲生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文休明辨
元卷之十六

十四

江陵使至汝州

中唐王建

回看巴路在雲間寒食離家麥熟還
日暮數峯青似染商人說是汝州山

從秦城回再題武關在陝西商州

中唐李涉

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
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

早發白帝城

盛唐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不盡聲舟已過萬重山

一作須臾過
萬重山

舟行夜泊

中唐權德輿

蕭蕭落葉送殘秋寂寞寒波急暝流今夜不知何處泊斷猿啼月引孤舟

楓橋夜泊

中唐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一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夜半者狀其太早而

為夜半也月落烏啼彼固明言之矣

泊秦淮

晚唐杜牧

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陳後主作玉樹後庭花曲後為隋所滅

又作明辨 卷二十六

十五

懷古

題處州縉雲山禹湖池

黃帝上界之所湖即舊縉城

中唐徐凝

黃帝旌旗去不回空餘片石碧崔嵬有時風捲出湖浪散作晴天雨點來

自後無形題者

瑤池

晚唐李商隱

瑤池阿母綺窓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

宿昭應

在驪山下秦曰驪邑漢高祖徙里氏實之命曰新豐唐玄宗分置會

馬縣尋改昭應

中唐顧況

武帝新靈太乙壇新豐樹色繞千官那知今夜長生殿

唐紀老君于朝元獨閉空山月影寒閣則齋于此發

綏山廟

晚唐許渾

王子求仙月滿臺玉簫清轉鶴徘徊曲終飛去不知處山下碧桃春自開

過楚宮

晚唐李商隱

巫峽迢迢舊楚宮至今雲雨暗丹楓浮生盡戀人間樂只有襄王憶夢中

華清宮

即驪山溫泉宮也唐太宗所建玄宗入寶閣改今名又於其間建老君殿左朝元閣右長生殿

唐杜常無考

又作明辨 卷二十六

十六

行盡江南數十程晚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

本秦宮武帝作雨聲元閣半此蓋漢

玄宗或於神仙之事與秦皇漢武同而遺跡荒涼皆為後人感慨之具也按秦漢舊宮至唐唯未央尚在長楊已不存此詩所云蓋寓言以托諷耳風作雨聲空宮寥廓之狀也

吳城覽古

中唐陳羽

吳王舊國舊姑水煙空香逕無人蘭紅葉

西遊在靈巖春色似憐歌舞地年年先發館娃宮

今為雲易水一作懷古

晚唐馬戴

荆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期落日蕭條蒨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

金陵圖

晚唐韋莊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烟籠十里堤

石頭城

中唐劉禹錫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烏衣巷

中唐劉禹錫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官人斜

官人之處在長安城外三里風雨夜多聞哭聲

文休明辨 卷之十六

十七

中唐寶鑑

離宮路遠北原斜生死恩深不到家雲雨今歸何處去黃鸝飛上海棠花

傷愚溪

中唐劉禹錫

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縱有隣人解吹笛山陽舊侶更誰過

南遊感興

中唐寶鑑

傷心欲問前朝事唯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

過襄陽上于司空頌

中唐李涉

方城漢水舊城池陵谷依然世自移歇馬獨來尋故事逢人唯說岷山碑

投贈

贈花卿 林鐘宮水

盛唐杜甫

花卿名敬定劍南有節度使光遠之末將此卿宗上元二年梓州刺史段平璋反東川節度李興敗走於是光遠率敬定討之子璋既誅敬定恃功大掠帝聞之怒由是不見推用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此曲蓋花卿在蜀時備用天子禮樂其美作此曲之而意有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妓女無以此

本明辨 卷之十六

十八

詩入歌亦有見武子美詩諸體皆有絕妙者獨此句本無所解而近世乃效之而廢諸家是其真誠其美猶在唐世故人之下乎

贈殷亮

中唐戴叔倫

日日河邊見水流傷春未已復悲秋山中舊宅無人住來往風塵共白頭

贈少年

晚唐溫庭筠

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風葉下洞庭波酒酣夜別淮陰市月照高樓一曲歌

贈日本

日本一日本也東鑑禪師 晚唐鄭谷

故國無心渡海潮老禪方丈是耶城維摩室以手

倚中條山夜深雨絕松堂靜一點
山螢照寂寥

上徐中書

初唐褚嗣陽

中禁山池越日當作鳳凰池邊詞客紫微郎所能作
頌雄風起何不時吹蘭蕙香

酬答

酬張繼升序

中唐皇甫冉

懿宗子之舊好祇役武昌以六言見懷

予以七言裁答

望望南徐州登北固仙迢迢西塞仙隔東關落日

文李明卿

十九

臨川問音信寒潮猶一作帶夕陽還

酬曹侍御過象縣屬柳見寄

中唐柳宗元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七里洲中官

在洲中春風無限瀟湘思欲采蘋花左傳

符藻王公羞不自由謂拘於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祭仙人山州因

以酬之

中唐柳宗元

珠樹言樹之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遊方之事多

造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

簡寄

寄遠

晚唐趙嘏

禁鐘聲盡見洒禽關塞迢迢故國心無限春愁莫
相問落花流水洞房深

寄維揚故人

晚唐張喬

離別河邊綰柳條千山萬水玉人遙月明記得相
尋處城鎖東風十五橋揚州有二十四橋

寄揚州韓綽判官

晚唐杜牧

青山隱隱水迢迢一作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

橋明月夜玉人何處學一作吹簫

文休明辨

二十

途中寄李二

中唐戎昱

楊柳煙含灞岸春年年攀折為行人好風若借低
枝便莫遺青絲掃路塵

晚過橫瀾寄張藍田

中唐錢起

亂水東流落照時黃花滿逕客行遲林端忽見南

山色馬上還吟陶令詩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唐縣名遙有此寄

盛唐李白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嶺南過五溪五溪在
滿月元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縣名西

寄積侍御出幽州

盛唐王昌齡

一從恩譴度瀟湘塞北江南萬里長
莫道荊門書信少鴈飛猶得到衡陽

懷思

坐中聞思帝鄉有感

中唐令狐楚

年年不見帝鄉春白日尋思夜夢頻
上酒忽聞吹北曲坐中惆悵更何人

愁思

中唐張籍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
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又作明辨 天卷之十六

二

蜀中九日

初唐王勃

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
人情已厭南中苦鴻鴈那從北地來

此詩第
二句拗

懷死陵舊遊

晚唐陸龜蒙

陵陽佳地昔年遊謝朓青山李白樓
唯有日斜江上思酒旗風影落春流

懷吳中馮秀才

晚唐杜牧

長洲苑外草蕭蕭却尋遊程歲月遙
唯有別時今不忘登暮烟秋雨過楓橋

送別

送別魏二

盛唐王昌齡

醉別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船涼
憶君遙在瀟湘月愁聽清猿夢裏長

送張諫議

中唐武元衡

漢庭從事五人來白首疆場獨未回
今日送君魂斷處寒江寥落數枝梅

送盧員外

晚唐妓薛濤

玉壘山前風雪夜錦官城外別離魂
信陵公子如相問長向夷門感舊恩

送蜀客

中唐張籍

蜀客南行聽碧雞木錦花發綿江西
山橋日晚行人少時見猩猩樹上啼

送元二使安西

安西都護府在
龜茲武后所置

盛唐王維

渭城在長安故朝雨裊裊一作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一作勸君更盡一杯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此詩
二句

送人使河源

盛唐張謂

故人行役向邊州匹馬今朝不暫留
長路關山何日盡滿堂綠竹爲君愁

送李判官之潤州行營

中唐劉長卿

萬里辭家事鼓鼙金旆驛路楚雲西江春不肯留
行客草色青青送馬蹄

送魏簡能東遊二首

中唐李涉

燕市悲歌又送君目隨征鴈過寒雲郵亭宿處時
看劍莫使塵埃蔽斗文

獻賦論兵命未通却乘羸馬出江東灞陵道上重
回首十載長安似夢中

重送裴卿中貶吉州

中唐劉長卿

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
文休明辨 云卷之十六 二三

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

送齊山人歸長白山

中唐韓翃

舊事僊人白兔公弟推掉頭歸去又乘風
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

送宋處士歸山

晚唐許渾

賣藥僧琴歸去遲山風吹盡落桂花時
閒甲子須臾事逢著音仙人莫看棋

室山見數童子圍棋與質一物如棗核含
之不飽何未終於柯爛盡既歸無後時人

落陽春末送杜錄事

中唐劉禹錫

鐫前花下長相見明日忽爲千里人君過千橋回

首望洛陽猶自有殘春

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初唐張說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峯水上浮聞道神仙不
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

芙蓉樓送辛漸二首

盛唐王昌齡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
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丹陽城南秋海陰丹陽城北楚雲深高樓送客不
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盛唐李白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
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號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

盛唐岑參

西原驛路掛城頭客散江亭雨未休君去試看汾
水上白雲猶似漢時秋

別辛漸

盛唐王昌齡

別館蕭條風雲寒扁舟月色渡江看酒酣不識關
西道却望春江雲尚殘

別李浦之京

盛唐王昌齡

故園今在霸陵漢文帝陵在長安城東七十里西江畔逢君醉不
迷小弟隣唐詩人呼別尚漁獵一封書寄數行帝
元僧圓至曰漁獵者少年放逸之習而小人之事
也公愛其弟好此故在外作書以戒而兼以弟泣
其仁人愛弟之清歟

留別

赴虢州留別故人

中唐盧綸

世故相逢各未閒百年多在別離間昨夜秋風今
夜雨不知何處入空山此詩漫

立秋華原南館別二客

中唐武元衡

風入泥陽池館秋片雲孤鶴兩難留明朝獨向青

山郭唯有蟬聲催白頭

二五

會遇

逢賀島

中唐張籍

僧房逢著音款冬花出雍華出寺行吟日已斜十

二街京城十中春雪一作遍馬啼今去入誰家元

人以日斜比時冬花耐寒比島以春雪比小

逢鄭三遊山

中唐盧仝

相逢之處花茸茸峭壁攢峯千萬重他日期君何

處好寒流石上一株松

逢一作友人之上都

肅宗上元七年

玉帛徵賢楚客稀猿啼相送武陵歸潮頭望入桃
花去一片春帆帶雨飛

慶賀

獻壽詞

盛唐王維

宮殿參差列九重祥雲瑞氣捧堦濃微臣欲獻唐
堯壽遙指南山對袞龍

宮詞

華青宮注見懷

中唐王建

酒幔高樓一百家宮前楊柳寺尚書御史所前花

又作明華元卷之六

二六

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一作瓜唐溫

巧之奉以

官詞本百首今

中唐王建

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承露上玉芙蓉王

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一作非駕大龍

大馬元僧圓至曰建世主建禮如好性此禮奇需不入宮君不乘奇車
况作非禮之語焉能食以求不死金龍神之車服
以漢祀于詞唯敘事而讓自見此杜元凱所謂具

文見意

蓬萊正殿壓雲鼇紅日初生碧海濤開著晴五門
選北望柘黃新帕御牀高

籠煙紫氣日瞳瞳宣政門開玉殿風五刻閣前卿
相出下簾聲在半天中

千年伏下放朝初玉案傍邊立起居每日請來金
鳳紙殿頭無事不教書

秋殿清齋刻漏長紫微宮女夜燒香拜陵日到公
卿發函簿分頭出太常

避暑昭陽不擲盧井邊含水噴鴉雛內中數日無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六 二七

呼喚懶得勝王蛺蝶圖
金吾除夜進雞名畫袴朱衣四隊行院院燒燈如

白日沈香火底坐吹笙元稹詩至日此
篇自隋宮事
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儀乞藥裁勅賜一窠紅

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
魚藻宮中鎖翠蛾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

鋪錦菱角鷄頭積漸多
春風院院落花堆金鎖生衣掣不開更禁歌臺起

妝殿明朝先進畫圖來
樹頭樹底算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

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元稹詩至日殘紅花葉也
合暮也結子晚年有歲五更風苦心之難忍也
此詩謂使我不負結子而入宮則安有今日之愁
不可錯怨君也色素寵去矣然世自各其別
心前不以怨君厚之至也日附公甚愛此詩

又本七首今
取四首
中唐王涯
瞳瞳日出大明宮天樂遙聞在碧空禁樹無風正

和暖玉樓金殿曉光中
碧繡簾前柳散垂守門宮女欲攀時曾經玉輦從

容處不敢臨風折一枝
春來新插翠雲釵尚著嬌雲頭踏殿鞋欲得君王

回一顧爭扶玉輦下金階
又本明辨 天卷之十六 二八

迎風殿裏罷雲和起聽新蟬步淺莎為愛九天和
露滴萬年枝上最盤多

題詠
題楚昭王廟
中唐韓愈

丘墳一代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
人懷舊德一開茅屋祭昭王

題武陵祠
晚唐道士曹唐
桃花夾岸杳何之花滿春山水去遲三宿武陵溪

上月始知人世有秦時
題竹郎廟
晚唐妓薛濤

竹郎廟前多古木夕陽沈沈山更綠何處江村有
笛聲留聲盡是迎郎曲此詩第
二句抄

定山寺

晚唐薛逢

十里松蘿映碧苔一川晴色鏡中開遙聞上界翻
紅虛片片香雲出院來

題雲公山房

中唐權德輿一云
房

雲公蘭若深山裏月明松殿微風起試問空門清
淨心蓮花不着焰此詩第
二句抄秋潭水

題葉道士山房

中唐顧況

水邊楊柳赤欄橋洞裏仙碧玉簫近得麻姑書

文休明辨下卷之十六

二七

信否潯陽江上不通潮

昭君詞

中唐李端

李陵初送子卿迴漢月明時惆悵來憶着音長安
舊遊處千門萬戶玉樓臺

賈生

晚唐李商隱

宣室未央殿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
憐夜半虛也猶從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漢賈誼
王導

歲事文帝思之徵入見中
方生宣室受釐因感鬼
神之事而問之誼具通
所以至夜半亦不覺焉之
前席○參政出小車九
詩未二句云措意如此後人何以企及

苑中遇雪應制

初唐宋之問

紫禁仙輿詰旦來青旂遙倚望春臺不知庭霰今
朝落疑是林花昨夜開

侍宴桃花園詠桃花應制

初唐從臣姓名

源水叢花無數開丹跗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
千歲預喜仙遊復摘來

裝給事宅白牡丹

盛唐開元名公姓名

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新開紫牡丹別有玉盤承
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和練秀才楊柳

中唐楊巨源

文休明辨下卷之十六

卅

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唯有春風最
相惜慙慙更向手中吹

詠竹

中唐李賀

所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限何
人見露壓煙啼千萬枝

詠白蓮

晚唐陸龜蒙

素蘂多蒙別豔欺此花端合在瑤池無情有恨何
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

題新鴈

晚唐杜荀鶴

暮天新鴈起汀洲紅蓼花疎水國秋想得故園今

夜月幾人相憶在江樓

歸鴈

中唐錢起

瀟湘何事等閑回新陽有回陽峯水碧沙明兩岸
苦二十五絃瑟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

天馬詩

中唐張仲素

天馬初從渥水來郊歌會唱得龍媒不知玉塞沙
中路首著殘花幾處開

閨情

寫情

中唐李益

冰紋珍簾思悠悠千里嘉期一夕休從此無心愛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一 卅一

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樓

閨怨

晚唐羅鄴

夢斷南牕啼曉鳥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廉外如
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無

宮怨

中唐李益

露濕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陽似將海水添
官漏共滴長門一夜長

折楊柳

題用樂府而詞實

初唐喬知之

可憐濯濯春楊柳攀折將來就纖手妾容共此同
盛衰何必君恩獨能久此詩美

春夢

盛唐岑參

洞房昨夜春風起迷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
夢中行盡江南數十里此詩未

春怨

中唐劉方平

朝日殘鸞伴妾啼開簾只見草萋萋庭前時有春
風入楊柳千條盡向西

春女怨

唐朱絳世次

獨坐紗窗刺繡遲紫荊枝上轉黃鸝欲知無限傷
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

秋閨思

中唐張仲素

秋天一夜靜無雲斷續鴻聲到曉聞欲寄征人問
消息居延城外又移軍

秋夕

晚唐杜牧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
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

長信

漢宮秋詞本五首今

盛唐王昌齡

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
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元信則至日班婕妤
共後太后於長信宮作團扇歌上魏明帝求
寵少哀弟絕幸等語信昭陽合此詩也

絕句一作宮妓

晚唐李商隱

珠箔輕明覆拂一作玉墀披香新殿關腰肢不須片

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周偃師王明二人偃師

萬化技將終偃師其目王之左右侍妾王皆

怒立欲將偃師偃師大憐立則能倡者以進王皆

巧與造化同功乎宋陳恕配愛此詩嘆曰古人之

哀挽

哭孟寂

中唐張唐

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少年寂榜進士十

人寂名在十八今日春風一作光忍不見杏花零

落寺門前唐及第進士

雜詩

雜詩世有題此

盛唐張旭

春草青青千里餘荒城落日照離居那知海上三

年別不寄雲間一紙書

江南春道中作

晚唐杜牧

千里鴛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

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

寒食清明前二日

中唐韓翃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

蠟燭清明日取榆柳青一作煙散入五侯七貴

單超馬新豐侯徐城武源侯貝愛東武陽侯左家

元僧圓至日唐目韻代以來宦官權盛故

此詩刺之德宗時以此詩知制誥

中唐常應物

獨憐幽草澗邊生一作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

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宋歐陽修言滁州城

西澗者獨城此有一澗水極淺不勝舟又江潮不

至此豈詩家作佳句而實無此景歟此詩後

江村即事

中唐司空曙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

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突厥三臺

初唐撰人闕

馬門山上馬初飛馬邑城邊馬正肥日旰山西逢

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從軍行本六首今

盛唐王昌齡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上一作海風秋更吹羌

笛關山月無一作那一作金閨萬里愁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離別情撩亂邊愁聽

一作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邊將

中唐姚合

將軍作鎮古汴州水賦山春節氣柔清夜滿城絃
管沸行人不信是邊頭

和李秀才邊庭四時怨本四首今取二首

唐盧渢

春衣昨夜到榆關故國烟花想已殘小婦不知歸
未得朝朝應上望夫山春

盧龍塞外草初微鴈乳平蕪曉不飛鄉國近來音
信斷至今猶自著音寒衣夏

與歌者何戡

中唐劉禹錫

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

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

聽舊宮人穆氏唱歌

中唐劉禹錫

曾隨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德宗

號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元僧闍至曰公貞元初
謫官二十四年而後歸故有是詩

春夜洛城聞笛

盛唐李白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
折柳折楊柳名何人不起故園情

塞上聽吹笛

盛唐高適

雪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借問梅花阿

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此詩後二句

聽隣家吹笙

中唐郎士元

鳳吹聲如隔彩霞不知牆外是誰家重門深鎖無
尋處唯有碧桃千樹花

聽李憑彈箏篋

中唐楊巨源

聽奏繁絃玉殿清風傳曲度禁林明君王聽樂梨
園暖翻到雲門第樂聲

六言詩

按六言詩昉於漢司農谷永魏晉間曹植陸雲
祝問出其後作者漸多然不過詩人賦詠之餘

宋休甫辨天卷之十六

三六

耳今自梁陳以下訖于中唐畧採數首以備一
體而以律詩三韻絕句分列之仍別其類云

律詩

酬荅

碧溪酬梁耿別後見寄

盛唐王維

清川求路何極落日孤舟解携鳥向平蕪遠近人
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惆悵
長沙謫去江潭芳草萋萋

送別

送萬臣

中唐盧綸

把酒晉君聽琴誰堪歲暮離心霜葉無風自落秋
雲不雨空陰人愁荒村路細馬怯寒溪水深望盡
青山獨立更知何處相尋

送陳明府赴淮南

中唐韓翃

手華近過清明落日微風送行黃鳥綿蠻芳樹紫
駟蹀躞東城花間一盃促膝煙外千里含情應渡
溪南信宿諸侯擁旆相迎

送李億東歸

中唐周賀

淮山遠隔秦樹紫禁斜通渭城路別青青柳發前
黃漠漠花生和風濤蕩歸客落日殷勤早繫纜上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六 三七

金罇未飲讌歌已有餘聲

三韻

閒適

飲酒樂

陳陸瓊

蒲萄四時芳醇瑠璃千鍾舊賓夜飲舞遲銷燭朝
醒絃促催人春風秋月恒好驪醉日月言新

絕句

述懷

歸山作

中唐顧况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

道無人獨還

閒適

田園樂

盛唐王維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花落家僮未掃鳥
啼山客猶眠

簡寄

奉寄皇甫補闕

中唐張繼

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踈潮至潯陽回去相
思何處通書

寄李袁州桑落酒

中唐鄭士元

寒木同律 天卷之十六 三八

色比瓊漿猶嫩香同甘露仍春十千提携一斗遠

送瀟湘故人

懷思

小江懷靈一上人

中唐皇甫冉

江上年年春早津頭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猶
聞薄暮鐘聲

送別

送鄭二之茅山

中唐皇甫冉

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春犬吠鷄鳴幾處條
桑種杏何人

留別

發越州赴潤州使院留別鮑侍御

中唐劉長卿

對水看山別離孤舟日暮行遲江北江南春草獨
向金陵去時

雜詩

倡樓怨節二首

梁簡文帝

朝日斜來照戶春鳥爭飛出林片光片影皆麗一
聲一轉焦心

上林紛紛花落淇水漠漠苔浮年馳節流易盡何

文解明辨 天卷之十六

廿九

爲忍意含羞

問李二司直所居雲山

中唐皇甫冉

門外流水何處天邊樹遶誰家山色東西多少朝

朝幾度雲遮問意

和韻詩

按和韻詩有三體一曰依韻謂同在一韻中而
不必用其字也二曰次韻謂和其原韻而先後
次第皆因之也三曰用韻謂用其韻而先後不
必次也如唐韓愈昌黎集有陸渾山火和皇甫
湜用其韻是已疑詩今不傳故古人聲和答其

來意而已初不爲韻所縛如高適贈杜甫云草

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甫和之則云草玄吾豈

敢賦或似相如又如韋迢早發湘潭寄杜甫云

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甫和云雖無南過鴈

看取北來魚又如高適人日寄杜甫云龍鍾遠

屬二千石時適爲蜀州刺史愧爾東西南北人甫嘗有

南北人甫和云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偏舟病

獨存又如杜甫和裴迪逢梅相憶見寄云幸不

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迪詩今不傳意

其中必有欲折來及不得同看之語故採其意

文解明辨 天卷之十六

四十

而答之不聞其和韻也又如杜甫王維岑參和

賈至早朝大明宮詩各自成篇甫第云詩成珠

玉在揮毫參云陽春一曲和皆難并其意不用

況於韻乎中唐以還元稹白居易陸龜蒙更相

唱和由是此體始盛然皆不及他作嚴羽所謂

和韻最害人詩者此也今畧採次韻詩二篇以

備一體且著其說使學者毋效尤云此外又有

因韻而增爲之者如唐鄭宗元河東集有同劉

二十八院長銘述舊言懷感時書寄奉寄澧州

張員外使君畧五十二韻之作以其韻增至八

十是也今不錄又有拾其餘韻凡為所用者置不
取如河東集載酬韶州裴曾長使君名未寄道
州呂八大使溫因以見示二十韻自序云韶州
幸以詩見及往復奇麗邈不可摹用韻尤為高
絕余因拾其餘韻酬焉凡為韶州所用者置不
取其聲律言數如之是也不錄此皆由依韻而
推廣之故附著於此

五言排律

登覽

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

文休明

四一

北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

中唐柳宗元

德宗貞元中李吉甫為郴州刺史有北樓詩十韻意宗元和十一年戶部侍郎判度支陽於陵坐供軍自闕貶郴州刺史追和古南詩至是公亦和焉

郡樓有遺唱新和敵南金境以道情得人期幽夢
尋層軒隔炎暑迴野恣窺臨鳳去徽音續芝焚芳
意深游鱗出陷浦啖鶴繞仙岑風起三湘浪雲生
萬里陰宏規齊得宇麗藻競詞林靜契分憂術
同遲客心驂騮當遠步鷓鴣莫相侵今日登高處
還聞梁父吟

七言排律

雜詩

次光威哀韻

光威哀婦妹三

晚唐女冠魚玄機

昔聞南國容華少今日東隣姊妹三粧閣相看鸚
鵡賦碧窓應繡鳳凰衫紅芳滿院參差折綠醕盈
杯次第嚙恐向瑤池曾作女謫來塵世未為男文
姬有貌終堪比西子無言我更慙一曲豔歌琴杳
杳四絃輕撥語喃喃當臺競鬪青絲髮對月爭誇
白玉簪小有洞中松露滴大羅天上柳煙含但能
為雨心長在不怕吹簫事未諳阿母幾嗔花下語
潘郎曾向夢中參暫持清句魂猶斷若覩紅顏死
亦耳悵望佳人何處在行雲歸北又歸南

聯句詩

按聯句詩起自柏梁人各一句集以成篇其後

宋孝武華林曲水梁武帝清暑殿唐中宗內殿

諸詩今錄皆與漢同唯魏懸瓠方丈竹堂譙饗

今不錄則人各二句稍變前體自茲以還體遂不

一有人各四句者如陶靖節集所載是也有人

各一聯者如杜甫與李之芳及其甥宇文或所

作是也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者如韓昌黎集所載城南詩今不是也然必其人意氣相投筆力相稱然後能為之否則狗尾續貂難乎免於後世之議矣今取數首以類列之故不叙其世次云

三言古詩

登覽

喜皇甫曾侍御見過南樓翫月

盛唐

喜嘉客闢前軒天月淨水雲昏真鴈聲苦蟾影

文休明辨 下卷之十六

四三

寒開裏浥滴檀欒雅歡宴處江湖間皇甫卷翠幕

吟嘉句恨清光留不住李高駕動清角催惜歸華

重徘徊然露欲晞客將醉猶宛轉照深意陸壯

五言古詩

述懷

與妻李夫人聯句

晉賈充

室中是阿誰歎息聲正悲賈歎息亦何為但恐大

義虧李大義同膠漆匪石心不移賈人誰不慮終

日月有合離李我心予所達予心我所知賈古能

不食言與君同所宜李

聯句

晉

鳴鴈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歎

息謝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遠招王子喬雲駕

庶可飭謝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

矜從忘愛翼謝高何濯條幹遠眺同天色思絕慶

未看徒使生迷惑謝大明何孟春日清之循之

謝書及南史亦無此二人意必晉書陶潛本傳所

七言古詩

述懷

栢梁詩

漢

文休明辨 卷之十六

四四

日月星辰和四時謝駢駕馭馬從梁來謝注讀

王郡國士馬羽林材謝前西反總領天下誠難治

相石謝承和撫四夷不易哉謝注音資。刀筆之

吏臣執之謝夫兄大撞鐘伐鼓聲中詩建德。宗室

廣大日益滋謝宗正劉周衛交戟禁不時謝尉路總

領從宗栢梁臺謝田黎久。光平理請謝決嫌疑

杜周脩飾輿謝一作馬待駕來謝公賀太郡國吏力

差次之謝壺謝大鴻乘輿御物主治謝平之謝前再

王溫陳栗重石揚日謝古以字算大司農徵道官下

隨討治晉中尉。執金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馬翊盜

阻南山君民災。秋風或成信。左外家公主不可治

京兆尹。椒房率更領其材事陳等。樂夷朝賀

常舍其音其。蕭助蕭柱。枿榑榑相枝。特匠大。批杷。橘

栗桃李梅古韻通用。走狗逐兔張采恩。上林。齧記

五言排律

簡寄

寄司空曙李端

中唐

長安一分首萬里隔煙波王海上。青山暮天涯白

雲本四。天卷之十六

四五

髮多眼。尋僧因看竹訪道。或求鵝雲樹無。依鳥

陰岸足。薛蘿醉中。晉越客興裏野庭柯。吳黃葉

身仍逐丹霄。皆未磨別愁連。旦暮歸夢。遙關河

見高柳寒蟬對空階夜雨和。年華空在。荏苒名宦

轉蹉跎見南陌。東城路春來幾度過。過此。不幸

其姓按唐詩。行世紀有。樊見詩。見國秀。集今。考國

送別

夏夜李尚書之。筵送宇文或。石首赴。縣縣

句

盛唐杜甫

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甫。晉書氏起宅相者

當為外氏所養。宅酒香傾坐側恍影駐。江邊芳

翟表郎官瑞翟維名。漢蕭望之郎官。令宰仙

喬息。王兩稀雲葉斷夜火燭花偏數語。歌紗帽

高文擲綵牋之。興饒行處樂離惜醉中眠或。單父

交子。長多暇河陽潘岳。實少年甫。客居逢自出

集句詩

按集句詩者雜集古句以成詩也自晉以來有

之至宋王安石尤長於此蓋必傳學強識融會

水休用辨天卷之十六

四六

貫通如出一手然後為工若牽合傳會意不相

貫則不足以語此矣今採數首列于篇

四言古詩

勸勵

晉傅咸

孝經詩二首

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敢惡人孝無終

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

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不義則爭匡救其

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論語詩二首

晉傅咸

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

克已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爲仁由已以道事君死而後已

毛詩詩二首

晉傅咸

無將大車惟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猷是經

聿脩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遐思我言惟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譏言罔極有覩面目

周易詩

晉傅咸

又作明詩卷之十六

四七

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脩業既有典常輝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叶如

周官詩二首

晉傅咸

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易直除不以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

辯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脩乃職以聽王命

春秋左氏傳詩

晉傅咸

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遠不損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己榮茲心不棄忠而

能力不爲利啗古之遺直威默不端勿使能植

懷恩

示道光及安大師

宋王安石

春日載陽陟彼高岡樂彼之園維水泱泱維荀及蒲旣生旣育拊飛維鳥集于灌木嚶其鳴矣亂我心曲有懷二人在彼空谷旣往旣來獨寐寤宿陟則在巘或降于阿瞻望弗及傷如之何

樂府

述懷

胡笳十八拍

宋王安石

文休用辨 天卷之十六

四人

其一

中郎有女能傳業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如葉薄將奈何一生抱恨常咨嗟良人持戟明光裏所慕靈妃嬈蕭史空房寂寞施總帷棄我不待白頭時

其二

天不仁兮降亂離嗟余去此其從誰自胡之反持干戈翠綈雲旂相蕩摩流星白羽腰間插疊鼓遙翻瀚海波一門骨肉散百草安得無淚如黃河

其三

身執略兮入西關關山阻脩兮行路難水頭宿兮

草頭坐在野只教心膽破更韞雕鞍教走馬玉骨
瘦來無一把幾迴拋鞍抱鞍橋往往驚墮馬蹏下

其四

漢家公主出和親御廚絡繹送入珍明妃初嫁與
胡時一生衣服盡隨身眼長看地不稱意同是天
涯淪落人我今一食日還併短衣數挽不掩脛乃
知貧賤別更苦安得康強保天性

其五

十三學得琵琶成繡幕重重卷畫屏一見郎來雙
眼明勸我酤酒花前傾齊言此夕樂未央豈知此

文休明辨

卷之十六

四九

聲能斷腸如今正南有北斗言語傳情不如手低
眉信手續續彈彈看飛鴻勸胡酒

其六

青天漫漫覆長路一紙短書無寄處月下長吟久
不歸當時還見鴈南飛彎弓射飛無遠近青塚路
邊南鴈盡兩處音塵從此絕唯向東西望明月

其七

明明漢空月相識道路只今多擁隔去住彼此無
消息時獨看雲淚橫臆豺狼喜怒難姑息自以紅
顏能騎射音千言萬語無人會漫傳文章真末策

其八

死生難有却回身不忍重看舊寫真暮去朝來顏
色改四時天氣總愁人東風漫吹桃李盡日獨
行春色裏自經喪亂少睡眠鸞飛燕語長悄然

其九

柳絮已將春去遠攀條弄芳畏晚晚愛忠衆兮歡
樂鮮一去可憐終不返日夕思歸不得歸山川滿
目淚沾衣筆圭死裏西風起歎息人間萬事非

其十

寒聲一夜傳刁斗雲雪埋山蒼兕吼詩成吟詠轉

文休明辨

卷之十六

五十一

淒涼不如獨坐空搔首漫漫胡天叫不聞胡人高
鼻動成胡寒盡春生洛陽殿回首何時復來見

其十一

晚來幽獨恐傷神唯見沙蓬水柳春破除萬事無
過酒虜酒千盃不醉人含情欲說更無語一生長
恨奈何許饑對酪肉兮不能餐強來前帳臨歌舞

其十二

歸來幾轉到五更起看北斗天未明秦人一作築
城備胡處擾擾唯有牛羊聲萬里飛蓬映天過風
吹漢地衣裳破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頭五步

坐

其十三

自斷此生休問天生得胡兒擬棄捐一始扶牀一
初坐抱攜撫視皆可憐一作誰知遠使問名姓引
袖拭淚悲且憂悲莫悲于一作生別離悲在君家
留一一作兒

其十四

鞠之育之不羞耻恩情亦各言其子天寒日暮山
谷裏腸斷非關隴頭水兒呼母兮啼失聲依然離
別難爲情灑血仰頭兮訴蒼蒼知我如此兮不如
文休明辨 卷之十六 五一
無生

其十五

當時悔來歸又恨洛陽官殿焚燒盡紛紛黎庶逐
黃巾心折此時無一寸慟哭秋原何處村千家今
有百家存爭持酒食來相饋舊事無人可共論

其十六

此身飲罷無歸處心懷百憂復千慮天翻地覆誰
得知魏公垂淚嫁文姬天涯憔悴身託命於新人
念我出腹子使我歎恨勞精神新人新人聽我語
我所思兮在何所母子分離兮意難任死生不恨

知兮何處尋

其十七

燕山雪花大如席與兒洗面作光澤恍然天地半
夜白閨中祇是空相憶點注桃花舒小紅與兒洗
面作華容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

其十八

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我與兒兮各
一方憔悴看成兩鬢霜如今豈無腰褭與驕驍安
得送我置汝傍胡塵暗天道路長遂令再往之計
墮眇茫胡笳本出自胡中此曲哀怨何時終笳一
文休明辨 卷之十六 五二

會兮琴一拍此心炯炯君應識

近體歌行

送別

送吳顯道南歸

宋王安石

君不見蔡澤栖遲世看醜豪氣英風亦何有忽然
變軒昂盛事傳不朽君今幸未成老翁二十八宿
羅心胸何不上書自薦達封侯起第一日中秋月
春風等閑度山中舊宅無人住宅中青桑葉宛宛
澗水流過田中路遙知楊柳是門處萬里蒼蒼煙
水暮我欲尋之不憚遠君又暫來還徑去紅亭驛

路掛城頭憶君祗欲苦死晉天際張帷列樽俎君
歌聲酸辭且苦人生憔悴生理難使人聽此凋朱
顏勸君更盡一杯酒明日路長山復山

七言絕句

懷古

江口

宋王安石

六朝文物草連空今古無端入望中江上晚來堪
畫處參差煙樹五湖東

投贈

戲贈湛源

宋王客石

文體明辨 天卷之十六

十三

恰有三百青銅錢憑君為算小行年坐中亦有江
南客自斷此生休問天

文體明辨卷之十六

文體明辨卷之十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命

按朱子云命猶令也字書大曰命小曰令此命
令之別也上古王言同稱為命或以命官如昔
說命罔命是也或以封爵如書微子之命蔡仲
之命是也或以飭職如書畢命是也或以錫賚
如書文侯之命是也或傳遺詔如書顧命是也
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唐而下則以策書封爵
制詔命官而命之名亡矣然周文之見于左傳

文體明辨 天卷之十七

一

者猶存故首錄之以備一體

賜齊侯環公命

周靈王

昔伯舅太公右功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
昨大師饒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旧舅是賴
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敬之哉無廢朕命

諭告

按字書云諭曉也告命也以上攷下之詞商周
之書未有此體至春秋內外傳始載周天子諭
告諸侯及列國往來相告之詞然皆使人傳言

不假書翰故今不錄而僅採漢人之作以為式
蓋此書所主唯在文章則口諭之詞自不當錄
學者宜別求之

入關告諭從史記本

漢高帝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弃市
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
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
秦法吏民皆案堵如故九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
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
而定約束耳宋真德秀曰按告諭之語財百餘言而暴秦之弊為之一洗所謂若明若暗
文臣用辨 宋卷之二十七 二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參用史記漢書本 漢高帝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漢
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史記作皆
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
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宋真德秀曰按此率諸侯王所擊者項羽而日楚之殺義帝有猶有左氏辭命遺意

告廬江太守東平相

漢章帝

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
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

諫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
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十斛常以八月長吏存
問賜羊酒顯茲異行

告常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

漢章帝

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孝同遐邇解釋結冤也
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
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名山東柴岱宗為人祈福
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
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
宋林用辨 宋卷之二十七 三

塗追惟先帝勸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
跡滂流至千海表不克堂溝朕甚慙焉月令孟春
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
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
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諭單于

漢元帝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
于鄉鄰日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
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
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

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恠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謂日恩不切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詔

按劉總云古者王言若軒轅唐虞同稱爲命至三代始兼諸誓而稱之今見於書者是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今曰詔於是詔興焉漢初定命四品其三曰詔後世因之夫詔者昭也告也古之詔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雅緻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儷而詔亦用之然非獨用於詔文作明辨 不卷之十七四

也後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大施諸詔誥制勅表箋簡啓等類則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廢也今取漢以下諸作分爲古俗二體而列之使代言者有考云

告體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漢高帝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難平暴亂立諸侯懷兵息民天下大安

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蒙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答有司請建太子詔從漢書本

漢文帝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史記也史記無字天下人民未有恩快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作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令列侯之國詔

漢文帝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歡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文作明辨 不卷之十七五

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特以恩遣太子以上分封

求賢詔

漢高帝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

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卿侯
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此語令卿其有意
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道詣相國府署行狀義
備日年紀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瘵病勿遣

議不與孝廉者罪詔

漢武帝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
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禁五帝三王所繇
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族
耆老加惠耆老之復孝敬選豪俊講之學稽參政
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

文保明辨 元卷之十七

六

聖緒大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
君子雍讀日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
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
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
千石體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不舉孝不奉詔
也當以不敬論不系
廉不勝任也當免

察茂材異等詔

漢武帝

元封五年名臣
文武欲盡詔曰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

千里奔走也使之士或有負俗被世之累而
立功名夫泛方勇反字本駕之馬跣弛之士拓音
廢不遵禮度也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
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漢宣帝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
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
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
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
一人

文保明辨 元卷之十七

七

置賢良方正詔

宋太祖

先所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
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三科而自曩及今未有
應者得非抱倜儻者耻肩於常調懷謙直者難效
於有司必欲與自朕躬乎繼今不限內外職官前
資見任布衣黃衣許詣閣門投牒自薦朕當親試
焉

始策試舉人罷詩論賦三題詔

宋神宗

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繇貢舉而四方

執經藝者專于誦數趨鄉舉者狃于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盤矣今下郡國招徠雋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行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杜

選高才生受學詔

漢章帝

五經剖判去聖弥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情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右育

導師傳詔

漢章帝

水休明辨天卷之十七

八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競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意姓三世在位為國元老司空融姓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意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遺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中勅四方稱朕意焉右尊

定口賦詔

漢高帝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更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

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大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勸農詔二首

漢文帝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按此漢起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讀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

水休明辨天卷之十七

九

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此議起

徙民寬大地詔

漢景帝

聞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其痛之郡國或硿隘無所農桑古繁畜繁養食之也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復高年子孫詔

漢武帝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者艾艾六十曰耆耆奉高年古之道

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日結以承比親外追公事內乏資財足召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日上已有受鬻法給米粟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有喪者勿繇事詔

漢宣帝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喪經凶災而吏繇繇日事謂役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其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歛送終盡其子道

郡國等勿行苛政詔

漢宣帝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七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篇未引詩而結以一首

議佐百姓詔

漢文帝

間者數年比類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故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

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商者蕃為酒醪以靡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遣謁者巡行詔

漢武帝

朕聞咎繇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惜恒日者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七

十一

淮南衡山脩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休誘也之休誘也於邪說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耄耄孤寡鰥獨或置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寬失職使者目聞縣鄉即賜母贅聚即就也所居而賜之帛會各遣就其遣博士循行詔二首

漢武帝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燕弁之塗故敗幣目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昔有月餘年也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旨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謂同度取吏因乘執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雋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修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姦猾爲害野荒治苛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七

十二

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爲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東德方是時張湯方用事建請舉兼升之徒而其中乃有有問舉獨行君子之辭豈其誠哉武帝詔今大抵其於空文非文比也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燒草下水種生舊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方下巴蜀之粟之草死獨稻長所請火耕水耨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飢民免其危者具舉以聞

遣光祿大夫循行詔

漢元帝

朕承先帝宣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問者地數勅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由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姓等十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也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庠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漢高帝

士大夫公卿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及子從軍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七

十三

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常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謂目君上天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行猶付令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多自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尉長吏官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凡庶察也字問有不如吾詔者以申論之寬恤

舉縣令詔

唐太宗

朕聞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

存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著於名下
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其命五品以
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減丞尉詔

唐代宗

夫計人而置官度事而賦任因時立制損益在焉
吏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則官稱其祿祿當其秩
然後上下相樂公私不匱昔漢光武時及魏太和
轉文帝中並減吏員兼省鄉邑致理之道此其一
隅今連歲治戎天下凋瘵京師近甸煩苦尤重此
屋流散念之惻然人寡吏多困於供費欲其蘇息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七

十四

不可得也設令廉耻守分以奉科條猶有祿廩之
煩役使之弊而况貪猾縱欲而動踰典章作威以
虐下厚歛以潤已者乎古者縣置大夫一員足以
為治奚必貳佐分掌而後治邪且京畿戶口減耗
大半職員如舊何以堪之豈可以重困之人供不
給之費使人不倦其在變通制事之宜式從省便
其京兆府長安萬年宜各減丞一員尉兩員餘縣
各減丞尉一員餘委吏部條件處分

益小吏祿詔

漢宣帝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

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以

令二千石脩職詔

漢景帝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曠日者
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
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
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
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讀日積以備災害疆母
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或長今歲
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詐辦吏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七

十五

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
法因法與盜盜其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
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
下使明知朕意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漢宣帝

儆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能儆
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
法或持巧心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
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
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

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過使客通使
人賓客未嘗其越職踰法目取名譽營猶踐薄
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
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三公糾非法詔

漢章帝

比年陰陽不調飢饉屢臻深惟先帝明憂人之本
謂錄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
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
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卑賤今自三公
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
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
施行有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戒不禁姦邪詔

漢宣帝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
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
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
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
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
竹仲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
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

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諛以避其課三公不以
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從自給者皆止先是
以用度不足或奉使求不受奉辭自省其徒衆以
取其廉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終以爲利所得多於
本錄故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母相
亂不真初錄知治錄始錄行錄更錄大錄玩錄其錄意錄正錄謂
設錄非錄實錄者錄乃錄是錄欲錄加錄嚴錄耳錄非錄真錄務錄行錄寬錄大錄也

條責丞相御史詔

漢元帝

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無光
帝以詔條責丞相于定國等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
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
文本明辨天卷之十七 十七

繆不同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
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
然者不同各以誠對毋有所諱舉察

增祀無祈詔

漢文帝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
日彌史使記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
媿古字其廣增諸祀壇史壇史場珪幣昔先王遠施
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右左言先
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祀官祝禮皆歸福
於史記無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

無之不德而專饗史記作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史記無也字其令祠官致敬無史記有母字所祈

親奉祀詔

漢宣帝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脩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立孝文廟樂舞詔漢書本

漢景帝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史記開字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耐奏史記開字本用辨元卷之十七十八

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史記能羣生減耆作能欲不受獻罪人不弔史記不誅亡使記罪不私其刊也不受獻之下史記此五字在除官作肉記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史記無也字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史記此作不皆上世史記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俾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史記有明象夫作悅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史記此作四

宇施于史記作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具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史記作且為禮儀是承相中屬嘉等奏以高帝為大祖文帝曰可

議廟禮詔

漢元帝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

文休明辨元卷之十七十九

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史記此

禁送終奢靡及申明車服制度詔

漢明帝

昔曾史記名紹史記名奉親竭歡致養仲尼非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史記此而往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

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
宜於今者宣下郡國按漢文帝議賑貸及養老詔
元帝建昭五年赦天下詔明帝引答詔元帝有兩事
者中以又曰更端意必當時所詔而史氏刪而令
之非本文也今皆不取獨此篇所事

罷昌陵詔

漢成帝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姓
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毀門內尚
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廢勞客土疏惡終不
可成朕惟其難恒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今天下毋有動搖之
心六休明辨 天卷之十七 廿

作壽陵詔

漢光武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
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
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唯赤門人長安
不美哉令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
離令流水而已以上

獄讞詔

漢高帝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
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

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處斷報之所不能
決者皆移送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
具爲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除誹謗法詔史記

漢文帝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
道而來諫者漢書有今法有誹謗妖漢書有言之罪
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
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漢
無結而後相謾謾欺也初爲要約其行以誼使吏
字爲大逆其有他言而漢書吏又以爲誹謗此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七 廿一

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
者勿聽治

議犯法相坐詔

漢文帝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
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
取其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謹罪當則民從且夫
牧民而道謹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
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
便宜孰熱計之

除肉刑詔漢書

漢文帝

齊太倉令淳于公自非當刑詔獄遂保其安其少女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乃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此詔

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

戮史記作而民弗作史記何治之至也則至治也今

法有肉刑三刑二刑三左右而後不止其咎安在

非乃朕德之薄史記無朕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

故夫訓史記作訓道史記作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史記

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史記作失其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史記

何其文休明辨天附錄卷一七 廿二

刑之史記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

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外

有年史記而免其為令史記有以易之至

頌史記老幼等詔 漢景帝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史記不屬逮者人所哀憐

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

者史記朱儒史記短人不常鞠繫者頌繫之

議律令詔 漢元帝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

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

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漢宣帝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作

蠲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

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

勿坐遣太中大夫疆史記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

問繇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愚倫之士

子首史記匿史記父母等勿坐詔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七 二三

漢宣帝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

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遣之哉自

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

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誅死皆上請廷尉

目聞

置廷平詔 漢宣帝

武帝時張易趙禹之屬條定上奏奏更因

此直帝自在問問而知其苦此及即治

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

問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

禁考獄多酷詔

漢章帝

律云掠問者唯得榜答皆擊立訊之也又令丙召篇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等事英已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日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定報也律四律詔

漢章帝

文修明辨元卷之十七

廿四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天地人慎三微正之月萬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謹死刑詔

唐太宗

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門下自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奏聞

恤刑詔

唐代宗

時有是使弟薛平酒色之念手刃二人棄屍於井事發繫獄為自盡乃下詔曰

至理當作治唐遼高之代當作世世遼太刑上歡然以臨下下欣然而奉上禍亂不作法令可施去聖久遠薄於教化簡書填委獄訟煩興苛吏舞文寃人致辟思欲刷耻政行厥路無由豈天地父母慈愛之意也朕注三靈之重託群后之上夕惕若厲不敢荒寧內訪卿士外咨方岳日不暇給八年于茲而大道淳風鬱而不振四郊多壘連歲備邊師旅在外役費不廣賦役轉輸疾耗吾人困竭無聊窮斯濫矣下庶暗昧不見刑網戎士在

文修明辨元卷之十七

廿五

軍未習法令犯禁抵罪其徒實繁徃行之間未詳事實吏議不決動淹時月傷沮和氣屢彰咎徵此皆朕之不明教之未至上失其道而繩下以刑敢不罪已以荅災眚人者君之友體害之則君有所傷刑者教之輔助失之則人無所措慮有冤濫慘然憂傷用明慎罰之典俾弘在宥之澤其天下見禁囚死罪從流流已下釋放左降流人移隸等委司奏聽進旨如聞州縣官比來率意恣行籠杖不依格令致使殞斃深哀傷頻有處分仍聞率越自今已後非灼然憲害不得輒加非理所司嚴加

糾察以聞刑法上

赦鴈門代郡軍士詔

漢武帝

元光六年春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實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散失師而還詔曰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老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赦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帥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上文德明辨 天卷之十七 廿六

赦天下詔

漢元帝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人在位而吉士雍讀日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

吏二級爲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

獨高年帛以上

日食詔史記

漢文帝

朕聞之天生蒸蒸民爲之置居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眚眚以戒不治乃作漢書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過讀日見于天簡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漢書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漢書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以文德明辨 天卷之十七 二十七

見思漢書無之所不及白漢書以漢書有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漢書職任務省繇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漢書不念外人之有非是以漢書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漢書又飭兵厚衛比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漢書足漢書而餘皆以給置傳漢書

罷車騎等屯兵詔

漢宣帝

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也

有司朕既不能附遂是以邊竟屯戍未息今復飭兵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

漢元帝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刑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媿論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求惟蒸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官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帶條奏毋有所諫有司勉之

又休明辨

卷一十七

廿八

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

各三人

以上

禁采黃金珠玉詔

漢景帝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弊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或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用其若取庸費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却獻祥瑞詔

唐代宗

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祥瑞如卿

雲靈芝珍禽奇獸恠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以上

與匈奴和親詔

漢文帝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也安者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漢書作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漢書內志以重吾不德也漢書無也漢書作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漢書作不

又休明辨 天卷之十七

廿九

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漢書軼漢書於道以諭朕意漢書志於單于今單于反漢書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漢書與朕俱棄細過偕漢書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漢書定始於今年

止田輪臺等詔

漢武帝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每口增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漢書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

九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
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音漢軍破城食至多
然士自載不足以竟也終師糧者盡食畜產贏者道
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
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音所音後音不音甚衆暴
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姓未上書言匈奴縛馬前
後足置城下馳言奈人謂中國人我句若馬又漢
使者久音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李廣欲以爲
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音日謀參以著龜不
吉不行音適者以縛馬書徧視讀日示丞相御史二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七

廿

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廼至郡屬國都尉成忠
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
以見音疆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
在九五匈奴因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大
卜龜著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
北伐行將音於音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
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音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
卧兆皆反緣重合侯音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
匈奴使坐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車單于
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

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嘗言漢極大然不能音日飢
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音離散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還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
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大聞鴻臚等又議
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
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音
也音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
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辛苦而逢火乏失亦上集
不得音不音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
斷生口音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音當今務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七

卅一

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音免役之法令以
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
略補遺狀與計對音上計者音同來赴對

罷擊珠崖詔

漢元帝

珠崖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
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
言羞威不行則欲殺之狐疑辟音難則守屯
田通干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
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
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因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

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能珠屋郡民有慕義欲內蜀便處之不欲勿疆以上

封丞相弘姓公詔

漢武帝

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宜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丞相始弘

爵王成詔

漢宣帝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文奉明辯 天卷之十七 廿二

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後詔使丞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言前罪東相成爲自增加以蒙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

嘉霍光詔漢書本紀本

漢宣帝

大司馬大將軍傅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列傳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亂世策列傳以安宗廟列傳天下蒸庶咸以安列傳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列傳其爵邑世世列傳有所與列傳日功如蕭相國是時光亮中思光

褒黃霸詔

漢宣帝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後日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川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瞻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命圖李晟馬燧下凌煙閣詔 唐德宗

昔我列祖承乾坤之靈滌掃隋季之荒屯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义用端命于上帝付俾當作四方宇宙既清日月既貞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咨列于斯閣懋昭績効式表儀形一以不忘于朝夕一以求垂乎來裔臣之義厚莫重焉貞元己巳歲秋七月我行西宮瞻宏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頤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吐應感致業之艱難觀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為代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亦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則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在玄宗則劉幽求等申翼奉之勲在肅宗則郭子儀

命圖李晟馬燧下凌煙閣詔 唐德宗

三三

掃珍氛侵今則李晟等保寧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社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謂旌其况念功紀德文祖所為也在予曷其敢怠有司宜叙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朕是命紀于壁馬庶播嘉庸式昭于下俾後來者尚揖清顏知元勳之不朽叙封

報公孫弘詔

漢書本紀

漢武帝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使記文遭遇謂遇也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史記作青庶幾獲承至尊

元朔中弘乞骸骨帝報曰

三四

史記作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謂治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史記作善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史記作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史記作日君其存精神止念慮史記作醫藥以自持史記作以病終史記作謂有禮矣史記作惜乎史記作之非其人耳

報張安世詔

元康四年張安世病上書歸侯乞骸骨帝報曰

漢宣帝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

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疆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史記作而亮

報貢禹詔

初元中禹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帝報曰

漢元帝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擊擊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史記作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豈意有所恨與荆在位者與生殊乎史記作者嘗令金敞語史記作生欲及生持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予少夫以王命辯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

文獻明辭 元卷之十七

卅五

報匡衡詔

漢成帝

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光帝元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史記作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聞焉力下有司問君何疑而上書歸侯史記作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史記作

牛後起
民事

報許皇后詔

漢成帝

考成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自為妃后即
位帝寵於帝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
許皇后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
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帝宮帝然其言於是
省減椒房掖庭用度皇后乃上詔自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眾陽之宗天光
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天以陰而侵陽虧其
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變異為眾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
亦為呂霍霍后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七

廿六

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州牧諸侯相也執持之也又安獲
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古策誠秉忠唯義是
從又恐有上官名博陸禹宣成侯夫之謀若
乃徒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
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謂日百蠻賓服殊
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車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
况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也後
官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成帝元年正月白氣
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
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

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讀日

妾無能懷任全者保既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
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爪出于文昌背紫宮尾委曲
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
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
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
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益溢遠
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丘
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族人
先咲古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七

廿七

鳥之處巢也不顧郵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
自焚也雖先快意讀日咲其後必號而無及也
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攷稱內泰山王者易
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
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頭
偃車輦毀壞愷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
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言項史之間與既亦盡無異
已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巳虧枯
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怵眾
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

之患日寢古屢深咎厥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

書云高宗彤日與有維維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

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形以成三德卽飭椒房

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書於版

大長秋館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

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

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

宗且不血食何暇侯也傳事特牛之祀傳不云

乎以約失之者鮮帝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

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

殊時變日化禮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

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

云雖耄老成人尚有典則曾是莫聽太命以傾孝

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

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喻乎皇后其

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副順婦

道咸首羣事謙約爲右也其孝東宮母關朔望

東宮太后所告也推誠求究愛可不臧養名顯行

以息衆讜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以

報

復東平王字制縣詔

漢成帝

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

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才嘗忘

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專脩經術親近仁人非法

之求不以奸讀曰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

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

賜梁王暢詔

漢和帝

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

至今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

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讀曰王一日克

已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

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強食自愛

賜乞太子太師致仕張昇不赴南郊陪位詔

宋王安石

勅張昇郊丘大事群辟具來舊老元勲所宜顯相

乃以疾苦惻於朕心尚慎興居以膺康福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曾公亮乞免冊

禮允詔

宋王珪

天子臨軒拜三公其禮舊矣今朕以上公之秩加

于元臣方戒有司卜日而冊授之乃援比固辭不能為朕引絃廷下吁其禮何時而可復邪雖用勉從則匪朕心之憚

賜知亳州歐陽脩陳乞致仕第二表不允詔

宋王安石

勅脩卿勲德之舊簡在帝心從容一州足以休養而抗奏至於四五必以田甲為歸豈朕視遇故老有不足於禮乎何其求去之果也欲喻至意莫知所言唯能勉留實副勤佇以上賜部

徵嵩山隱士盧鴻一詔

唐玄宗

文休明辨卷二十七

四十一

朕以寡薄忝膺大位嘗恨玄風久替淳化未昇每用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卿黃中通理鉤深詣微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侔古人故比下徵書佇諧善績而每輒託辭拒遠不至使朕虛心引領下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邪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為難便勅齋束帛之貺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

祠曹參求其後嗣詔

漢和帝

高祖功臣蕭何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客城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壙循其遠邇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景風十五日

起防秋兵詔

宋李綱

欽宗時虜騎出境朝廷恬然以為無事防備之策宜而不問詔委之與同知樞密院事計輪議於帝前謂今秋賊必再至宜預詔天下起兵防秋帝命草詔以諭諸路安

文休明辨卷二十七

四一

朕初嗣歷服遭時艱難犬牙之群敢肆陵侮侵犯邊境達于都畿賴宗廟社稷之靈將士大夫勤王將士之力以克捍禦而倉卒之間離臣失計割三鎮以賂之天啓朕心斥去姦回決策堅守今者重兵尾襲賊騎遁逃朔部無虞與天下同慶然而虜情狡獪未有所懲秋高馬肥虜復侵軼非以虎符起天下兵控扼邊陲蕩懷羣醜則何以振憤狂虜奮張國威以定中興之業詔到仰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各下所管州軍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填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糧預備軍須以聽朕命夫一歲之間而再動師旅良引獲已共撼大憤茲維

其時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遺詔

漢文帝

朕聞之史記無之字蓋天下萬物之萌始生靡不有

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

幸有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

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

服久臨以懼史記無之字寒暑之數衰人史記有之字父子傷

長老史記有之字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神祭祀以重吾

不德史記有之字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

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

小利洋 元卷之十七

四二

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雖有兵革朕既不敏常

畏遵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

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

之其美哀念史記有之字有明史記有之字以不可史記有之字嘉史記有之字然

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焉耳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

日皆釋服無史記無之字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史記有之字

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史記有之字經帶無過

三寸無史記有之字布車及兵器史記有之字無史記有之字發

民史記有之字哭臨官殿中史記有之字而殿中當臨

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史記有之字禮畢罷非且夕臨

時奈無史記無之字得擅哭臨以史記無之字下帷服大

紅史記有之字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史記有之字七日釋服宅史記有之字

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史記有之字從事布告天下

使明知朕意史記有之字霸陵山川因其故無使史記有之字有所改更

應秀曰文帝此詔乃知喪之始也然下文蓋為吏

民設耳景帝嗣君史記有之字可終此亦知其喪于又蓋帝

無遺詔景帝亦不復有蓋特出帝意而非故

俗

登極詔

唐文宗

君天下者莫尚乎崇濬泊子困窮遵道以端本推

文休用符 元卷之十七

四三

誠而達下故聖祖之誠以慈儉為寶大易明訓垂

簡易之文未有上約而下不豐欲寡而求不給朕

以眇薄遭逢內難刷君父之讐耻據億兆之哀冤

而股肱大臣群卿庶士引義抗請至于再三以圖

宗社之安以荅華夷之望俯從衆欲夙夜震兢思

所以克已復禮脩政安人宵興匪寧肝食勞慮夫

儉過則酌之以禮文勝則矯之以質庶乎俗登太

古道洽生靈儀刑家邦以化天下內庭官人非職

掌者放三千人任從所釋長春官斛斗諸物依前

戶部收管鄆縣漢陂鳳翔府洛谷地還府縣教坊

樂官翰林待詔伎術官并總監諸色職掌內冗員者共一千二百七十人並宜停廢總監中一百二十四人先屬諸軍並各歸本司餘七百三人勒納牒身放歸本管先供教坊衣糧一百分廂家及諸司新加衣糧三千分並宜停給五方鷹鷄並解放今年新宜附食度支衣糧小兒一百人並停給別詔宜纂組雕鏤不在常貢內者並停度支鹽鐵戶部及州府百司應供官禁年支一物已上並華貞元^{德宗}額為定先造供禁中牀榻以金篋琴瑟寶佃者悉宜停造東頭御馬坊毬場官卻還龍武

文林明辨

卷之十七

四

軍其毀及亭子所司毀拆餘舍賜本軍應行從處張陳不得用花蠟結綵華飾今年已來諸道所進音聲女人各賜束帛放還城外墳墓先有開斷以備行幸處宜曉示百姓任其脩塞其大逆魁首蘇佐明等二十八人並已處斬宗族籍沒妖妄僧惟貞道士趙歸真等或假於卜筮或託以醫方聚眾挾邪已從並竄其山非姦惡迹涉誣誤者一切不問兇徒既殄寢宇竹康載舉令猷用弘庶績布告中外知意朕焉^位

冊立皇太子詔

唐順宗

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續丕緒祗若大猷惟懷求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榮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為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右冊}

諭李希烈黨與詔

唐德宗

朕臨御萬方失於右道兵革不息于今五年閭閻庶之勞悔征伐之事而李希烈蔑義棄德反道虐人殘害彼生靈陷于塗炭苟存怪物不憚屈身故於歲首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至誠中臣纔又於郊圻巨猾已聞其僭竊酷烈滋甚吞噬無厭將相大臣咸懷憤激繼陳章疏固請討除朕以所行天誅本去人害兵戈既接玉石難分言念勲臣橫遭脇制雖思改革厥路無由受污終身斯冤沒代淪胥以逞誠可痛豈孽自一夫而毒流萬姓為人父母寧不愧懷且令諸道節度使明行曉諭罪止元兇脇制之徒一切不問

賜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并州龐籍撫

諭戒勅詔

宋歐陽脩

勅龐籍省所上表麟州中管句麟府州軍馬司郭
恩領兵過屈野河陷沒待罪卽具悉卿以文武之
才更將相之任入籌帷幄早資決勝之謀出撫邊
隅方重臨戎之寄載惟同德可諒宣勤而裨校貪
功曾罔虞於憂毒敗沒銜辱致輕損於國威嘉封
奏之上陳能列言而引咎雖勇夫慎於輕敵彼實
自貽而智者慮於未形宜無不備已失難追於既
往後圖猶倚於老成勉思節制之方用副眷懷之
厚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以社
宋歐陽脩 卷之十七 四六

賜翰林學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權知審
刑院曾公亮詔 宋歐陽脩

國家致治之難惟刑是恤使民無犯嗟訓導之未
絕執法必平顧重輕而寬允卿以精誠附一作之
經術不恃明而克審既敏而加勤期於無刑予
敢不勉辭自留留中爾實爲材副乃憂勞良等歎獎
賜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尚書戶部郎中知
制誥知審刑院胡宿詔 宋歐陽脩

勅胡宿省所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申二月二十一

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奏了畢無見在事具悉
朕欲斯民足衣食知禮讓而竊攘爭鬪之獄猶滋
欲吾吏慎刑罰盡情僞而傳予輕重之文不一卿
以儒學之職總評議之繁克勤其官曾不留寧實
副予意維時可嘉若乃使天下罔圓空虛如風流
篤厚是亦論思獻納者之志其勉助我以共臻焉
仍依奏旨付史館故茲獎諭想宜知悉以上

賜皇叔改封徐王顥上表辭免冊禮允詔

宋蘇軾

勅卿大雅不群自得詩書之富爲善最樂不知軒

冕之榮說毀文邦宜漸盛禮而抑損之志逡巡不

四七

居鮮莫辨朕所以極褒崇之心而將使卿庶幾獲
謙冲之福勉從其意嘉歎不忘

賜皇伯新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安定郡

王從式乞免新命不允詔 宋王安石

勅從式卿躬雋乂之材出神明之胃選於宗室則
獨近而行尊顯在朝廷又年高而德邵膺茲褒顯
人以爲宜勉服官封未綏吉祿

賜新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依前

彰信軍節度使李昭亮讓恩命不允詔

宋歐陽脩

卿勲閭之門世承舊德忠勤之節効著厥官維別
郎管鑰之嚴蕪方面鎮臨之重渾批相印增寵將
旄嘉辭讓之有儀在眷懷而豈易爾毋固執往服
新恩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河南府文彥博辭加恩不允詔

宋歐陽脩

勅彥博省所上表陳讓裕享禮畢加恩事具悉朕
屬者素齊精誠薦見宗廟蒙神之貺受福孔多推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下八

慶賜以大行均中外而咸及矧我同德乃時薄臣
維體貌之隆宜加於異數而褒優之意未稱於予
衷嘉讓節之甚勤顧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孫沔辭免恩

賜不允詔

宋歐陽脩

勅孫沔省所上表伏蒙聖慈差使臣齋到誥勅各
一道授臣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并賜對衣金帶
鞍轡馬錢五百貫文不敢恭受伏乞特改差臣知

一小郡或依例除一官致仕陳乞事具悉卿蔚有
敏材膺予簡任外分邊寄嘗著於恩威入贊國機
早參於帷幄風猷甚美寵遇既優適當擇帥之初
方鑒用謀之失是維慎舉實允余諧豈宜圖自便
之私而罔體眷懷之意顧茲重地難久曠官待祗
成命之行當略好謙之節所讓宜不允依前降指
揮疾速發赴本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永興軍韓琦

乞相州舊任不允詔 宋王安石

勅韓琦羗夷變態未易究知邊塞繕完所宜申飭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四九

以仰望實分朕顧憂當并群策以有為遂措一方
於無事乃來告疾冀得燕閒主爾忘身忠賢之義
勉膺重寄務體至懷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

詔

宋蘇軾

勅安燾卿才當其位義不辭勞內之樞機之謀外
之疆場之議既當身任其責難以家事為辭而况
並奉君親兩全忠孝進無不得退以何名卿之所
求固非矯激朕之不許亦豈空文亟還厥官無煩
朕命

賜守尚書右丞胡宗愈乞除閑慢差遣不允

詔

宋蘇軾

勅宗愈朕開獎言路通來下情雖許風聞猶當該實豈以無根之語輕搖輔政之臣朕方馭衆以寬退人以禮加之美職付以大邦朕既無負於聽言卿亦何嫌而避位祇服乃事毋自爲疑

賜光祿大夫守太保杜祐致仕詔

唐憲宗

宜力濟時爲臣之懿躅辭榮告老行已之高風況乎任重公台義深翼贊秉冲讓之志堅金石之誠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七

五十一

敦諭既勤所執彌固則當遂其衷懇進以崇名尚齒優賢斯王化之本也金紫光祿大夫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充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上柱國岐國公食邑三千戶杜祐嚴廊上才邦國茂器蘊經通之識履溫厚之姿寬裕本乎性情謙猷彰乎事業博聞強學知歷代沿革之宜爲政惠人審羣黎利病之要由是再司邦用累歷藩方出總戎麾入和鼎實事膺重寄歷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不懈命以詔冊登之上公肅恭在廷華髮承弁茲可謂國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朕續承丕業

思弘景化選勞求舊期致時邕方申引翼之儀運

抗懸車之請而又固辭年疾乞就休閒已而復來星霜屢變有不可抑良用耿然永惟古先哲王君臣之際臣有耆艾以求其退君有優賜以徇其情乃輟鄧禹敷教之功仍增王祥輔導之秩俾養浩然之氣安於敬止之鄉庶乎怡神葆和永綏福履仍加階級以厚寵章可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乞致仕不

允詔二首

宋歐陽脩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七

五一

卿精深之學足以待問清懿之望足以鎮浮嚮從守藩念榮賢之在外來侍經席冀開予於未聞維道德之所資非耆舊而誰處雖引年之制禮固有常而愛老之心予寧敢怠所宜勉近醫藥輔安精神期臻壽康以副虛佇所乞宜不允

夫朝廷之廣大賢儒之衆多必有瞠然耆壽之臣以當上所優禮之典或事思所訪則有老成俾時之式瞻以爲人望故儼雖七十猶有不得謝者焉卿懿文高行有君子之風清節令問爲當世所重調書秘殿日侍清閒進讀經筵坐論道德固非有

官司之責筋力之勞宜思少安副我眷侍

賜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

州程琳進奉乾元節詔

宋歐陽脩

誕祥著節延祝申誠願予同德之臣首列充庭之貢式彰勤蓋深用歎嘉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

彥博進奉訓給享加恩詔

宋歐陽脩

詩云君子邦之基記曰大臣民之表予所寵異禮

宜優隆乃因祭福之均恩首效駿良而來獻載惟

誠恪深用歎嘉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七

五二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且馬馳詔二首

宋歐陽脩

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馳共一百頭死

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効貢以時奕

世克脩於藩職載閱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遐

體傾輸不忘歡獎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

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情不多及

王正首歲玉曆頒春春惟繼世之忠克效于藩之

職勤脩時貢來旅明庭言念傾輸良深歎獎以誌

擢裴度司徒平章軍國重事詔

唐敬宗

昔漢以孔光降罷凡之詔嘗以鄭冲申奉冊之命

雖優隆耆德顯重元臣而議政不及於咨詢用禮

止在於安逸朕勤求至理所珩唯賢儼提舊勞敢

不加敬繇是委宰制於大政釋參決於繁務特因

聽斷誠望弼諧遷秩上公式是殊寵特進司徒

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

士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裴

度稟河嶽之英靈受乾坤之間氣珪璋特達城府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七

五三

洞開外茂凡功內苞一德器為社稷之鎮才實邦

國之積故能砥事累朝宜融景化在憲宗時掃滌

區宇爾則有出車殄寇之勲在穆宗時混同文軌

爾則有參戎入輔之績在敬宗時阜康兆庶爾則

有活國庇人之勤迨弼朕躬總齊方夏爾則有吊

伐底寧之力不遺廟筭布在冊編功刊及人不

可悉數而朝論益重我心實知方用早陶之謨適

值晉侯之疾瀝懇牢讓備列奏章冀詔上言勸

顏色果聞勿藥之喜更俟調鼎之功而體力未和

音容尚阻不有優崇之命孰彰寵待之恩宜其協

唐國公張說辰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禮其冲粹妙有釋其至蹟挹而莫測仰之彌高精義探繁表之微英辭鼓天下之動昔侍奉誦綱繆歲華含春容之聲叩而盡應蘊泉源之智啓而斯沃授命興國則天衢以通濟用和氏則朝政維允司鈞總之官之紀端揆為萬方之式方弘風緯俗反本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吁嗟不憖既喪斯文宣室飭談冷然在耳玉殿遺草宛留其蹟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使當宁撫几臨樂徽懸罷稱觴之儀遵往祔之禮可贈太師賜物五百文休明辨 元卷之十七

五本

褒贈張九齡詔

唐玄宗

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乃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寔存乎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雖微降神濟川作相開元玄鑒之際寅亮成山謹言定其社稷半覺合於著策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進三台之位可贈司徒仍遣使就韶州致祭

贈齊物太子太師詔

唐肅宗

故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兼宗正卿齊物宗室珪璋士林積幹清廉獨斷剛毅不羣歷踐周行備經中外威名益振忠効彌彰三尹神州一餐會府擒姦掩鉤距之術恤獄正喉舌之官遂令調護儲闈再登帥傳從容賓友師長官察桑榆之特壯志逾勵松栢之性晚歲常堅天不憖遺奄然殂謝念親感舊深軫于懷宜錫寵章載光營魄可贈太子太師

贈常陸尚書左僕射詔

唐代宗

竭忠之臣歿不廢命奉上之節行固無私言念節文休明辨 元附錄卷上七

五七

終抑維恒典故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京留守兼判司尚書省事東京畿觀察處置使上柱國郇國公常陸敦敏直片端嚴峻整弘敷典禮表正人倫學冠通儒文令大雅頃者詢謨舊德保釐成周眷彼郊圻資其慎固而亮胡殘醜密邇河洛命居陝虢時侯剪除纔加喉舌之榮遽嬰霜露之疾方期克享眉壽異其有瘳愈此殂歿良深震悼昇車而復以申三禋之恩在牖加紳宜崇八座之寵可贈尚書左僕射

贈楊綰詔

唐代宗

王者之於大臣也存則寄其腹心均於肢體參於軍國之重叙以陰陽之和歿則誅其事功加之命數告於宗廟之祭禋以綏冕之章則九原可歸百辟知勸故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綰性合元和身齊律度道臣雅俗器重宗彝寬柔敬恭協於九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悌傳於家外無車服之客以貞實形於代西掖專宥容之地南宮領選舉之源以儒術首於國庠以禮度掌於高廟簡廉其質條

文奉明辨

天卷之十七

五人

職同休頃以任非其才毒流于政爰登清淨之輔庶諧至理之期道風既穆於朝班儉德已行於海內雖賢人之業冀於可久而夫子之命末如之何方有憑依遽此淪謝舛予之歎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况歷官有素絲之節庀家無匹帛之餘故飾以華衮增其法賻備膺典策載貴朝經可贈司徒

贈號濟秘書少監詔

唐憲宗

詔曰符風樹節謂之立名歿加褒贈所以誘善故朝散大夫秘書省著作郎兼侍御史號濟早以文

雅見稱於時嘗因辟召亦佐戎府而能保堅貞之正性不履危機視逆亂之潛萌不從胥污義聲可傳於竹帛顯贈未貴於松楸藩方所陳允叶舜典追加命秩以獎忠魂可贈秘書少監

贈郭曖太傅詔

唐穆宗

追追飾終先王令典况積仁累義事已顯於身前祥會慶傳福遂流於天下式光盛德爰舉徽章尊尊親親於是乎在皇太后父贈尚書左僕射曖克荷崇構有勞王家孝友本於生知英華發於事任實脩一德歷仕三朝建中憲宗末年獨有大難畢

文奉明辨卷之十七

五

力扈駕志軀卽戎忠貞之節國史明備才高望洽是膺沁水之祥德厚流光乃啓塗山之祚肆予小子獲續大業未辰定申之命敢緣褒紀之恩俾繼維師用光縉禮可贈太傅

謚楊綰文簡詔

唐代宗

太常卿謚曰

褒德勸善春秋之傳章考行易名禮經之通典匪範作則存乎格言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脩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履道居貞含和毓德行

為人紀文合典暮清而晦名無自伐之善約以師
儉有不矜之謙方世直書佚宗相禮辭稱良史學
茂醇儒委在樞衡掌茲密命彌契沃心之道累陳
造膝之誠將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
運遽軫藏舟之歎未幾濟川之才素業久而彌彰
清風歿而可尚自古飾終之義皆錫以美名謚法
曰忠信愛人曰文平易不憚曰簡宜謚曰文簡

贈謚段秀實詔

唐德宗

見危致命之謂忠臨義有勇之謂烈維爾克勵臣
節不憚殺身維予式嘉乃勲懋昭大典曰台不德

文休明錄 卷之十七

六十

罔克若天譴茲殷憂變起都邑維爾卿士放然懼
依逼喪所加湍池共混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
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秀實操行
岳立忠厚精至義形於色勇必有仁頃者嘗績涇
原克著威惠叛卒知訓咨爾以誠賊此滅姦欺爾
以詐守人臣之大節見元惡之深情端委國門挺
身白刃誓碎克渠之首以敵存父之讎視死如歸
履虎至唾噫天未悔禍事乖垂成雄風壯圖振駭
群盜昔王蠋守死以全節周顒正色而抗詞維我
信臣無愧首哲聲震寰宇義冠古今足以激勵人

倫光昭史冊不有殊等之賞孰表非常之功爰議
疇庸特超檢限著之甲令樹此風聲以贈太尉謚
曰忠烈宜付史官仍賜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區
喪子與三品正員官諸子並與五品正員官仍廢
朝三日收京城之後以禮葬祭旌表門閭朕承天
子人臨馭億兆一夫不從時子之辜況誠信不達
屢致寇戎使抱義之臣陷于寇逆有臨危致命歿
而逾彰有因事成功權以合道苟利社稷存亡一
致酬報之典豈限常倫並委所司訪其事跡續具
條奏當加褒異錫其井賦圖形雲閣書功鼎彝以

文休明錄 卷之十七

四一

彰我有服節死義之臣傳于不朽

令桓彥範等配享中宗詔

唐玄宗

皇興肇建必有輔佐之臣天步多艱爰伏經綸之
業故侍中譙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郡公敬暉中
書令兼吏部尚書漢陽郡公張柬之特進博陵郡
公崔玄暉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已等並德維神
降材與運生道協台嶽名書識緯寅亮帝載勤勞
王家參復禹之元謀奉昇眉之景命雖殂謝罔父
而勲烈益彰撫彝鼎以念功悲旂常而增感緬遵
故實用表徽懿俾列在清廟祭于明堂克申從祀

之儀式茂疇庸之典並可配享中宗孝和皇帝廟
庭其子弟咸加叔擢

為李懷光立後詔

唐德宗

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絕義之弘也昔蔡叔
圯族周公封其子於東土韓宣子紀漢后爵其孥
以弓高侯君集之不率景化我太宗存其胤以主
祀詳考先王之遺洎乎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
人嚮方則斧鉞之誅甲兵之伐蓋不得已而用也
曩歲盜臣竊發國步多虞朕狩于近郊情期薄伐
將振昆陽之旅以興涿鹿之功徵師未達于諸侯
文德明辯卷之十七

六二

衛士且疲于七萃而李懷光三軍風駕千里勤王
上假雷霆之威下逐虎狼之衆議功方始守節靡
終潛構禍胎拒還朝命弃同卽異捨順効逆為臣
至此在法必誅猶示綏懷庶其牽復而梟首益厲
狝突莫遷大戮所加曾無噍類唯自貽伊戚而衆
弃之而言念爾勞何嗟及矣以其前効猶在孤魂
無歸懷之恍然是用悽軫予欲布陳大惠冀以化
成保合太和期於刑指宜以懷光外孫燕八入賜
姓李氏名承緒授左衛率府胄曹參軍承讓光之
後仍賜錢一千貫任於懷光墓側置祀莊園侍養

懷光妻王氏并備四時享奠之禮嗚呼朕實不德
臨於兆人泣辜宥罪素誠所志爾其保姓受氏宣
力承家勉紹乃考之建國庸無若爾父之遊王命
以典

封張重政母徐氏為魯國太夫人詔

唐德宗

張重政母高平郡夫人徐氏族茂姻關行表承明
懷正家之美有擇鄰之識頃當變故曾不詭隨保
其門宗訓成忠孝雖圖史所載何以加之念其令
子已申獎用特彰母儀之德俾崇封國之榮可封

文德明辯

卷之十七

六三

魯國太夫人

右地

文德明辯卷之十七

文體明辨卷之十八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

敕敕勝

按字書云敕戒敕也亦作勅劉熙云敕飭也使
之警飭不敢廢慢也劉勰云戒敕爲文實詔之
切者周穆王命鄧父受勅憲此其事也制漢天
子命令有四其四曰戒書即戒敕也唐制王言
有七其四曰發勅五曰勅六曰論事勅書七
曰勅牒則唐之用勅廣矣宋亦有敕或用之於
獎諭豈敕之初意哉其詞有散文有四六故今

文體明辨 卷之十八

分古俗二體而列之宋制戒勵百官曉諭軍民
別有敕榜故以附焉 今制諸臣差違多予勅
行事詳載職守申以勉詞而褒獎責讓亦用之
詞皆散文又六品已下官贈封亦稱勅命始蕪
四六亦可以見古文興復之漸云

古體

勅侍御史司空

漢章帝

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進引避之騂
馬可輟解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
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

天其明解朕意

勅司隸校尉部刺史

漢陽帝

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
秋稼朝廷惟咎焉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
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
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
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
天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
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芻
藁

文體明辨 卷之十八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二首

唐張九齡

勅朝集使等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
庶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
俊乂共理黎元于茲群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畧
有四端衣食本於桑農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
不足爭訟由於無耻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
也脩其五教將以惇俗也有國有家同知此議不
患不知患在不行爾且長吏數改政教變移在官
當先爲國理人各揚其職不當冒榮干進苟利其
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令刺史在任

四考方選實始終其情黜陟斯繁必若縣得良宰
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遺行之則
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有且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
征鎮人家每事憂恤倉儲維實賦役維均鰥寡撫
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訛不生念茲八事朕常
憂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遞相勸勉遵
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
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維人所感善必知主惡亦
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並即好去
勅朕臨御天下二十餘載每望至理實仗群賢何
又作明堂之六人

三

嘗不敷求循良共底于道隼旃能軌光寵有加甘
靈鳳凰寂寥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而然為朕尹
所能已極於此是用寤寐增歎殷勤永懷更為後
圖或未晚也且一郡之政繁一已之能泉源既清
蓬麻自直為長吏者可不勉之卿等至州遞相慰
誨以副共理之意用光分憂之安且如江左爰父
山南歲小不登人已菜色皆由好逐朝夕之利而
無水旱之儲卒遇凶年莫非艱食此則政乖慮始
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可得也夫氓者其也豈能
自謀政者正也當矯其弊所由長吏可不勉歟相

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時無妨奪吏不侵漁
既富而教奚畏不理至若征鎮役重孤弱命窮將
須衣衿以遂仁恕其餘常科所禁自可舉而行之
豈煩縷說方振綱領乃者庾子制書已明理要徐
思其意勿謂空言若風教未弘議能蓋闕竟入朝
計異幸遷除勿曰不知將自誣也方牧叅佐各宜
思之朕所待賢能不惜官秩維聲實是與維履行
是憑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為宰百里豈有
限也何在汲汲不安於理郡哉誠須勵精以俟後
命並即好去

文臣用事 卷之十八

四

勅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唐張九齡

勅伊州刺史伊吾軍使張楚賓近得卿表知沙陁
人界此為劉渙凶逆處置狂疎遂令此番甃有遷
轉今劉渙伏法遠近知之計沙陁部落當自歸本
處卿可具宜朝旨以慰其心兼與蓋嘉運相知取
其穩便豐草美水皆在北庭計必思歸從其所欲
也卿可量事安慰仍勿催迫處置了日具以狀聞
夏中盛熱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持
不多及

頒貢舉條制勅

宋歐陽脩

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牽拘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數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士人一作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言朕慎於改更比一作詳酌更一作朕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一作則閱傳者可見其村至於經術之家

文獻閣

卷之十八

五

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筆弊以盡學者之材予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伸朕意學者其思進德脩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以一作為求制一作

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置轉運判官劾

宋劉敞

國家建瓴寓內疆理天下分州立邑十有八路能

吏之不平民之失職政之頗類獄之糾紛此皆閭察也故設糾虔之司使奉欽恤之寄專屬朝案貳以武吏誠欲審疑察枉釋冤決滯細民於不冤流化於無訟而武吏或起世家或由軍功又墨期會未必深究監司背項適增其繁夫非其習而望其效違其方而冀其功不亦難乎其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令樞密院勘會已及二年者即令赴闕未及二年者與就移合入差遣及於河北河東陝西綠邊兵馬多處相度添置路分都監以次補用庶幾人盡所長官不虛受夫轉運使之任所寄司

文獻閣

卷之十八

六

目治財賦集事功也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廣南東西福建益梓利夔等十一路此具去京師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或跨帶山海崎嶇蠻夷而皆一員主之處則無與參慮出則無與協力設有緩急之警調輸之煩機會一失民受其敝甚非豫慮先事之策其名增置轉運判官一員以三年為一任選差第二任以上知州資序人候一任滿日與提點刑獄差遣初入知州及第二任通判資序人候滿兩任日與提點刑獄差遣若居部無狀墮職敗事亦重行其罰蓋士常患任之不當其材無以見長

用之不久其任無以就功今朕別興文武使得自
試選擇賢能使得次進吾於士大夫可謂無負矣
其各竭力悉心勉成功名布告中外咸諭朕意

誠勵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勅

宋王安石

夫閔仁百姓而無奪其時無侵其財無耗其力使
其無憾於衣食而有以養生喪死此禮義廉耻之
所興而二帝三王誠勅百工諸侯之所先後世不
可以忽者也朕夙興夜寐聽治不怠固游官室之
觀無所增飾而躬以節儉先天下之士然而不忍
文休明辨 云卷之十八 七

人之改考諸先王未有以及之也凶年飢歲民之
父子夫婦猶有不得保其家室而放乎溝壑意者
吏或不良不知所以賑救省憂之方而使之至此
邪今吾別諸道置使者使得察吏之良否而視民
之疾苦輒具以言而任事者或不惟朕志之所急
而以侵牟之爲故甚非所以遣使者慰安元元之
意也夫轉輸天下之財以給有司之費皆有常數
而無橫求誠能御輕重斂散之權而禁因緣之奸
則何患乎經入之不足彼前世良吏能紓其民而
官事亦不耗廢者豈有他哉亦在乎勉之而已若

乃操聚歛之贏以爲功而不知百姓與足之義非
唯逆於朕志而有司考績之法亦將不汝容焉朕
言維服其聽毋怠可

提轉考課勅詞

宋王安石

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詳不傳於後世
朕若稽古以脩衆功而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
其賢否比勅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
其使布宜以勵能者而擇左右可信之良使典治
之古人有言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今朕有念功崇善之志焉而又繼之黜陟幽明之
文休明辨 云卷之十八 八

法以待天下之大吏矣然非夫任事之臣躬率以
正而考慎其實與士大夫宣力于外者皆安于禮
義而不以便文微幸爲姦則朕之志豈能獨信於
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
心務祇新書以稱朕至誠惻怛之意 魏 制

救東平王 傳相

漢元帝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者 讀 日
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
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當於春秋氣力勇武獲
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

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右載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唐張九齡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禍成而失道未遙聞義能徙何其智也朕弃人之過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計卿既盡誠節未固東藩子孫百伐復何憂也近使至具知款曲兼請宿衛及替亦已依行大朗雅等先犯國章竄迹南鄙亦皆捨罪仍放歸藩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漸熱卿及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文庫用字 卷之十八

九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韶獎諭勅書

宋歐陽脩

勅叔韶省所進祝聖壽歌日月元樞論共二軸事具悉朕固嘉汝嚮學勵志蔚然而有文與夫貴之驕而樂狗馬之耽者異矣然夫學者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禮出可以施於國入可以施於家汝其慎擇厥師講救其闕使言而無過以自遠於悔尤夫計其於衆人誠爲有立必至乎君子然後大成汝其勉之無或中止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勅獎諭審判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

宋王安石

勅趙文昌等省知審判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無見在事朕初嗣服德化未孚永念元元多罹犴獄汝等並膺選擢任在讞疑能勵厥官以無留事覽奏歎尚不忘于懷以上獎諭

俗體

皇族出官勅

宋蘇頌

自我祖宗惇叙邦族大則疏封於爵土次則通籍於閭閻普集京師參奉朝請然而世緒寢遠皇枝文庫用字 卷之十八

十

益蕃屬有親疎則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祿有重輕今而一貫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別雖睦婣之道誠廣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臣數言宰司繼請謂宜定正限以等彝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弟或許自試而効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婚姻盡前世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况我朝制作勳法先王豈宗室等衰反無定著因俾群公之合議將爲一代之通規載攬奏封具陳條目以謂祖宗昭穆宜

從世世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義若乃服屬之既竭洎于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擢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食言既多朕意何疑告於將來遂頒明命噫自義率祖既殊升降之文因時制宜斯豈變通之利咨爾宗盟之衆固多傳識之倫奉承新書當體朕意右法

加張九齡守中書舍人褚琇中給事中勅

唐玄宗

門下朝請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上柱國曲江縣

侯公

十

開國男張九齡文含風雅道映簪裾朝請大夫試給事中上柱國褚琇學總古今詞兼典則或司言右掖綸綍戴華或參議東垣駁正斯允便繁日久忠憤逾添宜章稱職之名俾加卽真之命九齡可守中書舍人琇可守給事中散官勅封各如故

賜護國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爲護國軍

節度使樞密使狄青罷政加平章事判陳州

示諭勅書

宋歐陽脩

勅護國軍某人等朕以狄青風蕪忠勇之姿嘗著勤庸之効自參機務頗歷歲時載深乃眷之懷優

以均勞之寵維命崇於名器蓋體繁於朝廷是加鼎軸之司委以藩垣之任乃人臣之榮遇想輿論之僉諧似註

宣賜崔與之夏藥勅二首 宋寧宗

勅與之卿以漢庭侍從之臣總蜀道藩宣之寄遠在萬里賢於長城屬時炎蒸緬懷耆艾爰侈珍良之錫用清保衛之宜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勅與之卿陸賈曠炎歆孔熾西陸制閫牧御良勞

分放尚藥之珍往賜衛生之輔今賜卿銀合夏藥

二

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宣賜崔與之臘藥勅二首 宋寧宗

勅與之朕身處深宮心懷外閫鐵衣金柝風嘉牧御之勞翠管銀甕往問起居之節勉循所部推廣吾仁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勅與之卿以禁索之耆儒領制閫之重寄雖并給增雄之久當雪山凝凜之時勞勩入多保調宜謹爰放珍劑庸寓眷懷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

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知蘭州王文郁銀絹獎諭敕書

宋蘇軾

敕王文郁汝以禦侮之才當專城之寄百堵皆作三月而成非威服民夷身先士卒則安能以一時之役成無窮之利達于朕聽良用歎嘉

賜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獎諭敕書

書

宋歐陽脩

敕梅堯臣省所進拾遺詩事具悉汝行懿而粹學優而純以詩自名爲衆所服矧乃誅祖宗之功德

文休明辨 卷之十八

十三

述禮樂之聲容宜被朱絃以薦清廟載披來獻深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慶民獎諭敕書

宋歐陽脩

敕王慶民省所奏準密院劄子節文以臣撰成麟府二州絹圖一面并序目二冊詣闕上進事具悉古之用兵者必因地形制方略然後可以策勝敗之筭運奇正之謀爾以材武之資有敏明之識自膺東寄出守邊封而能周知山川險易之形歷覽亭障屯防之要列爲凡目繫爾

一作

條陳不唯指

掌於披圖足以因時而制變遷茲來上深體乃忠省閱以還歎嘉曷已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知建昌軍沈造勅書

宋歐陽脩

勅沈造省所進奉銀珠稻米一十石計一百黃絹袋事具悉汝職守軍符政蕪民穡樂此有秋之實擇其嘉穀之英式陳常貢之儀彌體恪官之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賜新授四方館使依舊英州刺史馬懷德進

奉謝恩馬勅書

宋歐陽脩

汝近以疇勞擢陞要職乃求良駿來備貢輸深惟

文休明辨 卷之十八

十四

報國之誠更俟奮身之効良深嘉獎當悉眷懷

賜隴州團練使代州部署田辛等勅書

宋歐陽脩

勅田辛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月俸馬一疋事具悉邊防有嚴寄任尤重嘉汝材武重吾兵師軍聲俾壯於威容寵數宜優於廩賜遽陳貢謝益認傾輸尚體眷懷勿忘自効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賜新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

郝質勅書

宋歐陽脩

初郝質省所進奉謝恩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英州團練使并賜公使月俸馬共二疋事具悉朕
嘉汝有忠勇之材遂膺選擢豐汝以廩賜之厚實
示眷懷貢奉所陳勤誠已著功名可勉後效其思
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以上答報

勅勝交趾

宋王安石

勅交州管内溪峒軍民官吏等眷惟安南世受王
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含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
攻犯城邑殺傷人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
討師則有名已差吏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
又休明辨云卷之十八

十五

高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
使兼廣南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內侍
省都押班李憲文副使龍衛四廂都總管指揮使
忠州刺史燕達文副都總管順時興師水陸兼進
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
氣然王師所至弗迓克弁咨爾士庶久淪命炭如
能論王內附率眾自歸爵祿賞賜當倍常科惡
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稚政非已出造廷之日
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
已減使人具宜恩旨恭征橫賦到卽蠲除冀我一

方求爲樂土

璽書

按蔡邕曰璽者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
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
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又衛宏云秦以前民
皆以金玉爲印然則天子之印以玉獨稱璽群
臣莫敢用自秦始也漢初有三璽天子之書用
璽以封故曰璽書又曰賜書唐以後獨稱曰書
亦璽書之類也其爲用或以告諭或以荅報或
以獎勞或以責讓而其體則以委曲懇到能盡
文休明辨云卷之十八

十六

褒勸警飭之意爲工今取漢以下諸作列之以
爲式云 今制朝廷與諸王亦用書疑卽璽書
也

賜寶融璽書

漢光武

融在河西與豪傑及諸太守議決東見同
建武元年遣長史奉書獻馬使還帝賜融

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
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
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
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

益州有公孫子陽名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
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
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
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或
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
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騶效也者
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
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京州牧

下諸將璽書

漢光武

天作周鼎 卷之十八

十七

馮異破隗囂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將
或欲其功光武患之乃下璽書曰
制詔大司馬吳虎牙蓋建威耿中王捕虜武馬武
威周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桎邑危亡在於旦
夕北地管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
取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馬功若丘山猶自
以為不足孟子反奔而殺亦何異哉今遣太中大夫
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
弔死問疾以崇謙讓以上

報梁王暢書

漢和帝

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

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恩悔過端自克責朕
惻然傷之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
謀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強食自愛

答晃錯璽書

漢文帝

錯上言兵事
帝賜書各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得地形卒服
聞之書言錯書中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
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
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為不當也宋真宗
今小臣而帝賜以璽書官而不名詞又溫厚
如此豈非隆謙好善之主哉口以上答

文休明辨 卷之十八

十八

褒賜劉幽求璽書

唐睿宗

頃者王室不造中宗猷代外戚專政姦臣擅國將
傾社稷幾遷龜鼎朕躬與王公皆將及於禍難卿
見危思奮在變能通羽翼儲君協和義士殄滅元
惡放殛凶徒我國家之復存繫茲是賴厥庸其茂
朕用嘉焉故委卿以衡軸昨卿以茅土然征賦才
廣寵錫猶輕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賞復
增大邑故加賜卿實封二百戶兼舊七百戶使夫
高岸為谷長河如帶子子孫孫傳國無絕又以卿
志驅徇難宜有恩榮故特免卿卜死罪並書諸金

鐵俾傳于後卿其保茲功業永作國楨可不美歟

勞解琬璽書

唐睿宗

卿器局堅正才識高遠公忠彰其立身貞固足以幹事類張騫之出使同魏絳之和戎職綰文武功申方面勤於王家是為國老頃者顧斯側景願言勇退深惜馬援之能未遂祁奚之請然竄跡頻上雅懷難奪今知脫屣歸閒拂衣高謝固可以激勵頽俗儀刑庶僚未言終始良可嘉尚宜善攝養以介期願類上

賜燕王旦璽書

漢昭帝

文帝明辨 天卷之十八

十九

燕王旦謀反事見帝賜璽書曰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勃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名鄼曹名灌搆劔摧鋒從高皇帝葬窮古除害耘鉅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草叢生曰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䟽䟽且所親有逆悖之心

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先人有知當何面目後奉齊耐見高祖之廟乎且得書即以此授

賜淮陽王欽璽書

漢成帝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調古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古辜罪至不放朕側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班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欽得書免冠稽首謝罪

文帝明辨 天卷之十八

二十

勅諭東平王宇璽

書漢成帝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脩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惜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脩厥德求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驥驥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思就思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太后璽書

漢成帝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丞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
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穆惠咎之
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
面之位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它
於太后親之不自月它人 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
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
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閤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
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
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

又休明辨 天卷之十八

二

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
罪太后寬忍以貫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強餐止思
念慎疾自愛

賜嚴助書

漢武帝

初助願為會稽太守至
任數年不聞問賜書曰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慮勞侍從之事懷故
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種非一
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也善聲具以春秋對
毋以蘇秦從橫助恐罪

賜吾丘壽王璽書

漢武帝

賜吾丘壽王璽書曰
不熟多盜賊詔賜璽書曰

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
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都守都尉
守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
前時何也壽王

救責揚僕書

漢武帝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嘔非有斬將奪旗之
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
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王名呂嘉南越逆罪
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

又休明辨 天卷之十八

二

援是二過也上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
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
銀黃銀印垂三組主爵都尉樓船將軍 夸鄉里足
三過也失期內顧以追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
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誼曰幾何對曰率數百武
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
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
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
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之掩過不否同
真德秀曰武帝之所以警飭臣正駕御將帥片
舉見於賜嚴助等書史其難於大略信矣夫

賜趙充國書五首

漢宣帝

其一

神爵元年先零請充國討之帝遣丙吉問充國曰將軍度先零何如當用幾人

充國曰兵難渝度願馳至金城關上方略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上旬分

兵並出合擊罕開在鮮水上者充國欲

以震動之議者以爲不攻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上乃拜許延壽爲強弩將軍武

賢爲破羌將軍賜書嘉納其策以書教議充國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

罕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徙其妻子今遠居而身來爲寇也

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傲燭燭煌寇邊兵少民守

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橐東數十

又修明辨卷之十八

二三

皆謂錢直之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

衆言其貴也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

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脂欲至冬

虜皆當畜讀日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

寒手足音軍疲音軍疥音軍瘡音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

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微

無也言雖無將軍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

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三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

侯奉世將姑音名月氏兵四千人亡音無慮萬三

千人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

水北句音廉廉上有音廉枝而去酒泉八百里去將

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

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雖其黨

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音充國

也將胡越飲飛音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

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

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特誅不

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言乃上昌黎罪因

先孝必勝之先誅先零則罕開之屬下

制詔後將軍音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

又修明辨卷之十八

二四

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請屯所爲

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

零羌即疾劇音屯毋行獨遣破羌音將軍

其三先是漢降者已萬人充國變其必

未上會得身二書督進兵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

之計虜當何時伏誅音當何時得決孰音日計

其便復奏

其四充國得第三書乃上狀條不出兵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

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
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
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
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番得亡
效五年本始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大小开嘗其
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執
計復奏

其五克國得第四書復長久為屯田內有
歸德丞相魏相任其計
可以册上於是報書曰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

將軍計善其上番屯田及常罷老人馬數將軍強

食慎兵事自愛按此書第二第五當從答報類今
其意多可觀宣帝充國君臣間論難往復猶家人
父子明諾然有明臣忠干載之下猶可師也愚謂
古之君臣相與如此視後世其臣一見請哀而
惶恐待罪不敢出言其片一開違言而赫然震怒
不容復辯
者霄壤矣

賜馮奉世書
漢元帝

赤帝二年秋龍西羌反於是遣奉世得萬
二千八騎以將屯為名奉世具上地形部
衆多少之計奉世三萬六千人乃足又
事書奏天子天子大驚於此六萬餘人作太常
代賜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馬奉世
上言願因其衆不煩大將因陳轉輸之
費帝以卿書勞
奉世且諫之日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
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
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
有畔敵不敵當敵女之名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開
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恠之上
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
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
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
日夜詣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言非為擊也助其
兼行休息也詰諸軍所非為擊也助其
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射飲飛轂者羽林

之休有弊
卷之十
廿六

孤兒及呼速索呼速索音尋羌方急遣且兵凶器
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後遣
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
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
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
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以上
責謀

按顏師古云天子之言一曰制書謂為制度之
命也蔡邕云其文曰制詔三公敕令贖令之屬
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遷書文亦如之

其徵爲九卿若遷京師近官則言官具言姓名
其免若得罪無姓此漢之制也唐世大賞罰赦
宥慮囚及大除授則用制書其褒嘉勞別有
慰勞制書餘皆用勅中書省掌之宋承唐制用
以拜三公三省書_{中書}等官而罷免大臣亦用
之其詞宣讀于庭皆用儼語故有敷告在庭敷
告有位敷告萬邦誕揚休命誕揚贊冊誕揚丕
號等語其餘庶職則但用誥而已是知以制命
官蓋唐宋之制也今採二代制詞以爲式而古
今文體之變則作者所深悼云

宋文公集 卷之十八

二七

邢氏進號賢妃制

宋孫洙

王宮六寢崇建婦官天極四星垂著妃象所以協
宣陰教助穆宸闈矧視秩於上公必敷求於淑臣
朕屬精于治選納允希嬪嬙靡充位號多闕茲延
登於邦媛用播告於路朝婉儀邢氏德備後庭體
合法相居念保阿之訓動循環珮之音授弓矢於
祿祠占熊羆於吉夢是宜詳案舊典升備列妃進
恭綸狄之華益昭彤管之煥坐論婦禮正始風
品冠六儀名超九御於戲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
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鷄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寵靈

烜赫禮秩優隆匪時婉嫕之良疇若褒嘉之命位
后內治爾尙勉哉_{右妃}

徐王改封冀王制

宋范祖禹

周尊公且倚爲四輔之師漢重王蒼位處三公之
上及我仁祖加禮荆王顧惟冲人敢後叔父誕敷
明命播告治廷皇叔永興鳳翔等軍節度管内觀
察處置等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燕鳳
翔牧上柱國徐王賜詔書不名顯稟訓英皇同氣
神孝仁義根于天性孝友冠千人倫昔在先朝蚤
膺異數迨宣后九年之政無愛子一毫之私追惟

宋文公集 卷之十八

二八

崇慶之功罔極昊天之報方畢太宮之耐饗莫先
尊屬之褒嘉是用登拜師垣仍聯使節徹彼徐土
受茲冀方內獎皇家外綏侯服進陪多賦衍食真
封於戲並建親賢真爲社稷之衛益疆藩屏用承
祖考之休往膺典冊之光永介壽祺之祉式昭令
德無愧前人_{以上}

除皇弟允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
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制

宋歐陽脩

門下爵賞當功則爲善之勸廣名器不假則至公

之道存然而隆恩睦親所以厚乎風俗建侯作屏
所以扞乎一作我王家非余敢私乃國舊典具官允
初質性純茂稟乎天姿學問發明一作由於師訓
維我叔父時爲賢王緬懷遺烈之存屬乃克家之
善自被藩宣之寄久參朝請之聯一作從晉務之繁
進委臨戎之重節旄並建井賦蕪增金謀克諧寵
數維渥於戲干戈衛社內有宣勤夙夜之臣甲冑
在躬外有奮力行伍之將爾其念宴安之懷毒知
富貴之難居戒損於滿而罔敢自驕勞身以謙而
克保其位無忘勗勵往服恩榮可特授依前檢校
太子明辨元卷之十八 二七

皇子除檢校少保節度使郡王制

宋李綱

朝廷尊爵式昭貴貴之義父子主恩必厚一作見親之
典眷時賢嗣風挺天材其疏茅土之封以篤邦家
之慶飭宜典冊敷告縉紱皇子具官某雅量淵澄
英姿玉粹鍾五行之秀氣備四序之純和聰智夙

成溫文自得曩稽立愛之義茂舉建侯之章擁元
戎之節旄備上公之袞舄尊德樂道克一作就一作傳之
規立禮興詩日懋通經之訓載遵彝制一作有褒崇
是用按圖以定名拂龜而協吉奄授樂國易鎮雄
藩言觀其旂錫中軍之徒御大啓爾宇一作南土之
山川越陪邑戶之多蕪畀國租之實併彰異數式
慰茲懷於戲保佑自天並貺本支之茂封建厥福
聿崇廟社之休維忠孝可以一作報君親之恩維恭儉
可以長富貴之守往服朕命益介壽康

皇第十女封慶壽公主制

宋歐陽脩

太子明辨元卷之十八

卅

門下一作紀王姬之盛車服之制甚嚴漢優帝女之
儀湯沐之封並列蓋敦國體一作匪曰親私維始被於
寵章常推擇於嘉號載一作成憲誕告外庭皇第十
女寶婺分暉仙源襲慶天姿異稟溫而有儀姆教
不煩生而知善方居妙歲蔚有令猷朕仰承燕翼
之誥茲膺一作蕃衍之祉俾新禮命式示褒榮於
戲寵秩既崇在乎一作名解其美享乃多休祗服
茂恩勿忘明訓可封慶壽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
禮冊命一作者施行

皇姪節度使除郡王制

宋李綱

爵祿以馭富貴允爲八柄之先藩并之建親賢實
本九經之重眷時猶子之懿錫以苴茅之榮涓選
剛辰誕敷顯冊皇姪具官某姓姿端亮識度粹夷
胃出神明初靡貴驕之習訓通詩禮雅有致思之
文曩稽立愛之經茂著維城之義建元戎之旄鉞
禘三公之服章夙夜惟寅會同見齋莊之色溫恭
有恪烝嘗備顯相之誠賢儀浸明師論參稽疇具
聞望且有寵褒是用按圖而定名契龜而協吉啓
其土宇疏以玉封敦陪井賦之多衍畀國租之實
增重翰垣之勢益宏宗祏之休於戲檀威福之權

文德皇帝 卷之十八

三

私恩不廢於公義長富貴之中居寵當思於履危
茂對龍光往綏壽祉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唐陸贄

度上分疆設官蒞事因時設制期在理安必順物
宜且從人欲版圖既溢則疏邑以利州統攝或乖
則分部而建長公輩之道亦何常哉滄海之隅地
饒俗阜隱然北土實曰雄藩鎮撫之宜是資懿戚
開府儀同三司嘉王運氣本元淳重承先訓忠肅
孝友寬仁惠和勤於服儒樂在爲善施於事任必
有可觀舉不失親至公斯在欽率厥職永孚於休

可橫海軍節度使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勳封
如故宗室

除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唐德宗

雲雷構屯寓縣興難非山岳降神不生良弼非股
肱協契不集大勳故高宗得傳說中興殷邦宣王
任吉甫重光周道天寶玄踪之季寇陷二京時則
先臣子儀翼戴肅宗戡定禍亂再造區夏于今賴
之肆予小子獲纘丕構不克負荷失守宗祧天祚
我唐降生忠烈有社稷之臣曰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神策軍節度

文德皇帝 卷之十八

卅二

鄜坊等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京畿渭南渭北商
華等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沈肅
有勇堅明能斷聞難感憤誓軍徂征誠激于衷義
形于色自河之右萬里濟師殷然雷奔大盜懾駭
屬皇家不造戎師誘姦重茲播遷郊甸震蕩而戢
蓄銳養士深壘固軍以謀吞元兇以義糾群帥躬
擐甲胄率先啓行布忠信爲軍聲持義烈爲戰器
廓清氛沴寧復皇都宗廟載安宇宙斯泰佐予興
運時乃茂功德厚者任崇業盛者報重升以元輔
建子上公熙庶績而翼宣九歌擾兆人而敬敷五

教用疇井賦貽厥子孫與國咸休永播丕烈可司
徒兼中書令仍賜食封一千戶餘並如故俟還京
復所司擇日備禮冊拜宣示中外以彰元勲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唐陸贄

周制以輔翼之臣出作方伯漢官以牧守之最擢
拜公卿其在匡時中外同體朕以大勞未又勤卹
於黎元多難荐興注意於藩岳就加命服式寵能
賢則增秩進律亦古之道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
吏部尚書使持節潤州諸軍使兼潤州刺史御史
大夫充鎮江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等使韓滉忠

文在明辨 天卷之十八

廿三

肅剛直清公簡儉持至公以檢下強禦必繩秉大
節以事君險難無易惠能恤衆明足照姦歲發勤
王之師日增贍國之賦軍無撓敗俗以阜康殿于
大邦理平訟息朝有勸典昭升乃庸胙土以報勤
懋官以旌德底又江甸未孚于休可檢校尚書右
僕射進封昌黎縣開國公餘如故

除宋庠制

宋歐陽脩

門下盡其志以饗親因而餽惠爵于朝而示衆所
以褒功考祭典而可稽著國章而有舊矧乃樞機
之任維余鼎彝之臣飭事齊莊宣力左右方此慶

行之始宜推寵數之隆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
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行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群牧制置使上柱國廣平郡
開國公食邑七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九百戶宋
庠履行清純器識深茂夙有佳譽蔚爲名臣文足
以爲國華學足以謀王體入則登于三事備盤謨
猷出則殿于大邦藹有風績自機務頗歷歲時
秉一德以協恭出處不更其守展四體而盡瘁夙
夜匪懈其勞屬盛禮之有成廣推恩而自近按大
輿地特啓於新封加以寵名蓋遵於故事維是便

文在明辨 天卷之十八

廿四

蕃之錫式伸眷倚之懷於戲君子者邦之基大臣
者民之表縉紳之望所屬老成德業之隆豈煩多
訓服我休命往維欽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尉行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群牧制置使充
樞密使特封莒國公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
理功臣散官勲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制

宋歐陽脩

門下朕卜吉孟冬躬薦清廟祖考來格既以百福
之多慶賜遂行均于四海之廣維予將相之任是
謂股肱之良宜擇剛辰誕揚休命忠果守正佐運

翊戴功臣彰信軍節度曹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
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
公食邑一萬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李
昭亮志尚純慤資識敏明世蒙舊德之餘早遵重
熙之盛備于器使奮厥材猷好學詩書知將率之
爲體兼推威信撫士卒以克和人則有宿衛之勤
出則著杆城之效寄之方面屢守於要藩班乃政
條頗一作聞於佳譽乃眷別都之重實司留鑰之
嚴擁節秉鈞並享崇高之貴治戎撫俗兼資鎮靜

宋王安石

三五

之材絃維圖任之艱方屬倚毗之意是用因需恩
之浹洽推異數之便蕃廣乃疏封增其真戶仍疇
美績褒以嘉名於戲秉德不回所以見始終之操
好謙自守乃能居寵祿之榮汝其欽哉膺此優渥
可特授依前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
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充彰信軍節度曹州
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四百
戶仍賜推誠保德守正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勲封
如故主者施行

韓琦加恩制

宋王安石

閱下朕祗率舊章肇稱吉禮對越天地具饗靈明
之歆相維公卿並膺休顯之賜其乎大號以寵元
勲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翊戴功臣
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開府儀
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食
實封五千戶韓琦躬受偉材出陪熙運保茲天子
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間朝廷
之兩社揉方域之萬邦辰猷具臧器寶加重中辭
機軸之要外卽藩屏之安銜統絃綬備三公服飾

宋王安石

卅六

之盛靈堯戟蕞蕞大將威儀之多序績既崇脩方
彌謹協成宗祈之禮與有顯助之勞肆衍本封申
加美稱於戲恩典徵數所以旌帝臣明德茂功所
以獎王室往維勵翼服此褒嘉可待特依前守司
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太都督府長史魏國
公充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加
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誠保德崇仁
守正協恭贊治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勲如故
主者施行

除王德用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群牧制置使充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制

宋胡宿

內樞之地上範於斗官前箸之籌參寄於人傑以經常武之事是號本兵之司圖冠厥名疇總予務乃眷元侯之長早崇右府之聯爰擇剛辰復還舊物具官王德用志懷果烈風靡沈雄通於奇正之謀居然英傑之氣春秋閱禮韞義府以維深甲令書忠載世家而有舊比膺推轂荐歷千城先十乘以臨戎長萬夫而觀政德刑具舉威惠參施能名

文公明辨 天卷之十八

廿七

播於外夷沈機隱於敵國鼎谷俊望擢典繁機翼濟事功迪宣忠力孚乃誠而匪懈研諸慮以維微旋均基宥之勞亟樹藩宣之治蹈險夷而一致服忠孝而兩全簡在朕心洽於朝聽是用升鳳池之寵秩聯虎節之榮章倚殿輔邦用陪京室屬右樞之闕職咨群岳以擇材僉曰汝賢宜弼予治蓋天子三若出以居方伯之尊寢內諸侯入則處公卿之任仰維彙制舉是隆名用起壯猷使慕舊服仍峻雲臺之號兼增井牧之封式厚耆英有加名數於戲樞機發令制戎事以維艱樽俎折衝經人謀

而匪易往慎乃位益思其忠

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餘如故制

宋歐陽脩

門下整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廣大臣而有體進退之禮必優矧予輔弼之良方賴股肱之寄憂形懇避嘉敦慤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異具官劉沆質性剛鯁姿材敏明早以藝文策薦科於異等遂追髦彥騰夷路以飛華入必侍於清閒出屢更於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

文公明辨 天卷之十八

廿八

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爰正台司執毀譽不回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解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毗乃遽思於退讓宴見之際有言而必誠封章之來雖却而復至察其所守實亦重違維茲祕殿之嚴眷乃留都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真封寵我邇臣斯為異數雖如汝志尚簡予衷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為時舊老往則殿于大邦是維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可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忠亮功臣

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陞裴耀卿張九齡爲左右丞相制

唐玄宗

門下燮理陰陽儀刑端揆自非人傑孰副金諧金紫光祿大夫侍中弘文館學士上柱國稜山縣開國男裴耀卿才實國卿望爲人範懷匪躬之節竭奉上之心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集賢院學士脩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張九齡器識宏遠文詞傳達負經緯之量有謀猷之能自翼贊台階粹倫攸叙直道之心彌固蹇諤之操逾堅並可以儀

文休明辨 卷之十八

三十九

範百僚緝熙庶績宜處掖垣之任得列官師之長耀卿可守尚書左丞相九齡可尚書右丞相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唐陸贄

朕嗣位君臨精求理道小大之務靡不經心日慎一日于今八載教化未洽烝黎未康因之以甲兵繼之以災沴斯固鑒有所不至慮有所不周予深浩然若涉深水思所以匡我政理助我官人宣其澤而四方以寧執其要而百工式叙允是大任其維輔臣夢想勞懷敷求俊乂察言而觀行因事以

考能周行之中乃得良弼權知吏部侍郎劉滋操履貞清介然自守居能慎獨重不違仁析理究其精微勵學探於典旨守給事中賜緋魚袋崔造性合道要誠通化源適時有成務之才事上懷匪躬之節蘊蓄器業居爲名臣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齊映脩己以立自明而誠體賢人可大之規用君子時中之道虛受能澤清通不流維滋之直方可以激風俗維造之體度可以振條綱維映之精深可以該物理我有大典爾其參之懋昭厥猷勿替休聞滋可充散騎常侍同平章事造仍賜紫金魚

文休明辨 卷之十八

四十

袋其有散官封贈並如故

除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宋鄧潤甫

師傳道之教訓先王所以迪厥官老成重以典刑天下所以資其智迺聽舊德時謂元勳謀合祖宗之心名載鼎彝之器申攸替策播告外朝河東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上柱國潞國公文彥博惇大而清明方嚴而信厚出則秉平旄鉞入則總我鈞衡文武兼備其才夷險能致其力畢公之弼四世三紀于茲傳說之總自官萬邦其又爵隆無富溢之累名遂

有身退之榮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采是用
還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之
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爲底于
極治陪敦多井申衍真封於戲呂望維賢起佐文
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爲孺子之師矧我耆英無愧
前哲往宣一德用格多盤

宰相除三公制

宋李綱

代天理物夙隆揆路之勲論道經邦宜補袞職之
闕眷予碩輔爲國蓋臣泰山巖巖久副萬邦之事
赤烏凡几往登三事之崇播告路朝誕敷顯冊具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八

四一

官其裕和而肅又醇厚而高明智周萬務之微學
洞六經之蘊蚤以令聞揚于禁塗臣作朕股肱
預經綸之政帝眷予良弼遂膺考爰之求勵相國
家救寧方夏變諧四氣之序參聽百官之成當軸
處中材足以運動樞極贊元經體道足以和同天
人禮樂興于百年聲教訖于四海俾予從欲以治
時乃佐王之休疇其勲膺宜有褒寵備三公之典
冊爰隆帝傳之聯乘上宰之鈞衡遂正真相之任
衍戶租而倍食錫國邑以疏封併昭物采之多用
侈台符之峻於戲鹽梅正味久調制於鼎司袞繡

命章往參華於槐位式是百辟毗予一人益敦燮
理之功期底盈成之業無替朕命永孚於休可特
受太傅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除少保左輔制

宋李綱

朕駿惠先猷肇脩官制允釐輔弼之任是正公孤
之稱祗若新書以大熙於邦采登延舊德宜遠總
於台司涓選剛辰誕揚休命具官某器函莊重德
稟粹和學通今古之淵源識際天人之精祲蚤持
從藁有獻納論思之忠擢預政機得贊襄勵翼之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八

四二

體遂膺夢卜之舉進秉鈞衡之權相業維優師論
參機中辭幾務之要退卽燕休之安蕪祕殿之隆
名領殊庭之膚使年德彌邵聞望益休盍還揆道
之官茂底格天之業策車締冕秩陞亞保之崇青
瑣黃扉職峻東臺之長倍敦井賦中衍戶租式昭
體貌之隆庸示寵光之渥於戲用人維已朕方圖
任於元勲以道事君爾其承弼於厥辟渙號聿資
於審履非彝允賴於糾繩毗予一人式是百辟無
替朕命往其欽哉

加蕭華中書侍郎等制

唐高宗

弼予之選審象是求天步未平廟謨尤切必資明
表佇以佐時畫一之才取則不遠正議大夫前河
中尹兼御史中丞充本府管絳等州節度觀察等
使上柱國嗣徐國公賜紫金魚袋蕭華公輔成名
承家繼業詞標麗則德蘊謨明再履官坊尤知至
行致君望美閱相求能且推伊陟之賢更啓冀臣
之閣還依日月佐理陰陽俾參政於紫宸用建中
於皇極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
崇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

除崔與之禮部尚書制

宋寧宗

文休明辨 卷之十八

四三

勅眷坤維之萬里有偉得人峻常伯之六官可稽
出命朕心簡在士論翕然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
夫增城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
之德宇融深才猷績累比由推擇亟晉貳於冬官
迺克對敷果驟寬於西顧念四載賢勞之久宜一
時寵數之隆遂居禮樂以司之式兵戎之務趣覲
未離於蜀道承休已列於天朝宣室邃殿將虛心
於聽納儀曹清簡尚篤意於論思美報不渝光恩
疊至可依前朝請大夫特授權禮部尚書賜如故

除崔群戶部侍郎制

唐韓愈

物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其官
崔群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
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
及貳儀曹升擢維允邁茲今德謨然休聲選賢與
能于今雖重擇才均賦自古尤難往慎乃司以用
嘉命可一有云云字宋朱熹曰公掌綸誥
一年時有此制則其文遺逸多矣

擢尹思貞御史大夫制

唐肅宗

國之副相位亞中台自匪邦直執司天憲將作大
匠尹思貞賢良方正碩儒耆德剛不護缺清而畏
知簡言易從莊色難犯徵先王之體要數祗必陳

文休明辨 卷之十八

四四

折佞臣之怙權拂衣而謝故以事聞海內名動京
師鷹隼是擊豺狼自遠必能調理前弊發揮舊章
宜承弄印之榮式允登車之志可御史大夫

擢李光弼天下兵馬元帥制 唐肅宗

元帥之任實屬於師貞左軍之選諒資於邦傑自
非道申啓沃學富韜鈴則何以翊分闡而專征膺
鑒門而受律求諸將相允得其人司空兼侍中鄭
國公光弼器識弘遠志懷沈毅蘊孫吳之略有文
武之材往獨艱難備彰忠勇協風雲而經始保宗
社於阡危由是出備長城入扶大厦茂功懸於日

月嘉績被於巖廊屬殘寇猶虞總戎有命用擇維
賢之佐式弘建親之典必能緝寧邦國協贊天人
誓于丹浦之師期彼綠林之盜載明朝獎爰籍舊
勲宜副出車之命仍踐分麾之寵為天下兵馬元
帥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唐陸贄

淮海與區一方都會蕪水陸漕輓之利有澤漁山
伐之饒俗具五方地綿千里聿求良牧豈易其才
今又革車方興軍賦屢調體於寬大則事缺務於
辦集則人殘自非剛柔適中文武兼備其何以副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八

四五

我憂錫惠綏南方正議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上
柱國扶風縣開國男杜亞識精體要學究宗源妙
於用而有常通其變而能久為理教教化之本立
言參禮法之中道無纖磷行有枝葉回翔省闈表
彌綸獻納之勤踐歷方州著清淨循良之稱且嚴
重可以鎮俗其才術可以匡時休有令問輝映朝
列朕以東南思又注意求賢爰輟名臣俾寧藩服
往率厥職時維欽哉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
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彰信軍承宣使除武寧軍節度使制

宋李綱

推轂授師總將權於閫外料敵應變制虜命於掌
中參稽勲烈之崇宜懋褒嘉之典我有明命揚于
天廷具官某沈鷙好謀直剛不撓少有四方之志
出逢千載之辰揚漠北之威名厲山西之勁氣敦
詩說禮有古將帥之風懷德畏威得吾士卒之用
入宣勞於宿衛出著効於干城疇咨鎮撫之材爰
付邊郵之寄賴爾經略紓予顧憂而能因勢乘機
運籌制勝被堅執銳親居矢石之間斬將搃旗躬
致敵俘之獻日百里以關國月三捷而奏功大震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八

四六

天聲永清夷落是用旌其功伐畀以節旄領鎮雄
藩蓋護諸將神旗豹尾備大將之威儀秘畧龍韜
新元戎之紀律敦陪井賦申衍戶租併示恩榮式
昭眷獎於戲高爵厚祿朕不吝於報功禦侮折衝
爾毋忘於敵愾勉罄爪牙之力益隆屏翰之強祗
服訓辭茂對光寵

除苗授武泰州軍節度使充殿前副都指揮

使制

宋蘇軾

出總元戎作先聲於士氣入為環尹寓軍政於國
容將伸閫外之威以迪師中之吉咨于爾眾朕得

其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持節福州軍州事福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苗授早以異材見解武畧被服忠義有烈丈夫之風砥礪廉隅得士君子之攀荐揚邊圉益者勞能拔自衆人既蒙先帝之遇遂拜大將撫復一軍之驚祗苞嚴肅將齊鉞予欲少長有禮而兵可用汝其夙夜在公而令必行於戲愛克厥威罔功茲爲深戒師衆以順爲武古有以言維懋乃衷毋忘朕訓

除富弼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八

四七

觀使制

宋呂公著

聖王賦祿所以崇德而勸勞賢者辭隆所以激貪而厲俗眷我外相維時宗工願還重紱之榮蓋露累章之請既重違於悃悃宜特示於褒優載茲剛辰式敷渙號推誠保德崇仁忠亮佐運翊戴功臣武寧軍節度徐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徐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鄭國公富弼體資忠亮識蘊開闔炳嶽瀆之粹靈挺棟甍之厚器光輔仁祖蔚爲文武之師迨事先皇實總機衡之要引疾遽辭於

犬柄均勞式毀於近邦未移巖石之瞻併及洪河之潤肆予續紹允渴儀刑雖體力之未平顧風猷之克壯而乃過持冲守深遜寵名諭言已周誠意弥確朕惟安危所寄雖賴老成之人損益有規宜伸大雅之志俾進班於左揆聽復節於中臺仍總領於殊庭討論思於祕殿用彰寵數蓋不眷懷於戲進止不膠共扶於名義幽明有相終昇於壽域風於四方時汝之德

除程戡安武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再判延

州制

宋王珪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八

四八

周禮命卿司馬掌國征之事漢儀遣帥將軍顯閭制之權自非謀經帷幄之咨名厭疆陲之難則何以稽圖而受社賜律以臨戎茲疇舊政之良式協師虞之望具官程戡體忠忱之度蹈夷雅之風進奉藝文之華仕階名秩之膺方先朝之額峻更三府之告猷左右六年夙夜一節肆纂休於皂緒適番寄於邊衝空案寤寐之思且重安危之倚上金城之方畧猶知充國之疆習闕里之絃歌還見祭遵之佚就付兩河之節荐綏西土之封旣衍食於爰田復倍輸於真戶風聲雖舊寵數維新於戲制

夷狄者備不可遽忘守方隅者執不可數易蓋威素申則敵情熟信久著則士心懷尚堅壯圖往服渥命

除文彥博判大名府制

宋歐陽脩

門下朕惟將相之崇資是為文武之極選隆其名器所以重朝廷列于藩宣所以屏王室矧乃居晉之任必屬老成之人爰擇剛辰敷告有位具官文彥博器閎而厚識粹而明學得其方通古今而知要才周於物適大小以維宜自奮發於聲猷早更揚於中外居則參禪乎國論出則宣暢乎皇威兩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一八

四九

踐台司首當柄用賢愚式序舉百職以咸脩綱紀甚明贊萬幾而至悉自一舉無避鈞衡之任出司管鑰之嚴逮此逾時蔚然休問眷言邦哲實簡予衷是用更其擁節之榮委以別京之重勅兵所宿實資總制之權推俗維淳燕賴撫綏之政於戲與國同體是謂股肱之良維民具瞻方隆師尹之望顧我舊德豈煩訓辭往其欽哉祗服沐命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國公行陝西大都督府長史充保平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兼北京晉守司事充大名府路安撫使加食邑七百

戶食實封五百戶功臣散官勲封如故仍放謝辭發赴本任主者施行以命官

褒美李朝隱制

唐睿宗

李朝隱為長安今有宦官閹與貴諸縣請託朝隱命檢出之唐宗聞而嘉數廷召朝

隱勞日卿為京縣令能如昨朕復何憂乃上制曰

夫不吐剛而誦上不茹柔而黜下者君子之事也踐霜必繩登車無屈者正人之份也長安縣令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強自遂亟聞嘉政累著能名近者品官入縣有乖儀式遂能責之以禮繩之以愆但聞豎之流多有憑恃柔寬之代必弄威權歷觀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八

五十

載籍常所歎息朕規誠前古勤求典憲能副朕意實賴斯人昔虞延持皇后之客梅陶鞭太子之傳古稱遺直復見于今思欲旌其美行遷以重職為時屬閭戶政在養人宜加一階用表剛烈可太中大夫特賜中上考燕絹百匹七遷絳州刺史知吏部選事美

倖無國公張說中書令制

唐張九齡

門下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往屬報難輸誠於履險及茲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察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旨朕畧小存大念舊錄功且法不欲屈罪罷

中樞之任義亦有在更崇端揆之榮可尚書右丞相仍將國史於宅脩撰主者施行

罷免宰相制

宋汪藻

運籌而決千里之勝茲有賴於宗臣失律而致三軍之凶顧可居於宰職眷吾次輔嘗領中權光昭疆場之憂宜解權衡之任具官某早緣人望驟履政塗謂其惇大而有謀可以艱難而立事故擢持於國柄乃專付於戎輶總諸將萬夫之謀當長江一面之寄所期李勣爲我長城寧使周公至於破斧逮敵人之臨境率我衆以交鋒維勝負乃兵家文休明辨 卷之十八 五

之常常死生爲天下之寄乃因追此唯事退藏至大棄於其師將焉用於彼相會邊虞之稍息聞物論之交興已嘑民瞻難逃策免念備股肱之久姑存體貌之餘止罷要權猶從優數賦殊庭之厚祿加祕殿之隆名於戲泰階平而風雨時始共期於康濟采薇廢而征伐缺今良失於倚毗尚冀桑榆之收復全龜玉之毀勉圖偉績用對殊休 以上

贈徐有功越州刺史制

唐中宗

忠正之臣自昔攸尚褒贈之典舊章所重故贈人理卿徐有功節操貞勁器懷亮直徇古人之志崇

寔一代之賢良司彼刑書深存敬慎周興來俊臣等性絲殘酷務在誅夷不順其情立加誣害有功卓然守法雖死不移無屈撓之心有忠烈之議當其執斷並遇平反定國釋之何以加此朕惟新庶政追想前跡其人既歿其德可稱追往贈終茲慰泉壤可贈越州刺史

贈封張柬之制

唐睿宗

褒德紀功事華典冊飾終追遠理光名教故吏部尚書張柬之翼戴興運謨明帝道經綸審諤風範猶存往屬回邪構成累咎無辜放逐淪沒荒遐言念勲賢良深軫悼宜加寵贈式賁幽泉可贈中書令封漢陽郡公

贈裴炎益州大都督制

唐睿宗

飾終追遠斯乃舊章表德旌賢有光恒策故中書令裴炎含弘稟粹履信信貞望重國華才稱人秀唯幾成務績宣于代工偶居無猜義深於奉上文明之際王室多虞保乂朕躬實著誠節而危疑起豐倉卒罹災歲月屢遷丘封莫樹末言先正感悼良多宜追責於九原俾增榮於萬古可贈益州大都督

贈李絳司徒制

唐文宗

朝有正人時稱令德入參廟筭出總師千方當寵
任之臣橫惟不幸之酷殄瘁與歎縉紳所同故山
南西道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司空燕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趙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李絳神授聰明天賦清直抱仁義
以希前哲立標準以程後來抑揚時情坐致台輔
佐我烈祖格于皇天仗鉞宣風聯居樂土乘軒鳴
玉嘗極清班先聲而物議皆歸不約而群情自許
漢中名部俾遂便安而變起不圖禍生無兆殲良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八 五二

李愬贈太尉制

唐白居易

勅故特進行太子少保上柱國涼國公食邑三千
戶食實封五百戶李愬在建中歲泚賊叛逆惟太
師晟實仗大順翦而誅之在元和朝蔡寇充斥惟
爾愬實奮奇策虜而戮之父子之功書于甲令俱
爲第一焯輝當時矧爾一登將壇六換鉞鉞坐論
嚴廟之道卧理保傳之事方深倚望奄忽淪謝是

用當食累歎視朝三輟豈不以爪牙之威缺於外
股肱之痛軫於中者乎而弔莫之命賄賂之數雖
加常等未表殊恩宜以太尉之秩贈上公之袞歟
俾爾被哀榮服忠孝從先太於師九原也不其盛
歟嗚呼美終必復禮無不答昔爾之勤勞如彼今
吾之寵飾如此君臣報施可謂兩臻其極焉爾靈
有知欽我追命可贈太尉仍令所司備禮冊命賜
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一千石委度支送

歸融贈左僕射制

唐杜牧

勅有祿位而享富貴啓手足而歸壤樹身歿名著
生榮死哀蔚爲大臣且遵贈典故金紫光祿大夫
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陵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戶歸融發於文華揚歷清近業冠前輩才
高當時總領勳官預開政事凡日繁劇無不踐更
乃皆有餘施無不可徧處重位內脩典法三乘戎
輅外作屏毗富而不驕貴而愈謹曾參三省太叔
九言服以行之終身不倦實士林之君子爲朝廷
之表臣未究高年遽聞長夜爰舒痛悼用加顯位
命之寮長以慰重泉可贈尚書僕射以上
文體明辯卷之十八

文體明辯卷之十九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誥

按字書云誥者告也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古者上下有誥故下以告上仲虺之誥是也上以告下大誥洛誥之類是也考於書可見已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其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諭衆也秦廢古法止稱制詔漢武帝元狩六年始復作之然亦不以命官唐世王言亦不稱誥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贈大臣貶謫有罪贈封

又本明辨卷之十九

一

其祖父妻室凡不宜于庭者皆用之故所作尤多然考歐蘇曾王諸集通謂之制故稱內制外制而誥實雜於其中不復識別蓋當時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七者而言若細分之則制與誥亦自有別故文鑑分類甚明才相混雜是以辯二體之異今倣其例而列之唯唐無誥名故仍稱制其詞有散文有對偶則分爲古俗二體云 今制命官不用制誥至三載考績則用誥以褒美五品以上官而贈封其親及賜大臣勳階贈謚皆用之六品以下則

用勅命其詞亦兼二體亦監前代而損益之也

古體

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仲郃可依前右監門衛大將軍黃州刺史特封齊安郡公誥

宋韓維

朕按屬籍以觀祖宗之世而陳王之後獨微觀其位不章顯朕甚憫之以爾具官仲郃孝友惇謹善守法度爰命褒錄以鴻厥慶刺史重任也郡公高爵也進領紹建茲謂繼休噫惟務學可以正已惟率禮可以保位汝其懋哉

又本明辨卷之十九

二

皇姪右千牛衛將軍士儉皇弟右千牛衛將軍叔媽可並右監門衛大將軍誥

宋王震

宗子無職事之勞而有考績之法者親親之恩欲有加而無已也然非迪教飭身則弗應有司之格衛府之帥浸富貴矣往其祇哉

以上

常審規可西川節度副使御史中丞李虞仲崔戎姚向溫會等並西川判官皆賜緋各檢校省官兼御史制

唐白居易

勅西川曰益部地有險府有兵礙戎尋華號爲難

理故吾命文昌爲帥長俾鎮撫焉次命審規爲上
介俾左右焉又命虞仲戎向會等爲庶寮俾咨度
焉進言者謂文昌賢而審規輩才以才佐賢蜀必
理矣輟三署吏贊丞相府假憲官職加臺郎監一
命再命之服以遣之其於張大光榮與四方征鎮
之賓寮不侔矣爾等苟佐吾丞相以善政問事吾
無一方之憂吾寧久遣汝於諸侯乎爾其勉之可
依前件

李虞仲可兵部員外郎崔戎可戶部員外郎
制 唐白居易

又依用辨 元卷之十九

三

勅劔南西川節度判官朝散大夫檢校尚書戶部
郎中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虞仲西川
觀察判官朝議郎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雲
騎尉賜緋魚袋崔戎等去年春朕憂西南事授丞
相文昌鎮撫之次選郎吏有才實如虞仲輩者
往贊理之故其制云苟佐吾丞相以善政問事久
遣汝於諸侯乎今蜀政成矣蜀人安矣是汝輩職
脩事舉而奉吾詔書甚謹也前言在耳安可弭忘
並命爲郎主吾信賞虞仲可行尚書兵部員外郎
戎可尚書戶部員外郎收官勲如故

魏傳軍將呂晃等從弘正到鎮州各加御史
大夫賓客等制 唐白居易

勅去年冬命侍中弘正建大將軍旗鼓移鎮於成
德軍而晃以下四十有一人實從魏來或驅或殿
被堅執銳可謂有勞宜以官坊之寮憲府之職隨
其名秩序而寵之可依前件

鄭單可給事中制

唐白居易

勅給事中之職凡制勅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
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免滯無告者
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

又依用辨 元卷之十九

四

退之率是而行號爲稱職固不專於掌侍奉讚詔
令而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榮陽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鄭單清節直行正色寡言先臣之
風藹然猶在自居首諫益勵寮謬擢領是職必有
可觀亦欲天下聞之知吾獎骨鯁之臣來諫諍之
道也可給事中散官勲如故

溫堯卿等授官賜緋充滄景江陵判官制

唐白居易

勅溫堯卿等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鎮次升于朝廷
故幕府之選下臺閣一等異日入爲大夫公卿者

十八九焉荆門景域南北大府而堯卿等或已參軍要或方受兵書各命以官分試其事名秩章級分而寵之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苟自強不息亦何遠而不屆哉可依前件

李實授咸陽令制

唐白居易

勅某官李實近者西夷犯塞詔諸將出師司計臣俊言實有應辦才可司饋餉故自京府掾假臺郎憲職以命之屬寇遁師旋未展其用况在公族推有器幹今授銅印俾宰咸陽大庶官之任為急西郊咫尺佇爾能聲可京兆府咸陽縣令

又作唐書 天卷之十九

五

徐登授醴泉令制

唐白居易

勅徐登京兆尹言登前為涇陽令清廉簡直奉法愛人請補醴泉再考其績昔子路理蒲仲尼海口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今醴泉人與蒲相類宜用此道往訓養之歲時之間期於報政可醴泉縣令

李蔚除侍御史盧潘除殿中侍御史等制

唐杜牧

勅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李蔚劍南西川節度判官朝議郎板校尚書禮部員外郎燕侍御史上柱

國賜緋魚袋盧潘等夫法不立而化行惡不去而善進雖使堯舜在上未之有也故御史之舉職者前代有埋輪都亭之奏國朝亦有戴豸正殿之効若非端勁知名之士不在斯選蔚以文行進用已著勞效潘以儒雅流聞今膺拔擢有司列狀詞旨頗公使吾綱目盡張隄防不壞不在法吏其在他乎朕關祇官之門開天下之口企以待理無有厚薄爾等吐茹侮畏之道能不愧於詩人斯寒職矣可不勉之蔚可侍御史散官如故潘可殿中侍御史散官如故

又作唐書 天卷之十九

六

蕭峴除太常博士制

唐杜牧

勅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讓而理天下者禮樂是也今國家上法三代下採兩漢賢文隆殺皆有傳章今命博士非欲革其儀法但使提舉考習而已登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蕭峴開爾兄弟之間著友愛之稱復能於知己依投之地竭力報效况乎富有文學默守恬退執心處已不亦多乎爾其為吾折中輕重詳校疑似使祝宗卜史之徒不敢以近習欺爾斯則可矣勉於自強可守太常博士散官如故

張德翁除歸州刺史李承訓除福昌縣令盧

審矩除陽翟縣令等制 唐杜牧

勅朝議郎前京兆府渭南縣令上柱國張德翁等
德翁承訓審矩爲天子之守臣作百姓之長吏仕
而至此斯亦達矣匹夫爲善人猶則之守令所爲
誰敢不化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可不勉之量
助奉陵邑以謹慎選執臨斷景參諒等各以序進
亦爲良遇可依前件

白從道除東渭橋巡官陶祥除福建支後制

蛻壽州巡官等制 唐杜牧

文林明辨 元卷之十九

七

勅度支東渭橋給納使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
兼監察御史白從道等朕以國計出入委以表臣
尚書則當戰伐之餘財穀殫歷斷長補短以無爲
有今者上言三吏皆曰周才校其智能足應事役
暨守臣貽孫等亦曰祥蛻之學溫慎而在賓階才
者得失之端士者功名之本勉於自勵無負已知
可依前件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誥

宋蘇軾

理財正詞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

之以正詞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
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
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經
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
四方之人知予所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盡微
之意焉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脩可禮部侍

郎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

禮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

中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

文林明辨 元卷之十九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

並依舊職任誥 宋劉敞

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已制度文物可觀
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
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以多矣而史官非
其人記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
恨之故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脩
宋祁創立統紀裁成大體具官范鎮王疇宋敏求
網羅遺逸厥協異同九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閱富
精覈度越諸子矣皆讎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

時治爲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遷秩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觀焉

起居舍人直祕閣同脩起居注司馬光知制誥
宋王安石

勅先王誥命之文何其雅馴而與美雖出命非有司之事而討論潤色蓋有助焉以爾具官某操行脩潔博知經術庶乎能以所學施於訓辭俾掌贊書往諧朕志可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推官阮拔可衛尉寺丞誥
宋劉敞

昔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維其材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今州郡從事皆吏郎古授然其試之臨政而不苟察之行已而有立亦皆一時之選已故吾亦且命以九卿之屬使漸而升於朝觀與拔也既歷試於外又亟稱於知已得人之聲庶必能勉焉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誥

宋劉敞

岐畢吾西土也被山帶河百二之險而有昆夷之虞燕亳吾北土也平原廣牧四戰之地而有獫狁之營瞻足兵食綱領郡縣將命宜指甚難其人具官傳求明智敏察表以文雅具官周沆深中篤厚居以名檢並委節傳分按州郡皆有迷職之勸美俗之風夫較考陟明其來尚矣或正諫省之列或遷夏卿之蜀所以褒善勸能爾其欽哉

都官員外郎刑部郎中可侍御史殿中丞沆起可監察御史裏行誥
宋劉敞

文修明辨 卷之十九
御史執憲轂下紀綱國體非雅亮勁正之士不足參論議廣聰明拯與景初吾所信也使之慎簡厥僚必皆其器人咸曰允哉予甚嘉之夫鑑以明政可正容繩以直故可形枉毋勤小補而遺大體毋忽近務而隳常守事君盡禮其可以報知已乎
朝奉郎蘇軾可守禮部郎中誥

宋王震

爾議論文章卓然名世而失職浸久所學未伸今茲命爾爲郎以待不次之選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維爾之才不患無位按此篇教誥而實爲

非工於代言者孰能為之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誥

宋劉敞

朝廷鎮撫四夷以綏中國貴於息民而不務佳兵故常申教邊吏毋邀奇功五嶺已南蠻夷雜居其俗剽悍尤為易動而桂州一都會也前通判軍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胡承揆用詔旨悉心疆事終揆之任帖然無虞亦可謂善吏能宣明威信者矣夫守邊之患常在見小利而不達大體以侵迫驅奪之民故至大亂貽憂吾民則若揆者不可以不

文休明辨 卷之十九

十一

賞也稍增其秩以示褒寵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誥

宋劉敞

財賦大計一出於民取之寡則用不足然而民逸取之多則用有餘然而民困此三司之難也術不能通輕重智不能調盈虛則吾不以為人僚具官李碩晉以名字典郡風采奉使敏以為政精於檢下所到而治有迹可紀使之參計耗登贊舉籌策庶可以不傷財不害民乎往即會府毋乏乃事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誥

宋劉敞

自周以來稷為大官今吾非廢稷不務也而官益輕豈居其職者未能勉乎且官林洙資稟通俗曉後脩潔擢正卿位尚宜其事昔乃先正實領大農之任以迪文考今年穀未克邊人望哺爾其勸身敏行無忝名實於以勸穡劭民庶有賴焉濟爾世美不其多乎

內東頭供奉官廖浩然可內殿崇班誥

宋沈文通

禁闥小臣衆矣非以德舉而材選也特以給左右之役導內外之事而已故未嘗輕命以遷所以異

文休明辨 卷之十九

十二

乎吾外廷士大夫之典也今爾考不幸乃有遺封以爾為請朕念爾考事我之久位于通顯汝亦謹信無咎故進汝之秩班于殿朝以為汝寵朕於汝父子可謂至矣其思所以報我者焉按此篇至而望其報似非人上之語然可以見宋人待禁闥小臣之制亦頗焉

將作監誥

宋李綱

王者體國九宮室門闢高下廣狹之制皆有法式掌千有司大匠之職寔總營造厥任甚重必維其人具官某資識詳明材術庸敏歷寔久風績著聞蔽自朕心擢總監事夫固有六職百工居一焉

矧於曲藝巧者情之往若予工使盡其巧而依於法是為稱職嗣有寵褒

軍器監詔

宋李綱

王者除戎器以戒不虞甲冑干櫓捍患以完固為先弓矢戈矛討敵以牟利為貴藏在武庫有司時出而繕脩之總是職者實難其人具官某資識強明材術敏更踐中外風績著聞蔽自朕心擢總監事夫材有美工有巧而器械之制咸有法式具存憲章往脩厥官以稱朕所以命爾之意

西京左藏庫副使楊文廣可供備庫使詔

宋李綱

卷之十九

宋沈文通

前日南夷負恩為亂以覆壞我郡邑至於用師而後定雖朕不德不能懷服方外而亦將吏不戒不習之罪也故深察往失而推擇所遺益不敢輕維爾文廣材武忠勇吏事有勞故令以爾總一道之兵戍于邕管又陞爾于諸使之正以重其行爾其祇聽朕命戒弛事習軍計使南徼無警而朕為知人則時乃之功矣其往欽哉

西京左藏庫副使高九元可文思副

宋沈文通

武吏以材勇進以功力賞古之制也方天下無事兵革不試則汝武吏安得自效以取賞哉然內外之職歲月之勞亦不可遺也今允元最狀既應陟法其增秩一等以明勸群吏

兵部員外郎張中庸可開封府判官詔

宋劉敞

京師衆大之居其俗具五方而諸侯所視法也號稱難治蓋自古記之為之尹者專用擊斷則網密俗敝崇之以寬則威信不立故常擇精明疏通之人以參其職具官張中庸材劇而用博行脩而志

宋李綱

卷之十九

十四

堅處煩決疑必有餘裕俾贊浩穰之政當適寬猛之中根本之地爾維欽哉

司門員外郎張肇可開封府推官詔

宋劉敞

京師者舉衆大之辭名之者也風俗雜而獄市繁治備浩穰吾令襄為尹急更緩民其有文理其條虎席思得敏士以左右之具官張肇嘗使行河決川滌源衆工胥作輓漕以通其精力幹用效在已試俾贊肇穀之政尚克有立夫都邑翼翼四方是則無習苟且違道干譽則予一人汝嘉

前鄉貢進士許將大理評事食書昭慶軍節

度判官廳公事誥

宋王安石

先帝親第進士於廷而以爾為第一爾於藝文可謂能矣所以施於政者朕將有所試而觀焉夫士之遇時不患無位思所以立往其勵勉以副簡求可

李承之知青州誥

蘇木軾

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服難以細謹法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于甲族世為名臣屢試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九

一五

有勞所見者大肆予命汝尹茲東土昔曹叅為齊問治於其師蓋公蓋公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予汝嘉

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

就轉內殿崇班儀州寨主誥

宋歐陽脩

勅具官李守信西師之出累年而將帥之效未著九為吾扞城而乘障者不亦久矣一有字勞乎跡其勤誠有有陞進若夫異賞俟爾立功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誥

宋劉敞

曩者朕親祀清廟推恩延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士置之仕籍今丞相以常等聞夫與我陶治萬物長育人材者非丞相歟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慎所履毋辱已知

虞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

丞曹一作唐

琰等磨勘政官誥

宋歐陽脩

勅具官李備等國家外建庶位以官群士而賞罰進退之法掌一作行於有司者所以待中材之無過者爾高節異效吾有不次之用焉爾等咸服于官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九

十六

又勤歲月以勞叙進雖曰寵榮勉爾所為以期懋賞可

國子博士陳淑秘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

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政官誥

宋歐陽脩

勅國家考課之格叙進有常所以示為法之均平而防有司之輕重也及其弊也賢愚並進而功過不明屬者命考舊文稍更新制不專累日以為限間須善舉而後遷夫選之艱則材者出賞之當則能者勸焉此予之意也今汝等雖以滿歲增秩而

皆敏材可稱尚有爾知以應新法可命上

皇弟安靜軍節度使允迪可責授右監門衛

大將軍誥

宋歐陽脩

勅皇弟具官允迪五刑之錫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小民無知犯者猶鮮况爾燕恭肅王之子而朕之諸弟也宜率訓義以迪四方而乃忘其麻哭泣之哀為酣飲沈酗之佚肆情鄙行害于而家達於朕聽嗟惋無已朕苟貸法何以處王公之上而教天下哉宜歸爵秩下領屯衛蓋寬於馭過而欲循省其非無蹈後悔也可

文粹明辨 天卷之十九

十七

儀鸞使英州刺史張師正落刺史依舊儀鸞

使誥

宋王安石

勅其人道貴讓而以異為利者武人之正也朕以爾材諳為能治邊故超進使號又擇令名之州使爾刺焉而共其舊服當知竭力報稱所蒙而乃缺望鄙爭果於慢上自干邦法以致人言稍被前恩尚附輕典徃其脩省思補厥愆可以上

叅知政事歐陽脩父贈官誥 宋王安石

勅大臣得爵命其先人至乎公師非古也然禮者人情而已矣當於人情而義足以勸士則何必古

之有哉具官某父某蓄其德善不顯於世克生賢佐為朕股肱東宮一品人臣高位追以命汝用嘉有子尚身享此以稱饋祀之盛哉可

樞密使張昇所生母追封慶國太夫人王氏

可追封蜀國太夫人誥

宋王安石

勅傳稱春秋之義毋以子貴說者或非焉而人子之愛其親豈有窮哉已則富貴而親不與焉固人情之甚可哀者也當有追崇之禮稱其思慕之心具官某所生母某氏溫柔惠和得嬈君子克生賢佐為朕寶臣允于庶言秉國樞要追榮之典既啓

文粹明辨 天卷之十九

十八

爾邦其改新日以鴻後慶尚期冥漠享此恩榮可

故贈司空燕侍中龐籍遺表第五女大理評

事趙彥若妻德安縣君誥

宋王安石

勅龐氏爾考嘗輔佐先帝而有勞於國今其不幸為爾請封夫以女子受爵於朝而不繫其夫其亦榮矣往惟順淑以服寵榮可以上

俗體

崔楚臣可燕殿中侍御史制

唐白居易

勅成德軍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燕監察御史崔楚臣材廉爪士職在牙旗每砥

命以奉辭必竭誠而得禮既嘉詳敏亦念恭勤式示寵名宜遷憲秩可殿中侍御史餘如故

夏州軍將二人授侍御史制 唐白居易

勅某官某等早稱武藝久隸軍麾累命元戎服勳王事或千里移鎮從爲紀綱或十乘啓行倚爲肘腋歷年月積成勳勞不加寵榮何勸忠效並命憲職宜敬承之並可兼侍御史餘如故

董昌齡可許州長史制 唐白居易

勅將仕郎權知泗州長史燕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董昌齡頃爲宰邑今贊郡符皆聞約已之名每

文德明辨 元卷之十九 十九

展在公之節稽其器局允謂廉能議以稍遷用彰勳效可許州長史兼侍御史散官勳如故

崔承寵可集州刺史制 唐白居易

勅太子左諭德崔承寵早登班級亟換星霜自陳力於貴朝屢奉辭於外國職因事博績以勞成就列官坊既申贊論之美分符郡邸佇聞刺舉之能宜勵公心祇承寵命

崔彥曾除山南西道副使李詵山東道推官

楊元汶京兆府法曹等制 唐杜牧

勅朝議郎行鄆州管城縣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崔

彥曾等戎臣請士京兆求賢拔其薦籍皆曰才能彥曾左官非罪理人異等詵張王賢客梁苑辭人元汶官決平之司無舞文之過移爲典獄陟在賓階不累已知唯有直道可依前件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府巡官崔滔櫟陽縣尉集賢校理等制 唐杜牧

勅在春秋時晉爲諸侯國也尚立公族大人教育諸卿之子富有賢哲不假搜聘召同列而會者三百餘年況今天覆盡得而禹畫無遺名卿賢相之家清風素範之教子孫森羅髦俊並作次第叙用

文德明辨 元卷之十九 二十

豈嘆之才匪使判官將仕郎守國子監太學博士蕭孜等或以秀異得舉文學決科或以行實立身遭逢知己皆後生可畏之士爲當時有才之人東觀著述殿閣典校參畫幕府開道獻納清秩美職二者兼之不由階級安至堂與勉於脩慎以俟超升可依前件

樞密直學士施昌言知渭州詰

宋王安石

勅夫出河秘文中嚴於禁閣臨渭分閫外肅於戎亭進陪侍從之聯往膺經畧之寄茲爲異數授受

維艱具官施某才劬蕪人問望映世早據素蘊寢
階清塗南榻計庭裨贊之功可紀西廂樞府論思
之効尤彰洎出總於藩條且屢制於邊鎮事經畢
舉政績用成宜易餘杭之符就撫氐羌之塞爾其
坐護諸將善固吾圉而今而後無西顧之憂者繁
爾之力可不勉哉可

知制誥沈遘知杭州誥

宋王安石

勅東南與區杭越重鎮維師帥之選獨于侍從
之良宜有褒優式示毗倚具官某風姿爽拔器宇
闡深早登高妙之科亟躋通顯之列校文東觀典
文休明辨天卷之十九 二十

學擅乎多聞演誥西垣英辭鼓乎群動比抗章而
請卹期調膳以奉親曾未朞年已聞報政乃就更
於淮海庶益便於庭闈載念錢塘之邦方虛銅虎
之守宜共易之命仍選應宿之資服我新恩寵
爾故里與夫引會稽之綬又相萬也爾維懋哉可

吏部尚書誥

宋李綱

周建六卿天官掌群吏之治漢分八座選部考百
官之成必資清恪之材克稱高華之選往踐厥服
我得其人具官某識度粹夷風猷敏劭蘊淵源之
碩學富典麗之雄文蚤以明揚荐膺器使居言語

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忠自處禁林益據素蘊
議論該洽每入告於燕閒號令溫醇有古人之風
烈疇其聞望宜有褒陞是用擢由翰墨之司付以
權衡之任綜三銓之政令爲六卿之表儀朕方體
道以就功循名而責實一官闕則一事廢爾其爲
官而擇人庶事舉則庶績熙爾其量材而授職振
肅綱紀俾猾吏有畏縮之心甄別賢能致寒士無
滯淹之歎時爲稱職則予汝嘉

戶部尚書誥

宋李綱

洪範八政實先食貨之功周官六卿尤重版圖之
文休明辨天卷之十九 二二

任維國家維費之廣與戶口生齒之多典在民曹
號爲劇部欲稱高華之選必資精敏之材爰錫資
書以光茂舉具官某器量宏遠識慮強明學足以
通古今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變荐揚騰仕寔歷
崇班萬然俊偉之聲卓爾靖共之操論思忠諫有
尊君享上之誠籌畫疏通有足國愛民之術擢由
彙從進長欣曹式資心計之優以總邦財之祐朕
方理財以義爾無掊克以失民心制用適寬爾無
削剝以傷國體維懋懋遷有無之理以行闔閭斂
散之權取予有方公私俱足克脩厥職時乃之休

禮部尚書誥

宋李綱

昔舜命伯夷以典禮命夔以典樂教胥子而周官宗伯之職皆燕掌之朕纂紹丕圖祗遵先烈樂在大晟禮在奉常教養之法在學校而尚書禮部實總其政令職任清重為六曹最分職率屬允難其人以爾具官某直諒多聞溫恭有恪淵源之學足以謀王體典麗之文足以為國華居言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之益秩宗之任莫如汝宜其自貳卿之聯擢陞八座之列朕方制禮作樂起太平之弥文尊道崇儒善天下之風俗爾其往踐厥服慎文休明辨天卷之十九 二二

兵部尚書誥

宋李綱

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魏分八座尚書有五兵之曹維是夏官實總軍政克稱高華之選必資俊偉之臣具官某器量恢宏性資莊重學博而守之以約材全而用無不宜蚤被眷知寢階華近獻納勵匪躬之節靖共懷難進之風其由從橐之聯往陟本兵之地蔽自朕志機于師言朕方除戎器

以戒不虞續武功以討有罪以號令之嚴統制諸將以符璽之信更戌重兵資爾推行副子注倚時車馬備器械以奮張於軍容平邦國統六師以折衝於外侮特汝之職其往欽哉

刑部尚書誥

宋李綱

舜命皋陶明五刑以作士周建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必資庸敏之臣以稱教中之任歷選在位我得其人具官某莊重而裕和簡嚴而博達學貫古今之要智周事物之幾蚤被簡求荐揚膺仕出受藩宣師帥之寄政事惟醇入居言語侍從之班聲華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九 廿四

彌劬有剛明之材足以詰姦慝有仁厚之德足以矜無辜維其威恕之並行宜副欽恤之美意是用擢由彙從進長憲曹以承靈制之祥刑以讞攸司之疑獄朕方推好生之德致囹圄之屢空明約法之章若江河之難犯辟以止辟刑期無刑爾其慎率乃僚祇若予訓不出輕而入重以公減私不吐剛而茹柔惟明克允俾四方之風動使天下無冤民則予汝嘉時為稱職

工部尚書誥

宋李綱

朕惟周建六卿冬官實掌邦事飭材辯黿度土居

民凡百工之職悉總之令工部其任也能稱厥職實難其人具官某資識開明器量宏遠淵源之學足以知治體膚敏之材足以起事功蚤被眷知寢階華近居言語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忠恬然靖共休有譽處其自貳卿之秩進登八座之聯分職事官率屬起部若保定辟無廢舊章稽功勒名厥有成憲昔帝舜疇若予工而垂之竹史為後世所寶漢宣總核名實而百工技巧咸精其能往蓋厥心無俾專美則朕以懌汝亦有辭

太常少卿除禮部侍郎誥 宋李綱

文保明辨 卷之十九

二五

棘寺置卿雅重奉常之選蘭臺合治尤高宗伯之司肆疇俊偉之材以明因任之道往踐厥服必維其人具官某器質端莊文辭博敏揚歷中外之久雅著靖共之稱頃由郎曹擢貳寺政贊相禮儀之事雍容可觀討論郊廟之文淵源有據肆頒明陟之典往參春官之聯蔽自朕心穆于師論朕方制禮作樂起太平之弥文尊道崇儒善天下之習俗具有政令資爾推行維率乃僚以佐厥長曲盡情文之致茂宣夙夜之勤勉脩厥官無替朕命

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誥 宋李綱

西臺列屬職峻地清居言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之任欲稱茲選必惟其人具官某直諒多聞靖共有守富淵源之碩學挺瓊偉之宏材蘭省為郎久推雅望螭坳載筆密侍清光寢歷歲時休有譽處比從給札試以贊書嘉其典麗之文克備坦明之制擢參索從待代予言維三代之文章極灝噩之體而兩漢之號令有溫雅之稱當時服其訓辭後世想其風烈朕甚慕此爾其勉之維既厥心無愧于古

開封尹誥 宋李綱

文保明辨 卷之十九

二六

京邑所都雅有浩穰之目輦轂之下必以彈壓為先肆求偉才總治劇務歷選在位我得其人具官某資識端方器度闊遠學洞古今之蘊智周事物之幾繇歷清華謁著風績有嚴重之威足以震服豪右有寬厚之政足以牧養細民蔽自朕心擢任天府夫四方之所聚會故多桀黠之民百貨之所阜通故多爭鬬之訟爾其摘發姦伏裁剴劇煩使桴鼓設而稀鳴囹圄空而不犯首善之地為萬邦之聳瞻奏最之優致三輔之取法是為稱職則予

汝嘉

工部尚書除延康殿學士知青州蕪安撫使
詰 宋李綱

中臺率屬參華八座之崇外屏分符宣風千里之
遠出處雖異倚任維均眷予心膂之臣往歿股肱
之郡宜推異數式寵其行具官某惇大裕和高明
闕遠學洞古今之蘊智周事物之幾頃被簡求備
歷華近居言語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忠擢長
冬官茂著風績休有譽處恬然靖共遽陳均逸之
章祈遂偃藩之志願東土之都會濱海嶽之與區
民物阜蕃風俗渾厚慎擇厥守式圖爾居蕪秘毀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九 二七

之華資付全齊之重寄承流宣化聿資師帥之良
報政第功佇聞課績之最佳摠素蘊無煩訓辭
郭達自致仕起知州詰 宋蘇轍

泰伯復用孟明是以能霸蜀人亟誅馬諤終亦無
功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謾羽以懷柔異類
而聽鞞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勲久廢不用具官
郭達蚤學弓劍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
名懾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唯伏波之
遠乘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抑從解組之餘復
寄長民之任而能改豈一省之足云窮當益堅

或來功之可靠勉於圖報以稱異恩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唐杜牧

勅守崖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武易簡冠米
乘城不能死節以此播棄爾亦何辭然漢誅李陵
是為虐典魏捨于禁實得中道力不足者法宜矜
焉守臣教為吾爪牙能與別白使易簡導生還之
路朝廷無失入之刑咨爾三事大僚百司庶尹率
能守此可期治平各宜盡規朕不惜失可守梧州
司馬員外置同正員

蘇軾孫從事耶符改宣教郎詰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九

二八

宋汪藻

論世者豈唯喬木懷人者猶及其榮傷哉千載之
英繁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收秩
之榮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
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譽之烈人門蕪用今古所
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脩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詰

宋汪藻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於
神明物色求人儻忠信行於蠻貊眷茲久矣今乃

得之以爾胄出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尋
何有於生如皆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
未試獨慷慨以請官行陞郎秩之行仍委使華之
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
御太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

諸葛所望於倫者重矣惜乎
用非其人耳○以上命官

張直方貶恩州司戶制

唐杜牧

勅朕聞先王之理也設法誤羅雖大必捨不忌故
犯縱小必誅況乎凶狠不悛罪戾日積更欲矜免
其如法何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燕在驍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九

廿九

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張直方念以來朝嘉其慕善
付之寵祿頗極尊榮為執金吾鞭小過而至死作
禁軍統去異縣而恣遊尚以生自邊陲素之教義
退之散秩以懲非心俟其枚拭舊痕前洗前過必
欲牽復用存始終豈暴虐得於天生險悍著於心
本擅冒刑憲縱恣胸臆法所惡者爾皆為之白晝
九衢指憎萬手作橫日甚而不自知滿於聽聞豈
可悉數禮曰九有罪惡屏於四裔不留中國唯殍
能之况之堅頑有不移之姿網羅無屢開之典荒
服作掾猶曰寬恩爾能自新豈惜後命可守恩州

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仍即馳驛發遣

王著貶端州司戶制

唐杜牧

勅守愛州九真縣尉員外置同正員王著漢家之
制雖丞員相子亦當戍邊隋文之令盜邊穀一升
坐法斬首蓋以西北欽戎華夏保障法苟不立所
虞非細爾當羗寇犯塞之日天子拊髀之時命守
關防以為遮扞而乃占般兵糧自取備直舛之荒
服以謹其類乃令厥子叫閭稱冤再命坐獄備見
罪狀幸以得無通負可以矜寬為列郡之掾曹換
萬里之一尉足得循省吾不負人可守端州司戶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九

三十

參軍員外置同正員仍即馳驛發遣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

得簽書公事詰

宋蘇軾

凶人在位民不莫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
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
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
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
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
雞豚苟可盡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
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非之心姑試伯

繇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衾誡之輔郡
尚疑改過稍昇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陽山之
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
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日以相
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
狼藉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
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求樂之既
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
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欵賊
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覓兩觀之誅薄示三

文作昭辨 天卷之十九

三二

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按此篇無厚之德而有切當之詞故亦

范子淵知峽州誥

宋蘇軾

勅其官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
歐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橫費之財猶可以力
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
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尚有民社朕有
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可

吳并莫儔散官安置誥

宋汪藻

朕惟國家厲名節於百年之餘尊士夫於衆人之

上非以周旋於閒暇蓋將責望於艱危苟捐軀徇
國之無人則排難解紛之奚賴其官某早緣匪擇
進躡近班當君親蒙蔽於氛埃至臣子盜稱於名
字茲非小變何以生爲乃通命令之往來必使等
威之差僭此而闊略孰不可容宜寵秩之盡錫以
官而置散毋忘自省服我寬恩以上

馬總准制追贈亡父請廻贈亡祖制

唐白居易

勅夫積善者慶鍾于後顯揚者光昭于先而總貴
爲邦若賢爲國士荷貽謀之訓用率義之文上獻

文作昭辨 天卷之十九

三二

表章有所陳乞朕念其祖德褒以臺郎所以復陳
寔必興之言慰范喬泣涕之思庶使幽顯兩無恨
焉可贈某官

楊於陵亡祖母崔氏等贈郡夫人制

唐白居易

勅大孝存乎始終殊恩被於幽顯追榮之命安可
廢邪戶部尚書楊於陵亡祖母崔氏等風範有初
光塵未昧爰揮婦道標表母儀施及孝孫陟于高
位夫蘊德者垂裕于後揚名者光昭其先俾彰積
慶於中故許推恩而上各從寵贈用顯貽謀可依

領軍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廣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宋叔康妻清河縣君房氏懿茲桑淑作配忠勲能素蘋繁克協姻族成此內則穆其壺風稱爲令人實光婦道爰疏封爵用舉典章可服寵榮勉於輔佐可封清河郡夫人

吐突士曄妻封邑號制

唐杜牧

勅詩美夫人禮稱內子元膺腹心之任宜崇家室之榮弓箭軍器等使特進行右領軍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陰山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吐突士曄妻咸陽縣君田氏生於富貴作配忠貞柔婉自卑儀範可則職勤賓祭道睦姻親既諧閨風克成婦德爰加禮秩之貴以彰輔佐之勲榮我疏封無忘內助可封鴈門郡夫人

韓維故妻蘇氏永嘉郡夫人誥

宋蘇軾

勅婦人有德行才智之能而不得施十事有言語文章之美而不得聞於人而况仁而不壽賢而不祿者乎此詩人所以賦彤管而史氏所以傳列女也具官某故妻蘇氏少以女士秀於閨門來嬪德人動以禮法而不得與君子偕老翟芾以朝哀哉

前件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誥

宋蘇軾

朕聞仁宗在位之乂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况一時之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韓維故父億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爲循吏入爲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實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旄交馳榮戟互設朕欲貴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朕使昭陵之老臣永爲北土之藩輔

薛伯高等亡母追贈郡夫人制

唐白居易

勅某夫人某氏等始播婦儀終垂母道教其令子爲我良臣而皆茂著才名榮居爵位未言聖善宜及顯揚俾追啓邑之封式表統家之訓可依前件

宋叔康妻封邑號制

唐杜牧

勅詩稱鵲巢禮榮翟芾旣彰牙爪之效宜齊伉儷之榮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燕左街功德使特進左

文德明辨 卷之十九

廿三

文德明辨 卷之十九

三十四

若人命之不淑其改賜湯沐寵以訓詞庶幾采繫之遺芳不與宿草而共盡可以上

契丹賀正使大首領等授官制

唐杜牧

勅幽州道入朝賀正契丹大首領等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爾今來朝予亦增愧經之玉帛榮以班秩宜懷恩寵永保封疆可依前件仍並放還番西州迴鶻授驍衛大將軍制

唐杜牧

勅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以恩信不虧羈縻有禮

文體明辨 卷之十九

三五

春秋列諸子之辭西漢有隲陰之封考於經史其來尚矣西州放首頡于伽思俱宇合逾越密施其賀都督宰相安寧等忠勇奇志魁健雄姿懷西戎之腹心作中夏之保障相其君長頗有智謀今者交臂來朝稽顙請命丈組寸印高位重爵舉以授爾川衆殊鄰無忘敬恭宜念終始可雲麾將軍守左驍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誥

宋歐陽脩

勅嗟移可賊壘未平王師在野當吾聞鼓鼙思將

帥之際是汝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而能率其部人力捍狂寇材武忠勇是皆可嘉爵秩階勲茲以爲寵猶有異賓爾其圖之可以上

文體明辨卷之十九

文體明辨 卷之十九

三一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冊

按說文云冊符命也字本作策蔡邕云策皆簡也漢制命令其一曰策書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以命諸侯王三公亦以誅謚而三公以罪免則一木兩行隸書而賜之其長一尺當是之時唯用木簡故其字作策至于唐人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冊字始作冊蓋以金玉爲之說文所謂諸侯進受于王象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

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者是也又按古者冊書施之臣下而已後世則郊祀祭享冊尊加謚寓哀之屬亦皆用之故其文漸繁今彙而辯之其目凡十有一一曰祝冊郊祀祭享用之二曰玉冊上尊號用之三曰立冊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四曰封冊封諸王用之五曰哀冊遷梓宮及太子諸王大臣薨逝用之六曰贈冊贈號贈官用之七曰謚冊上謚賜謚用之八曰贈謚冊贈官并賜謚用之九曰祭冊賜大臣祭用之十曰賜冊報賜臣下用之十一曰免冊罷免

大臣用之 今制郊祀立后立儲封王封妃亦

皆用冊而玉金銀銅之制各有等差蓋自古迄

今王言之所不可闕者也今錄古作以垂式云

祝冊

郊祀昊天上帝冊文

宋王安石

伏以眷命作邦百年於此蒙休承福外內用寧施及冲人嗣膺歷服燎禋有典稱秩維時

郊祀皇地祇冊文

宋王安石

伏以大報于郊有典成秩厥作成物配天同功合食泰壇義存一體猥以冲眇紹休前人縈承昭事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

不敢不察

德宗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唐陸贄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惟寡昧不克明道丕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下而播災於人兢兢業業夙夜祇畏居位五祀德馨茂開皇靈不歆是用大儆殷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列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誘衷悔禍勦兇慝之凌暴雪神人之憤耻舊物不改臣心載祈茲乃九廟道休兆人介福以臣之

責其何鮮焉間屬寇虞此久稽告謝今近郊甫
定長至在辰謹之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冀憑裡燎
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郊祀配帝太祖皇帝冊文 宋王安石

伏以命于帝廷肇造區夏掃除僭倖人以永寧陟
配天郊實存舊典靈承主薦其敢忘初

翼祖皇帝冊文 宋歐陽脩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
孝曾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翼祖簡恭
睿德皇帝伏以皇天眷命興德造邦始基之初實

文奉明辨 卷之二十一 三

自積累獲嗣丕烈敢忘翼廟孟冬吉月歲事既成
合祭以時舉茲禮典維是備物將以誠慤之心神
其歆之錫以多福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粢盛
鄭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高

祖妣簡穆皇后劉氏配尚饗

淑德皇后冊文 宋歐陽脩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
孝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祖妣淑德皇后尹
氏伏以彤管有煒內德茂焉清廟載嚴合食焉重
十月維吉備物有容威靈來臨昭穆序配薦以誠

潔神其顧思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粢盛薌合
薌其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尚饗

德宗告謝肅宗廟文 唐陸贄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
卯孝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祖考肅宗文
明武德大聖大宣皇帝皇祖妣章敬皇后吳氏臣
嗣服先業不克負荷人流於下事失其中奸寇乘
輿作亂京邑播遷之咎臣實自貽震驚宗祧曠時
之祀外憂內愧若墜深泉曾作淵作泉已誓
志期刷大耻實賴聖祖中興之業全育兆人澤深

大體明辨 卷之二十 四

慶遠流福裔嗣故上天悔禍群孽就誅非臣寡昧
所能續服今祗率百辟見於廟廷謹以一元大武
柔毛剛鬣明粢薌其嘉蔬嘉薦醴齊備物潔誠聿
申告謝尚饗

朝享景靈宮聖祖大帝冊文 宋王安石

伏以靈德在天實基皇命降依下土臨貺後人方
以眇躬進承郊廟神遊所御獻享維時庶幾顧歆
求有蒙賴

朝享英宗皇帝冊文 宋王安石

伏以靈德美行實兆初潛神民所歆寶命自至祇

紹考服循而弗改用謚土宇以詒冲人登祔新宮
歷茲嘉月燦裡有舊祿享維時

玉冊

上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 唐憲宗

維永貞二年歲次景當作丙唐世祖諱新戊正月
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玄
邈獨超乎希夷疆名之極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
無為之傳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
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維太上
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繼皇極膺千載之休曆承
文體明尊天卷之二十一

五

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敦本示儉慶裕
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群品而功成不處褻裳去之
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
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願茲
寡昧錫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
夜兢畏維懷末圖今天下幸安皆虛訓所被而未
極微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
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曆以
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
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

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上睿貞皇太后代宗后尊號冊文

唐德宗

嗣皇帝臣适言恩莫重於顧復禮莫貴於徽號上
以展愛敬之道下以正春秋之義則祖宗之所稟
命臣子之所盡心尊尊親親此焉而在兩漢而下
帝王嗣位崇奉尊稱厥有舊章未維丕烈敢墜前
典臣适謹上尊號曰皇太后

上懿安皇太后肅宗后尊號冊文

唐穆宗

文作冊天卷之二十一

六

嗣皇帝臣恒再拜言伏以正坤元毋天下符至德
以昇大號因景運而飾鴻徽煥乎前聞焯彼古訓
以極尊尊親親之義明因天事地之經有自來矣
伏維大行皇帝貴妃大虹輒慶燦月披祥導靈派
於昭回揖殊仁於氣母範圍百行表飭六宮粵在
中闈派宣陰教輔佐先聖勤勞庶工顧以冲眇遭
罹閔凶荷成命於守器之時奉寶圖於鑄鼎之日
哀纏易月痛鉅終天而四海無虞萬邦有截仰惟
顧復之德敢揚聖善之風謹上尊號曰皇太后
尊皇太后仁宗后冊文 宋歐陽脩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
壬申嗣皇帝臣某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
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
道焉推所以行於已者爲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
者爲天下先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恭維有宋受
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
遺休餘烈方與群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
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中罔極欲報之心此固
慄慄心懼不敢違寧者也顧眇末之質提攜鞠育
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

大業明辨 卷之二十

七

疚而憂勞勤一作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佑扶
持功施邦家亦維我聖母求惟至恩大德無物可
稱是以稽參典禮率籲群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
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臣韓琦司徒具官臣
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維皇太后
聖善明哲柔閒靜專粵自正位中宮內助先帝社
稷禮脩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
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
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
踐於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遲退不失其正

之聖是維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
宜乎盛烈播於聲詩尊名尤於典冊維末小子獲
奉溫清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爲養未足盡於孝心
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某誠懼誠
忝稽首再拜謹言

會昌上尊號玉冊文

唐李德裕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
攝太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臣德裕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
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珙銀青光

大業明辨 卷之二十

八

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紳
及文武百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
保臣僧孺等六千五百七十四人言臣聞義皇
首太占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王是憲
尊名若古貽厥丕訓爲孝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
哉矧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
昊穹所以開至聖也曩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愴
胤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
於唐侯文興於代邸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維皇
帝陛下清明傳聖光耿四海玄德真隣天休大賚

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
其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違導賢遠佞禹
不自滿成不自康罔盤于田不邇于色自闡壺以
施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以周數名實肇權綱
擇聖德脩舊典協誠質托嘉款太一道正臣以
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讜言遠近蔽獄近無留命祈
玄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而蓬勃
消發倉廩而蠡螟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
玉瓚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魄寶昭臨
然猶古訓是學緝熙于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溫
文體明帝天卷之二十 九

恭敬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愷悌治戚藩之心德風
偃于群黎威寔動乎絕域又以敬食不逮於長樂
昭配未升於禰宮每懷嗣徽蒸蒸而蒸所以奉若
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制求錫其教寬底劉之罪
興惻隱之仁廻霜收電爲之反禾及單于慕義景
附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容
莫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廓陰翳和景宴溫卿
讀曰 霽網縕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
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鵷之倫暨藩衛邦伯黃髮鮐
背不謀而進曰陛下玄默天晬輝光日新大矣孝

熙四極爰臻誠宜玉版溫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煥
耀薦萬斯之年丕維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
固拒至于三四群臣不已乃曰俞哉夫徧覆包含
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蠻夷
震懾之謂武感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
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
神大孝皇帝伏維陛下乾健不息謙導而光樂戒
其耽禽戒其荒壽乃侔於殷宗俗乃厚於成康貽
燕後昆受福無疆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謹言

立冊

文體明 卷之二十

十

策立安帝文

漢鄧太后

維延平漢書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長安
侯祐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漢書
不永天年朕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孫謙恭慈順在
孺而勤宜奉郊廟承統大業今以侯嗣孝和皇帝
後其審君漢國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皇
帝其勉之哉

冊肅宗皇帝文

唐賈至

維天寶十五載歲次丙申 月戊子朔二十一日
戊申太上皇若曰咨爾元子某事唯天爲大唯人

君則之順乃德故舜禹揖讓而履皇極嘒乃道故
丹朱商均不能保鴻業是以啓有惠迪而夏嗣焉
隋有亂紀而唐受焉五聖之御寓皆以勤儉兢業
日慎一日故能享祚長久垂慶無窮洎于六葉恭
位四海厭于勤倦緬慕汾陽將保靜順神思我烈
祖玄元之道是用命爾元子當位嗣統於戲爾有
忠孝之誠極于君父爾有友愛之義信于兄弟爾
有仁恕之行通于神明爾有戡難之才彰于兆庶
予懋乃懿德嘉乃神武天之曆數在爾躬汝惟推
誠禍亂將冀爾永清汝惟從諫宗社將冀爾復寧

文苑英華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佞言惟親直言惟師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民非后
孰治后非賢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無忝我祖
宗之丕烈矣

立順宗皇帝冊文 唐德宗

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
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維重器祖宗
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虞哲溫恭寬仁慈
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
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
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與弗寤是用命

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
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卽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
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
之休命

立皇后何氏文冊 晉穆帝

維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使使持節蕪太保侍中太
宰武陵王晞冊命故散騎侍郎何氏女爲皇后
咨爾易本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本寔由內輔是
故皇英嬪虞帝道以光姪姒毋周胤嗣克崇皇后
具祇易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盡敬婦道帥
之休命

文苑英華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導六官作軌儀於四海無皇天親維德是依可不
慎欽哉爾母周氏女仍用此冊但改易本爲易
又改軌儀爲範儀餘並同

立皇后曹氏冊文 宋仁宗

皇帝若曰天地定位陰陽相成人道貫之以綱大
倫后德配之以熙內治聖人有以端其本也故造
舟之迎言乎備詩人有以美其化也故周南之風
著乎始粵朕冲昧祇若丕構深惟承荷之重輔佐
攸艱用簡納賢明協於人神之望咨爾曹氏女
貴王配享太祖廟庭曹彬孫女維乃祖克有武力

勤勞王家保勲不伐饗厥終慶教流後昆薰然慈和善祥憑憤生此邦媛其漸漬醇醪發聞馨香所從來遠矣起居祖習不待姆師之訓風容矩度自爲宗黨之憲長秋曠位陰教未序咨求訓範統正大列宗公鼎臣誦言于朝願卽嘉時事申典禮朕以春秋之義必聚大國擊疇之家乃稱福耦謀及泰筮聘以穀圭維吉之從有命既集今遣使工部尚書同平章事李迪副使戶部侍郎叅知政事王隨持節冊命爾爲皇后欽哉夫維肅恭可以事上夫維謙裕可以接下泰而能約則驕弗至動而慎

文獻明辨 卷之二十

十二

思則悔弗萌懋乃后德脩乃嬪職奉承宗廟儀刑家國永綏無疆之祚不其勉歟

皇后冊文

宋王安石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四月丁酉朔二十六日壬戌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命奉循前烈考慎典冊以祈協于神民咨爾向氏懿柔淑舊有顯聞肇功維祖淵亮帝室流德之澤覃延後嗣是產碩媛比賢任越朕初載來嬪藩邸盛蹟在中準禮無流嗣服祗承內事齋明夙夜罔有曠失百崇位號

正宮庭今遣攝太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呂公弼攝司徒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護軍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持節冊命爾爲皇后夫維興王釐厥士女咸自內始達于四海朕克勤人用弗怠朕克儉人用弗奢朕克正人用無敢側頗僻爾勤相朕乃濟登茲於戲匪初維艱惟慎厥終爾忱念茲朕以求享天祿爾亦豫有無疆之福豈不慰哉

文獻明辨 卷之二十

十四

立皇太子冊文

唐順宗

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罔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基名純是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維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胤無窮光繼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

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

冊新迴鶻也回可汗文 唐白居易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四月庚寅朔二十一日庚戌皇帝若曰唐有天下垂二百載列聖垂拱八荒卽叙舟車之所及日月之所照威綏仁董罔不嚮化維北之氣積厚而靈靈發象生爲豪傑義信武烈代爲名王南西東方亦有君長較雄關智莫之與京國朝已來寢漬風澤或効功伐或申婚媾同和協比以託于今朕不德祇嗣大統推義布信以初爲常矧乎柔遠申恩睦鄰展禮茲惟舊典

文林明辨 卷之二十

一五

垂自祖宗虔奉恭行安敢失墜咨爾九姓迴鶻君登里羅羽錄沒密施句主錄毗伽可汗地生奇特天賜勇智英姿所莅雄略所加諸戎雜虜愛畏柔服風靡山立清寧一方宜人有土受天百祿時推代嗣實來告予曰予一人實鄰冊命是用遣使朝議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少府監御史大夫雲騎尉賜紫金魚袋裴通副使朝議大夫守少府少監兼御史中丞龔襲魏國公食邑三千戶湯紫金魚袋賈璘等持節蒲物冊爲登里羅羽錄沒密施句主錄毗伽可汗於戲善必有鄰德無不答此崇恩

禮則彼竭信誠克保大義永藩中夏昭昭天地實聞斯言

冊迴鶻可汗加號文 唐白居易

穆宗初立迴鶻固求婚許之以意宗女太和公主下降故有此冊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某月朔某日皇帝若曰北方之強代有君長作殿玄朔賓于皇唐粵我祖宗錫乃婚媾五聖六紀二邦一家此無北伐之師彼無南牧之馬兵匣鋒刃使長子孫協德保和以至今日咨爾迴鶻君登里羅羽錄沒密施句主錄毗伽可汗義智忠肅武決勇健天之所授時而後生

文林明辨 卷之二十

十六

故東漸海夷西亘山狄惠寧威制鱗帖草偃聲有聞於天下氣無敵於荒外而能事大圖遠納忠貢誠請仍舊姻誓嗣前好朕惟睦鄰是務柔遠爲心既降和親之命遂申飾配之禮禮物大備寵章有加喜動陰山光增昴宿夫以迴鶻雄傑如彼慶榮若此雖自貴曰天驕子未稱其盛雖自尊曰天可汗未稱其美宜賜嘉號以大誇將來今遣使某官某副使某官某等持節加冊爲信義勇智雄重貴壽天親可汗於戲登降展親大德也進冊加號大名也宜乎思大德稱大名懋哉始終欽若唐之休

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毋桐音通輕如逸毋
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
羞王其戒之

封魯王策

漢昭烈

小子求受茲青社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脩稽古
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
朕之詔維彼魯邦一變邇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
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纓是宜其
戒之哉

封梁王策

漢昭烈

太子明辨 天卷之二十

十七

小子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于
東爲藩藩輔維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
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求爾國王其敬之哉

古體

德宗冊嘉誠公主文

唐陸贄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六月甲子朔十二日乙亥
皇帝若曰王者以義睦宗親以禮敦風俗義之深
寔先於友愛禮之重莫大於婚姻故春秋書築館
之儀易象著歸妹之吉予是用祇考令典率由舊
章咨爾嘉誠公主孝友柔謙外和內敏公官稟訓

命

封冊

封齊王策

漢武帝

維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姓廟
立子閔爲齊王曰嗚呼小子罔受茲青社朕承天
序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
念哉共諫朕之詔維命不干常人之好德克明
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使君子懈怠爾心允
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
于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太子明辨 天卷之二十

十八

封燕王策

漢武帝

嗚呼小子且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
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遷貶朕命
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
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安悉爾心毋作怨母作
裴古匪德母廢迺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策

漢武帝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
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
輕心揚州保恃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正嗚呼

四德備脩疏邑啓封命爲公主徽章所被禮實宜
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汧國公勉
持節冊命爾維欽哉下嫁諸侯諒維古制肅雍之
德見美詩人和可以克家敬可以行已奉若茲道
未孚于休懋敦王風勿墜先訓光膺盛典可不慎
歟

德宗冊蜀王妃文

唐陸贄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皇帝若曰夫茂建親戚
以敦族固本明慎選納以厚別藩嗣寔人倫之始
王教之端也朕奉若謨訓允求淑哲實必有象鍾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

十九

慶於今門姻不失親載光於戚里故某官駙馬都
尉田擇交策若干女生稟柔惠習知禮則容德純
備孝睦洽聞可以協美好速輔成樂善是用使某
官某持節冊命爲蜀王妃嗚呼敬之哉備禮以崇
其好合起家而居其爵位非義信不固非溫順不
覲克恭匪懈則罔收悔朕言必復可不慎歟

德宗冊杞王妃文

唐陸贄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甲子皇帝使某官持節
冊命某官竇虢第若干女爲杞王妃曰於戲禮以
大婚崇繼嗣本人倫之教詩言淑女配君子繫王

化之綱蓋率人成風由內及外得不采嘉耦以固
盤石形闔門以御家邦詳求維難歷選滋久時乃
之擇得于舊姻桑婉稟乎天和禮樂成于家法明
章婦順虔奉姆儀克茂鸞巢之規協宣麟趾之美
其祇膺嘉禮欽率內教淑慎厥心無替於後嗚呼
可不慎歟

哀冊

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唐虞世南

維貞觀五年太歲辛卯某月日大行太上皇帝崩
于某宮之某殿旋殯于某殿之西階卽以明年某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一

廿

月日遷座于獻陵禮也玄覽載籍述聽皇王立德
可久應運斯昌天基崇峻帝系悠長虹暉降祉真
氣呈祥葱鬱未散熊軾龍常契協禎符誕生唐聖
彤雲晝聚黃星夕映舒卷潛躍幾深道性地載天
臨日暉川鏡歷試藩岳風移俗正火德云謝群龍
戰野蚩尤耀旗王良策馬拔山墮日滔天泯夏湯
拒黎元貼危宗社提劍創業伏鈇專征風驅雲動
海運天行伐謀上畧制勝神兵尊上踐土復帝夷
庚職維上相任隆辟六階已平四門咸關殊物
顯命彝章典冊錫重介珪禮優乘石煙霞改色鏞

管變音觀國受命負表若臨仁靈動極化感飛光
殷輅周冕出迹亮心削觚反撲抵璧藏金商俗未
改遺氛阻亂沙塞凌劉伊瀾叛渙應變雷動渠機
電斷十角雲消三川水泮漸以文教致諸王道制
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棲梧丹魚在藻水浮玄貝
階榮朱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鞮羯遐
通沒羽沈浪飛輪駕風眷言釋負有懷高謝脩飾
櫟陽杳同姑射音趨詩禮以承天稟義方以成化
聿膺景福方期永年玉几奄及金膝遂忽絕五日
之晨省遽千齡而上僊攀帷袞以臨慕抱劍局以

文休明詩

廿一

纏綿嗚呼哀哉虔奉顧託式遵遺志指珠玉而不
藏卽陶甄以成器貽儉德以爲馨垂風聲於後嗣
嗚呼哀哉末去天邑言遵地肺背沃野之神阜心
通川之清渭懷岐下之前迹眷新豐之舊里笳哀
噓以留思旄翩翻而顧指悲風急而拱木吟平野
晦而寒煙起嗚呼哀哉惟綴衣之如昨忽馳光之
莫駐亟時逝而節旂俄涉新而履故野蒼蒼以日
衰歲凜凜而行慕感物悲於氣序銜哀踐於霜露
泣川水之逝波動商山之風樹踣厚地而無感仰
高天而何訴嗚呼哀哉日聖與人誰前誰後炎昊

無金石之固勛華異松喬之壽孰歷世而長存惟
令名之不朽矧玄功與至德冠列辟而爲首俾軼
五而登三與大長而地久嗚呼哀哉

唐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唐蘇頌

維開元四年歲次景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
大行睿宗大聖玄真皇帝崩於百福殿徙殯于太
極殿之西階粵十月朔某日將遷座于橋陵禮也
素帟褰周青蠹警節儼無聲以虛衛陳有象而成
列哀子開元神武皇帝某追攀引綵眇辨司常悽
庶物其涕迸感衆靈而影彰瞻茲鴻業欽若要道

文休明詩

廿二

爰制近臣教揚大寶其詞曰

高祖興唐聖其耿光睿宗誕慶紹我明命明命伊
何重熙累盛耿光伊何翊善傳聖在昔分瑞爰初
剖符宅殷令典居相宏圖宣哲觀藝祗庸服儒踐
其成式納以嘉謨否歷終泰傾維更紐予從代王
子事周母退象藏密冲襟釋負不爲震驚自得謙
受權乃復亨塞而自開固推呈弟仍陟元台嗚牝
構孽紛虹肆災颺馳神武電掃姦回三讓天下載
登宸極順夫卬心忘我帝力鞮譯脩貢親賢任職
樂英已敷禮綿重繹宗廟率祀郊丘榮種養而迎

夏艾以祈春靜默汾道和平返淳智周翔泳功濟
陶鈞知子維明從吾所尚陋伊祈之莫緒追協缺
而將喪帝允執乎厥中皇遂崇於太上始授圖而
觀終脫疑以清曠齋必閒館朝而別官問安順
色資孝弘風理極兼受言承至公豈綴衣而憑几
忽成鼎而號弓嗚呼哀哉享年罕驗顧是付囑屬
神器其得所委靈心其何欲增摧絕以孺慕竟厭
時以去俗萬邦赴而同軌六遂陳而帥屬外群悲
於縞素中不瘞於珠玉展輅迎轉龍旛戒阻寒生
紫殿曉發清都笏挽遲遲而徒靡旆旌戀戀以威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

廿二

紆除機陽之御路指橋嶽之幽途禮既獻而三微
神方寧而九虞遠遊通冠近嚴歸蹕因高而消川
盡見馮下而秦京稍出積耘草以橫霜攢悲松以
翳日嗚呼哀哉粵義軒之建子姒兮今問傳其不
已猗簡冊之尊聖真分鴻名冠而方始然後景雲
藹華露滋揚至德殷末思此天子之孝也臣何足
以知之嗚呼哀哉

文明皇后 哀策

晉史臣 姓名

明明先后 興我晉道 章淑問以皇皇考邁德宣
猷大業有造貽慶孤瞻堂構是保庶資復顧永享

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沈哀罔訴如何等吳鳴
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遷明德顧予先皇
叔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疆愍予
不弔天篤降殃日沒明夷中年隕喪叶平 勞勞在
疚求懷推傷尋惟景行於穠不已海岱降靈世荷
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叶平 誕膺純和淑慎容
止質直不渝體茲孝友叶平 詩書是悅禮籍是紀
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先后叶平 勞謙是尚
爰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謐靜隆
化帝業以創內叙嬪御外協時望履信居順德行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

二四

洽暢密勿無荒劬勞克讓崇儉抑華冲素是放維
享崇高歡嘉未饗胡寧棄之我將曷仰咨余不造
大罰存臻叶平 皇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親
無後艱凶災仍集何辜于天嗚呼哀哉靈輶風駕
設祖中關輶輶動軫軫旣往不追哀哀皇妣未潛
暉進攀梓官顧援素旂弄營窮痛誰告誰依訴情
贈策以舒傷悲尚或有聞顧予孤遺嗚呼哀哉

武元皇后 哀策

晉史臣 姓名

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叶平 姜
源佐學二妃興焉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今胡不然

京命風鸞嗚呼哀哉我應圖錄統臨萬方正位千
內寔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
豐陽奕世豐愆朱紉斯煌續女維行受命溥將來
真象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肯我先妣
文后 暉耀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祠徽音
繼序典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 望齊無主長
去烝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兆既空
村邊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過密階庭空
虛設祖布紉告駕啓塗服璽綸狄寄象容車金路
曉謁哀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躊躇銘旌樹表翼

文休明辨

二十

二五

柳雲敷邪邪同軌爰烝徒孰不云懷哀感萬夫
寧神慮卜安謚玄廬土房陶簋齊制遂初依行紀
謚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
作謚嗚呼哀哉

敬皇后明氏哀策文

齊謝朓

維末泰明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白
先塋將附于某陵其日至尊 尊 親奉其皇帝
是年七月 帝乃使燕太尉某設祖於行宮禮也
已前尚未有 帝乃使燕太尉某設祖於行宮禮也
翠帝舒阜玄堂啓扉俎徹三獻筵卷六衣哀子嗣
皇帝懷屢衛而延首想驚輅而撫心痛椒塗之先

郭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起時無二長 時帝后並
二旋詔左言 左言 光敷聖善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肇維淑
聖克柔克今清漢表靈曾沙磨慶 春秋時沙磨
聖女興其齊田乎 爰定厥祥徽音允稷光華沼
汴榮耀中谷敬始紘紼教先種程虞問川流神襟
蘭郁先德韜光君道 五臣本 方被于佐求賢所謁
無訖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
亂斯俟四教罔忒思媚諸姑胎我嬪則化自公宮
遠被南國軒曜 軒曜 星懷光素舒 月佇德閑予不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 廿六

祐慈訓早違方年冲藐懷神靡依家臻寶業身嗣
昌惲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帝遷明命民
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空悲故劍徒嗟金穴
璋瓚吳廬帶綸罔設嗚呼哀哉馮相告 寢寢長
往貽厥遠圖末命是獎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
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 山名 鮒隅 以
同壤嗚呼哀哉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興綏 世 綏
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繼池綵
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迴塘寂其已某分東川
落而不流嗚呼哀哉藉闕官之遠列兮聞繼女之

遐慶姑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墓方經於
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
於遺詠嗚呼哀哉

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唐虞世南

維貞觀太宗十年歲次甲申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
己卯大行皇后崩於立政殿粵九月十日丁酉
將遷座于昭陵禮也殯官夕啓靈輜曉前儼帷帝
於空殿肅陞衛於靈筵皇帝親臨宵載義深追遠
瞻青蒲而永絕悼玉階之莫返蜃輅將引犧樽已
微爰詔記言式揚徽烈其詞曰

文德明皇后哀冊文 卷二十一 廿七

二儀合德兩昭濟光列聖觀象邦家克昌猗歟華
族英靈降祉比齊越姜匹宋踰子育德高門騰芬
素里體仁將聖披圖閱史造舟爲梁嗣徽前德履
和思順自家刑國淑問不已柔風允塞糾組報勤
璵璠垂則時逢昌聖運獨休徵代邸膺曆唐侯嗣
興紫宮並耀黃道偕昇化育風始業贊丕承比德
無競疑神不測應物通理撫機先識體備賢能暉
無佻側績包九亂恩加八極性道希夷言必莊敬
戒奢處約懷冲履正景駿風喧霜嚴冰淨領略三
古箴規六行源濬流遠時昌祚延國貞誕敷皇文

挺賢談高辯日學冠通玄慈訓所及懿德光前五
福云備千齡方永地紀絕維月輪景韻辰興不
德音彌整馬鬣無封鶴珠斯屏嗚呼哀哉世人神
於倏忽變容服於平生改清蹕以哀挽易朱旗以
素旌昔照朝景響環佩於會城今冥求夜吟松栢
於山楹嗚呼哀哉氣變灰飛暑退寒襲煙觸樹而
凝慘露分枝而垂泣聞哀厲之夕飛聽悲風之曉
急仰雲霄而永慕慟陵寢其何及嗚呼哀哉背玄
武而北轅絕牽牛而橫度途去去而逾遠馬駸駸
而不駐想渭水之貫都歎黃山之隱霧嗚呼哀哉

文德明皇后哀冊文 卷二十一 廿八

嗟人生之浮促若飄風之過牖牖何風而暫停人
何生而能久唯承天與載物邈慈深而德厚邁任
姒之高蹤播英聲而無朽嗚呼哀哉

貞懿皇后哀冊文 唐常袞

維大曆代宗十年歲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日丙
寅貴妃獨孤氏薨粵明日追諡曰貞懿皇后殯于
內殿之西階十三年十月癸酉乃命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常袞持節冊命以其月二十五日丁酉遷
座于莊陵禮也素紗列位黼黻周旋輅升玉綬軒
缺珠璣皇帝悼驚掖以追懷感麟迹而增慟備百

禮以殷遣命六官而哀送宗祝薦告司儀降收爰詔侍臣紀垂鴻休其辭曰

神祉悠久寵靈誕受元魏威藩周隋帝后五侯迭興七貴居右聲啓皇運光膺文母續女是因以網大倫生知陰教育我蒸人瑞雲呈彩璫星降神聰明睿智婉麗貞仁惟昔天監搜求才淑龍德在田葛覃于谷周姜胥宇漢后推轂王業維艱嬪風已穆繼文傳聖嗣徽克令不耀其光乃終有慶祗奉園寢肅恭靈命越在哀莞聿追孝敬文織絲組朱綠玄黃上供祭服以祀明堂法度有節不待珩璜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

廿九

篇訓之制自盈縑細叙我邦族風於天下始於憂勤協成王化慈厚諸女寵臨下嫁登進賢才勞謙日夜服繒示儉脫簪申誠訪問後言讜遊風退肉加群娣勅有矜誨外睦諸親泣辭封拜闕翟有日親蠶俟時忽歸清漢言復方祗萬乘悼懷群臣慕思玉衣追慶金鈿同儀嗚呼哀哉去昭陽兮宵然乘雲駕兮何在人代宛兮如舊炎涼倏兮已改翠葆森以成列素旗儼而相待言從玉兆之貞水闕瑤華之彩別長秋之西死過望春兮南祭招帝子于北渚從母后於東陵下土清兮動金翠外無像

兮中有馮合簫挽以攢咽結雲雨之凄凝吾君感於幽期俯層亭而望忠慘嬪媛以延佇極容衛以盡時搢巾扶兮遠訣隔軒檻兮群悲不復見兮迴御輦傷如何兮軫睿慈下蘭皋兮背芷陽旌悠悠兮野蒼蒼帶白花兮掩淚衣去粉靥兮斷腸當盛明兮共樂忽遊處兮獨傷去故廷兮日遠卽新宮兮夜長礎無文繡之飾器無珠貝之藏蓋自我之立制刑有國之大方嗚呼哀哉見送往之空歸歎終焉之如此方士神兮是與非甘泉畫兮疑復似遺音在於玉瑱陳迹留於金祀獻萬壽兮無期存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

卅

二南之餘美

舊唐書云哀帝代才至昭陽哀詞文古悽悼覽之者惻然

莊恪太子文宗長哀冊文 唐王起

維大唐開成年文宗三年歲次戊午十月乙酉朔十六日庚子皇太子薨于少陽院十七日辛丑遷座于大吉殿十一月乙卯朔二十四日戊寅命冊使太子太師燕右僕射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鄭覃副使中書侍郎平章事楊嗣復持節冊諡曰莊恪十二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葬于驪山之北原莊恪陵禮也玉琯歲窮金壺漏盡祖奠告徹哀銘將引庭滅燎而月寒路搖旌而風緊皇帝念主

鬱之缺位悼佩觸之千年銅樓已閉銀牒徒懸方
追思於對日遽冥冥而賓天典冊具舉文物咸備
爰詔侍臣顯揚上嗣其詞曰

皇矣帝緒肇基綿古種德導道宗文祖武上聖開
成天下和平儲祉發祥是先元良覃訏之初岐嶷
用彰蘊才游藝玉裕金相既免孩提是加封殖俾
維城於東魯錫介珪於上國辭榮朱邸正位旨宮
尊師重傳賁德含聰畏馳道而不絕問寢門而益
恭招賢警戒齒胄謙冲冀日躋於三善奉天慈於
九重漢莊好學既顯於外魏不能文方循於內美

文禮明辭 卷之二

三一

不二於顏過嘉得三於鯉退焜燿甲觀鏗鏘瑜珮
方慎善於爲山何反真而游岱嗚呼哀哉憂說損
壽沈痾始遘群望並走百靈宜祐吳客之問徒爲
越人之方靡救占前星之掩曜知東朝之降咎大
垂象而則然人由已而何有嗚呼哀哉稅駕乘華
兮卽宮夜臺鳳笙長絕兮展輅徐來啓青宮而右
出歷玄灞而左迴度凋林兮魂斷入曠野兮心摧
水助挽而幽咽雲帶髮而徘徊悲佳城之已掩見
新廟之方開嗚呼哀哉授經兮曷期執紼兮增欷
九原作兮何嗟及七日還兮安可希有少海之波

逝無西園之蓋飛商山之羽翼已散望苑之賓客
咸歸瑟彼玉簡闕于泉扉用專信於文字願不昧
於音徽嗚呼哀哉

東平憲王蒼哀策

漢章帝

建維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勤勞王
室親受策命昭于前世出作藩輔克慎明德率禮
不越傳音聞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余一
人夙夜兢兢靡有所終今詔有司加賜輿輅乘馬
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
敬之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

文禮明辭

卷之二

三一

惠莊太子

初名成義後名哀冊文并序

唐張九齡

維開元年號二十年歲次甲子十二月丁巳朔二
十四日庚辰司徒申王薨于行在所冊謚惠莊太
子旋殯于寢與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將陪梓
子橋林之柩城嚴幕宵布羽幟宿設西序啓攢南
首成列皇帝深大倫之戚崇后儲之禮擬容衛於
青宮申孔懷于朱邸爰命史氏稽於令則無俾直
書不彰遺德詞臣曰

昊天有命先后受之分王子弟藩衛京師克荷成

憲罔弗肅祗懿哉明哲誕維神粹宜慈日聞孝友
天至道則昭合迹無自異性則生知學兼時習易
微書遠詩言禮立德必有隣善如不及貴而能損
量固難挹方伯出鎮召南取斯司徒入掌鄭武其
宜義之所在政乃克施物留遺愛事著成規西夏
息人東征協卜鞶韞同輦皇皇改服疾溝中路函
傳左轂寧不憊遺奄鍾斯酷嗚呼哀哉昔在冲妙
具惟兄弟四國並封五王均體遊必連騎居則同
邸各承受於含飴俱受經於置醴既在蔕而云邁
屬殷憂之將啓實定禍於蕭牆遂繼明於雲陛雖

宋谷明辨二天卷之二十

三三

隔深宮之衛常洽家人之禮曷殖謝以痛心感平
生而流涕嗚呼哀哉爰擇茂典追崇上嗣表先聖
之元良申友于之褒異紛囀以徒設儼文物而
空備彼神儀之如在乃群悲之所萃周禮從祔漢
塋是陪先遠日而選吉會同盟以送哀夜漏盡今
暗室啓庭燎殘芳曉挽催按三校而徐進將一去
而不迴嗚呼哀哉背朱門兮遲遲馳白驥兮驟驟
野蒼茫而助慘風蕭颼而增悲翩翻兮素蓋寂寂
兮畫帷遵舊途而向有覽陳迹以如疑面都邑兮
不入侍陵寢兮有期准光儀之永閔與昭代而長

辭嗚呼哀哉潛清暉於幽窆召鴻名於美跡將在
皇儲之史豈伊諸侯之策播遺芳於蘭桂傳不朽
於金石諒既言之在茲嘉德育之無數嗚呼哀哉

興王昭哀冊文

唐詞臣姓名

維上元_{肅宗}元年太歲庚子六月己未朔二十六
日甲申皇第十二子持節鳳翔等四州節度觀察
大使興王昭_憲薨于中京內邸殯于寢之西階粵八
月丁亥冊贈皇太子廟號恭_懿冬十一月庚寅詔
葬于長安之高陽原禮也驚隧開封龍輜連轍陳
祖載而就位儼_率芻之成列皇帝哀玉林必闕景

宋谷明辨二天卷之二十

三四

憫璫_鬱之維霜瞻龍紵而增思懷馬池而未傷考
謚維古褒崇有式爰詔史司恭宣懿德其辭曰
維天祚唐累葉重光中興宸景再紐乾綱本枝建
國磐石疏疆克開龍_淵寔曰實王驪源孕彩日_朝
騰芳深仁廣孝蘊_藝含章秀發童年惠彰亂_商罔
禮知方承_尊協_吉對日流_辨占鳳擅美_魯衛後塵
間_河平_半絕軌胡孽_切憐王師未班爰從_徇祿載
歷險艱愛_備中掖名宗懿_藩居常稟_訓動不_違顏
禮及佩_鵬朝加分器_肱土延_渥登壇受_帥玉質金
聲文經武_緒樂善為_寶崇儒是_貴濬哲外朗溫文

內深閱書成誦觀樂表音五經在口六律諧心才
優藝洽絕古超今蛇豕猶梗寢區未久滌慮祈真
焚香演餽食去葷血心依定慧庶福邦家俾清亮
穢霧露嬰疾聰明害神沈痾始邁彌曠旬止慮
無擾發言有倫在膏方亟問膳逾勤雲物告徵星
辰變象楚藥無救秦醫莫伏靈儀宵而上賓徽音
邈其長往遠舊邸於青社卽幽陵於黃壤嗚呼哀
哉魂氣奪兮去何之精靈存兮孝有思念君親之
求隔託夢寐而來辭延桂宮而震悼貫椒壺而纏
悲旌遺芳於碣館賁新命於儲闈嗚呼哀哉先遠

文休明辭六卷二十二

卅五

戒候占龜獻吉指鵲野而西臨背鳳城而右出天
慘慘而苦霧山蒼蒼而望馳道而長辭赴幽
塗而求畢嗚呼哀哉生爲寵王兮宸愛所鍾歿追
上嗣兮朝典斯崇升玉筵於洞府閱銀榮於泉宮
金石誰固人生有終簡冊攸記兮德音無窮敢直
詞於篆美庶求代而成風嗚呼哀哉

諸葛亮哀冊

漢後主

維君體資文武明敝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
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
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恭伊周之巨勲如何

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
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
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
謚君爲忠武侯克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
呼哀哉

贈冊

贈元敬虞皇后策

晉元帝

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祗順昊天成命用陟
帝位悼妃夙徂徽音潛翳御于家邦靡所儀刑陰
教有虧用傷乎懷追號制謚先王之典今遺持節

文休明辭六卷二十二

卅六

燕太尉萬勝奉冊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魂而有
靈嘉茲寵榮

謚冊

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唐權德輿

維求貞元年歲次乙酉某月朔日孝孫嗣皇帝臣
某謹伏維大行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
明建用皐極昔在寶應制天下賦輿咸藩以大自
魯疏雍師律既貞會陝收洛克輝威命廓開至奎
是登上嗣乃宅丕后服藝祖神宗之大烈有乾乾
翼翼之至敬敷佑迪哲尊嚴懿恭燭明四極發育

萬類濯沐乎仁澤澄清乎理本巍巍乎建中風聲
與貞觀同符涓時有稷汭變生京轍省方展義弘
陰隲之功整旅致誅申震耀之令氛祲滅息侯王
軌道丕冒持載鏡清砥平然後明禋祀萬靈以
接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含弘亭毒以致其和博采
虛受以通其志政刑有節宸衷有銘煥乎文明之
化成也因時創節象卦設樂薰然中和之被物也
納嘉言於近侍輟已行之詔疾譏口於宵人宥過
失之罪去微號而約已正廟祧以尊祖九譯通道
萬方來庭寶旅焯乎勲籍夷歌陳於樂府霜露所

文體明辯 卷之二十

三七

墜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霄輪囷德水
清澈三辰秉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交感飛走呈
祥肖翹遂性在宥天下二十有七年夫文思光被
陶唐之盛也憺恒忠利虞帝之教也疊疊穆穆周
文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也窮古先之大律
極帝者之上儀方將扈升崇丘侍檢玉璫奄遺天
命永棄萬方億兆嗷嗷哀號靡訴傾維冲昧懼忝
孫謀君父有命付茲神器虔恭貽訓感慕滋深
因山既建同軌畢至二一元老宗工碩生考稱天
之禮稽節惠之法式遵古義敢薦大名謹遣太尉

某謹奉冊上尊諡曰神武孝文皇帝廟曰德宗伏
維聖靈昭格膺是典禮幽贊丕祉流於無窮嗚呼
哀哉

懿宗上元昭皇太后謚冊文 唐夏侯孜

維大中十三年歲次己卯九月癸丑朔二十七日
己卯嗣皇帝臣伏維先太后體貞明以合天本懿
粹而象地發秀于外含章在中由潁川以表祥配
沙麓而比德塗山佐夏莘野興商潛曜空藹於方
祇秘景莫觀於圓魄卓爾縈縈操穆然凝輝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臣猥以冲昧獲奉宗祧怵惕哀號慮

文體明辯 卷之二十

卅八

墜大寶而天意允若人心克諧惟懷求圖懼中未
命退省蒙固上感劬勞繫鏡無塵賜衣有篋宸
雖閔慈旨長存莫追蘭殿之晨昏空感椒塗之霜
露言成陰教行著國章逮事靡及於循陔終吉徒
哀於陟屺敢舉追崇之典寧申顧復之思伏維舉
位以定名考諡以尊德所以揚茂烈傳休聲率由
舊章竊擬素範今禮官詳議庶僚稱賀備陳微數
克拙令猷正位號於璿齋森體容於金祀毋後無
數廟貌有嚴將享鴻休實憑玄祐謹遣攝太尉門
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蕭鄴奉冊上尊諡曰

元昭皇太后伏維明靈昭格俯鑒精誠時已逝而敬在六衣夜不陽而禮存三獻維是薦享與唐無疆嗚呼哀哉謹言

王導謚冊

晉成帝

蓋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勳至事闕指標跡莫尚謚謚風流百代於是乎在維公邁運冲虛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儔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筭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左恭已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

文成帝謚冊

十九

構枕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遼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冲人遭遇難圯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類高謨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於心雖有殷之殯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易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謚曰文獻祠以太牢蒐而有靈嘉茲榮寵

贈謚冊

贈謚溫嶠冊

晉成帝

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維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念凶寇之縱暴唱率群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誡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勲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憖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夫褒德昭勲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封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祠以太牢

贈謚鄒鑒冊

晉成帝

文成帝謚冊

四十

維公道德冲邃體識弘遠忠亮雅正行爲世表歷位內外勲庸彌著乃者約峻狂毒流朝廷社稷之危賴公以寧功侔古烈勲邁桓文方倚大猷藩翼時難吳人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夫爵以顯德謚以表行所以崇明軌迹丕揚徽勳今贈太宰謚曰文成祠以太牢蒐而有靈嘉茲榮寵

祭冊

詔祭楊震策

漢順帝

安帝時震以直諫免歸飲訖而卒帝位雖有災異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伴臣時政而青蠅點素同故

在藩上天降威災青屢作爾卜爾筮維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寃而有靈饗其歡享

賜冊

漢成帝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不聞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惟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之馬陸恐復起視事○按帝之燕張禹禮意懇至文詞

文辭明辨 卷之二十一

四一

溫雅可為後世人主之式矣惜乎施非其人耳

詔車騎將軍馮緄策

漢桓帝

蠻夷猾夏久不討攝提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前代陳湯馮名奉傳之徒以寡擊衆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郡街衛名霍病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今非將軍誰與脩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專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已命有司祖于國門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關如虓虎虎敷敦布

通淮濟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

賜丞相諸葛亮策

漢昭烈

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盡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

詔復諸葛亮丞相策

漢後主

建興六年亮使馬謖督諸軍與魏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制敗績亮戮謖上疏請自貶後主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七年亮平武都陰平詔策亮曰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

文辭明辨 卷之二十

四二

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即武都陰平威震凶暴功勲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魏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免冊

賜史丹策

漢成帝

左將軍寢病不棄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諱節數月薨○宋真德秀曰漢免大臣

免薛宣翟方進袁帝亮孔光師丹馬宮傅等皆歷
其切責無復遷就為諱之意方進至於自殺豈所
以待臣郭茂唯此策辭頗溫
厚得進退大臣體於錄之

免彭宣策

漢哀帝

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
馬處大位朕惟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
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受姓未
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
以關內侯歸家按成帝元史丹體其情也京中免
彭宣裁以法也雖非誠心亦可以
為文辭

太極明辨 天卷之二十

四三

文體明辨卷之二十

文體明九卷之二十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批答

按吳訥云批答者天子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
之也古者君臣都俞吁咈皆口陳面命之詞後
世乃有書疏而答之者遂用制詞若漢人答報
璽書是已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謂天子手批
而答之也其後學士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
以求代言之人而詞華漸繁矣蓋自唐太宗答
劉洎之後未有不假手於詞臣者今取諸集所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二十一

一

載批答擇其工者列之而散文四六仍分為古
俗二體云

古體

批答張九齡賀誅奚賊可突于

唐玄宗

用兵之上者脩政於廟堂折衝千里之外此之謂
也小寇適降倭為齟齬動邊軍除翦有國常刑朕方
事藉田而今獻捷當鑄劍戟以為農器也

德宗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唐陸贄

朕再經播遷久曠禋祀不唯霜露之感實貽墜典

之憂賴先澤在人上帝臨我克平大難再復舊
朕之失德非曰能補旋欲請罪宗廟展敬郊丘迫
以群情俟于獻歲今滌牲撰吉甫及近期齋心求
懷明發不寐忽覽來表良深矍然雖嘉備慮之誠
實乖昭事之意朕志先定期於必行即斷來表也
賜皇長子淮陽郡王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宋王珪

昔我祖宗誕受天命厥維艱哉克正皇猷丕懋乃
績以遺我子孫無疆之休今朕纂厥服維稽古建
爾元子于有邦乃季秋辛亥群公庶尹罔不祇朕
言于廷爾乃陳德弗及期昇于一二弟兄之賢我
聞曰立愛維親立敬維長其敢示天下以私虐汝
維往哉尚迪時命無違

批答顏真卿表讓憲部尚書 唐肅宗

卿才推翰苑望重朝廷昆弟成名俱效忠節頃蜂
蠆縱毒郡邑多虞卿能審事宜捍禦兇盜雖平原
不守而功効殊高自遠歸朝深副朕望允膺曳屣
之命無至免冠之請

批答崔與之辭免叅知政事第六劄子

宋理宗

卿忠清足以範俗惠直足以擾邦國之紀也民之
望也朕自去秋以來數降詔書趣卿改路而奏牘
來上至於五六殊弗朕意夫有德者進則朝廷尊
嚴疆暴消靡卿便可驅車造朝秉德輔侍不責卿
以事

賜宰臣富弼上第一表乞解機務不允批答

社

宋歐陽脩

省表具之夫宰相之事非可以歲月考而一二數
也其在朝廷選賢任能而各得其職下俾民俗遷
善遠罪而不知其然至於法度脩紀綱正然後相
與慎守而安行之以臻于治也朕所以虛心一意
日有望於卿者也今事有緒而卿辭焉豈朕德之
不明將顧時之不可中道而止夫何謂哉俾予復
用材不盡之譏而卿涉苟安自便之計予所不取
卿其勉焉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斷

來章批答

宋歐陽脩

省表具之卿博通古今之學深達治亂之原德業
之隆名稱其盛朕方虛已而任不愧知人之明而
自秉鈞衡宣勞夙夜維是小大之政損益施設唯

卿之爲罰罪賞功進退能否唯卿之聽時有異論
豈無多言一切屏之唯卿之信若乃恭已南面
幾輔予享其成功登于至治亦唯卿之圖其三者
人君之所難予罔敢忽其一者在卿之不止庶克
有成而無名屢辭實所難諭卿其體茲至意究乃
素懷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答

宋蘇軾

古者君臣之間率常千載一遇今聖母在位正身
虛已仰成輔弼雖疎遠小臣猶欲畢命自效而卿

文體明辯

四

乃以小疾求去縱無意外功名獨不惜此時乎勉
卒乃事使百姓富足四夷又安然後謝事歸老豈
不臣主俱榮哉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宋蘇軾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
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
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欲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
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
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

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
廷惜乎樂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俗體

批答劉洎

唐太宗

洎上書諫太宗詰難
臣等上言在答之云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
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請
謹言虛懷以改

答百寮請復御膳表

唐陸贄

頃者大勞不息至化未孚兩澤愆期蟲蝗爲害朕
文不盡

以銷災謝譴莫大於循減節用愛人必先於克己
顧慙愆咎躬貶膳羞下以均衆庶之憂上以容
宰之微至誠或感嘉應遂臻宵麥方成元克已殄
慶深德薄惕屬彌加忽覽表章地魚稱述雖將順
其美則曰乃誠而戒慎不忘諒維朕志未喻來請
深體此懷

批答張九齡謝蒙太子書頌

唐玄宗

大臣作頌以揚休聲銘之琬琰亦資翰墨太子鴻
書則非工身爲國本將示于後因以命之無能
揮何所爲謝

批答張九齡謝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

唐玄宗

卿學府高標士林貞幹論思之地亦既優閒彌綸之司聊從應務別當獎擢何乃謙摛所謝知

批答張九齡謝知制誥

唐玄宗

昔掌王言以宣國命頃來相習多事游詞卿舊在掖垣已推才識及登書府備探微與故有特命宜副朕心何所謙摛誰與為讓

批答顏真卿表謝荆南節度使

唐肅宗

文德明曆 元卷之廿一

六

卿明邁備才忠貞壯節夙推公器累踐周行專威高魏尚之勛會府著山濤之績而七澤交帶三江要衝式資統尹之方雅屬旌旄之寄人存政舉日在茲乎所謝知

答盧虔謝賜男從史德政碑文并移貫屬京兆表

兆表

唐白居易

卿男從史為國重臣自領大藩厥有成績公忠茂者政理殊充勒石所以表勲賜文所以褒德惟功是念有善必旌是國章非予私泄昨又請移鄉貫願隸京邑家聲益振中節逾章雖清望標門崇

冠山東之族而丹心戀闕耻為關外之人載省懇誠彌深嘉嘆所謝知

答京兆府二十四縣耆壽謝賑貸表

唐白居易

朕勤求人隱恤郵農功念播植之時必資首種慮懸罄之日多乏見糧將便公私宜從欽散卿等名登庶老業守先疇各勉農人以副朕意所謝知

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跡并風表

唐白居易

朕思求理化親閱典墳至於去邪納諫之規勤政

文德明曆 元卷之廿一

七

慎兵之誠取而作鑒書以為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為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卿詞彰恭順義見忠規省覽再三深叶朕意所賀知

賜賢妃苗氏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

批答

宋歐陽脩

省所三上表陳讓賢妃事具悉妃嬪之制秩叙著於王官爵賞之行名數存乎國典舉必謀衆予其敢私眷柔閒淑慎之賢有輔佐憂勤之德更歲時而維舊列號位以既隆屬者因築館之將行示緣

恩而推寵唯朕心之乃眷必廷論之曰然而能恪
執謙冲深形懇避然而讓宜有節禮不越於再三
命出維行告已申於中外往祗休渥毋或固辭所
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賢妃苗氏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

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宋歐陽脩

朕合食祖考以昭孝推恩宗族以展親所以厚人
倫明教愛卿以近屬肅然在庭能盡志以脩容不
違禮而終事方慶典之均洽宜寵章之所先好謙
之懷雖可嘉尚已出之命其往欽承

文苑明辨 二 廿一

八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不允批答

宋歐陽脩

省表具之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已有
經邦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畜久而積厚則
施之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茲朕所以虛
心仄席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庸邪素忌小
人所異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
及履躬一德而縉紳之望愈隆朕內決於心外詢
于衆敢謂有得卿其何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按此篇宋文鑑以爲歐陽脩作而今正安石集中
亦有之不知何所來校士同亦有不司

當代言而安石又轉爲之代筆
歟其所不同必脩之改竄也

賜新除叅知政事程戡讓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答

宋歐陽脩

省表具之朕有欲治之心而甚勞思底治之方而
未獲夙夜于此唯賢是求卿出入宣勤材望兼著
誠明發於事業識慮可以詢謀而召自外邦叅于
宰府朕志所定其何可移夫任之重者愛實深遇
之隆者報亦厚讓而後受雖敦難進而可嘉知無
不爲其一乃心而圖效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

文苑明辨 二 卷之廿一

九

批答

宋歐陽脩

省表具之卿蘊純和端慤之誠富敏贍通明之學
維時舊德實我朝臣常祀事之有成庶慶恩而方
洽疇其封爵錫以號名茲爲寵章蓋舉常典無煩
避讓其往欽承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右僕射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宋蘇軾

自昔先帝之世屢數材難及朕嗣位以來專用德
選雖爵祿名器出於獨斷而長育成就實在群公
長短不遺輔相之責苟無爲國養人之意必有踣

事乏使之憂朕用慨然當食不御思得英儒之老
共收文武之用維卿篤於憂國明於知人灼見朕
心宜在此位往往任天下之重母事匹夫之廉

賜新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判并州王拱
辰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宋歐陽脩

省表具之宣導猷猷號為近職鎮撫方面實維難
才予思其人於爾為得至於儒學雍容於顧問勤
勞出入於劇繁考資望以執先在甄陞而維允辭
讓之節誠雖可嘉詢謝既同命則無易所讓宜不

宋歐陽脩

十

允仍斷來章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

斷來章批荅

宋歐陽脩

卿自再司鈞軸未久歲時乃皆數上甘章願還
綬朕惟委任之際古今所難知之不盡如不知用
之不終如不用所以悉格群議獨斷余衷非勉
爾以胡恤人言亦庶幾乎任賢勿貳之意也而卿
避讓之節再三益堅事有重違理當俯徇夫進退
以禮豈唯優大臣堂陛俱隆蓋以尊人主是用寵

爾以節旄之寄兼之以槐鼎之榮雖為新恩實爾
舊物出入中外載嘉夙夜之勤待迺始終當盡君
臣之分無煩封執用體眷懷所讓宜不允仍斷來
章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荅 宋歐陽脩

省表具之夫知人之明可謂難矣而任賢之術茲
豈易哉若乃聽之不聰信之不篤施設之方未盡
弗極其材遲速之效有時莫能少待則被其任者
實亦難歟卿以純一忠亮之誠蘊宏遠深大之業
朕虛已以聽推心仰成至於一二之臣是維同德

宋歐陽脩

十一

下逮衆多之論曾靡問然方將甄叙賢愚脩明法
度務究本根而吏治不求歲月之近功期於有成
茲乃予意奈何中道而將止夫亦奚託以為辭矧
上下既交寧有不通之志而君臣相遇豈為易得
之時當體予懷勉安厥位所乞宜不允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荅

宋蘇軾

覽表具之卿三世將相一時著龜不求備以取人
則房喬之比其經遠而無競有謝安之風用能寧
輯我家靖共爾位政在元老人無異詞胡為厭事

而求歸不復爲國之長慮方今官冗財匱歲艱民
貧天步難安國是未定若方勤於樸斲而遽易於
工師人其謂何勢必不可告老之請吾未欲聞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宋蘇軾

省表具之卿之求去蓋數矣言不爲不切而朕終
莫之從朕之留卿亦主矣禮不爲不盡而卿終莫
之亮君臣之際情不相喻朕其疑之夫樂丘園而
厭軒冕亦古人之一節而非聖賢之高致尊耆老
以重朝廷蓋天下之大計而非冲人之私欲與其
使朕倒公議以從卿易若卿少貶其私意以徇天
下乎

賜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田況乞致仕不允

批答

宋歐陽脩

省表具之卿德量足以容衆材識足以濟時蔚然
君子之風綽有大臣之體自嬰疾恙求解樞機朕
心惻然深以爲惜乃惟書殿之清職自非耆哲而
弗居俾從優游以便願養所期福善之理當蒙勿
藥之休還來輔予以盡賢業遽形引謝良異眷懷
所乞宜不允

賜新除檢校太尉守司空依前開府儀同三
司致仕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宋蘇軾

國家尊異耆老砥礪廉隅凡致爲臣必厚其禮而
況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身任安危位燕將相永
惟三宗眷遇之重宜極一品褒崇之榮成命既孚
僉言維允宜從中外之望罔徇謙冲之私

御札

按字書札小簡也天子之札稱御札尊之也古
無此體至宋而後有之其文出於詞臣之手而

宋本明辨 天卷之廿一

十三

體亦不同大抵多用儷語蓋勅之變體也今採
數首列于篇

古體

賜崔與之御劄

宋理宗

卿年高德邵國之望也朕親政以來渴想尤切虛
天官以俟游覽奏牘奚辭之確邪朕惟寡昧冀揚
前烈當勉爲朕起以副圖任之意書不云乎尚猶
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此朕惓惓於卿者眷然有懷
其趣讀日就道勿復引辭

俗體

熙寧^{神宗}元年南郊御札 宋王珪

有天下者莫重上神之報為人子者莫嚴宗廟之承率躬三歲之祠常候一陽之應緬慕升聖光施冲人載循禋類之期適在諒陰之祭大懼不能備飭儀物奉將粢盛於是刺六經之文傳博士之議皆以謂喪有以權而順變祭無以卑而廢尊矧稽參西漢之彝沿用景德^{真宗}之制顧予涼菲頓帝臨遂卜天正之辰往脩郊見之禮且方進祈茂祉以大庇黎元昭格至精以終圖熙事庶幾能饗其敢憚勤朕以今年十一月十八日有事于南郊

文體明辨 天卷之廿一

十四

熙寧四年大饗明堂御札 宋元絳

勅内外文武臣寮等朕荷二儀之休履四海之富經庶政之至治秩將禮之彌文欽惟五聖之謨常躬三載之祀自續隆於大業已肆類於圓丘興言總章未詔嘉饗維仁祖之武官謹於遵脩維文考之尊宜嚴於陟配况萬寶時林三光仰澄官師協

恭方夏底定是用稽仍路寢之制涓選肅霜之辰上以哀對天明展昭事之重下以敷厲民志示追養之勤特成先朝以孚大號朕取今年季秋擇日有事于明堂其今年冬至更卜行南郊之禮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祀明堂禮畢一依前郊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宣制咨爾攸司各步厥職諸追州府不得以進奉為名輒行科率務循典故無致煩勞

大慶殿恭謝御札^宋 宋歐陽脩

勅内外文武臣寮等詔珪璧以事神嚴祀宗而配

文體明辨 天卷之廿一

十五

帝雖有國之常典亦因時而制宜朕承三聖^{太祖}之丕基撫萬邦之有衆儉于已使天下之民豐勞于心致天下之民佚固敢怠忽庶幾洽平而首春以來偶爽調適賴三靈敷佑百福來臻順以節宣獲茲康裕加以邊隅不聳風雨以時雖庶物之咸和顧眇躬之增惕是用稽先朝之成憲詢故實於有司仰廣殿之翼嚴擇靈辰之良吉式伸昭謝以格純休宜示先期俾茲誕告朕取今年^{熙寧}九月內於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即宜謹罷所有合行恩賞並特就恭謝禮

畢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宣制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務遵典禮勿俾煩勞咨爾多方咸體予意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賜崔與之御劄

宋理宗

卿允文允武善斷善謀簡自朕心爰立作相縉紳交賀中外均惟亟令帥臣以禮尊發申飭事使齋詔輝煌日行既側席以待賢宜脂車而就道胡雙稱於耄老謂莫任於驅馳昔衛國武公百歲猶勤於箴儆而我朝彥博姓九十尚總於平章矧卿力則弗衰年猶未及蓋副四方之望不遠千里而來

宋理宗 卷之十一

十六

共圖事功以安社稷豈特卿有無窮之聞抑使

邦其永孚于休

赦文德音

按字書云赦者舍也肆赦之語始見虞書而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呂刑有疑赦之制則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人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是以赦之非不問其情之淺深罪之輕重而繫赦之也後世乃有大赦之法於是爲文以告四方而赦文興焉又謂之德音蓋以赦爲天子布德之音也然考之唐時戒勵

風俗亦稱德音則德音之與赦文自是兩事不當強而合之也今各仍其稱以附赦文之後而著其說如此俟博聞者辯焉

古體

幸蜀赦文

唐玄宗

朕以薄德嗣守神器每乾乾惕厲勤念生靈一物失所無忘罪已聿來四紀人亦小康推心于人不疑于物而姦臣兇豎棄義背恩割剝黎元擾亂區夏皆朕不明之過也今巡撫巴蜀訓厲師徒仍令太子諸王蒐兵重鎮誅夷兇醜以謝吳蜀思與群

臣重弘理道司大赦天下

十七

春初大赦文

唐德宗

朕以菲薄託於王公之上恭承天地之序虔奉祖宗之訓遐思至理思臻太和而誠不感物化不系遠聲教猶鬱征賦仍繁頃者務於安人不憚屈已與西蕃結好中以齊盟而戎心不戢背義虧信劫脇士庶屢犯封疆元元何辜皆朕之失乃者釐敬之下克狂結構上帝垂祐悉自伏誅刑以止殺諒非獲已今三陽布和萬物資始思與群公兆庶維新政理宜敷在宥之澤以覃作解之恩可大赦大

下大辟已下罪咸赦除之

俗體

登極赦文

唐玄宗

朕承累聖之洪休荷重光之積慶昔因多難內屬構屯竇位深墜地之憂神器有綴旒之懼事殷家國義感神祇吟嘯風雲龔禋行雷電致君親於堯舜濟黔首於休和迄以孟秋九月諸貳旋承內禪繼體宸居拜手之請空勤讓立之誠莫展恭臨億兆二載于茲上稟聖謨下凝庶績八荒同軌瀛海無波不謂姦慝潛謀蕭牆竊發逆賊竇懷貞等並

文林明辨 卷之廿一

十人

以庸妄權齒朝廷毫髮之効未申丘山之疊仍積共成梟獍將肆姦回太上皇聖斷宏通英謀獨運命朕率岐王範薛王業等躬事誅鋤齊斧一麾凶渠盡殪太陽朗耀澄氛霽於天衢高風順時厲肅殺於秋序神靈協贊夷夏相歡四族之愿既清七日之祥方永爰承後命載闡休期總軍國之大猷施雲雨之鴻澤承乾之道既光被於無垠作解之恩思式覃於品物當與億兆同此維新可大赦天下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加旌王守禮實封三百戶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各加實封一千戶岐王

範薛王業各加實封七百戶文武官三品已下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內外官人被諸道按察使及御史所摘伏咸宜洗滌選日依決叙用

未泰改元大赦文

唐代宗

協五紀者建號以體元授四時者布和而順氣天心可見人欲是從爰立大中之道式受維新之命朕嗣膺下武復主萬方顧以薄德乘茲艱運戎麾問罪今已十年飲至策勳維凶渠之授首勞師黷武豈人主之用心軍役屢興干戈未戢茫茫庶斃于鋒鏑皇穹以朕爲子蒼生以朕爲父至德不

文林明辨 卷之廿一

十九

能彼物精誠不能動天俾我生靈淪於溝壑非朕之咎孰之過歟朕所以馭朽懸旌坐而待曙勞懷罪已之念延想安人之策亦維群公卿士百辟庶寮咸聽朕命協宣乃力履清白之道還淳素之風率是黎元歸于仁壽若臣一德何以尚茲迺刑政不脩惠化未洽既盡財力良多抵犯靜惟哀矜日軫于懷今將大振綱維益明懲勸肇改元之典弘敷在宥之澤可大赦天下改廣德三年爲未泰元年

奉天改元大赦文

唐陸贄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悞改過朕
嗣服丕構告臨萬方一作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
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求言思咎期有優於將來
明徵厥初以示天下維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
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
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
十人澤及一作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
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
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雖不察征伐
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

文德明辨 天卷之廿一

二一

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十里賦車籍
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
刃或連年不解甲胄祝與之主室家靡依死生流
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
疲昨空於杼軸轉至溝壑離去鄉閭邑里百墟人
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
馴致亂階變興邠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
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
負於黎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求言愧悼若墜淵
谷賴天地降祐人神協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

逐一作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末圖必布新令朕晨
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沴章疏猥以
徽號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
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
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
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群情苟膺虛
美重予不德祇益懷慙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
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
大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旣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
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爲之父母實增愧

文德明辨 天卷之廿一

二一

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
宥之澤與人更始用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
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
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
納等以有以忠勞任膺相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
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
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
人則何罪出已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慙之誠以
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
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

仍卽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効順亦與維新其河南河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為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寬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効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卽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潘鎮効

文粹明辨 卷之廿一

二二

力斧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官兼別勅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得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叙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群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况黜免之徒沈鬱既久朝夕以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者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上等或百戰能敵或萬里勤王扞固金城驅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

者其業崇我圖爾切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當尸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擇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仍回給家口其有企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叙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勅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又勸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維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

文粹明辨 卷之廿一

二三

轉具累加勳爵仍許回授周親内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賜爵一級四品以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經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具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史因焉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汜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榨鐵等諸

色名目悉且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收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且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干征奚度近郊息駕茲邑供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求言茲道夢想增儆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跡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

大宋明帝 元卷之廿一

二四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韜鈴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憐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卹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祖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自朕躬朕當節乘輿之服絕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資委中書門下即商議條件停減聞奏並澤行賞抑雜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密藏空竭有乖慶賜

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者所司類列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滅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夏月赦文

唐代宗

躋於道者化淳而刑措善於理者綱舉而網疎朕涉道未弘燭理多昧常亦遐想太古高挹玄風保合太和在宥天下蓋德薄而才臻也是用因時以設教便俗以立防務盡平恕用申哀卹又化淺而多犯也加以邊虞未戢徭賦適繁荒廢之際寇攘

大宋明帝 元卷之廿一

二五

斯起遂令園土嘉石之下積有繫囚竹章牙簡之中困於法吏屬盛陽之候大暑分蒸仍念徃年何堪鬱灼所以汨傷和氣感彼咎徵天道人事豈相遠也如聞天下諸州或憊時雨首種不入宿麥未登哀我矜人何時不恐皆由朕過益用懼焉惕然憂嗟深自咎責所以減膳徹樂別居齋宮禱於神明冀獲嘉應仲夏之月前事無爲以助晏陰以弘長養斷薄決小已過於麥秋繼長增高宜順乎天意可大赦天下見禁囚徒罪無輕重一切釋放

旱蝗赦文

唐懿宗

動天地者莫若精誠致和平者莫若脩政朕顧惟庸昧託于王公之上于茲十一年矣祇荷丕構寅畏小心慕唐堯之欽若昊天遵周土之昭事上帝念茲夙夜靡替虔恭同馭朽之憂勤思納隍之軫慮內戒斧靡外罷畋遊匪敢期於雍熙所自得於清淨止望宸區無事稼穡有年然而燭理不明涉道維淺氣多堙鬱誠未感通早曠是虞蟲螟爲害蠻蜚未宥於遐裔寇盜復蠹於中原尚駕戎車益調兵食俾黎元之重困每宵旰而忘安今盛夏驕陽時雨久曠憂勤兆庶旦夕焦勞內脩香火以虔

文德訓解

卷之十一

二十六

祈外禋牲玉以精禱仰俟玄貺必致甘滋而油雲未興秋稼闕望因茲愆亢軫于誠懷矧復恭政煩刑強官酷吏侵漁蠹耗陷害孤茆致有冤抑之人構災沴之氣主守長吏無忘奉公伐叛興師蓋非獲已除奸討逆必使當辜苟或陷及平人自然風雨愆候凡行營將帥切在審詳昭示惻憫之心敬聽勤卹之旨應京城天下諸州府見禁囚徒除十惡忤逆官典犯賊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放火持仗開切墳墓及關連徐州逆黨外並宜並罪輕重速令決遣無久繫留雷雨不同田疇方瘳誠宜愍物

以示好生其京城未降雨間宜令坊市權斷屠宰昨陝就中使週方知蝗旱有損慶諸道長吏分憂共理宜各推公共思濟物內有饑歉切在慰安哀此蒸人毋俾艱食徐方寇孽未殄師旅有征凡合誅鋤審分淑慝無令脇從橫死元惡偷生宜申告伐文使知逆順之理於戲每思禹湯之罪已其庶成康之措刑孰爲德信未孚教化猶梗咨爾多士俾予一人旣引過在躬亦漸幾于理布告中外稱朕意焉

立皇太子赦文

唐順宗

文德訓解

卷之十一

二十七

維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純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七鬯以奉粢盛爰以辰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以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勲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

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元豐_{神宗}立皇太子赦文 宋鄧潤甫

父子一體也維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維建儲可以係四海之望位序蚤定而人莫不以爲悅典禮亟崇而衆罔敢以爲私永惟上嗣之賢寔有妙齡之譽入而視膳孝友見於夙成出則

又修_{神宗}之世一

好書聰悟繇於自得粵紹休於正統猶虛位於東朝迺考著龜之占迺稽方冊之實載涓吉日肇闢青宮周家先親不敢忘廟社之重夏后與子蓋以順天人之心宜覃曠恩徧暨群品可大赦天下於戲離明震長祿帝緒於億年祥吉渙亨灑天仁於萬物蓋禮之所行者大則澤之所流者深咨爾多方體朕至意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文_德

唐陸贄

夫人事失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咎徵之作必有由

然自去歲已來災沴仍集雨澤不降延熨三時蟲蝗既臻彌亘千里穀糴翔貴稼穡卒瘞嗷嗷蒸人聚泣田畝興言及此實所痛傷徧祈百神曾不獲應方悟禱祀殊救患之術言詞非謝譴之誠憂心如焚深自刻責得非刑法舛謬忠良鬱堙恭城未蠲勞師靡息事或無益而重爲煩費任或非當而橫肆侵蝕有一於茲足傷和氣本其所以罪實在予百姓何辜重罹殄餒所宜由次貶食節用緩刑側身增脩以謹天戒朕避正殿不御百寮奏事並於延英處分尚食進膳宜更節減百司不急之務

文修明辨 元卷之廿一

二九

一切且除諸軍將士外自餘應食官糧人及諸色用度等並委本使長官商量權行停減以救荒饑仍限十日內具元額及所減革條件聞奏待至豐稔却令依舊畿內百姓委京兆尹切加慰撫除正稅正役外徵科差遣並宜禁絕非交相侵奪尋常訴訟不須追悔務且息人京畿內外及京兆府諸縣見禁囚徒死罪降從流以下一切放免畿內及河中同州界應有因戰陣殺戮遺骸暴露者各委所在長吏隨事埋瘞咨爾卿佐實維股肱所當一其誠心同恤災患勉脩厥職副我憂勤_{右古}

西京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德音文

宋蘇軾

門下朕以寡昧仰繼聖神顧瞻山陵未忘弓劍之慕益廣宗廟以奉衣冠之游祇遣輔臣往嚴像設敞鳳臺之仙宇聚龜洛之仁祠睟表一臨陪京增重山川改色方貢祥而效珍父老縱觀或太息而流涕宜施雷雨之澤以答神人之心於戲好生育物既推文母之慈崇德措刑終成神考之志咨爾有衆宜體朕懷

戒勵風俗德音文穆

唐元稹

文粹明辨 卷之二十一

敕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齒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耻言人過真理占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欺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有事也末俗偷巧內在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譏進則諛言諂

笑以相求退則群居狎處以相識留中不出之請

益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擢一官

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

已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

者不能以勤恪蒞官而曰務求簡易提紀綱者不

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

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

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益訛禍倏齒

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宗

年開元玄宗同符三代風俗歸禮厚讓並行兵興

文粹明辨 卷之二十一

卅一

已來人散久矣姑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

而信或未孚理有未至曾無耻格益用彫剝小則

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機密之重旁撓於薄

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

寢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

申教告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

凡百多士宜體朕懷以上

鐵券文

按字書云券約也契也劉熙云緣也相約束縋

繼以為限也史稱漢高帝定天下大封功臣剖

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其誓詞
日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求存愛及苗裔
後世因此遂有鐵券文焉其文諸集不載獨陸
贄有之然以安反側之心非錫券之本指也今
姑錄之以備一體

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唐陸贄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
帝咨爾某官某鳴呼王君一作者所以撫人失於所
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乖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

文苑英華 卷之廿一

卅二

德用不擾各謹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浸昧於
君道罔知省已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
息維爾以誠志之不達反仄于厥衷阻衆與戎結
盟拒守豈非上失其所撫而下失於所奉歟書曰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民何咎一作廢上
生業離其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老病廢失一作
養孤惻靡依怨結蒼生一作感傷和氣朕爲人父
毋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粵自嗣位
迄今六年一作天將悔禍朕方覺寤爾亦知衆心
之厭亂思所以保安協於朕懷若應有契非天地

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群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
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
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載王府子孫代代爲國
勲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
若食其言何以享國於戲其祇若明命用保無疆
之休

賜安西管内黃姓肅官鐵券文

唐陸贄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八月丁巳朔三日己未皇
帝若曰咨爾四鎮節度管内黃姓肅官驃騎太將

文苑英華 卷之廿一

卅三

軍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試太常
卿頓噴護波支維爾乃祖乃父代服聲教勤勞王
家勲書于鼎彝族列于藩籍爾克紹先祖之烈而
重之以忠貞嗣守職官祇若朝化率其種落保我
邊陲丹誠向化萬里如近是用稽諸令典錫以泰
書若金之堅永代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臣爾其
欽承勿替休命

諭祭文

按諭祭文者天子遣使下祭之詞也或施諸宗
室妃嬪以明親親或施諸勲臣大臣以明賢賢

而示君臣始終之義自古及今皆用之蓋王言之一體也故今採而錄之若其他臣庶相祭之文則別爲一類云

皇叔故魏王下事祭文

宋蘇軾

維靈出就外邸二年于茲一日不見企予望思矧此告終月逝日遠雖云近郊寧復旋返築室祠官既固既定雖非永歸亦可少安嗚呼哀哉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三十日下事祭文

宋歐陽脩

維靈稟德甚茂享年不遐余心所哀卹典斯備往

文名明辨 天卷之十一

三四

卽安宅享茲克誠

室上

祭故贈婕妤孟氏文

唐白居易

維元和二年歲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十九日壬申皇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婕妤之靈曰惟爾和順積中柔明奉上動靜合肅雖之體進退得婉變之儀選自良家備茲內職脩令顏以顧德蘭幽有香守明節而保身玉潔無玷方資懿範以茂嘉猷彼美有聞于何不淑遽茲淪逝深用惻傷既卜日晨爰申奠醑以爾有班氏之明智故贈以婕妤以爾有宓妃之姿容故葬於洛浦魂兮

不昧歆此誠懷尚饗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

宋歐陽脩

維靈蔚有令儀者千茂則顧追褒之寵數已極恩榮念未闕於佳城載深惻怛列茲奠禮用慰營魂

如以上

祭薛濬文

隋文帝

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戲維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宿勤審克彰及違私艱奄從毀滅嘉爾誠孝感於朕懷真酌有加抑維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靈歆茲榮渥嗚呼哀哉

文名明辨 天卷之廿一

三五

祭吳少誠文

宋

唐白居易

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寅二月辛未朔二日壬申皇帝遣內侍省內府局丞賜緋魚袋孫上政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彰義軍節度使贈司徒吳少誠之靈曰惟爾武毅挺質齒齡拔身負勇果之雄材蓄變通之明識自察廉列郡節制成師貞且有爲勤而不擾軍戎輯睦封域底寧從義而致誠伏順而保福既延寵渥方茂輝榮遽此幽淪深用傷悼逝波不捨去日苦多想松楸以軫懷開鼓鼙而興歎思加遣奠禮舉寔崇念爾有靈知予此意尚

饗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

宋歐陽脩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己未朔皇帝遣入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句當延福官康為政致祭于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之靈維靈忠勤之節克保於有終存歿之恩備隆於異數仍加祖奠式表哀榮尚饗

祭迴鵲可汗文

唐白居易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月日皇帝遣使朝議大夫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一

三六

檢校右散騎常侍無少府監御史大夫雲騎尉賜紫金魚袋裴通致祭于故愛登羅汨沒密施毗伽保義可汗之靈粵以英武之姿雄奇之策撫有九姓制臨一方氣吞諸戎名播上國况能嚮風納款繼好息人代為親鄰歲入職貢方賴威略共清宸瀛倚為長城求固中夏而天威驕于國喪名王奪氣色於陰山震精光於鼎宿函訃云至悲懷用深故遣使臣往將國命展弔奠之禮申哀榮之恩猶有明靈當鑒誠意尚饗

祭咸安公主文

唐白居易

維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三月癸未某日皇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咸安大長公主親潯毗伽可敦之靈曰惟姑柔明立性溫惠保身靜脩德容動中規度組紉之訓既習於公宮湯沐之封遂開於國邑及禮從出降義重和親承渥澤於三朝播芳猷於九姓遠脩好信既申協比之姻殊俗保和實賴肅雍之德方憑福履以茂輝榮宜降永年遽歸長夜悲深訃告寵極哀榮爰命使臣往申奠禮故鄉不返烏孫之曲空傳歸路雖遙青塚之冤可復遠陳蒲酌庶鑒悲懷嗚呼尚饗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一

廿七

國書

按國書者鄰國相遺之書也春秋列國各有詞命以通彼此之情而其文務協典禮從容委曲高卑適宜乃為盡善觀鄭人詞命迭更四手國賴以存良有以也漢唐而下國統雖一而夷狄內通故其往來亦用之乃有國之所不可廢者也但左傳所載列國應對之詞皆出口傳例不得錄獨呂相絕秦豐贍閭闔似非口語能悉意必當時筆而授之故錄其詞并後代諸作列焉使呂相

告絕秦

晉厲公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與欲道以伐晉故晉使人紀之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

重之以婚姻穆公娶獻公之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

如秦齊穆公也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

公用能奉祀于晉惠公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

師秦伐晉亦悔于厥心用集也我文公是禱之成

也成功文公躬擐甲胄跋山踰越險阻

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

舊德矣鄙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圖

鄭晉以鄭武公於楚故國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耳秦大夫不詢於我

寡君擅及鄭盟盟者秦伯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

我死命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帥克還無害則

我有大造城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

弔茂死我君寡也我襄公迭我殽地好絕我好代

我保城亦珍滅我費滑於費散離我兄弟

我同盟晉伯頃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

勲文公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散之師猶賴救

罪于穆公晉欲求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訪其

衷成王隕命成王執穆公是以不克還忘于我穆襄

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晉外又欲闕弱我

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捷我邊疆

我子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

我涑川俘我王官駟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之絕我好也及君秦桓公

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

稱盟利晉有狄難路入我河縣焚我箕郤夷夷我

農功度劉皆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

悔禍之延而欲微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秦桓公來

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

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晉作是以有令

文秦明辨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

孤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

仇讎而我昏姻也白狄與秦亦仇君來賜命曰吾

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

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曰憤言狄雖

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

上帝秦三公與康楚三王莊襄曰余雖與晉出入

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

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

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思顧諸侯矜哀

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
承寧之意以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
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
利之按晉詞多誣奉本不足

賜尉佗書

漢文帝

趙佗初為南海尉使自立為南粵王又曰
專號為南武帝來黃屋左纛與中國侔文
帝初立遣太中大夫
陸賈使粵賜佗書曰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
子棄外奉北藩于代即北一語便道里遼遠雍蔽
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并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
文帝明辨天卷之廿一 四十

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諱此平暴平治
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為孝惠
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
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
車隆慮侯調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
下書罷將軍傳陽侯陽侯有二陳漢周親昆弟
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按三事多從
兼盡之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
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何乎必多殺
士卒傷良將更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

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
吏吏曰尚皇帝所以介也隔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
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
為富服領界長沙補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
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
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并前患成此共終今
以來通使如故從今通使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
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上褚衣日褚衣日五十衣中褚
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
國賈馳謂王乃願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遺匈奴書二首

參用史記
漢書本

漢文帝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按此冒頓使郎中係
序淺還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
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
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請日
盡定之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
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
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
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
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

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車服言天子自繡
袷綺衣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也長襦錦袍各一比
疎一之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之一鉤一之繡
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綈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
謁者令肩一人姓遺單于責匈奴違約次論以事
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告諸吏使實負
然則自可和使單于所請誠邪固不逆其善意使
所言之物亦不虛其詐詐者欺也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
遺之以物又以兵自將若兵臣辭非畏賂之也
即此一書可見文
帝御衣秋之也矣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安也使當戶沮
渠彫渠難當戶沮渠也一人為一郎中韓遼遺朕
渠難官彫渠難者其姓名也四二

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比引弓之國受
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
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
漂惡民貪降句其趨日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
離兩主之愀然其事已在前矣亦謂前書事書云
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
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政作更始使老
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
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
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

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葉金帛綿絮它物歲
有數歲以地其為然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
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
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也亦偏覆
也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
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
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有口能行蠕動之
類莫不就安利而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
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逃入匈奴者單于毋言
章尼等匈奴降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
大著明言卷之廿一四二

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負統單
于其察之不負統秀曰按此書皆大哉
草優者北單于書 漢班彪

光武時匈奴分焉南北單于皆內附
詔從居西河使將擁護之北單于惶恐建
武二十七年遣使求和親二十八年復遣
使請服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
酬答之臣司徒掾班彪奏曰今北匈奴見
南單于來附懼其國故數乞和然今
既未助南則亦不宜絕北明加詔告
以前世明和親支行事報答之辭今必
有適今立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脩和親以輔身
安國計議其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

呼韓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
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矣自絕皇澤而
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元帝時遂保國傳
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南向款塞歸命自以
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
兵荆歸壩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
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脩和親故拒而
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
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
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

文奉明辨 天卷之廿一

四四

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
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漢何異單于數連兵
亂國內虛耗貢物裁同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齊
雜繒五百匹弓韃九一矢四發四矢遺當衍遺
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音鹿王雜繒各
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
邪羊瑟空侯其鏜皆同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
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焉務弩瑟之用不如良弓利
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且所欲遣驛
以聞帝悉納

賜高麗王建武書

唐高祖

武德中高麗屢遣使朝貢高祖嘉其
未戰士多附其地乃賜建武書曰

朕恭膺寶命君臨率土祗順三靈綏柔萬國普天
之下情均撫字日月所照咸使乂安王旣統攝遼
左世居藩服思稟正朔遠尋職貢故遣使者跋涉
山川申布誠懇朕甚嘉焉方今六合寧宴四海清
平王帛旣通道路無壅方申輯睦未敦聘好各保
疆場豈非盛美但隋氏季年連兵構難攻戰之所
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離室家分析多歷年歲怨
曠不申今二國通和義無阻異在此所有高麗人

文奉明辨 天卷之廿一

四五

等已令追括尋卽遣送彼處有此國人者王可放
還務盡撫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於是武德懷
送前後至者萬
數高祖大喜

與回紇可汗書

唐陸贄

皇帝敬問可汗弟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以婚
姻約之以兄弟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因賊臣背
恩構成嫌疊天不長惡尋已誅夷使我兄弟恩好
如舊周皓及踏本噉墨達干等至得弟來書省覽
久之良以爲慰第天資雄傑智識通明親仁善隣
敦信明義罷戰爭之患弘禱讓之風保合太和用

寧區宇紺茲盛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與弟協契
爲君之道本務愛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之履
育其於廣被彼此何殊况累代以來繼敎姻戚與
弟俱承先業所宜遵奉令圖自茲以還情契彌固
垂之百代永遠無窮緬想至誠當同此意所附踏
本嘏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頗協通規待弟表到
卽依所請宣示百寮擇日發追緣諸軍兵馬收京
破賊頻立功勳賞給數多府藏虛竭其馬價物且
付十二萬疋至來年三月更發遣一般餘並續續
支付弟宜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並却歸本道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一 四六

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 宋歐陽脩

正月一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
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曆正時布王春而茲始寶鄰
敦契講信聘以交脩方履新陽益綏多福其於祝
詠罔罄敷言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上騎都
尉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具中
復供備庫使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燕御
史大夫騎都尉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宋孟

孫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
陳賀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正旦書 宋歐陽脩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
睿孝皇帝闕下歲端更始順陽律以布和信聘時
脩講隣歡而增固閱書言之勤好加餽幣之腆豐
感戢所深述宣罔既今懷化軍節度使耶律淑等
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正旦書 宋歐陽脩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一

四七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
睿孝皇帝闕下玉曆頒時寶隣交聘燕馳使驛別
枉信函載傳慈懿之言益固講脩之好顯希侍次
達此悰誠今歸德軍節度使耶律思寧等回專奉
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乾元節書 宋歐陽脩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
睿孝皇帝闕下壽節屆期隣歡惇契仍導柔慈之
旨過申延祝之言菲厚物容用增刻著顯希侍次

達此悰誠今左監門衛上將軍耶律侁等回專奉
書陳謝不宜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宋歐陽脩

九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閣下
狩枉使軺遽馳國計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仙載
念久敦世好方睦隣歡聞問震驚撫懷感惻姪皇
帝始茲續紹深極哀摧冀節至情以遵典禮已差
人使專持軺禮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
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宜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回謝書 宋歐陽脩

文保明辨 天卷之廿一 四八

三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閣下
頃承哀訃嘗遣使軺維久睦於仁隣俾往伸於轉
襁後蒙惠問仍示腆儀方此春和克支福履其為
慰浣奚啻名言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
軍蕭佖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宜白

誓

按誓者誓衆之詞也蔡沈云戒也軍旅曰誓古
有誓師之詞如書稱禹征有苗誓于師以及甘
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是也又有誓告群臣之
詞如晉泰誓是也後世雖無泰誓之類而誓師

之詞亦不多見豈非放失之故歟今存一首聊
備其體云爾又約信亦稱誓則別附於盟焉

移京西戎兵備東關誓文 唐德宗

初李正已李寶臣田承嗣梁崇義多擅土
自專德宗即位嚴察神斷四盜俱不自安
時或傳號飛語云帝欲東封汴州奏以城
監狹增築城郭李正已聞之移兵萬人屯
千步州田悅亦加兵河上河南大擾羽書
緊急乃詔移京西戎兵萬二千人以備關
中者御望春樓親
誓師以遣之

嗚呼東鄙之警事非獲已唯爾將校群士各以忠
節勤於王家南赴蜀門南定涇壘甲冑不解瘡痍
未平今載用爾分鎮于周鄭之郊敬聽明命夫王
文保明辨 天卷之廿一 四九

者之師有征無戰皆諸道用正邦國宜勵乃戈
甲保固城池以德和人以義制事將備其侵軼不
用越境攻取戢而後動可謂正矣今外夷來庭方
春生植品物資始農桑是時俾爾將士暴露中野
我心痛悼鬱如焚灼嗟爾有衆其悉予懷泣下
令

按劉良云令即命也七國之時並稱曰令泰法
皇后太子稱令至漢王有敕天下令淮南王有
謝群公令則諸侯王皆得稱令矣意其文與制
詔無大異特避天子而別其名耳然考文選有

梁任昉宣德皇后令一首而其詞華靡不可法
式其餘諸集亦不多見今取載于史者采而錄
之

立江王涵為皇帝是為敬宗令

唐郭太后

太行皇帝微睿哲多能對越天命宜荷九廟之重
未享億年之祚豈謂姦妖禍發矯專神器蠱惑中
外扇誘群情駭動神人雖深梟獍咨爾江王聰哲
精粹清明在躬智筭機閑玄謀雷發躬率義勇大
清醜類允膺當璧之符爰攄枕戈之憤既殲巨逆
文宗月朔 天卷之廿一 五十

當享豐福是命爾陟于元后宜令司空平章事晉
國公度奉冊即皇帝位立

赦天下令

漢高帝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
下殊死已下宋貞德秀曰建令才數語而事畢曲盡可以見世簡嚴之體是時乃十
項羽尚未即位故不言詔然此今在五年而二
年乃有制

求賢令

魏曹操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
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
遇哉上之人不求之乎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

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
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
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
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難者乎二三子其佐我
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右求

求諫令

魏曹操

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誠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
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昔克重任每懼
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
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名其失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一 五一

吾將覽焉

求言令

魏文帝

時帝為丞

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勳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
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
法朝士明制度收守中政事縉紳考六藝古將燕
覽焉
以上求言

分諸將掾屬租令

魏曹操

昔趙奢寶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之故能
濟成大功末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

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
群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
邑三萬追思實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
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疇答衆勞不擅大惠
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
諸日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右領賜○按曹
休其言本不足快然此教令廣
有人可觀自不當以人廢言也

黃初文帝六年令

魏曹植

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
遠百師當作之典議舍三千五之屬之首戾反我舊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一

居襲我列服雲雨之施焉有量有孤以何功而納
斯貺富而不恠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卜
人爾身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
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脩吾往業守吾初
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此地將以全
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
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按劉勰云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李周斬云
教示於人也秦法王侯稱教而漢時大臣亦得

用之若京兆尹王事出教告屬縣是也故陳繹
曾以爲大臣告衆之辭今考諸集亦不多見聊
取數首列于篇

蕭驃騎發徐州三五教

梁江淹

州府紀綱沈攸之背慢靈極稽誅之日久矣况爾
兵江漢之上圖靈廟閣之下惡熾罪盈民靈所絕
朝廷以尅辰纂嚴令與風駕吾任先責遠義蕪常
慨挺刃投袂信見其時方當水斬龍蛟陸斷犀兕
雖烈士銜志壯夫投檠然雲羅既舒宜廣威防所
統郡縣便普三五咸依舊格以赴戎麾王者飛火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一

施行

與李豐教

漢諸葛亮

吾與君父更名平戮力以獎王一作漢室此神明
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郡護評典漢中安君於東
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
乖乎昔楚卿縵細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
數也願寬慰仲護勤追前關今雖解任形
業失故奴婢賓客自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府
方之氣頗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
辭究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

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與群下教

魏司馬芝

蓋若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

下郡國辟士教

晉唐彬

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巾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文亦明辨

元山

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音邑之望佑求

與群下教二首

漢諸葛亮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遺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後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名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名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什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昔初交州平姓獲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

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明政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下豫州鎮教二首

晉王沈

其一

自古賢聖樂聞諛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忠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文休明辨

卷之廿一

五五

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皎日

其二

沈既下前教主簿陳武等曰奉省教

之人糾集利而妄舉於是沈又下教曰

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叔

為宋公裕脩楚元王墓教元王名交漢高祖異母弟墓在彭城

宋公其後也 晉傅亮

綱紀主簿也教皆主簿 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

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彭

威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

餘烈奮乎自世而丘封翳然塋莫翦感遠存往

慨然未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墟墓

信陵尚或不泯漢語魏信陵君况承祚所與開源

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 晉傅亮

文選明辨 天卷之廿一 五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歡微管無事

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子房之明勝於

也風雲玄計自感蔚為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

一本此句在夷項一句之上固已參軌伊望伊望冠惠如仁

仲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借伊望顯晦一作之問

一作竊然難究淵流浩濶莫測其端矣塗次

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撫跡懷人未

數寔深然一作過大者或佇想於夷門太中

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於文子隨擬之告人

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一作脩飾丹青蘋繁行添

水以時致薦杆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士者施行
按此篇說管之狀語雖始在二語大矣於古文此
料偶律拘泥之弊也然以此類文少故錄取之
簡填脈

文選明辨 二卷之二十一 五七

文選明辨卷之二十一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歸安少溪茅乾健夫校正

閩建陽游榕製活板印行

上書上

按字書云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
古人敷奏諫說說皆之辭見於尚書春秋內外傳
者詳矣然皆矢口陳言不立篇目故伊訓無逸
等篇隨意命名莫協於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
劉勰所謂言筆未分此其時也降及七國未變
文體明辯 卷之十二

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漢而下雖代有更
革而古制猶存故往往見於諸集之中肅統文
選欲其別於臣下之書也故自爲一類而以上
書稱之今從其例歷舉前代諸臣上告天子之
書以爲式而列國之臣上其君者亦以類次雜
於其中其他章表奏疏之屬則別以類列云

論上崩瓦解書參用史記 漢書本 漢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
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八土
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

戰於音動戰 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
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
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
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首也此之謂土崩故曰
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
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
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
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
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
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

文體明辯 卷之十一

二

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
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
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
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
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
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
察也聞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
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宜有不
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
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

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
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試逐走獸射飛鳥弘
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
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
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
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
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
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
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
負袞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

文舉明辨 不卷之十二

三

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
不成何征而不服戰宋真德秀曰樂之書謂其本
於其能似矣然聖賢處治必察於微不以基本之
固爲可恃也不以禍難之微爲可忽也樂之告武
者欲明安危之機銷木形之患則此戒微之際者
所當謹飭乃以危勝之勢爲不足慮而欲其自恣
於游吹聲色之間
豈忠臣之言哉

通進司上書

宋歐陽脩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
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社闕下臣
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開西用兵以來爲國言
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

識兵之人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
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
萬一而應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
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
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
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冒久安而易驚將非
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
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
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戍
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

文舉明辨 不卷之十二

四

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借名
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
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可
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
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咸
息也吾欲速功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
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
水旱之災調餉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
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
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

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
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
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
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
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
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
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慢書已上逾年而
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
而不殺此其克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
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

文休明詳入卷之廿二

五

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
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
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
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
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
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
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
然皆以財用爲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
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
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

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
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疆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
是也况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
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
將尚未聞得賊繫隙挫其克鋒是攻守皆未有休
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
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
東所有其能運致掎克細碎旣以無益而能之矣
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
是四五十萬之人唯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

文休明詳入卷之廿二

六

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待水旱爾外爲賊謀
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
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
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
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竝施則財用足而西
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
璫目前之利旣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
故爲長父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
則其利溥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
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

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脩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脩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汴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二

七

險卒汴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紆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而當爲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

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鄧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未與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鄧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二

八

汴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頻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汴漢之地山多美水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甚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

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幣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陛運之利也其二曰監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推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靡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

文休明辨 卷之廿二

九

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遣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疆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秦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

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邑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收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管田今皆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於一有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

文休明辨 卷之廿二

十

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唯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買于北者皆出京西

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一有又重爲法以困所耕則牛不足而民之已有牛十使自且鄉兵本民而樂爲官耕官市者不多四者四字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遊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又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亡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

文作明辨六卷之廿二

十一

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與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

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其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今日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時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

文作明辨六卷之廿二

十三

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致多之術也一有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利止不可以說今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利而利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通商賣其貨向安肯勉趨薄利而求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買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

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閉居得列
細薄猶猶而末此與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謀商
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
不得不從則莫若扇裁之使難積貨此術之下也
然此可制商耳若與者禁益密則若乃縣官自
省法愈多而刑繁二百三十八字
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
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
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
守以杆賊利則出而擾之尤小便宜願且委之邊
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
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
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

李斯

逐客書

十三

其太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昧死再拜

體大

上秦王始皇逐客書參用史記文選本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
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不豹公
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
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
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
舉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

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隔郢
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
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
陽并驅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
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
四君却客而不內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
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
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
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
而陛下說下請同日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

文華閣

逐客書

十四

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
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駟不實外廐江南金
鋤不為用四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
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
簪傅附日璣之珥與阿綯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
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
瓦叩甕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曲快耳目者真秦
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讀日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
今棄擊瓦叩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
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

問可否不論曲直非泰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
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
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
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
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
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
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
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
而不敵西向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
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
文亦明辨 卷之十二 十五

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
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
復斯官卒用其計
介天下○右用人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宋歐陽脩

月日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
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
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
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
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
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

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
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埋而爭之爭
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
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
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
唯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才與其
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
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卡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
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
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

文亦明辨 卷之十二

十六

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
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
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
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
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
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
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
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
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
則自古人主唯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

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協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惟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

文獻明公 元卷之廿二

十七

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誦邪很悞之之執中而甘心焉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

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眾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

文獻明公 元卷之十二

十八

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謬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悞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庸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

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
議正執中之過惡能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
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
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上救太子書

漢茂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
有隙會巫蠱事起充因尋太子太子
病得桐木人太子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
斬之而幸兵與丞相劉屈氂等戰太子兵
敗亡不得帝怒甚羣下受罪不
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
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

文舉南齊 卷之廿二

十九

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
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
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
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
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
今皇子為漢適嫡日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
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
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慈皇太子造
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同塞而不通
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

臣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逃于盜父
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
蠅止于藩愷愷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
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陛下不省察深過趙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
三公自無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
聞子胥伍蠆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
忠臣竭誠不顧銖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
社稷也詩云取彼諧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
意少察所親因患太子之非亟能甲兵無令太

文舉明辨 卷之廿二

二十

子父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書奏帝感寤太子東奔至湖吏捕圍之太子自盡
皇孫二人皆遇害僅遺孫一人名病已久之巫蠱
事多不信帝知太子主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夏詒
其冤帝遂擢千秋為丞相詔族滅江充家而太子
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焉歸來思之臺於湖
天下聞而悲之其後病已即尊位是為宣帝

論教本書

唐元稹

憲宗時王叔文王伾等太子而執
國政稹謂其選正人輔導以獻書曰
某年月日臣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
降明詔脩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
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
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

且父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譏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夫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邪始其爲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爲之師周公爲之傅召公爲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詖旨不得閱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陰順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翫不得愛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示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

本明辨 下卷 廿二

二二

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論焉回佞庸遠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誦之者有以辯焉人情之莫不欲權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

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二世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於疎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

文休兩弊 下卷 廿二

二二

美諷可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廢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卽位之後雖晏遊飲食之間十八人皆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占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太宗已選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馬

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母后武臨朝翦棄王族當中廢二聖勞動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耗目少職也不任事者爲之卽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論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甚者指紳耻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耗賸不知書者

卷之十二

二三

爲之師疎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近制官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疎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胥肩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將不能知喜怒哀

樂之所自矣况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官寮皆用傳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微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賢既備則資游習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其脩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又休國樂

卷之十二

四

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已降因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思爲陛下建末末無窮之長算輒敢冒昧死誅而言之臣稹謹言

以上國本

諫吳王

漢書參用漢書又選本

漢鄒陽

景帝時吳王陰有邪謀事

尚未露鄒陽以微辭諷曰

臣聞秦倚曲臺之官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

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
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莽闕城
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
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文帝立趙幽王子遂
甘遂弟辟為河間王六齊望於惠后惠帝時齊悼
王故趙王貴下弟呂后欲竭之城陽顧於盧博
初齊悼惠王上太子章
功本皆盡以趙地王章來地王與居帝聞其欲
立齊王更以城陽王章濟北王典居都而失
機封顧念盧博而生怨也三淮南之心用墳墓
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言諸侯各次自報胡馬遂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二

二五

進窺於邯鄲必水長沙還升青陽言州為趙地
也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
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
益進也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陽知吳王
趙淮南胡越不取斤言故陳胡越之難齊地之怨
微言梁并淮越人之權以折西河以輔大國以
思其計欲隱其難故言胡越之難深山大王
乃殺其臣聞交龍驤也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
咸集聖王底鳳也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今臣盡智卑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奸師固
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

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
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讀曰大王之義故願大
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驚鳥索百不如一鶚夫
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舉鼎舉鼎服散臺之下者一
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趙王之湛沈患淮南連山
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王長之西也然而
計議不得進諸責責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卿
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
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
之後文帝嘉齊王首舉兵誅諸呂故使東牟侯深
與居朱虛侯章論建侯春秋褒齊侯父也

文休明辨 卷之廿二

一六

剖嬰兒王之壞子子也愛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
濟北齊北王與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豈非
象新垣平等哉言有奸臣如新垣今天子新據先
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
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胡
言為吳計者猶方士新垣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
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高祖以水灌雍兵不
留行收散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竟
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項王以失其地此皆國
家之不殺不殺者也願大王孰熟察之其言

乘爲吳王濞書
望謀逆來奏書

奏文選吳王書

漢枚乘

臣聞得全省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絕不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在明辨 天卷之十一 二七

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或讀日也人性有畏其景影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音倉音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

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所見不止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鈜統鈜斷幹耕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葉足可搔而絕手可握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底厲

在明辨 天卷之廿二 二八

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素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託託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從孝王游以上宗室

論封拜丁明傳晏書

漢師丹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明大行帝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邛等詔書比下此類變動政事卒讀日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

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高樂增益

陛下哀之過問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

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

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

七十猶博取讀日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

知至德指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恭介

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

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

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

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

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

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請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

位為三公職在左右讀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

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

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懇負重責義不得不盡

死

論丁傳董賢書

漢鮑宣

時宣為
東大夫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
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

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哀所親

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

白首耆艾讀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

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厚重外親小童及幸

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讀白承

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

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

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羣小日進

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更

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

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勝

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姪蠶食亡厭四亡也

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道

拏讀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

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

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

死也歲惡飢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

亡而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

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郡守諸侯相也貪殘成化

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

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
賓客賓客所求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
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握臣巖穴誠
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綴之
地哉天下乃皇大之天下也陛下為皇天子下為
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
詩詩均均一子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孔父子
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
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
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為漿蒼頭奴廬

太僕因辨

天卷之十二

三二

兒居者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傳商亡功
而封大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
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讀曰民服豈不
難哉方陽侯孫寵冒陵侯息夫躬辭足以移衆疆
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
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傳急徵
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
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
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
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

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
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前以
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
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
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慙獨不知多
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
怨以安身邪試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
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九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
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帝以宣名儒後世節而巳帝以宣名儒後世

又辨明辨

天卷之十二

三二

文體明辨卷之二十二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上書下

諫伐閩越書

漢劉安淮南王

武帝建元元年閩越與兵擊南越南越中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帝多其義大為稱發遣兩將軍將兵討閩越女上書諫曰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解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皆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安人安其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

文體明辯 卷之二十三

重難之越方外之地古稱刺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

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日豫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羣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

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

去不過寸數而間阻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

盡著著於圖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

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

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

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

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

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

豈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

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

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後

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糧衣糧入越地

輿轎而輸領也拖曳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

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蛟蛇猛獸夏

月暑時歐也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

刃死傷者必衆矣前特南海王反陛下先臣淮南王

父長安使將軍間忌字本名將兵擊之以其軍降

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權

辦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呼號

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暴露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鼃鼃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能作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

文庫明律 卷之十三

三

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附餘千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絲如絲弱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饌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淫近夏瘴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毒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

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聞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內國使重臣臨存有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免如雉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勸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紵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徙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老言秦之時常使尉屠睢人姓擊越又使監祿監名失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散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

文庫明律 卷之十三

四

虞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
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
代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
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作
心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
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微行以逆執事之頗行
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
九州為家八載大野胃大陸秦楊汗宋孟諸楚雲吳越具區齊海陽鄒國川
為固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
文休明帝 天卷之二十三 五

以奉千官之共供日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
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讀日馮讀日玉几南
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
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
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太山而四維
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
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
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
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
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

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
也

論伐匈奴書參用史記漢書 漢主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
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
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
天子大凱還歸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
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
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難

文休明帝 天卷之二十三 六

行之大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
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
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
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
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
足以為利也得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
民父母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
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讀日地千里以河為境
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
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

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仁壽琅邪負海之郡轉輸比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餼同女子紡績不足於惟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性無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適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

文休明詩 卷之二十

七

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昔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軼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與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

于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論征伐書

秦用史記漢書本漢書前一段後史記本刪去

董嚴安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並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

文休明書

卷之二十三

八

脩守合從連衡馳車擊轂介冑生蟻蟲民無所告愬父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音巨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始人人自以爲更生非衛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隴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諛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佚同欲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闢日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

晚粟以隨其後又使尉陀越人將樓船之士南攻自越使監祿其時擊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逃逃曠日持火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陀將卒以戌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也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東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鄧周市舉魏韓廣舉燕遼山遼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三

九

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夷畧葭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倘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乂也今天下銀甲砥劍矯箭累

弦轉輪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

諫擊匈奴書

漢魏俱

宣帝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首不能下帝與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三

十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

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令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王樂昌侯王平恩侯王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帝從相言而止宋真卿秀與

文林明辨 卷二十三

十一

諫不受單于朝書

漢楊雄

哀帝建十四年烏珠單于上書請月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為來厭人戶滿忌有大故或言虛費府帑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幾黃門郎陽雄上書曰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遂解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

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謫之士石盡計策也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其計既惡故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井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周亞夫徐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催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徵王亮反於祁連山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

文林明辨 卷二十三

十二

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寶頗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厭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中地名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求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匈奴神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宣帝之初匈奴有桀

心欲掠烏孫公巨廼發五將山廣明范明友韓

之師十五萬騎獵比南而長羅侯忠常以烏孫五萬

騎震其西皆至所期之處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

威明漢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

田廣明故比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

元康神爵並宣帝年號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

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

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事制自此之後欲制者

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讎然形客壯

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難訓其

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犬尸流

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

接賂遺或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

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西之壁籍也蕩姐紫之

場文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

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

而置之雲徹席矣後無餘蓄唯北狄為不然真中

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茲其

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

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

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音之辭疏以無

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

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終終無

此而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

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

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安

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言先於未然

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

擊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凡往者圖西域制

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

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適以制匈

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

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然未戰以過邊萌

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金五十萬金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宋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

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

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

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

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

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息實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置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怨怒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軍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

文庫明集 卷之二十三

十四

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後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里布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帥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亡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

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

文庫明集 卷之二十三

十五

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速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情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彌

臣執國命者無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謀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琦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而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也仁宗之敗不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辭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十六

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繫老弱困敵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疆砥礪奪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倏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凡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

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服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割斲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疆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一七

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輒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蠡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嘆至於慟哭而不能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月蝕星變地震

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可
以具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下顧興事不已譬如人
子得過於父母唯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
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
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遽覽前世興亡之迹
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息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
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官朝夕之養
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
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
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
文帝明也 卷之二十三 十八

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者非不知兵也蓋經
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
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高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
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
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
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
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唯義是聽者
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
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
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

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
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
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以上征伐夷狄

言兵事書

漢書

文帝時匈奴強數寇邊帝發兵以擊之錄上言兵事曰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
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毀畧畜產其
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
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月
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頓
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
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
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
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
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下不可不
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交之急者三一曰得
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
漸洳也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常流丘阜山草
宇下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一山
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

步兵十不當一平凌相遠川谷居間也離仰高臨
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
淺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桂
箭蕭竹蕭中木象龍支葉茂接此矛鏃之地也長
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
弓弩三不當一以上言一得地形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皆
不精動靜不集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
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
軋服習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

文林明辨 卷之十三

二十

不能入敗亡鏃同此將不省視兵之禍也五不當
一以上言一得地形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皆
器利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
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士予敵也
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
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
小國之形也令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
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如也下也險道
傾仄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請
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

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
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
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
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獸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
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關劍戟相接去就相
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
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
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
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
弱在倖音免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

文林明辨 卷之十三

廿一

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
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
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
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
明約將之卽有陰阻以此當之此所謂以蠻夷攻蠻夷
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
長技衡音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
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
裁擇帝嘉之賜璽
臣錯言

上守邊備塞書

漢書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羣毛其性能暑謂日耐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謂日耐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昇行如往棄市因以譴發之名曰譴戍先發吏有譴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

文休明

卷二十三

二十一

毋嘗有市籍者後入間取其左秦時復役者居發之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方目反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謂日耐天下從之如流水者衆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直畧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謂日耐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

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謂日耐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謂日耐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繞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

文休明

卷二十三

十一

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偷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謂日耐布渠答謂日耐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謂日耐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謂日耐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

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
半子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
不避死非以德士也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
也此與東方之戌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
萬也以陛下之特徙民實遠使遠方亡屯戌之事
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
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發怨恨之人相去遠矣帝

上募民徙塞下書

漢龍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戌之事益省輸
送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

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
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
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寬廣也也相其
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中
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
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二內房門戶之閉
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止民所以輕去
故鄉而勸之往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
祭祀男女有昏婚生死亡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
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
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
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
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
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
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
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讀曰
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

宋明辨 卷之廿三

二五

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
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德文
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來而不能
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察
宋真德秀曰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
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以上邊備

上尚德緩刑書

漢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
而文公用伯讀曰近世趙王如不終諸呂作亂而
孝文為太宗繇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
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

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賔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興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賀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大將將軍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

文水明辨 卷之廿三

十六

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韜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智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勩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古絕者不可復屬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諂之吏治者利其然則皆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處其罪也之成雖咎繇皋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向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

文水明辨 卷之二十三

二七

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殯爲一切特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鵲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溫舒論殺刑而併及此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

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帝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右

刑

報燕王惠書本

燕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昭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文休明新大卷之二十三 廿八

世主之心放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則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此自叙所以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及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

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

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王遁而走莒僅

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

於寧臺齊名大呂鐘陳於元英燕名故鼎反乎

磨室磨室名薊丘之植祖公汶篁自五伯已來功

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懷於志故裂地而封

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

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此叙王所以幸臣之由臣聞賢

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

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

文朱月卷之廿三 廿九

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

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朕孽施及乎萌謂

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

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賁說聽於闔閭吳王而矣

王遠迹至郢夫差亦誤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

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此下自叙所以去燕之由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

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音先王之名臣

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

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
繫其姓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結一篇
之心上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
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魏王與玄山觀樂
生此書其殆庶乎
如機台道以
禮始終自與

獄中上梁王書參用史記漢書文選本 漢鄒陽

勿鄒陽仕戶吳知吳王不可東乃去從
梁孝王武游羊勝等忌之譏于王王怒下
獄吏將殺之鄒恐死而
負余適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
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畏而
不信

又休明辯卷二十三 三十

衛先生失其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
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
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知之王左右不不斥卒從
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
寤也願大王孰熟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刑
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刑李是以箕子佯狂接輿
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執察卞和季斯之意而
後後也下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
臣聞比干剖心子胥伍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
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頃蓋如

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將逃秦之燕藉荆
軻首以奉丹事王奢齊去齊之魏臨城自到以卻
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收於燕
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
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在燕
則信白
主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
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謂魏食以駃
騠良馬良馬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
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
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妬士無賢
不肖入朝見嫉妬司馬喜臙腳於宋卒相中山范
睢捐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
之患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
妒人之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
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
百里奚乞於路繆公穆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
而桓公驕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假譽
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
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
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任子罕之計

又休明辯卷之十三 三一

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說而二
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
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疆威宣於此二國豈
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
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蒙是矣不合則骨
肉爲讎敵朱軻象管蔡是矣今人生誠能用齊秦
之明後魯宋之聽則五伯不足稱而三王易爲也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機之心而不說讀曰田常
陳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
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親其讐寺人勃鞞晉
逐文公斬其

文公明辨 天卷之二十三

三二

世疆霸諸侯齊相用其仇管仲射桓公中鉤而一匡天下
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
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而卒車裂之
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
以叔孫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陳仲離三公
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
受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蹠之客可使刺由由
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沈七
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

文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人莫不按劍相眄者何
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屈曲根抵木也輪囷離奇
委曲盤屈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
因至前雖出墮旆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
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
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
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
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
迹矣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
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
文休明辨 不卷之二十三

三二

語不奪不見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
嘉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
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
王何則以其能越讎何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
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率惟廣牆之制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而
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
砥厲名號者不以和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
邑號朝歌邑名紂作朝歌之音與之同名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
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

行以事誦諫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
地窟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事矣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宋真德秀曰此篇
月事太多而文亦淺越於偶儻蓋其病也然其論
議毀之極至有切可多世
成故取之。乃上白訟

訟蓋寬饒書

漢鄭昌

宣帝時蓋寬饒為司隸校尉舉朝無所
避是時帝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
趙主封事切諫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
天下三至家天下家以韓氏官以韓氏官
四時之運成功者法不得其人則不居其
位蓋泰命忽就念吾議以為寬饒欲求神
大逆不自諱大夫
鄭昌上書訟之曰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

文休明辨 卷之三十三

三四

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
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詔史名之屬下
無金碑名曰張名安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
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
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帝不聽遂下寬饒吏
關下衆莫不誅之

訟陳湯書

漢耿育

帝時東湯以言事免為庶人徙
徵煌內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曰
延壽姓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
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

哉先帝宣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號垂歷
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
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趙日
立其功獨丞相臣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
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
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
護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
專主威排妒如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
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
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

文休明辨 卷之三十三

三五

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
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
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
年節儉富饒之畜蓄日又無武帝薦延泉
俊敵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
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
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
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
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
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胥舌為嫉妒之

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
長安

救劉輔書

黃谷求

成帝時劉輔上書諫立嫡后帝使侍御史
收縛繫掖庭獄群臣莫知其故大中大
夫谷永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
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自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
後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咎趙竊
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
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

文獻明辨

廿六

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
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
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
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
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
廣問衷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
臣震驚焉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
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
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此
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矣

其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
也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帝通使繫輔
罪一等論焉
鬼薪終於家

訟王尊書

漢公乘典

成帝時王尊爲京兆尹坐遇使自無辜爲
御史大夫所劾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
孝公乘典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
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
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
坐黜王昌致書門太守
執道賊河內太守群盜寢疆吏氣傷沮泥聞

文獻明辨

廿七

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
賞關內侯寬中姓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
群盜方畧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
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
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
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耰豪彊長安宿豪大
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買人居東市者萬章箭張禁
酒趙放作箭者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
養姦軌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無役使侵漁小民
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

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讀曰服尊

撥利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

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張忠

奏專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

庸違象輿滔天原其所以山御史丞楊輔故為尊

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

常醉過導大奴利家利家梓博其類兄子閔拔刀

欲剽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

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讀曰致奏文浸潤加

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

文本明時不卷之廿三 三八

應侯范誅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

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

起即自魏信讒言以逐賢守起此皆偏聽不聰失

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脩身潔已砥節首向公

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疆誅不制之賊解國

家之憂功著職隆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

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

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

讐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想罪尊以

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

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

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

其死是慙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

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

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

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

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

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

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尊奏天子復以

訟馬援書 漢朱勃

文本明時不卷之廿三 三九

七武時馬援為伏波將軍征交趾嘗解

放實南平意放實大援承以為將軍還載

之一車時人以為珍惟援貴皆望之援特

於重頭會署其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疾

於重頭會署其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疾

因事陷之帝怒追收印綬有上書請援

所載還皆明珠文年帝益怒妻于不敢還

韓同郡朱 號上書曰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

眾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

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

也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按自西州欽慕聖義
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
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
使微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
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
冀路斷隔惟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
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諭羌戎
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兵全帥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
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三 四十

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
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交州問復南討
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
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
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
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比出塞漠南渡江海
觸冒害氣備死軍事名城將絕國土不傳海內不
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歿卒遇三夫之言龐參夷
卿共謂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
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信乎王曰信共日
大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卿耶橫被
去罷遠於市訪臣者過三人願王熟察之橫被

誣罔之讒家屬杜門非不歸墓怨隙並與宗親怖
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憂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
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
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
操孔父殂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
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有北不受投畀有吳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唯
陛下留思堅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
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法施於人
以勞定國能
大災能去大患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三 四一

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陸海內之望臣年已
六十常伏田里感樂布衣彭越之義冒陳悲憤
戰慄闕廷奏報

救朱穆書 漢劉陶

桓帝時朱穆爲冀州刺史宦者趙忠喪父
歸葬安山穆以昭穆王臣偶人樓下御案
驗而收其棺屬帝問之怒穆丁居
於以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曰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志志津茲惡
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
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
天意出是內官咸共患疾謗譴煩興讒隙仍作極

其刑譴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穰同勤禹稷而
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
忿於蒼墓矣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
口含天憲運賞罰使餓隸富於季孫呼翁則令伊
尹頹化爲桀跖而穰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
而好尋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不攝濯天網
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紫趾代
穰校作書奏生通教之有書穰既深矣官中
私語爲先忠先

請封孔子後書

漢梅福

文體明辨一不卷之廿三

四二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
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失賢橫分臣之願
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
有景公之位伏歷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
石之陴涉赤墀之塗當尸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
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民所以
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
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
滅二周東西夷六國隱士不顯伏民不渠絕三統
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舉人以自

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
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
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言其多也所謂存人以自立
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世下繼嗣又微殆焉
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得曰其不稱名
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
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
宗聖庶奪適舊日傳曰賢者子孫自有土而况聖
人又殷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
威雷厲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
免編戶庶人以聖人而欲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
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
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
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
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諫切上氏故終不見納至
以左氏穀平世本禮記制明達
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侯

文體明辨一不卷之廿三

四二

文體明辨卷之廿三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四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章

按劉總云章者明也古人言事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一曰章用以謝恩及考後漢論諫慶賀間亦稱章豈其流之淺廣歟自唐而後此制遂亡今錄四首聊存古體云爾

上災畢章

漢郎顗

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

文休明

入卷之二十四

一

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維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祇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脩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而後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潤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簫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

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脩復太學官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脩事可省減稟陳郵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典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雨水之害又比災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見之南飭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災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

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
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
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
文得賜錢卽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
伏災膏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
府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
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
網疎小網數暗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
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
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

文表明辨 卷之二十四

三

不擇言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
誅右論

慶文帝受禪章

魏曹植

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荅神符誕作民主
乃祖先後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於先王勤恤
民隱劬勞勩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起處是
用隆茲福慶光啓于魏下承統業續戎前緒克廣
德音綏靜內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
大定功海內爲一豈不休哉右慶

爲蕭領軍 拜侍中刺史章

梁江淹

上書皇帝陛下卽日詔書以臣爲侍中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班劍三十人等持節都督如故
峻命在庭光冊充軒虹駿猊服朱戟日見事冊侍
蓋賞對以懷心影若傾中謂臣功乏至道不足以
題象魏績非振民無可以書廟閣半漏未晏中鍾
而驚實忌微庸起乘盛服竊疑國寵頓萃末躬今
宸海順典瓊都咸光調御維新鎔製就始良宜整
變憲經銓明典緯九河式耀三辰載晰不悟陛下
皇靈曲溢大賚斯降而鴻賞之行迺於臣始非所
以騰振遙風激昂品流輿人之誦具聞其黷頻露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四

四

懽祈未阻鑒順今使虔禮青軒謹躬丹墀憂符悵
怡懽錫燕軫不任屏營之情

封二子爲公謝恩章

魏曹植

詔書封臣息男苗爲高陽鄉公志爲穉鄉公臣伏
自惟文無升堂廟勝之功武無摧鋒接刃之効天
時運幸得生貴門遇以親戚少荷光寵竊位列侯
榮耀當世顧影慙形流汗仄側洪恩罔極雲雨增
加既榮本幹枝葉并蒙苗志小豎旣頑且稚猥荷
列爵並佩金紫施崇所加惠及父子陳謝

表上附記

按字書表者標也明也標者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古者獻官於君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三曰表然但用以陳請而已後世因之其用浸廣於是有論諫有請勸勸有陳乞待罪有進書如唐蕭瑀士為中正初進績尚局獻獻有惟薦有慶賀有慰安有辭辭解如晉表是也今不辭有陳謝謝官附有訟理有彈劾李平表今不錄所施既殊故其詞亦異至論其體則漢晉多用散文唐宋多用四六而唐宋之體又自不同唐人聲律時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渾之風宋人聲律極其精切而有得乎明暢之旨蓋各有所長也然有唐宋人而為古體者有唐人而為宋體者此又不可不辯也今取漢以下名家諸作分為三體而列之一曰古體二曰唐體三曰宋體使學者有考云宋人又有笏記書詞於笏以便宣奏蓋當時面表之詞也故取以附焉然表文書於牘則其詞稍繁笏記宜於廷則其詞務簡此又二體之別也

古體

出師表

漢諸葛亮

後主初立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曰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諸日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夫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禁府中禁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文休明辨卷之三十四

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補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一補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一作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陳長史參軍蔣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一有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
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
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昭烈兵敗受任於收軍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
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
憂歎一作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
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一作已足當獎率
一一作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
室還于舊都一作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

七

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規一作益進盡忠言則收之褊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褊允等之慢咎一作以彰其咎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詠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一作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一作泣涕不知所云

再出師表

亮上表曰臣多以爲疑

先帝深慮以

漢賊莫指招烈不兩立王

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一有以先帝之明量臣

之才固當二字一作故知臣伐賊才弱敵疆一有然不

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

而非難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

批征軍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窮日而食

而食四字 臣非不自惜也 顧王業艱難 編安全

爲非計今賊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比進

趙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

文休明辨
不卷之三十四
八

深然涉險被創傷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祖謀

臣不如良張姓平陳姓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

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勅

引以一作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

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

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髮髯孫孫吳吳起起然困

於南陽陽於鳥巢危於祁連偏逼一於黎陽幾則

以不絕而有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

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

夏侯淵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
况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
中中間莽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閭芝丁立白
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
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
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
年則損三分之二也一有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
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
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
持一作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
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
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
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
敗秭歸純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
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能逆觀也

論佛骨表

唐韓愈

憲宗遣使召見佛骨表曰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
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

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
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
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
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
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
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
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
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
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如有佛法明
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

文德明辨 入卷之二十四

十

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
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
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米其後竟為侯景所逼
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
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
當時群臣材識不逮不能深知先上之道古今之
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
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手已來未
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
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

乎今縱未能即行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
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
諸寺遞迎供養臣至雖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
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
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
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
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
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
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若少
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四 十一

臂繒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
也大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異
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上之法服不知君
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
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
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
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
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
祝先以桃茢袪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
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

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
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
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
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
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
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死罪大
臣某

勸進表

晉劉琨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
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四 一二

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
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
賢王渤海公臣匹碑姓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匹
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
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
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
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
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
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碑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司馬肇基景命世祖

武皇帝

司馬

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武惠

是為四聖然惠懷本兄弟故云三葉也惠澤侔於有虞十年過於周

氏自元康惠懷以來艱禍繁興末嘉懷之際氛

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

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傳物克甄誕授

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家宰攝其綱

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望

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

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

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懷

文休明辨元卷二十四三

劫復沈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

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

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

位厠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

主舉哀朔垂上上下泣血臣現臣匹殫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

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或殷憂以啓聖明齊齊

無知齊宗之禍而小白齊桓為五伯之長晉驪有

姬之難而重耳晉文以主諸侯社稷靡安必將有

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

元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明紹

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闕誠

垂典自京畿傾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

雖有夏之遺夷并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

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

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

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自揆時序於上四門穆

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

詩以爲休詠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十四海蒼

生頤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

皇之胤唯有陛下指元帝爲諱孫琅邪王勣憶

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

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

不吟詠微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旣

交華裔之情允洽一用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

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

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邇

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

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

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

溥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莢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現臣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事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四

十五

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宵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現謹遣燕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閭訓臣匹碑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現臣匹碑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求自試

也

魏曹植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

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受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號號仲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名公奭名公不讓無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明文于今矣正值陛下明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四

十六

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遺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舍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

不俟光武叩堅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
右伏劍於鳴轂齊王田千秋左雍四劍首於齊境
越中至齊雍門伏劍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嚙死哉
頸斷死越門引歸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
利臣之事君必以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
冠求試屬國讀條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
年使越欲得長纓其王羈致叱闕北二臣者豈好
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
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
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違味者以
二方吳蜀未剋爲念伏見先帝文帝武臣宿兵年耆卽
世慨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
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
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
屬大將軍曹真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曹休
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
士卒先雖未能擒權姓賊名亮字幼平庶將虜其雄率
剛截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
掛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關猶生之

年也如徵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
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虎荷上位而忝重祿禽
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園牢之養物非至之所志
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忘餐膏袂攘袵
撫劒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
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
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故兵者不可豫言
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
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
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

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
故奔北敗軍之將用而秦晉以其成功秦繆公使
孟明視西
乞術白己丙襲鄭晉兵遮之虜三將以歸孟明視西
晉晉歸三將繆公復其官秩愈益厚之卒敗晉兵
魯莊公時曹沫爲將與齊戰三敗魯懼割地以和
復以爲將莊公與齊桓公盟于柯沫執匕首劫桓
公盡還魯莊公絕纓盜馬之臣赦而楚趙以濟其難楚莊王與
魯臣夜宴獨戒有引王美人衣者美人枕絕心絕
以告于王王命群臣皆絕纓然後舉火後莫敢言
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問之乃絕纓者也秦穆公失
馬野人取而食之公自往見之偏飲之酒曰吾聞
食駿馬肉不飲酒者傷也後與晉戰野人率三百
餘人單力疾闚逐大克皆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
言趙者秦亦趙姓故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王任
互文以避上秦字也

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驎長鳴伯樂昭其能
盧狗悲號韓國人姓名善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
之路以還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
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
之譽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驚
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青毛青毛
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悟主立功何況魏魏大
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
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
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四

十九

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
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
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魏曹植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
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
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
唯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
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

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
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和廣封
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言此
雖始先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言雖有異差親親
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
也伏惟陛下朝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
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群臣百寮番休上執政
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埋之路通慶弔
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
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四

二十

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
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遠甚於路久隔閡
亦隔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觀
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
願陛下沛然垂照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
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道歲
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自司如此則古人之
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
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授授若以臣為異姓竊

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辭國遠游出征也戴

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音得疾也得一號安

宅京室執鞭珥押筆出從華蓋入侍瑩轂承苔聖

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

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

木友生之義終懷慕我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

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

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

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

動天崩城隕霜北梁既死于昔城其妻哭之城焉

而繁之衍仰天哭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爾

若葵藿之傾華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

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

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韓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

令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

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

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伊尹耻其呂不爲

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

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

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懷懷之

文休明辨二卷之二十四 二一

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不轉企舉佇久之心敢復

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陳情表 晉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一作夙遭閔愍凶生孩六月

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一作臣

孤弱躬親一作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

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

薄晚有兒息外無一作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

門五尺之童一作立形影相弔而劉夙

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一作

文休明辨二卷之二十四 廿

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

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

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

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一銷表聞辭不就

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

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一有劉病日馬

欲苟徇一作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

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况

臣孤苦特爲尤甚一作且臣少仕僞朝指蜀漢

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

至微至陋一作蒙拔擢寵命優渥私一作豈敢盤桓

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一作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

區區不敢棄一作能遠臣密一作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一作無報養一作無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一作無所見有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一作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謂一作微志作一作劉僥倖保

卒餘年臣生當隕首一作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布懼之情謹拜一作表以聞一作武帝覽表嘉其誠懇賜奴婢二人使供養之表發於至忠今伯之表出於至孝○以上陳乞

薦禰衡表
漢孔融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一作又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一作時咨熙載群士響臻陛下一作睿聖纂成基緒遭遇厄運一作勞謙日久惟岳降神異人間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視興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覽聞不忘於心性與追合思若痛

神弘羊繼潛計安世一作張默識以衡平之誠不足惟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驚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蜀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

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驟曩絕足奔放良樂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薦劉劭表
魏夏侯惠

伏見常侍劉劭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

集 311-306

獨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替其明
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
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猶久
實為朝廷奇其器量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
納謀帷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
下明垂優游之聽使劬承清閒之歡得自盡於前
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

薦譙元彥表

晉桓溫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
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

文亦明辨三卷之二十四

二五

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
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
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免置絕
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
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穆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
昔奉役有事西土戡李鯨鯢既懸恩宜大化訪諸
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昇浞之墟想王蠋於亡
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
濯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中
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嬰招奸威

相逼身寄處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
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襲勝亡身之禍退無
肆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
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詔者之上務方今
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軍振
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蔽若秀蒙蒲帛之徵足
以鎮靜頽風軌削蠹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晉傅亮

文亦明辨三卷之二十四

二六

臣裕姓言近振旅河渭揚旂西邁將屆舊京威懷
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
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三日次洛
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瓌頓鐘虞空列
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屢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
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
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
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既
開荆棘繕脩毀垣職司既備藩衛如舊伏惟聖
懷遠慕蕪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

奉表以聞

慰國哀表

唐韓愈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憲奄
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
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靈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
凡心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宗痛貫宸極聖
情難居士拘守遠邇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
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慈聖光獻皇后上昇遐慰皇帝表

宋王安石

二十四

二二

臣某言伏以上天降禍太皇太后奄棄大養伏維
皇帝陛下英攀號感慕聖情難居臣限以衰疾在
遠不獲奔赴闕庭

慈聖光獻皇后復土返虞慰皇帝表

宋王安石

臣某言伏承太皇太后神宮復土奄及反虞聖心
傷摧何以勝處恭維太皇太后天助懿德以扶昌
運輔佐保佑功施三朝粵自棄捐官闈爰及襄軍
陛下哀恫夙夜發於至情追奉致隆有益常禮顯
情報德內外殫盡孝治所形人用感歎臣伏限在

遠無緣奔走瞻望闕庭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皇帝表

宋王安石

臣某言伏承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既克禮成
伏維皇帝陛下聖孝終始哀慕難勝日月徂遷禮
有順變伏望少抑至情以幸天下以上

讓中書令表

晉庾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備
邦喪亂隨侍先臣名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
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明龍興垂異常

文休明辨元卷之二十四

十八

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
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闈出總六軍十餘
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
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
日謗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
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成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
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
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
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
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

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臣霍詩史東京六姓實鄧閭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

文休明錄 卷之二十四

二九

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闔之內矣自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其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督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其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惶惶陳丹

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祐辭

潮州刺史史二無謝上表

唐韓愈

臣某言臣以狂妄慙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莫辭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復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剜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

文休明錄 卷之二十四

廿一

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一作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一作年二字正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而一作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恭闕出所稱聖德

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三集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瀾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鱗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一作州南漲海連天毒霧漳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

才學明

三

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為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闕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一作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一作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皇一作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玄宗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一作武烈不剛孽孽臣姦謀蠹居某處搆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伯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

四聖傳序以至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開機闢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一作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十七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年代一作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作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疊自拘海島戚戚嗟嗟

天寶

三

三

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一作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鬼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宋范祖禹曰終唐之世惟卿宗元以封禪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施也

理劉司空表

晉盧湛

唐肅宗時劉琨為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與幽州刺史鮮于仲通等結約為兄弟弟琨計石勒後與四軍有隙王敦密使四軍殺琨于姓四人皆被害朝廷以四軍尚強事申郎唐諸崔悅等上表理琨故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
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
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現在惠帝擾
攘之際值羣后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
統華夷親受矢石超授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
鑒與及駕奉迎之勲現實為隆此現效忠之一驗
也其後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姓司馬以晉川荒
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現受任并州屬
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
之士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

文休明集

入卷之二十四

三

京都失守群逆縱逸邊萌頓什苟懷宴安咸以為
并州之地四塞為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
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為天子沈尋而不隕身死節
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擊
陽沮潰現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
使現從州人之心為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
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毘於平
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為此雖晉人久在荒
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現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
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

也現自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
居三司是以陛下元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
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立澹以章綬節傳奉
還本朝與匹碑使榮邵期約一時俱發又匹碑以
現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現之形漸彰於外現
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請京城以
其門室一委陛下有此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
碑縱凶惡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
勅路次令相迎衛會土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
保稱號隴右士眾甚盛當移關中匹碑聞此私懷

文休明集

入卷之二十四

卅四

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燕鴻臚邊遐奉使請保懼
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
達匹碑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
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
罪是以卷甲褻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麟從弟
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碑親信密告麟波麟波乃遣
人距之匹碑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碑已沒皆憑向
現若現于時有害匹碑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
於兵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碑遂欲盡勒胡晉
徙居止谷現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碑

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現未遇害知匹碑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肯慷慨動於左右匹碑既害現橫加誣謗言現欲闕神器謀圖不_現免迭_現公_現頑凶之思又無信_現布_現懼誅之情踣踣亂亡之際夾有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滅獲之愚所養之智猶不爲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碑之害現_現陛下密詔現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

文林明辨 卷之二十四

三五

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成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碑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_現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碑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現

而已現受害之後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下敕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現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_現其_現姓_現訟衛太子_現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現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_現理_現

文林明辨 卷之二十四

卅六

表中

爲崔相陳情表

唐白居易

臣植言臣有情事久未敢言今輒陳露伏增戰灼臣亡父某官_名某氏是臣本生亡伯某官某_名某官臣今承後建中初德宗皇帝念臣亡伯位高無後以猶子之義命臣繼紹仍賜臣名嗣襲雖移孝思則在上荷命承繼絕之宗中奪私恩遂阻劬勞之報歲月曠久情禮莫伸自去年已來累有慶澤凡在朝列再蒙追榮或有陳乞皆許迴授況臣猥當寵擢謬陟台階爵祿之榮實

有踰於同輩顯揚之命獨未及於先人飲泣茹悲
哀懇兩極臣今請以在身官秩并前後合叙勲封
特乞聖慈迴充追贈倘允所請無幸於斯則臣烏
鳥之心猶再生而展養犬馬之力誓萬死以酬恩
蹟地仰天不勝感咽披陳誠懇煩宸嚴無任惶
懼激切之至謹奉表陳露以聞

為建安王獻食表

唐陳子昂

臣謬籍賤乎叨榮圭社元戎出塞違鳳哀而逾年
班師入朝拜鸞閣而有日而策勛飲臣頻承湛露
之恩獻壽奉觴未中行潦之薦所以白茅微藉願

休明辨 大卷之二十四

廿七

享於鈞臺黃污非誠思奉於瑤水謹輒獻食 百

舉伏知金鷄瑞鼎盈上帝之珍羞玉女行厨畫群

仙之品味以茲菲薄有陋類繁多慙在藻之歡竊

有獻芹之志所願皇慈俯納丹慊復申天子萬年

求慶南山之壽微臣百拜長承北極之恩

賀皇帝即位表

唐韓愈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虔奉遺詔
昭升大位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
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
臣聞王者必為天所相為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

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

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鬯春官齒胃

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又動群聽及

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泣

一舉用俊又流寬姦邪雖虞舜之去四兇舉十

六相不能過也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

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

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

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

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求多福天下幸甚微臣往因

休明辨 大卷之二十四

三人

言事得罪先明守郡一作遠方拘限條制一作不

獲奔走僭慶闕庭無任欣歡踴躍感恩戀闕之至

謹奉表以聞

賀雨表

唐韓愈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

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

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

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有事山川中

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

應期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

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復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宰相賀雪表

唐韓愈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艱屢形詞旨神監昭迺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寶豐懷之嘉瑞銷厲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地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復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變和慙無效用觀斯慶澤實荷鴻休

文體明辨

八卷之二十四

三九

京兆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

唐柳宗元

臣某言今日月中使王自寧出徐州刺史張愔所進嘉瓜圖及白兔兒一并出陳許等州觀察使上官說所進許州連理棠樹圖示百寮者惟天眷命是降百祥惟聖欽承用膺多福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伏以太和所蒸至德斯應圖物獻瑞周於遠方神瓜合形式表縣縣之慶異棠連實用彰燁燁之榮况金風發祥白兔來擾告有秋之嘉應著成歲於神功雜遝紛紛如山斯委人畫登於書

域物咸暢於薰風特况臣感深恩欣逢衆瑞踴躍之至倍萬恒情

為常侍郎賀布衣實群除右拾遺表

唐柳宗元

臣某伏見今日日制除布衣實群右拾遺者臣聞直道之行四方嚮德逸人是舉天下歸心臣伏以寶羣肥遯居貞苞蒙養正學術精果操行堅明讚詠道真以求其志臣頃守藩服特所委知及歸朝廷輒有聞薦庶逃竊位之責以塞曠官之尤豈謂天聽曲從群言無廢况諫諍之職政化是參擢於

文體明辨

二卷之二十四

四十

布衣久無其比周行屢林林敷震驚晦迹寧慮於遺賢懷才盡思於展效臣以性本庸疎動無裨益唯思進拔以報恩榮區區懇誠實貫金石言而不廢微臣敢竊於薦雄德必有鄰聖代式光於尊隄自辟受命冀復面陳迫以疾病接於休假注心蓄念寤寐兢惶無任喜躍屏營之至

為裴相公讓官表

唐韓愈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官承命驚惶竄夷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

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
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已人以爲拙臣
行不疑元和憲宗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
爲宰臣所非移出一作官府廷因一作佐戎幕陛下
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
重受恩益大厚一作顧已益一作慙苟耳目所聞知
心力所迫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
之微而譏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
臣一作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一作臣誠見陛下具
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

才

卷之三十四

四一

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
地實群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
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
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
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竊逆所離闕於防虞
幾至斃踏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
列未知所措祗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
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
湯舉伊尹於庖厨高祖登傅說於版築周文用呂
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耻蒙光去辱居

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
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
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
未盡游郊數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
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
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
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迴所授以
協群情無任懇款之至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唐杜牧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書除臣某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祇奉成命進退失圖捧詔兢惶銜恩戰慄

文

卷之二十四

四二

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書生仕逢聖代掌綸
言於西掖作藩守於名邦自顧才能已是踰越陛
下獎遇不次拔擢過分一作開典貢地官掌財咸無
政能粗免憊闕及擢爲筦擢累受寵榮雖竭盡疲
驛欲裨萬一而才智疎拙不效涓塵夫宰相之任
前賢有言如涉川有舟如幽室有燭代天理物爲
人具瞻豈伊小臣而膺大任今朝廷髦俊並作名
德森然或多歷庶官或皆有功實或四方屏翰已
著勲勞舉國用之無不可者如臣凡淺豈宜委佳

伏乞俯迴天鑑更擇時賢必能舟青帝圖金玉王
度使微臣無尸祿之計聖主有得賢之名非唯微
臣獲安實亦天下幸其無任惓惓血誠之至

為宰相元謝官表

唐白居易

臣某言伏奉今日日制書授臣守本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者殊常之命非望之恩出自宸衷加於
凡陋踈駭震越不知所為中書臣伏惟近例宰相
上後合獻表陳謝臣今所獻與眾不同伏惟聖慈
特賜留聽臣伏聞玄宗即位之初命姚元崇為宰
相元崇欲救時弊獻事十條未得請間不立相位

文休明辨 元本之二十四

四三

玄宗明聖盡許行之遂致太平實由於此相姚崇
崇知帝銳於治乃先設十事以堅其意曰垂拱以
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青
海未有幸復之悔臣願不倖過功可乎比來千
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
氏臨胡喉舌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賢不與政
可乎咸里貢職以自煩于上公卿方冀寢亦為之
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刑事
序荒雖臣願成屬不任臺省可乎先賢發大
臣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
逆二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帝上皇造金仙
真時觀費銀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
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拜命陛下視
今日天下何如開元天下微臣自知才用亦遠不
及元崇若又僂俛安懷因循保位不唯恩德是負

實亦軍國可憂臣欲候坐對時便陳當今切事下
救時弊上酬君恩臣之誓心為日久矣陛下許行
則進不許則退進退之分斷之不疑敢於事前先
此陳啓况臣才本庸淺遭遇盛明天心自知不因
人遷擢居禁署訪以密謀恩獎太深讒謗並至雖
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黷宸聽合當死責豈意
憐察曲賜安全螻蟻之生得自效日今越流輩授
以台衡拔於萬死之中致在九霄之上捫心撫已
審分量恩陛下猶不以衆人之心待臣臣豈敢以
衆人之心事上皇天白日實鑒臣心得獻前言雖

文休明辨 元本之二十四

四三

死無恨無任感恩懇款之至

忠州刺史謝上表

唐白居易

臣某言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勅旨授臣
忠州刺史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當日上訖殊
恩特獎非次陞遷感戴驚惶隕越無地臣誠喜誠
懼頓首頓首臣性本疎愚識惟褊狹早蒙採錄擢
在翰林僅歷五年每知塵忝竟無一事上荅聖明
及移秩官寮卑冗踈賤不能周慎自取悔尤猶蒙
聖慈曲賜容貸尚加祿食出佐潯陽一志憂惶四
年循省晝夜飲食未嘗敢安負霜枯葵雖思向日

委風黃葉敢望春豈意天慈忽加詔命特從佐
郡寵授專城喜極寬驚感深泣下方今淮蔡底定
兩河又寧臣得為昇平之人遭遇已極況居符竹
之寄榮幸實多誓當負刺慎身履冰勵節下安凋
瘵上副憂勤未死之間期展微効踴身地遠仰首
天高螻蟻之誠伏希憐察無任感激懇款彷徨之
至謹遣某官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謹言

為建安王謝借馬表

唐陳子昂

臣攸宜言伏奉聖慈勅借臣廐馬四匹星旗方列

名狀明辨

四五

天馬忽來祇拜恩榮并躍燕集臣名懸白馬陣昧
青龍徒憑廟勝之威竊總元戎之首皇師久露凶
羯未俘方欲親負干戈身先士卒金山深入期突
厥之功玉壺遂臨叨得駿之賜昔開東道今見西
來感燕骨而長鳴君恩罔報向朔雲而驤首頓頓
方擒坐馳千里寔愧三軍寵貴非圖榮多增懼

為揚湖南謝設表

唐柳宗元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長樂驛設首
恩榮特殊宴飲斯及顧茲厚禮猥集微躬臣某誠
懼誠慶頓首頓首臣以多幸屬此昌時任重方隅

職忝文武甘受素餐之刺知無肉食之謀以憂以
惶寤寐無措豈謂鴻恩繼至豐膳爰來陸海兼陳
飴醴皆設庶當奉揚聖澤覃布遠人流愷悌於皇
風均乳哺於赤子少陳微効上答殊私無任感恩
欣躍之至

以上附謝

文體明辨 不卷之二十四

四六

文體明辨卷之二十四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五

表下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宋體

南郊進奉表

宋王安石

臣某言伏以郊兆宗祈臣工顯相慶九畿之藩屏
備萬物之貢輸前件物掌於邦財欽自民職竊祝
燎種之盛式脩幣獻之常

皇太后加尊號鈐司賀皇帝表

宋文天祥

文體明辨 卷之二十五

重明以繼大人瑤圖垂慶介福而于王母玉冊有
光瑞溢簾帷重關宗祏中賀恭維皇帝陛下敬仁
成性曆數在躬維后綏猷蹈堯舜之孝弟因親教
愛奉任姒之肅雍宜申慈極之尊式表聖倫之至
臣叨燕兵轄隄企陞簾贊長信之徽稱已光漢制
頌塗山之丕訓益大禹功

賀立皇后表

宋蘇軾

續女維莘倪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人神臣聞三
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維關雎正
始之風具既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

維皇帝陛下自誠而明維磨作聖輯寧夷夏德既
茂於治朝輔順陰陽政兼脩於內職既膺大慶益
廣至仁下逮海隅夫婦無有愁嘆上符天造日月
為之光明受祿無疆與民同樂

皇子賜名額州賀皇帝表

宋文天祥

家有嚴君托中興之昌歷天以聖子作大國之宗
藩喜溢宮闈慶關宗祏中賀恭維皇帝陛下懋昭
聖德厚正人倫保天命以宜君四方無侮貽孫謀
而翼子百世可知爰錫嘉名載敷大號敬哉有土
肇基二水之邦格于皇天式應三星之曜俾耆而
受長發其祥臣縻跡侯方傾心魏闕監土成憲願
垂謨烈之休啓我後人益壯本支之盛

皇子進封左衛上將軍嘉國公賀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東朝保艾方隆堯母之仁西國分茅式篤文孫之
慶兩宮喜色萬宇歡聲中賀恭維壽和聖福皇太
后陛下德厚慈元神怡長樂尊之至也上承祝膳
之勤宜爾繩兮下適舍飴之趣瑤池日永玉葉春
濃臣遠被繡衣瞻瞻綵伏于其王母知介壽之來
崇佑我後人願丕圖之有衍

皇女進封同壽表公主賀皇帝

宋文天祥

乾見大人道夙隆於乾體異為長女命愛寵於異
申喜溢宮庭歡騰海宇中賀竊維興君之際必有
積善之餘播在正風則曰王姬之美陳于小雅是
為女子之祥無非歌福祿之同于以表國家之盛
恭維皇帝陛下和順而理溫柔以容苞體深仁既
茂縣瓜之昃岡陵厚積復培穠李之華始封爰遷
於嘉名選祉永齊於聖壽臣跡縻使事身隔賀班
親愛如家遙贊人倫之厚肅雍迪教通觀土道之

宋文天祥

三

成

乾會節額州賀皇帝表

宋文天祥

一人天拱適符龍御之亨萬國雲從共慶虹流之
瑞系隆宗社福被宸瀛中賀恭維皇帝陛下曰睿
日聰乃文乃武金甌有永紹寧人大寶之休翠蹕
早朝娛太后萬年之壽當高呼之華旦總夢月之
佳辰兩宮同時千載盛事臣猥叨分竹彌切傾葵
奉玉卮之恭阻綴班於北闕通銀臺之奏但申頌
於西崑

天中節賀表

宋陸游

化國之日舒以長運啓千齡之盛天子有父尊之
至心均萬寓之驪敢即昌期虔申壽祝中賀恭維
太上皇帝陛下宅心清靜受命溥將協氣薰為太
平華夷衡莫報之德孫謀以燕翼子宗社侈無疆
之休誕敷錫於下民丕靈承于上帝臣方馳使傳
阻綴朝班望睟表於雲霄敢恨微蹤之遠被頌聲
於金石尚希薄技之陳

壽崇節兵馬鈐轄司賀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金闕日長尊處宸闈之極玉卮春滿誕膺法駕之

宋文天祥

四

朝凡在式園率均擊壤中賀恭維壽和聖福皇太
后陛下心遊恬淡德著慈仁隆周召之風人倫既
正養黃老之性毋道獨尊皇穹中至之休壽命
衍無疆之算臣猥分郡組共貳戎韜迹遠軼稜惟
幄踰瞻於長樂忱同葵藿笙歌第想於承華

天瑞節鈐司賀皇帝表

宋文天祥

謳歌與子方開捧日之祥福祿宜王初紀流虹之
慶光生宗社歡溢堪輿中賀恭維皇帝陛下天德
生知乾元首出載震載夙膺天地之珍符繼聖繼
明正春秋之嫡統當理光之瑞節際金顙之昌辰

臣分虎有嚴拊驚欲舞呼玉卮之萬歲除贊下休
進金鑑之千秋嗣碑臣職

馮翊郡君連氏等賀皇帝南郊禮畢表

宋王安石

伏以廟饗蠲絜郊柴昭報仰格神靈之饗俯均夷
夏之歡中賀伏維皇帝陛下道協欽明德蕪神武
攬御今之皇策考嚴上之帝儀禮威盛容茂實存
乎六世恩典徽數資井及於萬方妾備數先朝叨
榮中禁親逢累洽竊用交欣

德妃苗氏上賀皇帝南郊禮畢表

文休明詩 卷之二十五

五

宋王安石

伏以靈承廟祏祗載郊丘既來萬國之歡遂格三
靈之祐中賀恭維皇帝陛下徇齊成性睿廣膺期
神罔時恫方紹休於大業聖為能饗乃獲考於上
儀妾逮侍先朝親逢盛事觀瞻有煒欣賴實多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

唐柳宗元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某日内出劍南所進嘉禾圖
及陝州所進紫芝草示百寮者珍圖煥開瑞彩交
映遐邇偕至福應攸同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
首伏惟皇帝陛下緝熙至道保合太和惟天發祥

地不愛寶嘉禾擢質靈草抽英獻於王庭唐叔懋
同穎之異薦諸郊廟班史謝連葉之奇既呈疑疑
之祥更覩煌煌之秀豐年斯著聖壽用彰飲和之
人歡拊無極臣優游至化披翫殊姿慶林之誠倍
萬恒品

為王京兆賀嘉蓮表

唐柳宗元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其率宣聖旨出西内神龍
寺前水渠内合權蓮花圖一軸示百寮者祥圖煥
開異彩交映贊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之同歡臣某
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慶

文休明詩 卷之二十五

六

傳種德陶陰陽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吉慶每見
於天心發祥必自於禁掖是使雙華耀多連帶坐
芳香激大王之風影耀天泉之水煥開官沼旁映
給闕靈貺應期天龍護聖寶曆夏超於小劫神功
允洽於大千臣某獲觀昇平濫居榮寵聞瑞應而
稱慶仰績事而增歡

賀赤烏白鵲表

宋汪藻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凝丹素以成形成
若相符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來非偶然中賀
伏以烏本陽精鵲知歲事方聖祚紹隆於火德通

天時應在於金穰宜爾珍禽呈茲瑞質孝能致嘯
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鶯鵲羽毛之潔用明諸
福之畢至孰謂二蟲之無知恭維皇帝陛下保合
太和緝熙純嘏跂行喙息皆安性命之情岳貢川
珍肅發乾坤之蘊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采以
成章乃同時而薦祉徊翔有煥協周家王屋之符
粹美而真與莊子彫陵之見一作周穆王時之見
彈而雷之觀一彈方得美陰蟬蟬執臂而傳之異
體從而利之莊子謂彈而反其大處人遂而論之異
反入三川不庭中子問之問曰吾遂而論之異
身異鶴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處人以吾為異吾
所以不餌九重之有托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一 五

七

近司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巢同類
求將以來儀之鳳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宋呂祖謙

皇極之主疇既叙於特寒豐年之冬兆光占於積
雪繽紛六羣貫冒九圖中賀恭維皇帝陛下綏靜
嘉師財成元化嚴凝西北欽義氣以方升疆理南
東瞻同雲之已合瑞呈禹甸喜溢堯衢岳等幸際
昌辰欣逢休應授簡而居客右雖慚梁死之辭為
樂而與民同請上齊宮之對以上
大行皇帝升遐鈴司慰皇帝表

王宜日中方慶垂衣之治父有天下遽傳憑几之
宣宗社憫凶幅員哀痛恭以大行皇帝王道正直
帝德簡寬奉長樂之清溫丕昭仁孝聰通英之勸
誦適紹文明方嗣服於萬年胡委喪於一旦烏號
罔極龍御何追中恩恭維皇帝陛下聖德升聞孝
思未慕重華協帝方過密於八音冢宰總官將諒
陰於三祀願少紓於聖抱以弘濟於皇圖臣遂領
戎輶哀傳國疚阻仰奔問惟重摧傷

啓殯慰皇帝表

宋文天祥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五

八

三年諒陰不言悲深翼室七月同軌畢至告啓敢
塗遠日戒嚴終天增慕中恩恭維皇帝陛下外勤
謀廟內奉臨朝制爰舉於因山龍輜將駕情求懷
於陟岵鳳紼奚追願寬劒舄之思益重基圖之託
臣獨縻斗壘阻慰宸庭

啓殯慰太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居長樂之漢宮未懷鶴駕卜會稽之禹穴垂戒龍
輔悲結慈闈痛均薄海中賀恭維壽和聖福太皇
太后陛下憂勤德備擁佑功高百世可知首正貽
孫之則七月而葬豈勝思子之懷願東望以節哀

重外朝之同御臣身縻乘障跡阻趨班

發引慰皇帝表

宋文天祥

鸞車既駕陟岵哀深龍匣畢塗崇丘制舉新宮求
闕異室增傷中慰恭維皇帝陛下思道諒闇送終
哀感屏喪讀葬禮不愆復土之期因山不起墳尤
切望陵之感冀少寬於孺慕以丕重於宗祧臣縻
跡侯藩傾心宸陛

發引慰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國謹重喪龍棺就殯徑襄大事鸞掖興懷海宇同
哀山陵告備中慰恭維皇太后陛下憂勤孔夙哀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五

九

感謹終鳩納佑諸悵虞琴之已遠會稽咫尺望禹
穴以奚追願紆既葬之悲式相維新之治臣承流
有守伸慰無從

大行皇帝百日慰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雲升梧野頓隔千秋日短黃階爲言十浹委裘禍
迫捐袂哀深中慰恭維皇太后陛下教盡人倫慶
隆母道雖易月以日難窮伉儷之悲然薦子於天
正重構持之託願俯從於中制用式副於群情

禪祭慰太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袞衣萬歲痛隔終天禪服一朝權從易月感時憂

繼半土盡傷中慰恭維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
德著寶祐功藏金匱撫鼎湖之龍去子保何追懷
豐水之燕胎孫將有衍願副普天之望式紓慈極
之悲

大行皇帝再期慰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望斷乘雲悵龍驂之浸邈制嚴易月愧鳳曆之再
周凡錫禧持式同追慕中慰恭維皇太后陛下承
天功大與子仁深雖悼舜陟方不替蒼梧之望然
開周嗣歷方隆豐芑之休願少抑於哀悰用未綏
於神器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五

九

慰正旦表

宋蘇軾

嗣歲將興雖有作新之慶舊穀既沒共深追遠之
思凡在照臨舉增懷慕中謂恭維皇帝陛下道躋
堯禹行比騫參方受圖於三朝明發不寐念御籙
於雙日孝思奈何幸寬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

正旦慰太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正月始和律更太族昊天不弔痛在思齊歷數維
新宮闈孔惻中慰恭維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
爲元氣母與太極滋孟春而戒道人撫時其邁上
日而受文祖擁治方新願寬丕子之思益重神孫

之託臣獨廢宣化阻慰履端

宋周必大

亞歲甫臨方講漢儀之舊微音浸遠共深文母之思遙知睟穆之光正切哀恫之慕中恩恭維陛下道同堯舜行過淵濤罷長樂之壽觴深悲節物望慈寧之總帳益動孝思願實追遠之懷庶對履長之序

冬至節贛州慰皇帝表

宋文天祥

一陽來復感駒隙易之沅三祀諒陰悵烏號之窹邈愴深履戰悲著羨牆中恩恭維皇帝陛下清明

宋文天祥

十一

在躬恭默思道水有源木有本方嚴祭祖之時霜既降露既濡不替思親之念少抑居諸之慟仰膺付託之隆臣遜守遐邦阻班嚴陛誦先王省方之戒願謹起居乘諸侯謀廟之忠聿懷奔走

冬至節贛州慰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復陽在地氣應黃鍾坤德承天悲深素輶六官增疚萬宇求懷中恩恭維皇太后陛下長信宅尊思齊繼美手扶宮日坐占千歲之長日斷臺雲尚想九疑之遠願紆哀於僊極以求翼於皇圖臣遜守

江城附瞻禁闕

駕幸河北起居表

宋楊億

羣幕脩誅鑾輿順動羽衛方離於象魏天威已震於龍荒慰邊鄙後后之心增壯士平戎之氣臣聞涿鹿之野軒皇所以親征單于之臺漢帝因之耀武用殲夷於兇醜遂底定於邊陲五材並陳孟去兵之未可六龍時邁因犯順以必誅矧朔漠羣妖腥膻雜類敢因膠折之候輒爲烏舉之謀固已命將出師擒俘獻馘雖奪明王之帳未焚老上之庭是用親御戎車躬行天討勞軍細柳之壁巡狩常山之陽師人多寒感恩而皆同挾纁匈奴未滅受

宋文天祥

十一

命而孰不忘家行當肅靜塞垣削平夷落梟冒頓之首收督亢之圖使遼陽八州之民得聞聲教榆關千里之地盡入提封蛇豕之穴悉降干戈之事求戢然後登臨瀚海刻石以銘功陟降云亭泥金而典禮遠追八九之迹永垂億萬之年臣忝守方州莫參法從空厲請纓之志慙無扈蹕之勞唯聆三捷之音遠同百獸之舞

以上

辭樞密副使表

宋歐陽脩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仍加食邑實封散官勲賜如故者成命

始行驟驚於衆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臣某中
謝竊以樞要之司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贊於萬
機禮遇均隆號稱於二府顧任人之得常失繁國
體一作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臣器能甚
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古學
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在侍從間嘗論
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
短而萬分無補徒屑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
全既不適於時宜唯可置之閒處故自叨還禁署
逮此七年憂乞方州幾于十請瀝愚誠而懇至被

天恩明

天卷之二十一

一三

明詔之丁寧雖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群賢
在列敢懷希進之心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急
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並選憐舊物以下遺
然而致遠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
自知者猶得爲明敢冀睿慈察其迫切俾回渙施
更選倘良如此則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
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

宋歐陽脩

受寵若驚况被非常之命事君無隱敢傾至懇之
誠仰黷高明唯知踴躍臣某中謝伏念臣性安庸

近識局昏冥學古自愚非有適時之用論材甚薄
豈堪任重之難徒以荷先帝之誤知自孤生而後
擢犬馬未報但虞填壑之有時矧忽遭遽歎攀
髯之莫及而屬皇月繼照聖治維新送往事居
策疲驚而自勵進思退補未知罪戾之所逃至於
貪踰分之寵榮冀無功之爵賞非唯愚慮所不敢
及顧有公議其將謂何而甫茲彌年再以增秩方
命書之如下駭群聽以生疑此臣所以剖瀝肺腑
不能自止彷徨夙夜莫獲偷安伏望皇帝陛下回
日月之餘光廓乾坤之大度察其悃悃一作假以

文休明

二十五

十四

矜寬鉅成命已行國體當嚴於出令而從人之欲
天高或幸於聽卑特收渙汗之恩以息誼譁之論
庶安常業誓畢愚衷

再乞罷宣撫使表

宋李綱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罷知樞密院
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官觀
一次再降詔書不允者危誠上達方冀斧鉞之誅
溫詔俯頒未遂丘園之請敢再陳其懇悃庶仰冀
於矜宥一作謝伏念臣一介書生不習兵事忘身徇
國雖堅衛上之心制勝運籌初乏折衝之略誤蒙

天獎俾長樞庭出分闡外之權未迪師中之吉雖
聖恩寬大必將赦三北而用孟明然公議沸騰豈
肯以一戰而恕房琯與其招人言而得罪曷若控
君父而乞身往城于方宜有赫赫之南仲在泮獻
誠必資矯矯之虎臣自度升才請避賢路伏望皇
帝陛下容之以天地之量燭之以日月之明憐臣
勞瘁而無補於事功察臣精誠而有志於忠義進
以道而退以禮不使鞠躬保其始而全其終庶令
隕越則臣誓堅素守仰戴鴻恩失東隅而收桑榆
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爲期以報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五

十六

謝皇帝登極赦文表

宋文天祥

日月重離開國家之休運雷雨作解溥天地之至
仁萬邦咸休一人有慶中賀恭維皇帝陛下堯文
光宅舜德出寧神聖爲君丕受皇天之命春秋立
嫡聿昭正統之宗爰肆眚於端門示湛恩於熙代
臣猥分銅虎踰企金雞大人繼照四方聳觀初政
皇極敷錫五福第奉寬書

謝授新安郡侯表

宋汪藻

臣某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敕文授臣新安
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者禮洽中天慶覃外服

猥奉十行之詔就加五等之封中謂伏念臣積冒
恩私浸踰分願昨投閒於異縣蒙起廢於偏城久
客還家方憇南飛之鵠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
雖滲漉以惟均何遭逢之獨異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調攝萬類藩飾群工屬宣室之受釐鑒寢區而
蒙福臣適臨本郡仍昨鄉州宋人泝泝以得封望
胡及此漢將銀黃而夸里榮乃過之寵既逮於子
孫忠敢移於生死

謝直集賢院表

宋夏竦

北門禁省給青簡以試言東觀直廬降紫泥而命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五

十六

職莫追假人之刺彌彰遇主之榮竊以承明設待
詔之官寔漢朝之芳潤嚴正啓脩書之院乃唐氏
之英華濬圖書之淵敞龍鳳之宇自非弓裘繼世
置句名家通授義昇似之靈篇閑書笏珥形之故
事則何以繼成康之美頌考宣武之懿文陪法從
於甘泉奉宸游於屬玉况當聖日允屬簡求如臣
者學不傳經文非近史青青子佩雖見刺於勞心
翹翹錯薪亦濫期於刈楚筮仕勝衣之歲薦名象
日之畿方傳帶以觀光遽墨衰而公牒尋遇國家
誕敷尺詔增廣六科方樓枳以徒勞遂上封而自

薦始較文於藝苑旋試可於鼎司亟趨文石之墀
遂忝廷英之問擊轅度曲敢望於九成繁帶分墉
俄登於百雉陞象河之屬吏佐分虎之方州爰受
代於仄時遂歸朝於幄坐典陳東之栗閣山黍之
丘區從九九之車總絲棼之案牘暨還銜睢壤舍
爵太官既諧引藉於金閨將佐于藩之熊軾又慮
沈迷簿領廢墜簡編負公朝振舉之科臺聖主詳
延之意遂殺青而奏技果出綍以推恩禁林俾試
於雕蟲書殿遽令於抱輶閣上帝之冊府目眩星
辰祭道家之蓬山足踐雲氣奉長者之餘論與先
文亦明辨 天卷之二十五 十七

生而並行分直石渠地接嚴更之守縱觀金匱門
連著作之廷載惟螻蟻之軀莫報乾坤之賜恭維
尊號皇帝陛下事寢廟以至孝奉靈祇而克誠流
鴻藻於絕垠鏤景炎於往號以文明而行健體柔
克以居高縱觀唐漢之大猷備舉黃虞之故實睿
藻和而六同韻天章麗而五佐飛帙崇務廣於斯
文獎擢不遺於小道遂使至孤之士獲塵非次之
恩東陵遽擬於西山羔裘遂登於狐腋歌衛風而
合雅藹齊紫而雜良誠富潔節於素絲敢不盟心
於白水益三緘而出話彌九復以窮經求冰淵惕

厲之心奉日月照臨之鑒庶道素餐之謗仰醇明
主之知愧懼所深兢惶不已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表 宋歐陽脩

職清書殿寔爲儒者之榮望峻天臺仍忝刑官之
重內循謫薄仰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質迂
愚粗知業履因時幸會遂竊寵靈無矜賞補闕之
勤常陪法從非大冊高文之手久廁翰林晚綴宰
寮俾聞國論荷三朝之眷遇每察懦衷幸四海之
清平得容尸祿居滿盈而不戒積災釁以自貽屬
聖統之嗣興赫皇明而繼照詎言詰服已大釋於
文亦明辨 卷之二十五 十八

群疑危跡保全俾不虧於素守犬馬合思於報效
桑榆奈迫於衰遲屢貢懇私上千聰睿遂蒙開允
俾解繁機然而晚節餘生本期避寵清資顯秩益
更貪榮被優渥之非常但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伸御極亭育推仁閔孤拙之勢危無
容自立謂疲驚之力竭難責遠圖曲軫至慈俯從
誠請仍憐傳物特示殊恩顧非木石之頑宜識乾
坤之造颯然素領雖難強於筋骸皎若丹心猶自
期於塵露

謝除翰林承旨表

宋蘇軾

使星下燭生蓬華之光華天澤滂流及桑榆之枯
槁國有用備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
雖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
政文武並用或成頗難牧李之功邪正雜居至有
伍王王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鑾
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
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
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
亡及召而還恍於夢寐交親迎勞井邑聚觀驚華
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報宜投閒散以養衰殘豈
文休明辨二卷之二十五 二十

期過採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德同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
於舜孝才難之嘆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懼孤
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
全始終錄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
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

謝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表

宋周必大

宗伯綴文昌之坐已高曳履之班翰林依華蓋之
星尚玷演綸之直當聖主謹持於公器獨愚臣常

媿於私人中謝瞻城南尺五之大致身無路想玉
階方寸之地通籍幾年况乎出入禁嚴周旋侍從
論思獻納日通清光衣被服成歲叨微數向匪負
一時之望安能符衆論之公如臣者學不足以知
方才不足以應務家壁四立甘為窮陋之民君門
九重敢起躋攀之念忽拜便蕃之命疊加優異之
恩帥屬春官先貳卿之舊次摘文禁苑忝四命之
新榮煥寶帶以章身飭繡轡而驚駿正使實蕪數
器尚虞稱塞之難矧伊初乏寸長何意超踰之甚
周章就列俯仰懷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協舜
華志恢禹迹明明在下雖洞照於群情浩浩其天
每包涵於萬彙率稍捐於爵秩恐或棄於菲葑遂
致凡才亦塵顯仕臣敢不悉其思慮稱是寵褒號
令文章期助漢家之制討論潤色勉希鄭國之賢
荷追素餐豈酬洪造

手詔令視事謝表

宋王安石

謫議升聞已賴舜聰之豁達懇誠上訴更煩周詰
之丁寧竊以作威者主之權待察者臣之禮蓋雖
蒙非常之厚遇亦將避可畏之煩言臣志尚非高
才能無異舊惟所學之迂闊難以趨時因欲自屏

於寬閒庶幾求志維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陛下即政之初輒慕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郡歸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合即知素願之獲申瞻聖日躋更懼淺聞之難副重叨殊獎忝乘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冒恩而輕就實恃明主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疑人習玩於久安吏循緣於積弊竊言不忌誠行無慙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華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為以物役已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人則事功無必成之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五

二

望恐上辜於眷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末光亦冀相成於薄効比聞獨斷謂合金言但輸承命之忠遂觸招權之毀因請避衆賢之路庶以厭異議之人伏蒙皇帝陛下敦大蕪容清明旁燭賜之神翰諭以至懷君臣之時常千載而難值天地之造豈一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明之運

謝宣召入院表

宋真德秀

伏以來從南服未宣民版之勞召寘北扉猥被宸綸之寵光生里巷榮動簪紳竊觀列聖之用人唯

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忤旨而暫閒終必弃瑕而復用脩

除翰荒在環滁出守之餘軼性侍禁庭亦赤墀

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

長乃登邃巖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弗競賴拙自

將掌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越俎迨陛下初元之

再命竟許循牆以馳驅州縣之頻且廢弃山林之

久見聞淺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已甘終若

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辱

清衷之妙簡獲玷久虛之選幾成三入之榮茲蓋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五

廿二

伏遇皇帝陛下肆筆成文解絃更化志孚群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邊陲或訪河西之事必有端良之彥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俾承人乏臣敢不益堅晚節思荅隆知賜官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錄金鏡而任進賢之要實所自期

謝泉州到任表

宋汪藻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浙敗同於他國問蠻夷之俗褰帷如在於中州責重捫心思深隕涕中謝伏念臣昨從詞館叨領守符素號迂疎無問馬及羊之智乃蒙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

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力祈罷免反冒
遷除雖賣劍買牛老猶堪於渤海然與頭見日身
益遠於長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覈百工照臨
萬國眷方隅之瀕海須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
綏遐俗況今閩徼莫盛泉州旣旁接書文之同當
尤懲獄市之擾臣敢不仰遵寬大俯厲衰殘講求
百粵之宜參諸禹貢奉上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求州謝表

宋范純仁

臣某言准告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求州安置已
於今月十一日到求州訖尋愚誤國痛往咎之莫

文林明辨 卷之二十五

一三

追望哲當天詎明刑之可這曲從寬典止竄遐陬
泣血銜恩墮心知罪中謝伏念臣器能淺陋學術
迂踈籍閭閥之餘資竊朝廷之顯仕度才量力每
深負乘之憂冒寵叨榮果積山嶽之雲摧髮宜尸
於兩觀分符尚玷於一麾未正嚴科難逃公議諒
惜陛簾之體特寬斧鉞之誅貨其桑榆以禦魑魅
身縈篤疾已傷兩目之盲舟覆長江僅救全家之
溺旣緣自取爲幸猶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
照臨乾坤覆載法比漢章之約仁同湯網之開矜
臣簪履之餘曲加涵育憐臣帷幄之舊尚俾生全

致是延殘苟延視息臣敢不刻肌遷善沒齒思愆
求同湖海之民均被唐虞之化餘齡向盡唯冀於
首丘洪造未勝敢忘於結草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宋范仲淹

臣某言近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慈以臣等在中書
日行遣李墨男公事不當特放罪者其位之材早
虧於國論大明之照終示於天慈爰霽震霆允爲
渙汗臣中謝向以昧陋參于幾微心則首公智非
周物日視四方之奏類多庶獄之疑而有告訐以

文林明辨 卷之二十五

二四

言情僞未究妖兇旣斃證左弗完上開三面之仁
在刑惟恤僉重一成之議至失不經多歷歲時向
騰牒訴伏蒙皇帝陛下川澤廣納日月委臨察其
無他怨茲不及天地之私至大丘山之戴何勝敢
不再省前尤一心後効少贖失中之咎用敷報上
之誠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慶曆七年曆日表 宋歐陽脩

臣脩言本州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慶曆七
年曆日一本者天序方周王正肇建凡爾守邦之
吏皆蒙頒曆之恩匪以爲私蓋遵彝典臣某中謝

伏維尊號皇帝陛下乾坤履載日月照臨不言而四時行有作而萬物覩而乃考覽氣象精窮天人著爲玉曆之又以協明堂之政丹車所至正朔咸加雖被謫以窮居亦以時而受賜臣取不虔遵聖訓順布民時上副欲治之心少逃曠官之責一作

曆日謝皇帝表

宋文帝

乘龍御以紀年一元正始詔虎城而頒朔千里承休敬授人時對揚上命中庸恭維皇帝陛下明哲作則曆數在躬欽若昊天熙春夏秋冬之續建用皇極協兩陽寒燠之疇乃誕布於成書以昭垂於

宋文帝

二五

新治臣藩宣有恪播告惟恭錫厥庶民順中星而平秩佑于一德歌化日之舒長

謝賜生日禮物生餽表

宋玉珪

詔函俯暨臺館申頒維衡弼之異恩動里閭之殊觀伏念臣所懷寒淺自奮羈單方少而孤每感劬勞之日其生也幸得遭熙盛之朝遂以區區投老之身而處赫赫具瞻之地與圖邦政固無經遠之謀式燕私門史誤養賢之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寵綏近辟不冒庶工謂臣則憂樂宜均而上下相求則報施爲重幣纒實寵寵已厚於解衣

餽粟盈庭愧有加於浮食敢不內竭朴愚之守上酬獎顧之深

謝賜金帶衣馬表三首

宋蘇軾

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駟駿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俯俸流汗交并中謝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帛而自薦偶忝緡紳駕款段以言歸終安吹竽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覽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緡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於虛谷不遺寒陋亦被光華攬佩

宋文帝

二十五

二六

以思遂識斷金之義舉輒自誓敢忘希驥之心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執鞭請事顧影知慙恭維皇帝陛下禹儉中脩堯文外煥長轡以御率皆四牡之良所寶唯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輯事功而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欽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命服斯皇詩詠周文之德康侯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惠澤所加臣工知勸中謝伏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疎矧茲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羨荷寵章之

蕃庶人以爲榮顧形影之支離臣准自愧此蓋伏
遇太皇太后陛下知人堯哲徧物舜仁時遣拾遺
補過之臣出爲承流宣化之任子衣安吉不待請
而有之我馬應蹟蓋知榮而賜者敢不勉思忠蓋
務報恩勲永爲廐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獄市之
寄以副上心

謝賜衣襖表

宋蘇軾

齊官三服已寘卒歲之憂漢札十行更佩先春之
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中謝伏以禮著始裘詩歌
無褐適陞更戍本爲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軫聖

文在明辨 天卷之二十五

二十七

神之念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恭維皇帝陛下廣運
聰明力行恭儉威風旁振方戰慄於大驕丹詔下
融遂流漸於河凍既無功而坐食實有德於解衣
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
肅情媮庶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鵠之謂

謝賜鞍馬表

宋李綱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馬二疋金鍍銀
開裝紫繡鞍轡一副烏銀裝蕃鞍一副者使命來
臨天威在望申遣左璫之重載頒內廐之良佩服
恩榮祗深漸懼中謝恭維皇帝陛下端一心而觀

萬化操八柄以馭羣臣念其驅馳之勞錫以駢蕃
之寵壯元戎之十乘解左服之兩駟俾無神駿之
姿被以連乾之飾臣敢不仰承睿眷俯聆愚忠誓
不與賊以偕存顧雖捐軀而何惜餘齡尚在雖無
據鞍矍鑠之姿將命不愆或遂攬轡澄清之志

代高麗王謝賜燕樂表

宋孫覿

十行賜札誕弥遼海之邦萬里同文普聽鈞天之
樂俯慚虛受中積愧懷伏念臣錫壤三韓襲封四
郡環居島服習聞夷誅之聲仰睇雲門實眩咸池
之奏方重華之上治躋累洽之閔休監二代之敷

文在明辨 天卷之三十五

二十八

文命一變而制樂舞歌下管天地同流鼓瑟吹笙
君臣相說加賁鹿革之響輔成魚藻之歡有懷疏
遜之臣亦與分外之數玉帛萬國千舞已格於七
旬簫韶九成肉味遂忘於三月仰止祝將之賜鬱
然食侑之光驟此叨居殆無前比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躬持慈寶丕冒仁恩通達八蠻坐致遠人之
悅同符五帝聲聞古樂之興出大晟之珎藏作朝
鮮之榮觀堯離一變慈惠均敷蕩蕩乎無能名雖
其見宮牆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與聞管籥之音
稽首拜嘉周邦來賀臣敢不服膺膚獎謹度還方

仰九門之句傳徒起戴盆之望與百獸而率舞但
深傾藎之心以上陳謝

遺表

宋范純仁

臣聞生也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
留垂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伏念臣賦性拙直稟
生難危忠義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
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蓋嘗先天下而憂
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
事君學自治平年英擢爲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
垣在甫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

宋本明辨

天卷之二十五

二十九

守邊晚叨宥密之求再席鈞衡之寄遇事輒發曾
不顧身因特有爲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當戒弗
思禍亂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葬四年瘴
癘幾從山鬼之游忽遭睿聖之臨朝首圖繼介之
舊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
瞻於舜日身猶可勉或能親奉於堯言豈事理之
能諧果神明之見嗇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
之不隨空慚田畝之還土負乾坤之造猶且強規
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沈迷或少紓於報効今
則膏肓已迫氣息僅存泉路非遙聖時永隔恐叩

關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漏偷生剗心瀝
懇庶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以無他臣若不言死有
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已便民達孝道
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審察邪正
之歸搜拔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
惜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妄而無易逐言官
若宜仁英宗后之諡諱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
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恭陵實謂之當然以致
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叙尚使存沒猶
汗瑕玼又復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

宋本明辨

天卷之二十五

三十

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常
軫淵衷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惜者宗社
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辭
窮形晉神逝右道

謝宰相笏記

宋王安石

祗荷寵靈載懷感懼竊念臣志雖慕古才不逮時
誤蒙記憐特賜收用伏維皇帝陛下紹膺天統遵
養聖功旁招備良橫及疎賤誓當罄竭仰祈寵光
謝翰林學士笏記
宋王安石
舍哀去國扶憊造朝黼座禁嚴許之燕見玉堂閣

麗賜以叨居申飭使人就傳德意事雖有故寵賞非常莫知報稱之謂何徒荷眷求之如此

謝宣召入院笏記

宋蘇軾

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常屬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疎豈宜塵冒此寵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材將建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補於盛明唯有朴忠誓不回於生死

謝翰林承旨笏記

宋蘇軾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簾

文林明辨 天卷之二 五

三一

間寄入長禁林皆儒者之極榮豈驚材之所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凝命稽古象賢總攬群英兼收小器欲效涓塵之報未知糜損之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及第謝恩笏記

宋陳亮

竊竊英賢帝心如渴僊觀富貴士氣若登冀十五之得人而于一之遇主叨逢訓幸報稱謂何恭維皇帝陛下日臨天臨海涵地負朋來濟濟各自奮於明時網設恢恢不遐遺於片善矧咸奔走翕受敷施臣等牽連得書徒採言語之小異次第就役

孰輸筋力之小勞仰戴深仁俯慚微分

按劉縯云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字亦作箋古者君臣同書至東漢始用牋記公府奏記郡將奏牋若班固之說東平黃香之奏江夏所謂郡將奏牋者也是時太子諸王大臣皆得稱牋後世專以上皇后太子於是天子稱表皇后太子稱牋而其他不得用矣其詞有散文有儷語分爲古俗二體而列之 今制奏事太子諸王稱啓而慶賀則皇后太子仍並稱牋云

文林明辨 天卷之二 五

三一

古體

諫齊王書牋

吳諸葛恪

孫權有止戶奢嚴少時弊臣居武昌地狹大傳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又欲越法格上牋諫曰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自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于太疆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諫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唯得自娛於宮內

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
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
各有國土地非狹人衆非窮以適庶不分遂滅
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
戒今防茅過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
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
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
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
河間獻王東海王疆恭敬之節下當存抑驕恣
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

本紀四

卷之二十五

三

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從有罪
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半不明白大
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
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導
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
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
之日大小驚恠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
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推第子也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敬明廷如此則無
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

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不
尊王之威而令詔令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
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生有漸漸生不憂
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
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
能甘之忠言逆耳唯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慢悞
於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
自知言至願蒙三思舊傳魏遷移南昌府廣濟
縣其五子俱被誅

論

爲鄭冲勸晉王牋

晉阮籍

本在明辨 天卷之二十五

三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晉公司馬交爲王炎
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冲時爲大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
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
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
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
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也一朝指揮乃
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
哲之士猶以爲美談况自先相國司馬以來世有
明德翼輔璽室以綏天下朝無闕一作政人無諍

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
震服羗戎東馳回颶一作首內台東誅叛逆全軍獨
剋禽闔閭吳王名以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
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苟愚不作是以殊
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制
一作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自承聖旨受茲介
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勲尤光如彼國土嘉祚魏魏
如此內外協同靡晉靡遠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
江掃除吳命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廻戈弭節以麾
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

宋休明

卷之二十五

卅五

明公盛勲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一作而謝文伯
拜諫天下于州登箕山以一作揖許由豈不盛
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
不通大體敢以陳聞其辭至此時矣之勢已成矣
別爲書讓以激名此讓也非有異志而不屑
有能居存魏之忠焉故辭之又以見古人之於亦
用以上大臣非特施之
太子而已也。有請勸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魏吳質

元城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影繼以華
燈雖虞卿追趙平原勝人秦受贈千金浮觴旬別

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
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
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隣胡人乃高帝之
所忌也重以泚水漸漬龍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信
之奇請亮成安諫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頗名
加之風東接鉅鹿想李齊之流郁人士女服習禮
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李之計而貨蘭李無以
蒞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教使農夫逸豫於疆
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
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也

宋休明

卷之二十五

三六

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懷懷有庶幾之心往者嚴
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姓去侍從之
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卿
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
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
之榮願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
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與廬陵王義真牋

晉謝靈運

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
慕榮幽棲者寡或優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

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
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遲
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
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遺一介
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陳乙

至洛與成都王晉宗室 陸 晉機陸

王室多故禍難若有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
姦臣賊子是為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為亂階
至今天子聽風颺其於贅旒伏維明公匡濟之舉
義命方宣元戎既啓風威電赫機以驚暗文武寡

卷之二十五

三七

施猥蒙橫授委任外相輒承嚴教董率諸軍唯力
是視是視

俗體

受徵號賀皇太子牋 唐柳宗元

宗元皇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
天應道皇帝宗光受徵號率土臣子歡抃無涯伏
維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贊
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
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恩波下濟見
沙海之增潤宗元忝守邊方獲聞盛禮踴躍之至

倍萬恒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代人賀皇太子正位牋 宋汪藻

示審顯膺寶冊升位春宮臨軒行曠古之儀見廟
伏承祧之重恭維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璿
源天挺人岐嶷之資稟神聖徇齊之教當周室本
支之盛獨冠百男宜漢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
星外炳游震中潛某幸列宗枝喜隆邦本河潤九
里方率族以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薦祉以上

湖南提刑到任謝皇后牋 宋文天祥

君子審官道隆儼極皇華遣使命出治朝德意具

又休明辨 卷之二十五

卅八

宣忱辭告至中中伏念臣疎庸一介遭遇兩朝早
綴班行嘗忝金科之屬繼乘使傳復摩繡指之行
曲成每載於釐明退食難逃於吏議不圖元會復
錫恩言校拭起家往陳特臬驅馳在道寅奉天威
涖止攸司欽哉乃服茲蓋伏遇皇后殿下德侔坤
地位正家人關雎之化既行用之天下象魏之去
使布正自王官爰取踐更載叨詳識臣敢不露承
欽恤祗若平反無刑以乂黎民誕敷聖化式敬以
長王國永誦徽音始陳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五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六

後學吳江徐師曾纂

奏疏上

奏狀○奏疏○奏對○奏啓○奏啓書○奏狀○奏劄○封事○彈事

按奏疏者羣臣論諫之總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故以奏疏括之也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以謝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陳請四曰議以執異然當時奏章或上災異則非專以謝恩至於奏事亦稱上疏則非專以按劾也又按劾之奏別稱彈事尤可以徵彈劾爲奏之一端也又置文體明辯 卷之二十六 一

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以防宣泄謂之封事而朝臣補外天子使人受所欲言及有事下議者並以書對則漢之制豈特四品而已哉然自秦有天下以及漢孝惠未聞有以書言事者至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則四品之名亦非叔孫通之所定明矣魏晉已下啓獨盛行唐用表狀亦稱書疏宋人則監前制而損益之故有劄子有狀有書有表有封事而劄子之用居多蓋本唐人榜子錄子之制而更其名乃一代之新式也上書章表已列前

編其他篇目更有八品今取而總別之一曰奏奏者進也二曰疏疏者布也漢時諸王官屬於其君亦得解疏故以附焉三曰對四曰啓啓者開也五曰狀狀者陳也狀有二體散文儷語是也六曰劄子劄者刺也七曰封事八曰彈事各以類從而以至言冠于篇以其無可附也至於疏對啓狀劄五者又皆以奏字冠之以別於臣下私相對答往來之稱讀者亦庶乎有所考矣及論其文則皆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要的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大體也奏啓入規

文體明辯 卷之二十六

二

而忌修文彈事明憲而戒善罵世人所作多失折衷此又學者所當知也今制論政事者曰題陳私情者曰奏皆謂之本以及讓官謝恩之類並用散文間爲儷語亦同奏格至於慶賀雖倣表詞而首尾亦與奏同唯史館進書全用表式然則當今進呈之目惟本與表二者而已輩百王之雜稱咸中世之儷語此我朝之所以度越前代者也

至言

漢賈山

山嘗給事穎陰侯灌嬰爲將孝文二年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為論唯維通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常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謂曰廢言也赭衣罪服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遠視有仰耳而聽也一夫大誅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其又為阿房之毀毀而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

卷之廿六

三

旌旗不撓去聲也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以鐵椎築之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外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遊上城山林為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豈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

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去聲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硤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阜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稂莪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

卷之廿六

四

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延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主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此方事士傳言諫過庶人諉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求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

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醕字禮少少此而湯祝餉字在前祝饌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優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讀日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直諫之上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

文休用辨 天卷之二十六

五

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亦讀日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范

舜統縣縣石鑄鐘虞飾土築阿房之官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秦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二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

文休用辨 天卷之二十六

六

士指秦之失縱恣行誅退諛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讀日諛媚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諛不聽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心實憂之不死

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去金縢而後爲之服錫衰升五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訥焉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

文休明辨 下卷之廿六

七

與之馳殿射獵一日再三出山山規文帝之臣恐過事在此朝廷之解解日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也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免二口賜之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

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讀日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自此以下盡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此文帝行養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此語非所占者大臣

文休明辨 下卷之廿六

八

不媒故君子不常見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日宴游方正脩繁繁之士不得從射獵使使務其方以高其節則則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慙之此天下訂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帝嘉納之○宋揚府曰孝文之恭儉慈仁虛耳若遇矣然居臣散成正在無虞之時故舜日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泰不爲過也真德秀曰

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實說言事者山實始之
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歟又曰此山書專規帝與
亡臣射獵而已何至皆奏為論蓋秦亡秦之義
而不自知文治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議政事
而與之馳騁射獵則幸進而修欲滋其禍秦之
夫日戶誰者此忠臣防微之論也然其未復明其
以是哉○右
時政大議

明堂月令奏

漢魏相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脩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
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
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
又傳明辨二六卷之二十六

九

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
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
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
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
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
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
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
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
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
以乘治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

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
不生五穀孰熟絲麻遂茂木茂鳥獸蕃民不天疾
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
禮讓可興大順兩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
寒飢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
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
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
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天子衣服之制於
日大謁者臣帝姓無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
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軫御史大夫臣昌
奏明辨二六卷之二十六

十

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
四人各主一時特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
甚宋真宗時秀日月令之書緒起秦世然先王之制
存焉漢興頗川其畧如春行寬大之令布封賞
之恩以至秋多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國類皆本
之月令自高帝時有然竟等分舉四時之制故魏
相為宣帝言
之○右時令

上星亭等奏

漢劉向

咸帝元延中星亭東井蜀郡岷山崩壅江
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
者周所興也家本起於蜀今所起之
地山崩川竭星亭又及蜀提大角從參至
辰殆必亡矣懷不
能已後上奏曰

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母若

太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六

十一

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
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
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九年數率三歲五月有奇
居宜反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元帝孝景帝尤數率
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當三年
比食自建始年成帝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
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
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

歷失則攝提星失方孟陬正月時為孟無紀此皆易
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

淪亡辰星四時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星太白陰

西過午為經天也無雲而雷在矢星夜光熒惑

月襲火燒官野禽戲廷都門內崩而內崩長人見

臨洮石隕于東郡星亭大角大角以亡也觀孔子

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

李太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

孝惠時有兩血日食於衝較滅光星見之異孝

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

太休明辨 天卷 廿六

十二

西行衆星隨之此為持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來

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昭不終之異

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

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

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

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收風之報神明之應

應若景嚮等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

陛下寬明之德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

崇劉氏故狼狠古惡數奸同死亡之誅今胃食尤

屢星亭東井攝提炎職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

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俾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向此書為外夷王國兄弟用事而後帝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台災異其別見於外戚發幸中者當互考也

屯田奏三首

漢趙充國

其一

宣帝時趙充國受命擊先零先零至則先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故罷

賜聖書令廷兵乃上奏曰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為馬牛食月用糧穀

又休明辨二卷之二十六

十三

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
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石二斤難久不解繇
役不息又恐宅夷卒漢口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
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計且羗虜易以計破
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羗
東至浩亶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
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
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船罷騎兵留弛刑應募
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
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

八斛分屯要害處永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隄
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
與人二十晦古車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
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
金城郡益積畜讀日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
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
裁許

其二

帝報書曰即如將軍計邊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而奏充

國上
狀曰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

又休明辨二卷之二十六

十四

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
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獨草愁於
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
兵萬人晉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
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羗虜尾解前後降者萬
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受言國之凡七十輩此坐
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晉田便宜十二
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當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
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

墜^{古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示羗}虜^虜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痍}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六

十五

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傳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帥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當屯田得十一便出兵矢十二利臣乞國材下大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其三^{復賜書報曰期月而望者謂今冬}

^{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

國奏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恣情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開莫須

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 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晋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壘壘木樵^{以望敵也}校聯不絕^{以爲固也}便兵弩飭具^{以爲固也}燒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六

十六

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妻子}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各各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小寇}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曠^一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日蠻夷也又大兵

一出還不可復晉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濟姑臧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亡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晉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六

十七

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帝從其計

收還武庫兵器奏

漢母將隆

哀帝時侍中董賢方貴帝史中賢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

吾母將隆奏曰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減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迺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

然後蒙之春秋之宜誼不 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也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帝

兵器

治河奏哀帝初年

漢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也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也障卑下以為汙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也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六

十八

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也導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也讀日防白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

而居之湛讀日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陞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也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六

十九

陽觀縣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菴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常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讀日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音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

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阨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人所從隄上北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六

二十

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雷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卜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景帝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榮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音向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支別引取

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陳政事疏參用新書
舊本

漢賈誼

孝文六年誼爲梁懷王勝太傅帝數問以得失誼視時事乃上疏曰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
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
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夫抱火厝置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

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銜也
決國制搶甘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也陛下何不壹
令臣得執執同放放此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
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
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
之諸侯執執法道也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
四荒鄉讀曰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
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
明神漢去古未遠故人臣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
文休用辨天卷之十六

文体用辨 二卷之廿六

1115

祖與漢亡師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
以奉六親父母兄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
仁也立經陳紀經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
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家業而安此亦人臣所難言至明
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諱伯侍佐下
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
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
孰也雖使舜禹復爲生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
固必相疑之執建興泰大具執必固用下數被其殃上數爽
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淮南厲王長

謀為東帝親兄之子文帝兄齊悼惠王西鄉而擊

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力感行義未過德澤

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於此倍

此者庫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

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

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承

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

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日月中必變也

操刀必割二語言當今此道順而全安甚

易不肯早為已迺墮毀也骨肉之屬而抗到之其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六 二三

之也而到豈有異秦之季世庫大以天子之位乘今

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

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臣天下乎臣又知

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信

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

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稀在代今此六七公者

皆亡後日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

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散清同亂高皇

帝與諸公併起非以不剛室之執以豫席資藉之

也諸公幸者遇為中涓其次厘得舍人材之不

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

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

祐德至渥也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

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

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

能也然尚有可諉諱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

假令悼惠王名王齊元王名交高王楚中子如王

王趙幽王名王淮陽共名王梁靈王名王

燕厲王王淮南名王淮南王長孫惠與中六七貴人

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庫至又知陛下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六 一四

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

之心慮亡不帝制言皆欲同皇而天子自為者

事也天子之擅爵人赦死舉古罪甚者或戴黃屋天

敕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

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

戚天下國視也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勇如馮

敬者淮南王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謂

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改疏者必危視者必亂

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

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

執盡又復然歟既後同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

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屠牛者一

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頓日者所排擊剝割皆

衆理解也至於體體音勝之所非斤則斧

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

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體音勝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

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

不可也前言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無以異於之

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

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稀

文休明辨天卷之二十六 五

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

反盧縮最弱收後反長沙吳迺在二萬五千戶耳

功少而收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

然也彙令樊名酈其絳勃灌英據數十城而王

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韓越姓之倫列為徹侯而

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

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蒞臨

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

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

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

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

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

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

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

須待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

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

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庶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

不王下無倍畔之心止無誅伐之志故天下

文休明辨天卷之二十六 六

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王

皆與淮南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

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

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

一脛之大幾如要古腰一脰之大幾如股平居不

可居信讀日仲一二指指指動而身慮亡聊失今不

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良不能為已病非徒瘡

也又苦蹠古蹠盤古反元王之子客

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名從弟之子也惠王當作哀王

親兄即齊悼王也今之王者文王兄子之子也

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古

字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蹶可為痛哭

者此病是也此痛哭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

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大下之足何也下也

今匈奴嫚侮古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

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徵召

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

反居上首顧亦反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六 廿七

國有人乎非讀曰倒縣而已又類辟音壁病也且

病非音肥也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北

邊之郡雖有長前不輕也得復除役五尺小兒

以上不輕得息斥侯望烽燧不得卧將

吏被介讀曰胃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亦讀曰能

治之而上不使可為弟者此也此陛下何

恐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既不息

長此安窮治史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

也亡具治史其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

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

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

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讀曰

名也漢使送公上匈奴說不而咎其背舉匈奴

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獵不搏反寇

而搏畜苑古苑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

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

可為流涕者此也此天子之相號為丞相諸

侯之相號為丞相子天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

秩二千石天子衛御號為太僕諸侯之御號曰太

僕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六 二十八

曰后諸侯妃號曰后天子宫門曰司馬關諸侯官

門曰司馬關殿門俱為殿門天子之言曰令諸侯

之言曰令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

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是臣主非有相臨

之分尊卑之經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上惡能不

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

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將

子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

迷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此

之不行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今民賣僮妾

綱者為之繡衣絲履備諸若中織緣內之閑婢也。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後者也而
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純之裏縠者以
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
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得其
令今庶人屋壁德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
而天下不吊財力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
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綠其領庶
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
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八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六 廿九

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
飢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出矣盜賊直
須時耳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母動母動則言為大
耳好為大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
進計者猶曰母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太息商
君銘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
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借父耒鋤處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馬語抱哺
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計數
其慈愛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

時猶曰履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履
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燕之法遂進取之業
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
矣是以大賢指高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其德
服天下暴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
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
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顧耳
慮非傾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音剽
寢戶陵之簾舉兩廟惠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
劫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許昌文書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六 三十

石也此二句皆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二句皆
此具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宰相特使以簿
書不報以簿書為事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期
會為大事也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安而不知
恠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
天下回心而鄉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
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
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
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此語大
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偏不脩則壞管子

史記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九十五歲而社稷為虛讀曰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後同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維以櫟船中流而遇風波必覆矣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太本用辨 六卷之二十六 廿一

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傳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讀曰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讀曰後則如自然及太子少長史記明辨 六卷之二十六 廿二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館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讀曰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讀曰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讀曰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讀曰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論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讀曰法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讀曰同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讀曰警

又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
故切而不媿每做切確無化與心成故中道若
性三代之禮春秋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
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
也行以鸞和車上步中采齊趣樂詩日中肆夏
樂詩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
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凡明有仁
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
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
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問胡亥

本明辨 天卷之二十六

卅三

而教之獄所計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
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
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曠日若菅豈唯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
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
誠引立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已事可知
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愚前余世
之所以亟應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
車又將覆也應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
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

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
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
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欲不異及其
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
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
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此當爲太九
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人
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
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

本明辨 天卷之二十六

卅四

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
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顧不用哉然而
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於微眇使
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
舍之極中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
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
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
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皆
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

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同丁之以法
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
者法令極而民風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
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
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
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
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
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
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
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夷累子孫數十世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六

三五

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
亡有一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
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
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
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
刑罰人主胡蚬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此當為
五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此當為陛九
級上庶闢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
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
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

官師之一官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
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
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
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
以黜削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
敢齒齒其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
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止門則趨君之寵臣雖
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
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
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政密而禮之
太休明辨 天卷之二六

附六

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
同黜削髡刑笞笞馬馬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庫
被戮辱者不泰迫迫子子庫廉耻不行大臣無廼握
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庫大望夷之事閣
于望夷世二世見當決罪以重法者投鼠而忌
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
苴中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
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
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
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置罵

而榜詔答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頌辱之哉豫讓事中行音抗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音讓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及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序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

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

三七

亡耻集詒音則后謂也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然也而可故見利則逝往也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而挺也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也於群下也言其執悉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臣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簞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汚

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讀日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

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

以諄音諄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

大何謂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音冠纓盤水音平

義治之加劔音劍則造請室音室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

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音弛上不使

人頸整而加也音整加音加上音上不使音不粹音粹而刑之

再拜跪而自裁音裁上音上不使音不粹音粹而刑之

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過子有禮矣遇之有禮

故群臣自惠音惠嬰音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

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

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

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

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

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

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

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

之俱音俱夫音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

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

上何喪缺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
長太息者此也此太息之大○帝深納其言○
皆非全文大抵書疏之類於史者多如是也按二
派源之下新書有天子之相一段是為太息之一
而史氏則之遂使此疏上五太息而缺其一似於
章法不遺使今取其語補之○呂祖謙曰疏之所
論大抵以事迹之可見者為先後緩急之次至其
引若當道者則獨闕焉太史公曰實錄是銘明申
商熟味其辭然有殊四典則未見為中商者諱
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降比今之
諸侯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之

言得失疏

漢王吉

宣帝神爵元年吉為博士諫大夫時帝頗
簡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聖帝時外戚

許任王武貴寵在帝躬親政
事史月能步吉上疏曰尚失

文林明辨 卷之六

三九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
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
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
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
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
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
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邪
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王獨
行於深官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
發於近必先於遠故謹選左右密擇用使左右所

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
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
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
所繇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
後不可復脩也言其故深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
不同俗戶與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
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
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
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
文林明辨 卷之六
四十
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
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
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惟陛下財同擇焉古意以
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務要太早不知為人
父母之道而予子是以教化不刊而民多夭傷妻
送女亡節則貧人不父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
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又諸侯列侯尚
陰陽之立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
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利是以奇
制趨利不畏死亡則之所以能治刑措而不用
者以其勢邪於安更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
用三公九卿之世而平陶伊尹不仁者遠令使
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驕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
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屬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
子之令外家及故人所厚以財不且居位去爵低
裁樂府省故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不造司錄
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

檢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帝以其言迂闊不甚聽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宋真德秀曰漢世諸儒雖多中舒嘗以正心正朝廷為武帝言自任往往詳於政事而畧於人君之身古之所陳自有本末使宜能推而置之輔相之列則所謂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要必有道帝乃視為迂闊使之

上政治得失疏

漢匡衡

元帝永光二年衡為郎中博士給事中帝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

又本用辨 天卷之二十六

四一

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以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尚後放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日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慎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

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同暴或侵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靡於色鄭伯公莊好勇而國人恭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公好也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緡好儉而民畜讀曰聚

又本用辨 天卷之二十六

四二

太王古公躬仁邠國貴怨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追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

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
 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謂水旱之災
 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
 此皆主於賦歛多民所共供讀曰者大而吏安集之
 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
 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通茂
 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
 不欣欣人自以爲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
 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塞巧佞放鄭

衛進雅頌舉異有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
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執之意察上世
之務明自然之道傳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
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
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帝說其言○宋真德秀曰衛之爲輔美矣然方是時
恭顯敗事遂堪復殺賢附之衛對畧不及此雖有
遊忠正遠邪依
之言何益哉

論治性正家疏

元帝永光五年，衛、馬、光、祿大夫特旨奸儒，
衛文辭頗改宣帝之政，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曰：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之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益美皆歸之二后故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始論議者未丕湯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

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訓勵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者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此所謂性蓋指氣稟而言非天性也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壅日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日流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

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
戒所以崇聖德治性臣又聞室家之道則天
下之理得政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如乎國風原情
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其兆而防未然也福
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牕牖內故
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嫡嫡日長之位禮之於內
也卑不踰嫡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
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
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
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

系休明辨

卷二十一

內五

也聖人動靜游樂所親切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
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
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
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
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
家而天下定矣以上八篇

戒妃匹勸經學疏

漢匡衡

元帝建昭初衡代韋玄成爲丞相竟寧元年元帝崩威帝即位衡上疏曰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司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觀陛下雖

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兢兢在疚言成王
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
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
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
子論討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
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
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
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
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
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

文休明辨 元泰之廿六

四六

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
采有德成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以正威竊見陛下
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五教無厭臣衡材鷲無
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
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
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
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求求不易之
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以經
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視臨朝
享臣物事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慕祗崇事天之

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讀曰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讀曰饗下之類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祿之又觀去聲以禮樂饗禮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辛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以上俱威儀中亦自經學中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 四七

來○言致納其言○宋真宗時秀曰爾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議最爲近理可爲仲舒之亞

請抑圖識賞武臣疏 漢桓譚

尤武信圖識多以決定嫌疑又略賞少薄天下不勝安定譚上疏曰

臣前獻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

矯稱識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聖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導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甲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渠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

人本明辨 天卷之六 四八

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莫知與之爲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不悅○

諫獵疏 漢書 漢司馬相如

武帝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愛忌與王勇期責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讀曰然遇逸讀曰

材之獸駭不存安不得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

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史記作伎

字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史記作難矣是胡越起於

轂下而羌夷接軫車後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史記

無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

後行中路而史記馳猶時有銜檠之變或謂馬銜

心或況乎涉豐草騁丘虛據司史記作而况涉前

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史記

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史記有樂出史記

有萬有一危之全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史記

文休用辨 天卷之二十六 四九

諸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史記智者避危於無

形史記既而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故諺曰家索史記累千金者史記有坐不垂堂此言

雖小可以論史記作喻大臣願陛下史記有晉惠幸察

遊史記戒

請封建子弟疏 漢賈誼

易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

皇子武王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為梁

王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太原王參為

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史記

復上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遵一傳再傳諸侯猶

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

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

耳史記故曰太子之所恃代北邊匈奴與強敵鄰

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史記履如黑子

之著直反面適足以餌大國耳謂為其不足以

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

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

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

可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蜚毛史記

多史記毛而起以為不可故斬史記去不義諸侯史記

文休用辨 天卷之二十六 五十一

布之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淮陽上東門之外

畢史記以為土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

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梁及南

縣屬於漢為縣而其吏民徒同役往來畏安者自

悉而補中道衣敝自悉其衣資錢用諸費州此

苦獨漢而欲得王至其遺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

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

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部以

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淮陽梁起於新鄴以

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對界也之江則大

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帝及太子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故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讀日亂宿駭孰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欲發言則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從其言○帝從其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將四十餘城徙城陽王

卷之廿六

五一

諫起昌陵疏

漢劉向

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就還歸延陵制農泰奔向上疏諫曰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傳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止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

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籍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水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紵絮可以衣之漆也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鑕鑕塞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

卷之廿六

五二

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槨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禮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官祈年館下樽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

葬兄甚微孔子葬毋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
西南北之人也不可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
弟子脩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
脩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
贏博之間穿不及泉飲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
隱謂人可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
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
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
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
矣非苟為儉誠便於節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

公休明辨 卷之二十六

五三

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
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
遠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
本作莊史臣避明 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
帝諱改嚴為莊 藏咸盡發掘暴露其足悲也秦如皇帝葬于驪山
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間回五
里有餘石櫛為游館八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
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官館之
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瘞工匠計以為教天
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將百

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住者咸見
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在到反所牧者持
火照求羊失火燒其滅梓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
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
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
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弥高官廟甚麗發
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
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
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千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
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註刻節宗

公休明辨 卷之二十六

五四

廟多築臺園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
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
親節儉始當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
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
營起邑居期日迫卒註日功費大萬也百餘死
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
饉物故註死流離以十萬數此其憐古憐馬以死者
臣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
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惠美甚厚聰明

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丘帝
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之丘龍說愚
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
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稷公延陵樽里張
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
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
之櫬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帝甚
不能從其計
有問陸

論貴粟疏

漢魏錯

女休賦辨 一卷之廿六

五五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
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
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棄瘠瘠者以畜積多而備
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讓湯禹
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昔何也地
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
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
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者不地者
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
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

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
飢於威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
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
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
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
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
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洩
輕微易滅書曰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
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
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
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
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
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
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
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徭役春不得避風
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
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
養孤長幼任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
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實而
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

女休賦辨 一卷之廿六

五六

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於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坐車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蕪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

文選明辨

天卷之廿六

五七

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下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滯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日民賦少三日勸農功令今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皆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第九以上

廼後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宅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文帝從諸言今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卿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將各以多少級數爲差○右食貨

舉降宣疏

漢谷永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曰知則人皆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

文選明辨 天卷之廿六

五八

所能堪今當選於百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或數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崇翊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賊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馬班本左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宜考績功簡在兩府御史不敢過稱以奸奸欺

誣之皋古罪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宜已有效其
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
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宜無私黨游說之助
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
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成帝然
宣賜御史
夫。右薦舉

論甘延壽等疏

漢劉向

元帝建昭三年陳壽與甘延壽等出西域
支單于反漢共謀僞制發兵討諸國兵
獲之斬單于首此至論功石顯臣等議不
許帝內嘉二人功而重違劉向之議議久
不決於是宗正
劉向上疏曰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六

五九

到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
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
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情倚神靈總百
蠻之君檻城郭之兵出百死人絕域遂蹈康居居
五重城塞也飲侯飲侯漢書作翁放胡小王隨信
降之旗斬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
之西埽谷吉漢使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
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
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
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

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燁燁燁燁如
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
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
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
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
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得善之利也
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也
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
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
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六

六十

所以勸有功厲戎上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
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
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膝億萬之費經四
年之勞而屢戰獲駿馬三十匹雖斬死王母鼓之
首猶不足以復償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
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
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鄯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
者罪甚於番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
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榮之烏孫鄭吉迎
自來之日遂猶背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

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成師近事之
功則高於安遠長羅鄭曰常忠而大功未著小惡
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平罪未通籍除過
勿治導寵爵位以勸有功帝乃下詔赦廷壽湯等
終為衛所抑僅封廷壽為義成侯賜湯
為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

救陳湯疏

漢谷永

武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復奏關內侯射聲
校尉陳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顯命蠻夷中
不以身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在
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徙湯上言康居王
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
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救之

臣聞楚有子玉得成文公為之左席而坐趙有廉

之休明辨天卷之二十六

六一

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其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
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
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
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念郅支之無
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愍義勇奮發卒讀曰興
師奔逝橫厲烏孫踰讀曰集都賴冰層三重城斬
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
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力外之將未嘗有也今
湯坐言事非是幽囚又繫歷時不決執憲吏欲
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

綴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
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
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
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
於人尚加卹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
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
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
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

訟馮奉世疏

漢杜欽

宣帝本始中馮奉世以衛尉使持節送大
宛諸國客至伊能城莎車殺度所置莎車

文休明辨天卷之廿六

六二

王莽時使持節充國奉世以馬不產擊之
則莎車難制遂與兵擊莎車攻拔其城莎
車王自發傳首長安諸國悉平咸服西戎
帝嘉其奉世丞相軍功日可少府蕭望
之簡以奉世雖有功不可為後法不請封
尉元帝時奉世死而其延壽以誅郅支封
為列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
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
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
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支單于殺漢使者直
保康居都護延壽姓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
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此罪則郅支

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謀計勝則奉世爲功
於邊境安慮改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
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
賞異則勞巨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
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讀曰趣意所向也立不知所
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明命殊
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壓而不揚非聖主
所以棄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議司帝以先帝時
事不復錄

上鄧太后疏

漢班昭曹世
叔妻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六

六三

安帝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
上書乞身太后不欲以問昭昭因上疏曰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
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
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妾
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
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遠邇孔子稱爲三
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
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誠
遠矣今四舅驍驍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
剛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摧

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
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蠅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
於是騰等皆還
里第

諫昌邑王

賁疏時昌邑王
昌邑中

漢王吉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
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惻但分說曰是
非古之風也發發者發下非古之車也揭揭
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音房預曾不
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
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
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
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
樂逸游馮式搏音柱街馳驅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
於箠馬策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
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侵
靡薄數以更換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
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
夏夏室也之下細旃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誨在後上
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
之道新新字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

銜馬轅車鉤之間哉休則俛仰訓信謂日以利形

進退步趨以實下人不行則勝已吸新吐故以諫

減專意積情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土誠

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而社稷安

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

矣皇帝聖仁聖至今思慕未怠也於官館園池

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

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

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

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願大王察

之王下今不道道然猶知敬禮吉乃

文本明辨天卷之廿六六五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六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奏對

日食地震對成帝建始三年漢谷永

陛下乘至聖之純德耀天地之戒異飭身脩政納

問公卿又下明詔帥公卿舉直言懲見細繹日繹

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

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

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

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

文本明辨天卷之二十七一

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

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嫫女之分去地震蕭牆之內

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

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姑

字失中與下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

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

妾得意謁請行於內執行於外此言女至覆傾國

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夜問妻變也

驕扇日以不減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

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
內之防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
於力行損無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
歸倡優之夫古笑絕卻不享實天之義慎節游田
之虞職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
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母淫于酒母逸于
游田惟正之共讀日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
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
舜飭止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瞞
勛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穆於齊女社

文德明辨 卷之二十七

二

穆以頃誠脩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
妬卑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褻闇之亂賤者咸得秩
進以次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初漢王
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奉皇父之
類周禮注詳於色故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
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如習善在左右昔龍鏡隋
也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
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皆
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享無敖戲
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讀日又羣僚仰法化流四

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
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遠功則亂誠
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
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賞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
譽毋聽寢潤之譖愬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
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就官小人日銷俊艾
讀日又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
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
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
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

文德明辨 卷之二十七

三

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
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遠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
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銅廢勿用
益選溫良上剛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
民命務省繇隲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
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
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洪民無
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鮮寡未有德厚吏
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
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

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
診作見者不共御訪日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
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不帝
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建舉
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
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
下帝神對奏天子異焉○宋真德秀曰永所陳災
以此篇頗得大學遺
姑存之○不災異

微行宴飲對

漢谷永

成帝元延元年谷永為北地太守時災異
尤數當之官帝使南討浮于長受永所獻
文辭明雅 大卷之二十七 四

言永上
奏對曰

臣永幸向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
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
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
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
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
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
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
責之事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
不佞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

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
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
息論張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未
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雖思慕
之心常存千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
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
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
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
天下廼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土者躬行
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藉籍稅取民不
又係明辨 大卷之二十七 五
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
則卦氣理效五徵特序百姓壽考庶中蕃滋符瑞
並降以昭保右祐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
湛澣日酒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迷迷骨肉
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
著郵訛也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
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弗時星耀光
飢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惡於變
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
夫去惡牽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

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實有脩短時世有中讀日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九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歲之厄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厄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歲初元平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入世自高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已亥朔日有食之三朝臘日之會四月丁酉四方泉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饉之後兵亂作

文德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六

矣厥期不乂隆德積善懼不充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讀日起之敗北宮苑園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楚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內亂則偶在朝暮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諸夏則日戒有兵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未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媒孽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

悉出勿番勤三綱之嚴脩後官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東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讀日詠辭曰關動壯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

文德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七

故壯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失時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欲入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所關益於小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壯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暨塗屋也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捋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子足

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宮中御府
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
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
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姓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
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
石勸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
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
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
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
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毋貳
之修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八

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
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
尚愛羣小不肯爲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宋真
德秀曰永之疏可謂親切矣
然專攻主身及後官而無一言及
於王氏豈忠臣哉○右戚淫侈

罷珠屋對

漢賈捐之

元帝初元元年珠屋又及後在華之諸將
更放連年不定帝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
使詰問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
昧死竭卷卷辭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
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晝善禹曰無間以

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
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讀曰聲教則治之
不欲與者不疆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
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
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
竝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
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指那齊桓
抹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平秦興兵遠攻貪外虛
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閭越北不過
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九

至今未絕賴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
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
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
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
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
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
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
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
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

不可校廼探道計平城之事錄冒煩以來故為遣
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援服之西連諸國至與安
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比卻匈奴萬里史
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入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
數百造鹽鐵酒推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
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
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
遙設虛祭想氣千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
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奉大
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十一

有齊楚民聚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
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
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
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
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
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廼復其南方萬里之蠻
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
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顯顯專同信言獨居一海
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

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瑁也藥之不足
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
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
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
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
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
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
為也州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帝以問大臣丞相于

定國以相之議是乃從之○右征伐夷狄

議禁民挾弓弩對

漢吾丘壽王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十一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
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
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眾
暴寡海內抗也散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
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
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燕天下廢王道立
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音名
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機鉏音名挺相
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

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并議公宇內日化方外鄉鄰日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十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賞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

上自年 卷二十一

十二

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觸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帝以難丞相弘弘詔服焉。右兵器

奏啓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梁任昉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恭宣勅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蘇峻解兵孝積家禍而歿子瞻而歿父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

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孤免成穴竟收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武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壹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刊遠沉於皇世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奉狀

論淮西事宜狀

唐韓愈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湯姓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脩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一作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一有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

文粹卷二十一

十三

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乂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

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有疾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後言放然此可圖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必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漢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

文恭用辨

卷之二十七

十四

禪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十人勢力單弱羈旅與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周里懷離別之思今川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

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歸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結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

文恭用辨

卷之二十七

十五

可入則四一作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吳性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諭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克恃之心貨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
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微因
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
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
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
其有請便議罷兵往一作近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
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
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
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
一作明辨元卷之二十七 十六

可令克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
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
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
聲勢則必有之至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
宜特下詔云蔡州自是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
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
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
一作實許其承繼今忽自爲狂悖侵掠不受朝命事
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

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
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
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
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右臣
論遣李憲措置邊事狀 宋周尹

臣等伏見朝廷以熙河路兇章爲寇遣內侍省押
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爲名
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
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已降迄于秦
宋本朝李元卷之二十七 十七

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爲將
帥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未便也蓋有功則負恃
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
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前未嘗以將帥屬中
人至明皇一作肅宗承平日久志大奢稍委近習會安
南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勳請行遂許之然猶以
宗楚客爲大都護及單行章亂黔中始以思勉爲
招討使雖有擒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
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擅
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

判元帥行軍權震天下元勳故老皆見斥逐泊大
戎內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
也至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為行營招討
處置使諫官李備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
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乃
更為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弊賦得
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
者其源蓋起於開元年玄宗也今陛下神更易百度
未嘗不以先王為法忽降詔命以中人為帥縉紳
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

又

二十七

十八

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為也然陛下獨不
長念卻慮為萬世計乎使後世襲沿故迹徂以為
常進用中人常據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
勝言者矣陛下其恐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
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
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
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匱憲府以言
為職故敢盡其狂愚

陳捍禦賊馬奏狀

宋李綱

右臣伏觀進奏院報今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

敵人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往臨大
江臣子之情中外同切憂憤况臣世受國恩嘗蒙
眷獎擢實近司雖以罪戾退伏海濱荷保全之大
德未嘗食息少忘朝廷安危休戚實與國家同之
敢竭愚懇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為三策以獻
庶幾千慮一得仰禪廟筭之萬一伏望聖慈特垂
省覽赦其狂瞽而取其區區之忠臣不勝幸甚臣
竊以偽齊劉豫以蛇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勢僭
竊名號盜據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
今者輒敢遣其孽子率叛將驅遺民借助強敵與

又

元卷之二十七

十九

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右雖兵之衆實謀之淺
深難以遠度而預料然吾之所以捍禦之策不可
不用其至恭維陛下天錫勇智洞照事機慨然出
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則翠華所幸保據
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艱
難之師百倍其氣虜之退屈已在目中虜謀克壯
其計得矣然臣竊謂解維亂紛糾者不控拳救溺
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昔人
用兵多出於此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以
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於馬陵

兵家形勢從古已然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而岳飛新立功於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屯于武昌偽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儻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銳兵爲之繼援命信臣總統乘此機會擣穎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此舉非唯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辦集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二十

如岳飛王燮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雷屯外各膺精銳軍馬盡集官私舟船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循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有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標掠之勢士氣既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吾患有

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爲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故在當時爲退避之計則可今爲是役者偽齊也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災樂禍者從而附之聲勢鴟張則將何以爲善後之策哉故在今日爲退避之計則不可況偽齊所驅脅而來皆京東西關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陝之民非金人比借有虜騎勢必不多朝廷借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於我昔符堅以百萬之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如有重腿之疾步履艱難方國家多事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羈勒而扞收圉風夜憂歎孤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誠不能自己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聰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侍臣

之幸也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宋李綱

右臣伏奉詔書以偽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緩懷之略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於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曾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闕疎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略之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維陛下審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

之亦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十二

嚮倣擾淮壖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膚氣挫屈潛師遁逃此蓋陛下睿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送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亦縣神州猶汙於腥羶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矣臣

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緩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譬如奕碁先當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山名祿史昭思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儻不先為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况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為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為

之亦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二三

得計議者又謂賊馬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譬如奕碁捨句心而就邊角迫蹙褊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為度者也

境上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

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爲守備則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爲帥府分遣偏師進

宋史卷之二十七

二四

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陞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爲守備

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屯以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爲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爲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尅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戡大憝此

宋史卷之二十七

三五

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於中而斷以至誠必爲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爲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爲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

淮南荆襄以爲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
應機而作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僭
逆之臣可正棄街之誅強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
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
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衆所居
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
皆澤國褊迫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唯建康自昔
號爲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
容萬衆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鑒興未復舊都莫
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

文庫明辨

卷之二十七

七

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康高宗初建議巡幸關
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
也今以建康爲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
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
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脩官
闕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模以待翠華之幸近
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
時方艱難用過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
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脩有
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

脩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
畧則臣願先爲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
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
制於點虜之勢爲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
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
力未能保護之故數路之民雖困於重斂傷於峻
刑而不能以自歸儻淮南荆襄藩籬旣成壤地相
接甲兵旣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
民者必有願爲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
加拊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官吏將士

文庫明辨

卷之二十七

七

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德諸路
簽軍皆不敘而優恤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與官
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爲自治自疆之計使陷溺之
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畧所當先
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
急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
有曰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
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
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爲千載聽言用謀尤其
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疎言深則有失

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況於君臣之間乎
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書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
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
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
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
恒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
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
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
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
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情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二八

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
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
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
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能逃於
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
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
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
加病而已乎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之濟
時之大略忽有擾攘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
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

何補於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
有二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
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衆口和之
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
領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
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
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
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
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
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二九

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驗可
觀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
創疆場相望道理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
擾我使疲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却敵之初求善
後之策也臣夙夜爲陛下深思所以爲善後之策
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爲解琴瑟而更張之先
定其論如奕碁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碁之置子
必可得志臣請試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
主必以兵勝而爲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
石殲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

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
信陳稀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
述十二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
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
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於勤勞終於逸樂者
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
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特自南都退而
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
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有虜騎南牧復將退
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

文苑明辨 卷之二十七

三十

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
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
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
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
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
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曩隙既深終
無講好脩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
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
何可往假道於僭僞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祇
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爲

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
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輅往來坐索
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
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
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
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辯
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卿復用此以
僥倖萬一會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衆
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
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

文苑明辨 卷之二十七

十一

當爲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爲之先後本末各有次
第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器用備士氣振
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
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
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
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難虜近有僭僞
之逆臣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
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
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

雖強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爲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擇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

宋本明辨 元卷之二十七

三三

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况於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名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皆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爲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用與之意而唯嫌疑之爲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

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爲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於艱難有爲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爲之主參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羣之

宋本明辨 元卷之二十七

廿三

材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黜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唯至明之主爲能察小人之情僞而辭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爲正人端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邪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義願爲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蓋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

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
黨皆足以爲至公之累唯以道爲公而無好惡偏
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家
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
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
者唯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
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
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
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

文獻明辨 卷之二十七

卅四

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
雖怨漢祖必賞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
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
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
相爲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
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
明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
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
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
措置乖謬盜賊竝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

祐宗治平年號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
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
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年號大臣如司馬光
之流皆持正論爲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
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聽其言則大者
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祇從寬遂其士風遞
相倣效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
康年號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
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衷
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

文獻明辨 卷之二十七

三五

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
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
資不顧國體唯欲進身不覈事實唯欲傷人大訾
則大進小貶則小遷論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
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浚雖
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絕醜詆
誣以大惡豈不大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
下之知有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
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
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人無大臣爲之辯白而

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譏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脩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

文淵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三六

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建大厦室與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材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

則其始不爲之規摹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待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強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責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爲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大遽以致騷擾勿大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下無不可

文淵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卅七

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歲以爲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騰之前十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闕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

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
度皆舉天實佑之猶之農夫盡其穡黍之力乃亦
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
得邪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人事盡於前則天
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
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
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
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
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
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

文林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卅八

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
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
而欲責成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
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
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
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
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
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
爲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

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
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者
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
戒必恐懼脩省以致其實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爲
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災惑失次
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
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
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
大夫各脩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
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

文林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卅九

公一言而妖星退會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
爲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
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
以正朝廷者故堯上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詳言
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
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者
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
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
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
用可理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

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正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高宗初}以來其所措置是邪非邪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斟酌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四十

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爲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適於等倫特

以志廣材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惕遠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爲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若太宗謂魏鄭公爲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所極也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四一

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摠至情臣頓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以上}

爲遺^{拾補}薦岑參狀

唐杜甫

宣義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惟正佳名早上特輩所抑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維

近侍實藉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舉張正甫自代狀

唐韓愈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德宗元年

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

件官稟正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讎見善

若饑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逾勵

甘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

矣大德明辨天卷之二十七

四二

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一有謹錄奏聞謹奏

六

代人舉蔣係狀

唐杜牧

伏准某年月日勅内外文武常參官上後三日宜

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仁義素彰文學早著

揚歷臺閣宣昭令名嘗為諫官無所避忌及領藩

鎮實惠疲羸頃者不附權臣例遭左官今逢明代

猶典小州伏以封還詔書駿正時事職業實重選

擇宜精今若以臣此官迴與蔣係既不虛受實為

陟明伏乞聖慈允臣所請謹狀

薦宗室令時狀

宋蘇軾

元祐哲宗七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

郎知頴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備也周之

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

弟也逮至兩漢開平河間王之德飲向劉向之

文天下以為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畧如道宗孝恭

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

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太祖以來累聖執謙不私

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

大德明辨天卷之二十七

四三

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

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

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豈無其

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簽

書頴州節度判官廳公事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

備傳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

端亮議論英發體兼眾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

著述筆力雄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

杞梓也使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近託肺腑

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

其高才而遂其志業以風動宗室勸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臣其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以上

賀誅吳賊可突于狀

唐張九齡

右高力士宣示張守珪所上逆賊契丹屈烈及可突于等首級此等惡稔喪敗將及故天誘其衷既降又貳而感義之士惡其讎覆背恩之賊既已誅鋤幽障廓清華夷俱靜計其餘噍類未無動搖陛下邊任先擇聖謀獨斷克稟成命樹此戎功且知河朔無轉輸之勞林胡為賦稅之地臣等忝在樞近文休明辨 元卷之二十七 四

為宰相賀白龜狀

唐韓愈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右今日某宜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蔡者龜也今始入城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謹

列台衡親親嘉瑞無任抃躍之至以上

謝知制誥狀

唐張九齡

右臣忝跡集賢久無成效幸免咎責伏用兢慙忽蒙特恩令知制誥臣學業既淺識理非長述宣聖旨誠恐不逮跪受嚴命伏增悚惕無任戴荷之至右陳

奏論道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宋汪藻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知高郵軍趙士瑗因發運司舉留令依舊任任其稽違朝命特降文休明辨 元卷之二十七 四五

兩官蘇遲別與差遣令臣撰詞進入者右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為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蘇遲赴官不肯受代朝廷怒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勞效又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廷以士瑗為是邪為非邪若以為是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為非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瑗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罰可臣竊惑之且

士瑗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臨推之不去公遣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耻甚矣縱方今乏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瑗者邪况新除人別與差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爲人所奪有十年不霑一日之祿者宣和徽宗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奈何因士瑗復啓僥倖之門臣以爲不罷士瑗恐人人効其所爲苟欲貪祿則冒耻自陳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知高郵宜或且令蘇進赴

文林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四六

任斥去士瑗爲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瑗依舊在任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右俸刻○

觀御製喜雪篇陳誠狀

唐張九齡

右臣等適見工部侍郎侍講學士陳希烈所蒙恩賜聖製雪篇伏以聖惟無作則應天地和陰陽斯之謂矣言微利博旨遠恩深于彼舍主焉知帝力臣聞食者萬姓之命雪爲五穀之精兆且見於祈年律既和於言志聖心昭感天瑞合符豈比夫漢詠白雲但嗟歡樂周歌黃竹徒事巡遊而已哉

臣等仰望昭回莫知遠近幸均生植同是需濡况臣忝在樞衡無能翼亮聞罪已之義若寒氷谷循忘軀之節冀益涓塵伏誦聖文無任喜懼臣等誠歡誠恐謹言

爲南承嗣請從軍狀

唐柳宗元

故某官贈某官南霽雲男某官承嗣

右臣亡父至德肅宗之歲死節睢陽陛下每降鴻恩必加褒寵臣自七歲即忝班榮垂五十年常居祿秩再守遐郡績用無成終貽官謗其就嚴譴無以負荷先志報效殊私以慙以懼隕越無地伏見

文林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四七

某月日勅以王承宗負恩干紀命將徂征雷霆所加殄滅在近臣竊不自揆思竭忠誠願預一卒之任以答百生之幸庶得摧鋒觸刃摩壘擐旗冀獲盡於微誠儻不墜於遺烈踴躍之至夙夜不寧敢希皇明俯鑒丹懇臣聞周官攷藝國子置車甲之司漢道推恩孤兒備羽林之用千秋姓思奮於事越仲孺灌夫期死於奔吳義激君親名高竹帛臣雖無似有慕昔人雖身塗草野死而不朽披肝瀝血昧死上陳無任懇迫忠憤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陳乞上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唐韓愈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維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蒂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過於休明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宋歐陽脩

右臣伏以重熙纂歷載誕啓辰正宇陳儀允昭於嘉會庶邦脩貢咸効於駿奔前件絹二壞所宜九文休明辨天卷之二十七 四八

賦攸出備諸宰旅實纖篚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芹而是獻虔誠期至欣頌咸同

賀附廟皇太后李氏附英宗廟禮畢進奉銀

五百兩狀

宋歐陽脩

右臣伏以廟容附室一人式奉於孝思方物充庭萬國率從於奔走前件物堅剛挺質粹美稱珍勉脩邦貢之儀用罄臣忠之節以上進獻

舉人自代狀

唐白居易

中書省朝議郎權知尚書兵部郎中騎都尉陽嗣復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文武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有辯政之學有體要之文文可以掌王言學可以侍顧問名實相副輩流所推選備侍臣參知制命酌其宜稱誠合在先臣既諳詳輒舉自代謹具聞薦伏聽勅旨長慶元年正月四日新授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臣白居易狀奏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唐杜牧

前件官執德以進嚮道而行藹有令名備歷清貴掌綸言於西掖才稱發揮參密命於內庭衆推忠文休明辨天卷之二十七 四九

慎自弭躬近侍主輪東門聲實益重於縉紳磨涅始彰其堅白伏以南省實天下根本兩丞爲百司管轄苟非其選必致敗官今若以臣所任迴授敬復庶能肅清臺閣提舉紀綱既日陟明實不虛受伏乞天恩允臣所請以上薦舉

辭免召赴行在狀

宋崔與之

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其四川安撫制置命鄒孟卿特暫權續申鄒孟卿致仕奉聖旨崔與之候有四川制置使正官到日起發赴行在奉聖旨鄭損除寶謨閣待制四川制置

使熟知成都府填見闕崔與之候正官到日起發
赴行在自天聞命無地容身伏念臣老矣一行凄
其萬狀唯知盡瘁不敢辭勞方泝峽建西州之牙
復度劔守北門之鑰風霜刮面歲月壓頭以衰朽
垂盡之年得殘廢不治之疾老而懷土窮則呼天
飛章丐閒蒙恩賜召朝廷未有棄捐舊物之意臣
子豈無貪戀明時之心百恙相陵一衰不貸頭欲
破而掣痛不已心如啄而健忘心深氣體支離精
神昏憤年事既去世念已灰唯尋清都香火之緣
敢作禁街鐘鼓之夢唯求趣代早遂生還伏望聖

文休明辨 卷之二 七

五一

慈憫臣久勞憐臣久病懇此由衷之請俾之奉祠
而歸春水未漲而出瞿塘天恩未炎而入庾嶺庶
幾末路可畢餘生悉出天地始終生全之大賜

辭免禮部尚書狀

宋崔與之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
路安撫制置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昨奉
省劄坐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尋具辭免伏蒙
降詔不允臣再具奏間續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
寶討劄于奉聖旨崔與之除權禮部尚書候正官
到日交與前來供職臣聞命自天惜身無地竊維

舜命秩宗以典三禮蓋取僉言周建春官以諧萬
民最號清選凡屬亨嘉之運必嚴禮樂之司雖曰
攝承詎容輕受伏念臣丹心體國白首戍邊們參
井以西馳老懷猶壯持衰斜而北戍綿力易疲
引病以丐閒忽蒙恩而賜召方堅控避遽玷褒除
鈞天九奏之音夢寐不到文昌六星之象心目還
驚况無橫草之勞復有採薪之疾奄奄殘息凜凜
危衷伏望聖慈憐臣桑榆之景無多察臣樗櫟之
才焉用收還成命改賦真祠俾首丘得遂於初心
庶末路可全於晚節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文休明辨 卷之二 七

五一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與之狀奏伏奉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顯謨閣直
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令以在軍州差
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
恍承誤渥深切驚心歸班之命屢辭方茲俟遣子
郡之恩繼下復爾叨榮雖大造曲成而不遺顧小
器已盈而自懼伏念臣樸忠素守艱阻備嘗惟四
方奔走投老而不休故百恙侵陵乘虛而為梗五

狀

宋崔與之

年守巴蜀自知精力之窮六月泝瀟湘已決孤立之計陛下親祠祭大寶勉思遠圖勵精方新進德不已親近正人以新聖學招徠名彥以興治功當此天日清明之初誰無風雲依乘之志况臣起遐壤荷國厚恩先皇帝梓拔臣於元收之中徑躋清近聖天子召臣於歸休之後不容控辭茲實意之上孚忽溫言之下建長沙巨屏猶付重權延閣窮班更陞華直仰見公朝未忍棄捐之意徒有末路不堪驅策之憂綠臣暮景相催宿病尤甚伏宗事簡尚不能一望於清光連帥責叢其何以仰當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七

七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狀

宋崔與之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新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增城縣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除寶謨閣學士依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臣均佚琳宮忽被予祠之寵陞華奎閣更叨進職之榮具數便

蕃危衷震惕伏念臣受材庸下遭時盛明通籍九門入簾清廟之遽分符萬里出臨巨屏之雄計治罔功黜幽有典荷公朝用其長而讓其短至末路憐其病而全其歸陟之文昌六聯之峻班繼以元戎十乘之重寄思加頂踵感至涕洟屬初政之方新撫孤蹤而欲躍驥雖老而伏櫪尚欲加鞭鶴已病而乘軒何堪受甲自嘆桑榆之景但傾葵藿之心未酬大恩徒抱遺憾輒布投閒之悃深虞方命之誅忱辭既孚淵聽甚邁簪履不遺於舊物絲綸更侈於新除祠官得請以為榮銘心知幸學士為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七

三

謝清明日賜新火狀

唐白居易

古今日高品官唐國珍就宅宣旨賜臣新火者伏以節過戒烟時當改火助和氣以發滯表皇明以燭幽臣顧以賤微荷茲榮耀就賜而照臨第宅聚觀而光動里閭降實自天非因榆柳之燧仰之如日空傾葵藿之心徒奉恩輝豈勝欣載

謝賜尺詩狀

唐張九齡

右今日高力士宣勅賜臣等御製詩并寶尺伏以尺者紀度之數宜麗天文詩者律呂之和是生節物聖恩下逮天旨旁流因物寓言以言華象臣雖瞽陋伏見宸衷竊謝良工徒秉刀尺終期死力取配鈞衡而未副所圖退省知罪臣等不勝負荷感懼之至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唐白居易

右今日奉宣賜臣等紅牙銀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屆節慶賜申恩當晝夜平分之時頒度量合同

文林明辨 卷之二十七

五十四

之令況以紅牙爲尺白銀爲寸美而有度煥以相宜逮下明付度之心爲上表裁成之德慶澤所及歡心畢同臣等塵忝日深寵賜歲至雖恩光下濟咫尺之類不遠而尸素內慙分寸之功未効捧受愧畏倍萬恒情謹具奏聞謹奏

謝蒙恩賜設狀

唐白居易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設者臣生長窮賤才質尋微草野鄙夫風塵走吏豈期聖造選在禁闈煦以天慈賜以御食臣所以凌兢受命俯伏荷恩心寬不寧手足無措况傳聞九醞饌

列八珍惠過加選榮優置鼎金鑿引蒲將玉澤而共深玉饌屬厭與聖德而俱飽終食且嘆捫心自驚戰汗慙惶隕越于下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賜告身鞍馬狀

唐杜牧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告身一通馬一疋并鞍轡臣生逢聖代竊位嚴廊奉告令之詔書丹霄之雨露猶濕錫代勞之駿馬內棧之風雲尚隨寶軸煥絲綸之言逸足騁拳奇之態螢光燭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質孤根但荷乾坤之德殺身寧報撫已知慙無任感恩并踴懇悃之至

文林明辨 卷之二十七

五十五

謝恩賜衣服狀

唐白居易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衣服者臣自入禁司纔經旬月未陳薄效累受殊私况前件衣服等獻自遠方降從御府既鮮華而駭目亦輕暖而便身臣實何人堪此榮賜臣必擬秘藏篋笥傳示子孫何則顧陋質而懷慙貌非稱服撫微軀之荷寵力不勝衣因物感恩無任愧懼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對衣金帶鞍轡馬狀

宋歐陽脩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帶一條

金鑲銀鞍轡馬一疋者禁林促召彌峻於近班慈澤逾涯復叨於蕃錫退循昧陋曷稱輝榮伏念臣素乏藝文久塵清近神都繁浩常懼於曠官內署凝嚴遽叨於則職便蕃曲被兢慄方深豈謂載厚宸慈式垂寵賚燕金錫帶榮踰廓落之名在笥頒衣覬甚曳婁之刺輟以內閑之駿飾精實校之光俯耀微軀仰慚殊渥庸何疇補但誓糜捐

謝宣召入翰林狀

宋歐陽脩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縉紳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文休明辨 元卷之二十一 五十六

竊以文章一作之任自沽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適方圓之用久叨應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論議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寒偷

安常思引去敢謂仗蒙尊號皇帝陛下俯降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脩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効少答鴻恩

謝宣召入院狀

宋蘇軾

右臣今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溫再命而僕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覲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親事祕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文休明辨 元卷之二十一 五十七

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糜熟享人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年號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年號之新冕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下生資文武天祚聖皇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請以上蘇軾謝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七

文體明辯 卷之二十七

五人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八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

奏疏下

奏劄

論朋黨劄子

宋李綱

臣觀自昔論朋黨者無如歐陽脩之爲詳盡其言曰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過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人求其類而盡去之唯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唯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凡善者必相與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不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

人主者優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祇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唯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曰其國無君子出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脩之言如此誠爲切當臣以謂人主之所至惡者朋黨也小人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爲國家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人主操天下之利勢端居九重之中唯恐人之相與朋比以爲

不修明辨

元卷之二十八

二

欺罔故曰其所至惡者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其彙征而小人指爲朋黨可使盡去不爲已害故曰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黨錮之禍起而漢室以傾牛李之黨熾而唐室以微故曰其爲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仁宗}年間韓琦范仲淹富弼之流用於朝廷其所薦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悅指爲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以察之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德業得以光明于時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漢

元帝優柔不斷故滿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於朝唐文宗優柔不斷故曰破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人主之德剛健如天光明如日辯是非察邪正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愚智賢否各當其分尚何朋黨之足患哉臣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乘間投隙造爲險詖之言以惑陛下之聽者一時多士皆指爲朋黨賴陛下有以察之不用其說而善類得所依怙剛明盛德可以無愧於仁祖矣然小人之情譬如穿窬之盜稍失隄防有隙可乘則必復出爲惡伏望聖慈考歐陽脩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

不修明辨

元卷之二十八

三

消小人而進君子早建中興之業以致太平天下幸甚^{按此劉又覆韓琦書中語}

再論遣使劄子

宋胡寅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爲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辭遂行不可收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陛下^{高宗}之所改顧而禮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以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徒成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須至剖析聞於聰聰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討與浚孰中孰否則

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略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肯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高宗建炎四年遣使使虜兵亦不來及癸丑高宗紹興三年遣使則鉤引虜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高宗時使金者倫朱弁宇文虛中洪皓崔縱張邵韓肖胥等皆遣使金者皆良臣三人云云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八

四

入虜境晝夜驅遞略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給匆匆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况何鮮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虜為莫大之耻終不肯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虜賊臨以兵威肆其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

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幽謂何鮮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所大欲者誰下知之既有無厭之心正欲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况豫賊所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於一堂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其封疆矣河之北粘罕自以為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虜庭哉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肯賓吾使人達之於虜哉臣恐戎伐

天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八

五

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虜之勢如兩家有沒世之怨一弱一強強者侵陵不休弱者亦固其門墻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唱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強馬眾玩武不戢而無自禁之變者此五胡英傑勒曜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克殘不義特盜賊之靡耳非有保國求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及其勁兵壯者老老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沈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

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黨助豫賊昧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襲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兵交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為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心迎合粘罕之意為身謀而已陛下竊寐賢才日晏不倦菲衣節食卑官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為父兄拋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耻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泮散以為無復有輸忠效智建立功名之日使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八

六

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為之漸以國與人取悅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靖康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聲歎之音者況今歲月已久虜必重閤惟懼我知之今以虜為父兄之讎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而不絕則虜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

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為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弑君計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峽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標為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八

七

之故卑下於操以苟存邪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才脩政事息民訓兵以俟比向更無他策儻或未可唯是堅守若大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為至於何鮮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

論宣撫湖廣宣撫使職事第四劄子

宋李綱

臣昨自陛下龍飛臨御海寓臣以非材特蒙獎擢自庶僚不旬日而參大政遂獲待罪樞府深惟遭

遇之異竊自感勵思欲罄竭以圖報効而材疎智短終未能少收尺寸之功內負慙惕夙夜靡遑茲者伏蒙陛下高宗委以河北河東兩路重寄臣自視闕然恐不足以仰承委付之意至於不避煩黷力祈罷免而眷屬之厚不容退避見危致命豈敢固辭深惟國事之大非一己私智所能獨辦今其將行願受庠筭與廟堂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稟奉行庶幾有濟夫用兵之道雖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規摹大略當須先定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士大夫之獻說者不過和與戰二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八

人

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康王相張邦昌以為質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冠蓋相望而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种師中姚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恃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為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小衄必又以臣為輕舉誤國不知陛下睿筭與夫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失至今為梗今日之謀儻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

矣願陛下及臣之在廷與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行臣非敢愛死誠恐有誤國家大計故敢冒昧言之仰黷天威伏深戰慄

論金人失信劄子

宋李綱

臣竊觀金人自宣和徽宗靖康欽宗以來憑陵中國其所以為起兵之辭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於中國而已文檄之中動輒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察其故亦自以為失信於夷狄而致此擾攘也語之則愧耻而扼腕用之則望風而奔潰職此之由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八

九

國彼方恃虎狼之威假信義之說以責我吾之人謀回過方虞怖之不暇豈敢與之爭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茫然不知所伏此不可以不辯也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燕雲之地以為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為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陷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闕勤王之師未集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為久長之計一切有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為梗然當時所許

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肅王名至河而反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粘罕復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欲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此則金人失信者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願淪於夷狄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行割地奉使虜中往往為兩河之民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也由是觀之三鎮之民朝廷豈能令之哉虜騎既破汴都登城不下猶假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八

十

和約已成之說以款勤王之師遂遷二聖徽宗卷六官而北之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金人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中國以為起兵之辭正猶盜賊劫掠主人恃其克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為己之直而主人之曲也小人橫逆君子猶以禽獸畜之況夫夷狄強暴中國豈可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臣聞師直為壯曲為老興師勦衆奉辭伐罪以直為先願陛下降臣此章與大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來失信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

夫將士兵民周知其故曉然不疑底幾在我有辭人百其勇士氣日振戡亂定功莫此為先伏維陛下留神幸察以上

論脩六塔河劄子

宋歐陽修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脩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壩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日畏大臣二日畏小人三日無策今執政之臣當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脩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八

十一

言利者所勝今又妥脩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一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患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雖大而其害未至大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怨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

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爲之况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脩詰其如何則又無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收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

文休明辨 元卷之二十八

十二

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害之所爲也今言脩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害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維陛下詔計

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隄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隄益又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爲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二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脩埽

文休明辨 元卷之二十八

十三

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而商胡可塞故道復埽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止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潰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饒富饒河北一路用財所仰令引水注之不唯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

涇河注溢久又淤高決行艱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也今爲國設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論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漣至海二千餘里隄埽不可卒脩脩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唯治隄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八

十四

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脩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三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唯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

維陛下裁擇

右河

舉蘇軾應制科劄子

宋歐陽脩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儔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姿識敏明文采爛然論議蠡出其行業脩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其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謬舉甘伏朝典

舉章望之曾肇王回充館職劄子

宋歐陽脩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八

十五

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脩東南士予以爲師範太平州司法叅軍曾肇自爲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爲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沈淪州縣不使聞達識者惜之其章望之曾肇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

擢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罪以上薦舉

論狄青劄子

宋歐陽脩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取天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爲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唯陛下紆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

又宋明辨

卷之二十八

十六

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已爲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旣以爲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之心共服其材能

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

宋明辨

卷之二十八

十七

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旨計者宜自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甲進退近日以來說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誠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唯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唯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

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也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八

十八

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繁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

封事

陳七事封事

漢蔡邕

靈帝光和時頗有雷震疾風傷樹拔木地

震而電聲蟲之害又詳平犯境役賦及民

六年七月制書列答詔野臣各

陳政要所當施行邑上封事曰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

勿祗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綠象而至辟歷

同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

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來多福宗廟致

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祭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晏委有司雖有解除也倘為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降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直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電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傳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八

十九

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官內產生及吏卒小汗病及孿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祀輒與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年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

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妻產子及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瞽臣妾之衆哉自今齊制宜如故典答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選博之旨誠當思省述脩舊事使抱忠之臣

明辨 云卷之二十八 二十

二十

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
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
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
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
爲宜擢文右職樞要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
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狂分別
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意益州刺史龐芝涼
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意等所糾其効

尤多除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
疾網網施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
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
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
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
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
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
清平章和明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本
公之福管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
文休明辨 云卷之二十八 二十一

二十一

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
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昔畫辭賦才之小者
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
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高代博奕非以教化
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
訓風韻日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
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
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
但守奉祿於義已私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
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

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仕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繫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罷考及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恒帝孝子者字為太

文侯周辨天卷之二十八 二二

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出情定制不敢喻狀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當作恒思皇后和帝祖母載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當作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

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帝乃親迎此郊及行辟雍之禮焉○按順帝時郎中對條便宜七事後又上書條四事而罷繼之然所條皆以五行論災異不若世條陳之式○有時政大體

條災異封事 漢劉更生

初元帝即位蕭望之問堪皆領尚書事更生為散騎宗正給事中時外戚許廣漢史高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異數見更生乃使外親上變事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治果代免為庶人望之亦坐假子書下獄自殺帝甚悼恨乃罷堪為中書令弟于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恭顯憚而謝之更生見猛猛在位冀已得復進而懼其領危乃上封事諫曰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驗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叨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恩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自竊見於凡七八轉忠誠惻隱之意請然其於言方非微於中者厚不能及也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和乃一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還聚積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

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肅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飴釐飴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謠歎歎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

天卷之二十八

廿四

曰歎歎訛訛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中正不撓衆枉勉勵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說慙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瞿瞿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崩也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也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

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也言民以是爲非其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日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綰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隄反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晉也五石墮墜六鵠退飛多麋有蜮

文作明辨 天卷之二十八

二五

蜚鵲鵲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水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霜雪宇霆失序相乘水旱饑燥蟲螟蠡千齊也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故不覺其冗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戊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簡其子弟召莊三君更立王于衛子莫能正理遂主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匪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

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
寬宥，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
糅，忠諫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
乖刺，更相譏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
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
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
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
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
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奏
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

文選明辨

天卷之二十一

二六

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
之所攸也。夫遵襲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
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
元帝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
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
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譏邪並進也。譏邪
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
政，如或譏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
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
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

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
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
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暘庶廩，蠪見
無雲見也。日氣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
舜禹雜處，堯、舜、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
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
禹，周公而消共、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
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
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
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

文選明辨

天卷之二十一

七

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
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
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
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
丞相奏佞調，不當有位歷年而不去，放出令
即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
陰陽之訓，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
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
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此言其狀昔孔子
與顏淵十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

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引則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宿南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歟歟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言不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

文選卷之二十八

二十八

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以上皆應前義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逐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通所開竊惟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更生重封昧死

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計史比而怨更生等○德秀曰更生於正邪之辨一篇之中反覆

數四可謂深切也已乃卒不能開孝元之惑不明之君可與言哉恭顯曰宣帝時管輅傳至元帝時遂大用事陷蕭望之於獄殺之更生此對元帝之六年也其年堪猛獸相搏之厄又數年任自殺其後京房嘗一言之亦死終元帝世敢言者皆死如貢更生房二人而更生忠懇慘慘又非房匹他如貢禹匡衡號稱大儒曾蒙一言敢及之者皆致位三公而更生甘心廢錮不肯少在精忠峻節十載之下猶高仰之彼貢禹輩視之真可愧死矣

上日食封事

漢丁鴻

和帝永元中竇太后臨政竇憲兄弟各擅威權因日食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幽王之禍專權文休明辨元卷之二十八 三十

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福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竇憲雖欲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望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玉室向

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聖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未及望而滿也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改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物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下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人道尚有舍天子外附私家而事諸侯左官外附私家之臣依託

文休明辨

卷之廿八

三

權門傾覆諛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問者大將軍再出或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懼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綱不綱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政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卷十餘日帝以鴻行太計兼衛尉屯南北宮而收實惠

大將軍印綬及諸弟皆自殺○以上

論霍氏封事

漢張敞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

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臾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廼者大將軍光耀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黷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爵皆就第及衛將軍

文休明辨

卷之廿八

三

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宜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驩及其枝節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明自發其端直黃曰守遠郡時微為山其路無田夫心以清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何薦淮陰韓累歲乃得通況乎臣

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帝甚善其計然不欲也○宋真德秀曰敬之意在於抑退舊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其時計后之事就彰彰帝志在必於效雖善故之計而不行也

極諫外家封事

漢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魏趙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八

卅五

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攸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魏冉及涇陽名華陽名君弟皆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肆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閭樂望夷宮二世秦遂以

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昭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在帝左右相次如魚鱗也大將軍王秉事用權五侯榮顯七貴權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太后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比周相譽者登進比周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八

卅四

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昭蓋主蓋主燕王姊食邑千郭以疑上心二人皆避諱呂霍而弗肯稱霍二家皆坐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備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周卿秦穰侯漢武安田田呂上霍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霍霍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什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

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
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孰不
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
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
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
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
皇帝不與舅平昌王無樂昌侯王權所以全安之
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
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
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趙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

文粹明辨 卷之廿八

卅五

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禍也王氏未存保其爵
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喪睦外內之姓子子
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
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
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
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
皇太后天下幸甚晉奏成帝召見向歆其意傷其
向為中壘校尉
○以上外戚

上高宗封事

宋胡銓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
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
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
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
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
一旦豺狼改慮倖而縛之父子為虜商賈不遠而
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
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
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
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

文粹明辨 卷之廿八

三六

赤子盡為左袵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
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
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者哉夫三尺童子至無
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
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
下忍為之邪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
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
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
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
不恤忘國大憊而不報舍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

蚌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官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開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陽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八

三七

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出萬乘之尊下寄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乎不知則檜之遂非以慢已自

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會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及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宰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八

廿八

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宋懷明曰此說形於色朱子謂可與日月爭光信哉

上高宗封事

宋李綱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

陛下自古夷狄爲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
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
固則可守凌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
虜氣既懾吾辭雖直而威力強則可和故能守而
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
敢遠引前古請借景德真宗靖康欽宗之事以明
之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廷臣之議有欲幸
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而決遂幸澶淵
渡河而親征既殺其酋撻攬虜情震怖遣使請和
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能守而

宋李綱明辨 天卷之廿八

卅九

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國
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原
當時亦有爲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城
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
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
爲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鎮又質
親王肅王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
倍於澶淵之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
之而弗能得者迨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
施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

平仲劫寨小衲遂寢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
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
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鎮
之兵民爲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
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唯欲造爲釁端
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以爲其和
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爲害於和議而沮
能之虜將渡河猶以爲割北河河東之地奉之以
衆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逼朝廷
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盡取都

宋李綱明辨 天卷之廿八

四十

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
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
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
二十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
卒滅之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
於今日禍故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
不迨金人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
功徒結深怨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
兵當論其機會一失機會弗可爲也靖康之初金
人初無犯關之意兵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河北

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卻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掠即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矣既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而朝廷皆不以爲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夷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主人之室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爲之捍敵則何憚而不再來何爲而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軍政

文忠公集

卷之廿八

四一

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今與人關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追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沈于虜廷生靈陷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也天佑我宋必有英主爲宗廟社稷之所顧依萬邦群黎之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下聖躬得脫於屢危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去其軍中去冬出自危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日入

繼大統之事皆天地神祇之所顯相非人力也恭維皇帝陛下英睿之姿久動群聽孝友之德實彰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社艱危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下則欲拯生靈之危貼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哉思其難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乎則前日之和其效如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蓋徙以行其意爲如何而二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讎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爲金人之所得或

文忠公集

卷之廿八

四二

爲豪傑之所據密邇畿甸易爲侵陵守豈復易圖欲戰乎則去冬將位卒伍乏人撫御皆散而爲盜賊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之於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三

者今日國論以何爲宗顧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時施宜有策於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也夫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爲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

爲安也且害藩之臻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
墜復續故無知禍齊而小白實長五霸驪姬亂晉
而重耳實盟諸侯司馬晉羅聰雅雖姓之酷而元
帝起於江東幸唐有安山名孫思之之亂而肅宗
起於靈武况我有宋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
足用哉儻能嘗膽勵勾踐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志
駕馭豪傑攬用賢材法創業之雄謀華天下之弊
事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
澆羿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
尋邑而克靖大憝漢以再興况陛下之明而臨御

文華明辨 卷之廿八

四三

九有之師哉然大患之後百孔千瘡夏已及半去
秋不逮非早圖之則秋高馬肥虜騎又將奔突不
能支梧四海且有橫流之勢可不爲之寒心此當
以夜繼日而爲其所當爲者也臣素愚直平日唯
知讀書深考古今治道欲推之當世以專主而庇
民又嘗願以忠義自奮以徇國家一日之急當宜
和微宗之切蒙道君皇帝採其虛聲擢置左史得
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奏疏論水事其
意以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
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面奏其故警猶失火之

家欲爲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使不得
對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
君皇帝感悟以奉常召選然已晚矣靖康改元金
人犯闕前皇帝歟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擢
與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策其
意以謂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
我之有備宜益治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
身任其事變猶救火之家實爲焦頭爛額之客而
忌嫉者衆譏謔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
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

文華明辨 卷之廿八

四四

虜騎再犯都畿而前日以和議爲然者舉皆誤國
前皇帝感悟復有今日之召然又已晚矣苟二
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
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
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
召命卽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
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
遂狩沙漠痛憤至骨絕而復蘇繼覩陛下俯徇群
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
故於卽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

者況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夫儉
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體守
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
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
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
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撓在昔人君體此道
者唯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
為然臣願陛下深考漢書三帝與藝祖太宗之所
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了然於曾次物至而應之
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於心術之中矣臣
以疎遠未親清光輒敢以芻蕘之言求籲天地誠
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維
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而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
臣所以盡忠於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
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彈事

劾丞相衡等奏

漢王尋

初中書省者今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
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長事顯下
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
大夫不復典樞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
等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曰

太平御覽 卷之廿八

四五

太平御覽 卷之廿八

四六

司隸校尉尋言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
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
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
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門諛
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
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
而反揚著先帝也元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
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
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衛士得代罷去衡與中
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下衛同
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
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恭職萬眾會
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
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
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
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
敬有勿治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後
安試數非訪故前事侯歷奏大臣正法成小
過以至於此相推舉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左
丞相以病免

劾丞相宜奏

漢涓勲

咸亨元年薛宣為丞相方進為丞相
司直舉劾司隸校尉陳慶之免官并地
浩商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與妻
連繫都亭下南兄弟會賓客殺義渠長妻
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
尉部判吏并力逐捕奏可於是司隸校尉
奏曰

司隸校尉臣勲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
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
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史指條督察天子奉
使命大夫校尉司隸其詩逆順之理宣本不帥受經
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
欲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
文休明辨 天卷之廿八 四七

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
特會浩商捕得伏

劾消勲奏

漢翟方進

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為兩府
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
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司隸勲亦初拜司
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司隸相見禮
節又傷方進陰察之知勲私過光祿卿辛
慶忌又出逐帝舅成侯王商道路下車
是方進舉奏曰

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
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
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群臣宜皆承順

聖化以視讀曰四方勲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
禮儀輕設國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訕節失度邪調
古語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
位臣請下丞相免勲或帝遂罷勲

劾陳咸等奏

漢翟方進

初方進為御史大夫奏免陳咸後翟方
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王立舉咸對策方
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罪立自
詔咸勿劾立後定陵侯淳于長等罪遣
咸歸立求番方進又劾方進復奏曰
帝不悉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曰

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
黨咸幾立與讀曰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
太傅明辨 天卷之廿八 四八

所交結充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
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
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
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偽材過絕於人勇
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
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
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
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
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
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

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
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翅翼雖
傷不避也貴戚驕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
善惡相冒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
傳聞以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群邪之望既
廢細復徙及郡以愛發疾而死○其德秀司方
進所効大抵皆私意也以其文辭雅馴故列於此
又以見漢廷
舉効之制云

効薛况奏

漢衆姓

初丞相薛况有兩弟明脩明官至南陽太守
脩歷郡守尹光尹少府善交接得里
之稱後母常從脩為官成時宜為丞相
脩為郡令宜迎後母脩不違後母病死

文舉用華 天香之主人

四力

脩去官持服三年服少能行之皆
兄弟相敬不可脩遂竟服諒是兄弟不和
久之京省初即位博士中咸給事中亦東
海人也毀宜不供養行喪毀宜于況為石
曹侍郎數聞其語多揚明欲令制或面
目以不并位會司隸缺况恐咸為之遂令
明遷新成宮門外斷鼻脩身八制
事下司御史中丞張等奏曰

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侯免而復爵不相
救丞佐而骨肉相疑疑咸咸受脩言以謗毀宜
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
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宜而公令明明等追
切宮闕要遞創戮近臣指申於大道人衆中欲以
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謹

諱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
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
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也不免於誅上浸通近也
源不可長也况首為惡明手傷功意造工俱惡皆
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况皆弃市是謂直以傷人
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方
謀敗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疾者與病人之
罪鈞惡不直也故厚善脩而數稱官惡流聞不計
不可謂直况以故傷成計謀已定後聞可謂因
前舉而趨明非以惡成焉司隸奏言謀也本學私
變雖於掖門外傷成道中與凡氏爭鬪無異殺人
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况于
曰必死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
而民無所措手足今以况為首惡則手為焉大不
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美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見諱
史奉明華 天香之主人 五十

効陳遵奏

漢陳崇

京師未杜陵陳遵為河南太守司馬級為
司直東門飲食作樂後
外家左大飲食作樂後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封嘉備郡
守級州牧依史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
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屏蔽者入閭巷過寡

婦左阿君置酒調誦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
留宿為侍婢扶卧邊知飲酒飫宴有節禮不入寡
婦之門而湛音酒溷有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
汗印敲也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
飲食自若

奏彈曹景宗

梁任昉

武帝時魏兵圍司州刺史部二州發兵往
救時景宗為郢州刺史頓兵三關不進及
開司州沒即日退還敵入縱
暴遂失三關於任昉奏曰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屢步無
却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赴母之呼深識乞不
本傳明辨天卷之十八 五一

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
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竊尋獯獫獯獫猶也侵軼變擾疆陲王師薄伐所
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充凱歸東關無一戰之
勞徐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司部遠也糾臨
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
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
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李降而恭收守
比之疎勒則耿恭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
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

築涉安啓土而已哉漢武帝築受降城涉安侯

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不時言邁故使蝟

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

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

取而退則延頸就自貽虧軋場侵駭職是之由

不有嚴刑誅賞安寘用景宗即主謂非之臣謹案

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

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今世參劾擢自行間遊茲

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

檐裁剛弛鐘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晉書

文臣周辨天卷之十八 五一

和戎侯而賜女樂二八今景宗無功而已有此賜也自頂至踵功歸造化

也潤草塗原豈復自已且道恭云逝城守案旬景

宗之行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

有覲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

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

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朝宰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

乃顧將一車書愍彼司氓索辱非所早朝永歎載

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

臣謹以劾胡氏反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

大常制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結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道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臣助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景宗諸嗣泥首侍罪亦一無所聞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八

五三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八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九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盟誓

按禮記涖牲曰盟劉勰云盟者明也祝告於神明者也亦稱曰誓謂約信之詞也三代盛時初無詛盟雖有要誓結言則退而已周衰人鮮忠信於是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而盟繁興然俄而渝敗者多矣以其爲文之一體也故列之而以誓附焉夫盟誓之文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勦心力祁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詞此其所同也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亦存乎人焉耳嗚呼總爲斯言其知盟誓之要者乎

盟諸侯于踐土

周王子虎

哀王二十二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復王于勞晉作王于踐土而辭楚俘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秉命之公爲伯王于虎盟諸侯于王庭

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也無克胙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

盟楚于宋

晉士燮

周簡王七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晉上焚曾楚公子龍許盟盟于宋西門之外

凡昔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享其惠同恤苗裔苗裔危
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
贊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
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晉鄭同盟于亳

撰人闕

周靈王十一年晉悼公會諸侯伐鄭
鄭人懼乃行成居盟于亳載書曰

凡我同盟毋瀆紆紛年不盡積年穀而毋藥利毋保

姦毋留應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問茲

命司慎司盟天名山川群神群祀在祀先王如

屬王之親先公始封七姓十二國之祖鄭晉鄭

文休明辨天卷之二十九

二

姬姓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
呂已姓杞姓薛姓實十三國明神殛之俾失

其民隊命亡氏踐其國家

盟衛人于宛濮

衛甯俞卿

周襄王二十年晉文公伐衛成公請盟
衛甯俞人出君于襄牛以說于晉遂奔楚

二十一年成公使元咺奉叔武受盟于踐
土遂復成公衛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

天禍衛國君臣不協成公欲與楚國以及此憂也

君謂出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

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不協之故

有不居者用昭乞盟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

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

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明神先君是糾是殛

與交豫刺史共討董卓盟

漢臧洪

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機縱橫禍加至

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窮殘四海兗州刺史

岱劉豫州刺史史伯陳留太守邴姓東郡太守瑁

廣陵太守超亦姓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

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頃首喪元必無二志

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

靈實皆鑒之

與蜀盟

吳大帝

文休明辨八卷之二十九

三

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乘機劫奪國柄始於董

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

普大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

醜荐作姦回偷取天位而獻公麼尋丕凶蹟阻兵

盜土未伏厥誅昔北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

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敵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

復誰在大討罪窮恭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

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

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

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

吳雖信由衷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名亮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威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牧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軟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裴謀司慎司盟群神群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勦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白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於好也淪此盟創禍先亂達貳不協悞慢天命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九

四

明神上帝是計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

與王僧辯共討侯景盟文

梁陳霸先

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幼勞兆庶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疆弩陵賊朝廷銘牙郊甸殘食含靈剝肝斯耻不惡其快勝骨焚

尸不謂為酷高祖非食卑官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簡文帝溫嚴恭默不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皇枝襁抱已上總功以還窮力極俎醢屠且繪豈有率土之濱謂為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況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繹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王繹至孝玄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正餘景身尚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九

五

在京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僅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已讓物先身帥眾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哀明神殛之

與高適來瑒盟

唐肅宗

安祿山之亂肅宗起於陳留吳郡太守兼江南東道採訪使未到肅宗使中官手詔追之未至鳳翔會江東水軍王玢等與陝州節度使御史大夫兼江東節度使同至安州陝州諸將適與日今中原未復江州動握人心安危實在此日若不齊盟實信以示四方今知三帥協心萬里同力則難以

集事矣陝撫項馬地土乃為賊首登壇誓衆曰

淮西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瑱江東節度使御史大夫陟淮南節度使御史大夫適等銜國威命各鎮方隅糾合三垂翦除兇慝好惡同之無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亡族皇天后土祖宗神明實鑒斯言

陟等辭言慷慨血淚俱下三軍感激莫不頂泣

與將士盟文

唐肅宗

肅宗建中四年安祿山朱此之亂帝幸奉天皇為奉義軍節度使乘璽于廷血牲與將士等盟曰

上天不弔國家多難逆臣乘間盜據官闈而幸楚

文亦明辨 天卷之二十九

六

琳亦扇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及不使既不事上安能卹下皇是用激心憤氣不遑底寧誓以群公竭誠王室凡我同盟一心協力伏願除克七祖之靈必當幽贊言誠則志合義感則心齊粉骨糜軀決無所顧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迫於子孫亦罔遺類皇天后土當非斯言

與吐蕃相尚結贊等盟文

唐張鎰

唐有天下恢奄禹跡舟車所至莫不率俾以累聖重光卜年惟永恢王者之丕業被四海以聲教與吐蕃贊普代為婚姻因結鄰好安危同體甥舅之

國將二百年其間或因小忿并惠為讎封疆騷然靡有寧歲皇帝宗踐祚愍茲黎元乃釋俘囚悉歸蕃落二國展禮同茲協和行人往復累布成命是必詐謀不起兵革不用矣彼猶以兩國之要求之未久古有結盟今請用之國家務息邊人外其故地并利蹈義堅盟從約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父縣暨劍南西山大度河東為漢界蕃國守鎮在蘭渭原會西使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磨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為蕃界其兵馬鎮守之處州縣

文亦明辨 天卷之二十九

七

見有居人彼此兩邊見屬漢諸蠻以今所分見住處依前為定其黃河以北從故新泉軍直北至大磧南至賀蘭山駱駝嶺為界中間悉為閒田盟文所有不載者蕃有兵馬處蕃守漢有兵馬處漢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馬處不得雜置并築城堡耕種今二國相受辭而會齋戒將事告天地山川之神照臨無得愆其盟文藏於郊廟副在有司二國之成其永保之

與吐蕃使盟

唐撰人闕

肅宗長慶元年吐蕃以我與迴紇和親罷青梁堡盟州刺史李元發發兵進擊之

蕃遣使請盟帝許之乃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劉元鼎等充使副判官典史蕃仲照

辛卯及台漢射六書向書中龍去太常司農卿京兆尹李百大將軍皆預焉其詞曰

維唐承天撫有八紘聲教所臻靡不來廷兢業齊栗懼其隕顛續武紹文疊慶重光克彰濬哲罔忝洪緒十有二葉二百有四載則我太祖權明號而建不拔鋪鴻名而垂永久額上帝以答嘉應亨皇靈以酬景福曷有息已越歲在癸辛作丑冬十月癸酉文武孝德皇帝詔丞相臣植維臣播維臣元維等與大將和蕃使禮部尚書訥羅論等會盟于京師壇于城之西郊坎于壇北凡讀誓刑牲加

宋作明辨 八卷之二十九

書復壤陟降周旋之禮動無違者蓋所以偃兵息人崇姻繼好懋建遠畧規恢長利故也原夫昊穹上臨黃祗下載茫茫蠶蠹之類必資官司焉厥宰臣苟無統紀則相滅絕中夏見管維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爲主自今而後屏去兵革宿忿舊惡靡焉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結援邊候撤警戍烽緇煙患難相恤暴掠不作亭障旣絕其交侵標帶要害謹守如故彼無此詐此無彼虞嗚呼愛人爲仁保境爲信畏天爲智事神爲禮有一不至懽災于躬塞山崇崇河水湯湯日吉辰良莫其兩顧西爲

大蕃東實巨唐大臣執簡播告秩方備書

百濟新羅盟文

唐劉仁軌

往者百濟先王迷於逆順不敦鄰好不睦親姻結託高麗交通倭國共爲殘暴侵削新羅破邑屠城略無寧歲天子憫一物之失所憐百姓之無辜頻命行人遣其和好負險恃遠侮慢天經皇赫斯怒恭行弔伐旌旗所指一戎大定固可潛宮汚宅作誠來商塞源拔不垂訓後昆然懷柔伐叛前王之令典興亡繼絕往哲之通規事必師古傳諸曩冊故立前自濟太子司稼正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

宋作明辨 八卷之二十九

九

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羅長爲與國各除宿憾結好和親恭承詔命永爲藩服仍遣使人右威衛將軍魯城縣公劉仁願親臨勸諭具宣成旨約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終始分災恤患恩若弟兄祇奉綸言不敢失墜旣盟之後共保歲寒若有棄信不恒二三其德與兵動衆侵犯邊陲明神鑒之百殃是降子孫不昌社稷無守禪祀磨滅罔有遺餘故作金書鐵契藏之宗廟子孫萬代無或敢犯神之聽之是饗是福

討祖約蘇峻誓

晉郗鑒

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叛本塞原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非崩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群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帝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勦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倫安有淪此盟明神殛之符

按字書云符信也古無此體晉以後始有之唐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九

十

世凡上迨下其制有六其六曰符尚書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皆用之蓋亦沿晉制也然唐文不少概見姑採晉及南朝諸篇列之亦以備一體云

討晉安王子勛等符

晉尚書姓名

去晦明遞運崇替相公帝宋之基懋業維求聖祖肅重光氣氤上業狂情承祀國維以素海流九縣崇穢三靈措紳戮辱黔庶人神同憤朝野泣血聖上明在躬膺符握曜眷懷家國夙夜劬勞懼社稷湮蕪彝倫左袒天威雷發氛沴冰

消殄凶讎門不俟鳴條之旅殲虐牧野無勞孟津之鉞華夷卽晏晷綿還光鏗鏘聞於管絃趨翔被於冠冕同軌仰化異域懷風劉子勛昏世稱兵義同翦惡明朝不戢同讎邪正竊窺畿甸逼過兩江陵上無君暴於遐邇王赫斯怒興言討違命彼上將治兵薄伐今遣寧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輕銳七千飛舟先邁龍驤將軍劉靈遺羽林虎旅連鋒繼造假節督南討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殷孝祖驅濟河勁卒電擊雷動使持節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侯王玄謨悉徒五萬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九

十一

董統前師使持節侍中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擁神州之衆總督群帥龍驤將軍劉劭寧朔將軍劉懷珍步騎五千直指大雷寧朔將軍柳倫司州刺史龐孟虬淮頴突驕市隣趣西陽使持節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總勒步師連旗百萬河舟代馬遡驚江潰越棘具鈎交曜畿服笳鼓動坤維金甲震雲漢掎角相望水陸具發冠軍將軍武念率雍司之銳已據樊沔徐州刺史申令孫提彭宋剽勇陵塗森奮皇上當親馭六師降臨江服旌旆掩雲舳舻咽海昔具楚連衡蕭蕭勁悍

廢據區內擊沸秦中霧散埃滅豈非先鑒而嬰彼
孤城以待該天之網迫此烏合以抗絡繹之師雲
羅四掩霜鋒交集猶勁颼之拂細草烈火之掃寒
原燄卷之形昭然已著朝廷惻愍我僚吏哀矜我
士民竝亦何辜拘誤迷黨故加宣示令得自新如
其淪惑不改抵冒王威同焚既至雖悔奚補奉詔
以四王幼弱不辜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
若有逼損誅翦無貸左右主帥嚴相衛奉詔誤之
罪一無所問

討沈攸之符

南宋尚書

文粹明辨 卷之二十九

十二

沈攸之自文帝時為太尉行衆軍至明帝
時屢以戰功為鎮西將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
督新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當
貴振於王者順帝即加攸之車騎大將軍
軍開府儀同三司蕭道成遣人齎敕到
新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為王陵死不
作買充生將發江陵道成
遣表軍西討之尚書符曰

沈攸之出自隴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之
從父宗廕從父兄子愛之若子羽翼吹嘘得昇
官次景和年號昏悖猜畏柱臣而攸之凶忍趣利
樂禍請銜詔旨躬行反噬又攸之與譚金童泰壹
等暴寵狂朝並為心膂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
親昵情過管鮑仰遭革運凶黨懼戮攸之反善圖

全用得自免既殺從父又虐良朋雖呂布取君卿
寄資友方之斯人未足為酷泰始年明帝開關漏
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故階亂獲全因禍與福
攸之稟性空濫躁而無謀濃湖土崩木非已力彭
城下邳望旗宵遁再紹王師久應肆法值先帝
宥其回溪之耻冀有封嶠之捷故得幸會推遷頻
煩顯授內端戎禁外綏萬里聖去鼎湖遠頒顧命
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誥喜形于顏
普天同哀已以為慶累登藩岳自郢遷荆晉熙王
祓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斷割候迎肆意陵
文粹明辨 卷之二十九 十三

略料捍士馬簡籌器械權操精銳並取自隴郢城
所留十不遺一專恣鹵奪罔顧國典踐荆已來恒
用姦數既懷異志興造無端乃屢迫群蠻騷擾山
谷揚聲討伐盡戶上丁蟻聚郭邑伺國衰盛從來
積年未不解甲遂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
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於此昔歲桂陽內熒
道宗廟貼危攸之任官上流兵疆地廣勤王之舉
寔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滿三千至郢州稟受節度
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熙招誘劍客羈絆行侶竄
叛入境輒加擁護連亡出界必遣窮追視吏若隴

遇民如草峻太半之賦暴參夷之刑夷三族鞭篋
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捕逮翌朝赦令初
不遵奉曠蕩之澤長隔彼州人懷怨望十室而九
今乃舉兵內侮姦回外熾斯寔惡熟罪成之辰決
難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御元戎
隼行天罰今遣新除使持節郢州司州之義陽諸
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員
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重安縣開國子
軍主王敬則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軍主王宜
與屯騎校尉陳承叔右軍將軍葛陽縣開國男彭

八本列傳 卷之二十九

十四

文之驍騎行參軍振武將軍邵辛精甲二萬衝其
首旆又遣散騎常侍游擊將軍臨湘縣開國男呂
安國持節寧朔將軍越州刺史孫曇曜屯騎校尉
寧朔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危軍將軍新亭侯任
侯伯龍驍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略屯騎尉南城令
曹虎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蕭諱新除寧朔將軍
游擊將軍下邳縣開國子桓崇祖等舳舻二萬駱
驛繼邁又遣屯騎校尉荀元賓撫軍參軍郭文考
撫軍中兵參軍程隱傳奉朝請諸襲光等輕艦一
萬截其結要驍騎將軍周盤龍後將軍成買輔國

將軍王勔勤屯騎校尉上洪範等鐵騎五千步道
繼進先據陸路斷其走伏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州
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襄陽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張歊兒
志節慷慨卷甲樊鄧水步俱馳破其巢窟持節督
司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范
陽縣侯姚道和義烈梗槩投袂方隅風馳電掩襲
其輜重萬里建於四方飛旆莫不總率衆師雲翔
雷動人神同憤迷邇并心今皇上歸聖明將相仁
愛約法三章寬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

八本列傳 卷之二十九

十五

患民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大
逆舉無名之師驅讎怨之衆是以朝野審其易取
含識判其成禽彼土士民罹毒日久今復相逼迫
投赴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去就在機望思先
曉無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
皎日攸之作敗自經於機
林村人斬首送都

尚書符起都宮軍局
符○蘭臺

梁江淹

侍御史大夫尊冠賤履若臣斯位愛順惡逆成敗
可憐音流也未有憑凌我江郊侵軼我河縣而不流
冤漂骨丹宗血祀者也沈攸之寂寥無文起自甲

卒邀我百戰之軍乘彼一捷之幸鑄山裂地紐紫
要漲金擁旗藩伯便無北面之禮受符方并卽有
專征之興箕賦深歛毒被郢南枉法矯刑毒聞荆
西鬼恠其性故從始而遂終狼戾其志乃公少而
得老山陵不奔移袂爲慶踐祚無賀按劍稱予遂
乃闕馳送書亭炤妖火此而可賒也孰不可宥今
遣陳承叔彭文之等敢勁三萬前驅電耀呂安國
任侯伯桓崇祖曹虎頭等樓艦五萬騎射蛟中流
荀元賓郭文孝程隱儒等輕舸二萬高旌蔽日周
盤龍張文嘉薛道淵等鐵馬五千龍驤後陣凡此
文休明辨 八卷之二十九 十六
諸帥莫不氣薄日月精變虹蜺或飲羽石梁或超
踰門樓索鐵拔距孤視萬旅顧盼則前後生風暗
鳴則左右激電然鑾戎薄臨驍虎百萬六軍徐軌
五輅遲師丹艦發炤素甲生波樓煩白羽投鞍成
岳漁陽黑騎浴鐵爲群於是高山與深谷共湮紫
芝與白艾同滅不亦惜乎符至之日幸加三省其
驅逼寢手之人鋒陣塢壁之主若有救命軍門一
無所問或能因罪立績賞不示私斬祛射袂惟功
是與購募之科且列如上信如白水激然無二臺
明詳旨飛火普加宣才文書卜里馳驛

討陳寶應符

陳尚書

告晉安士庶昔隴西旅拒漢不稽誅遼東叛漢魏
申宏畧若夫無諸漢之策勲有扈夏之同姓至於
納吳淦之子致橫海之師違姒啓之命有甘誓之
討况廼族不繫於宗盟名無紀於庸器而顯成三
叛疊深四罪者乎案閩寇陳寶應父子并服支孽
本迷愛敬梁季喪亂閩隅阻絕父既豪俠扇動蠻
瞰推髻箕坐自爲渠帥無聞訓義所資姦諂爰肆
蜂豺俄而解印炎行方謝網漏吞舟日月居諸弃
之度外自東南王氣寔表聖基斗牛聚星允符王
文休明辨 八卷之二十九 十七
迹梯山航海雖若款誠擅割瓌珍竟微職貢朝廷
遵養含弘寵靈隆赫起家臨郡蕪畫繡之榮裂地
置州假藩麾之盛卽封戶牖仍邑櫟陽乘華轂者
十人保敝廬而萬石又以盛漢君臨推恩叢敬隆
周朝會遇長滕侯由是紫泥青紙遠賁恩澤鄉亭
龜組頒及嬰孩自谷遷喬執復爲擬而苞藏鴆毒
敢行狠戾連結晉異表裏周迪盟歡婚姻自爲唇
齒偪疆山谷推移歲時及我穀騎防山定秦望之
西部戈船下瀨克匯澤之南川遂敢舉斧並助凶
孽莫不應茲摧衄盡殪醜徒每以罪在曾渠憫茲

驅逼所收俘賊並勒矜放以遣中使爰降詔書天
網恢弘猶許改思異既走險迪又逃刑誰傷王人
爲之川數遂使袁熙請席遠歎頭行馬援觀蛙猶
安井底至如過絕九賦剽掠民闔境資財盡室
封套凡厥蒼頭皆略黔首罄賊相扇叶契連蹤乃
復踰超瀛濱寇擾峽口侵軼嶺嶠掩襲迷城縛掠
吏民焚燒官寺此而可縱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則
史俞文問明威將軍程文季假節宣猛將軍成州
刺史甘他假節雲旗將軍譚瑱假節宣猛將軍前
監臨海郡陳忠慶前軍將軍徐智遠明毅將軍且

文休明辨 八卷之二十九

十八

黃驤開國公慧紀開遠將軍新除晉安太守趙
蒙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定州刺史康樂
縣開國侯林馮假節信威將軍都督東討諸軍事
益州刺史余恭頃率羽林二萬蒙衝蓋海乘跨滄
波掃蕩巢窟此皆明耻教戰濡須鞠旅累從楊僕
亟走孫恩斬蛟中流命馮夷而鳴鼓鼉爲駕轡
方壺而建旗義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款到累使求
軍南康內史裴忌新除輕車將軍劉峯東衡州刺
史錢道戢並即遣人伏與紹賓同行故司空歐陽
公名昔有表奏請宣薄伐迷途意合若伏波之歸

兵長逝遺誠同子顏之勿赦征南薨謝上策無忘
周南餘恨嗣子弗忝廣州刺史歐陽紇克符家聲
聿遵廣畧丹師步卒二萬分趨水扼長鯨陸掣封
猗董率衡廣之師會我六軍潼州刺史李晤明州
刺史戴晃新州刺史區白獸壯武將軍隋行師陳
留太守張遂前安成內史闕慎前廬陵太守陸子
隆前豫章太守任蠻奴巴山太守黃法慈戎昭將
軍湘東公世子徐敬成吳州刺史魯廣達前吳州
刺史遂興縣開國侯侯許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
事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率縱騎五千組甲

文休明辨 八卷之二十九

十九

二萬直渡邵武仍頓營安按轡揚旌夷山堙谷指
期掎角以制飛走前宣威太守錢肅臨川太守駱
牙太子左衛率孫詡尋陽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
劉廣德並隨機鎮遏絡驛任路使持節散騎常侍
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
侯法薨薨戒嚴中流以爲後殿斧鉞所臨罪唯元
惡及留異父子其黨主帥雖有請泥函谷相背准
陰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効非止肆責仍加賞擢
其建晉士民久被驅迫者大軍明加撫慰各安樂
業流寓失鄉卽還本土其餘立功立事已具賞格

檄

文辭明辯 天卷之二十九

374

告青徐二州招降郃國檄

漢伏隆

光武初張步兄弟各擁強兵據有齊地
隆為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

用隆移
徵告日

文係明辨 一卷之二十九

111

皇并隆光祿夫大

告郡國檄

漢隗囂

盟移檄告郡縣曰

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字衍尉隊大夫屬正屬令故新都侯王莽慢侮

尹字衍尉隊大夫屬正屬令故新都侯王莽慢侮

天地悖道逆理鳩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節文以爲祥瑞賊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明吏民蓋天爲父地爲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祥明和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同言身當盡此度循亡秦之既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同地絡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規銅山澤奪民本業造起文休明辨一卷之二十九

十二

九廟窮極土作發冢河東攻劫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夜冤繫無辜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形除順時之法灌以醇醪裂以五毒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貨幣歲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流泣市道設爲六管酹酒賣鹽鐵器詩錄名山澤皆令聚官主稅收其利增重賦歛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錢沒入鍾官注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西

侵羗戎東摘也獲藏貊使四境之外並入爲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也蕩地無類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衆外降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興滅繼絕封文休明辨一卷之二十九

二三

定萬國導高祖之舊制脩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初服四夷君長爵號今皆復之然後還師振旅棄弓卧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

爲袁紹檄豫州劉備時作 魏陳琳

漢獻帝建安中袁紹爲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時避董卓州紹與典文章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

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世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二世自廢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未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平產祿後專政內蕪二軍北外統梁趙產梁王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勃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文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竊放橫傷化虐氏父嵩騰乞勾構乞養因賊假位與金輦輦輪貨權門竊盜典司傾覆乞

文休明辨 一六卷之二十九

二四

重器操贊閣遺醜本無懿一作德德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自統屬揚掃除凶逆人續遇董卓卓侵官暴國方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偏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畧輕進易退傷夷折衄喪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賦威威柄威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傑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

琴受灰滅之咎操族自是上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徐方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一作強餘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昭之黨故復援旌環甲席卷起征金鼓聲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鸞駕鸞反布群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公孫瓚匪遑離勿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亦操操便放志專行脅逼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曹

文休明辨 一六卷之二十九

二五

爲中臺御史爲憲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曹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人尉楊彪典歷三司爲太尉人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政客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名弟墳陵導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

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
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
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
罾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
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
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
及整訓加緒含覆一作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
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
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殲寇桀逆拒圍一
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操暗與外助王師內相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九

二六

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
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
山紹破黑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
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敖
倉沮河爲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陸猶慕
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
黃育獲之士中黃伯夏育烏騁良弓勁弩之勢并
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荆
州下宛華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告舉
炎火以炳音納飛蓬覆滄海以沃燠飛蓬覆滄海以沃燠炭有向不

消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
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
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
夷人爲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
揮輶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
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
勢力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
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指焉能展其節又操
侍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官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
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九

廿七

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
發兵恐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還衆旅
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
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
張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
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此得操首者封
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
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
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微意言操失德不與
計謂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
止其身何乃計及父祖邪琳謝罪曰失在茲上已

不可不發祥愛其才而不責之本初紹字也。梁
劉勰曰琳之傲壯有骨鯁雖處閭閻養章密太甚
發立操金誣過其虛然抗岸書集
敢指操鋒得免於多黨之費幸矣

檄吳將校部曲文

魏陳琳

年月朔日子發時也尚書令或姓告江東諸將校部

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
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
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
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
慄伏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一作乎孫權小
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未詳斧名字不
文作用辨一卷之二十九

足以海簡墨譬如發音卯始生翰毛而便陸梁虎
肆顧行吠主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
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鑿鑿之魚期於消
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孫
字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
夫差吳王承闔閭父之遠跡用申胥伍員字子
之訓矣棲越會稽可謂疆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
爭長都城屠於句踐越王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
滅身登越軍及吳王濞驕恣伯音強去猖獗始亂
自以兵疆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司馬亞帥師甫下榮

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滯之罵言未絕於口而
丹徙之刃已陷其胷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
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
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能據虎踞疆如二
袁紹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
其餘鋒悍特起鸛視狼顧爭為梟雄皆不可勝數
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
者關中諸將馬超楊秋李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
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
無敵丞相曹操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
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橈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
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遁逃逆
賊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
惡相救並為唇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
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
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旌表首萬
里軍入散關則群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
臨漢中則陽平關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
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
賁邑侯社漢各帥種落共輿巴郡以奉王職鉦鼓

文作用辨一卷之二十九

二九

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屯鋒若此之事皆
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
仁覆載允信元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漢
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漢子
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
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一作屬皆爲鯨鯢超之妻
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
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此下述往年
夫擊鳥先高攫驚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
今者枳棘翦杆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

文休刊一 卷之二十九

三十

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
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焚震奮席卷自壽春而
南入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
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江夏襄陽諸
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
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
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
葉從皆非詔書所特擒襲故每破滅疆敵未嘗不
務在升降後誅援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
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

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
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牽衆出降還討賁固薛洪
穆音尚尚二人皆開城就化就王官渡之役則張
郃高與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
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
城則將軍蘇游及爲內應審配兄子紹關門入兵
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
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
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艾敵寧旗靜安海內豈輕
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

文休刊一 卷之二十九

卅一

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
所存故乃建立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
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詭譎
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
燖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嚴軍
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
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
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
孝章名憲爲吳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
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

離鼻離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伊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繼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恭明當世傳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又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休莽言之可為愴然開魏周榮又英虞仲翔名文各紹堂構能負折薪及吳諸顧陸顧陸並傳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逐也兩施於天

宋明辨 卷之二十九

言無還有斧無何柯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復理之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之德也鵲鳩之鳥巢於蒿若若折子破下愚之感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蒿若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入與眾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能卒詳也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也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弃者輕若乃榮禍懷寧

迷而忘後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若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牧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魏明初事袁紹則為紹取曹操之惡及其附操則為操數孫權之過及面事人曹無偏色不足於也獨其文深得微意故並取之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唐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克太宗下陳魯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官潛隱先帝則太

宋明辨 卷之二十九 卅三

宗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羣羣陷存禍於聚塵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苞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光之不作朱虛侯鞠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鑒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

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愛
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
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
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
喑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
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
周親或膺重寄於詒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
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僕能
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
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
又休用辨一公卷之二十九 卅四

討黃巢檄

唐鄭畋

鳳翔隴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上柱國榮陽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鄭畋移檄告諸藩鎮郡縣侯伯牧
守將吏曰夫也亨有道否泰相公如日月之蔽虧
似陰陽之愆伏是以漢朝方盛則莽卓肆其姦兇
夏道未衰而羿浞騁其殘酷不無僭越尋亦誅夷
卽知妖孽之生古今難免代有忠貞之士力爲匡

復之謀我國家應五運以承乾躡三王之垂統綿
區飲化匝宇歸仁十八帝之鴻猷銘於神鼎三百
年之唐澤播在人謹加以政尚寬弘刑無枉濫翼
翼勤行於王道孜孜務恤於生靈足可俾寶祚於
無窮御理圖於不朽近歲螟蝗作害旱暵延災因
令無賴之徒遽起亂常之暴雖加討逐猶肆猖狂
草賊黃巢奴僕下才豺狼醜類寒耕熱耨不勵力
於田疇媮食靡衣務偷生於剽奪結連兇黨驅迫
平人始擾害於里閭遂侵凌於郡邑獨以藩臣不
武戎十貪財徒加討逐之名竟作遷延之役致令

又休用辨一公卷之二十九

三

滋蔓累有徵求聖上愛育情深含弘道廣指萬方
而罪已用百姓以爲心假以節旄委之藩鎮冀其
俊革免困疲羸而殊無犬馬之誠但恣蟲蛇之毒
剽掠我征鎮覆沒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殘我士
庶視人命有同於草芥謂大寶易取如奕碁而乃
竊據官關僞稱名號爛羊頭而拜爵續狗尾以命
官驚巢幕以誇安魚有鼎而猶戲珠不知五侯七
怒期分項羽之屍四塚既成待莽蚩尤之骨猶復
廣侵田宅濫瀆貨財比磔壑以難盈類烏焉而縱
攫茫茫赤縣僅同夷貊之鄉惴惴黔黎若在陸牛

之內固以人神共怒行路傷心收謬領藩垣榮
將相每枕戈而待旦常泣血以忘餐誓與義士忠
臣共剪妖鳴狗盜近承詔命會合諸軍皇帝親御
六師即離三蜀霜戈萬隊鐵馬千群雌虎嘯以風
生應龍驤而雲起淮南高相公駱會關才諸道白
萬雄師計以夏初會於關內畋與涇原節度使程
宗楚秦州節度使仇公遇等已驅組練大集關畿
爭麾隴右之蛇矛待掃關中之蟻聚而吐蕃黨項
以久被皇化深憤國讎願以沙漠之軍共獻澆平
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連衡旌旗煥爛於雲霞
文休明辨 入卷之二十一 廿六

劍戟晶瑩於霜雪莫不持繩待試賈勇爭先思垂
竹帛之功誓與朝廷之壯烈茲殘孽不足殄除况
諸道世受國恩身縻好爵皆貯玉帛之畧咸傾致
主之誠自函洛憐氛鑒輿避狄草不指銅駝而皆
裂望玉壘以魂銷聞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憤激
速殄寇讎永固社稷之勲以報君親之德迎鑒反
正豈不休哉仲儒示為在坤維皆限絕以多朝
台勒王之師東賊聞之大懼自是賊勢不
過京西索非賊執賊之衡裏獨危矣

答雍閣倣

漢呂凱

益州郡大姓雍閣倣先主討賊賊
既又降於吳吳遣署關為永昌太守

為永昌郡官掾功曹與府丞蜀郡
神馬吏民開境拒賊臣等移檄永昌

曰倣

天降喪亂奸雄乘機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人
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
世受漢恩以為當躬擐甲率先啓行上以報國
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秋何期臣僕吳
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蕭王之
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
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
軍不觀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蜀
文休明辨 入卷之二十一 三十七

河水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
造怨而封寶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
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
翊贊幸與與眾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
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邨土何足宰哉蓋聞楚
國不恭齊相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
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
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愚惟
將軍察焉

喻通巴蜀檄書本

司馬相如

漢武帝時中郎將唐蒙奉使通夜郎
中發巴蜀吏卒千人即又為發轉漕
是時相如為郎在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
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賢安之中國然後興師出兵不遠也此征匈奴單于怖致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一昨來享禮移師東指閩越枉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故遣太子入朝番禺有越邪也南夷之若西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九 三八

然衆要向皆鄉讀日風慕義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情向咸而為善者未賞蜀巴故遣中郎將唐蒙往賓之發巴蜀之使記無士民記有各五百人以奉幣帛史記無衛使者不然變靡有兵革之事戰聞之患本意未嘗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出歸通都又擅為轉粟運輸又有司皆非陛下之意也常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此轉最妙言使皆有司夫邊郡之士聞邊使舉燧燭皆攝心而馳荷兵而走泥汗相屬唯恐

居後觸白刃冒流血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抑此以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文選列東第甲第在帝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盛稱爵位事行史記作甚忠敬居位甚安佚作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塗中史記作而不辭也今奉幣使使使記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也及父母為天下笑人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九 卅九

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此轉更妙并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使曉諭使記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責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也煩百姓已親見近縣見諭則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遠所制檄到亟急下縣道蠻夷白道史記咸諭文選作陛下下史記有意使字史記有也字宋樓防曰此篇全為武備文母忽過錄非最善人主心術然善為辭委曲同議

可謂深得
告諭之體

文體明辨 卷之二十九

四十

文體明辨卷之二十九

文體明辨卷之三十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露布

按露布者軍中奏捷之辭也書辭于帛建諸漆竿之上劉勰所謂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者此其義也任昉云漢賈弘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而世說亦謂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則露布之作始於魏晉而杜祐以爲自元魏始誤矣又按劉勰檄移篇云檄或稱露布豈露布之初告伐告捷與檄通用而後始專以奏捷歟然二

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

五

文世既不傳而後人所作皆用儷語與表文無異不知其體本然乎抑源流之不同也今不可考姑採數首列于篇

前鋒都督平兗青州露布

晉撰人闕

尚書五兵臣元等言臣聞天下之義當混爲一我伐用張仁人之兵所存者神無遠弗届迪上帝命付中國民徐方旣同而來庭宣王復占齊地悉平而振旅世祖重光整我六師如雷霆直十二郡之旗鼓不圖今日載績武功恭維皇帝陛下體乾粹精並履中正凝江寧神璽之祚至于萬年開吳分

歲星之祥綬以多福有方行海表之略無宴安江
沱之心惟氏鞠凶至堅孔熾吞燕涼而荐食介鱗
易我衣裳闖荆益以長驅蠹賊荒我居圉敢行新
亂不戢自焚師克在和雖武騎無所用天助者順
聞風鶴皆為兵一戰成肥水之勲三捷取壽陽之
境匹馬騎起音輪無反乃滅而亡簞食壺漿以迎曰
後予后謳吟思漢震動附周臣安請乘破竹之機
分命采薇之率復舊都在此行也清四海可失時
哉臣等以先啓行敷奏其勇辟四方微我土誕將
天威獎三軍定中原翦此朝食推鋒而造渦潁抗

文粹明辨卷之二十

二

旌而次彭城埽星流席卷雲徹欲快心於狼望
庶舉秦若鴻毛虓虎濯征困獸猶關張崇守充河
而假息符明據青社以生食堪靡懷寢薪莫悟
矧河南城堡之皆附寧山東德化之未孚乃遣劉
襲攻鄆城崇棄甲而遠遁復俾高素向廣固明因
壘而來降穆如清風丕冒出日齊變至魯魯愛至
道載戢干戈汶達于濟濟達于河底謹財賦逐鼓
行於司豫汜湯穢於羗髮時靡爭而心載寧君之
訓而臣何力斯皆帝德廣運聖武布昭歸鄆謹田
用儒無敵揚文武烈圖功攸終予以正六龍御天

之居豈止保五馬浮江之緒臣等共武之服賴天
之靈洛邑朝諸侯望翠華之回軫營戶發嘉號埃
玉牒之脩封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
某官奉露布以聞

破朱泚露布

唐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
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
正指仁邪指暴一貫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
者待仁與待暴一貫也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毋德刑具俱舉則協王道而
經彝倫亂山昇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

文粹明辨卷之三十

三

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姦寇保
又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
抑實為何伏惟皇帝陛下德溥博法於乾坤貞明
侔於日月陶埏六合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
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
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綽干戈
爰設有征無戰許蔡係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
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姦徒
榮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物腥彼官
闈散作旬始之妖幸千躔次先皇懷柔河朔此下

宋用未
此兄弟敷佑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
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闢茸之質
革桀驁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英
吠秦牢之主頃屬變與順動并奉郊圻駐蹕而此
乃嘯冤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
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蠆尾罪踰昇浞惡貫梟獍是
以萬方憤怒九服驚騰思殛劔者投袂而興爭淬
刃者不期而會屬賊伺間圖事陰貨克謀既緩
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祗承睿算恭行
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饗社假神祇

文華閣書 卷之三十一

四

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略
灞滄以揚旆瞰苑囿而下營土垠音代精雲舒木
棚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渠卧鼓偃旗猶輕小利
賊初陵犯已略芟夷指斬仇謂其氣竭而來歸尚
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為至二十七日
會諸將於中權召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
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同復離之
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
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蕪御史大
夫尚可孤本軍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詵都虞候

蕪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
刑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文成神策
行營商州節度使都虞候彭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
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兇冒啓行
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
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廟倉東
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於舊壘
前偏已交於賊鋒并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
言張雲等志懷僞狡言尚憑凌作忠盡謀力則不
及怙亂賊氣如有餘勢同騰馳衆若蠶集橫列

文華閣書 卷之三十一

五

堅陣旁陞高岡猶張踴躍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衝
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泌知衙兼刀斧將兼御
史中丞史萬項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驅
兇作威威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
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
霍耀轟鼓騰聲而隱鱗賊方上崩我乃霆擊乘其
踣籍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
賊之心脅既已生擒沈原連賊之羽毛終制死命
故其繫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懾
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汙俗肯實平人推赤心

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謹諫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闢而電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殃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軍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誥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郝觀華州左廂兵馬使馬英右先鋒兵馬使董祉補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愼金左都虞候張文舉明辨卷之三十三

六

望都等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官垣之萬雉及茲翦滅繞伏來凌會乏鐃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偽署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蔣鎮右僕射平章事張光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衆會凶德侵氛其氣豺虎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中倣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

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藉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耻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官禁脔謁寢園鐘虞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一作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圯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靡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穀內再造可封之俗固囊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鐃澹乎華胥之夢熙然萬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乏吉甫之文謹明辨卷之三十三

七

文武缺卻毅之詩書此皆諸將協心群帥宣力非臣庸瑣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鄒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破吐

蕃露布

唐肅臯

尚書兵部臣臯等言臣聞天討有臯兵應者勝義者上夷不亂華師直為壯曲為老多助之至四極爰臻正觀太宗則同羅擊延陀開元玄宗則九姓殄默啞日商莫不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風鵠羊曠日序河源武節愴序月肅率寧人之有指先元

戎之啓行用信同仲威光祖宗不以賊遺君父恭維
皇帝陛下德宣昭義問敕寧武功續八業之鴻圖
暢四征之雄略懷梟鷄銷殺殄稟叩太和剪鯨鯢
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猶父寒我武惟揚奇幹善芳
各脩貢職條支若木咸順指令邈積石之遐陬有
吐蕃之醜類侵敗王略倍奸齊盟乘邊將之
騁兵瞰戎丘之虛候爲蛇豕食上國盡盜河湟帥
螫賊挫我疆震驚畿甸騎監敢於深入鑾蹕
至于親屯偶然授兵敢以謀我尚納汙而含垢姑
通使以結和清水之盟未乾好時之師已聚指涇
文亦明辨天卷之三

八

靈而微賂關鹽夏以擣虛夷德無厭弗悔祗金之
旣楚氛甚惡輒興衷甲之謀蠡爾爲讎整居匪茹
維時南詔慕化中朝先零之質諸羗雖嘗并力糜
人之率百濮罔不離心頗賴於邊受命于吏斷句
奴之右臂羈南粵以長纓燕路輸致騎之勤昔戎
成猗鹿之執彼旣失鐵橋之險我遂克峨岷之郭
肅竄匿於龍虎復虔劉於麟寒戕我守將墮我門
隍脩戈矛與同仇靡室家不趨處也等請奮其旅
以殲乃讎鳳翔振武靈武之騎徼其西邠寧太原
涇原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校暨東川貔虎

之師烏蠻撓其腹心回鶻擣其肘腋衆素飽矣臺
大治之諸將陳泊等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
顯之半策勲北陸之初盪平七城斬馘萬級獲鎧
械十五萬計燔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明
將乘勝而定青海釋朔方之衆援維州之城九攻
九却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連連執訊矯矯獻
囚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拂廬魚潰
甌脫免犇谷靜山空行就焉耆之慘區殫域滅汜
聞智盛之降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
運奇堂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庸勦功須
文華明辨天卷之三

九

池之柱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
用命克何力焉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愾開遠門
揭候坐收西極之舊封紫微殿受俘重覩崑丘之
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
露布以聞

嶺南道行營擒劉銀露布 宋潘美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都監朱
憲等上尚書兵部臣等伏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
宣威伐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惜玄象
大啓洪武將征三代之土疆未泰萬方之生聚西

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
之浪惟鎮南之獷俗獨恃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
遵聲教僞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
害爲風化以誅戮爲政事置火牀鐵刷之獄人不
聊生設剄確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
用鋸解以恣情鬻割剖者窮彼殘害一境籲天而
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望明如望皎日我皇
帝祖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
等上憑神武遙臬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
平於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尋
文體明 卷之三十一 十

遣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
藏姦翻作欵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
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
程劉鋹又頻發僉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
留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僞命文榜皆是會合逆黨
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僞禎王保興等
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翻覆認此狂
迷尋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
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效命
八十里槍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

徒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
焚烈燄連天更甚昆岡之火投戈散地耳從涿野
之誅劉鋹則尋卽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
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
感帝力以沾衿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
算遐敷平七十年不迫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
殊方旣久長承日月之迴光鴻祚無疆未荷乾坤
之降祐其劉鋹并僞署判六軍十二衛禎王劉保
興太師潘崇徹內太師龔澄樞列聖官使六親親
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中
文體明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薛崇譽等明助劉鋹旅拒王師旣就生擒合同俘
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忭歡呼之至
謹奉露布以聞
公移

按公移者諸司相移之詞也其名不一以公
移括之唐世凡下達上其制有六其二曰狀百
官於其長亦爲之其五曰辭庶人言爲辭其六
曰牒有品已上公文皆稱牒諸司自相質問其
義有三一曰關謂關通其事也二曰刺謂刺舉
之也三曰移謂移其事於他司也宋制宰執帶

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移六部用劄六部移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及從官任仲副移六部用申狀六部相移用公牒今皆不能悉存姑取其著者列之 今制上逮下者曰照會曰劄付曰案驗曰帖曰故牒下達上者曰咨呈曰案呈曰呈曰牒呈曰申諸司相移者曰咨曰牒曰關上下通用者曰揭帖大略因前代之制而損益之耳

狀

柳州上本府性管觀

唐柳宗元

文休明辨 元卷之三

十二

莫陽與莫果同第誠教兄以竹刺果右臂經十一日身死准律以他物毆傷十二日卒率內死者名依教人論

右奉牒准律文處分者已帖縣准牒待秋分後舉處分訖伏以中丞兼有茲惠化人孝師成俗備吏所見皆許申明至公之下敢竭愚慮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鮮難為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亦可哀矜斷手方迫於深哀周防身不遑於遠虞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况俟期尚遠稟命不遑

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闔境荷茲育之恩豈唯一夫受生成之賜儻以律文難變使牒已行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輕賜塵黷惶戰交深謹錄狀上奉聽處分

上戶部狀

唐柳宗元

右伏以左降官是受責之人都不贅務戶部錢是准敕收貯不合別支又所授員外官亦非舊制宗元在永州日見百姓莊宅公驗有司戶李邕判給處足明皆是正官今請悉依故事為准竝廢員外所置凡在貶黜授以正員責其成功俾無虛授貯

文休明辨 元卷之三十

十三

錢既免支用加數足應軍須實冀貨不濫分官無曠職謹狀

脩禮書狀

宋蘇洵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

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牴牾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唯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威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去於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四

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

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叅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辭免知寧國府狀

宋文天祥

具位文某照會伏准尚書省劄子四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文某差知寧國府替朱應元缺者起家超躋闕望徊徨伏念某實無他腸粗有遠志昔年夢國冒當事任之難數歲杜門寧悔身謀之拙

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四

一五

錫明良之胥慶念岳牧之疇庸曾謂栖遲遯選用惟是其省愆已至貶秩猶新維公論至久而愈明而丹書未謂之無過儻不量於出處是自速於顛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叢祠使其得以讀書養親安身寡過他有驅馳之日無非報效之年所有省劄已寄留吉州軍資庫未敢祇受須至申聞者

牒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唐韓愈

國子監應令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敕文委國子

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授一作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潮州請置鄉校牒

唐韓愈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耻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

文粹明辨 卷之三十一

十六

百十年間不開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一作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衝推官專句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為舉一作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

為裴中丞代黃賊幟牒

唐柳宗元

當管雖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草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恃狡兎之穴踰伏偷安憑孽狐之丘跳踉見恠以為威狐不射天網可逃使臣獲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鬼誅之罪衆輕鬪蟻勇劣怒蛙織綺當強弩之初孤

文粹明辨 卷之三十一

十七

豚債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首鼠濫欲寄於旄頭勦絕有時不索何獲其拱稽一作致命仇銳忘生車甲既備於小戎鯨鯢並逃於誅戮竊觀上略總制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蹶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材徧徵於川洞賞懸香餌今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憚於羽檄跋足惟俟於牙璋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國容不入履且入於寢門家事勿關土已填

於左闔卽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就進所期勦力
敢告同心孔大夫名貞直冠特清明格物全體許
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爲日固又容府楊中丞名
以義烈爲已任勲襲太常安南李中丞名以英
武爲家風業傳彝器竝膺邦寄克達皇威南則浮
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
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畫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徵
側交亂女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漢滿之戮呂嘉
挺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義二之師嗟此陋徵
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勲雖荒徼之地固不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 十八

判
按字書云判斷也古者折獄以五聲聽訟致之
於刑而已秦人以吏爲師專尚刑法漢承其後
雖儒吏並進然斷獄必貴引經尚有近於先王
議制及春秋誅意之微旨其後乃有判詞唐制
選士判居其一則其用彌重矣故今所傳如稱
某某有姓名者則斷獄之詞也稱甲乙無姓名
者則選士之詞也要之執法據理參以人情雖

曰彌文而去古意不遠矣獨其文堆絮故事不
切於蔽罪拈弄辭華不歸於律格爲可惜耳唯
宋儒主回之作脫去四六純用古文庶乎能起
二代之衰而後人不能用愚不知其何說也今
世理官斷獄例有參詞而設科取士亦試以判
其體皆用四六則其習由來久矣今取唐宋名
作稍近質者分而列之一曰科罪二曰評允三
曰辯雪四曰番異五曰判罷六曰判留七曰駁
正八曰駁審九曰末減十曰案寢十一曰案候
十二曰褒嘉凡此類多便理官而不切於應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 十九

舉之士蓋選士以律條爲題止於科罪故其餘
無用然猶必列之者欲使學者知制判之初意
也
科罪

太學生劉仁軌等省試落第搥鼓申訴准式
卯時付問頭酉時收策試日晚付問頭不盡
經業更請重試臺付法不伏 唐張鷟
劉仁軌青襟胄子黃卷書生非應奉之五行異王
充之一覽天下第一希聞胡廣之木日下無雙罕
見黃童之譽春秋一日徒棄光陰文史三冬虛淹

歲序有司試策無龜錯之中科主者銓量落公孫之下第理合遠巡斂分退坐授銓豈得俛仰曲強肆情迥狀稱問頭付晚策自難周銓退者既恨獨遜簡得者不應偏早訴人之口皆有愛憎試官之情終無向背傲不可長驕不可盈若引窺覘之門恐開僥倖之路豈冠奏劾自合非從馬喙無冤何煩苦訴宜從明典勿信浮辭

府史杜玄掌造金璽遂盜一枚鑄敗爲酒器斷絞不伏云東土未進合准常盜不合死

唐張鷟

文苑明辨 卷之三十一

二十

傳國之寶有道必資式開瑞象之文祗啓祥麟之享白玉爲檢映犀紉以分輝黃金爲繩瑩龍緘而動色旣施寶玉復假金銀封以青布之囊帶以飛靈之綬柱玄一介庸瑣千載寒微馳策十年之間始預九流之選理須恪勤匪懈守孫賓之曹夙夜在公奉常林之教豈得小心之譽未出於階庭大懟之蹤已流於臺寺創茲六璽輒盜一枚遽殘螭角之輝翻作囊蹄之用方寸妙篆奄就爐銷五字靈文俄從灰壤量其犯狀罪不容誅語其刑名死有餘責旣投無赦之律合處不敬之論禹泣旣不

原辜湯祝如何免罪宜從絞坐以肅明章

右金吾郎將肅謙於清化坊屠兒劉忽索肉不得決四十禁經一月忽男於左臺云咆哮無上下禮

唐張鷟

肅謙五霸貴緒三輔名家忝司陰識之班謬總朱浮之任不能恪勤守職廉慎當官未懸主簿之魚頻窺亭長之肉貪婪之性無愧於惟鶴饕餮之情有同於相鼠庖丁之室屢被侵欺朱亥之門恒遭刻削徐季才之耿直詎肯庶幾韓安國之疎通曾何仰止馬防名德雖未可追崔琰芳聲去之匪遠

文苑明辨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天津橋內寔歸左衛之麾清化坊中豈是西曹之管越司侵職自有正條不合簞榜非無舊式依檢騰凌無驗未可全科設今咆哮不虛止從凡闕宜從犯狀據法論刑

楊州申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津競渡

并設管絃有縣人王文身居父服來預管絃并將錢物賭競渡因爭先遂打舟人臂折

唐康延之

日觀遙臨旁分震澤雷陂迴瞰近屆邦溝郊連五達之莊地近一都之會人多輕剽俗尚驕奢屬以

良辰繹絲令節江干可望俱遊白馬之濤邑屋相
趨並載飛龍之舳泛長波而急漿有類乘毛湧脩
浪而鳴船更同浮葉簫吟柳吹疑傳塞北之聲棹
引蓮歌卽唱江南之曲王文閭賤品蓬華庸流
名教非閑禮儀多闕三年巨痛無聞毀瘠之哀五
日佳遊且預管絃之樂重以情存勝負志在雄豪
爭馳赤馬之津競賭青蚨之貫先後由其不等忿
爭於是遂興無思李老之言俄折羊公之臂然其
居喪聽樂已紊科條在服傷人一何克險論情撫
事深穢皇猷定罪明刑理資丹筆

文休明辨 不卷之三

廿二

安上門應閉主者誤不下鍵 唐王維

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闢將以晝
通阡陌宵禁奸非眷彼閭人實司是職當使泰王
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禁中唯通赭馬之跡而
乃不施金鑰空下鐵官將謂亮人可封固無徇盜
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輪之心過自慢生陷茲註
誤而抱聞爲事空獄望於侯羸或犯門有人將何
禦於臧紇固當無惑必寬嚴科

評允

主爵員外郎梁璨奏左僕射魏宰無千馬勞

御史大夫李加爲佐命功並安爵也請皆追
奪 唐張鷟

疏茅建社剪桐開國隆定鼎於昌基茂勤王之令
典公侯珪組百代相仍帶礪山河千秋不絕祗如
吳鄧四縣東海之功臣蕭曹萬家西京之佐命其
不甘崇教化光宣召伯之風大樹辭榮獨擅將軍
之氣魏宰智不動俗曾無汗馬之勲李加謀不出
凡詎展饑鷹之効無功而祿不可勵勲臣無德而
官如何獎朝士昔豕突命賞僞新於是覆亡羊爛
封侯更始由其喪敗竝爲爵人失叙錫土無綱宜
文休明辨 不卷之三十

十三

連操斧之柯豈踵覆車之轍

安北副都護連帥愛與人奕基聞寇至不輟
御史以逗撓糾察 唐鄭少微

連帥職當邊徼任切爪牙不留意於軍容廼役情
於奴戲雖費禱不輟未可因循而陶侃旣捐何勞
健羨一枰之上靡聞懷陣之心百戰之前不見臨
戎之節御史乘聰按罪執簡彈違白以羣寬實由
連帥此而可捨法安用哉實以逗撓雅符尋憲

丙爲左僕射門立榮戟其子封國公復請立

戟儀曹不許

宋余靖

位縻王爵固有彝儀名列子倫所宜降禮既高閑
之共處豈列戟以重施丙鵠印傳家蟬聯襲寵斗
樞踰貴既升入座之榮社土啓封遂及一經之嗣
胡爲令子罔達宏規以謂秩視諸公幸列分茅之
位勲崇三品請頒立契之儀展矣攸司詳夫大體
且乘軒服冕雖同列國之權問寢趨庭豈有異門
之制縱未該於令式宜必叶於謀猷况乎尊有歷
卑之文備存典冊子存避父之禮綽著章程國有
大焉古之道也恩榮皆至任旌高穎之勲制度紊
愆宜善柳或之見必當固執無謂他規戴記傳芳
文禮明辨 天卷之三十 二四

辯雪

通事舍人崔暹奏事口誤御史彈付法大理
斷笞三十徵銅四斤暹款奏事雖誤不失事

意不伏徵銅

唐張鷟

崔暹風神爽俊詞彩抑揚惟調疎通清音朗徹裝
楷之英姿肅肅朝野羽儀魏舒之容止堂堂羣寮
領袖自可曳裙紫禁伏奏清規助朝廷之光輝贊
明時之喉舌芝泥發彩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

潤龍縑而動色豈容金馬之對未被譽稱神羊之
威俄聞奏劾罰金既罹於踈網辯璧無捨於明珠
過誤被彈止當笞罪不失事意自合無辜雖觸凝
霜理宜清雪

本衛狀項者內有警急羽林將軍田達當討
救之際索馬不與拒門不開覆奏往來宜失

機速合是極法不伏

唐張鷟

田達襟伸勁烈志節堅貞天子之腹心皇朝之牙
爪鷄鳴高樹風雨不易其音靈尾長松氷霜不改
其操一兵一馬咸待竹符門閉門開皆憑木契循

文禮明辨 天卷之三十

二五

環覆奏務在從真倉卒輒來焉知非詐薛廣斷鞅
情發於衷鄧憚拒門意無非惡一心可以事百主
百心不可事一君苟不踐於斜途固無虧於正道
衛綽敦實謹厚見稱王陵朴沈真專可尚宜附舊
過不奪前班則沮勸有歸政刑無失按忠臣不事
二君豈可云事

杜俊對伏遺箭於伏內御史彈付法

唐張鷟

杜俊幼乏過庭少虧函丈濫荷莛茅之蔭叨居蘭
桂之叢故得佩龍軒腰鞬鳳闕不能翕肩歛氣

對黼帳以兢寬俛首曲躬臨玉階而側足豈得欽承聖旨曾無戰灼之心侍奉天威敢縱胡盧之笑石慶謹厚未著於朝儀鄧通驕淫已塵於國典不恭之罪付衛磔以懲科無禮之徒從日碑而訓戒雖伏內落箭未見遺弓律有正條相須乃坐二罪俱發自台從重而論一狀既輕不可累成其過

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唐白居易

觀行慰心則稟父命辭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

文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廿六

失正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為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為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况孝在慎終有同魏顆理治世善避高宗諱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

番異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宣為御史彈順受賊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宣挾私彈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賊不

虛

唐張鷟

田順提興晉望讓珮汾陽作貳分城參榮半刺性非卓茂酷甚崔林鞭危寧以振威辱何夏而逞志嚴宣昔為郊尉雌伏喬玄之班今踐憲司雄飛杜林之位祁奚舉薦不避親讎鮑永繩愆寧論貴賤許揚大辟詎顧微嫌振白鷺之清塵紉黃魚之濁珍貪殘有核賊狀非虛此乃為國鋤凶豈是挾私彈事二百鎰坐法有常科三千獄條刑茲罔捨

判罷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布供漁陽軍幽易

文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廿七

絹入京百姓訴不便務欸布是麗物將以供

軍絹是細絹擬貯官庫

唐張鷟

趙務鳴鶴登朝含鷄伏奏轉箸之敝未見稱奇聚米之能無聞播美張蒼之善算國用詎肯留情馮勒之巧計軍儲曾何介意迴長作短非趙達之精心變近成遙殊顧談之屈指蒲陝之布却入漁陽幽易之絹返歸關隴同北轅之適越類東走之望秦人之情乎繫獨無也細絹稱以內庫麤布貯以充軍非直運者苦勞抑亦兵家賈怨宜從削黜以肅頑愚

判留

飛騎將軍劉恭膂力強羣弓馬超衆眇其一目恐不堪侍奉欲放歸鄉里又惜其身材

唐張鷟

主上股肱是爲心膂漢高之得樊噲廊去妖氛曹公之有典韋克寧寰宇劉恭力齊烏獲勇若專諸非無孟悅之才實兼任鄙之狀登城斷布所向無前荷石投人誰當餘勇越樓門之宇俊健有聞舉大國之關駢雄可尚昔子夏喪目猶講授於西河左丘失明亦脩書於東魯殷堪雖眇作牧於江濱文著明辨 天卷之三十 廿八

駁正

洛陽人祁玄恭贈司勳令徐整作偽勳挿入申奏大理斷恭爲首整爲從恭不伏

唐張鷟

止戈爲武靜亂之嘉謀效果爲殺安遣之茂軌疇庸命賞將酬犬馬之功書勞策勳用答鷹揚之效

祁玄恭奸回是務逞狙詐於千端徐整乾沒爲懷縱狼心於百變勳隨筆注心逐貽成將此白丁挿名黃綬雖復龍蛇共澤善惡殊終是鷄鶴同群是非交錯整行詐業恭受僞勳兩並日拙爲非一種雷同獲罪執行故造造者自合流刑囑請貨求者元無首從

羽林將軍王暢薨無嫡子取姪男襲爵庶子

告不合承

唐張鷟

父昭子穉千齡不易之儀繼祖承祧萬代相因之道若骨肉無爽鳴鳩之美充昌血屬不同螟蛉之

文依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廿九

子何寄王暢名參驍衛職綰羽林俄纏風燭之災近絕烝嘗之嗣棄其庶子收彼姪男意既不保其家神必不歆其祀故荀顗今君子之子殊玉相輝常玄成丞相之苗芝蘭遞茂枚皁孽子不廢光門裴秀傍生無妨貴族三鱣之寶銀黃所以捫生七貂之門金紫於焉間出側男自須緇亂猶子不合承宗詐襲者處以徒刑應續者宜從改正

舍部郎中胡敬稱內外官祿准令據階級有費倉儲望請准見任官品級極爲裨益未知

可否

唐張鷟

冰霜凜冽白壁不可以禦形水旱災危黃金不可以適口故饑者忘食不崇抵鵲之珍寒者思衣不貴靈蛇之寶珍臺間館不可以無膳而存金城湯池不可以無粟而守祗如給祿給俸其在朝章准階准官俱編甲令豈容謂佞之輩曲路邀名趨競之流僻塗生巧窺測人主汲黯由其面折割剥黎元桑弘以之腰斬我國家咸有一德法無二門動必依繩言不踰矩比成王之制度今出惟行則人舜之溫恭朕言不再胡敬識非稽古學未知今作聰明而亂舊章恃薄才而墮正法南山之峻寧資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卅

替前規

于且奏孝門舊多僞作祥瑞竝請破孝門勒

從課

唐張鷟

天地所生人爲萬物之貴人倫所重孝爲百行之原昔傳會閔之名今有荀何之譽孝通厚載則白兔呈休孝感圓穹則丹鳥結慶于且巡省風俗敷暢皇猷未聞沮勸之方遽表澆浮之跡舊蒙旌表今請剔除詐濁不逮於詐清慕善猶逾於慕惡豈可以已無仁不信仁者之行仁以已無孝卽疑孝

者之非孝蠻貊之國尚或難容父母之邦如何自處靡閑大體好訐微疵事既不然若爲通允

駁審

山陽公主爲子求內官親得侍衛

唐張鷟

山陽分輝若木派浪咸池七襄之駕旣嚴萬金之禮斯盛張敖勲舊竊湯沐之微滋竇固名宗露脂粉之餘潤但任人以器有國之大經官不私親前王之令範拜官牀下時聞丞相之男乞衛官中唯允左師之息燕王之請身入侍竟不從依館陶之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卅一

未裁

令史王隆每受路州文書皆納賄錢被御史彈付法計贓十五匹斷絞不伏

唐張鷟

王隆忝沾趨吏幸列胥徒祿雖給於斗儲官未階於尺木雞卵之饌雖避嫌疑龜目之錢若爲窺覘每受一狀皆取百文未申疵面之功翻起黑頭之

患獄青鳧之小吏觸驄馬之嚴威因事受財實非
通理枉法科罪頗涉深文宜據六賦式明三典

丁去官而受舊餽與或告其違法訴云家

口已離本任

宋余靖

食藥養廉執心斯可及瓜受代改操則非安得因
其去官遂不思於繫口丁也才高有位秩滿將還
飛鳳嚙書亦既榮於寵命解龜罷政遂靡讓於好
羞謂行邁之有期曾厭私而不懼况古之循吏名
列青編掛府丞之魚誠在涖官之日晉壽春之積
實維去任之晨何乃肆貪罔知守節歌鄧侯之五

文選明并

三二

鼓曾是遵途持山陰之一錢當思勵俗徒欣苟得
豈曰能謀重耳受殮蓋當於旅食叔魚反錫益愧
於公行如云不爾瑕疵則恐罔知紀極推恩布化
未聞畫象之遺風黷貨嗒奸遽恣貪狼之本性縱
離境壤終喪廉隅減三等以定刑乃九章之垂統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斥乘
輿有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出時事也或
疑薄君臣之禮隆夫婦之恩律不應經

宋王回

指斥乘輿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斬而旁知不告者

猶得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於海內使雖遐
迹幽陋之俗猶無敢竊言訕侮者然書稱商周之
盛王聞小人怨罵乃皇自恭德不以風俗既美而
臣民儼然戴上不待刑也則此律所禁蓋出於泰
漢之苛耳若妻為夫服斬衰而降其義甚重傳禮
已來未之有改也且挾虐犯法既許自訴而七出
義絕和離之類豈有宿怨顧恬然藉衽席之所知
喜為路人擠之死地其惡慙矣宜如有司所論已
若夫減所告罪一等甲同自首以律附經竊謂非
薄君臣之禮而隆夫婦之恩也六此篇一洗二代

文選明并

卅三

案寢

禮部奏海州奏朱厲隹岐州奏白麟見及薦

郊廟二項俱無空信州申未知合附與否

唐張鷟

典朕三禮大舜委於姜后伯分敕六經成王任於
刑伯建茲歲首實曰春官敦叙九族之親欽若五
常之教祀地郊天之典舉其宏綱朝日夕月之儀
撮其機要岐州俯隣八水斜瞻鸞駕之峰海部近
控三山迴瞰鯨鯢之穴陳敬所奏瑞鳳翻朱薛泰

申文祥麟孕素絕丹霞於日羽晃若朝輪晶白雪
於霜毛皎同秋練既無狀驗空有奏章尋鳥跡於
雲空察人形於水鏡刻猱猴於棘刺尚且見欺說
蠶爾於天宮誰堪輒信語同捕影不可誣神狀等
繁風如何薦廟管窺其事案記爲宜

都留守左右屯衛將軍王林狀稱駕在西京
恐有警急請屯兵於宣仁門外以備非常

唐張鷟

皇天震怒發雷電以申威聖帝除殘用干戈而肅
殺莫不先聲後實轉敗爲功就逆命以迎師因不

文粹明說 卷之三十三

三四

庭而動將五十二戰非黠武而窮兵二十七征蓋
除兇而翦暴期門七葉列刃以攢鏃衛尉八屯警
夜而巡畫王林位參入校讖列五營朝檢察於周
廬夕嚴更於徽道請於都郭別置屯兵思患預防
不虞先備但王者之貨藏之於天下王者之師守
之於海外以騎數十振彼威容卧鼓歇鞍示其間
暇豈有置兵城內列騎街中百賊扣門萬夫何用
掩扉拒寇終爲自死之人入井逃災乃是成埋之
鬼虎豹在檻無復施其爪牙鷹鶚處籠何以張其
羽翼繫依廡下求其趨捷之功絆驥庭中責以超

驥之用五尺童子尚以爲愚三事大夫若爲通許
所請無理告記爲宜

案候

常州申稱錢客每以種瓜爲業遂被伶人洪

崖盜食其瓜竝盡爲客所擒遂作術化出滿

田是瓜客乃放之崖去後了復無瓜客詣縣

告崖是妖賊

唐撰人闕

錢客家臨白社業在青門米實葱花光浮五色藍

皮蜜理美至三搥長懷洗土之珍方有致金之望

洪崖行乖爽足道契狠心不能李徑遺冠翻乃瓜

文粹明說 卷之三十三

廿五

田躡履循茲猿臂因採掇而全空眷彼龍蹄隨指

揮而忽見寧勞宋灌自含冰谷之文不假曾鋤俄

結火山之實錢既迷斯術化洪乃集彼回邪於是

釋此妖人將殊盜者初觀帶毋似逐仙來後察空

苗疑因喪失幻人爲幻幻已去而無瓜迷者知迷

迷既祛而有悟論妖疑切誨盜情深雖陳自口之

詞莫辯訛言之實洪崖不在丹筆何施客告未曉

真虛崖實未知州縣更宜尋問方可裁量

褒嘉

錢塘人孫戩少以迎濟爲事因八月迎壽乘

船衝濤船覆至死戢女媚容巡江哭以爪設

祭因而自投江水抱父屍出縣司以爲純孝

欲立碑州司不許乃禁媚容數日

唐撰人闕

海水有期三秋必壯江濤可望八月須迎孫戢既

日篙工是稱舟子自言習水不慮驚風豈知白馬

俄奔定邀伍相青鳧坐覆忽訪馮夷應同罔象之

神頗異呂梁之子媚容悲纏枕草志切投牋忽以

祠瓜何殊薦芰御心似石寧怕海童泣淚如珠卽

追泉客初均洛媛持弱態以凌波竟學曹娥抱沈

水休明辨 天卷三十一

廿六

骸而出浪論情足爲純孝撫事不愧褒揚未題黃

絹之辭先寘玄纒之罪州司滯獄法恐不然縣請

立碑理應爲當

文體明辨卷之三十

文體明辨卷之三十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書記上

書○奏記○啓
簡○狀○疏

按劉勰云書記之用廣矣考其雜名古今多品

是故有書有奏記有啓有簡有狀有疏有牋有

劄而書記則其總稱也夫書者舒也舒布其言

而陳之簡牘也記者志也謂進已志也啓開也

開陳其意也一云跪也跪而陳之也簡者略也

言陳其大略也或曰手簡或曰小簡或曰尺牘

皆簡略之稱也狀之爲言陳也疏之爲言布也

水休明辨 天卷三十一

一

以上六者秦漢已來皆用於親知往來問答之

間而書啓狀疏亦以進御獨兩漢無啓則以避

景帝諱而置之也又古者郡將奏牋故黃香奏

牋於江夏厥後專用於皇后太子諸王其下遂

不敢稱而劄獨行於宋盛於元有疊副提頭書

一之制煩猥可鄙然以呂祖謙之賢而亦爲之

則其習非一日矣故牋者今人所不得用而劄

者吾儒所鄙而不屑也今取六者列之而辭其

體以告學者一曰書書有辭命議論二體二曰

奏記二者並用散文三曰啓啓有古體有俗體

四曰簡簡用散文五曰狀狀用儷語六曰䟽䟽用散文然狀與䟽諸集不多見見者僅有此體故姑著之要未可為定體也世俗施於尊者多用儷語以為恭則啓與狀䟽大抵皆俗體也蓋嘗總而論之書記之體本在盡言故宜條暢以宜意優柔以憚情乃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卑有序親䟽得宜是又存乎節文之間作者詳之書上

與趙宣子

鄧歸生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晉侯合諸侯于屈不見鄭伯以爲屈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說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宣多既立穆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戒損也雖未盡而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太子以請陳侯與楚而朝諸君諸侯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音開勅前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寀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

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身中不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鉞音走險急何能擇言急則欲蔭孫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晉鄭之竟言唯欲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三

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書使華州行或○宋真德秀曰鄭小國也于家難直而晉遠畏之以其背爲實若事小國焉不可已也如是夫辭命

與范宣子

宣子爲政諸侯之弊重鄭人患之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

子爲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衛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

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
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
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
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諫子

論鑄刑書書

晉羊舌肸卿叔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
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

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

四

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
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
敬泄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
禍亂民之有辟則不忌於上竝有爭心以徵於書
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
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
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鄰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
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

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乎如是何辟
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雖刀之末將
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宋蘇軾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推轂過
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
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聚蝗蟲而塞之道左疊累
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
然吏皆言蝗不爲災甚者或言爲民除草使蝗果

爲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

五

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
草木過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
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爲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
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
閭青苗錢疎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
非災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複檢按
則飢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
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
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

成於暮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訐耳昔之爲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盜及強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爲此者欲以均出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軼所不敢言也朝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

六

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爲害不深者軼以爲定簿便當即用五等古法唯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爲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爲錢民知當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略得其實軼以爲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爲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止中此五等皆役錢轉員今出錢至少乃可第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五等下更不當出分文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

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之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害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

七

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賞不貲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矣小人何畏而不爲乎近者軍器監須牛皮亦用告賞農民喪牛甚於喪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則撻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爲牛皮而已何至是乎軼在錢塘縣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以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

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爲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者已行其孰能已之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文臣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八

應制舉上兩制書

宋蘇軾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人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

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文臣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九

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煥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爲邪？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

文粹卷之三十一

十

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唯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竝行而不相勝。則天下

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旣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權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唯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末泰、僖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衮。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於年而除。東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亮。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變

文粹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昭魏詔兩訥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耻

文修明

天卷之三十一

十二

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汙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維明公

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慙時惡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宜軾再拜時取

讓太常博士書

漢劉歆

昔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今欲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博士不肯置對歆因復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其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直之難全也如此

文修明

天卷之三十一

十三

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臏具起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樂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灌嬰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

始使掌故館朝同錯從伏生名勝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名誼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年號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恭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名餘景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

文庫明辨 卷之三十一

十四

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年號帝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有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附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古見及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並人膠東庸生名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

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章帝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昭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比意同力冀得得立也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

文庫明辨 卷之三十一

十五

試假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名無考春秋公羊名易則施名孟名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名春梁丘名易大小夏侯名建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誤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

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其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諸儒皆恨之

上兩制諸公書

宋蘇軾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辨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太息以爲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與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輪共工且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小者以爲楨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

文修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十六

軸長者擾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纂莽芟夷蹶取皆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恠矣之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彊弓右毒矢陸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蛟鯢熊羆虎豹之皮毛龜鼉犀兕之骨革上畫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紛籍折籍翅挾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珠之工隨侯夜光聞以類珣璣磊落的礫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遍爲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終滿而

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遊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顛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邾異孔忠公西與公西蒧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

文修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十七

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陽朱墨翟莊周鄒衍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榛棘茨蹊隧滅絕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疾蹙蹈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已之得之也轍嘗恠古之聖人旣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

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銘韓氏館康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贛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味歌勸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嘆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魯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

文律明辨 下卷之三十一

十八

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智賢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

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辯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唯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縱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

文律明辨 下卷之三十一

十九

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楊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誠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閑於閨闥之中兀然頽然而曰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於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而孔子

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為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懸鄉原之收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之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為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為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

孟子明辨 下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自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仲與明詔之末伏維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效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為獻姑述其所以為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以上

重答張籍書 唐韓愈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中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一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相與知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曉曉

孟子明辨 下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具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一作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下

一作上

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焉一作書者皆所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一無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竢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一作何遠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二二

答李翊書

唐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一無也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一作焉足以及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一無是也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一無恥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廿三

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遠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一作年餘矣始者非三代兩秦一作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一無字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黯黯然來矣

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銷以為喜譽之則心銷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一作無迷其途無絕一作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邪一作無邪字則時用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十四

方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一作有志乎古者一作銷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宋呂本中曰觀此書最見韓公為文養氣妙處○石論又

答李參書

宋王安石

李君足下留書獎引甚渥卒曰教之育之在執事耳某材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也夫教之

育之某之所以望於人也足下曾某之望乎豈欲享廼人以壯者之食而強之負重乎然足下自言不樂雷同不喜趨競審如是某誠愛焉誠慕焉誠欲告足下以所聞焉曰其人誠甚貴有它長稍近於諛則疾之者世之讎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靡然足下之讎豈少邪君子不為已甚者求中焉其可也

答安師孟書

宋蘇軾

辱書為脫過厚吾子自以美才積學取榮名於當時所宜得者平生之師友朝夕相與講學者也如軾何與焉然吾子之於軾其得失憂戚軾所宜知何者其勢足以相及也嚮也聞七子者之失恍然如軾之有失也既乃聞吾子之得則亦如軾之有得也今吾子書來以為自為喜者少而為軾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見愛也然彼七子者豈以一失為戚哉彼將退治其所有益廣而新之則吾猶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則軾之所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二五

得又將有大者也

答章中立書

唐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

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
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都來變夷間乃幸見
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
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
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
聞有師有軋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
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
群恠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
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
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恠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

兩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
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
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
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
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
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大耳度今天下不吠
者幾人而誰敢銜恠於群目以召闢取怒乎僕自
謫適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
喜開豈可使嗽嗽足者早暮嘖嘖耳耳騷吾
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

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
責成人之道是聖人亦由用心也數百年
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
朝至外廷薦也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
咸慙暗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
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
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而
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然有古人形貌雖
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蓋
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

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其事去其事則可
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
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
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
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
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
乃知文者以明道固不苟爲炳炳烺烺音
聲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
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
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

輕心掉使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
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
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
也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
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
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
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
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
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
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

文

卷之三十一

二

史公以著其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
也凡若此者果是邪非邪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
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予
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
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恠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

元一有白師友

子淮南王長書

漢薄昭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
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
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

不肯皇帝卒終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寶甚厚大
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
而殺列侯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
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補之也漢而大王
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詔委委天
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也國爲布衣守
冢真定皇帝不許使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
宜日夜恭恭度脩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從今迺輕
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
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

文

卷之三十一

二

蒙霜露沐胡內反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
痕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
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潔
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
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
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
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
節行以高於兄無禮卒臣有罪太者立斷小者
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
學問大道觸情安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

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貴專諸之勇常出入
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
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
植殺其弟紂紂本兄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
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項王
其仲也封于代何人濟北典居舉兵皇帝誅之
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
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
太上指天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
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言有所主今

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廿

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
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
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讀日其
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
之奈何夫墮音灰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
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也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
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
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
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
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

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執讀日計而疾行
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法不說竟

予蓋寬饒書

漢王生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疆禦故命君以司察之
位擅若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
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
冷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
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
古久遠之事匡拂讀日太子勸進不用難聽之語

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廿一

以摩切左右非所以勸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
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
君之過君不惟遷氏讀日之高蹤讀日而慕子胥讀日
之末行知吳王不可用不讀日言讀日量讀日也之軀臨不測之
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撓曲而不詘大雅
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哉
省覽寬饒不納其言○宋真德秀曰按此書蓋以
王生蓋寬饒史也然則宣帝之時可知矣

上席侍郎書

宋唐庚

某備員學校三載於此在輩流中年齒最為老大

詞氣學術最爲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爲踈拙所以未卽遂去正賴主人以爲重今閣下還朝曉夕大用爲執政爲宰相爲公爲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宦小官遽奪所依此其胸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無有他技因効其所得於古人者惟閣下裁擇某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功立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戈

天卷之三十一

卅二

弩鉞戰臨衝楚蔡遇戰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蛇雜處而禹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禹有有功夷蠻賊寇干紀亂治而咎繇有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大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又王家爲功巫賢甘盤傳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又有商爲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爲功後世知有功之爲功而不知無功之爲功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探

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略過但不姓姬爾竊謂今日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歌呼於吏舍者勿問醉吐於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開說者飲以醇酒勿聽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在其中矣某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儻以爲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上范司諫書

宋歐陽脩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

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

三三

以賀多事一作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埋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一有士學古懷道者仕於

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專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一作而昭明垂之世百而

文選明辯 不卷之三十一

三四

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一作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矜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皆輔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

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茹糜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當待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

文選明辯 不卷之三十一

三五

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天下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常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惟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宋樓昉曰此文出爭臣論後亦

顏祖其遺意而無一語一言
與之重疊真可謂之爭衡矣

與高司諫書

宋歐陽脩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
天聖中二年進士及第勝始識足下姓名是時
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
與藥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
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
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
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
時於子友尹師魯問足下一作問予友尹之賢否

文苑英華卷三十一

三五

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
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辯是非以不
可屈曲一無之節有能辯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
官而俯仰默然無異衆人是果賢者邪比不得使
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
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
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
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
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
也前日范希文名淹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

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
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
文平生剛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
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辯
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
黜是可恠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
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
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一作不敢一
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
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

文苑英華卷三十一

三七

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又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
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
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
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
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
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
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辯其不賢反默然一作
然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
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

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然爾背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卽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

父修明辨

卷之三十一

三八

雖然猶被褻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主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唯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

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下朝使正子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維幸察不宣脩再拜

上田正言書

宋王安石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吮也

父修明辨 卷之三十一

卅九

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特

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竊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辭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宜

與韓愈論史官書

唐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元和某類首十八史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置一日在館下安有樞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一作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占之一作志於道者一有不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有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敝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邪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一無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一無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

死不由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惇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也僕人崔浩沽其直以關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又修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四二

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又則所云羈羈軒天地者決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邪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一作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循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

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宋歐陽脩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番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丞中又修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四二

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制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因言事見能真可謂正直剛明不

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
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
長老說趙中令名普相太祖皇帝也嘗為某事擇官
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
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
擲殿陛下一作上中令色不動揮笏帶間徐拾碎紙
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
終用二臣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
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
可舉邪是偶舉之邪也一作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
之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四四
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
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
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
職則可能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
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
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
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
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日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
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
此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

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
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
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
懦默者而後止也伏維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
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
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
維中察焉

與崔饒當作建州簡論石鍾乳書

唐柳宗元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字維簡所餌

不亦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四五

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
美而為龐礪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
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
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
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
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告山
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
於石石之精麤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土土之
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
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

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
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
龕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
類死灰淹賴不發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
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
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黃
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
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
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
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

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

耳短脰拘攣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

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

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

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

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也穀而轉輸者

皆可以爲師儒虛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太醫西子
之里惡而贖也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
輕儇奢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閭外山東之
稚駼樸鄙力農桑啖粟粟者皆可以謀謀於廟堂

四六

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
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
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
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
生其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爲上
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
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
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人而夸辯傳素不
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上張僕射第二書

唐韓愈

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

四七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
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
足聽者辭不足感一有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
切一殉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墮一
月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
事聞之若不問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
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
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
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一事
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

四八

遺燕名無書從我國策本與史記刪削者不同

齊魯連

齊襄王時驪將攻下聊城齊威人弋晨之
驪將以謀以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
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齊
乃燕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
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罰之忿不顧燕
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
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
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

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齊有燕難故，不有西而與楚魏爭也。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秦救魏不敢東面，齊不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平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皆退燕救不至，不救齊無天下之規不能得也。勝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也。失計上下迷惑，栗腹姓名誤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

四元

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散旤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拒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盡翟之守也公輸若變以攻宋墨翟九距之守固存餘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此下皆游說之辭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懷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華俗言變其國俗也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

世世稱寡與齊父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顧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弁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

人本明詩云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釁之任初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得聞命矣因罷兵到齊而去○宋鮑彪曰按此書以齊國為宣王燕代為齊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衆

謂為後人傳疑之舉至引果腹之事說卿城之將則非後人之誤矣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檢校細處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其德秀曰燕將堅引卿城此人之節也魯連特為齊計故勵之以休兵歸燕又勸之以散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

遺章邨書

秦陳餘

項羽相持未決

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藺政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斷于陽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

又依明詩云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十萬數而諸侯竝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隙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邨書與韓盟于泗水南殷虛上

與楊廣書

漢馮異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援馬間還長安因

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陽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非於援而納王游翁詔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覽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聞不遇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五二

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不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公孫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同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資常安從得乎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上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也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

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名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也朝廷允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又番願急賜報以上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五三

文體明辨卷之三十一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書記中

書下

上宰相第三書

特宰相用趙鼎

唐韓愈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書相公閣

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

吐其哺方一沐三捉髮一作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

才皆已舉用姦邪諛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

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一無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二

一

實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

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

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皆已得宜休

徵嘉瑞麒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

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

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

唯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

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

求之如此其急唯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

未及以貢成王託周公周公二字疑之意必有不

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

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

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為勤而止

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

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

用姦邪諛佞欺欺一無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

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

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

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

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二

二

麒麟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

足以希聖盛德至如一作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

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

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

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一作餘矣書再上

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閤人辭焉唯其昏愚不

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此六

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吊故出疆必載寶然所

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一有於字

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一無去之宋

之鄧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坐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唯恐一有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潰冒威尊一作威惶恐無已愈再拜宋真德秀曰按公三上宰相書反復委折可為作文之法故耳然以公之賢而急於仕進則此亦可惜也

上富丞相書

宋蘇洵

文林明辨 天卷之三十二

三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

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一作伊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愛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忘是二者唯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

文林明辨 天卷之三十二

四

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一無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仰其

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一一作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悉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帶芥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費入見說之使交歡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二

五

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卽位之初冠萊公名韜爲相唯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范文正公名仲淹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群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維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

維閣下深思之毋忽

上樞密韓太尉書

宋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二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二

六

不過其鄉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逐汨沒故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南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

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文休明辨 元卷之三十二

七

上呂誨叔書

宋秦觀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賢閣下某聞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歸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間李固以

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扼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其學術真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牒晉書事固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爲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爲車以識爲馬學術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馭人之車駕以馱駸驅通道上峻岷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有焉東漢之士如豆泰氏持策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矩然本傳而車弊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其狂妄嘗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搢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賡術足以偶事物之變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閣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閣下之道如元氣行乎渾茫之中其發爲風霆雨露者特糟粕耳某時方食聞之投匕箸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求備掃灑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區區之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此者天幸閣下來中是邦而某

文休明辨 元卷之三十二

八

丘墓之邑實隸麾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之
文錄在異卷誓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為書
先焉夫大冶無棄金大陶無棄土江海不却水玉
侯不遺士某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
古人所以處廢興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
儻閣下不賜拒絕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干冒台
嚴俯伏待命不宜_{以上}投請

謝王學士書

秦宋觀

史院學士閣下某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
士者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冊

文休明辨 卷之三十二

九

所載簡牘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
其文精覈其義縱觀其形勢而私掇其英華敝精
神勞筋力不能自休已者十年於茲矣然志大而
才不掩事左而身益困每觀今時偶變投隙之士
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拾取青紫為宗族
榮耀而已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濱於飢寒鄉
人憫其愚而笑之干祿少年至指以為戒雖某亦
自疑焉因計日劬工之惑劒劍之似真耶者唯歐
冶能名其種玉工之眩玉玉之似碧盧者唯倚頓
不失其情夫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倚頓也何

重惜一見以質其胷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為
文投執事而諸公見之乃大稱借以為非世俗之
所知復激勸之使卒其業故前輩諸公在東南者
多得與之游焉然某之私意尚有所不滿者獨以
未見閣下也前日復衣食所迫求試有司遂得進
謁左右屬賓客盛集不獲薦其區區方謀繼見而
閣下固已得其鄙文於從游之間伏蒙猥賜薦寵
以為可教亦如諸公所云某於是自決不疑益知
前志之不謬俗議之不足卹而古人為可信也古
之人有立行著書而舉世莫或知者猶業之如故
人休明辨 卷之三十二 十
以俟後之君子況不至於是者邪天不為人惡寒
而輒其冬地不為人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以小
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某雖不肖竊誦此久矣自擯
棄以來尤自刻勵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獨
念昨出都時會閣下在告私懷惓惓有所未畢適
有西行之便故復畧而陳之并以近所為詩文合
七篇獻諸執事伏維閣下道德文章為一時君子
之所望鄙陋之迹固已獲進於前日矣宜更賜指
教水導而木植之使驚駭寒服知所趨向不謬於
先進之迹亦君子樂育人材之義也維深賜憐察

幸甚幸甚右通問

回丁判官書

宋歐陽脩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謹頓首復書于判官祕校足下脩之得夷陵也天子糾以有罪而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

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十一

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州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其喜而且有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已而自如恕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傳而學出已見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止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

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

不若所待徒重媿爾且為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獫狁動不逢偶吉爾輒奇凶其狀可為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為善也此亦為政者之仁也故脩之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里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

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二

十二

而走設日大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為等伍得一食未微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訶詰嘗歛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溫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為善也故脩之來也維困辱之是期今乃一作不然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得其所以為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閔已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閔矣有說則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還敝布所懷不勝區區伏維幸察

答韶州張殿丞書

宋王安石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蓋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二

十三

不肖之孤罪大纍厚矣尚何以自位於天地之間邪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偉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廢其愈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

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維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二

十四

報任安書

參用漢書文選

漢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也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一作疲驚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鬱抑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說

謂曰已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一字雖材懷隨和隨和之壁行若由夷伯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

笑而自黜也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武來又追賤

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吏之問也得竭指意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安坐於太獄涉旬月一無迫季

冬僕又薄迫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死恐安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指冤

魄私恨無窮恨不請畧陳固陋然不報幸勿過

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

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

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一無列於君

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

名休明辨示卷之十二 十五

莫醜於辱先而耻莫大於官刑刑餘之人無所

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人

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也

歐同子故參乘爰一作絲衣變色自古而耻之

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况一作慨

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

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

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

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

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

拔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

宗族交遊尤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

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讀日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

列陪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

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迺欲印讀日首信

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

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

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密衛之中僕以為

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

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

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也侍中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

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

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

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

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

奇矣今舉事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

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

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印

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
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廼悉徵左右賢王
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
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士
無不起躬流涕沫鉗頰血飲泣張空拳空手也反冒
白刃北首也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謂報漢
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
之食不耳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
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恒悼誠欲効其款款
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自絕甘分少而與衆人

十七

分之多也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
陷敗彼觀猶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欲其立功
而歸以罪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基
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
指意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李陵之辭本
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李廣而為李
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
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
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
圜牆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

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非也一作以
為一作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
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
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
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
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
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
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
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
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

十八

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髡髮吐計髡髮嬰也
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
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
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牢檻之中搖尾而求食
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削木為
吏議不對定計於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
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
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約之勢也及
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
伯也拘厲一作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韓王

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讀曰鄉稱孤繫獄其

一作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

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

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

網同言加不能引決自財此同下在塵埃之中古

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疆弱

形也審矣曷足恠乎夫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

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

古人所以重也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

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

女亦同辨 天卷之二十二 十九

然迺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父母無兄弟之

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不足且

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弱

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讀曰沈溺

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

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

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

者富貴而名摩一作磨滅不可勝記唯倏儻非常之

人稱焉蓋西伯伯而演周易仲尼尼而作春秋伯

原釋放逐乃賦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

臧脚孫子失其名也稱兵法脩列不常讀曰遷蜀世

傳呂覽即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

氏也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

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

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

文以自見音現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

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

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

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

女亦同辨 天卷之二十二 二十

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

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

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

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

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汚辱先人亦何面目

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

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

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褫衣也身直為閹閹

之臣寧得自引出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

臧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遇教以推賢進

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音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謹再拜宋真德秀日遷之所論事可取者然其文跌蕩奇偉亦以見如此人付因言事真之府則可為痛惜也

報孫會宗書參用漢書文選本

漢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致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霍氏謀反惲知而終非發之封平望侯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其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惲其終始而猥曲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

文選明辨 卷之三十一

二

過然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諡曰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其罪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及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請日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

文選明辨 卷之三十一

廿二

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有時而既言喪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罷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鈗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叩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汚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諡曰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高舉之意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西河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會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

勉旃毋多談宋真德秀曰此篇文氣豪蕩似史遷故不入正宗而附注之今以其文不可廢也并錄焉

與一一作于襄陽書

唐韓愈

七月三日八月初十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一作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二

二三

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一有出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

一無未得邪將志在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

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貲閣下一朝之享一作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一無事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一作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八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上曾參政書

宋王安石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二

二四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其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維閣下由古千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為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

敢邀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其窮
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
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
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
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唯所使則是
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
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
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
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不
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

文粹卷之三十二

二五

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之事
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
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
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
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
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
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
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
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
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

門牆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
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
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
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
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
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如伎而自私不恕
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維閣下垂聽而念
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
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
所願而樂者乎且黜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文粹卷之三十二

二六

上張僕射書

唐韓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
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
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
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
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一也所能也
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
以報總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
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棲
入夜歸也必將一舉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

晨入而一無字夜歸其所取者一無字猶在也下之事
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力量力而任之度
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
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一作孟子有云今
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
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
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
好利而一作愛其君者一無字未有好義而忘
其君一作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
又集註 本卷之二十二 廿七

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一作言此言愈蒙幸
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
之使足以爲名實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一作
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
之一無字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一作士
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
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
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
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
賢一無字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一有苟如則死

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
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
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
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
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
以稱於天下曰知已知已一無字則未也伏維
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
納焉愈恐懼再拜陳情

與孟簡南尚書書

唐韓愈

愈自行宮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苦

又本明辨 本卷之二十二 八

數番忻慄燕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
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
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
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
自胷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
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
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衛久矣凡
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
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

殃慶自一無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
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
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
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一作非守道君子之所懼
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
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
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
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冒臆作風禍於其
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一作非且
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一作韓云今

文奉和傳

卷之三十三

二十九

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
一有後出聖賢則三綱淪而九法數禮樂崩而夷
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
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一作古者楊墨塞路孟
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
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一作經書
字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
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
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
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

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
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
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
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
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
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
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一作然尚無孟子則皆服
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
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一作已來羣儒區區脩補百
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絲延延

大傳別傳

下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
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
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
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
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
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
上賢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
邪也籍是輩雖屢指故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一作
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意一作中朝陽興大願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

飾非至今往往非之誠自取也
也交可不擇哉○右侍白

上歐陽蔡襄書

宋曾鞏

華少讀唐書及正

本作貞宋世仁宗改名改貞為正

觀政要見魏

鄭公

名

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

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

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疎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

能成正觀太平刑置不以用居成康上未嘗不及

復欣慕繼以嗟惜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

周旋議論否雖卑陶禹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

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頗意三代唐舜去今

宋明倫

入卷之三十二

廿一

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正觀間或尚過之而其史

不盡存故于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

錄漢以降至于陳隋後錄高宗以降至于五代其

史甚完其否無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正觀

下理勢然爾竊自恨不幸不生於其時親見其事

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升降進退於其

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以來則好問當世事所見

聞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慎除拱默處

為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計謀有未可立效

者其誰肯奮然迎為之慮而已當之邪則又謂所

欣慕者已矣類于百年間不可復及昨者天子赫

然獨見於萬世之表既使兩府復引二公為諫官

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為

上論治亂得失羣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為錙銖

計惜以避怨忌毀罵讒構之患竊又奮起以謂從

古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惻

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

過是邪今事雖不合亦足暴之萬世而使邪者懼

懦者有所樹矣況合乎否未可必也不知所謂數

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而見之其心歡

宋明倫

入卷之三十二

三二

喜震動不可比說日夜廢幾雖有邪人庸人如封

李者上必斥而遠之唯二公之聽致今日之治居

正觀之上令羣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

者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辭以託名于千萬世是

所望於古者不負不今後世聞今之盛疑唐舜三

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雖然亦未

嘗不憂一日有於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謗者

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前以書獻二公先舉是為

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政而怨忌毀

罵讒構之患一日俱發翁翁萬狀至於乘女子之

隙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已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爲噫二公之不幸實疾首蹙額之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汲汲焉而務施之於外汲汲焉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之外而有可有不可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說而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爲孔子者聘六

文休明辨 入卷之三十二

世三

十九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則猶俯而與邾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遲遲而後出盡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唯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者若是豈以一不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爲孔孟今二公固一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任彼者不以必得之難而已莫大斯時矣況今天子仁恕聰明求治之心未嘗怠天下一歸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

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與聘七十國遊梁齊邾滕之區區艱難比邪姑有待而已矣非獨輦之望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正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感憤之不已謹成憶昨詩一篇雅說三篇竊道其意後二篇並他事因亦寫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爲二公道然欲啓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邪者庸者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已於邪則又庶幾發于天子視聽有所開益使二公之道行則天下之嗷嗷者舉被其賜是亦爲天下計不獨於二公

文休明辨 入卷之三十二

世四

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嘗竊思更貢舉法責之累日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而盛須土著以待舉行悖者不能籍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所未及善乎莫與爲善也故詩中善學尤具伏惟賜省察焉

右稱

答段縫書

宋王安石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蜀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竊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譭行無纖完其俗家親友惴畏焉惟其無文字規羣見謂有黨果哉足

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議論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舉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舉之中。有足矜者。願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為人。第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

宋史

卷之三十一

廿二

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故且規之。從則已。故且為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為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聰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

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其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勿以傳也。凡道鞏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聰者也。家兄未嘗親鞏也。顧亦過於聰耳。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聰者之言。懸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獨禮貌之。以為孝。孔孟所以為孔孟者。為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為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鞏。貽笑。

宋史

卷之三十一

三六

與孫司封書

宋曾鞏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邕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以不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延中江水橫溢。州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為與。

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且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且喜欲用之宗且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汚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且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臣宗且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使宗且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

文忠公集

卷之三十二

卅六

以爲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且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邪凡南方之事而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終竭山海之材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内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爲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邪聞宗且非特以書告陳洪當時爲使者於廣東西者宗且皆歷告

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爲已累必不肯復言宗且嘗告我也爲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倘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且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顯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邪宗且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毋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聲譽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

宋有非

卷之三十二

廿八

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固一肯今其所立亦可贖矣輦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且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傳聞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

爲宗且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荅
不宣輦頓首右表

答劉蒙書

宋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予欲
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字長成兄
予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
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
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
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
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
文淵曰 卷之三十二 三九

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
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
京師負其千鑑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
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
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
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寡人之子終日環
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
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
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
河指其以爲歸且日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昇

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
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
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
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
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嬰桂
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楮舊物皆竭
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疏糲乎夫君子雖樂
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
親而後踈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
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

卷之三十二

四十

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
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
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
顧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杜季良
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吸菽
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筆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
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
以韓退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
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
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

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眾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斬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隣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已不能施而飲之於人以爲已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賈急租

之休明辨 入卷之三十二 四一

載而往垂豪而歸足下亮之而已右用別。以上議論。

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楊彭妻楊書

魏太夫人曹操

下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佐指楊每感篤念情在疑至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闕門欽敬實用無已方今騷擾戎馬屢勳主簿亦指股肱所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閉命達明公公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下姓當時亦所不知聞之心肝塗地驚愕斷絕悼痛酷楚情自不勝夫人多容卽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匹

房子官錦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爲承納

答魏公太夫人書

漢楊夫人袁氏

彪袁氏加夫名彪頓首頓首路歧雖近不展淹久歎想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寧四海歸仰莫不感戴小兒疏細謬蒙采拾未有上報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尊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太尉楊彭書具知委曲度子之行不過父母小兒遙越分應至此今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道育孤幼指子言之崩潰明公所賜已

之休明辨 入卷之三十二 四二

多又加重資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往信言使人人義故曹操忌之且以表衛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按知人未有以書相遺者獨文苑載此二篇收錄之。以

與父張恭書

魏張就

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報國之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

與弟固書

漢李固

固今年五十有七髮髮已白所謂容身而游瀟腹

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

與弟書

晉羊祐

既定戎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二疏是吾師也

答秦嘉書

漢徐淑

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轡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惟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

又休明

不卷之三十二

四三

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岩岩而君是越斯亦難矣良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冽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恩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邪

又報嘉書

漢徐淑

既惠音令兼賜諸物厚碩殷勤出於非望鏡有來

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賜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勞髴操琴誅詩思心成結勅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然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覩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與子書

漢孔臧

告琳頃來聞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退唯聞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

又休明

不卷之三十二

四四

多山澗至桑石為之穿蝸蟲至弱木為之弊豈非漸之致乎

戒子益恩書

漢鄭玄

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充豫之域復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與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饗朝夕遇閑尹檀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也雖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

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
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自家之不齊亦庶
幾以竭吾才故聞命問從而費巾爲害萍浮南北
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
誤案禮典便合傳家耐耐老耐今我告爾以老歸爾
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
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
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亮亮亮一夫曾無同
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讀鑽鑽勿替敬慎威
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
又作明辨 天卷之三 四

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
雖無絃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不辭不自樂以論贊
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
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
與其人謂好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
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
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音亦已焉哉

戒子書

漢司馬徽

聞安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
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與子恢之書

宋王敬弘

彼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
處不競之地

勅子胤遺書

漢趙咨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
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爲晦明死生
爲朝夕故其生也不爲娛亡也不爲戚夫亡者元
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什
還合糞土土爲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
其燥溼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
又作明辨 天卷之二十二 四

略埋窆之制易曰占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爰自陶
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
加焉周室因之制蕪二代復重以牆翬之飾表以
旌銘之儀招復含斂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
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
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
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
使晉侯公請隧秦伯公繆公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
宋司馬公桓造石椁之奢爰暨暴秦造道廢德滅三

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殯作

於酈山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自生民

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

墨子黜勉以古道猶不能禁也是以華夏之士爭

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

單亦當作殯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

廢所養而為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

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

然并棺合槨以為孝愷豐貲重襚依錄以昭惻隱

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娥皇不從豈有匹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二

四七

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

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時乖則別動靜應禮

臨事合宜王孫楊王裸葬墨夷治墨道者露骸皆

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

亡不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

邪況我鄙闇不德不敏薄微意內昭志有所慕上

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

眚所見耳諦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

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今容棺梓棺歸

即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

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以上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二

四八

文體明辨卷之三十二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書記下

奏記

奏記大將軍霍光

漢丙吉

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遣光驛大夫丙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海罷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

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

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

不伏焉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

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

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

在掖庭外家者出鄒陽獄歸在外吉前使居郡邸

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

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豈宜褒顯先使

入侍侍太后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

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是為宣帝○右定策

奏記蕭望之

漢鄭明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卡莊之威至乎

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

窟穴黎庶莫不懷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

撫撫云若管晏而休止遂行日又至周召乃番止

也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謂自將歸延陵之阜脩

農圃之疇美畜雞種黍埃姑侯見二子沒齒而已

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

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久之兼聽則下走其

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右相

奏記大司空王邑

漢范升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後敗賊莽與升乃奏記于邑曰

文體明辯 卷之三十三

二

升聞子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

君上為忠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

不見聖者無不開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

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

公以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

二者於公無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

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

事與道反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車之後後出益

可惟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黎甯

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主數千吏人陷於湯

火之中非國家之福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

奏記梁冀

漢朱穆

漢桓帝時梁冀權勢不使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權奏記諫曰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尊位為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置加以水蟲水與蟲也為害京

奏本明辨 卷之三十三

三

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割剥疆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簞楚之下或自賊也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諛之人猶言安耳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末和順帝之末紀綱少弛頗失人望西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賊九江之徒乘隙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順帝

氏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求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中國之計所宜又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與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

奏記太尉宋由

漢何敞

奏本明辨 卷之三十三

四

敬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為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晏晏和也之純德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于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拜宜當克己以醅四濟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敵滕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獲涼州緣邊家被凶害犯邊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

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
用之時國恩獲載賞資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
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
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資宜有品制忠臣受
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
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
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群下還所
得賜因限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
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
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姓逃祿

公儀休退食之比哉規以上

五

奏記東平王蒼

漢班固

將軍時蒼為驃騎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
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
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
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
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蟻竊觀國政誠美
將軍擁千載之任躋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萬
明之統博賞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
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

延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冗詳唐殷之舉
察伊臯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
才枚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
平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
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
不踰矩蓋清朝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
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
人之美行時俗所慕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
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
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脩

名傳明府 天卷之二十三

六

繁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常名平銘孔
名名平方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
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
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東事下僚進有羽翮奮
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躬下
嚴莊之節文之以術甄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
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宜
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本陳肅達學洽
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
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

之秋時夫子所爲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難或斷趾
靈均屈平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
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音日又
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
汨羅之恨右推薦。

奏記太尉蔣濟文選作蔣公

晉阮籍

蔣太尉將濟開籍有才偶
辟之籍請都亭奏記曰

籍死罪死非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
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
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
之亦用辨天卷之三十三 七

侯魏擁導鄒子名居忝谷之陰而昭王名陪乘

夫布衣常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屈體

而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名之德而

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相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

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

彊補吏之召非斤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切濟

不至得記欣然達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
怒於是鄉親共論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

奏記諸南徐州新安王

梁江淹

伏惟明公殿下列譽椒壁飛聲冲漢爰求儒雅傍
異人削赤野之玉剪燕山之金至如淹者東國

之徒步耳方歛影逃形匡坐編蓬之下遂遭輝露
餘彩日月末光惟恩知泰變色薰心淹聞齊石旣
撫無待巴人之唱檀臺已備寧俟不才之水淹勿
乏鄉曲之譽長匱斤藻之德宜炫璞鄭氏獻鳳
楚門哉願避職吏緩其召書以上辭免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唐韓愈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
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
始伏惟未末與國同小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
之亦用辨天卷之三十三 八

守不修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宜謹啓

賀趙江陵宗肅辟符載啓

唐柳宗元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上雖
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
所聞執左傳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
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
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
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辱吻
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于朝王吏部以清議自
任辯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

欲得符君者城際壤接而感於騰沸環視相讓其
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
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
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謗非自
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
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黷陳賁不勝戰越不宣
講啓以上

上蕭太傅爲固辭奪禮啓 梁丘昉

昉爲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起爲
建武將軍驛亭記室助再三固辭

昉啓近啓歸詠庶諒窮款奉被還旨不計未垂哀

卷之三十三

乙

察悼心失圖而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鑄造千祿
祈榮更爲自拔勸教褒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
陳茲啓昉往從末官祿不代耕飢寒無甘旨之資
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
幾何可憑且眞醑不親如在安甯晨暮寂寥聞若
無主所守既無別理言當服窮咽立足多喻明公
功格區宇感通有至若霈然降臨賜寢歲命是知
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
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謹啓右前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唐柳宗元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
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
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
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
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汙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
懼以悲屏營舞蹈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
責曹沫於一舉俾折脅臙脚之倫龍雖得自拂節
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
暇錄用之道也自顧尋鈍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
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惶惕

文林明辨

卷之三十三

十

輕冒威重戰汗交深右前

上鄭尚書相公餘啓

唐諱愈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慄一作若無所
容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曠
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爲爲吏
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一作受與報
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富言未嘗敢不言
有不便於已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
職事唯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

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爲耻實
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
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又遽以愆
歸僂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鴈鳩
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
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湖南李中丞無千廩食啓

唐柳宗元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
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使之然
文作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十一

乎子陽於是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嘗
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
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又惟孟子以希聖之
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
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已一
毛之爲愛故遺以自免孟子兼愛之士唯利萬物
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
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不
慙則固爲貪凌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
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耻之大者而無所

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可
以爲工無貲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微以當惡
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閣下則非所以待君子
之意也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
惶然控于他邦重爲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

唐柳宗元

宗元啓始閣下爲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
闥者以十數而其尚幼不得與於廝役及閣下遭
讒妬在外十餘年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
文作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十二

之褒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爲贊書訓辭擬文
雅於朝以宗天下而其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
放逐之罰存仍囚錮視日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
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
知於門下冥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
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幸
甚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
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
興行用之事武則暴亂翦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
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

而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
下之道斯宗元所以磨錮瀕死而猶欲致其志焉
閣下儻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
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爲
有聞而死不爲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
啓

謝梅龍圖啓

宋蘇軾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
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
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

八公羽書 天卷之三十三

三

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
詩豈其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
賦可以爲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
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
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
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
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
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
擯洛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
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

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
老憂卹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
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
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七大夫皆得寬
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倉皇擾亂偶得偶
失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特文
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
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
不知所裁以上上書體。

賀翰林曾學士啓

宋陳師道

八公羽書 天卷之三十三

十四

內翰文丈召從西掖入直北門豈唯儒者之榮實
係朝廷之重恭維論思獻納之任必須道德文
之流不雜用於他材故事收於風望成命既下歎
聲大同雖圖任未快於羣情而天下已被其陰賜
兄弟相望乃平世之榮光魯衛同升亦熙朝之故
事顧惟庸劣早辱知憐雖老亦諸侯乃下流之自
取而早親文席顧遺跡之尚存側聞新命之傳倍
有與人之慶秋陽尚熾禁直云初伏冀上爲廟朝
精調寢寤

賀荆湖汪制帥立信啓

宋文天祥

中禁出綸上泥易鎮尚書天之北斗光動玉垣荆
楚國之西門勢雄鐵壁垣墉惟落旗蓋風生恭維
某官意氣具鈎胸襟彭蠡蒼龍捲四海之水拔地
威風巨鼇戴三神之山擎天砥柱表表二三豪傑
恢恢數萬甲兵起觀江漢之危樅正急波濤之巨
楫峴山落日追思羊太傅之經營江左流風孰奮
管夷吾之慷慨乃易長沙之節乃高建禮之門北
繞潁沔南卷沅湘一新牙蠡東達吳會西通巴蜀
重整金湯然且許充國以便宜授孔明以節制真
儒無敵於天下此庸已在吾目中箭青海天山

文休明辭 天卷之三十三

十三

囊韃敵愾孟長河塊泰華樽俎折衝陳六月比伐
之詩刻萬年中興之頌式歸几几晉位巖巖某隄
睇齋垣阻陳賀履星輝翼軫莫隨東野之雲龍月
滿關河尚策祈山之流馬衷旌搖曳舌筆單疎

賀中書蘇舍人啓

宋秦觀

光膺中詔進直西垣伏維慶慰恭以其官當世大
儒斯民先覺論議爲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
安危蕭夫子之文章蠻夷亦慕張使君之威望草
木猶知始從記注之嚴爰掌絲綸之重姦邪聞命
投七箸以自驚忠義承風引壺觴而相慶某恨緣

幸會謬接光儀昔者先生嘗蒙論次茲焉伯氏又
獲追攀竊聞進拜之崇倍切欣愉之至

賀知縣啓

宋王安石

光膺芝檢榮宰花封凡屬庇庥良增欣抃恭維某
官資性敏悟器懷坦夷直哉有古人之風挺然生
賢者之後自歷煩任疊施幹材美聲聞于帝聰佳
器稱乎國寶是乃拜綸緯之命歿子男之邦凜乎
清風猗是羣望操刀之能製錦素顯殊勲彈琴之
不下堂行聞異政

賀致政趙少保啓

宋王安石

文休明辭 天卷之三十三

十六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
宮師保之位歟庭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
甫遂而樂伏維慶慰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
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
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
志實激貪風未卽披承徒深欽仰

賀致政楊侍讀啓

宋王安石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戢致仕議臣雖願其
留䟽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翹取道阻長
繁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維興止休有福

祥伏維其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
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以
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既耀
於將來智略之闊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
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其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
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
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正旦賀董提舉楷啓

宋文天祥

龍杓曉轉天開泰內之陽駟轡春行星揭軫中之
壽雙旌郁穆疊節煌煌恭維某官清淑壺氷和鍾
文亦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十七

瑄玉葱珩剡剡輝瑞日於東郊練錦煌煌映蒼精
於左角小駐祝融峯之雨露過催含光殿之風雲
某幸接臺容欣同律暖酌屠蘇酒願均入荒壽之
心詠萱草詩曷謝三春暉之賜傾心來賀引領欲
馳獻賀

與孫觀文啓

宋強至

跼守陋邦坐賒賓館誰謂河廣曾微杭幫之艱畏
此簡書居積道躋之歎恭維節宣時若啓處用康
伏以某官德崇國華智兼人傑幾深開物以成務
倜儻扶義而濟功內參帷幄之謀外膺方面之寄

夫倚伏之效巧歷猶知其必然汚隆之期賢者蓋
有以無悶是故稱子文之美爲其去令尹而弗憂
言仲華之賢亦曰礪龍章而無愠矧以全德邁衆
達生徇天宜其捐芥蒂而何疑寓逍遙而自得推
數循理已符傾否之占求舊記功方盡樂終之義
勉祈善毓以副禱詞

上胥學士啓

宋歐陽脩

某聞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附青雲之
名使西山而起價誠以求千里之迹者先其市骨
得一字之寵者榮於衣章而况天下之風采聲聞
文亦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十八

日吻之雌黃並出以未塗之伯擬說定鑒於妍媸
目論所加能令重於九鼎竄端或倚可使逸於太
霄是宜殫重跼宿春之勞懷漫刺著里之字鋪論
有素題品攸歸伏維某官栗粹天英抽華道秘虹
蜺遠映拂霄堦而垂光黼黻文綯雲河而發藻
遊士鄉而著品入聖域以踐優爽爽之聲帙前良
而通美琅琅其璞瑞昭世以稱珍爰自覽輝下廟
階水特起椅袂於群英之設類弁乎千齡之辰列
坐棘以聯曹署法庭而奏讞若若懷綬宛轉於一
綸翹翹聘車雍容於半刺陳仲舉以題輿而擅美

何恭祖以纓幘而馳稱垂腰佩刀見賞三公之器
追鋒給傳終膺雙武之皮弟連最以推高賁初儀
而上後公車以兩令而特續綈几以十篇而奏文
禪衣曲裾暮召大臺之對向方給札霑灑鴻都之
毫雖西崑者冊書之藏是開乎仙室而東璧者文
章之府載郁於時風居為顯化之階式是育材之
地爰膺麗正之選首被集仙之名白蟬芸簡以趨
香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固已丹
轂解朝天祿草經而擬聖金刀博學太一秉藜而
下觀項緣泛駕之求亟發違行之訟耻從吏對出

文修固芳

天卷之三十三

十九

檢猾商謂軒見之僮來視同於寄物優名教之中
樂坦照乎清襟旋關掌於郡條久從容於別乘一
麾出守固雅尚之所存千里佩青乃上心之攸注
距捷江之清郡標軍壁之上游火釐之警無譁賈
室之繁甚富是以坐棠聽訟閑閣凝神秀野頒春
過衡臯而倦目清言捉麈臨雅俗以鎮浮然而未
央居半夜而生思安石以蒼生而待一作起望之
補吏意雅在於本朝主父出遊帝已嗟於見晚行
奉一封之傳入隨三節之趨見堂堂之姿送之迄
目對顒顒之表威不遺顏登涉乎赤墀之塗進重

於高門之地卓然遠韻度越諸公霑芳潤者歎其
清芬仰龍光者思其一作末照英風有煥物議攸
歸矧此妄庸盡希品目伏念某社稷櫛櫛膏粱鈍
昏抱器質以何堪賦天機而甚淺晞髮華旦徒跂
於清流措足英躋終懸於遠到自遭家之不造早
遂一作生於百憂茹歎之音悲存乎手澤動明之
韻遠失於先時西華以孤露而見哀度信以流離
而多感矧復齊氣多緩絀筋甚驚之朽木之先容
無一錢而為地旁魄而論都邑則被僉父之訶頑
鈍以取世資但聽斷輪之曉終非令器第困窮金

文修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二十

憶昨竊萬家之應書隨重車而上計方策條對厯
至假弁雅拜匪儀失於盤辟耳觸聞而引去但飲
墨以蒙羞卧漳濱而養痾竄身滋久弔湘繫而感
賦些語迷招當樹之於無何宜匠者之不顧而或
竊先生之餘論企諸公之末暉聞伯夷之名增其
懦氣伏海濱之下久以望風是敢強飾固陋之容
庶仲伏拜之謁綴窮愁之汗簡奏蕪累之庸音竊
規崇閣將塵隱几登太山者小天下在培塿以亘
漸奏咸池而張洞庭非蛙咬一作之可度伏遇某
官量陂無際宇蔭甚稜一作推轂成猷虛枯振德

畏陽秋於皮裏不言備乎四時吞雲夢於胸中蕪
容盡於一介幸望許承音旨少貶光塵曲垂褒采
之私俾獲題評之目如足則六轡在手驥足何滯
於蟻封五色成文樂節或資於牛鐸荷恩有素累
牘奚陳右表

上梅戶部啓

宋王安石

其一涯承乏自晦於塵容百舍懷賢坐頃於風美
欽想承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維某官與學不
天懿文華國躋榮騰仕逢吉太辰由郡著之惜擢
臺端之要公毅執法而邪孽不奸謂日謨明盡制
文休明辨天卷之三十三 二一

而權綱自正疇咨心術之具往貳計侯之司式是
均勞遂淹補外朱幡問俗訪山水之肯遊文石疏
恩即楓槐而日見入持政柄允副民瞻屬臨懷氣
之辰尚遠隆堂之拜願臻顧衛前對寵光右通

謝解啓

宋李薦

古之士重今之士輕時世使然風俗乃爾販牛販
築奚必詩書釣渭耕莘會何科目蓋君子之學以
道義爲己任故古之仕者以卿相爲當然有三顧
五聘而未從或千駟萬鍾而不受今以言取士但
愧空文凡應舉覓官鄰於自鬻賓與父廢法禁益

廢徒以困窮之身願入英雄之數薦行年二十有
九蚤苦衰殘著書十萬餘言常懷忠憤謀已未拙
許國維堅雖煩待詔於公車未得爲郎於金馬安
作逐客每歎虛生第深沒世而無名以累青雲之
知己比緣秋試偶爾計偕輒生妄心竊有榮幸此
蓋伏遇某官又垂教誨曲賜題評恩等丘山義同
卵翼致茲昧陋有望亨衢敢不益勵進脩上副眷
子

謝進士及第啓

宋歐陽脩

楓宸蜩螗方替趨而在庭雲幄覩深遽臚傳而唱
文休明辨天卷之三十三 二二

第竊顧無庸庸一作之品仍躋異等之科祇服寵靈
實增震悸竊以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姬庭問
出之有異人文章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變東都
下深詔之辭開孝秀之一門唐家得賢之盛皆
所以招徠時彥樂育人材講求精微之原潤色帝
王一作之美卓爲往範垂照來今丕哉文物之華
屬我神靈之運國家右賢興治若古敷猷休聲塞
乎淵泉至德湧於烽火彌文上化疏璧水以環流
儲精太宰坐蒿萊而講道爛乎舜日之晏是煥乎
堯章之巍巍而且優游巖廊夢想豪俊下賢書而

旁午論上意之丁寧復詔策於廉科謹鄉能於歲
舉馳封一馬使者在道而相望翹首群英天下嚮
風而咸靡逮計車之偕上首方貢以前陳委密侍
之鉅賢先春闈而覆較璽筆署乎重棘奏可而後
行錦几坐乎中楹親臨而明試森陳奏牘逮兩令
之不勝精閱書衡幾百斤而未止自匪該明治具
佩服儒規行實藹乎微猷識宇包乎賢業寢明寢
昌之畢講學際乎天人之交至纖至悉而不遺言
達於國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聯俊
又以服官陪英雄而入穀如某者風猷靡立操植

天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二二

素淪樹樗甚乎液楠膏棗嗟乎昏鈍戴枝冠而竦
詣切愧命儒問尺咫以不知終然惜學加以素鐘
舛運生邁百罹自剪髮以交垂已不髦而茹歎逐
耕夫而衣襪早去先疇署生版以占名轉隨僑籍
流離末路伯_{丑利}儼_{固滯}後塵借譽_音僻公之遊本
無題目接足諸生之後多見排_音振_音排_音嗟盛
際之親逢忍窮途而自竄陪貢廉於百_音與_音計
偕飲試墨之一升嘗從罷去退慙踟蹰數此隻奇
撫骨嗟乎淪鋪卷耳甘於藏密然而良裘學冶惜
先芬而懼墮母髮垂星感親闈之恩養木及衰於

駒齒勉自奮於籌筭來下澤以去鄉棄裂繻而爲
督車騎之甚都之雅風塵有化俗之勞上國連衡
仰攀於俊軌橋門倚_{一作}袂獲覲於邦光會泛駕
之求才輒應書而充賦以孝廉而射策本無百六
之能自微嚮之上書蓋逾千數之衆逮漢庭之籍
奏咸以名聞同襲圖之去賓僅有存者_{一作}顧_{一作}惟
庸妄首玷甄陞獲召於公車之庭給試乎上方之
札致狂言之誤擇叨署第以開榮若若飛華交垂
宛轉之綬諄諄其誨載聆郁_{一作}微之言浸雲澤以芬
沅沐天光之下燭竊慙鈇鈍嘗廁翰場屢以下中

天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二四

之才當乎第一之選宜不失於舊物期仰答於知
人然其戰屢勝而後驕鼓至三而乃竭綆短楮小
嗟遠用以奚勝弓撥矢鈞惜前功之皆廢誠以九
關坐狄百戟森庭就列瞻天駭威臨於咫尺爭觀
落筆紛立若於堵牆怙訝鈞庭之夢逆驟覺幹蒐
之驚去僅成牽課靡中科秬漬瘳覽之至精宜報
聞於獨罷尚賴黈旒之過聽兼求筭斗之虛名謂
簸揚之在前常先於群彥以薦藉之良厚重遠於
大臣猥自下流參聯上列省逢辰之至幸實叨恩
之有因此蓋某官闡繹帝猷雍容朝首粉澤光華

之治表燭薦脩之倫膺上心之東求主斯文之盟
會言皆有昧務推轂以彌勤先爲之容俾朽株之
見用致茲尋瑣及此抽揚敢不慎服官箴遵脩士
則鞭後策足更希遠致之塗鎔金鈞泥尚依陶者
之力誓殫用拙之効少酬再造之恩過此以還未
知所措

謝及第啓

宋 秦觀

光靈遽被愧幸特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賀維祖
宗熙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爲
儒材能咸耻乎未仕闥冠方履求自試者幾千萬

文林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二五

焉血指汗顏僅見收者纔四百耳既甚嚴其程度
宜盡得於豪英如某者淮海孤生衣冠末系志在
流水嘗尋子期之知困於鹽車頗爲伯樂之顧徒
以爲養而求仕故雖被黜以忘慙慙於養者吹鑪
自知其妄不量鑿而正衲人指爲狂豈意力田而
逢年亦稱長袖而善舞太羹焉用以貴本而不遺
昌歆甚微緣嗜偏而見取方賢書之上獻俄吏議
之旁連竊鉢致疑事非在我解驂見贖世鮮其人
尚賴平反辛蒙昭雪折鈞旣以重鑄死灰因而復
燃究其倚伏之難常益信窮通之有定屬皇明之

繼照推唐澤以橫流特免試言徑躋仕版技能莫
効初如不戰而屈人名宦亟成更類無功而受祿
退而省察殆有賁綠此蓋伏遇某官誘進人材主
張士類離奇蟠木素爲左右之先璀璨餘光復自
比鄰之借致茲寒陋亦預採收敢不慎操脩之方
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過此以還未知
所措

及第謝宰相啓

宋 王十朋

地借玉階恭上萬言之對名登虎榜濫居千佛之
先揣分踰涯撫躬知愧竊以奏言試功者堯舜遺

文林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二六

意臨軒取士者祖宗令規一新熙寧神宗之科備
見神廟之志謂三黜不足發子大夫平日之蘊蓄
而群策可以陳我國家時政之闕遺者爲求舜以
幸多士夫何首當時之選者無切直之論遂使擬
進士之對者有阿諛之譏既波蕩以相承致源流
之寢失近代尤甚澆風益滋大臣多忌而動有嫌
疑學者懷憤而莫伸梗槩物極必變道開始公申
嚴密之禁而務在令行防壅蔽之害而悉關聖覽
求忠諫則丁寧有詔第高下則寵褒有辭旣當清
明不諱之朝宜得瑰瑋非凡之士如十朋草茅賤

子庠序鯁生由行藝以進升則英髦而旅試俯慚俗學策無可取之二三仰懼天威事去欲陳之五六念交淺言深猶或不可非主聖臣直其能有容龍匪怒其嬰鱗龜偶居於前列上自親擢受知不減於孫洪言略施行悟意有踰於賈誼靜惟僥冒抑有資緣茲蓋伏遇僕射相公以道事君無私應物蚤羽儀於法從茂著忠嘉今掌握於化鈞亟圖康濟披露封章之請益開宸聽之聰獎勵進言得裴宏中之大體深銜譏政戒李吉甫之褊心蓋將植太平之基豈獨爲諸生之賜十朋敢不益堅儒

之長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業恪守官箴勉來事之可爲慕古人而有作不負天子惟殫清白之心願爲良臣冀奉周旋之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制科啓

宋蘇軾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典平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至治之要唯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

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

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劾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唯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旣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

大休明辨

卷之三十二

二十八

人而又有不可知測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攷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

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館職啓

宋秦觀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靈既速愧懼實深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

宋本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二元

人之糟粕始策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祇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隤褒未就於衮華惡已成於瘡痍音委亦三替之內王尊乍倭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覩顏以居未能投劾而去目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束縲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獎吹鑿尚慮譴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鄒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

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案壁之光終念播臣爲激越江之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已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千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鉉刀或冀事功之可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除祕書省正字謝丞相啓

宋文天祥

竊祿叢祠方重素餐之媿備員蓬館遽叨黃紙之除由大鈞之無垠故小子之有造輒據短淺庸瀆高深伏念某大江以西一介之下幼蒙家範之訓

宋本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廿

每欲行其本心長讀聖賢之書初何補於當世從事一研牯視起身諸生偶遭際於聖明復僥逾於科第君恩天大若爲報稱之圖流俗波頡常有激昂之志當前年之赴闕適強寇之臨江親見主憂之時不勝臣辱之義陳師江許悵無一障以宣勞奏疏公車倘冀九重之易聽仰命而歸山里舉目而盡干戈江迴川平非賴整頓乾坤之手歷沸雲樓幾無戴履天地之身骨肉幸全於山林頂踵皆歸於造化琳宮香火揆始分而已逾石室詩書尋初心而未究敢圖非采獲備茹連使當祭崇俊良

之時而秉校讎圖籍之筆賢人在內幸無正朋字之譏世運方平雅有讀秘書之暇顧茲甚寵非所宜蒙有懷負乘之慚無任循牆之懼使之得進退之正所以報知遇之隆茲蓋恭遇某官勲在王家澤被天下圭瓚鉅壺侈召伯之來宣褒衣繡裳大周公之歸相既伏客簞而定大難將興禮樂而開太平遂使乾清坤夷之餘轉爲小往大來之會至如公選亦及凡材某敢不勉企前脩恪持素節彥博未至堂上已先蒙詐國之知器之既入館中當不辱溫公之薦其爲懇惓罔旣敷陳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三一

永興提刑謝到任啓

宋李昭玘

委轡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按涉筆擁文墨之紛紜將何補於事功徒有慙於面目伏念昭玘迂疎末學鄙野孤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成九轉之功踴躍風塵未蒙一顧之價卅預充庭之貢謾爲人格之遊敢意斐文偶塵精鑒初乏青錢之作宜置下陳誤經黃絹之評遽超數等叨從祿仕擢備儒官詎能握管以窺天良愧奔蜂之化螭屬大明之繼照延舊德以亮功博收人才盛集冊府開閣之始豈之異能備員者誰乃出下客人

共榮於入穀時皆謂之登瀛正始諸賢濫陪武步石渠祕籍頻發見聞唯知反已以自求敢覬因人而幸進謂有昭昭之明者必有冥冥之志無赫赫之熱者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而未能恐脩名之不立以愚自信曷嘗稱博而毀丹與世何尤不暇去嬰而歸蚡安有本同而末異奚先嘗病而後瘳處冲季孟之間僅知所立其陵南北之部適幸兩忘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必尸諸命洋洋然迎餌詎爲宓氏之魚元若畏人反類羊公之鶴嘆源泉之有本驚蒲柳之先衰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三一

片文隻語幾不辭其偏旁但縻廩粟以偷安何罪書魚之成蠹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迫及更書復還舊直竟無他意莫追終賈之才名必有可觀竊預趙張之政事舍丹鉛之點勘視鞭扑之喧驚精神僅及於目前智慮或遺於意表蠅紛訴牒驅即後來鴈集吏行守之不置間關畏罪也勉赴功入水必濡每憂揭厲遇風知退冀免摧頽雖殫十駕之勞蔑有尺寸之補間以私門艱窘多事侵陵祿未逮於孤窮歲已驚於遲暮田無附郭久負陶潛之歸盜不過門素多張禹之愛屢申愚懇

願守方州猥霑造物之私特假祥刑之任地占河
關之勝道連雍陝之雄小民尚氣而喜爭巨猾瀕
山而為盜素稱劇部充藉長才自非水鏡無疵權
衡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稱冤顧煩聞之無
堪適選掄之誤及此蓋其官元功播物一德亮天
見遠業於有為期太平之可致論事必同於善使
人樂盡其才引僮僕以升高徒煩假手削輪囷而
成器幾誤揮斤敢不慎守官箴勉思民事不近名
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概以中平得之安靜少圖
裨報上副陶成美廕方休會未虞於巨臂不才自
又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三三

養終願託於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知常州上中書啓

宋王安石

將母之求屢關於聽覽長民之寄終累於陶鎔勢
則便安心焉震悸蓋聞抱關擊柝所以待士之為
貧直鐫蒙繆所以處人之有疾其志卑者其獲少
其能薄者其任輕自非審分以取容則必近刑而
速謗如其者湮淪素業邀會特恩備官牧人既以
貧而擇利奉使畿縣又以疾而告勞甚矣能薄而
志卑宜乎任輕而謗少尚蒙優詔猥備方州自惟
缺然何以稱此茲益伏遇某官上同一德而以寬

裕處心旁燭萬情而以平均待物遂令疎賤亦至
叨逾求惟憂國之所存獨可勸民而上副顧今州
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
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惟是妄庸之舊當
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假歲月則牧羊弗
息彼將何望於少休畫土復墾此亦無逃於大譴
更期元造終賜曲成

免奉使啓

宋夏竦

比膺使指往奉歡盟選授至艱道塗差近况多侑
幣寔濟空拳然念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

又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三三

三三

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忍
聞禁休音費東之音車府露章楓庭泣血王姬築
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荷兩
官之大庇戴三事之昌言退安四壁之貧如獲萬
金之賜某官力持名教素獎孤寒錫商利於摘山
闢言心於奏記何圖驛置先墜書筠俯哀蹈義之
心不辱資忠之訓求惟佩服何但銘藏

謝程公闢啓

宋秦觀

某客比緣省覲薄游句踐之都獲執掃除叨預老
聃之役辱品題之已過慚報効之何從伏念某少

也妄庸長而屯賤枵方華繁人指爲狂鉤直失魚
自知其拙碌碌抱簪中之耻樓樓銜跨下之羞不
謂脩撰給事誤賜采封曲加推轂引置金臺之館
俾參珠履之游蕭灑蘭亭嘗繼孫王而奉筆風流
蓮社屢陪劉阮以焚香既令馮子而出與仍爲機
生而設醴至於升將軍之故第泛賓客之舊湖興
與天橫情隨水遠牙檣錦纜擁南國之佳人玉半
金壘醉西園之清夜往來乎十洲三島之上俯仰
乎千巖萬壑之間曾徵瓊玉以報刀祇枉明珠而
彈雀從游八月大爲北客之美談酬唱百篇求作
東吳之盛事退而省察何以堪勝血指汗顏徒爲
今日輪肝剖膽期在異時庶追王國之風少盡門
人之禮

謝諸郡啓

宋蘇軾

燕南趙北昔爲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
守觀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寵榮曲加
疲陋顧吏民之易治幸衰拙之少安此蓋伏遇某
官碩德庇民宏才緯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
蒙露而行坐獲不知之潤眷言朽鈍未遂顛擠勉
加策勵之勤少答吹揚之賜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啓

唐柳宗元

其啓當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
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涕流慶幸之深出
自望外伏惟尚書騁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
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內奔走之士
思欲脩容於轅門之外躡屨於油幢之前譬之涉
蓬瀛登崑崙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
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
念是以展轉獻歎晝詠宵興願爲厮役以報恩遇
文臣明芳 天卷三十三 三六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唐柳宗元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
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收撫懾縲沐以含弘之
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慙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
不知所措宗元性質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
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筆醫門掬溜蘭室
良辰不與風志多違昨者踴躍殘寇奮揚蓄念激

以死灰之氣陳其弊常之辭致之煙霄分絕流
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褒於藉衣龍門
俯收於堦井堦井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傍
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觀清風換兢危之
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
天之遙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
上流形委骨末淪魑魅之羣何以報恩唯當結草
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謝施帥半聚晏折俎啓

宋文天祥

諸侯應耶宿之躔來從鈞外太史奏德星之聚偶

又未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廿七

與席間傳風味於鄰湖欽陽和於楚觀黃堂一杯
洒良佩交情青煙五侯家隄馳謝臆陳謝

回韓相公啓

宋王安石

伏審祗服命書已臨使府來章得請尤欣閭里之
還舊俗去思胥慶旌麾之入伏維某官氣凝簡厚
學造本原忠義著於三朝功名垂於一代銅臺坐
鎮居多恬養之休棠訟日清又被仁漸之化未遑
馳慶先辱貽書惕然汗顏俯以拜貺其爲感戢實
倍惓惓

答李寶文啓

宋蘇軾

祇奉異恩遠臨全蜀奎文寶訓方入直於禁嚴井
絡提封旋出分於憂顧風猷所暨謹頌率同恭維
知府寶文望重精神材宜廊廟譬之金石蓋開然
而日彰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西南之俗信服
已深民物子來氣復岷峨之舊舟車雲集貨通秦
楚之商曾未下車已開報政軾倦遊滋久寤寐懷
歸空誅甘棠之思其展維桑之敬悵爲未望言不
寫心

回楊秘監啓

宋文天祥

貳書壁府晉謙金華太乙藜青煥玉山之黼黻邇

又未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廿八

英槐翠照丹井之綸絲開岳雲回度輝春早恭維
某官岷峨一壁關洛單傳玉井冰輪灑落神仙之
韻簫鐘理簾和平典則之音自欵起而逴邇每徐
行而山立稱真侍講在淳夫范祖正叔程程頤之間
號小司成負安定胡康侯國國子之望雉監沐天光
之近螭坳居地望之嚴蓋崑崙而薄蓬萊枕湘江
而會瀟水萬家燈火雨籠絃誦之聲千里系麻雲
度移禱之曉君不准陽之薄上深渤海之嘉圖書
歸領於瀛洲鐘鼓行尋於長樂銅印冰蒼佩亟紆
宣室之思白馬金盤陀浸近文昌之拜某相望千

里一別六年綠簑風雨之中方茲餐菊舊繡波濤
之後復爾夢蕉喜追東海之龍來赴衡陽之馬恍
絕塵而瞻後剽音畫半夜之召前懷駟駘之載馳
敢安絲轡音結騏驎以先路迷想雲旗贊賀葵
葵刊酬草草

答林中舍啓

宋王安石

去德不遠嚮風誠勤日有簡書之煩久無竿牘之
獻敢圖風誼遠損書辭仰銜存愛之隆實重頑踈
之過未由瞻對竊冀保綏禱頌之私指陳不既

答楊屯田啓

宋蘇軾

文林明澤 天卷之三十三

三九

伏承枉顧寵示長書禮數過隆既匪妄庸之稱文
詞深厚足爲衰拙之光反復究觀愧汗交集伏維
通判屯田學深經術名重薦紳頃者鈞外屈臨白
里之間已是部中受賜一分之數豈伊幸會復此
逢迎聽其言信仁人之博哉居是邦蓋大夫之賢
者欲報瓊瑤之貺適苦簿書之煩言之不文永以
爲好

回同知府朝請啓

宋范純仁

某忝恩移郡揆日頒條鄰大國之樂封託洪河之
餘潤恭維某官清規表俗雅望映時被乃聖之深

知膺惟良之優寄佇還近侍式協金言某稅駕方
初瞻風徒切未伸竿牘之懇遽貽金玉之音愧荷
所敷敷陳罔罄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宋蘇軾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
末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
之辱披緘驚眩撫已汗惶恭維某官師帥斯民表
儀多士道德襲音襲黃鵠之右牢圍坐空風流王名義
之謝名之問嘯歌自得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
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謠之美神馳鈴下如
文林明澤 天卷之三十三

四十

聞聲咳之音瞻詠實勞敷宣罔既

回賀楊翰林系啓

宋歐陽脩

伏審某人榮奉宸恩入陞禁署伏維慶慰恭以某
人聲猷峻立德宇宏深學洞淵源煥發六經之蘊
文含純粹邈追三代之風雍容侍從之華東注顯
昂之眷亟由星掖入踐鑾坡天邑之雄雖暫煩於
尹正國鈞之重行即俟於疇庸事業炳於青丹勲
德光於鼎鼐寔繫縉紳之望非唯禱頌之私某幸
守陋邦遙聞美拜迹宜藏密非敢怠於致誠恩厚
記存特辱垂於榮問忻愉感愧交集難陳

答試館職人啓

宋蘇軾

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遂忝儒林黨友增
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閒暇無事之時
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
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
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
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亦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
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詞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
正始文章爲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得
士之喜非我敢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四一

回湘潭張權縣啓

宋文天祥

雲移松影調新韻於宓堂春滿桃陰來清風於周
鸞懷哉今兩遺此華星小生欲相吏邪願同衷協
丈夫卽爲真耳佇聽除音一水娟娟七裏耿耿

回衡州宋吏部賀雪啓

宋文天祥

行湘水之春天開光霽呼霍山之雪風起續紛手
提五袴之溫心出六花之瑞幻塗鴉之玉界賞回
鴈之瑤田清憶廣平公莫形容於天巧白戰賴水

上願贊詠於年豐

除賴守回宋衡州袖劄請宴啓

宋文天祥

馳隰何功沐崆峒之新雨秋筵有命開岫嶠之春
風鏗然出銜袖之音爲我助回車之喜江湖千里
將聯麾影之光桃李一杯尚聽襦歌之譜彌襟傾
感走筆刊酬

回施帥準送別啓

宋文天祥

望冰壺於幕下遲結飛霞映赤宇於山尖喜來垂
露寵先一介禮後七襄某官冰雪孤標雲霄名閥

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四二

玉珂金鑰接江左之衣冠青壁銀濤贊山南之鼎
軸籌帷小駐輦路遄歸某服膺夾袋之儲決意緇
衣之好南轅北轍迹遽隔於江湖左弭右韞心相
期於霄漢輪囷欲謝棄枯是慚

回宋衡州請餞啓

宋文天祥

把太守之新符獲傳民譜問征夫以前路乃辱祖
筵方繾綣於飛花更殷懃於折柳南有箕北有斗
所願挹漿君向湘我向秦若爲聞笛懷哉傾倒助
是刊酬以上

上張侍郎啓

宋范仲淹

其啓開漢聞出守遽彰集鳳之仁蜀客寓言適起
攀鴻之志是則感深者惠來而孰間希遠者景附
以誠宜矧嘗赫赫之瞻敢昧菁菁之樂恭維留守
侍郎崇宣古道茂冠人彞濬雅量於玉淵耀華敷
於金冊經緯抗魯雲之作論思傾丹石之秉仁助
南薰下解吾民之愠道侔東易旁洗庶物之心繇
是仙貫日升天姿晝接皇賓帝典奉國府之詒詢
周紀漢綱振憲司之風謠臺霜載厲心水彌清故
得穆穆顧懷師師屬望參萬微之景業升九序之
康歌象先以清淨加人元崇以應變成務梓人之

文公問辨六卷之三十三

四三

政大斷於周邦金鑑之功景銷於唐室翊宣帝問
欽叙疇倫義鼎載奏既觀於烹養魯卮在廟俄鑒
於歆盈不盡君子之餘廼起達人之觀劇言黼衣
牢讓台衡天章開均逸之慈國論仰知榮之躅今
則倚毗載重名教荐登鳴玉北門寔奉觀書之座
分珪南闕崇司受籙之都彌重國威益嚴朝寄肅
侯關內鬱隆炎漢之基且相挾東雅布崇周之化
一人爲之安撫四國爲之承流莫不疑養粹靈惠
綏美俗東陽之扇勸揖清風武昌之樓靜延明月
儀刑乎仁壽之域嘯歌乎逍遙之墟浩氣載盈仁

聲允塞然而三輔之陝適賀帶安庶邦之懷未忘
高仰佇見日圖迅命星駕嚴歸免苑風移愛甘棠
而益茂龍池天近著溫樹之重芳泱泱澤於百靈
藹英聲於億載如某者藝疎芳潤行愧直清蟬
之術未充蜉蝣之嘲奚解依經敏學耻讀非聖之
書約史徇名勉附青雲之士實偶登三之盛獲從
旅百之先洽呦呦之鳴誤膺於宸選循婉婉之書
謬廁於賓榮詎興沈後之嗟尚冀騰夷之遇伏遇
留守侍郎燕金募秀蔡徒延才鐸宣百世之文旌
集四方之善遠者近者鼓之舞之某願若望風思

文公問辨六卷之三十三

四四

然入國六經之教郁郁成文三月之韶洋洋在耳
而况某將趨列鎮實附宏都弗違鷄犬之音密奉
馬牛之境小國之仰大國聲靈誠敦先知之覺後
知循循豈倦竊效封人之請顧觀魏相之威雖才
異唐英未入晉公之幕而時同漢秀庶登梁孝之
園如此則慕孤飛之雲或爲霖而有助效百年之
榦幸構厦以無遺跡預洪鈞惠聞函夏某卑情無
任俟恩激切知歸之至

上號州太守啓

宋蘇軾

光奉宸恩寵分郡寄維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之

權凡在庇庶莫不忻忭竊以弘農故地號國舊邦
周分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爲尹富庶雅高於二陝
鶯花不謝於三川韓公三十一篇風光咸在賈島
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溜灌溉之饒被女郎雲
雨之施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產金銅充牣諸邑
良材松柏瞻給中都至於事簡訟稀瀟灑有道士
之况漁肥鶴浴依稀同澤國之風自匪巨賢不輕
假守故來者未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總一
路之轉輸則入六曹而侍從前人可考新命何疑
伏維知府某官學造淵源道升堂與精侵盡天人
之修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四十五

之藹高明窮性命之微中外履更功名茂著銅虎
暫淹於百里朱轡聊寄於三堂仰望精微俯臨民
社共獲星言而夙駕思承道化乎其民其仕版寒
蹤賓僚俗吏久仰珪璋之望素欽星斗之名豈謂
此時獲依巨庇維良作牧已興來暮之歌謹有頌
自天唯恐別膺於綸綍無任丹懇倍切馳情

上叅政侍郎啓

宋王安國

伏審叅政侍郎被書法座贊政台司龜筮獻祥繙
紳協望竊以海嶽形勢非聰明獨運之能安廟堂
經綸盡取賢相濟之成効是緊承弼之重以底神

人之和蓋內揆百工坐殍瘵官之患而外繫四鄰
默銷猾夏之謀疇咨命世之豪仰稱代天之任辛
千齡之胥契聳億姓之目瞻恭維某人文妙於古
今行孚於典策應不測之變而制作若出閒暇議
非常之禮而利害莫能動搖凜然名聲播在夷貊
北門持橐三朝積潤之功東府秉鈞多士發稽
留之歎側聞孚號畢罄歡心矧憂患之餘生殽品
題之舊賜病骨未達於起廢朽株尚冀於嘘枯引
望門闌但馳悃悃以情

請廣帥會啓

宋文天祥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四十六

傳鼓上清湘桂舟度曉舉杯邀明月楚觀生秋暉
振千乘之光華重話六年之契闊舳龍飛動豈敢
爲從者之淹樞燕慙慙且爲畫故人之飲

請宋衡州別宴啓

宋文天祥

太行望吾親舍偶遂陳情合江和使君詩正堪握
手敬龜明日薄燕清風銜杯接慙慙聊盡湘行之
趣上堂拜家慶敢忘穎錫之私徼惠黃然坐邀恩
甚

請施帥準元宵宴啓

宋文天祥

轉西樓之梅月喜對銀花持北斗之桂漿擬陪畫

戟僭卜仍圓之夕共流引滿之霞敲鐵馬之春冰
肯米楚觀賦石犀之夜燭細說巴山以上戒寶

與衛淮南次石琴薦啓

唐柳宗元

疊石琴薦一

右件琴薦躬往探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
色伏維閣下稟夔且之至德蘊牙曠之玄蹤人文
合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藝深攫醴思子
化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
六律沈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敢效彌
堅之用
上卷之三十三 四七

堅之用

送施帥準聚宴折俎啓

宋文天祥

凝香森衛戟近揖春和舉瓢酌天漿有懷星聚爰
采澗溪之末薄陳俎豆之前爲細民斟隄想賦西
園之雪從太守樂駕言隨東野之雲瀆餉懷慚麾
番爲幸以上

與邁求親啓

宋蘇軾

里閭之游篤於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長子
邁天資朴魯近憑遊藝之師傳賢小娘子姆訓夙
成遠有萬石之家法聊伸不腆之幣願結無窮之

書

求婚啓

宋蘇軾

結綢早歲已聯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尚念子孫
之嫁娶敢憑良妣往款高閨軾長子某之弟二子
符天質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風綿邈庶幾弓冶
之餘伏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娘
子稟粹德門教成家廟中郎墳典之付豈在他人
太真姑舅之婚復見今日仰緣夙契祇聽俞旨

代人送定啓

宋王十朋

桑梓相望仰于門之素大葭葦再結荷阮目之
上卷之三十三 四八

青雖云臭味之同亦自寅緣之幸伏承令女婉
玉潔懿德馨香非求三復之南容莫稱五長之衛
女某男某年丁幾冠才愧非夫方同孔鯉之趨庭
遽效梁鴻之求偶質無甚秀濫爲范甯之甥表不
素奇愧作甘公之壻自非通家之舊豈諧擇婦之
歡諾既奉於千金媒敢通於一介鳳飛鸞合嬌姜
之雅好難忘鴈往魚來劉范之世婚不絕

定周氏啓

宋劉宰

令行細柳赫然先烈之傳光射青藜久矣斯文之
墜許聯姻姪祇佩謙勤某人姆訓是循卜方符於

鳴鳳而某人身脩粗謹選偶預於乘龍敢云聲氣之同諒有賞綠之自納吉納采愧未究於彌文宜室宜家尚克諧於未好薄禮端遣別牋縷陳

聘湯氏啓

宋劉宰

合二姓之好夙拜諾金陳七日之儀敬將薄幣深惟至意頗略彌文顧維猶子之愚未侍先生之訓茲為幸矣可遂符鳴鳳之占更賴教之使不負乘龍之選

代湯氏定趙氏啓

宋劉宰

粉榆地近相望一舍之間草木味同遂締二家之

女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四九

好知黃綠之有自願欣幸以何多伏承某人有德有容望謂天潢之秀而某人學詩學禮擬攀月窟之華荷采菲之不逮勤執柯之優至實于箱籠雖有慚五兩之儀報以瓊瑶尚不靳百金之諾

下財啓

宋蘇軾

夙緣契好獲講婚姻顧門閥之雖微恃臭味之不敬陳納幣之禮以行奠鴈之儀庶徼福于前人未交歡於二姓

答程公闢議親啓

本集作書今改定

宋王安石

某啓言念某跂通德之門馳誠數仞叙宜家之慶

拜貺尺書伏承賢郎推官蘭砌傳芳鯉庭稟訓尋好逮之首逮見父要之彌敦鴻儀之復間敢稽鵲喜之叶占既吉眷維姪女未習婦功交泰晉之歡仰從嘉命望金張之館俯愧衰宗榮幸所兼敷陳疇悉謹奉狀謝伏維照察謹狀

答求親啓

宋蘇軾

藐爾諸孤雖本軒裳之後閔然衰緒莫開纂組之功伏承某人儒術飭脩鄉評茂著許敦兄弟之好永結琴瑟之歡瞻望高門獲接登龍之峻恪勤中饋庶幾數馬之恭

又介周辨

天卷之三十三

五十一

謝求婚啓

宋蘇軾

敢議婚姻蓋恃鄉閭之末遂忘門閥亦綠聲氣之同龜筮既從祖考咸喜伏承令子第二小娘子慶關擢秀豈獨衛公之五長而某第二子某駕質少文庶幾南容之三復恭馳不腆之幣永結無窮之歡悚抃于懷敷述罔既

以上婚禮

簡

與段會宗

漢谷永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興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

之側願吾子因循舊貫勿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跡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

右規

與蕭道誠

宋沈攸

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乃至不殞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門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

右責

與公孫弘

灌鄒長倩

文休明著 天卷之三十三

五

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右勉

與摯伯陵

漢司馬遷

峻與遷善隱於附山遷以善招之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

右請

與人手簡

晉王羲之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為殿中將軍前過

云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為下察意其資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邪所念故遠及

右

辭右扶風

漢丘訢

明府欲臣所邪師所邪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所所不用也

右辭

與王常

漢光武

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危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遠平生之言乎

又作月 天卷之三十三

五

與人手簡三首

晉王羲之

足下今年政七十邪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慙加顧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爾以為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遊目汶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維時書問不解關懷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增慨歎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此者悠悠如何可言

義之頓首闊別稍久春與時長寒嚴足下何如想清豫耳披懷之暇復何致樂諸賢從就理當不踈吾之朽疾日就羸頓加復風勞諸無意賴促膝未近東望慨然所冀日月易得還期非遠耳深敬宜音問在數遇信忽遽萬不一陳

答法雲師

梁王泰

一日曲蒙謙私預聞范中書有神形偕滅之論斯人逕挺不近人情直以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耳辱告垂示聖旨徵引孝道發揚冥致謹當尋誦求祛瞽惑第寸王泰和南

文德用辨 下卷之三十三

五十三

與王介甫簡

宋歐陽脩

某再拜相別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忽遽不盡鄙懷於今猶以為恨雖然遂使不忽遽區區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勤止即日春寒奉太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晉之朝衰病者不得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某自新春來目益昏耳亦不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為庸人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與蘇黃州簡

宋秦觀

某再拜自聞被旨入都遠近驚傳莫知所謂遂扁舟渡江比至吳興見陳書記錢主簿具知本末之詳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內不愧心其雖至愚亦知無足憂者但慮道途頓憾起居飲食之失常是以西鄉惘惘有兒女子之懷殆不能自克也比聞行李已達齊安燕居僧房水飲蔬食有以自適然後私所念慮一切俱亡且知平時有望於先生者為不謬矣彼區區所謂外物者又何足為左右道哉本欲便至齊安屬久離侍下未可遠適問道或在秋杪也惟親近藥餌方書以節宜和

文德用辨 下卷之三十三

五四

氣臨紙於悵不盡所懷通問

與人手簡二首

晉王羲之

吾前東粗足作佳觀吾為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方復及此似夢中語邪無緣言面為歎書何能悉報

去夏得足下致印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

答趙仲脩

宋蘇軾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無乃汲旬蔬食邪一嘆

以上

與人手簡

晉王羲之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冲
三都殊為不備悉彼故為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
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特示意遲此
期真以日為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埋耳要欲
及卿在彼登汶領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
此心以馳於彼矣右要約

答虞仲翔

漢孔融

曩聞延陵之埋樂今觀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
非但會稽之竹箭梁丘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
文本明辨天卷之二 五五

昭名想當來判追踪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與道明

宋袁粲

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
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以
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
宜專也

與王昕

北齊邢子良

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諸
理吟咏情性往往麗絕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愛
其不進也

回蘇子瞻簡

宋王安石

某啓承誨諭累幅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
感悵得奉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為清
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
尚妨細讀嘗鼎一臠肯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
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
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
不宜悉以上

與楊彥明簡

晉陸雲

永權已葬冥冥遠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懷奈何奈
文本明辨卷之三十三 五六

何聞伯華善佳深慰存亡人生有終誰得免此日
使繼嗣克勝堂構有紹亦存亡之願也朋類喪索
同好日盡如此生輩那可復多邪臨書酸心右哀
狀

為裴中丞立上裴相度乞討黃賊狀

唐柳宗元

其材質無堪授任非次當有事之日忠懇莫施遇
成功之辰慙憤空積陳力之志誓死不逾伏惟仁
恩終賜展效今者中華寧謐異類服從唯此南方
尚餘寇孽伏以黃少卿等憑培塿以自固合莖脆

以為強劫脅使臣侵暴列郡雖狐鼠之陋無足示威而蜂蠆之微猶能害物必資翦伐方致和平庶盡驚寒之勞以答恩榮之重撫心踊躍夙夜不寧私布丹誠敢期明鑒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皇帝即位降敕賀相察使狀 唐韓愈

二月五日恩敕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同慶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作

文外明辨 元卷之三十三

五六

於奉狀陳賀

為裴中丞竝上裴相度賀破東平狀

唐柳宗元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狀訖某忝居末屬特受深恩踴躍不寧輒復披露竊以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方邵仲伯尹吉甫成宣王復古之功吳鄧寇耿寇吳漢鄭禹致光武配天之業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閣下挺拔英氣邁越常流獨契聖謨以昌鴻業廟略

初定異議紛然詆訕盈朝萋斐成市閣下秉心不惑定命彌堅討淮右之克殷元則下車而後首服恒陽之虜元則承則馳使而革心况師道惡稔禍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次又捨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加百姓豺狼感化梟鏡鏡懷仁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四海無虞遂令率士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大業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垂後祀輝映前王神化未屬於聖君崇勲實歸於宗袞慶賀之至倍萬情

又係明辨 元卷之三十三

五七

賀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狀

唐柳宗元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害氣盡除和風溥暢裂壤既分其形勝經野必正其提封河濟異宜海岱殊服八命作牧無聞威福之源十國為連已肅澄清之政鼠無夜動鸚鵡變好音惠澤俟於崇朝仁化寧期於必代遂使琅邪即墨田生名無慮其異謀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祀恭以相公陵墓參禹績制出蕭規光輔聖神永康黎獻某復逢開泰忝守

方隅并躍之誠倍百恒品

賀提刑上官正言狀

宋曾肇

審奉詔書改臨淮甸端人所至善類交欣竊以提刑正言學有本原行無緇涅鴻筆麗藻兼大夫之九能直道正言過士師之三黜少緩追鋒之召復爲攬轡之行內顧缺然居常仰止豈意偷安之跡獲依義貸之仁未卽趨風唯深企德

回穎州呂侍讀賀冬狀

宋歐陽脩

右某啓伏以七日告期候天陽之來復百祥佑德宜君子之承休知府侍讀侍郎經濟嘉謨論思碩

文休

不卷之三十三

五八

望宣風撫俗一方式藉於鎮臨獻可告猷三接竹升於近密屬迎長之帛且當受祉於無疆頌誅傾勤敷宣罔既謹奉狀賀伏惟照察謹狀

回穎州呂侍讀遠迎狀

宋歐陽脩

右某啓某此者誤恩推任嗟瘥病之不堪危懇力辭蒙肅慈之垂閱許從易地俾養衰齡方趨便道之行適遂過家之樂敢期雅眷遠辱惠音雖瞻款之尚遙若話言之已接傾馳之素欣感交深謹奉狀謝

辭免除秘書監狀

宋崔與之

朝請郎試秘書少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秘書監程倬除秘書少監內有兼職人依舊某自天闡命無地措身伏念某孤立疇依其行自信少負桑蓬之志徒有壯懷晚爲稻粱之謀寧無媿色茲解雲中之戍忽塵天上之班恩重難酬器盈易覆俗眼方窺於藏室彛軀已入於病坊求小壘以便私養布巾中之款晉大蓬而增寵迄登最上之顛在儒生可謂至榮豈陳人所宜冒處而況一身如寄百恙相陵儻會戀於目前必狼狽於日後伏望朝廷檢照累申專理特賜敷奏改畀家

不卷之三十三

五九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脩撰狀

宋崔與之

朝請郎試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崔某狀伏準省劄奉聖旨宣繒除吏部侍郎余應符除給事中崔與之除工部侍郎竝日下供職續奉聖旨崔與之陞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脩撰陟道山之長除墨尚新貳起部之卿絲綸復下叨榮踰分履薄驚心竊惟多官事簡而職清天子眷隆而選重五材是

飭不徒技巧工匠之咸精九門既通要在獻納論思而有益茲爲顯擢宜得名流伏念某奮自遐方慨然孤進寸長無取不過碌碌州縣之才多病相乘但作栩栩田園之夢不圖末路有玷清班誤思深媿於便藩投老力求於閒散忽晉大蓬之峻復從少海之遊陞亞藝官俾懋法從會未數旬之頃疊此三命之榮念時事方殷唯備械騎車以爲急務而帝簡有在豈簪筆持橐以爲美觀况史才自古爲難雖宿學有詞莫措茲聖經方襲六以爲七非陋儒可共二而蕪三反復以思凌兢而懼欲望

文修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六

朝廷敷奏收回成命改昇時髦俾得遂於歸心庶少安于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祇拜以上辭免

遠迎宣徽太尉狀

宋王安石

伏審某官遠驅台旆甫次國都朝論具依上心虛佇某阻於官制莫遂郊迎冀趨命之弗遲副瞻風而已久謹奉狀攀迎台迎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唐韓愈

愈言上天除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未痛哀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未

由伏增惶戀謹差某奉疏不宜韓愈再拜

約

按字書云約束也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是也古無此體漢王褒始作僮約而後世未聞有繼者豈以其文無所施用而略之歟愚謂後人如鄉約之類亦當倣此爲之庶幾不失古意故特列之以爲一體

僮約

漢王褒

蜀郡王子淵字季野以事到剪上與淵同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了持大杖上冢竊曰

文修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六一

大夫買便了時故夫只約守冢不約爲他家男

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邪惠曰奴父許人

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奴便曰欲使皆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宣帝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縣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

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髡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一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

當穿臼縛纂裁孟繁井浚渠縛落落鉏園研陌柱

碑研治穴隙地刻大枷地打穀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一車車坐大奴下牀振

頭垂釣刈芻結蒿臘繡纒沃飲不酪佳醅音韻
屬織屨作簷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鴈彈鳬登山
射鹿入水捕龜浚園縱魚鴈驚百餘驅逐鷗鳥持
梢牧猪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餒食馬牛
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
搜桑皮種灰作瓢別茹披葱焚槎發等燒枯積
以發土性蠶集破封訓其堅灰土日中早焚雞鳴
起春調治馬驢兼落今堅而耐踏也三重舍中
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舖滌杯整按園中拔蒜斷
蘇切脯築祝肉腫芋膾魚鮑鼈烹茶盡具舖已

天卷之三十三

六二

蓋藏關門塞竇餒猪縱犬勿與隣里爭鬪奴但當
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
得傾盂覆斗不得展出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
當栽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更主前治為府掾求川
錢賄直推紡惡敗紉放搜索紉放以搜索賈之也敗綿亭
之地出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
歸都擔泉轉出旁蹉牽犬販一作趨武陽買茶
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
蹲旁卧惡言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
奴自交精惠同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檠栽轅若

殘當作俎机木屐及蕪盤餓指焚薪作炭石疊薄

岸治舍蓋屋書削代曠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

束四月當坡五月當穫收十月收豆多取蒲芋益

作繩索兩墮無所為當編蔣草織箔植種桃李

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亦同為行果類相從縱橫

相當果熟收歛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隣里根

門柱戶上樓擊鼓椅盾曳錄同還落三周勤心疾

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盡種莞織蓆事訖欲休當

春一石夜半無事泥衣當白若有和斂主給賓客

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聞白奴不聽教當答一百

又卷之三十三

六三

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乞扣頭兩手搏目淚

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

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按此文蓋亦有為而作也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三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四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策問

按古者選士詢事考言而巳未有問之以策者也漢文中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士蓋欲觀其博古之學通今之才與夫輶劇解紛之識也然對策存乎士子而策問發於上人尤必通達古今善為疑難者而後能之不然其不反為士子所笑者幾希矣故今取古人策問之工者數首分為二類而列之一曰制策二曰試

文體明辯 卷之三十四

一

策使當視草為主司者有所矜式而因以得實才云

制策

問賢良文學策

漢文帝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去聲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勳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去聲竝建豪英以為官師長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

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

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

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

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

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

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

夫之行當此三道謂直諫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

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求惟朕之不

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

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

文體明辯 卷之三十四

二

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

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謂平之閑之興自朕躬大

夫其正論毋枉執事毋為有司烏謂虞謂日謂戒之二

問賢良策五首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時海外肅春謂北發渠搜謂名氏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數河洛出圖書鳴序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風興昌

求夜寐思若涉淵冰未知所濟倚與偉與何行而可目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二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予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曰書對著之干篇朕親覽焉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繁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予大夫褒進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

大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四

三

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治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序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途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還邇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為胥胥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成

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昭宣何脩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惠潤四海澤臻少水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所敬乎惠澤洋溢施庫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謹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積勿并疏理而欲其一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也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言公卿執事有不忠之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勿懼有後言而不言也

大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四

四

朕將親覽焉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音篆雕也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與焉殺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用也刑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剛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

夙寐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末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賢不肖渾殺同未得其真故詳也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繁懼文吏之法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道與各悉對著于篇母諱有司勿是言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

太僕明辨 云卷之卅四

五

朕意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占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庠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古漫字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及豈惑庠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也始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于大夫既以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就熱之復之言也詩不云虓嗟爾君子毋

常安息神之聽之介也爾景也大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井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中無草山不童木也澤不涸麟鳳在郊數龜龍游於沼可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遠夷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有足能言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收子大夫夫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又依明辨

云卷之三十四

天監三年策秀才

梁任昉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籍時來乘此麗運當衰末念猶懷慙德何者自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彫斲利方經綸草昧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官判始辨周禮王官判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

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入芻糞歲課田租
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無
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子大夫
當此三道利用賓主斯理何從仲聞良說

問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唐陸贄

皇帝德宗若曰蓋聞上古有道之君垂拱無爲以臨
四海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
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
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釁威之以刑導
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媮豈澆淳必

文休明辨 六卷之三十四

七

繫於時邪將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朕祗膺累聖
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勵如恐墜失憂齊庶
務夕惕晨興求惟前王之典纂是憲是則師大禹
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啓之征作周文之伐
旌孝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
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
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廢
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土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
貧庶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勢不可
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効異也思欲刻革前

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
備陳本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
陽舛候稷汙汙與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
必有由然屢推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义厥
罰恒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相反其誰
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
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話亦已
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尚廣欲轉輸於江徼則遠
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
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

文休明辨 六卷之三十四

八

試策

問爲治

宋歐陽脩

問古者爲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
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
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
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
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
練卒一作武士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

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一作郡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爲繁一有且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均一作民則以防之一作此其淺者爾專一有蓋不河今自宰相至於州縣一有之字於州縣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歛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

文休明辨

下卷三十四

九

仁義吏不知所以爲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一有此民之深乎此專務其淺而忘其夫治所以教民之深之弊也久矣二十五字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一作煩而勞細而簡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爲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一作義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倖古之失其原何自脩復之方其術何始

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爲政

宋歐陽脩

問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爲之而

本問辨

天卷之三十四

上

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字文一有主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井田

宋歐陽脩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害其爲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累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一作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四

十一

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爲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公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一有法教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省試問風俗政事

宋范祖禹

問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人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於成人自灑掃應對以入於道德學不凌節教不躁等有非其所問者鄉先生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長之養之至於成材無不適於用如其未至而曰至未能而曰能則是賊夫人之子非先王長育之意也蓋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其所教者皆以明人倫也以孔子之聖四十

不係明辨 天卷之三十四

十二

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雖曰知之猶罕言之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而聞況其下者乎近世學上大夫自信至篤自處甚高或未從師友而言大人之際未多識前言往行而窮性命之理其弊浮虛而無實鑠緒薄而不敦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無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然聖人之教必爲中人設也比年以來朝廷患之詔禁申韓莊列之學流風寢息而猶未絕夫申韓本於老子而李斯出於荀卿學者失其淵源其末流將無所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無惻隱之實晉之俗浮華

而無禮法之防天下靡然卒至大亂此學者之罪不可以不戒也予大夫以文行舉於鄉羣至於有司且登進於朝廷風俗之熾惡政事之得失將於此乎在必有中正之論以拯斯弊其悉陳之

問取士

宋歐陽脩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敦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待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爲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四

十三

士者脩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已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于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致其反古復自何時歟

就今制稍復於古一無復自至古十二字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勢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問今世官人之弊

宋蘇軾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爲之者士有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爲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四

十四

而至於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誦肄道藝而脩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爲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爲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七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潔爲之政其民事務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進而更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脩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屑爲之也先王

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既倦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爲職官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倦不之意歟嗟

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四

十五

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于篇

問冗官乏人相須之弊

宋蘇轍

問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益寡雖有美材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效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爲官夫豈不甚病之矣哉及天下大定學者漸已尊顯勤勞勸誘數十年之間而後士人彷彿繼起則天下之官爲之盡滿而無所置之是以頃者立任子之

限減進士之額繩以苛法抑以細過使之久而不調然後官吏歲以盡減凡今一歲之調蓋不足以償其休老物故者然則數十歲之後無乃將復有向者乏人之患歟夫古之聖人惟能於其未然而預防之故無後憂昔者惟不能於其至少之時而爲其過多之慮是以惟務進之而有今日之弊夫民惟其誘而進之則進而不知休抑而排之則無聊而引去天下要亦有不脛不潔之士不可恃爵祿之利以爲可以必致也故願於其未然而求其所以進之而可以使今無冗員之弊退之而可以

本詞辨 卷之三十四

六

使後無乏人之患者此亦天下之深慮也

問兵財多少之弊

宋蘇軾

問方今天下患於兵多故銷兵之說人人知之然獨未覩夫兵少之爲患也方今天下患於財少故求財之術人人講之然獨未覩夫多財之爲累也夫銷兵之患有甚於兵多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少衆人知目前之利而不爲歲月之計故儒者非之儒者操根本之論而不救急切之害故衆人避之今將救目前之病使兵多財少之患去全歲月之計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其將何道而可

進士策問

唐韓愈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一補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

是二說者其信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

文宗明辨 卷之三十四 十七

一作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一有也字願承教焉

問周禮官制之疑

宋歐陽脩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家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其說紛起况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爲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讀作善所以

爲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述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錫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爲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

文宗明辨 卷之三十四 十八

何以給之夫爲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誅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者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

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周禮制禮之疑

宋歐陽脩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唯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作事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醴饗一作禮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

文粹問辨

天卷之三十四

十九

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脩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愷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邪深考之歟諸君子爲言之

問堯舉鯀治水之疑

宋王安石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

不知之也不知非所以爲聖也知其不可然且試之則九載之民其爲病也亦久矣幸而羣臣遂舉舜禹不幸復稱鯀此亦將以九載試之邪以堯之大聖知鯀之大惡其知之也足以自信不疑矣何牽於羣臣也必曰吾唯羣臣之聽不自任也聖人之心急於救民其顧舍顧是否何如豈固然邪必以爲後世法得無明哲之主牽制以召改者邪或曰堯知水之數故先之以鯀或曰久民病以大禹功是皆不然堯必不以民病私禹禹必不以利民病而大已功以民病私其臣利民病以爲已功烏

又係明辨

天卷之三十四

二十

在其爲堯禹也又以爲泥於數其探聖人滋淺矣且謂之有數鯀何非其殛死也聖人之所以然愚不能釋吾子無隱焉耳

問洪範休咎之効

宋王安石

問聖人之爲道也人情而已矣考之以事而不合隱之以義而不通非道也洪範之陳五事合於事而通於義者也如其休咎之効則予疑焉人君事天以從事天不得其所當然則戒吾所以承之之事可也必如傳云人君行然天則順之以然其固然邪備常暘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

順之也堯湯水旱災尤以取之邪意者微言深法
非淺者之所能造敢以質於二三子

問漢之禍凡六變

宋蘇軾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
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
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
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
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
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既
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
太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四 廿一

禍唯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
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
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
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
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
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
其所不慮之士氏也世祖立上懲韓彭之難中
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
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
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

難起士大夫相與搢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

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
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
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
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
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與抑將不可推如江河
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
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
而為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
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暮質忽寬而驟猛激意
者亦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鄙者歟
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策上上

按說文云策者謀也漢書音義曰作簡策雜問
例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
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劉勰云射
策者探事而獻說也以甲科入仕對策者應詔
而陳政也以第一登庸皆選賢之要術也夫策
士之制始於漢文鼂錯所對蔚為舉首自是而
後天子往往臨軒策士而有司亦以策舉人其

制迄今用之又學士大夫有私自議政而上進者如宋蘇洵發策蘇轍策略策三者均謂之策而體各不同故今彙而辯之一曰制策天子稱制以問而對者是也二曰試策有司以策試士而對者是也三曰進策著策而上進者是也各取數首以列于篇又宋魯鞏有本朝政要策蓋當時進士帖括之類故今不錄夫策之體練治為上工文次之然人才不同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故人選者劉勰稱為通才嗚呼可謂難也已矣

文休明辨 元卷之三十四

二三

制策上

漢文帝問賢良文學策詳見策問類

魏錯

對曰平陽侯臣窋姓汝陰侯臣窋姓夏穎陰侯臣

何灌廷尉臣宜昌姓無龍西太守臣昆姓昆邪姓

孫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

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

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諱皋而為二王祖齊桓得

甯管子而為五伯諱同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

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

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史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

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

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

地相終今臣竊等遇以臣錯充賦其不稱明詔求

賢之意臣錯少茅臣亡職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

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

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官之中

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

類亡不覆也直略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

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

文休明辨 元卷之三十四 二四

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

五穀熟祲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

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

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

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

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

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

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

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

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

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疆人情之所欲
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
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
從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口直言極諫
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
屬委之以臣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
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
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
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
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

本明辨 天卷之三 四

廿五

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收民財
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收功多
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實其功
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
妄誅而從讀日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
國者也故書古罪字大者罰重辜小者罰輕如此
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
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
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逆主意而反還
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

功使主內亡邪辟讀日之行外亡驚讀汚之名事
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
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
賢王五伯與讀日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
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
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
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
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
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
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四 二六

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
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
最富疆夫國富疆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
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
焉在秦之前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
賊官室過度者讀日慾亡極民力能讀日盡賦歛
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讀日而爲驕溢縱恣不
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憊
虧讀日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
莫安其處茲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或獄官主

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曰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履露露澤也禹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煩如解也煩煩也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辜人亡辜也苛苛也非非也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擊諸侯以諸侯也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舉人有期期也後宮後宮也文文也休休也用用也辨辨也天卷之三十四 廿七

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不租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陰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節用也視視也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未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不棄神明之德故各當

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邊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背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昧死也天卷之三十四 二八

上狂惑少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財擇也高第高第也選中大夫○宋真德秀曰錯之對策唯三王臣上俱賢至漢之如流水一段為正論若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則皆邪說也至稱文帝大功臣數十則皆誤謂也帝以直言極諫求而錯以邪說諛詞對吁可罪哉愚謂真氏之論如此然自古對策錯實開先且其文間累整齊中有格言亦足以為後式為後式也姑之學有觀其文可也

漢武帝問賢良策第二首詳見策問類

董仲舒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

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
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
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
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疆勉而已矣疆勉
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
大有功此皆可使還旋也同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
夙夜匪解解書云茂哉茂哉皆疆勉之謂也道者
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
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
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

大本明辨

卷之三十四

二九

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
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
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
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
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
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
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
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
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與與滯補弊明文武之於

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
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
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興廢
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
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
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
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
舟有火復歸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
公曰復哉復哉復報也天報孔子曰德不孤必有
鄰皆積善索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

大本明辨

卷之三十四

卅

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
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
畜讀日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繆結而妖孽
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
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
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
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也也上之風
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
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作瓦者人
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綬之斯俟同

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月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

本義辨 卷之三十四

卅一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易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讀月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

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同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係臣諸瞞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

文修明辨 卷之三十四

卅二

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竝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曉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

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
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
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所
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余烈至
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鬪頑抵冒殊悍也奸也軌
隳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
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
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今下而
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
琴瑟不調者必解而更其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
不行其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常更張而不

文選明辨 卷之二十四

卅三

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
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
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
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
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
千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
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
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宋真德秀曰仲舒強勉學問行道二言即收知力行之詳深得聖賢要指又如臣心以正則廷一段議論即大學所謂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而仲舒得之中庸所謂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而仲舒得之其學可謂粹矣然不能不感於符命此其短也

漢武帝問賢良策第三首詳見策問類

董仲舒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
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禹咎繇
陶聚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
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

文選明辨 卷之二十四

三四

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
朱而歸舜舜知不可碎繼日乃即天子之位以禹
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
下洽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
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
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
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
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閭閻大類散
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
海濱而即就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

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
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
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
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
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
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
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
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
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
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

文章

君子

不學

不成

其德

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
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材位爵祿以養其德刑
罰以威其惡政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
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
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
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申不害商鞅
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很爲俗非有
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責名而不察實爲善者
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
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

詐趣利無耻又好用僭蕭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
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
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
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西夷
夷康居西域殊方萬里說讀日德歸誼此太平之
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
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
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
文休明辨天卷之二十四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四

三六

聞誠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
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
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修者士
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琢不玉而
求文米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
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
衆對亡應書詔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
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
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
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

流令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積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衆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切今則不然衆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

文選明辨

卷三十四

三七

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月日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漢武帝問賢良策第四首

詳見策問類

董仲舒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陰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

文選明辨

卷三十四

三八

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惟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真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法之不可

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命之謂命命非聖
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
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
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
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
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
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榮然
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
生五穀以食饌日之桑麻以衣衾之六畜以養之
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

文選明辨

卷之三十四

九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
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
禮節然後安處善處善然後樂循理
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
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
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
致鉅故聖人莫不以寢明以致顯是以堯
發於諸侯堯初為諸侯舜興庠序堯初為諸侯山非一日而顯也蓋
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
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

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
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
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
猶長情諒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
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庠序情性察庠序流俗者孰能
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
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影之應形弊也故
桀紂暴謾慢讒賊竝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
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
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

文選明辨 卷之三十四

四十

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
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
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復行而不厭者謂
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
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耗而不行舉者偏者
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
將以揅揅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
治者其舜庠政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
書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
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

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言不須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極也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四

四一

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雖能勿失耳若遇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生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惟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女所繆繆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譎於天之理與

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言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子之齒者去其角傳傳日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紅繚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庠此民之所以驚驚驚驚日苦不足也身寵而載乘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蓄蓄日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音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四

四二

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名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讀日女利庠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

天卷之三
四

四三

不

下卷之二十四

四四

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殆迪來者

之懷養茲治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
不言安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
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術盛業衰光武責
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舍未獲所從余
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肯綮之於
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唐白居易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爲痛哭者一可
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三是持漢興四十餘
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
言者以爲辭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

文淵閣

天卷之三

四

而發憤於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
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
失聖書之史策以爲美談然臣觀自茲以來天下
之理曾未有髮髯於漢文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
髮髯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乎
臣之忠讜不逮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
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稱之
念漢之極諫而問之廢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
斥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論臣以不倦之意懇切
鬱悼發於至誠此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

文淵閣

天卷之三

四

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矣臣之才識劣於
古人輒欲至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禪之
者非敢謂言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後
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
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
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
以之策有恩與禮樂之道念救疲疢之方辦懲往
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
此實萬葉之福也豈唯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
臣聞疲病之作有因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
請爲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
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
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
無不和貞觀太宗之功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
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玄宗之理既定而禮典
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
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
人自化動植之類咸熙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
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暨天寶玄宗以降政教寢微
寇既祥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

仍迫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能下無
安心雖曰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
曰峻管榷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削月以至於耗
竭至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也是不然乎由
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
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脩政教而望寇戎
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
銷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
雖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所必然雖常人足以致
勢有所不可雖聖人不能爲伏惟陛下將欲安黎

文休明辨 天卷三十四

四七

庶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
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脩政教何者
若政教脩則下無詐僞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
矣寇戎銷則境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
矣兵革息則國無餽餉飛輓之費而征徭所由省
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由安
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
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
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
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肅則恭亂革心誠信明則

獷驚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過而自銷歸
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日可
減疲疇日可安富庶日可滋困竭日可補日安則
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
之以禮則禮易行矣乘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
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
其艱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脩戒將
來之虞莫大於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
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若齊行寓令之法以謂諸
侯漢用推恩之謀以弱七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

文休明辨 天卷三十四

四八

何者且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非夷
吾儕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令將何所寓邪今除
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竊竊弊之
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邪但陛下嗣貞觀之
功弘開元之理必將光二宗而福萬葉何區區齊
漢之法而足爲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於此
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
上之宜敦儒學而業棄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
化之所急古今之所疑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見天
下之理與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

之化非謀始之課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督責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重爲陛下別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爲之道乎臣聞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脩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叙百揆內勤萬

本朝辨 卷之二十四

田九

樞是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爲者乎終則安於恭已逸於得賢明刑至於無刑明賞至於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真無爲者乎故臣以爲無爲者非無所爲也必先有爲而後至於無爲也老子曰無爲而無不爲蓋是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位君臣殊道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職小而衆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

聰一明所能周覽而徧察也故人君之遵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效其能而周武聰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宣其力而漢高兼其用以取天下此三君者不能爲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肢九竅百骸也不能爲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爲主也故臣以爲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矣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所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元帝優游而業以寢衰者非他昧無爲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俱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之則無所惑矣臣伏以聖策首章曰思賢能以濟其治求讜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情末章曰興自朕躬無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欲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欲逞於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

本朝辨

卷之二十四

五十

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略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過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凍而後衣之人餒而後食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然則保邦恒在於未危

文體明辯

卷之二十四

五一

恭已常居於無過三五之道天豈遠哉臣生也幸得爲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觀陛下昇平之治斯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而况充才識之責承體用之問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臣喜朝聞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生死幸甚謹對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四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五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策上下

制策下

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爲端拱思道陶甦心以居簡樸日用而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豈乎其不可及也三代令主質文迭究百偽滋熾風流寢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祗荷

文體明辯

卷之二十五

一

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暢膺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害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蒙賸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墮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自工在平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耻

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
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究此絳繆致之治平
茲心浩然若涉淵氷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
佇啓宿憤冀臻時雍子大夫識古達今明於
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護主之闕辨
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
斯華於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脩而治古
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原著於條對
至於夷吾輕重之權孰臻於理嚴尤底定之
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

又修明

元卷之三十五

二

何務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期在洽用朕將親
覽

唐劉蕡

對曰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
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
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
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下
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謏猷制
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
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
諂惡有司之所予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

容不使聖朝有讜言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謹
昧死以對伏惟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
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
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
之道何如耳伏惟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
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
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
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
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
行有未孚以上澤雍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

又修明

元卷之三十五

三

脩已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深性以導之救災患
在致乎精誠廣播植在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
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
中外之法殊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
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惟聖策有
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
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別乎防下以禮則
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能斥惰游念
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
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惟聖策有求

賢箴闕之言審政辯疵之念見陛下咨訪之勤也
遂小臣屏茲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
之心則惠敷于下牙正之道分則治古可近禮樂
之方著則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
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
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舞干俱非大德之
中庸未爲上聖之龜鑑何足以爲陛下道之哉

上對書集問以下復申言之

或有以緊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

者臣請披歷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
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有陛下慎思之力行之

臣前所

天卷之三十五

四

始終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
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
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
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
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
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
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爲而
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
代循環之弊而爲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
下致之道何如爾臣前謂若夫任賢黜腐宵衣

旰食旰黜左右之繼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
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
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
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
不足以定大計邪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
邪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乎臣以爲陛下所宜先
憂者官闕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
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
業既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
其基高祖勤其緒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

臣前所

天卷之三十五

四

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用因懷亂繼作未
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微烈者也
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耻萬古爲恨臣
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者昔董仲舒
爲漢武帝言其略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
而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
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
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謹按秦
秋閹弑吳子餘祭不書其昌春秋譏其疎遠賢士
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闢

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優正道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官闕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終故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持廢立之權陷

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

六

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操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戚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以

安估爲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之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能爲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

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

七

適足以鉗直臣之口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起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度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肝食之憂矣臣前所謂者

失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臣聞堯舜之爲君而天下之大治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凶在朝雖強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世漢之元成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母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

文學淵源 天卷之三十五

士今紀綱未絕典形猶在人誰不欲自致爲王臣致時爲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疆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疆暴則賊臣死傷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害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遺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訂所未達

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決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桀亡不書取者桀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親育之如母之乳哺焉

文學淵源 天卷之三十五

九

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倖分曹連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血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病疾病者得不養加以國之權輿專在左右貴臣聚歛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流于九泉鬼神怨怒陰陽愆錯君門萬里而

不得告訴七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竝走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故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熾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

文選卷之二十一

十一

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寒萬方之望誠能揚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王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用內寵便嬖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照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徵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以德則人不勸而自至導

以教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教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也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務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則固不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浹於朝廷矣愛

文選卷之二十一

十一

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欲人之仁壽在乎立制度脩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致乎積誠者臣謹按春秋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

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公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公無卹憫而旱則成災陛下誠能有卹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植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勞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

文公明辨 卷之三十五

十二

斥游惰之人以篤其耕食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得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嚴考課之法定選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

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問農事而脩武備隄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禍亂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居閒歲則櫜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

文公明辨 卷之三十五

十三

養勲階軍容舍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史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太宗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以

達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身而後其行故庶官之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疆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

大休用辨 天卷之三十五

十四

服禁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辯枝葉者由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耻格者由導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者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爲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也至忠臣之心壯

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而忌竊陛下之一命之寵哉昔龍逵死而起殷比干死而起周韓非死而起漢陳蕃死而起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愛戮于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革前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

文休用辨 天卷之三十五

十五

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以仁壽可以逍遙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擢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脩開外之寄念自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行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

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盈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微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借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五

十六

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眾愆愆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蝕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末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脩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因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撫姦或曰不可

撓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常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國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彊國尊君重朝拜災

文休明辨

卷之三十五

十七

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千大夫其悉意以陳母悼後

宋蘇軾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威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于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

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寤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邪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

文獻明辨 卷之三十五

十八

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政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盡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

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嘆由陛下之不勤者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不之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奉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呵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

文獻明辨 卷之三十五

十九

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雖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遺於心屏去聲色妨遠善柔親近

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盤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借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

文德明辯 元卷之三 王

廿

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有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常若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威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然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

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也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以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

文德明辯 元卷之三 五

二一

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臣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盤乎田野闕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

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
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
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
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
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皆輩徙饑寒之民則無
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
而無安之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
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
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
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
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
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
則契丹之疆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
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
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
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
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
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
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
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公邊之民不能

戰守者於空閒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
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
公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
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
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
師之不暇而又何暇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
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
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減一敵國金玉錦繡之
江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
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卒命其爲
文休明辨 卷之三十五 二三
費豈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
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
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
數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
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
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
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
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
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
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而爲此者固有

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唯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閒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借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

文修明辨 卷之三十五

廿四

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蝕于朔淫雨過節悞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未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

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蝕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餘或不蝕則陽氣之有彊弱也今夫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不疾者必其彊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彊弱異故夫日之蝕非食之日而後爲蝕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蝕也爲無災而其既蝕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

文修明辨 卷之三十五

二五

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翕翕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翕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翕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咻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疑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翕此淫雨

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管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脩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走炁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首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

文選正解 卷之三十五

二十六

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崇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出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

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撓姦或曰不可撓獄市而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撓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撓姦則夫曹參者是為通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

文選正解 卷之三十五

廿七

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皆儒者教

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孝其實見考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_示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爲天寶_{年號}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五

廿八

然而不言夫曲而者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二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蕭質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贏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

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鏞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川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蕭質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賊臣不當議令臣嘗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_中禦之方國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五

廿九

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限有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天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攸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富今之要務此臣有

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舉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無憚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

文林月傳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硃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裴華甚臣謹對

皇帝神宗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

德澤注濺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

文林月傳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歸位以熙於王職外則夷狄向風以脩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歛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効祥薦祉書之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歟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難千負荷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卽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朕饗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豈朕弗德之致歟夙寐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曷而猶多苟簡之習烝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種羗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持驛騷以至臨遣輔臣音炎憺音炎明神武烝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惠教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寬關梁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

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訟襲之不幸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予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切於政體其有益於時者何事毋以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毋以謂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

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五

三

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正不迫不迂歸於至當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予大夫其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爲焉

宋孔文仲

對臣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言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有未充盡其極爾何者陛下游祥之初首開轉對以延踈遠切直之言召群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資謙恕思得深謀至計以補所未照

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卿誼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爲雖臯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公讜不能過此矣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

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五

廿二

誠愚聞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得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倚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脩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歛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効祥薦祉書之不絕甚尊慕之其何術而臻此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而後其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晉

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
至兵偃形措備賢脩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
應欽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珎符出於下者
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
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
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
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天下之本一曰卽位卽
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
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爲強國未有能終之以
霸政者也始爲霸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五

三四

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夫元年正月
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皆當卽
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
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
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
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維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
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効
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
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
廢熄不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讎伺其

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
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遡霸政與強國者
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
政與強國爲蔽雖深而能見効於目前人之常情
薄遠効而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
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
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夫其所適也伏惟陛下
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
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
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國而

文休明辨 卷之二十五

三五

國強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入駿之馬
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
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具者或之於
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
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
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
也奈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
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
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之奈
何驅以威刑苟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

小揚子曰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雋賢脩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欽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于上珍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爲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略強霸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辭闇而卽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失趨其所得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

文獻明辨 卷之三十五

三六

也坐而得之轍寐以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也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馴致古昔明王之道如決流抑壅爾何患慕之而未臻乎聖策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又退託于任大守重艱于負荷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于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

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自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辯南北以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偽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齋戒以待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爲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爲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

文獻明辨 卷之三十五

十

所不辯如槩水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効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思聞讜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爲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爲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養長而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屈已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讜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爲國家廟社之福故天伏格趨鼎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

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爲恤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實諫諍之任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冲假借深養剛方謹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後然可以得天下謹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卽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

文獻明辨 元卷之三十五

三八

其自處於弗德之致風霜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飭已恐懼脩省之盛德也臣聞日食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食者曆之常楚也臣請辯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爲一交然後食此曆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曆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爲盛東京爲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曆之不合二也是日食者非可託於曆其要爲盛衰之應也陽

浮爲天而主於動陰凝爲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陽之與陰君子小入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於祥瑞小入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入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早於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

文獻明辨 元卷之三十五

三九

之道抑小入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君子而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入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入道長其敝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勞必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踈遠而柔諛親附辯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默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

戒之意不爲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進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絕筆矣故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烝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貴遲久進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

文休明辨 云卷之二十五

四十

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流動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爲不言之而海內大治者以能練群臣嚴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

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劾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底績弗疑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爲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

文休明辨 云卷之三十五

四一

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聖策曰種羗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驛騷以至臨遣輔臣愴明神武臣以爲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爲持重之筭而聽輕舉易動之疎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猾虜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踐王圖而仇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爲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嬰之所

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特劉
闢爲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黃裳所薦者高崇
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宜詔輔弼大臣
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懽於天地之表河湟之
外當有解推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奔衝
之寇不足禦乎聖策曰蒸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
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惠教臣以爲陛下
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教而猶足
以爲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法
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

文休明辨 不卷之三十一

四二

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爲陛下深慮
後世之患而必爲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
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歛之於民古人貴其
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
甲哀公用田賦以爲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
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
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
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
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也
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

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鄰人君之與天下中
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
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
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鉅
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
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啄獸
窮則搏人窮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
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
官而行於今矣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
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絺革舄以澤天

文休明辨 不卷之三十一

四三

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優出泉以取其息寔使以厚
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剥者始
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陛下
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旣極而其象爲剝
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草用
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爲離
散以至剝落雖有湯禹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
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四
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
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畝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

之謀適足爲深憂未足爲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列眡決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妄言哉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爲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稽疏者未得簡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椒栗尺帛之賦陸輓水漕銜施摩轂日夜令雜以輸太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於一燕好之中

文休明辨 下卷之三十五

四四

用之於一賜予之內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詩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調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官庭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書宦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兵不過二十萬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爲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道也今夫能省內郡之黥兵而益以土兵然移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

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黥卒特爲爪牙不可以廢至於方內無事之群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徙而分天下郡爲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脩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爲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斂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庸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戶居其一下戶居其十是常因其一而逸其十

文休明辨 下卷之三十五

四五

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斂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惰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聖策曰寬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乎上今之關市之征密於布茶均輸之吏苛於翼虎商旅易業轉爲他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約已以率爾陛下約已於上則六宮蒙化於

內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收庠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又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師也惟其難制之宜甚詳周法六鄉四郊之內自比長主五家卽而上之至卿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惟陛下擇

文林明辨 卷之三十五

四六

之而仁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嚮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敝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爲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出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此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於立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求必仁義孝弟今

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強弱於下而有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已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而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翺躁不耻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爲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耻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

文林明辨 卷之三十五

四七

希俯合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訟讎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倣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收敦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使不爲人此完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

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爲器哉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粗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斷支刑足爲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爲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孔子之後則夫政雖期於推賞而亦貴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棄之豈所以爲慎名聖策曰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新畫乎

宋本明辨 宋卷之三十五

四入

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始末之要此見陛下博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消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

賢好德惡貪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驕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愼於後其詩終爲變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爲漸不及正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驕惰之所伺也視其有間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

宋本明辨 宋卷之三十五

四九

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取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爲莫如天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政論數十條書於以爲凡所辯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爲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

人主不能純法入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
姦究之膽以之行於漢相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
爲陛下深論哉策曰無以爲古人陳迹既久而不
可舉無以爲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
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陛下
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爲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
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則不失於陳
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
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
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
文休明辨 入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正悔亡然
則革之必至于元亨利正然後悔可亡爾又曰革
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益以招悔也夫
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于當然
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思之
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以革之
則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謀之於
衆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
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占之
爲治相與謀謀於廟堂之上至于風移俗易徙善

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
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置一制
暮行而朝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竄黜不足以
抑煩言其故何邪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
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勅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
慎之而已蓋夫革而未盡其主則其勢必復革而
有議曰復則法以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
大病也漢徙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二十年間
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慎之則至
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

文休明辨 入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
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幅也則又曰悉心
以陳亦不憚於改爲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
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
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
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
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力不足
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墮器改鍊而不
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
天下之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也

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爲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爲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傳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正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寶_{並玄宗}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爲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爲戒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問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凡陛下所舉而詢于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爲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竝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

文體明辨 大卷之三十一

五二

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察焉臣昧死謹對

文體明辨 大卷之三十一

五三

文體明辨卷之三十五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六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歸安少溪茅乾健表校正

閩建陽游榕製活板印行

策中

試策

問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其來尚矣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必窮而後變通歟抑窮之不可不變而通歟帝德王功萃乎宇宙其必有以運之矣漢高帝手援劍寶誅促秦項所過

文舉明辨 下卷之三十六

麾城斬邑戰不可殫記殆無所事乎詩書者傳世四葉大雅露會便已葱蒨一時布濩方宇決無昔時所用武夫屠販之人文與景時木訥無文采之士矣此漢一代大美旁薄時也而民用凋弊奸宄不禁衣繡杖斧斷斬刑國則反以衰何歟是憲是迪文治肆興至於號令溫雅奏議可述交暢旁緒表裏昭融而赤九丕緒則寢微寢滅三輔塵飛黔黎不莫文益以曼羨而時益以沸擾何歟紹隆守文有華厥前何惡之有無乃易所謂窮者歟是

文舉明辨 下卷之三十六

二

以有廟謨雄斷中天造邦當其三靈九圍叩稽咸仰鋒鏑上下十關九死雅言遠義我則未暇白水之邑參墟之野唯聞發憤而憑怒霆擊而雷震耳然今年渡河明年徇薊彼一時也而幸鄴幸譙幸蒙幸蕃又如行大司馬事何邪從事史不過十二人秩皆百石彼一時也而吏職減損十置其一又如行司隸校尉置僚屬規模何邪舍食道傍蒙犯霜露彼一時也而自將輕兵晨夜馳赴千乘萬騎獨無先驅之復路屬車之按節邪蓋為建武光武年且四年矣而始有尚書令之條奏法度豈自渡河徇薊以來皆創出且五年矣而始起太學始稽古典豈前數年皆不問祖豆之日他時王師親征次于高平大將軍率五郡太守來會方先遣從事問會見之儀諉曰軍旅草創之故而亦既許久陳百僚而贊群后獨不聞供帳置乎雲龍之庭何邪蓋又久之而郊廟樂器葆車與輦送自益州法物始備是年則隴蜀平矣干戈偃矣功臣各以去甲兵尚儒學矣江淮山東悉平之後乃竟未能

置此兩子度外而十三年之遠以俟今日向使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尚有一人甲與兵者則終無復感禮興樂究皇儀而展帝容邪然自其初而盛德大功已天下向服不害爲土地之最廣甲兵之最彊號令之最明豈規防矩飾之不足故厭難折衝之有餘邪使帝而早已侵威盛容從事明堂靈臺間所謂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果何仗區區一二文之末與七大夫共此功名邪時有夷隆事有麤密達權林弊與世推移安有

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六

三

盛威儀而求至理坐吟詠而待昇平哉惟我宋受上天寶命五緯煌煌聚于奎宿于包矢束無所事武天經地緯日迪斯文上暢下沂流裕罔極前啓後承燁燁盛矣或謂久而習而窮文弊沈痼上下一律將何道解而更張之邪近之端平宋理宗年號已難於寶紹寶慶亦並理宗之嘉熙亦理宗年號更難於端平端平不過以議論更寶紹今於更端平實意有幾端平不過以文書命令更寶紹今於更端平實事有幾舉目棗紅秋風四野危急已迫乎

其後奈何虛文猶膠其前哉人情所徇名利從之長浮華而廢考績甚未然也伊欲使文貌而尚忠實使硃劑以代膏梁追惟建武之中興取法大易之通變則戒左右之偏恩約中官之賞賜少埃天下之定可乎陰鄉侯不以竝功臣之封南陽人無使妨賢俊之選大示天下之公可乎動如節度不喜飲酒每旦視朝日晏乃罷力圖世運之艱可乎質厚少文之大將雅實無華之宛人山以風勵浮辯可乎推赤心而置人腹中袒幘坐而笑迎國

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六

四

士由以延攬英雄可乎執金吾擊郾率然而對請北取上谷兵從容爲言由以役使衆俊可乎承制遣使得命西州之將荆門之事一由正南爲重由以倚仗外閫可乎上薄幕府不敢爲私受詔出師夕則引道由以伸縮邊將可乎闡乾闥坤一旋轉間耳方起而自爲機杼擺脫窠臼縉紳大夫方且譁然以故章舊事爲言建此大策但見落落難合平諸君積行藝之選來試有司自是而倚梯天科欲大驗於事夫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故貧

以建武文治聊占所蘊

宋翁合

對治天下者文也弊天下者亦文也文以弊天下亦以治天下是故有文之本有文之末唯其本所以治唯其末所以弊何本也三綱五常其本也何末也典章文物其末也末者可損可益而本者無損益末者可存可亡而本者無存亡執事知文之所以弊則亦知文之所以治歟事之急也吾則援事之危也吾則安三尺所以理軍市而適用鄉飲之儀六奇所以解平城而適用舞干之化文物工於華國不工於治國議論切於憂時不切於濟時

文休明辨 卷二十六

王

此周文之所以弊者也人何所貴而為人國何所與而為國吾可失利不可失義失義必至於諸君吾可去食不可去禮去禮必至於終兄忠敬之風立而後君得而有其臣孝愛之道存而後父得有其子此又文之所以治者也趙簡子以周旋揖遜為禮子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禮也者天經地義民行而已魏文侯以新聲占聲為樂子夏曰是音也非樂也樂也者君臣父子紀綱是已執事之所謂文以類則簡子之禮文侯之樂也愚之所謂文以類則太叔之禮子夏之樂也簡子之禮可損

文休明辨 卷二十六

六

太叔之禮不可損文侯之樂可亡子夏之樂不可亡去禮樂之音儀固所以去浮末之弊去音儀之禮樂適所以去根本之治弊者去誠可喜治者去亦可憂執事慨今日之弊而慕建武之治乃所謂建武以不文而治今日以文而弊是固然矣抑亦孰知今日唯其不文所以有今日之弊建武唯其文所以有建武之治歟今日之患夷狄也建武之患盜賊也中原有中原之道而後夷狄消帝王有帝王之道而後盜賊弭使今日而有文則是有中原之道矣有中原之道則是有以勝夷狄矣夷狄何以至使建武而無文則是無帝王之道矣無帝王之道則是無以勝盜賊矣盜賊何以去此愚所以深疑今日之不文而謂建武為文也嗟夫霜馳露宿之不如安逸也麥飯荳粥之不如珍美也笑迎說客推心降虜之不如禁衛凝嚴也朝儀未備者父之不如供帳之陳乎雲龍也法物未備者父之不如樂舞之陳乎郊廟也大將而質厚宛人而無華今之士大夫若是其敏且辯矣金吾而卒然擊郾建武而毅然請兵今之士大夫若是其宛且遜矣上薄幕府而不敢私受詔出師而即就道

今之士大夫又若是其虛虛徐徐矣戒左右之偏恩約中官之賞賜以黃屋之貴至於不敢顧南陽之親以椒房之懿至於不敢假陰鄉之寵使有如今日之荆襄必不暇議貴介之封矣使有如今日之巴蜀必不暇議戚畹之節矣以此言之雖謂今日不爲文而建武爲文可也然而求文於音儀建武誠不如今日矣求文於禮樂今日其能如建武乎自莽之欺孤弱寡也漢無君臣矣我是以興昆陽之誅自莽之用新代劉也漢無父子矣我是以重元廟之建以同姓之疎屬不敢棄而兄弟之義

文舉明辨 元卷之三十六

七

立以古人之賤交不敢忘而朋友之道明三綱絕矣而復續五典壞矣而復脩爲人子孫而能立萬祖之業爲人父母而能救萬民之命日月重明天得以爲天關河重整地得以爲地書同文車同軌中國得以爲中國遺臣妾奉珍貢夷狄得以爲夷狄此則建武之文而非今日之文也此建武之盜賊所以不必今日之夷狄也執事乃謂中興之文不如今日之備不知節目之尚遺實則大綱之已舉建武四年始有常書令固也獨不曰先是也用孝廉爲常書郎孝廉何人邪今年渡河行司馬明

年徇薊討王郎獨不曰高密之褒亦見於卽位之初年邪六月辛未攻麗萌七月辛未攻董獻獨不曰幸魯之祠亦見於是歲之十月邪此固非愚之所謂文也要亦執事之所謂文也而遂謂之不文可乎執事若曰吾非爲此也特有激今日之弊云耳然其弊者末也末可去也本可去乎且吾聞之惡禮之儀而損之儀每未損而禮先損惡樂之音而已之音每未亡而樂先亡以爲虛華之可削不知實理之已虧以爲典章文物之繁不知三綱五常之已略孟子曰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

文舉明辨 元卷之三十六

八

何其可也由今之言變今之俗則是中國之道可廢夷而後可者也人道之可廢物而後可者也君子之道可廢小人而後可者也天理可以絕滅人慾可以橫流至於財天下期於管仲苟可以富齊而亂齊者不之恤至於兵天下期於孫武苟可以伯吳而弊吳者不之恤至於法天下期於商鞅苟可以疆秦而亡秦者亦不之問矣率天下之人而禍斯文而禍天下國家者必此之言矣或曰文則文矣如韃何曰此其所以禦韃也符秦之圖晉也不憚其兵之不武而憚其人之衣冠耶律之入中

原也不嘆其臣之不武而嘆其臣之不忠遼人之
戒遼吏也不畏汲汲富彊之王安石而畏弱不勝
衣之司馬光何也中國陽也夷狄陰也人倫明君
子用凡出於文之爲者皆陽類也人倫廢君子消
凡出於不文之爲者皆陰類也以陽治陰此中國
之所以勝以陰治陰此夷狄之所以不可勝歟故
曰此其所以禦難也不然采薇之所治者昆夷獫
狁也天保之所治者君臣朋友之事也古者以君
臣朋友之事欲制昆夷獫狁之難是必有說也執
事試而思之策學通天云北篇委獨問目自達己
意主司方厥文之弊我則盛稱文之

九

文華羽錄卷之三十六
治生司謂建武之文不如今日我則謂今日之文
不如建武建武之文日慷慨論天下事全不費力始
諸施丁則十快慨手
其於游乃有餘地矣

問宰相所以寅亮天地撫中國鎮四夷其任
甚大其責甚重若伊尹之佐湯周公之輔成
王夫子之小施於魯澤嘗一時功被後世經
綸運化卓乎不可及也姑以漢唐賢相之事
業論之漢相凡幾人而蕭何名曹參爲冠丙吉
魏相名有聲唐相凡幾族而前稱房名玄杜名
韓後稱姚崇宋璟名外此皆不足乎相邪今
觀爲法講若畫一何之規固善矣而售民田

宅欲以自污將爲明哲計而反以自辱何邪
舉事無所變更參之隨亦宜矣而日唯飲醇
與吏歌和欲示無事而遂失大臣之體何邪
牛喘之問吉之知大體也而科瑣邊吏因馭
士之入白何不能先事豫備邪條奏便宜相
之知故事也而甚稱上意未免過於嚴教何
不能少濟以寬邪玄齡諫伐遼之役可謂善
諫矣而以譴還第避位不出君臣之間猶未
乎何邪如聯決議事之籌可謂長於斷矣而
御史劉諷隨斥嶺外以微罪貶言者而不之
文華羽錄卷之三十六

十

揀何邪崇以救時自許信乎其能應變也而
舜弁受饋爲時所譏何不能訓齊一家邪璟
之犯顏敢諫信乎其能持正也而置使括錢
煩擾興怨何不能悅服衆心邪漢唐數百年
爲宰相首稱者八人而已而夷考其迹猶不
能無疑焉豈三代之後相業之難全歟抑大
體可取而一二節目不必責備邪抑其隨時
應務各有深意邪就數子而論又孰優劣邪
試與諸君商訂之
宋翁合
對所貴乎大臣者致君於無過而已君既無過而

身有過焉不謂過也君苟有過而身無過焉是謂過矣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仁智未之盡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然吾觀周公之君幼以中才之資逮其壯且老也其殆庶乎入聖之域矣周公之過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君子哉蘧伯玉也居子亦何過之有何其欲寡過而未能也然吾觀伯玉之君顛頓流離幾至失國是固其君之過吾易爲不能已其過乎是則伯玉亦有過焉耳夫以成王之美於周公平何有而周公可以免其過衛獻之惡於伯玉亦何有而伯玉不能辭其過嗚呼是可以知大

文舉明辨 卷之三十六

十一

臣格心之事業矣蕭曹內魏漢之宗也房杜姚宋唐之良也上下千餘年間唯此七八大臣最可人者然而皆不免於過可憾哉且吾所以憾之者豈以其自污歟飲醇醪而緩於科瑣而煩於總職歟豈以其譴還歟斥言者歟而有二子之貧而有括錢之擾歟要之皆其身之過也吾不憾而可憾者以其君之過耳臣過止於一身君過及於天下身過得罪於一時君過得罪於後世也此愚所以不憾於其身而唯其君之憾也高祖以垂老之年幾於不能定天下之本他人固不能爭沛邑故人獨

不可爭邪太宗生平之失莫甚於有同氣之慘他人固不能不從河汾高第亦可從之邪西都之亡亡於外戚而許史擅權蓋已基於地節帝之世吉固號爲長者如相之嚴明亦復因以奏事何邪天寶^{唐玄宗}之亂亂於婦寺而貴妃力士之寵蓋已浸淫於開元^{初玄宗}之垂末崇時固已死矣尚父環之未死也亦噤不發一諫何邪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向使數子能正其君則能定其國唯其君之不能正是以國之不能定大臣之事宜莫急於此上而不急不知平日之所謂規隨所謂

文休明辨 卷之三十六

十一

訓斷所謂寬嚴而相濟所謂變正而相成者果爲何事邪亦可謂不知本矣雖然若數子者誠過矣然亦豈無次第邪說命三篇所謂輔成高宗之德者周公論武丁之相不歸之傳說而歸之甘盤甘盤從君之舊者也傳說得君之新者也使甘盤無以正君心於其先雖傳說無以成君德於其後此周公所以專美於甘盤而愚於此所以尤有憾於得君之素者歟相召於楊崇召於同景召於廣從政者新固非所責若蕭若曹若丙之於杜也其奉君周旋幾年矣亦復不能優游浸漬以正其君也

邪或曰正君大人之事也何之奮於督事參之起於中涓吉又出於魯之獄吏斯人也而責以斯事可乎然則房杜不能免其責矣房杜以秦府之故僚而且號為有正主庶民之學者帷幄從容還何等事綱常墮地亦忍聽之而不之救歟此十漸不終之戒愚謂非太宗之過實房杜之過也愚至此獨有憾於房杜且不能無憾於其盤漢唐名相而事業皆不純故問目既繁而復敗至於大臣以致君於無過為大節則問目所不及也問中人皆此篇外立意則斷神揚修答詳盡可謂高手

文苑明辨 卷之三 六

十二

兵強財豐器備是也地勢之險長江巨浸崇山絕壁是也然以前代考之古次陘之師齊之國勢可謂盛矣而楚臣之辭乃曰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豈地勢之險曾不下於國勢之盛邪城濮之師晉之國勢可謂盛矣而晉臣之辭乃曰若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豈國勢之盛猶有資於地勢之險邪赤壁之戰以魏師之衆順流東下如太阿出匣其鋒不可當操自以爲吳在掌中矣周瑜以三萬之師

文苑明辨 卷之三 六

十四

一鼓而衄之淝水之戰符堅擁百萬之衆橫行無前如摧枯拉朽其勢不可遏堅自以爲晉襄中物矣謝玄以五千之兵不朝食而破之豈吳之國勢雖不及於操特恃長江之險其兵習於舟楫魏師雖盛非其所長是以有赤壁之捷邪或疑吳勢之怯一時君臣分皇失措不得已而抗魏非藉南風縱火之機則勝負未可必然歟否歟豈昔之國勢雖不及於秦特恃淮淝之險其兵熟於地理秦師雖衆非其所諳是以有淝水之捷邪或疑晉勢之弱一時有請以精銳三千入援者謝安姑示大體而卻之所謂朝廷處分已定實未有以爲計非藉八公草木之助則秦衆未必潰然歟否歟雖然國勢地勢二者得兼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固也胡爲祖逖於五馬渡江之後是時河南已非晉土矣逖之所給廩布甚微而募兵不滿二千餘人耳卒能奮擊楫之誓撫衆附之衆自河以南復多歸晉方將練兵積穀推鋒越河惜乎非思即戴代而事去矣向使專任逖而不易終能遂其掃清冀朔

之志否乎劉裕當寇虜侵擾之際是時險要
已非晉有矣裕起於草萊之中初無素備奮
臂一呼既削平內亂繼而整兵誓衆揚旗北
指斬慕容擒姚泓震驚旆裘之心發舒華夏
之氣惜乎委棄秦雍付之孺子而事去矣向
使裕以規恢爲意終能成混一區宇之功否
乎以晉事觀之則國勢必在於素盛地勢必
在於據險乎抑有出於國勢地勢者乎當今
國事方艱虜情叵測正明主宵旰憂顧之秋
清朝諮訪不諱之日試以前代數事稽其成

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六

丁五

敗之由評其得失之實凡備敵禦侮之策據
險守要之方今猶古也據前人已著之迹以
參今日當爲之事庶可以知國勢之所宜謹
者何先地勢之所宜備者孰急寧無補於救
時之萬一哉願聞精切之說毋泛

宋陳成甫

對國勢有所恃而重則地勢與之俱重國勢無所
恃而輕則地勢與之俱輕勢之重者用其國而有
餘勢之輕者保其國而不足愚嘗泛觀立國之規
模矣將有勇怯兵有強弱財有豐匱器有堅朽此

勢屬於國而無常形者也崇岡複嶺局鑰嚴固驚
濤怒波舟楫利便此險設於地而有定勢者也自
古及今同是國也則亦同是地也同是地也則亦
同是險也然固有善用其國而無敵於天下者亦
有僅保其國而左支右吾之不暇者此無他係於
國勢之重輕耳夫地勢之險易與國而存亡國勢
之重輕隨時而軒輊問其將果勇歟兵果強歟財
果豐而器果備歟是之謂國勢有所恃而重若然
者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表裏山河惟吾地勢之所
便耳故曰用其國而有餘問其將果怯歟兵果弱

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六

十六

歟財果匱而器果乏歟是之謂國勢無所恃而輕
若然者以戰不勝以守不固金城湯池適足爲敵
敵之資耳故曰保其國而不足感時撫事慨念興
衰蓋嘗求齊之所以立國者矣始之陵駕方城震
薄漢水者此齊也後之困於易水役於函關者亦
此齊也豈地勢不如昔哉有威公管仲則國勢重
無威公管仲則國勢輕此用國之效所以不同也
又嘗求晉之所以立國者矣始之伐楚救宋俘單
執衛者此晉也後之分於六卿辱於秦楚者亦此
晉也豈地勢不如昔哉有文公舅犯則國勢重無

文公舅犯則國勢輕此用國之效又所以不同也大抵地有常形國無定勢其有常者在乎擇險而知所守其無定者作之則興委之則衰振之則強玩之則弱而要其所以爲興衰強弱者尤係乎立國之重輕也執事先生據今援古卽國勢之所宜謹者何先地勢之所宜備者孰急發爲問目下策承學愚竊謂地勢之險易未有不恃國勢之重輕以爲存亡者也江左之事陋矣然其有所恃以立者可不推求其故乎赤壁之役人皆謂吾之所以勝魏者黃蓋之一炬也殊不知所案之項孫權何

文公明辨 天卷之三十六

十七

所激而奮怒密表之後周瑜何所見而請行則吳之立國必陰有足恃者矣國險民附賢能効用其大勢之重若此則赤壁之險非地勢之險有所恃而能險也淮淝之役人皆謂晉之所以却秦者朱序之一呼也殊不知別墅之遊安石何所見而不懼渡澗之擊牢之何所顧而敢前則皆之立國必陰有足恃者矣揅按餘聞部陳嚴整其大勢之重若此則淮淝之險非地勢之險有所恃而能險也乃若雍丘之屯將無尺兵軍無斗糧乃能扼石勒之強而奪之氣是國勢之所恃以爲重者祖述主

之也及夫代以若思則自輕其勢而雍丘非晉有矣關中之入君無素謀國無素備乃能搃姚秦之墟而賊其首是國勢之所恃以爲重者劉裕張之也及夫付以孺子則自輕其勢而關中反爲赫連所有矣參考而拉觀之未有國勢重而地勢不與之俱重亦未有國勢輕而地勢不與之俱輕者也然則今日亦將爲國勢廣乎抑將爲地勢廣乎愚嘗合東南大勢觀之竊謂全蜀之地天下之頭目也東晉不能有而我宋有之荆襄之地天下之腰脊也孫權不能有而我宋有之以昔人之所不能

文公明辨 天卷之三十六

十八

有而吾獨據其全以扼其險是宜立國之勢必有非江左所能及者而今日之弊乃吟吟然疑於倚矣何歟嗚呼盡亦卽其平日之所恃者觀之矣愚不知今日之所恃者何哉果恃吾爪牙之將足以重北門之鑰乎何饔帥之紛紛也果恃吾貔虎之士足以重三邊之屯乎何慮藉之總總也抑恃吾腐紅之粟犀利之器增重大山四維之基乎則又未能財貨山積而戈甲霜明也唯其無所恃以爲重也故韃騎再驅而全蜀危庸將一呼而荆襄潰地勢之險昔人之所顧而不可得者殆將非吾有

矣世之扼腕而談抵掌而議者未嘗不以地勢之存亡為慮也愚則曰國勢之重輕尤所當慮今日積輕之弊非一日矣端平理宗以來名曰更化而舉動之輕甚於前日帥閫之謀始輕於戰復輕於和朝廷之令始輕於行復輕於改名器輕於褒賞罰輕於賦為仕者輕廟堂為兵者輕將帥為民者輕其長上此其積輕之勢將恐國不足以為國而奚止地勢險要之足備哉然則如之何而國勢重曰君上有大權則國勢重朝廷有公論則國勢重天下有君子則國勢重以之張國威則將勇而兵

文修明辨 元卷之三十六

十一

強以之裕國計則財豐而器備輕重之機形於內而與衰強弱之證著於外在吾君一舉措間耳獨不以家法觀之乎伐朝廷立國以來重相臣以一重權防專竊也重臺諫以司言責防壅蔽也重給舍以主王命防私謁也重監司以察州縣防末大也唯其有所恃以為重故強蕃悍然於西陲而屈服於王文正公昭之一言契丹桀驁於北境而屈首於司馬公祐之一相西川之盜聞張忠定公之威聲而投戈陝西之兵聞韓忠獻公之復帥而增氣嗚呼必有若人者庶乎其足以重吾國矣通日

梅鼎易調台躔改色必有任新責者膠庠諸生懷恤縉之憂久矣故因明問而吐其狂言以觀地勢二者為主而往往參錯言之其不可分為事明矣此篇獨以國勢為主深議題意中問題事條答井然不亂且文字豐腴議論明白說畢事處皆上當之言其對策之格式也

進策上

審勢

宋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唯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如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

文修明辨 元卷之三十六

二十

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慕質以自清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出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當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

國家之所尚者，何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疆矣。疆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疆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疆者利用惠。乘疆之威以行惠，則惠專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疆弱之勢也。然而不知疆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

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一

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疆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疆弱以為之謀。昔者周

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疆。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疆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李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疆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捷平民，是謂以疆政濟疆

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一

七十一

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疆，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唯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疆之勢也。勢疆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疆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

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情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彊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耻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彊勢

文苑明辨 卷之三十一

二

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鼎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彊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治諸侯竝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彊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

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

文苑明辨 卷之三十一

二

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彊政政彊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彊愚故曰乘弱之患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卒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

也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因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敎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具疆梗怠情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偃趙文龍明辨 卷之三十六 二十五

審敵

宋蘇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

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疆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項戰奪之後中國溢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瑋後晉高祖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疆大孺子

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
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
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其宗大舉來寇章
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
則徂徠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徂石晉之勝而
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
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
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
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
萬如此數十歲我蓋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
文粹明辨 卷之三十六 二七

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
此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音謀然而爭者犬之
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彙使之來
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
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同吾
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
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
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
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
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

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
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
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
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
其所欲爲則其心唯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
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
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以
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
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
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

文粹明辨 卷之三十六

廿八

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邪曩者
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
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
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
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
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
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
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
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
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

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旣而信越布絳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六 二十一

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

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疆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六 三十

此而近愛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愛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唯周瑜呂蒙知其勝代吳之役唯羊祜長革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友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犂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又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

而得後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其所以某日攻其所以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文解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跟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跟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

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擢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以病而賜能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策略第一

宋蘇軾

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

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相之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文辭明辨卷之三十六

計三

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踈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驚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晏安畏明月之勢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唯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

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大明唐順之曰此篇以客州主甚有夾斷

策略第三首

宋蘇軾

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文體明辨卷之三十六

三四

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

尤其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于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恠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賢詎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二六 三五

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改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以上言變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竅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于害民而不可疆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

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離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州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祗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二六 卅六

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杜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沈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以上言州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發也雖天子亦遲待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俗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所有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

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在此三句內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諛言之所由興也其難是故先主拒關招張郃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唯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

文華閣辨

不卷之三十一

廿七

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厲法禁

策別

宋蘇軾

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禁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如夫

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唯聖人爲能繫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假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

文體明辨

不卷之三十一

卅八

受賂以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尊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卓而自不畏彊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幽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

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木索管鑿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說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唯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

文粹

卷之三十六

廿九

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以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鞠論報如上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于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邪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爵減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

文粹

卷之三十六

天下唯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

而加如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旣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決壅蔽

策別

宋蘇軾

所賞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上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

文粹

卷之三十六

四十一

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北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上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平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

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謁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唯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非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邪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

丈舉明辨

卷之三十六

四一

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庾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以被符具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戍狄之種至爲霸王兵疆國富強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

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者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

丈舉明辨

卷之三十六

四二

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晏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上事而不敢晏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晏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急邪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大明神廟前言

壅蔽之弊決矣言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六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策下

進策下

無沮善策別六

宋蘇軾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唯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援而來唯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七

一

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

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繼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七

二

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人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

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唯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大明唐順之日此文甚詳

敦教化

策別

宋蘇軾

文修明辨 天卷之三十七

三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凶之以水旱加之

文修明辨 天卷之三十七

參十七

四

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特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偃之容則掩口

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乾德以來

文作明宗天卷之三十七

五

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唯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

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均戶口策別

宋蘇軾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七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於官一夫而百畝民不

文作明宗天卷之三十七

六

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故俗事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

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
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
徙無常唯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足以爭尋
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
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彊者聚為盜賊地非
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
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
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為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
廬舍桑麻米蔬牛羊耒耜皆為子孫百年之計唯
其百工伎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

文德明辨 卷之七

七

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捨其
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
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
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歛輕力役以懷通逃之民而
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
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
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
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
因人之情故易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為力故今
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

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而
愚以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唯士大夫出身
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
千石皆徙諸陵為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
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
樂居於此者故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
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唯恐後耳此其所謂因
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
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
去鄉之為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

文德明辨 卷之七

八

廩之費不其厚而民樂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
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
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有之
漸也

倡勇敢 策列

宋蘇軾

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
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
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
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
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性有三軍

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則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

本明辨 天卷之三十七

九

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聞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矢相及劒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矚目於一夫之先祭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人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一勇

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上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勦疆不得之已人馳驟於死亡之地

本明辨 天卷之三十七

十

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

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大明言順之日此為體方而意圖

策斷下篇○
北狄

宋蘇軾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之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

宋休明辨 宋卷之三十七

十一

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繼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墜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

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收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轍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唯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令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陵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疆黃池之會疆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疆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氏羗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疆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

宋休明辨 宋卷之三十七

二

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其化所層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有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官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晉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

文休明辨六卷之三十七

拾叁

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束縛於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為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去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象

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顧之士而詭尋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其法雖不為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

文休明辨六卷之三十七

十四

月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若其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若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衙窺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庫府庫莫不備具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一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

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
形者有所不中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改
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
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
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
臣未敢言焉大明唐順之曰此文極其變化橫斷而不可羈制

君術第二言

宋蘇轍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
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
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
文休明辨六卷之三十七 拾五

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
以不知此下言君蓋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臨
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
禮焉則以為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
祿力為廉耻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
而養之以厚利則其心報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
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
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
天子不知焉而疆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
悅於其中人唯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

則忿鬬而不和人唯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
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
之也素畏則無疆之也疆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
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
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此下言小蓋臣聞
之天下之姦雄其為心也甚深而其為迹也甚微
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
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翺
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而
放以釋天下之權此語曲盡人情天下之權既去其君
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
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
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
人從而傾之夫人唯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
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當合
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
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
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
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姦何者有
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

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累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唯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

文休明辨天卷之三十七

十七

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耻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大明唐順之以詩篇分兩有總叙兼承叔子勝姑處蓋子由文之至者也

君術第四

宋蘇轍

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暴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

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上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已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鰥鰥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爲其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

文休明辨天卷之三十七

十八

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爲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爲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爲姦妄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

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僞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爲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爲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耻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九

臣事第一

宋蘇轍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邪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叅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群下有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二十

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唯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唯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譚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

文作明辨六卷之三十七

二一

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辯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愈出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唯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

散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益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

下明辨

天卷之三十七

十二

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恠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按晉武帝時劉頊上疏曰閭閻若在位則重臣臣但執國統而成敗曰反何也重臣假所寄以同私任臣因所指以盡公益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此篇之論蓋本於此其曰雖臣等所重臣也曰重臣即臣所寄託任臣也至我朝大率上胡廣張文隱公治典司嘉靖二十九年會試後以乞言策士而發揮尤極明盡嗚呼人主觀之

警悟矣

臣事第二

宋蘇轍

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

無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殛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愍今世之不能也夫爲天下國家唯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刑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子奪之事具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唯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維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

宋休明辨 天卷之三 七

二三

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嘗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強忿之臣威蓋天下而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主務爲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竊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常有罪而黜此爲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爲當黜則

官必削以爲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爲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爲賞邪爲刑邪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爲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辯之者一人以爲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辯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爲黜者報仇

宋休明辨 天卷之三 七

二四

耳是以天下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邀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惟每有所除吏民間莫不切切口語以爲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爲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則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

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爲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憊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爲悅而又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夫豈爲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爲樂有所害於爲君之樂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爲者有患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欲潔

文休明辨六卷之三十七

二五

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爲賞罰之爲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爲夫管仲孔明惟其爲之而已矣

臣事第四首
委兵權

宋蘇轍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唯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憂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其

不以爲必起於諸侯之太彊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疆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光武繼宗明既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疆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

文休明辨六卷之三十七

二六

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遠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憂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

爲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不立素將上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其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然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

宋明辨

天卷之三十七

廿七

使其害不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唐李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唯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摧

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此其一端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臣事第五首

宋蘇轍

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

宋明辨天卷之三十七

二八

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爲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爲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氣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旣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室家享衣甘食優游無

爲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圍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唯不欲而疆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爲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強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徜徉天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傲睨邀賞不肯卽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

文休明辨 卷之三十七

二九

難而赴死而鬪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農夫矣而當今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卒之趨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急則瞋目懷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師宗廟禁闕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爲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選而爲之什百之長此其爲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

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恃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偃優親問疾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校各有軍正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以

文休明辨 卷之三十七

三十

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狼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爲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爲畧如漢制設爲諸校使常處軍中旣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知于政也以爲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苟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爲戎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有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可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

最天下之大患也大明唐順之曰家恃制兵之弊一則大臣不可使近兵一則近兵者又非其人故兵終不可用

臣事第八

宋蘇轍

天下唯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爲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歛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

文淵閣

天卷之三十七

三一

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收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勾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武士爲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爲而成就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爲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

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中卒縱橫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恠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爲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

文淵閣

天卷之三十七

卅二

家每歲收天下之士上之發於飢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爲數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群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翱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爲兩制此其爲法尚何所資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爲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具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泣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十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遇朱

然後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
哉爲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
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
却之邪是不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
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
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止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
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爲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
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用虛語
引首則文勢不意迫而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
近有味小蘇得意正在此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
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

文林明辨天卷之三十七

廿三

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
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
無所執以邀其若是之謂無法今天官吏之法其
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
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舉之而不才者置之雖
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
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
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
爲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爲姦臣聞人唯不爲姦
也而後任以爲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

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
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
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唯
有司之爲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
其下臣故曰唯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
衆此不可不深察也大明唐順之曰此體
大抵與抑能作篇同

民政第二節

宋蘇轍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脩
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
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

文林明辨天卷之三十七

卅四

身而不歷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
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
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
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
秦之間其相去不數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
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
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
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
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
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

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
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
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
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
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
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尚
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充
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
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
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

文林明辨 卷之三十七

廿五

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
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
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
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
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
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
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
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
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
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

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
於樵薪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
則夫牧人將爲牧邪將爲樵邪爲樵則失牛羊之
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
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恠
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
大夫爲聲病黜掠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
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
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
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

文林明辨 卷之三十七

廿六

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
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
日之試之可耻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
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
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
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
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
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
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
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

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大明唐順之日此文甚委曲

民政第五首○平糶屯田

宋蘇轍

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爲之立法補苴缺漏疏剔禁穢其爲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爲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

文休明辨元卷之三十七

三七

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爲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爲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元陳言作新語其始也兼并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太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爲不便故從而爲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并有餘則思以爲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

有破其貲畜而貧者耻於不若以爭爲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爲盜之心則爲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爲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爲性豐年則食之而無餘飢年則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弊予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爲歛藜藿不繼而不爲發故爲之法曰賤而官爲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爲發之以無傷民小飢則發小熟之歛中飢則發中熟之歛大飢則發大熟之歛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爲兵入而爲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爲害農政特爲設兵以辦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爲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閒暇則習爲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爲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有

文休明辨元卷之三十七

卅八

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眾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爲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爲農而不敢辭今者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疲憊且其平居自處甚倨而安肯爲農夫之事乎

文林明辨

天卷之三十七

三九

故也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爲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蓋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爲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蓄之徐徐而爲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爲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爲可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爲平糴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所損惜而發之也輕

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羖馬羖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爲兵募之而欲彊之以爲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爲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畧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

文林明辨

天卷之三十七

四十

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爲治可不大悲矣哉

民政

第六首

宋蘇轍

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彊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系

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憊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特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

文德明辨 元卷之二十七

四一

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

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蕪任養兵與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叙農與國皆敵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唯其千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官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

文德明辨 元卷之二十七

四二

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閒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所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

給而節其大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為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發前未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七

四三

役之憂可以稍緩矣大明唐順之曰此篇敘事精而文其妙處全在說國病

盜賊篇上

宋秦觀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握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才幹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

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兩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逃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七

四四

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罅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

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

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七

四五

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銅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遜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計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七

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七

四六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八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論

按字書云論者議也劉縯云論者倫也彌綸辟言而研一理者也論之立名始於論語若六韜二論乃後人之追題耳其爲體則辯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迹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至其條流實有四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註參體辯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序引共紀此論之大體也按

文體明辯 天卷之三十八

總之說如此而蕭統文選則分爲三設論居首史論次之論又次之較諸經說差爲未甚惟設論則經所未及而乃取答客難答賓戲解嘲三首以實之夫文有答有解已各自爲一體統不明言其體而繫謂之論豈不誤哉然詳經之說似亦有未盡者愚謂析理亦與議說合契賦寓意則與經解同科設辭則與問對一致必此八者庶幾盡之故今兼二子之說廣未盡之例列爲八品一日理論二曰政論三曰經論四曰史論論贊二體五曰文論六曰諷論七曰寓

論八曰設論而各錄文于其下使學者有所取法焉其題或曰某論或曰論某則各隨作者命之無異義也

理論

老子論論

宋蘇軾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

文體明辯 天卷之三十八

二

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權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及收天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譏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遊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爲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人唯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

爲我墨氏之蕪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蕪愛者爲爲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唯其得而咎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論最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唯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棄

文休明辨

卷之三十八

三

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聃老莊周之所以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深矣揚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抑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是岸者唯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

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微既曰無之以爲用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通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

文休明辨天卷之三十八

四

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斷一句

韓非論

宋蘇軾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

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一著先放寬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者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入何者仁義之直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五

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告不足忌不思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直天下於無有大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是借此一翻便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告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令其視天

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嚴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自說破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孟軻論

宋蘇軾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六

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而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告子百氏之是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荒忽誕漫作而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服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全不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

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爲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爲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伏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讓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七

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克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

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一轉便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大明唐順之曰此文從容不羈

四維論

唐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耻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一無世字所謂耻者曰不從枉也一無世字世人之命耻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八

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望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亂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子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

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一作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禮論

宋王安石

嗚呼荀卿名況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

文體明辯 天卷三十八

九

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也立禮者必誦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斷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圍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

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文體明辯 天卷三十八 十

王衍論

宋蘇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群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唯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唯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十一

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張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慾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公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佚於下風俗大壞至

於中原爲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斯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爲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譏諛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十二

以求進外則聚歛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僞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揚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大明唐順之曰有識見論處亦透

韓愈論

宋蘇軾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象犀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鬪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爲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爲安此非有

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綴其爲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揚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然矣而君子不以爲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十三

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則此一句餘愈之原人曰韓子三說皆語義影匿大有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以爲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此下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

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爲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爲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爲老子之嬰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十四

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爲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性意君子之爲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弊豈可謂善學邪大明唐順之曰此文此等日整然又曰細觀此文皆乃記是標據原道爲之坡翁之滑稽若此

揚孟論

宋王安石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皆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爲不爲命也

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揚子之言命而不知揚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揚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揚子之言命曰人爲不爲命也孟揚之道未嘗不同二千之說非有異也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性者正性也揚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揚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脩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十一

其爲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爲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揚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辱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爲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兼謂命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爲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揚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揚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舉其人哉亦必

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辱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人之命而不以舉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何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揚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揚子是揚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十六

守道論

唐柳宗元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出左傳昭公十九年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守道是固非聖人言乃一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此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命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與馬章綴之數會朝表著朝納之列位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

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卿三伍大夫

五般土輔官者在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

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逐鞭扑小桎

手居然居玉二反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

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法而無有失道者

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

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

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

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

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八 十七

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

交相致以全其工一作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

道達於天下矣一作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

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

道而失官事一有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

也果矣

政論

論法上

宋張耒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法不

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然則天下治亂不繫

法之存亡歟夫亦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

生不生於無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

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法日益工並起而相

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

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為尚也為其無事

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為其事變之可慮也

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

子曰後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

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禮比於夏

文體明辨 卷之三十八 十八

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

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

日衰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

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

則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與處愛養備至藥石百

物毒烈竝進而災艾鍼砭遍膚而無遺問其年則

必老者也夫虞夏之消壯者也其不治可為也其

不足可補也壯者疾易治也其成質未虧而可以

有為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以其嘗

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

不滿故也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
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此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
所不願取辦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
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
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
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爲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
豈不知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爲之不
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邪德不
足以遷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
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
文體明辯 卷之三十八 十九
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街竊
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墻則穿窬竊發盜終身而
不爲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
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
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
怒忌上之仇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
夏之後爲商商之後爲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
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爲秦天下大亂
先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
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

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
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
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
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知備其質盡其惡甚其美
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爲矣此聖人之所以深悲
之而曰周人未濟仲而爵賞刑罰窮矣此後所以
必爲秦也歟宋樓昉曰此反本之論然必爲秦也歟亦頗參之以莊周之說

論法下

宋張耒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情
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
文體明辯 卷之三十八 廿
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
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
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過
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
崛強曲爲之防多爲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
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國者中世以
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
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究上世
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爲成功而不知
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

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觀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偽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傷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忍而少事高祖又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妥海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又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田閭里一作而二帝乃脩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奸者隨之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人

廿一

紛紛籍籍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爲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何在哉蓋天下之弊好極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受天下之大害夫汗樽而杯飲黃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爲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櫓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爲生

死之所安也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烹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夫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資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所不得已而取之自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有救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或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人

廿二

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可以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或者遭其曾而有不得已焉故也宋樓昉曰此篇議論既好而文勢復委蛇曲折

尤字

始皇論第二

宋蘇軾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

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筭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濶難行之飾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廿三

目者莫不近於迂濶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簋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改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濶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

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唯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此下陳一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篆書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十四

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旣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唯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大綱

論立架

封建論

唐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曰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

勢之來則一有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
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
鹿豕**征征**衆貌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
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
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
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
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
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德又有大
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
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一有大者諸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十八

二五

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
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
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
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
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
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
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此封建之意以下引入帝王中
而獨詳夫堯舜禹湯之事也字遠矣及有一字周
而甚詳周有天下此下言周裂土田而瓜分之設
五等邦群后布發一作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

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千夷
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
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
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此下歷
之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
凡伯誅其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
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
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一作
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
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此下言秦裂都會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二六

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
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
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一無有田矣巫
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圓
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服人而無叛吏人
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
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此下言漢
以正秦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
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
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

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
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
皆此一句所包唐與此下言唐郡縣之制州邑立
者遂不止於唐

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
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

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此下論四代封建
郡縣于民之利病或者曰

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
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一作乎

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
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廿七

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字有一失在於制
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
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
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
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
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
其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
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
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
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

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
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

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
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

侯王之縱令其亂其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
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

拜受而退已遠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
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

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
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廿八

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
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
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
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
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
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
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
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
不得而易凡此皆是強詞初非正理然就其說可謂繁矣
徇之以爲安
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

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術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此其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字一非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蓋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非乎固曰非聖人之

宋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二九

意也勢也按直德秀曰此篇開果宏開辯論雖後故引胡寅之論以破之而程敦夫黃唐亦著論以辨其失世多宗之獨范祖禹海有取焉而世亦莫之服也愚意宋元之論合於時宜未可盡以爲非獨其謂封建聖人之私而公天下自秦始則無以服天下後世之心蓋急於欲申其說而不顧其過也千載而下皆當審勢得之太略以爲今之病封建者必曰用秦法病郡縣者必曰用周禮皆不得其理也周禮陳陳列爲百里之國而侯甸采衛今存可也秦之郡縣勢足以自治力足以自衛雖萬世無患可也天下之勢豈不誠易知哉此論甚當讀者詳之

本論上

宋歐陽脩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

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就譬論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北齊周隋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于一作于中國由是言之佛

文體明辨 天三十人

卅

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堯舜三代之爲政此下鋪敘事述再言堯舜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畝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一作皆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節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往牢酒醴以養其體笙簧一作匏瓊豆以悅其耳目於其其字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

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配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一作其愚惰節三嗚呼何其備也結得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

文修明辨

卷之三十八

三一

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冷浸之以漸而入於人一作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此四句微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一作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疆其一作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

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一作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

文修明辨

卷之三十八

三二

患徧於天下豈一人應天一日應千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之說一無之說二字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名仲思之而退脩孔氏之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一無息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

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一無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宋歐陽脩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矣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

宋文公明辨 卷之三十一

三三

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此其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縣之治水也郭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其害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構而脩之行之以勤而無浸之以

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進一作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具楚之國皆僭號一作皆僭號稱王春秋書用鄒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導中國而一無踐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

宋文公明辨 卷之三十一

三四

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耳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耳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後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備者不仁蓋歎一作

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納讀曰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恠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施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人者乎矧以怵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一作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三五

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暗其本以勝之作本論然誠論正當文章有頭尾

材論

宋王安石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

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爲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三六

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皋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

驚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驚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駸駸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爲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脩鋒鏃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鶻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殲鷙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三七

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槌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上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况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

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追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謀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大臣論上

宋蘇軾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此名言也然人擊臣處此亦難矣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

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幾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訛計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人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賞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訛計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李元振繼之後天文體明辯 天卷之三十八 廿九

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唯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示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實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賢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告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

於國可謂大臣矣大明唐順之曰此篇專論大臣去小人之道

大臣論下

宋蘇軾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圖師勿遏窮寇勿迫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之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四十

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

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濟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爲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

宋歐陽脩

朋黨論

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贄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大明唐順之日

朋黨論

宋歐陽脩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唯幸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

唯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既僞小人無朋又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踈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意此下

宋歐陽脩

朋黨論

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鼫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

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一作有句解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占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一作此而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一作有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四三

嗟乎夫治亂興亡一作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宋呂祖謙曰此篇議論出人意表

管仲論下

宋蘇軾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子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

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四四

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踈暢洞達

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無仲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師而魚麗鵲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維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為行百行為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

丈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四五

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大明唐順之曰此整然

議賞論

宋唐庚

刑賞為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夏書有之商書亦有之至周禮為最詳而孔子孟子無收焉以為上意所嚮天下靡然而從唯患其過不患其

不及故為人主者示以好惡榮辱足矣何至用刑賞哉天下無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夏啓伐國之舉盤庚涉河之役而重賞以募善痛劾以懼惡此駭民亂俗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揚子曰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觀德則純觀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皆不可觀而賞為甚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時宗室非者此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華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世知觀刑之弊至於亡秦而不知秦俗之敗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四六

正由觀賞爾禹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俊此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則利者君子之所諱也宋徑一言及之孟子恐懼變色以為不可訓而況以利誘天下得乎漢道之雜蓋始於此是術也批一段施之眾庶猶若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必以賞戮為言至告群臣則曰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謂之德者蓋有恩禮存焉不止謂賞而已不言戮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固有

聞矣世稱伯夷叔齊適周使叔且周往見之曰加
富二等就官一列血性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
固虛語也武王周公豈至是哉使誠有此則其見
笑也固宜雖破其說復用其格一作何則貪夫徇利
烈士徇名不察其所徇為何如而一切以利誦之
豈其志哉是術也施之士大夫猶有理施之大臣
則又過矣昔平原君趙用魏無忌兵解邯鄲之
圍虞卿為之請封公孫龍曰不可王舉君相趙封
君東城齊以有功也以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
割地不言無功亦自以親戚故也今有功而求益
文休明辭天卷之二十八 四七

封是以親戚受城而以國人計功也而可乎世以
龍為知言吾聞留侯張良晚節決策都關中出奇策
取馬邑皆不復益封其所以自待者重矣而朝廷
所以處之者亦復有體漢世君臣唯此為近古哉
宋漢明曰此篇議論精確文詞雅健意旨含蓄能
發明人所不能到不可以淺近求且深味之思
謂此篇開架是

諫論上公自註皆不特有忠
臣不時得故有諫論

宋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
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

王涯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
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
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
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
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
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
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
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
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襄
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
宋休明辭天卷之二十八 四八

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
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
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
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
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資甘羅
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
賢王之意語燕而止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
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項
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
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

澤封朱建以富貴解閭孺而辟陽救鄒陽以愛幸
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
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
跪請教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
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謀
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
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論
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
主雖急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
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
文休明辨一天卷之三十八 四九

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
莫若唐魏鄭公銘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
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
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
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
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大明唐順之曰此
篇論進諫又曰此

等文字摹
倣荀卿

諫論下

宋蘇洵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
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

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
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
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
興王賞諫臣是也此言猶懼其美與阿諛使一日
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
是也此言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
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
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
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
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
文休明辨一天卷之三十八 五十

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
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耻怯跳必而越焉其勇怯
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
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
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赫然向逼則怯者不
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
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
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
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
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

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喋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諫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大明日北篇論諫文體前集

文體前集 卷之三十八

五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八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九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

論三

經論

恭誓論

宋歐陽脩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一作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一作勝之狀與商竝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

文體明辯 卷之三十九

一

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領天下

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夫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

文修明辨 卷之三十九

二

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謬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

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脩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辯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此方說出正意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微結易不動與春秋論結同。按書泰誓首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雩于孟津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文修明辨 卷之三十九

三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蔡沈曰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說也漢孔氏乃言虞尚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此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平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太誓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歐陽氏之辯極明著其口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序本係放經文無所發明偶誤以三爲一漢孔氏遂以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誓序又此有十一年之誤而書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爲泰誓序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本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說誤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爲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

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覲兵之時於一月
戊午師濟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又明年無所
繫之孔氏乃謂十一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
殷而孔氏又謂十一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
中之繆遂使武王蒙放于百年角古之惡一字之
誤以流害乃至於此哉○宋呂祖謙上此篇鋪敘
不困明說分明大明唐
順之曰此是關鎖格

宋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

५

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背其名
大夫而或背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
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與賞罰人矣
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
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
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
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
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
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
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

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其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之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

五

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固天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

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大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一 六

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耳爾也後之效天子作春秋者呂氏春秋吾惑焉春秋吳越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

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嗷嗷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宋謝枋曰此文有法明唐順之曰一事問答經聯到處按海嘗作六經論欲涉諸見而衡之曰此荀卿子之文也其見於於人如此今讀其文大抵皆謂聖人用術以愚天下獨此等而頗能正故取之

春秋論中篇 宋歐陽脩

孔子何爲而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異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名分情實是非善惡是經目處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九 七

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皆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

文體明辨 下卷之三 九

人

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

是辯格

春秋論凡論
看許世千止

宋歐陽脩

文體明辨 卷之二十九

九

為疑此傳論故

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

亦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乎一作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不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夫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此下似一段以幸春秋之法使為惡者

文修明辨 天卷之三十九

十

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詳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公而盾不討其逆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青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弑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

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一作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脩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之又教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總結前四五段此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以一作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

文修明辨 天卷之三十九

十一

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弑一作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一無蔽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一作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

藥之事卒不見于史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可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一作止不如是之刻也此下合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易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

宋明辨 元卷之三十九

十二

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一作是是可盡信乎微結疑乎移易不動與泰誓同大明唐順之曰此是問答格

王者不治夷狄論

宋蘇軾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也譬者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

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唯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放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向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

宋明辨 元卷之三十九

十三

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一作幸矣又况如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毒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宋謝劭得曰此東坡制科程又六論中之一也呂祖謙曰此篇統體好前頁

文選明辨 卷之三十九

十四

三聖人論

宋王安石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化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

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廢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

文選明辨 卷之三十九

十五

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鄆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狎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檣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九

十八

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句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入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俾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

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辭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備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愚用力寡而成功博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九

十九

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明唐順之曰論史法處甚當愚謂非公善讀史必無此議論噫此其遷固之微意而公孫之亦可謂周知矣

正統論解

宋歐陽脩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復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止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

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強
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
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
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一
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
子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
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
然則有不幸而丁其特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
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
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

文休明辨 卷之三十九

廿

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
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
不同此下言秦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閭者誰乎是
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
不過曰滅秦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
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
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
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
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
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

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
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
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
崇密楚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
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
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
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命
爲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
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
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

文休明辨 卷之三十九

廿一

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
大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
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
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
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周之君臣稽
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
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
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
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
一作文辭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

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
皇未可廢秦也北下言東晉非正統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
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專
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
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
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
千里爲大小之國象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
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
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
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九 廿二

之業也况平王之遷國勢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
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
而東不出王畿之內本注云西周之地入百里東
通爲千則正統之在周也惟其德與迹可以不疑
夫晉之爲晉與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
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
之禪而今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
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至于愍懷之間曾如綫爾
唯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愍帝之亡
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

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
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
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也若因而遂竊正統
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
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
况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
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
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
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北下言後魏非正統其私後魏之論
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三十九 二三

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
去夷卽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脩禮樂
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
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
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
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爲魏說者
不過曰功多而國疆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
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疆於諸
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疆聖人
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一作狄以能滅周

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一作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生皆當作以氏弋仲以羗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疆其最疆者符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華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疆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符堅

文苑明辨 卷之三十九

二四

而已豈能干正統乎此下言梁五代之得國者皆非偽國賊亂之君也而獨偽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羈其尤疆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為偽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為疑此下言漢亦以不得為正統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

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收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茲於有為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

文苑明辨 卷之三十九

二五

絕之何疑按正統之說脩為首倡故律原正統論各一篇正統論上下二篇秦觀東晉後魏梁論五篇梁論解或問各一篇正統論二篇獨此篇間架宏整辭論周詳足以包諸篇之指故特取之然其論不能無以議者蓋秦曰莊襄以來併號強大而周室尚存今以續周繼之不已速乎晉東遷之後雖云衰弱而正朔相承今又統之晉之不已速乎甚者謂劉備未嘗為正統則其意僅贊於赤壁之謀耳終不知其為正統也又豈得為正統乎故想當為之說曰天下有自統有無統而有統之統或為正統或為偽統或為僭統或為餘統然後可以盡正統之說而不勝顧其得非於歐陽公也愚於世統紀年序論之詳矣讀者其試考之

譽妃論

宋蘇洵

史記載帝譽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嫄出野

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
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
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稷
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
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
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
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
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
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爲淫佚無法度
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

文選

卷之三十九

二十六

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駟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
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
歆介攸止載震載風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
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駟鳥
降爲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
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
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
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
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祿至周而發之
化爲鼃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嫄而

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
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落無
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
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共也惡夫遷之
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
吾豈惡之楚哉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
異也

六代史論

魏曹問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
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
文選

卷之三十九

二十六

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
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
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
共守之蕪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
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執路塞逆節不生及
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
晉戮其宰件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
之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
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晉懷逆謀消於晉吻斯豈
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

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
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
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故於滅亡匪遑相恤至
於王赧降爲庶人偕枝幹相持得告虛位海內無
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驛請詐之術征伐關
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
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
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
爲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
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九

廿八

雖之上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
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
肱獨任胃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
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
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
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
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
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
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
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

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
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
中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
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
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
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
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
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
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
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

二十九

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勲未有若漢祖
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
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
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
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名與朱虛名章授
命於內齊代具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
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
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
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
曰諸侯疆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

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朝議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業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棹哉武帝從主父名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

卷之三十九

天卷之三十九

卅

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大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頒拜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畔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

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斯至於桓靈奄賢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官室變爲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充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穎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

天卷之三十九

天卷之三十九

三一

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于帝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不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緝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以上使

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輓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

文體明辨 卷之二十九

廿二

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周公論

宋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台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脩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

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游公卿之門哉彼游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報贊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禾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聞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

文體明辨 卷之二十九

三三

補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管仲論

宋蘇洵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速易牙豎刁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豎刁衛公子豈寡人猶向可哉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向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收歸哭猶向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半宮不治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書之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刁與常之邪

文保明錄 卷之二十九

三四

作亂塞宮門禁身猶不通人矯以公令公索食飲不能得解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南公既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何面目以見父乎家衣快而絕乎壽宮盡流出於戶上蓋以婦門之弱三月不葬事見管子及呂覽而詳略互有不同

管仲相威當作桓宋遯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當強諸侯不敢有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潘商元明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

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不能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皆可以彈冠而一無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紮威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有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或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

文保明錄 卷之二十九

卅五

威得爲諸侯之盟主一有百有餘年何者其君
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
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
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
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
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
是數子皆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
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鮑以不能進籛伯玉而
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
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
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
有賢者而後可一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文休明辨 卷之三十九

廿六

方曰老萊子此最純正開闢抑揚曲盡其妙其
責管仲最深切意在言外謝枋得曰此論中有一
是思量管仲爲謀乃是文章最高處既攻管仲須
是思量管仲身生管仲之時居管仲之位爲管仲之
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東坡
作最錯論范增論皆用此法

子貢論

宋王安石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
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
則思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脩身而已當堯之時
天下之民患於洪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

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
有甚於洪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
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
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
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
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
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
於君則脩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
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
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

文休明辨 卷之三十九

三七

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
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說復說
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
觀其言跡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
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
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爲匹
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
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
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爲不

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解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續楚語論

宋蘇軾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九

三八

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幾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

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嚙戚公去三豎夫教君子之言或匡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毋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九

卅九

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邪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偃死視也不可含范宣子銘盟而撫之曰事吳偃偃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銘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嗔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

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炙藥石曰石猶生我炙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惡到是炙之美子木之遺父命爲藥石也哉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九

四十

文體明辨卷之三十九

文體明辨卷之四十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論四下

史論下

過責秦論中篇○參用新漢書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關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冊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

壹

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時齊有孟嘗田趙有平原勝公子楚有春申黃魏有信陵無忌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駘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

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散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續六世

孝公及惠文武昭之

文侯明辨 太卷之四

二

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人莫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呾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

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倨起什百之中率罷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嬴也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鎗也適諸日戌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鄰日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

文侯明辨 太卷之四

三

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步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文之妙○不後防日秦始與亡之變書在此書真為千古之論秦之末本所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誼之意以攻守為二塗用權謀以攻而用仁義以守然後為善其初秦之攻守以攻如此故陸賈有逆取順守之言而誼亦為攻守與勢之說豈知三代之天下與守天下不同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為難於申韓也

始皇論 一作秦論

宋蘇軾

秦始皇帝一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

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

去聲海走琅邪少火一作子胡亥李斯蒙毅

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一作

二卒而一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

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

奸備亂者一作無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

一作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

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

有人也而遣蒙毅故斯高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

文選明辨 宋之四十一

四

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

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有所不及

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

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

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一作也自有書契以

來唯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

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微一作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

甘心而不悔如漢威桓一作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恠

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一作於趙高恭顯之禍彼

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

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

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

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

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

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

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

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

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

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

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

文選明辨 宋之四十一

五

為法之弊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

持兵者熟視始皇柱而走而無莫之役者以

秦一無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片

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

復請亦知始皇之驕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

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

可以以二無可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

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一易達雖有賣

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一

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

彼易此商一無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

親戚師傳無惻容容一無積威信之極以至作

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一作

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

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

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漢武有

鎮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

死而不請如侯太子昭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

之必不察也侯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

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 六

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山之以戒後世

人主之果於殺者宋謝安得曰此論上意有謂說

蒙恬蒙毅其禍不在秦之去左右而在始皇之

用趙高後世主官者當以為戒宋謝安得曰此論上意有謂說

敬於高後世主官者當以為戒宋謝安得曰此論上意有謂說

禍不在斯高之亂而商教之受法宋謝安得曰此論上意有謂說

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宋謝安得曰此論上意有謂說

漢宣任恭顯宋謝安得曰此論上意有謂說

文法尤妙宋謝安得曰此論上意有謂說

文勢雄健議論亦至宋謝安得曰此論上意有謂說

高帝一作論

宋蘇洵

漢高帝一作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

平揣摩天下之勢與指一作搖日以劫制項羽不

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不驅

之人而止耳然大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

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

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

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

呂后曰周勃厚重一作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

今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毗

句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一作之意曰高

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

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

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一作武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 七

庚祿父者一無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

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一作佐帝

定天下為一有諸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

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

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

而天下不逞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

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邪且噲與帝偕起拔

我陷陣功不為少矣一作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

請讓一作請讓一作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且人

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有

二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
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
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
獨噲豪健一作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
此者一作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一作猶猶醫者之
視重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一作不至於殺人而
已矣一無樊一噲死則呂后氏一作之毒將不至
於殺人高帝以爲昇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
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帝一無之六年也天也
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

文在明辨 天卷之四

八

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
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爲親幸然
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
惟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一作乘爲帝王而不
欣然從之邪一作臣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宋謝幼得曰此論窮思極慮刻苦作文非淺學可
到呂祖謙曰此若須看抑揚及後過按處將先作
有以虛爲實

漢高帝論

宋蘇軾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
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

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
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
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
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
不義說之則亦憐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
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唯曰如此而爲利
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
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
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呂之徒力爭之不
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嘗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

文在明辨 天卷之四十

九

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
從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
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
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
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
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蘇
嫡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
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
灌之徒園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執與其全安
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

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吕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爲計不已疎乎或曰吕后強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吕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吕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吕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去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用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彊項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一

十一

之周昌足以抗吕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晉侯論

宋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地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

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智所爲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一

十一

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勑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余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此下一段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一作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大男唐順之曰此論一意反復

范增論

宋蘇軾

漢用陳平計間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

十二

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

矣若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

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身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宋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義

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一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

十三

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晉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宋樓昉曰此論少破公
訪得曰此篇一句一字增減不得可身有去字字盡心後生只熟讀暗讀此一篇自然義理昭明皆

律諸和下筆作論必驚世絕俗又曰此作史評類
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明官判斷大案類
法得今人心服若但能責人亦非高手必思我若
生此人之心服若但能責人亦非高手必思我若
變當如何全身必有至情不易之說東坡作史
評皆得此法人不不能知能知此者必長於作論

文帝論

宋張耒

昔者絳侯勃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
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為諸王特以其賢
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不可
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何如
哉以上三四行雖分國以王之天下未以為過也
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荅

文帝勇辨 天卷之四十

十四

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於當時何其不旋踵
而逐去之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下
借武帝以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又帝時公
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
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
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侵辱困
苦僅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於勃少
恩若是哉與上有恩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
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
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

得所欲則狼狽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十
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雄之習豈
能帖然無毫釐於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
臨視其上無異於保姆之提嬰孩如是而能不驕
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
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
功邀君驕蹇放縱之所至而絳侯之迹異於韓彭
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
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
至於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

文帝明辨

天卷之四十

十五

恃鋤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
國土之為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應前少且
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此以下人借孝委天下之
政與之而不敢爭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立
後官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宣無
負於霍光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以天下與人
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人
聞之誰不為霍光痛心者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
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賢愚而授
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

霍氏雖欲爲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爲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於飽貴臣常禍傷於寵王符潜夫論切出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考矣宋樓明曰此篇議論精確節奏雅意新語工無過於此矣

賈誼論

宋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

文體明辨 卷之四十

十六

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邪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疆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

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奪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

文體明辨 卷之四十

十七

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不能深交澤澤不如默默以待本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起音秋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其身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此又歸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葦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

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損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晁錯論

宋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此下二段暗說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徂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暮月之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

八

聞而苟以求名者以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昔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說首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作

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具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錯字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一作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不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具楚反錯以身任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

十九

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問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具楚未必無功准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宋謝枋曰此論先立冒而後於人情有愛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

晁錯論

宋蘇軾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為漢用袁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為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

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
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
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爲
師老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父乎若子犯
可爲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
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
斬晁錯之事何以異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
方千里雖號強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
計擿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
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

文選明辯 卷之四

二十

及也然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以其子故招致
天下亡命欲爲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
地以誅錯爲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
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
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
其謀發於袁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
爲冤此正樓緩所謂以毋言之則爲是以妻言之
則爲妬夫言之者異而其言同也就使盎與錯素
無毗睚之嫌其爲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
奈何卽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祿

山之事可知也方明星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
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爲名而反是時
唐臣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平
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爲陳元
禮之所殺也此可由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
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
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潼水以誅君側
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晁錯事出景帝袁盎
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
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祇

文選明辯 卷之四

廿一

足以危身矣向者爲祿山之成敗故故斬國忠以
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爲也宋史明此篇錯
者不同

陳湯論

宋張耒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賞其守常不通
者則曰是不當賞且謂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
蠻夷而奇其功憤其爲庸臣所誣者則稱譽贊說
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尊寵以勸有功
此余得以論之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
取單于之頭梟之渠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

如此者而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使人臣不待命而有功恃其功以要我則亦爲國者之病也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爲說則終亦未有以勝惡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余說告之者夫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

文休明著

天卷之四十一

十二

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匈奴之衰乃五分其國而其常則未有二單于也其不可常微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旣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今日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惟其爲說不明若擅興而有功皆可以求賞相繼是故沮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陳湯者乃侯五單于而至是侯者五人而止何遽有要功生事之憂哉一節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功顯褒而不疑而下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論天下之善計者也古之善爲政

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而已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是賞陳湯之論也有功於國者有大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樓助曰千餘年論議不決之事自出已見爲之折衷也

光武論

宋何去非

師不必衆也而效命者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

文休明著

天卷之四十一

廿三

勝古之人有以多而敗有以少而勝者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光武曹公操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符堅以百萬而敗於八千之謝玄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足以勝之而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有奮吾所以必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貪之恃吾有以覆其驕也少固可危而我

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爲數千之弱者易能也連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效其命而忘其爲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而強則易懈故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強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乘於情則難率因易乘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難率之情而驅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知其所以勝任之多寡苟唯非所勝任雖多而累矣韓信以高祖才之所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一

二四

多而益辦也是以古之善將者其用百萬如役一夫分數既定形名既飭節制素明威賞素著有術以用其鋒故也趙括一用趙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之坑者敗於衆也王翦必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荊者辦於多也漢高祖嘗一大用其軍矣劫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楚也而項羽遂巡以三萬之銳起而覆之雖水爲之不流此將踰其分而韓信之所憂也曹公之於兵也巧譎奇變離合出沒其應無窮白首於兵未嘗不以少敗衆也卒喪赤壁之師而成劉備周瑜之名者騎荊州

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懈也以曹公之能而敗於衆勝之驕未爲曹公者蓋可知矣方尋邑百萬之衆以壓昆陽其視孤城之內外者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數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身先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之衆者乃几上肉也是以勝之雖然是役也人見其爲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爲能事也唯諸將觀其生平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也嘗竊怪之而不知光武之爲是勇怯者乃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於小敵者其真情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蓋敵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一

二五

小而怯怯而成戒而勵勝之道也敵大而勇勇而決決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其真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唯不易故能勝小唯不畏故能勝大光武非特能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辦也嗚呼光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獨不出於真情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測耳始伯升之結客喜士規以誅莽之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喜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衣大冠而起於宛則

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
在莽者豈一日之間邪然於莽之世而爲伯升之
所爲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爲謹厚
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
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爲難及
矣宋樓昉曰光武得親切故漸得分
明其言用兵情態可謂盡矣

三國論

宋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
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
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

二六

之難益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吾者英雄之君其遇
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
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邪漢高
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
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
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
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
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
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
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

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
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
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
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
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
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遂巡求
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天曹公孫權劉
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
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
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

二七

其所以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
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
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大
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
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
三事者三國之若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
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
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
中而未有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卒
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平之才

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隋論

宋蘇轍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

文體明辨 卷之四十一

二八

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晉天下以術晉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

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

文體明辨 卷之四十

廿九

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收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略

盡而獨死於揚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脩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

太公明辨 天卷之四十

廿

深取天下者也

唐論

宋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疆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

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其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順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

太公明辨 天卷之四十

廿一

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也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及孝惠之世遺孽未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

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疆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

文體明辯 卷之四十

廿二

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即貞觀太宗年號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開業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

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狼以成敗之遺蹟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唐玄宗年號之後疆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

文體明辯 卷之四十一

廿三

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亦玄宗年號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疆臣雖有輔國姓元振守澄姓王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

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大明唐順之曰此等深究利害是大文章

縱囚論

宋歐陽脩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止兩刑入于死

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

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下

就神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

使還家約其一作自歸以一作就死是以君子之

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

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

近於人情哉一作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

文德明辨天卷之四十一

三四

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

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

此名也一篇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

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一作縱而去也不

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

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

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听

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

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

日之恩與六年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

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

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效爾然此必

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

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

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

治必本於人情不立典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呂

祖謙曰北齊反復有血脈曲折有精神文最繁而

人才氣善於立

春秋傳秦伯以三良為殉論 周左丘明

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

文德明辨天卷之四十一

廿五

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

之為之賦黃鳥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

遺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此下皆言先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

姻土俗而分之二采物陳之藝極煩多引之未儀

之律度鍾律度量以陳之藝極煩多引之未儀

威儀以予之法制告之訓典先王教之防利與利

委之常秩任官司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

隸賴之而後即就命聖王同之制入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泰之不復東征也後世任人任法之說所從出也然味其語意一似重於法者豈其有所見而言之歟

春秋傳祁奚能舉善論

周左丘明

襄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繼代其焉稱

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

午侯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

以代之對曰赤子職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

軍尉羊舌赤佐之其代

文公傳祁奚之例

廿六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偏屬加職不為黨尚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附佐謂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春秋傳駒歆殺鄧析論

周左丘明

定九年鄭駒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折刑

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

君子謂子然駒歆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蓋於國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規諫之義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忠謀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後此意與泰穆公論器同

春秋傳祁奚來奔論

周左丘明

昭三十一年冬祁奚來奔以濫來奔賤而書

名重地故也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指黑肱夫有所施有

文者明辨卷之四十

廿七

名而不如其已言雖有名不如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彰彰懲不義也姓而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言其作而不義其書為盜盜殺衛侯盜求不義盜是求名而不得也祁奚其言卒夷祁奚肱以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夫非小國大而必書此欲蓋而此二物也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齊書盜意去也三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在位者而有名章徹謂得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指此

齊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謂下書實冒其名之民將實力盡力焉此指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敬惡無禮惡無禮而不忘也其善志也謂春秋善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按此篇解其義有二一謂善謂人名讀者不可不察

史記孔子世家論

漢司馬遷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謂之謂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一 三八

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作史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史記漢孝景本紀論

漢司馬遷

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黜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謂向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漢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宋真德秀曰七國之事太史公乃以二言斷之謂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高帝封國之遺制與景帝削藩之失此中全其可也

漢書贊景十三王

漢班固

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懿近之矣

漢書贊戾太子

漢班固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一 三九

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蚡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城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變臣哉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顛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於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

戈爲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寃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過亂原因衰激極去至道日導迎善氣傳引得天人之祐助云

漢書贊昭帝

漢班固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管蔡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卽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宜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之成名大矣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

四十

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繇日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漢書贊董仲舒

漢班固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亡以加加管晏之勳伯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欲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幸我子子讀順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

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及游夏而曰莞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孫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漢書贊劉向

漢班固

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况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

四一

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鳴庫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漢書贊司馬遷

漢班固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卽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

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按其後事訖于天漢武帝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據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語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文庫明辨 卷之四十

四二

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報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漢書贊匈奴

漢班固

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

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充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訕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收安邊境

文庫明辨 卷之四

四三

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鞞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觀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音也獨可說音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音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

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晉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

四四

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隄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幾日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隄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閑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務姑息城亡千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

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服日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字通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

四五

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典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隄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舊日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

夫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焉
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後漢書班彪列傳論

宋范曄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
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
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
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覺豐而不厭信哉其能
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
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則
輕仁義賤守節愈甚矣固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

四六

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
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日昃也不見其徒而

晉書帝紀總論

晉于寶

中臣曰昔高祖宣皇帝司馬以雄才碩量應時而
仕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
國嘉謀鏖中遂服輿軫東驅馳三世魏太祖文性
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
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
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
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凌神

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
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
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衆始構矣世宗承基
太祖繼繼業玄侯豐李亂內欽文誕葛冠外
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虞咸
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會鄧長驅庸蜀
三關電掃而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
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
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
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

四七

冰惟新四海悅勸矣幸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善從
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群議而杖王濬杜預
之決羊祜請代吳衆以爲不便故雖獨納祜策而
治伐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
吳蜀之壘垣道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
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
野餘糧委一作政行旅革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
如親其賈乏者取資於道路故千時有天下無窮
人之謗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

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太皇太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太子楚王亮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伯實沈之郤歲構兄弟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謫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一作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作世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

文修明辨 天卷之四十

四八

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水傾之於荆楊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愍懷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立嗣失權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宗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

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長安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頸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復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下言成敗異效之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牽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甯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姓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潛數澤也順乎天而享其

文修明辨 天卷之四十

四九

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家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胃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

昔周之興也

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

匪爾極又曰實頴實栗卽有邵音家室至于公劉

遭狄一作夏人之亂去郢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

乃裹糒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

民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

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

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

市店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

天卷之四十

五十一

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

乃理乃宜乃畝以至於王季能貺其德音故其詩

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脩

傳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

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

福祿者也。而其後妃躬行四教。德言容功尊敬師傅服

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一有婦道故

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

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

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

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

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

獨天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

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

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

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

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

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

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輔文質異時功

文雅甲午 卷之四十

五

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

今晉之興也功烈盛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焉

以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特務伐英雄誅厥餘以

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調廢

置故齊王芳不明不獲思庸於毫間貴公名舉州

人不得復子明辟二阻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

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力

之以朝寡紆德之士卿之不貳之老風俗淳樸耳

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詁者以屈宋

爲常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澤爲道而和管仲

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未詳一蕭然作鳥之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嬖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倚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一

五十二

皆介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劉寔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劉頌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傳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

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繫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熒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一

五十三

於疆臣東海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懷太子之正淮南名之壯成都名之功長沙名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按愍帝蓋恭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紹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紹爲左丞相上譚業故政訛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

之亦有微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之德晉乎其後故云然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是為東晉之世此論反復引周事以論宗祖自賈誼過秦論後僅見此篇山立以理辭可謂遠過之矣宋雖未圖其而終歸於正讀者不正以不察也又按此篇眼目在安民立政民風國勢八字而民風國勢又臣立政而生是其意之相對者也然則通之辭足以發之讀之不覺其對此其妙也

魏書楊播傳論

北齊魏收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

文李劉華

卷之四十

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為世師範漢之萬石家風陳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世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舊唐書許敬宗李義甫傳論

後晉史臣姓名

史臣曰許高陽武德高祖之際已為文皇入館之賓垂三十年位不過列曹尹而馬周劉洎起將旅徒步六七年間皆登宰執考其行實則高陽之文學宏與周洎無以過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

以高陽才優而行薄故也及屬嗣君冲暗嬖妾奸邪阿附豺狼窺圖權軸人之兇險一至於斯仲尼所謂雖有周公之才不足觀也義府才思精密所謂猩猩能言鄙哉

舊唐書于志寧高季輔張行成傳論

後晉史臣姓名

史臣曰于燕公輔導儲皇高侍中敷陳理行張北平斥言陰沴皆人所難言者苟非金玉貞度松筠挺操安能拂人主之意獻苦口之忠宜其論道巖廊克終顯盛古所謂能以義匡主之失三君有焉

又休明辨

卷之四

舊唐書玄宗諸子傳論

後晉史臣姓名

史臣曰前史有云母愛者子抱太子瑛之廢有由然矣琬為元帥不幸遽薨豈天啓亂階何失衆望之速也永王璘父在蜀城兄居靈武不能立忠孝之節為社稷之謀而乃聚兵江上規為己利不義不昵以災其身書所謂自作孽不可追也豐王珙因緣厄運竊有覬覦不慎樞機自賂伊咎悲夫

舊唐書馬懷素褚無量劉子玄徐堅元行冲

吳兢常述傳論

後晉史臣姓名

史臣曰前代文學之士氣一矣然以道義偶乖遭

遇斯難馬懷素褚無量好古嗜學博識多文遇好文之君隆師資之禮儒者之榮可謂際會矣劉徐等五公學際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東觀一代繁然蓋諸公之用心也然而子玄鬱結於當年行冲彷徨於極華官不過俗吏寵不逮常才非過使然蓋此道非趨時之具也其窮也宜哉

舊唐書陸贄傳論

後晉史臣姓名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伏羲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塗淪躋皆相類也而誼止于大夫贄及

宋史明辨 天卷之四一

五六

台鉉不為不遇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髡以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為此也贊居珥筆之列調飪之地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誠群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誨爾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歎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千載一時攜手提耳豈容易哉

舊唐書劉幽求郭元振張說說子均堉陳希烈傳論
後晉史臣姓名

史臣曰劉徐公負不羈之材逢抵巇之運遂能奮命決策扶力中興軀為徒步之人夕據公侯之位苟非輕死重利不耻不義之富安及此哉郭代公張燕公解逢掖而登將壇驅貔虎之師斷獯戎之臂暨居衡軸克致隆平可謂武緒文經惟申與甫而已惜乎均堉務速失節賊庭自武德年號已來稱賢相者房杜姚宋四公皆遭無賴子弟汙圯先業非獨燕國之不幸也希烈希而多智長於名理竟死於名所謂離婁不見其眉睫與夫平叔太初同膏育耳

宋史明辨 天卷之四一

五七

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從璟傳論

宋歐陽脩

從璟明宗長子也明宗從審嘗從莊宗戰數有功金槍指揮使明宗舉于魏州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即位今為將軍所通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目疑從璟馳至南州為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為將軍所通今等不亮其言我亦不能至魏願歸爾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從璟以為已子莊宗聞明宗已渡洛陽復欲遣從璟還問行欽以為不可遂殺之

嗚呼無父鳥生無君鳥以為生而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天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反相害者乎抑私與

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 五人

已矣從環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五代史伶官傳論

宗歐陽脩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而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幽梁君臣之首入於

太廟遷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可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喪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草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知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哉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一

五九

五代史宦者傳論

宋歐陽脩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發以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

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

文體明辨

卷之四十

六十

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富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決其種類盡殺以快其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決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死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宦者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

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備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

文體明辨卷之四十

文體明辨 卷之四十

六一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五論

文論

莊周論

宋王安石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文非明辨 天卷之四十一 一

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莊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懷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

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不依明辨 天卷之四十一 二

任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鉞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

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荀卿論

宋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

文係明辨 天卷之四十一

三

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恠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

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恠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偶也由此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

文係明辨 天卷之四十一

四

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猶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子思論

宋蘇軾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
所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
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
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
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
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
乎惟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
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揚雄皆務爲相攻
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

文體明辨 卷之四十一

五

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
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
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
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
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
子曰公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
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
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
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
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

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
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
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
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
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
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
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
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
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

文體明辨 卷之四十一

六

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
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
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
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
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
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
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
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
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
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大別唐

借客形主如傳
九于千何之上

鹽鐵雜論

漢桓寬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
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與哉吾所
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
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竝進四
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
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
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閭閻焉
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
文體明辨天卷之四十一

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
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
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
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附言作畜利長威豈不繆
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
本直而不徼切而不悖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
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
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
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
法然巨儒宿學不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

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
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
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
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
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
非管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論六

諷論

王命論從漢書本

漢班彪

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
隱居野澤右而公孫述稱帝於蜀天下雲
文體明辨天卷之四十一

八

援大者連州郡小者縣縣邑諸門彪以時事彪對以漢當復興典章不以爲然彪既感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
以命禹皋一作子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
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
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
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士會歸晉其唐也據火德
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
利積業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

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
功德不紀而得屈屈也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
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
游說之士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
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
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
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桓褐之褻親身衣
擔石之畜讀日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
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庠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
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罹會竊其權柄

文選明辨 卷之四十一

九

勇如信姓布姓疆如梁籍皆姓成如王莽然卒潤
鑊伏質也臨分裂又况么微小靡尚不及數千
而欲開奸天位者序是故驚寒之乘不聘千里
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案脂謂也樞
樞也短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
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也不勝其任也當秦之
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
家婦而世貧賤卒讀日富貴不祥不如以兵爲
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
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

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
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誰事
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
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
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
於春秋史書之而况大丈夫之事庫是故窮達有
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
之分去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日帝克之
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
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

文選明辨 卷之四十一

十

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
時如嚮讀日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
揖鄴生其名食之說竊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陽
近沛高祖來都關中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立
威云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立
威云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立
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
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任在高祖而夢與神遇
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
是以王姬武名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
皇東游以厭壓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

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
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
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也斯位符瑞
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
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
凶伏鈇鉞之誅英雄也誠知覺寤寤畏若禍戒
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祛絕信布之
覲觀距拒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
幾謂不可也為二母之所咲則福祚流于子孫天
祿其求終矣真龍秀日彪之論參以神性非純於

文體明辯

元卷之四十一

十一

義理者然其立意主於折
姦雄觀幸之志故取焉

爭一作臣論

唐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
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
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
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
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
富貴移易易辭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
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
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
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
躬之節以一字蹇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
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
之補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
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
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
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
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
有道士之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

文體明辯

元卷之四十一

十二

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
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
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
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導而
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
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
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作
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
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
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

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千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
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
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
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一無紵布衣
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
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
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嚴
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
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

左傳明辨

宋卷之四十一

十三

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
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
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
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
賢士皆非有一心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
之不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一作以兼濟
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而一作不
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
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
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餘而已誠欲以補

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
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
耳目也也一無特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
則將攸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
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
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
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
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
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
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

左傳明辨

宋卷之四十一

十四

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
唯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
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也陽子將
不得爲善人乎哉一無哉字○此篇

辯姦論

宋蘇洵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頗一時其命
相制曰生代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
以爲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洵與之
游而安石亦擊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之
死士大夫皆往中洵獨不往作辯姦論一篇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唯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
知著月暈而風颭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

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名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名子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恆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一

十五

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千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

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存舊論

熙寧中變法

宋庠庚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至八九其文采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悲中更王氏名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歡喜踊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一

十六

歸之相與出力勦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蓋又二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昇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為非有周公之學蕭何智識又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其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谷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邪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之為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夫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

夢中者曰呼曰牛使爲豎有龍牛將焉喜凶成敗
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
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
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于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齊桓
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
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
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間閭於
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即荀體二精
希聖指孔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

文選明辨

元卷之四十一

十九

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
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
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於桓魋以仲
尼之智也而受屈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
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
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
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
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
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
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

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
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
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
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
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
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
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
之於雲則雨施沉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
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汚其清是以聖人處窮達

入休明辨

元卷之四十一

二十

如一也夫忠直之迹於主獨立之負背於俗理勢
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
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
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
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
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子夏曰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
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
不求而自得不得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
賤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

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鑊陳口秦戚施面柔之人
俛仰尊貴之類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謙之如
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者為精神以向背為
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
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
孰珍也故遂繫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
聲色脉脉然目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
身而不惟也思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
之鑊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
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以

文選用辨 太卷之四十一

十一

非自設其男蓋笑蕭望之之跋踰於前而不懼石
載以牛車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
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
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
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少雄仲
舒之聞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
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則皆
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
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
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

娛耳目樂心意乎警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
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
雲矣推髻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
矣擗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
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
衛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
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
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
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

文選用辨 天卷之四十一

廿二

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鬪其官也古之君
子蓋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
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
榮辱之筭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
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
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
斯矣東有美材而不大遇然能
斯矣安之故作此論以見志

論八

設論

非有先生論參用漢書文選本

漢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庸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恠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日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未敢陳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現昇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

太卷之四十一

廿三

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讀曰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讀曰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一作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土于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忠而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

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辱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竝進遂及飛廉惡來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珣璣音影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將沒被戮宗廟崩阬也國家為墟放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啍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觸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

太卷之四十一

二四

忤於邪主之心歷也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席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人一作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間讀曰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

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
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
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
下本仁祖義懷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
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
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
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
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
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
易於是其王穆黯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

文德明辨

天卷之四十一

二五

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
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
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
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
池塹以下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
卹孤獨薄賦歛省刑辟一作行此三年海內晏然
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
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日積有餘囹圄
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
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

亂之道存亡之端皆此易見而若人者莫肯爲也
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一作王國克生惟周之積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四子講德論

漢士褒

褒世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
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論以明其志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
焉耻也今天子閉門距躍不行專精趨學有日矣
幸遭聖主賴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
禹道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
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蟲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

文德明辨

天卷之四十一

二六

東西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鴈則翔四海僕雖
頑闇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
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
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齊
威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竊安嬰補在父爲
於途晏見而辭左騶虞補在父爲之歸至舍不辭而入
越石父請絕曰士誠於不知已而神乎知已吾三
年爲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己
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乃出見之
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爲親者也
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妍嫫姆倭僂善譽
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

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奇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輪不能以斷但懸曼也長矰結繳於蒲苴不能以射故騰騰激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音緩舒釋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文體明辨卷之四十一 二七

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眇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天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一作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魏文侯止少子新封長其傳趙倉請求北犬晨馬使獻文侯文侯曰學知吾之好此也非見使者謂曰中山君若何好乎對曰好晨風之詩詩云如何忘我實多此自對忘我者也文侯大悅遂新而召中山君以厚

爾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碨砢凡人視之快也忘也及馬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鑄璞一作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衆多天地寂寥曠遠宇宙明君文體明辨卷之四十一 二八

之惠顯忠臣之節究也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導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摭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宜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霑濡眉耆耆

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於是
皇澤豐沛生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
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
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
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
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預之樞
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
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恭集江海
不以爲多齟齬並逃九戾不以爲虛是以許由

文卷之四十一

二九

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耻周而遠餓文武
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
今刺史賢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
歌詠以董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縉其棠之風
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室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
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云過
也願二子惜言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
震動抱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上
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
憤願二子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

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
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寒
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
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
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
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
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
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
皆有師傳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仲鮑

文卷之四十一

卅

牙叔隰名寗名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
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廖由余五
殺百里懷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敖子反
姓蕪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泄庸越滅吳
吳雪會稽之耻魏文有段干格田翟秦人寢兵折
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疆齊困於莒夫
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
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
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
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爰下明

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勸慕
莫不風馳雨集變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
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急者
欲罷不能偃息有爾二字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
之域咸繫身脩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
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聘太平濟濟乎多
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
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緩百
姓祿勤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官觀省田官損
諸死跡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閱耄老

文華明瑞 卷之四十一

三二

之逢辜憐縈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于
弟之縲匪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
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
獨不聞秦之時邪遠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
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
相刻削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
於酷虐狼犽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泣莫不服慄
惴伏吹毛求疵並一作施施螫毒百姓怔忡情中
也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
者不畜狸牧獸者不畜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

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
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
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
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群鳥並舞
德坐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
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
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
諸侯同辭周公受拒鬯而鬼方臣宜王得白狼而
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
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

文華明瑞 卷之四十一

三二

以北狄賓治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什也文學
夫子曰天符既開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
者百蠻之最強者也天性驕傲音驕也寒習俗桀暴賊
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
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
驚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
則扞弦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音殲
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
不能綏驚邊杞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
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

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音沮頽
初創其燠齒未泉間人宛深剪髮黥首文身裸袒
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而
笑夫鴻均也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翥翼泉魚奮躍
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黠鳥或反淺
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
義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體明辨卷之四十一

廿三

文體明辨卷之四十一

文體明辨卷之四十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說

按字書說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已意述之
也說之名起於說卦漢許慎作說文亦祖其名
以命篇而魏晉以來作者絕少獨曹植集中有
二首而文選不載故其體闕焉要之傳於經義
而更出已見縱橫抑揚以詳贍為上而已與論
無大異也今取名家數篇以備一體此外又有
名說字說其名雖同而所施則異故別為一類
文體明辨 不卷之四十二 一

不復附於此云

性說

宋王安石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
子愈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
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
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
曷止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
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
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為不善也謂之上智
可也其卒也去而為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

人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非歟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又係明辨六卷之四十二

二

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瞽瞍之受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帝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性亦當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在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邪

師說

唐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之人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

又係明辨

六卷之四十二

三

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一作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一作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一作也位卑則足羞官盛一作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一作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一作可惟

海一作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矜可善醫善計者謂之天一無扶一作天字與之此有誤字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捕蛇者說

唐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嚙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攀音花跪音花癩音花癩音花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求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

文休明詳 卷之四十二

六

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父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顛踣音匍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

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呌囂乎東西廋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一作此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以社

文休明詳 卷之四十二

七

祀朝日說

唐柳宗元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音潮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朝音潮日而已今而曰祀朝音潮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音潮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音潮且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音潮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音潮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音潮暮見曰夕故詩曰邦侯諸侯莫肯朝音潮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音潮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音潮如不廢朝音潮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番乾谿右尹子革大齊之

子我夕趙文子髡其椽張老夕智製子為室美
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拜謂之
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謂日小采夕月又
曰春朝如朝日秋夕月若是其類類二無其足
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
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稽音乍祭名索也歲十二月說
合聚萬物而祭饗之也

唐柳宗元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稽進有司以問稽之說則
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
夫休明辨云卷之四二

八

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
于某則黜其方寸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
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稽乃通若是占矣繼而
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
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微恍驚冥焉不可執取
者夫聖人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
人也以其誕漫微恍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
若此况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
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
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

千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
疫乎豈人之為邪故其黜在神暴乎耗乎資貪乎
罷弱乎非神之為邪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
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
存其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
曰然則致雨及風金滕周公作東天大雷電以風
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東夷謂昆陽為政三年虎負
負子渡河與均為九江中郡多虎均下今其其
界多傳虎相與渡河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水
東西散去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
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八
休明辨云卷之四二

九

魏體音獨說

魏曹植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葵穢之藪蕭條潛虛經
幽踐阻顧見魏體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
子將結纓首劒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
將嬰茲固細疾命耶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
叩遺骸而嘆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避漢明帝諱
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伴若有來悅者有

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莊子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閱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而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允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子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于骸形於是觸體長呻靡

文亦明辨 示卷之四十二

上

然嘆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太素氏不仁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子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絕絕一瞥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覆以丹土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世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結歸之於正最是有見○然則子有形骸及馬槁因而問之曰夫子貧生失理而多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通父母妻子之親而爲此乎將子有東轍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語卒援觸體長呻夜半觸體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辨士詰于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

死之說乎莊子曰然觸體曰死無居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可將之事從然以天比焉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及于父以妻于閭里知識于鈔之手間之游乎莊子之立論如此要歸於齊一死生而此篇推演其說要亦無足取者然其辭秀麗超邁未復歸之於正而不溺於荒唐之言則植之見識中有大過人有矣且自漢魏以來作識者多獨取此篇使學者知唐以前之說其體有如此云○右死生

原

按字書云原者本也謂推論其本原也自唐韓愈作五原而後人因之雖非古體然其遡原於本始致用於當今則誠有不可少者至其曲折

文亦明辨 示卷之四十二

十一

抑揚亦與論說相爲表裏無甚異也其題或曰原某或曰某原亦無他義今取數首列于篇

原性一作性原

唐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之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之所以爲情者七曰一無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之四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

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
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
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
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於之七也有所甚有
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
其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
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
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
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
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
之休用辨 入卷之四十二 十二

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曰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
魚是以可饗揚食我字伯萬食米下之生也叔向
必以賄死之毋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左傳叔向牛下伯石
叔向之母視之及堂
之野心非是莫喪平舌氏矣至是喪也越叔之生也
子文以為大七字無咸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
馬子良生子良快子文曰必受之是子也熊虎之
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
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食人之性果善乎後稷之
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制匄也則岐岐然疑然文
王之在母也毋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
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

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督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
也而卒為聖人一情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
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
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一無終不可移
其字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
故上者可教一作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
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
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一無者奚言而不
也字
異宋朱熹曰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揚子言善
惡混此公乃作原性也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善
又曰此篇之言通荀揚達其言凡性尤善但三
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折之以或善或
文休用辨 入卷之四十二 十三

原道

唐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
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
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一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
天曰天小者非天一有小有小也彼以照照為仁子子
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
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有

皆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
人之私言音字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一無
老子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
入于楊則入于墨一有不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
于佛入于彼則音字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
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
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
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
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一有師云爾不唯
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

又作明辨

天卷之四十二

十四

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恠也
不求其端不訊其末唯惟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
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
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
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
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
以相生養之道焉音字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
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
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瞻其器
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

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
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
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
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
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音字剖一作
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
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
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山令者也臣者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一作
蠶絲一作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
失其所以為君臣不音字行君之令而致之民無

又作明辨

天卷之四十二

十五

失其所以為君臣不音字行君之令而致之民無
而致之民四十一有則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
失其所以為臣七十一有則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
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
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
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
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
名雖音字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
飢食其事雖音字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一作言
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

為葛之之易也青飢之而一作食者曰曷不為飲之
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
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
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
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
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
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而一有夷字進於中國則中
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
是膺荆舒肆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

文休明辨卷之四二

十六

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
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一作書
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
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
室其食粟米果蔬一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一作無
其一無為教易行也一作是以之為已則順而一作
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
下國家無所處而不常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
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

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
道也竟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
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
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
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鯨寡孤獨廢疾者有
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以上

原教

宋王安石

文休明辨卷之四二

十七

善教者誠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
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
意善教者之為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
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
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於夫
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為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
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
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
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

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卿閭之師族鄰之長疎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慙之園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決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決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

法原

宋李清臣

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

法原

宋李清臣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於道德禮義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君未嘗有無法而久者也昏世嘗有無法之君矣奈何乎人之多欲而趨亂也如歸市人

之多欲而無法以齊之故有臂者懷有足者馳勇者苦怯者而奪其資智者給愚者而兼其聲色耳目之奉紛紛籍籍其去禽獸者間不容一毫故聖人爲之法使天下強弱小大貴賤遠近莫敢不一於法焉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法立而天下之心定天下之心定而治道畢矣法爲貴君位次之法壞則民亡民亡則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敢忘法賞

法原

宋李清臣

十九

罰以法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大墜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爲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而法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愛可滅而法不可屈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流言而亂政高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儀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絕馳道光武之姊不得保城獲奸使吏民愛若孝王

譬若韓鄧功若陳湯馮奉世義若郭解不免於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私恐其開亂法之原而後爭以爲比也故明王之法左者不爲右右者不爲左上不奪下職下不侵上事爲廷尉者不以才有餘而道禮樂爲太常者不以官優寡事而言刑法士者不爲工商賈人不爲士也今夫大匠之起巨室彈畫一定木之曲直小大長短必皆就吾繩墨規矩焉其參差不齊齟齬不合則斤削燎括而已矣若毀吾彈畫而從木之情則工勞而事拙紛擾而不可理矣故聖主立法賢主守法立法者使法必

文律明辨 卷之四十二

二十

出於道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爲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必出於法而後以爲賞罰號令法不出於道德禮義者弊法也弊法者非法非法者未久而還賞罰號令不出於法者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則威法二不疑法固則君尊法捷則君削法行則要而治多法不行則煩漫而無功今夫一人之寡告深戶之中傳盈尺之紙而風驅霆行殺生廢置人於千里之外提擲夫羸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帷幄進退萬夫若羊羸然童子據與室羣湖海之珍

恠處女嬰珠玉而立乎衢塗烏獲矣目而不攸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藩籬守法如疆界強者以攀縮弱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衛天下所恃而生也闇主則不然不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已亦待法而後安故從欲而慢法其意若曰法者我之所自出也何有於法或瞋乎所愛則無勞而封爵有罪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芥而輒變大法令分不立百戰相侵日革月易人不知所循下皆知法之易撓而可踰也則險庸諂諛者舞其私意以動法倖使便僻者倚上之恩以貨法倖暴傑健

文律明辨 卷之四十二

廿一

者盡其亂力以干法如是故法亡法亡而民亡民亡而國亡矣如藩籬然賊獲者超屐穿穴而主人弗禁安能使盜以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障隄然其羊童牛牧已常有蹊之徑之迹矣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其果蔬稼穡也或曰法之說無乃膠固滯事而失於圓通徇物之旨歟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之守也大道也通者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偷便也短術也法同而治異者更不能舉法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亦不可銀變也立法之主必若禹湯文武漢祖唐宗者

也議法之臣必若臯陶伊尹周召蕭張旁杜者也
晁錯且尚弗克況庸人乎臣竊觀今之世朝廷或
弛祖宗之法群下或慢朝廷之法大臣或率胥臆
而輕法庸士或作衆辯而侮法爲牧伯者或擊斷
於法外以爲能臣恐綱紀制度緣是亂法緣是而
亡故作法原

勢原

宋李清臣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
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知勢不之
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
文作明辨 天卷之四十二 廿二

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
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
而力不可勝旣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
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
也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
激也如衝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
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寡而走衆也人
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豈唯萬物爲然今夫一人
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
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

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紐制其樞機動靜在我開
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
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十
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
服者遠無他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
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
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
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
不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俟指而數
之矣或善或惡或仁或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

文作明辨 天卷之四十二

廿三

名輒相倍徙禍福輒相百萬者無他形勢之異使
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
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
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
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姜里之獄如拘
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也如林之師
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動難動
則安難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與戶牖之
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閑隱如震霆煦
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

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
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
爲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故老
事有綱目執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自
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慾
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習知天下
之尊服已也以爲人終莫感路馬之芻觸固免之
之毛也歛頰關紐嬉弄樞機動靜不以時開闔不
以法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官中而怨毒滿天下略
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千日民心之他屬也君柄之

大宋明辨 卷之四十二

廿四

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
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之不能墮壞也朽壞生乎
中歸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柱而維持
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
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
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
嘗無罅缺敗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
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優則靜
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
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

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
蓄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
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橫肆奔悍於外不
可復之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
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
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
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也如
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不謹也人主知勢
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
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大宋明辨 卷之四十二

二五

原毀一作毀原

唐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
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
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
曰彼人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作
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
有周公之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
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
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
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

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
是不亦責於身一作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
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
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
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
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能善是是亦
足矣一有不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
不然然三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
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
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

文休明辨

入卷之四十二

二十六

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一作
已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
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
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
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一一作如謂不以衆
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
然為是者有本有一無原息與忌之謂也怠者不
能脩而忌者畏人脩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
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
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長也不若是

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
其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
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
不若是強者必說說下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
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
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矣一作將有作一作此
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一作

議

按劉勰云議者宜也周爰諮謀以審事宜也周
文休明辨 入卷之四十二 二十七

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此之謂也昔管仲稱
軒轅有明臺之議則議之來遠矣至漢始立駁
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蓋古者國有
大事必集羣臣而廷議之交口往復務盡其情
若罷黜鐵擊匈奴之類是已厥後下公卿議乃
始撰詞書之簡牘以進而學士偶者所見又復
私議於家或商令或訂古由是議寢盛焉然其
大要在於據經析理審時度勢文以辯潔為能
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深隱為奇
乃為深達議體者爾是編以文章為主故面議

之詞不錄而僅錄操筆為議者分為奏議私議
二體以舊式焉若夫邇流而窮源則學者自當
求諸史書而熟玩之也此外又有謚議則別為
一類云

奏議

貓鼠議

唐崔祐甫

右今月日中使某宣進止以寵盛貓鼠示自察臣
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
郊特牲篇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
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二 十八

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
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
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
之雖云動物異於羣鹿麋麋也免彼皆以時殺獲
為國之用此鼠有害亦何愛而曲全之貓受人養
育職既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動觸邪驅吏不勤
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
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治平天符荐至
紛綸維沓史不絕書今茲貓鼠不可濫罰若以劉
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逆

候無失微巡貓能致功鼠不為害右災

毀廟議

漢劉歆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元
帝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高
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
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等以高帝為
之次帝以時定臣請與羣臣議於
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
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改
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繼
帝雖有大功烈觀蓋宜毀於是太僕王舜中
壘校尉劉歆上此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儼化最疆於今匈奴是
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二

廿九

於太原又曰嘽嘽他丹反推推他回反如霆如雷
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以上言
功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
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綫同春秋紀齊桓
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以上言桓
及漢興冒頓始疆破東胡禽月氏讀曰并其土地
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
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
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以上言漢世 字

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又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以上但借文帝和親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匈奴而邊及

文皇帝

不卷之四十二

三十

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也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正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以叙武帝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此下是國家典禮記王制

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二句言五廟之故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言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二

卅一

王引別公之言以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得矣此言制宗之意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武帝不家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意上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于先祖以上又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此舉辨之說而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

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
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此辨後說之非又言迭
例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
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
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此
前說雖難安辨然既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
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之漢班彪曰
考諸儒之議

帝裕音洽議

唐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時德宗貞元八年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
又休明天卷之四十二

廿二

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
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有
擬一作議不敢自專聿求中延訪群下然而
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元宗改之初迄至今
歲凡二十屢經帝裕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涇冰
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眾議之
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日獻懿廟一作主宜永藏之
夾室貞元七年臣以為不可夫裕者合也毀
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
今雖藏於夾室至帝裕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

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
獻懿廟主宜毀之之侵當作而一無瘞之見李肇
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地為壇
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
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
廟元宗開元十年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
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帝裕乎三曰獻懿廟主
宜各遷於其陵所外郎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
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

大德明辨 天卷之四十二

廿三

唯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
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帝裕
考力員卜郎陳京同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
景皇帝雖為字太祖其於一作乃獻懿之子無
紆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
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使
侍郎柳冕等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
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
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
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

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
食則禘無其所告則廟則不當禘於太廟廢祭則於義一作禮不通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契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一作紀一時之宜非傳於一作後後代之法也傳左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二三四

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所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爲一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宋朱熹曰按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議室百世不遷獻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別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祭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時服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諸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蓋公精學精深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

獨深得夫孝子蒸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爲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
以上廟祀

政鑄大錢議

漢劉陶

漢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性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聚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千來之人武旅周賦有萬旅言言言言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單幽微不遺窮賤是以糴食之人謬延逮蓋及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一作是又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二卅五

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正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有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積日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玆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

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
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人則萬
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
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
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
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
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
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鑄薄
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本之所憂
轍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

文休明辨 不卷之四十二

廿六

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
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
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
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
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僻小
並進乘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
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
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
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
之鼎絀織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然

出涕者也臣東野狂聞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
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書不請錢

受伊邪莫演降議

漢谷永

咸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卑林王伊邪莫
演等奉獻朝正上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
受我我自發終不敢還
歸使有以聞下公卿議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此
皆特所以有今單于誦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
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
聘貢之質誠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
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以

文休明辨 不卷之四十二

三七

言今不當假令單于初立也以下段二策以欲委
受降之意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
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此一或者
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
而直責謂歸曲於漢而以直此誠邊竟境日安危
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
日月之信抑詐諛也詐解之謀懷附親之心便時承
欲議可矣秦天子之問降狀伊邪莫演言此則此
病狂妄言耳請去歸到官位如故恐彼如此則此
身出於罪于之策言矣谷
之議川謂罪重遺策者歟

鮮卑議 參州本集

漢蔡邕

靈帝熹平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
甲犯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
郡兵出塞擊之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
胡安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刃自効乃請中
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遂議乃師特
大以多有不同乃召百官會議議郎蔡邕

議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闕
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
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
情存遠略志關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
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
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

文德明辨 卷之四十二

三八

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
指之使奮鉄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
丞相陳千為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
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御武神武將帥良猛
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
劣昔時乎其不可一也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
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
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遁逃為
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
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類鮮

平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
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
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阻之患手足之蚡
搔中國之困智背之瘼布昭反疽其不可二也方
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
祖恐平城之耻呂后奔慢書之詬也方之於今何
者為甚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
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
可矣豈與蟲豸校冠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
可殄盡而方今當作本朝為之肝也食乎其不可

文德明辨 卷之四十二

卅九

四也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敢衆所謂尼
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其不可五也昔淮
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
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斯與也微衆之卒有
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酒為大漢羞之
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
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
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
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
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

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勦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戎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慙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帝不從師竟無功以上次伏

復讎議并狀

唐韓愈

憲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人朱悅為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物後先殺人固有不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二

四十一

典以其中究請罪視死如歸自請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

從赦死於

右伏奉 聖 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

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字

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

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

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公羊見於禮記

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

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有其一條非闕文也蓋

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一垂先王之

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

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不深汲其文於律

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

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

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

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

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

姓之相殺者一讎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

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

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

心示不敢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

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

者或為官吏一有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

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推

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

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

其制曰凡有復讐父者事發具其事申一詳由

當作申或是一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

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宋史自宋宗

其一是復讐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
一時之特赦公此議欲令凡事殺其不事
下尚書省集議酌可而行刑刑不失矣

駁復讐議

唐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
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東身歸罪當時
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
本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
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
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一作者殺無赦其
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竝焉一作也誅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二 四二

比可旌茲謂濫顯刑甚矣旌其可誅故謂僭壞禮
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
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
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
使刺讐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
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
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
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顯流不聞而元慶
能以戴天為大耻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仇
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身守禮而行義也執

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
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
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
奉公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
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
親則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
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
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
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
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友殺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二 四三

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
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
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
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
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
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
戮讐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
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刑法上
私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唐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昇趙
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
命諸侯不宣謀及嬖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
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鄉相而獨謀
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
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
乎孤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
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
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
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

文休明辨 入卷之四十二

四四

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
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
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
衛鞅弘銘石顯得以殺望之姓誤一作之者晉文
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
問也一作問非失舉然猶羞當時問後代若此况於
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於晉君之
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謝枋本末此

一字經思何有去無一字
一句解急此神文得意者也

公族議

宋魯肇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皆為諸侯諸
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
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
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
國為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
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世為
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
國之卿大夫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
而絕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
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

文休明辨 入卷之四十二

四五

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其可見者則管蔡邶霍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
豐郕邶晉應韓凡將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
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
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
於無窮夫豈以服為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
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
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為斷也其推而上之報
本於祖宗至不可為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至
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

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以拘於常見議於錙銖之內乎故服盡而戚畢當作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為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為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對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况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

文事明辨

卷之四十二

四六

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樂卻胥原振續慶伯陪臣之族爾其降在皂隸叔向亦以為晉國之憂况於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之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

也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令祖免以外母與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辯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救災議

宋曾鞏

河北地震水災隰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道撫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寒其求也

文事明辨

卷之四十二

四七

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脩其畝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工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

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又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并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有爲十萬戶食之不通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通則當

天本明辨卷之四十二

四人

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辯察之煩厝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病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且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垣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其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

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也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旣踰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今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十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

天本明辨卷之四十二

四九

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垣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吠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死亡之禍則載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

者未之有也人和治於下天意悅於上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驚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尤於衆人之所不見也不蚤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思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也至戒之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

粟常價斗增三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三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旌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旌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旌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旌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明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文體明辨 卷之四十二

三二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二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辯

按字書辯文有二一從言治也一從刀判也蓋治其言行之是非真偽而判別之則義實相須故世多通用然文人作辯則治義居多故今定從言未知是否也漢以前初無作者故文選莫載而劉勰不著其說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實出於孟莊蓋非本乎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反復曲折之詞發之未有能上者也故今取名

文體明辨 卷之四十三

一

家諸作以式學者其題或曰某辯或曰辯某是也今不錄則隨作者命之實非有異義也

桐葉封弟辯

唐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去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

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卜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小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史記封唐叔史佚成之義明整意味悠長字字經思亦于厚得意之文也

論語辯篇

唐柳宗元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云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

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取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辯晏子春秋晏子名嬰共十二篇

唐柳宗元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之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又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聚及古冶子等尤恠誕開公孫捷治

文林明辨

三

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曰公之使也三桃以食桃曰開疆曰吾欲食而與三軍者吾可以食也古冶子曰吾嘗從君以濟河有一龜斷其背以食人底柱之流治濟行水底逆流而少頃流九里得龜而殺之左牽馬右挈劍逆流而可以食也然而不死也勇也若子功不逮子而取桃不讓是生不仁亦契領而死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刑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辯

唐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
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
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也一無和而唱之同然一辭
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
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
稱微微在孔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
禹與兩丘與蒧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
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
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
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

文休明解 卷之四十一

不諱文王名昌詩曰駿發爾私孔子不偏諱二名
若曰宋不足徵春秋不諱嫌名若薛桓康王
又曰某在期春秋不諱嫌名若薛桓康王
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日
昔友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
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
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
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
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饑也太祖名虎
民世祖名肅唯宦官官妾乃不敢言論代宗及機
宗名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立詐行事宜何所法

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
舉進士為可邪為一無邪二字不可邪凡事父母
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
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
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
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
比於宦者一作宦者官妾則其宦者官一作官妾之孝於
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宋謝方得曰此弊
一篇全不直說破蓋是設疑宋謝方得曰此弊
智者自擇又是一樣又法也愚按篇中辨嫌名獨
之治當於天下治之方是蓋治天下則諱作平

文休明解 卷之四十三

五

解 按字書解者釋也因人有疑也鮮釋之也揚雄
始作解嘲世遂倣之其文以辯釋疑惑鮮糾紛
難為主與論說議辯蓋相通焉其題曰解某曰
某解解惟其人命之而已雄文雖諧詼迴環見
譏正士而其詞頗工且以其為此體之祖也故
亦取焉此外又有字解則別附名字說類此不
混列

復麟解

唐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一作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羗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也一有唯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也一若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

文亦用辨二卷之四十三

大

祥也亦宜一有也字一有哉字○宋朱熹曰此文見東川而作也宋遠孫曰關雎之應實無麟而實麟之端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

復讎解

宋王安石

或問復讐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方伯諸侯以至于冢司各脩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按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

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讐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讐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

文亦明辨云卷之四十三

七

子弟者讐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讐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讐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讐乎將無復讐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讐而不復非孝也復讐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讐木復之耻咎之終身焉蓋可也讐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讐者已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

親不亦可矣

解嘲文選本

漢揚雄

京帝時丁傳道賢明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

如也人有解嘲以玄之尚白雄解之曰解嘲其非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綱紀也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脩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之諱之朝與群賢同行音抗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

文休明辨 不卷之四十三

八

從一復論者莫當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分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音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拓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紐群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音剖并為戰國音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厲屬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榮或鑿音壞音以遁音故騶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

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駒塗音訪東

南一尉西北一候音孤音洪微以糾墨制以鎖鉄散以

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盧是以天下之

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

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音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

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

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

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厓渤澥之島乘音鴈集不為

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

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蠶音存而越霸五穀野

文休明辨 不卷之四十三

九

奚入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音拉而

危穰侯音蔡澤以嚙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

飛蕭銘曹音參子房音張平音陳勃音樊名音霍音則不能

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

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

而有餘夫上世之上或解縛而相音或釋褐而傳

或倚夷門而笑音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

不遇音或立談間而封侯音或枉千乘於陋巷音

或或擁帚音而先驅音是以士頗得信音其舌

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訕也當今縣令不請

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罪法是以欲談者死也屈古而固翻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平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尚待詔下觸聞罷抗疏有所謂犯者不任服也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災炎者滅隆隆者絕昨卒觀雷觀火為益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入殯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安有傳執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足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冥守

文休明辨 入卷之四十三

十

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鳴皋而笑鳳凰執蜺蜺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摺脛免於微索翕肩蹈背扶服同入擗激叩頤萬乘之主界經陽秦昭王弟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言當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顧願折頰涕唾流沫西揖疆秦之相搯其咽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

維陽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言得呂刑靡散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名曰張世安許名廣史高之問則狂矣夫蕭規曹隨晉侯張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阨隕唯其人之膽智哉言非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

文休明辨 入卷之四十三

十一

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蒯生名相收功於章臺秦臺四皓采榮草木於南山公孫名創業於金馬名驃騎霍去病發跡於祁連名司馬長卿如竊貨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進學解

唐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一作諸生立館下誨之曰

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

斥非其一無字幸歟一作此非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賄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_{音代}爲榱_{音柱}也而訾賢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_{楚人呼}苓也

釋

按字書云釋解也文既有解又復有釋則釋者解之別名也蓋自蔡邕作釋誨而卻正釋譏皇甫謐釋勸束皙玄居釋相斷有作然此詞旨不過遞相祖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即此二篇亦

又係明辨天卷之四十三

十四

可以備一體矣故特錄而列之

釋誨有序

漢蔡邕

閒居說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題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勵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_{音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_{音伊}有負鼎之街仲尼設執鞭之言_{音子}有清商之歌百里奚有秦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

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廩醇和之靈單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彞倫掃六合之穢惡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者弘建宰涓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盃亦回塗要路俛仰收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

又係明辨天卷之四十三

十五

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謬_{音六反}爾歛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_{音地}崩君臣土崩上下瓦解_{音解}於是智者騁許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請銳電駭風馳雲散披髮詐誑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_{音秦}或談崇朝而錫瑞珪_{音連}連衡者六印磊落_{音合}從者

駢組陸離蘇隆貴翕習積富無涯音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帶而菱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也穀天當作天殺是加欲豐其屋乃蔭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棖沮溺耦耕顏歆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華輕細之物而去也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兼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

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十首降隱天之高
拆絙固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不泯泯齊庶類
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群品躋之乎雍熙群僚恭已
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
濟多士端委縉緹綴綴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
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
爲之索喻冀多賢人也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
干戈戢猷猷懷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昔凱入故當
其有事也則簑笠並載櫟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
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

閔子贄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同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遼巡放徒不足以況其易夫夫有逸群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中高意無爲於持盈聚乎焯焯莫非華榮明哲泊靜也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閤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駟驚駘於脩路慕騏驎而增驅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叶音下獲熏胥

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叶株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
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音其若是之叶市天
高地厚踴而躋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
必慎厥尤之叶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
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
所抗叶平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
累堯湯乎懼煙炎同之毀燬何光芒之敢揚哉且
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覽則
望舒朏音亮而月見西方曰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
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詩行則

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虛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
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群車方奔乎險路安
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
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
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
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千載之運應神靈
之符閭閻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
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黜績不
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祇見
其愚不我知皆將謂之迂脩業思真棄此焉如靜

太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三

十八

以俟命不敦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若幸其復稱
天所誘也汗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
語葛盧辭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秦龍奚仲供德
於衡輅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騑引子
享土於善圉牧馬狼臙取右車右於禽囚弓父畢精
於筋角飲飛明勇於赴流入江壽王姓王創基於
格五傳東方朔要幸於談優上官名效力於執
蓋弘羊繼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
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俛首降階怩而避胡老乃
揚衡之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

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
亭亭孤峻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
翩翩而獨征

釋言以言自

唐韓愈

元和憲宗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
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名公賜之坐且曰吾
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
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
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
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一譏於相國之

太休明辨

十九

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
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
同遷于南者凡三人愈及張著李方叔獨愈爲先收用相
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
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
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吾憚而莫
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
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
子之宰相乎人莫不自知凡過於用之謂才堪
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東帶號

笏立士大夫之行列也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

敢敖於言乎平一無字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

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

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

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

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

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

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無既累月

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龍吉與

裴公晦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 三 二十

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一作居則與天子

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

官已下其孰不顧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

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

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

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當設反嗟市有虎而曾

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傷於讒疾

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誣亂之又

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

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

不戒禍其主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

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

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

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

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

敦敢進而為讒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

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彼言

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

宰相一作相國並同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

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

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

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問對

按問對者文人假設之詞也其名既殊其實復

異故名實皆問者屈平天問江淹遠古篇之類

是也今並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

也其他曰難曰論宋劉敞有論曰答曰應問有

不辭今又有不同皆問對之類也古者君臣朋

友口相問對其詞詳見於左傳史漢諸書後又

倣之乃設詞以見志於是有問對之文而反覆縱橫真可以舒憤鬱而通意慮蓋文之不可闕者也故採數首列之若其詞雖有問對而名入別體者則各從其類不復列於此云

唐柳宗元

具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
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倚
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
而淵景霍汾潞以經其壩若化若遷鉤嬰蟬聯然
後融爲平川而侯之郇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

天卷之四十三

二

則騰突撐拒聲呀鬱怒若能羆之咆虎豹之嗥終
古而不上搜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
壓振振業業覲關蹠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
旋緣紆徐夷延若飛戴戴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
稼則碩以植則茂葉滿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
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
岬岬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界西鄙
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潰濁糜沸龜鼉詭
恠于汨汨騰倒駢越委泊涯涘呶呶飲納摧雜
失墜其所蕩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

撼錫一作于巖崩石之所轉躍大水之所擢拔淵
汧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之輻
所負撞檣之所御鱗川林壑蘊雲遁雨瞬目而下
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
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
者備敗而已非以爲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
不在險此晉人之籍也願聞其他

作

先生曰太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
爲棘爲矛爲鍛爲鈞爲鑄爲鏃爲脫一字一無爲
爲鏃爲三字
鑄出太白徵蓐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裊裊祗祗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三 二三

天卷之四十三

三

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洲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鏤雲破霄跼飛鳥弓人之弓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此四句韻未詳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讐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

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馬是產土寒氣勁崖圻谷裂
野功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號號
馳溶溶紘紘輻輳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
或醜黥然而陰炯然而陽若旌旆旗幟之煌煌乍
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躡若江漢之水疾風驅
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重韻群飲源槁迴食野赭
浴川蹙浪噴震搖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
觀其四散情悅開台萬狀喜者鵠厲怒者人搏決

文休

不卷之四十三

廿四

然谷躍千里相角風驟霧鬣斷山挾壑耳搖層雲
腹稍衆木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搜地跳梁堅骨蘭
筋交頸互齧關目相馴聚洩更噓昂首張斷其小
者則連索繳繞仰乳俯齧蟻雜蟲集啾啾渠渠旅
走叢五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指毛命
物百步就羈牽以苟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
樂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三句韻若是何如吳子
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
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先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

大才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周內
貞藩計液不行乃堅乃良古韻萬工舉斧以入必
求諸岩崖之歆傾澗壑之紆縈凌噴吮之杪顛漱
泉源之淦潛根絞恠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
同色羅烈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
栢音填層豁丁丁登登礧礧稜稜若兵車之乘
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湔湔洶洶薨薨若騫若崩
若螭龍之闢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嶮梢殺摧
碎塊北霞拔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鷗
鶴驚鷗號鳴飛翔羆虎兇奔觸鷗慄力伏無

不卷之四十三

入卷之四十三

廿五

所入遞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稍危顛芟繁柯乘
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肆兀轉騰冒沒
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感匯流雷解前者
汨越後者迫隘乃下龍門之懸水招拉頽踏首
軒尾頽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
觸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
拔而出林立峯崿穿雲蔽日渙然自攬復就行列
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
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
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

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官室患無官室不患材
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禡音邪斯音邪邪音邪

名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叶班羅壅津涯千里
電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晉斷流
脩網亘山罩罟星羅織衽其間巨舟軒昂伋伋迴
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
龍吭拔鯨鰭戮白蠹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攪
流離掬縮推移梁會網感騰天彌圖掉躡擁踊以
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三

二六

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摘奇文出惟鱗騰飛濤而
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獨仰綸飛繳頓踏而收之
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轡切莫保龍籍具
標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失魴鱗
鮪鯉鯢鱉魴之瑣屑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
脫絃日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饕餮腥
膏焉鹵聞鱸炙之美則掩鼻覺類賤甚糞土而莫
顧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持之觀不足之夸
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倚氏之鹽晉寶之大者也人之賴之與穀

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塹
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儼兮勾勾渙兮鱗鱗
遷湘紇鶴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醜流交灌互澍若
枝若股委屈延布脉寫膏浸渠濕滑泊詳木彌高
掩庫漫壠冒塊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植堤防澇
瀦濡澁偃然成淵潏音然成川觀之者浩浩之水
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澆其幽密起孕靈富媪不
愛其美無聲無形標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
晶晶磊磊奮憤離析鍛圭椎瑩眩轉的礫乍似殞
星及也明滅相射冰裂電碎龍旋增益大者印疊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三

二七

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坻日晶熠煜螢駭電
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裒欽合集舉而堆之
皓皓乎懸圃之巍巍皦皦乎滌平狂山太白之淋漓
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從驢羸牛馬之運
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伐東逾周宋家獲作
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費
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足何如吳子曰
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邪雖然此
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
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
裂魯鄭震怒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爲
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
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
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
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
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
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三 二八

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
率禮無失六卿埋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
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
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
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
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
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
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撓他人之
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
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文林明辨 六卷之四十三

二八

先生曰三河河南河北古帝王之更都焉唐都河東
河內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老度
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
于今善讓有師錫命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
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
故其人至於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
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
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
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茂
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
文亦明辨天卷之四一三 二九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三

二

對禹問

唐韓愈

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民字一有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三

三十

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無爭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一作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一作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其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愚溪對

唐柳宗元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

子使子爲愚邪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子固若是邪子聞閭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漚泄藏石走瀨連艦糜鮮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持汨泥淖挽混沙礫視之分寸眇若眇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覲乃合涇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弱惡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三

三一

有其實也今子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子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邪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邪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邪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通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

迴隱蒸鬱之與曹蝶蜂之與君唯觸罪擯辱愚陋
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闔閭出開數馬以守汝汝
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擢天子有司之
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
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
而猶以爲誣寧有說邪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
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邪雖
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
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
衆我絺絺澤景之鏐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望而

文休明辨 云卷之四 三二

三二

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
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
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
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
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
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
舉手而辭一瞬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難蜀父老 參用史記漢書又選本

漢司馬相如

武帝時相如使蜀蜀父老多言通西南夷
不爲國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以爲事也
行不敵諫乃著書假蜀父老之言辭而已
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持令百姓知

天子
意焉

漢興七十有八載元光六德茂存乎六世高惠呂
威武紛紜湛澹日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
外叶音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
不披靡因朝冉從驍定笮存冉從驍定笮存郡冉從驍定笮存將報冉從驍定笮存天
榆冉從驍定笮存舉苞蒲冉從驍定笮存結冉從驍定笮存軌還轅東鄉冉從驍定笮存將報冉從驍定笮存天
至于蜀都著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
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
羈縻勿絕而已今罷謂日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
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

文休明辨 云卷之四 三三

三三

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
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叩笮西焚之與中國並也
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疆者不以力
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
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
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
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
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
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

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成之乃堙洪源決江疏河灑滌斯沈澹安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未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必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足膚無腠毛也膚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決乎千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擢擢拘文牽俗脩誦習傳當世取說讀日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騁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文休明

卷之四十三

四

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繫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澤恩膏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盤結展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山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請

賁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頓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開沫音若水微音若水汭音若水荆音若水鍾靈山梁孫叔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閭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音提幅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音德反音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

文休明

卷之四十三

五

頌上咸五咸皆也與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鵠鵬大鳥已翔乎寥廓而雜者猶視乎數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之人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夫志闕志靡徙自中遷延而辭避

答客難參用漢書文選本

漢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

腐齒落服靡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
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
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
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
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
是固非予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
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
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侍上者疆
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為身處尊位珍寶充内外有
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

文休明辨 不卷之四十三

三六

下震懾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
安於覆瓦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
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
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辱之則為將卑之
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
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
後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聚竭情馳說並進輻
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
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
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苗雖有聖人無所施其

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與事異
雖然安可以下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
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
公體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
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
而不敢怠也譬若鵲鵲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
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
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
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
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

文休明辨 不卷之四十三

卅七

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
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
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
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
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則許由下
察接與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
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余哉若夫燕之用
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
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者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

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藉也小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鼃龜音精効之勢狗狐豚之咩也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答賓戲後漢書本

漢班固

永平中為郎中郎典校秘書專儒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議以無功人感東方朔揚雄

自論以下遺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應復馬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烈士有不易

之文

三人

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詰之治棲棲皇皇孔殯席不煖墨翟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時帶冕之服浮英華湛瀟日道德莫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浮塗跨騰風雲使見之首景影駭聞之者鄉日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慙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豪纖芒之內潛神默記恒以年歲然而器

不賈音於當已謂殷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

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毀最意者且運朝夕之

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序

主人追咄數字爾而咲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

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突音與宅東音南音為音突之

燭未音印音明音天庭而親白日也曩者王塗蕪

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驚於是七雄音彪音文

及闕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

並起而救之其餘音飛音景音附音煜音雪音其間者蓋不

可勝載當此之時捐音拔音朽音摩音鈍音鉞音刀音皆能壹斷是

太本

廿九

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

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淮繩而不可

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

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

之衡人散之亡命漂音說音羈音旅音騁音辭音商音鞅音挾音三音術

一王二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呈彼皆

躡風雲之會變顛沛之執據微乘邪音乘音邪音以

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焦瘁福不益皆音既

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序且功不

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音非音設辯以激君音呂音不

韋行詐以賈國說難既其身廼囚秦貨既
貴厥宗亦既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
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
漢麗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絃恢皇綱基隆於義
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
函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
共流沐浴玄德稟印太和枝附葉著直若譬猶少
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謂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
者零落參天墜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
哉今吾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覩欲

文辭明辨

不卷之四十三

四十一

從旄敦音毛堆而度高序泰山懷沈音泉而
臨音出而側深序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執斯之
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
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序主人曰何爲
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箴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
神殷記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音名激
聲於康衢五達曰康漢良受書於邳沂音牛友下
也皆埃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音能建必
然之策畏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音名優繇音新語
以興董生音仲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辭章舊聞

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昔音時君之門闢究先
生之壺音婆娑音術藝之場休息序篇籍之固以
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序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
其亞與若廼夷音抗行於首陽惠音下音志於辱
仕顏昭耽樂於簞瓢孔音終篇於西狩音聲
盈塞於天淵真音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壹陰壹
陽天墜之方廼文廼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喆
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音日已味
消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蘇音氏
之璧溫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序歷世莫職

文辭明辨

不卷之四十三

四十二

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
龍音潛於潢汗魚龜媒之不覩其能音靈德合
風雲超忽荒而躡音以足音顛蒼也故夫泥蟠而
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蘇隨之珍也
皆開而又章者君子之真也若廼牙音曠音清耳
於管絃離婁眇目於豪分逢蒙絕技於派矢班輸
人音巧音巧於斧斤良音能於相音相音
鳥獲抗力於千鈞音二良音精於鍼石音計所
彼列故密音爾自娛於斯文

2094987

Q
Z121.5
16a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三
文體明辨二天卷之四十三

四二



ZW 21181880584857

集 311—780